新校注本

水滸全傳 下

施耐庵·罗贯中著

李泉·张永鑫校注

王利器审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话说当下高太尉望见水路军士，情知不济，正欲回军，只听得四边炮响，急收聚众将，夺路而走。原来梁山泊只把号炮四下里施放，却无伏兵，只吓得高太尉心惊胆战，鼠窜狼奔，连夜收军回济州。计点步军，折陷不多，水军折其大半，战船没一只回来，刘梦龙逃难得回。军士会水的，逃得性命，不会水的，都渰死在水中。高太尉军威折挫，锐气摧残，且向城中屯驻军马，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再差人赍公文去催。不论是何船只，堪中的尽数拘拿，解赴济州，整顿征进。

却说水浒寨中，宋江先和董平上山，拔了箭矢，唤神医安道全用药调治。安道全使金疮药敷住疮口，在寨中养病。吴用收住众头领上山，水军头领张横解党世雄到忠义堂上请功。宋江教且押去后寨软监着，将夺到的船只，尽数都收入水寨，分派与各头领去了。再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会集诸将，商议收剿梁山之策，数内上党节度使徐京禀道："徐某幼年游历江湖，使枪卖药之时，曾与一人交游。那人深通韬略，善晓兵机，有孙吴之才调，诸葛之智谋，姓闻名焕章，

现在东京城外安仁村教学。若得此人来为参谋，可以敌吴用之诡计。”高太尉听说，便差首将一员，赍带缎匹鞍马，星夜回东京，礼请这教村学秀才闻焕章来，为军前参谋，便要早赴济州，一同参赞军务。那员首将回京去，不得三五日，城外报来，宋江军马，直到城边搦战。高太尉听了大怒，随即点就本部军兵，出城迎敌，就令各寨节度使同出交锋。

却说宋江军马见高太尉提兵至近，急忙退十五里外平川旷野之地。高太尉引军赶去，宋江兵马已向山坡边摆成阵势，红旗队里，捧出一员猛将，号旗上写得分明，乃是双鞭呼延灼。兜住马，横着枪，立在阵前。高太尉看见道：“这厮便是统领连环马时背反朝廷的。”便差云中节度使韩存保出马迎敌。这韩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画戟。两个在阵前，更不打话，一个使戟去搠，一个用枪来迎。两个战到五十余合，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拍着马，望山坡下便走。韩存保紧要干功，跑着马赶来。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约赶过五七里无人之处，看看赶上，呼延灼勒回马，带转枪，舞起双鞭来迎。两个又斗十数合之上，用双鞭分开画戟，回马又走。韩存保寻思，这厮枪又近不得我，鞭又赢不得我，我不就这里赶上，活拿这贼，更待何时。抢将近来，赶转一个山嘴，有两条路，竟不知呼延灼何处去了。韩存保勒马上坡来望时，只见呼延灼绕着一条溪走。存保大叫：“泼贼，你走那里去！快下马来受降，饶你命！”呼延灼不走，大骂存保。韩存保却大宽转来抄呼延灼后路。两个却好在溪边相迎着。一边是山，一边是溪，只中间一条路，两匹马盘旋不得。呼延灼

道：“你不降我，更待何时！”韩存保道：“你是我手里败将，倒要我降你。”呼延灼道：“我漏你到这里，正要活捉你。你性命只在顷刻！”韩存保道：“我正来活捉你！”两个旧气又起。韩存保挺着长戟，望呼延灼前心两胁软肚上，雨点般搠将来。呼延灼用枪左拨右逼，捽风般搠入来。两个又斗了三十来合。正斗到浓深处，韩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软胁搠来，呼延灼一枪，望韩存保前心刺去。两个各把身躯一闪，两般军器，都从胁下搠来。呼延灼挟住韩存保戟杆，韩存保扭住呼延灼枪杆。两个都在马上，你扯我拽，挟住腰胯，用力相争。韩存保的马，后蹄先塌下溪里去了，呼延灼连人和马，也拽下溪里去了。两个在水中扭做一块。那两匹马溅起水来，一人一身水。呼延灼弃了手里的枪，挟住他的戟杆，急去掣鞭时，韩存保也撇了他的枪杆，双手按住呼延灼两条臂，你揪我扯，两个都滚下水去。那两匹马迸星也似跑上岸来，望山边去了。两个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军器，头上戴的盔没了，身上衣甲飘零，两个只把空拳来在水中厮打，一递一拳，正在水深里，又拖上浅水里来。正解拆不开，岸上一彪军马赶到，为头的是没羽箭张清。众人下手，活捉了韩存保。差人急去寻那走了的两匹战马，只见那马却听得马嘶人喊，也跑回来寻队，因此收住。又去溪中捞起军器，还呼延灼，带湿上马，却把韩存保背剪缚在马上，一齐都奔峪口。

只见前面一彪军马，来寻韩存保，两家却好当住。为头两员节度使，一个是梅展，一个是张开。因见水渌渌地马上缚着韩存保，梅展大怒，舞三尖两刃刀，直取张清。交马不

到三合，张清便走，梅展赶来，张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石子飞来，正打中梅展额角，鲜血迸流，撇了手中刀，双手掩面。张清急便回马，却被张开搭上箭，拽满弓，一箭射来，张清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便倒。张清跳在一边，拈着枪便来步战。那张清原来只有飞石打将的本事，枪法上却慢。张开先救了梅展，次后来战张清。马上这条枪，神出鬼没，张清只办得架隔，遮拦不住，拖了枪，便走入马军队里躲闪。张开枪马到处，杀得五六十马军，四分五落，再夺得韩存保。却待回来，只见喊声大举，峪口两彪军到，一队是霹雳火秦明，一队是大刀关胜，两个猛将杀来。张开只保得梅展走了，众军两路杀入来，又夺了韩存保。张清抢了一匹马，呼延灼使尽气力，只好随众厮杀，一齐掩击到官军队前，乘势冲动，退回济州。梁山泊军马也不追赶，只将韩存保连夜解上山寨来。宋江等坐在忠义堂上，见缚到韩存保来，喝退军士，亲解其索，请坐厅上，殷勤相待。韩存保感激无地，就请出党世雄相见，一同管待。宋江道："二位将军，切勿相疑，宋江等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韩存保道："前者陈太尉赍到招安诏敕来山，如何不乘机会去邪归正?"宋江答道："便是朝廷诏书，写得不明，更兼用村醪倒换御酒，因此弟兄众人，心皆不伏。那两个张干办、李虞候，擅作威福，耻辱众将。"韩存保道："只因中间无好人维持，误了国家大事。"宋江设筵管待已了，次日，具备鞍马，送出谷口。这两个在路上说宋江许多好处，回到济州城外，却好晚了。次早

入城，来见高太尉，说宋江把二将放回之事。高俅大怒道："这是贼人诡计，慢我军心。你这二人，有何面目见吾！左右与我推出，斩讫报来！"王焕等众官都跪下告道："非干此二人之事，乃是宋江、吴用之计。若斩此二人，反被贼人耻笑。"高太尉被众人苦告，饶了两个性命，削去本身职事，发回东京泰乙宫听罪[1]。这两个解回京师。

原来这韩存保是韩忠彦的侄儿。忠彦乃是国老太师[2]，朝廷官员，都有出他门下。有个门馆教授，姓郑名居忠，原是韩忠彦抬举的人，现任御史大夫。韩存保把上件事告诉他。居忠上轿，带了存保来见尚书余深，同议此事。余深道："须是禀得太师，方可面奏。"二人来见蔡京说："宋江本无异心，只望朝廷招安。"蔡京道："前者毁诏谤上，如此无礼，不可招安，只可剿捕！"二人禀说："前番招安，惜为去人不布朝廷德意，用心抚恤，不用嘉言，专说利害，以此不能成事。"蔡京方允。约至次日早朝，道君天子升殿，蔡京奏准再降诏敕，令人招安。天子曰："现今高太尉使人来请安仁村闻焕章为参谋，早赴军前委用，就差此人伴使前去。如肯来降，悉免本罪。如仍不伏，就着高俅定限，日下剿捕尽绝还京。"蔡太师写成草诏，一面取闻焕章赴省筵宴。原来这闻焕章是有名文士，朝廷大臣多有知识的，俱备酒食迎接。席终各散，一边收拾起行。有诗为证：

年来教授隐安仁，忽召军前捧綍纶[3]。
权贵满朝多旧识，可无一个荐贤人。

且不说闻焕章同天使出京，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心中烦恼。门吏报道：“牛邦喜到来。”高太尉便教唤进，拜罢，问道：“船只如何？”邦喜禀道：“于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余只，都到闸下。”太尉大喜，赏了牛邦喜，便传号令，教把船都放入阔港，每三只一排钉住，上用板铺，船尾用铁环锁定。尽数发步军上船，其余马军，近水护送船只。比及编排得军士上船，训练得熟，已得半月之久，梁山泊尽都知了。吴用唤刘唐受计，掌管水路建功。众多水军头领，各各准备小船，船头上排排钉住铁叶，船舱里装载芦苇干柴，柴中灌着硫黄焰硝引火之物，屯住在小港内。却教炮手凌振，于四望高山上，放炮为号；又于水边树木丛杂之处，都缚旌旗于树上，每一处设金鼓火炮，虚屯人马，假设营垒，请公孙胜作法祭风。旱地上分三队军马接应。吴用指画已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催起军马，水路统军，却是牛邦喜，又同刘梦龙并党世英这三个掌管。高太尉披挂了，发三通擂鼓，水港里船开，旱路上马发，船行似箭，马去如飞，杀奔梁山泊来。先说水路里船只，连篙不断，金鼓齐鸣，迤逦杀入梁山泊深处，并不见一只船。看看渐近金沙滩，只见荷花荡里，两只打鱼船，每只船上只有两个人，拍手大笑。头船上刘梦龙便叫放箭乱射，渔人都跳下水底去了。刘梦龙急催动战船，渐近金沙滩头。一带阴阴的都是细柳，柳树上拴着两头黄牛，绿莎草上睡着三四个牧童，远远地又有一个牧童，倒骑着一头黄牛，口中呜呜咽咽吹着一管笛子来。刘梦龙便教先锋悍勇的首先登岸。那几个牧童跳起来，呵呵大

笑，尽穿入柳阴深处去了。前阵五七百人抢上岸去。那柳阴树中，一声炮响，两边战鼓齐鸣，左边就冲出一队红甲军，为头是霹雳火秦明。右边冲出一队黑甲军，为头是双鞭呼延灼。各带五百军马，截出水边。刘梦龙急招呼军士下船时，已折了大半军校。牛邦喜听得前军喊起，便教后船且退。只听得山顶上连珠炮响，芦苇中飕飕有声，却是公孙胜披发仗剑，踏罡布斗，在山顶上祭风。初时穿林透树，次后走石飞砂，须臾白浪掀天，顷刻黑云覆地，红日无光，狂风大作。刘梦龙急教棹船回时，只见芦苇丛中，藕花深处，小港狭汊，都棹出小船来，钻入大船队里。鼓声响处，一齐点着火把，霎时间，大火竞起，烈焰飞天，四分五落，都穿在大船内。前后官船，一齐烧着。怎见得火起，但见：

黑烟迷绿水，红焰起清波。风威卷荷叶满天飞，火势燎芦林连梗断。神号鬼哭，昏昏日色无光；岳撼山崩，浩浩波声若怒。舰航尽倒，舵橹皆休。船尾旌旗不见青红交杂，楼头剑戟难排霜雪争叉。僵尸与鱼鳖同浮，热血共波涛并沸。千条火焰连天起，万道烟霞贴水飞。

当时刘梦龙见满港火飞，战船都烧着了，只得弃了头盔衣甲，跳下水去，又不敢傍岸，拣港深水阔处，赴将开去逃命。芦林里面一个人，独驾着小船，直迎将来，刘梦龙便钻入水底下去了。却好有一个人拦腰抱住，拖上船来。撑船的是出洞蛟童威，拦腰抱的是混江龙李俊。却说牛邦喜见四下

官船队里火着，也弃了戎装披挂，却待下水，船梢上钻起一个人来，拿着铙钩，劈头搭住，倒拖下水里去。那人是船火儿张横。这梁山泊内杀得尸横水面，血溅波心，焦头烂额者，不计其数。只有党世英摇着小船，正走之间，芦林两边，弩箭弓矢齐发，射死水中。众多军卒，会水的逃得性命回去。不会水的，尽皆淹死。生擒活捉者，都解投大寨。李俊捉得刘梦龙，张横捉得牛邦喜，欲待解上山寨，惟恐宋江又放了。两个好汉自商量，把这二人，就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再说高太尉引领军马在水边策应，只听得连珠炮响，鼓声不绝，料道是水面上厮杀，骤着马前来，靠山临水探望。只见纷纷军士，都从水里逃命，爬上岸来。高俅认得是自家军校，问其缘故，说被放火烧尽船只，俱各不知所在。高太尉听了，心内越慌。但望见喊声不断，黑烟满空，急引军回旧路时，山前鼓声响处，冲出一队马军拦路，当先急先锋索超抡起开山大斧，骤马抢近前来。高太尉身边节度使王焕，挺枪便出，与索超交战。斗不到五合，索超拨回马便走。高太尉引军追赶，转过山嘴，早不见了索超。正走间，背后豹子头林冲，引军赶来，又杀一阵。再走不过六七里，又是青面兽杨志，引军赶来，又杀一阵。又奔不到八九里，背后美髯公朱仝赶上来，又杀一阵。这是吴用使的追赶之计，不去前面拦截，只在背后赶杀，败军无心恋战，只顾奔走，救护不得后军。因此高太尉被赶得慌，飞奔济州，比及入得城时，已自三更。又听得城外寨中火起，喊声不绝，原来被石秀、杨雄埋伏下五百步军，放了三五把火，潜地去

了。惊得高太尉魂不附体，连使人探视，回报去了，方才放心。整点军马，折其大半。

高俅正在纳闷间，远探报道："天使到来。"高俅遂引军马，并节度使出城迎接，见了天使，就说降诏招安一事。都与闻焕章参谋使相见了，同进城中帅府商议。高太尉先讨抄白备照观看。待不招安来，又连折了两阵，拘刷得许多船只，又被尽行烧毁，待要招安来，恰又羞回京师。心下踌躇，数日主张不定。不想济州有一个老吏，姓王名瑾，那人平生克毒，人尽呼为剜心王，却是济州府拨在帅府供给的吏。因见了诏书抄白，更打听得高太尉心内迟疑不决，遂来帅府，呈献利便事件[4]，禀说："贵人不必沉吟，小吏看见诏上已有活路。这个写草诏的翰林待诏，必与贵人好，先开下一个后门了。"高太尉见说大惊，便问道："你怎见得先开下后门？"王瑾禀道："诏书上最要紧是中间一行。道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此一句是囫囵话。如今开读时，却分作两句读，将'除宋江'另做一句，'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另做一句。赚他漏到城里，捉下为头宋江一个，把来杀了，却将他手下众人，尽数拆散，分调开去。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但没了宋江，其余的做得甚用？此论不知恩相贵意若何？"高俅大喜，随即升王瑾为帅府长史，便请闻参谋说知此事。闻焕章谏道："堂堂天使，只可以正理相待，不可行诡诈于人。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谋之人识破，翻变起来，深为未便。"高太尉道："非也！自古兵书有云：'兵行诡道。'岂可用得

正大?"闻参谋道:"然虽兵行诡道，这一事是天子圣旨，乃以取信天下。自古王言如纶如綍，因此号为玉音，不可移改。今若如此，后有知者，难以此为准信。"高太尉道:"且顾眼下，却又理会。"遂不听闻焕章之言。先遣一人往梁山泊报知，令宋江等全伙，前来济州城下，听天子诏敕，赦免罪犯。

却说宋江又赢了高太尉这一阵。烧了的船，令小校搬运做柴，不曾烧的，拘收入水寨。但是活捉的军将，尽数陆续放回济州。当日宋江与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上商议，小校报道:"济州府差人上山来报道:'朝廷特遣天使，颁降诏书，赦罪招安，加官赐爵，特来报喜。'"宋江听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便叫请那报事人到堂上问时，那人说道:"朝廷降诏，特来招安。高太尉差小人前来，报请大小头领，都要到济州城下行礼，开读诏书。并无异议，勿请疑惑。"宋江叫请军师商议定了，且取银两缎匹，赏赐来人，先发付回济州去了。宋江传下号令，大小头领，尽教收拾去听开读诏书。卢俊义道:"兄长且未可性急，诚恐这是高太尉的见识，兄长不宜便去。"宋江道:"你们若如此疑心时，如何能够归正?还是好歹去走一遭。"吴用笑道:"高俅那厮，被我们杀得胆寒心碎，便有十分的计策，也施展不得。放着众兄弟一班好汉，不要疑心，只顾跟随宋公明哥哥下山。我这里先差黑旋风李逵，引着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将带步军一千，埋伏在济州东路；再差一丈青扈三娘，引着顾大嫂、孙二娘、王矮虎、孙新、张青，将带马军一千，埋伏在济州西路。若听得连珠炮响，杀奔北门来取齐。"吴用分调已定，众头

领都下山，只留水军头领看守寨栅。只因高太尉要用诈术，诱引这伙英雄下山，不听闻参谋谏劝，谁想只就济州城下，翻为九里山前。正是：只因一纸君王诏，惹起全班壮士心。毕竟众好汉怎地大闹济州，且听下回分解。

---

[1]泰乙宫　天神泰乙的庙。"泰乙"亦作"太一"、"太乙"。

[2]綍老　古代告老退职的卿大夫称国老。

[3]綍纶（fú lún俘伦）　帝王的诏书、制令。《礼记·缁衣》："王言如纶，其出如綍。"綍，大绳索。纶，粗丝线。

[4]呈献利便事件　进献随机行事的计谋。利便，合机宜。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话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帅府坐地，唤过王焕等众节度商议，传令将各路军马，拔寨收入城中。教现在节度使俱各全副披挂，伏于城内。各寨军士，尽数准备，摆列于城中。城上俱各不竖旌旗，只于北门上立黄旗一面，上书"天诏"二字。高俅与天使众官，都在城上，只等宋江到来。当日梁山泊中，先差没羽箭张清，将带五百哨马，到济州城边，周回转了一遭，望北去了。须臾，神行太保戴宗步行来探了一遭。人报与高太尉，亲自临月城上[1]，女墙边，左右从者百余人，大张麾盖，前设香案。遥望北边宋江军马到来，前面金鼓，五方旌旗，众头领簇簇箕掌，栲栳圈，雁翅一般，摆列将来。当先为首，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在马上欠身，与高太尉声喏。高太尉见了，使人在城上叫道："如今朝廷赦你们罪犯，特来招安，如何披甲前来？"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复道："我等大小人员，未蒙恩泽，不知诏意如何，未敢去其介胄[2]。望太尉周全。可尽唤在城百姓耆老，一同听诏，那时承恩卸甲。"高太尉出令，教唤在城耆老百姓，尽都上城听诏。无移时，纷纷滚滚，尽皆到了。宋江等在城下，看见

城上百姓老幼摆满，方才勒马向前。鸣鼓一通，众将下马。鸣鼓二通，众将步行到城边，背后小校，牵着战马，离城一箭之地，齐齐地伺候着。鸣鼓三通，众将在城下拱手，听城上开读诏书。那天使读道：

制曰：人之本心，本无二端；国之恒道，俱是一理。作善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不蒙善化，未复良心。今差天使颁降诏书，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其为首者，诣京谢恩；协随助者，各归乡闾。呜呼，速霑雨露，以就去邪归正之心；毋犯雷霆，当效革故鼎新之意[3]。故兹诏示，想宜悉知。

宣和　年　月　日

当时军师吴用正听读到"除宋江"三字，便目视花荣道："将军听得么？"却才读罢诏书，花荣大叫："既不赦我哥哥，我等投降则甚？"搭上箭，拽满弓，望着那个开诏使臣道："看花荣神箭！"一箭射中面门，众人急救。城下众好汉，一齐叫声："反！"乱箭望城上射来，高太尉回避不迭。四门突出军马来，宋江军中，一声鼓响，一齐上马便走。城中官军追赶，约有五六里回来。只听得后军炮响，东有李逵，引步军杀来。西有扈三娘，引马军杀来。两路军兵，一齐合到。官军只怕有埋伏，急退时，宋江全伙，却回身卷杀将来。三面夹攻，城中军马大乱，急急奔回，杀死者多。宋江收军，不教追赶，

自回梁山泊去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写表，申奏朝廷说："宋江贼寇，射死天使，不伏招安。"外写密书，送与蔡太师、童枢密、杨太尉，烦为商议，教太师奏过天子，沿途接应粮草，星夜发兵前来，并力剿捕群贼。却说蔡太师收得高太尉密书，径自入朝，奏知天子。天子闻奏，龙颜不悦云："此寇数辱朝廷，累犯大逆。"随即降敕，教诸路各助军马，并听高太尉调遣。杨太尉已知节次失利，再于御营司选拨二将，就于龙猛、虎翼、捧日、忠义四营内，各选精兵五百，共计二千，跟随两个上将，去助高太尉杀贼。这两员将军是谁？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护驾将军丘岳；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车骑将军周昂。这两个将军，累建奇功，名闻海外，深通武艺，威镇京师，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当时杨太尉点定二将，限目下起身，来辞蔡太师。蔡京分付道："小心在意，早建大功，必当重用！"二将辞谢了，去四营内，一个个选拣身长体健，腰细膀阔，山东、河北，能登山，惯赴水，那一等精锐军汉，拨与二将。这丘岳、周昂，辞了众省院官，去辞杨太尉禀说："明日出城。"杨太尉各赐与二将五匹好马，以为战阵之用。二将谢了太尉，各自回营，收拾起身。次日，军兵拴束了行程，都在御营司前伺候。丘岳、周昂二将，分做四队：龙猛、虎翼二营一千军，有二千余骑军马，丘岳总领。捧日、忠义二营一千军，也有二千余骑军马，周昂总领。又有一千步军，分与二将随从。丘岳、周昂到辰牌时分，摆列出城。杨太尉亲

自在城门上看军。且休说小校威雄，亲随勇猛。去那两面绣旗下，一丛战马之中，簇拥着护驾将军丘岳。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缨撒火、锦兜鍪、双凤翅照天盔。披一副绿绒穿、红绵套、嵌连环锁子甲。穿一领翠沿边、珠络缝、荔枝红、圈金绣戏狮袍。系一条衬金叶、玉玲珑、双獭尾、红鞓钉盘螭带[4]。着一双簇金线、海驴皮、胡桃纹、抹绿色云根靴。弯一张紫檀靶、泥金梢、龙角面、虎筋弦宝雕弓。悬一壶紫竹杆、朱红扣、凤尾翎、狼牙金点钢箭。挂一口七星装、沙鱼鞘、赛龙泉、欺巨阙霜锋剑。横一把撒朱缨、水磨杆、龙吞头、偃月样三停刀。骑一匹快登山、能跳涧、背金鞍、摇玉勒胭脂马。

那丘岳坐在马上，昂昂奇伟，领着左队人马，东京百姓看了，无不喝采。随后便是右队，捧日、忠义两营军马，端的整齐。去那两面绣旗下，一丛战马之中，簇拥着车骑将军周昂。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吞龙头、撒青缨、珠闪烁烂银盔。披一副损枪尖、坏箭头、衬香绵熟钢甲。穿一领绣牡丹、飞双凤、圈金线绛红袍。系一条称狼腰、宜虎体、嵌七宝麒麟带。着一双起三尖、海兽皮、倒云根虎尾靴。弯一张雀画

面、龙角靶、紫综绣六钧弓。攒一壶皂雕翎、铁木杆、透唐猊凿子箭。使一柄欺袁达、赛石丙、劈开山金蘸斧。驶一匹负千斤、高八尺、能冲阵火龙驹。悬一条简银杆、四方棱、赛金光劈楞简。

这周昂坐在马上，停停威猛。领着右队人马，来到城边，与丘岳下马，来拜辞杨太尉，作别众官，离了东京，取路望济州进发。

且说高太尉在济州，和闻参谋商议，比及添拨得军马到来，先使人去近处山林，砍伐木植大树。附近州县，拘刷造船匠人。就济州城外，搭起船场，打造战船。一面出榜，招募敢勇水手军士。济州城中客店内，歇着一个客人，姓叶名春，原是泗州人氏，善会造船。因来山东，路经梁山泊过，被他那里小伙头目，劫了本钱，流落在济州，不能够回乡。听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征进梁山泊，以图取胜，将纸画成船样，来见高太尉。拜罢，禀道："前者恩相以船征进，为何不能取胜？盖因船只皆是各处拘刷将来的，使风摇橹，俱不得法。更兼船小底尖，难以用武。叶春今献一计，若要收伏此寇，必须先造大船数百只。最大者名为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船中可容数百人，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外用竹笆遮护，可避箭矢。船面上竖立弩楼，另造划车摆布放于上。如要进发，垛楼上一声梆子响，二十四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其船如飞，他将何等船只可以拦当！若是遇着敌军，船面上伏弩齐发，他将何物可以遮护！其第二等船，名为小海鳅船。两边

只用十二部水车，船中可容百十人，前面后尾，都钉长钉，两边亦立弩楼，仍设遮洋笆片。这船却行梁山泊小港，当住这厮私路伏兵。若依此计，梁山之寇，指日唾手可平。"高太尉听说，看了图样，心中大喜。便叫取酒食衣服，赏了叶春，就着做监造战船都作头。连日晓夜催并，砍伐木植，限日定时，要到济州交纳。各路府州县，均派合用造船物料。如若违限二日，笞四十，每一日加一等。若违限五日外者，定依军令处斩。各处逼迫守令催督，百姓亡者数多，众民嗟怨。有诗为证：

井蛙小见岂知天，可慨高俅听谲言。
毕竟鳅船难取胜，伤财劳众枉徒然。

且不说叶春监造海鳅等船，却说各处添拨水军人等，陆续都到济州。高太尉分拨各寨节度使下听调，不在话下。只见门吏报道："朝廷差遣丘岳、周昂二将到来。"高太尉令众节度使出城迎接。二将到帅府，参见了太尉，亲赐酒食，抚慰已毕，一面差人赏军，一面管待二将。二将便请太尉将令，引军出城搦战。高太尉道："二公且消停数日，待海鳅船完备，那时水陆并进，船骑双行，一鼓可平贼寇。"丘岳、周昂禀道："某等觑梁山泊草寇，如同儿戏，太尉放心，必然奏凯还京。"高俅道："二将若果应口，吾当奏知天子前，必当重用。"是日宴散，就帅府前上马，回归本寨，且把军马屯驻听调。

不说高太尉催促造船征进，却说宋江与众头领自从济州

城下叫反杀人，奔上梁山泊来，却与吴用等商议道："两次招安，都伤犯了天使，越增的罪恶重了，朝廷必然又差军马来。"便差小喽罗下山，去探事情如何，火急回报。不数日，只见小喽罗探知备细，报上山来："高俅近日招募一水军，叫叶春为作头，打造大小海鳅船数百只。东京又新遣差两个御前指挥，俱到来助战。一个姓丘名岳，一个姓周名昂，二将英勇。各路又添拨到许多人马，前来助战。"宋江便与吴用计议道："似此大船，飞游水面，如何破得？"吴用笑道："有何惧哉！只消得几个水军头领便了。旱路上交锋，自有猛将应敌。然虽如此，料这等大船，要造必在数旬间，方得成就。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先教一两个弟兄去那造船厂里，先薅恼他一遭，后却和他慢慢地放对。"宋江道："此言最好！可教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这两个走一遭。"吴用道："再叫张青、孙新，扮作拽树民夫，杂在人丛里，入船厂去。叫顾大嫂、孙二娘，扮做送饭妇人，和一般的妇人，杂将入去，却叫时迁、段景住相帮。再用张清引军接应，方保万全。"前后唤到堂上，各各听令已了。众人欢喜无限，分投下山，自去行事。

却说高太尉晓夜催促，督造船只，朝暮捉拿民夫供役。那济州东路上一带，都是船厂，趱造大海鳅船百只，何止匠人数千，纷纷攘攘。那等蛮军[5]，都拔出刀来，謕吓民夫，无分星夜，要趱完备。是日，时迁、段景住先到了厂内，两个商量道："眼见的孙、张二夫妻，只是去船厂里放火，我和你也去那里，不显我和你高强。我们只伏在这里左右，等他船厂里火发，我便却去城门边伺候，必然有救军出来，乘势闪将

入去，就城楼上放起火来，你更却去城西草料场里，也放起把火来，教他两下里救应不迭。这场惊吓不小。"两个自暗暗地相约了，身边都藏了引火的药头，各自去寻个安身之处。

却说张青、孙新两个来到济州城下，看见三五百人，拽木头入船厂里去。张、孙二人，杂在人丛里，也去拽木头，投厂里去。厂门口约有二百来军汉，各带腰刀，手拿棍棒，打着民夫，尽力拖拽入厂里面交纳。团团一遭，都是排栅，前后搭盖茅草厂屋，有二三百间。张青、孙新入到里面看时，匠人数千。解板的在一处，钉船的在一处，粘船的在一处。匠人民夫，乱滚滚往来，不记其数。这两个径投做饭的笆棚下去躲避。孙二娘、顾大嫂两个穿了些腌腌臜臜衣服，各提着个饭罐，随着一般送饭的妇人，打哄入去。看看天色渐晚，月色光明，众匠人大半尚兀自在那里挣趱未办的工程[6]。当时近有二更时分，孙新、张青在左边船厂里放火，孙二娘、顾大嫂在右边船厂里放火。两下火起，草屋焰腾腾地价烧起来。船厂内民夫工匠，一齐发喊，拔翻众栅，各自逃生。高太尉正睡间，忽听得人报道："船场里火起！"急忙起来，差拨官军，出城救应。丘岳、周昂二将，各引本部军兵，出城救火。去不多时，城楼上一把火起。高太尉听了，亲自上马，引军上城救火时，又见报道："西草场内又一把火起！"照耀浑如白日。丘、周二将，引军去西草场中救护时，只听得鼓声振地，喊杀连天，原来没羽箭张清，引着五百骠骑马军，在那里埋伏，看见丘岳、周昂引军来救应，张清便直杀将来，正迎着丘岳、周昂军马。张清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

此！"丘岳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张清。张清手搭长枪来迎，不过三合，拍马便走。丘岳要逞功劳，随后赶来，大喝："反贼休走！"张清按住长枪，轻轻去锦袋内，偷取个石子在手，扭回身躯，看丘岳来得较近，手起喝声道："着！"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门，翻身落马。周昂见了，便和数个牙将，死命来救丘岳。周昂战住张清，众将救得丘岳上马去了。张清与周昂战不到数合，回马便走。周昂不赶。张清又回来，却见王焕、徐京、杨温、李从吉四路军到。张清手招引了五百骠骑军，竟回旧路去了。这里官军，恐有伏兵，不敢去赶，自收军兵回来，且只顾救火。三处火灭，天色已晓。高太尉教看丘岳中伤如何。原来那一石子，正打着面门唇口里，打落了四个牙齿，鼻子嘴唇，都打破了。高太尉着令医人治疗，见丘岳重伤，恨梁山泊深入骨髓。一面使人唤叶春，分付教在意造船征进。船厂四围，都教节度使下了寨栅，早晚提备，不在话下。却说张青、孙新夫妻四人，俱各欢喜。时迁、段景住两个，都回旧路。六人已都有部从人马，迎接回梁山泊去了。都到忠义堂，去说放火一事。宋江大喜，设宴犒赏六人。自此之后，不时间使人探视。

造船将完，看看冬到。其年天气甚暖，高太尉心中暗喜，以为天助。叶春造船，也都完办，高太尉催趱水军，都要上船，演习本事。大小海鳅等船，陆续下水。城中帅府招募到四山五岳水手人等，约有一万余人。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学踏车，着一半学放弩箭。不过二十余日，战船演习已都完足了。叶春请太尉看船，有诗为证：

自古兵机在速攻，锋摧师老岂成功[7]。
高俅卤莽无通变，经岁劳民造战艟。

是日，高俅引领众多节度使、军官头目，都来看船。把海鳅船三百余只，分布水面。选十数只船，遍插旌旗，筛锣击鼓，梆子响处，两边水车，一齐踏动，端的是风飞电走。高太尉看了，心中大喜：似此如飞船只，此寇将何拦截，此战必胜。随取金银缎匹，赏赐叶春。其余人匠，各给盘缠，疏放归家。次日，高俅令有司宰乌牛、白马、猪、羊、果品，摆列金银钱纸，致祭水神。排列已了，众将请太尉行香。丘岳疮口已完，恨入心髓，只要活捉张清报仇。当同周昂与众节度使，一齐都上马，跟随高太尉到船边下马，随侍高俅，致祭水神。焚香赞礼已毕，烧化楮帛，众将称贺已了，高俅叫取京师原带来的歌儿舞女，都令上船作乐侍宴。一面教军健车船演习，飞走水面，船上笙箫谩品，歌舞悠扬，游玩终夕不散。当夜就船中宿歇。次日，又设席面饮酌，一连三日筵宴，不肯开船。忽有人报道："梁山泊贼人写一首诗，贴在济州城里土地庙前，有人揭得在此。"其诗写道：

帮闲得志一高俅，漫领三军水上游。
便有海鳅船万只，俱来泊内一齐休。

高太尉看了诗大怒，便要起军征剿，"若不杀尽贼寇，誓不回军！"闻参谋谏道："太尉暂息雷霆之怒。想此狂寇惧怕，特

写恶言谎吓，不为大事。消停数日之间，拨定了水陆军马，那时征进未迟。目今深冬，天气和暖，此天子洪福，元帅虎威也。”高俅听罢甚喜，遂入城中，商议拨军遣将。旱路上便调周昂、王焕，同领大军，随行策应。却调项元镇、张开，总领军马一万，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条大路上守住厮杀。原来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烟水。近来只有山前这条大路，却是宋公明方才新筑的，旧不曾有。高太尉教调马军先进，截住这条路口。其余闻参谋、丘岳、徐京、梅展、王文德、杨温、李从吉，长史王瑾，造船人叶春，随行牙将，大小军校随从人等，都跟高太尉上船征进。闻参谋谏道：“主帅只可监督马军，陆路进发，不可自登水路，亲临险地。”高太尉道：“无伤！前番二次，皆不得其人，以致失陷了人马，折了许多船只。今番造得若干好船，我若不亲临监督，如何擒捉此寇？今次正要与贼人决一死战，汝不必多言！”闻参谋再不敢开口，只得跟随高太尉上船。高俅拨三十只大海鳅船，与先锋丘岳、徐京、梅展管领，拨五十只小海鳅船开路，令杨温同长史王瑾、船匠叶春管领。头船上立两面大红绣旗，上书十四个金字道：“搅海翻江冲巨浪，安邦定国灭洪妖。”中军船上，却是高太尉、闻参谋，引着歌儿舞女，自守中军队伍。向那三五十只大海鳅船上，摆开碧油幢、帅字旗、黄钺白旄、朱旛皂盖、中军器械。后面船上，便令王文德、李从吉压阵。此是十一月中时。马军得令先行。水军先锋丘岳、徐京、梅展三个，在头船上，首先进发，飞云卷雾，望梁山泊来。但见海鳅船：

前排箭洞，上列弩楼。冲波如蛟蜃之形，走水似鲲鲸之势。龙鳞密布，左右排二十四部绞车；雁翅齐分，前后列一十八般军器。青布织成皂盖，紫竹制作遮洋。往来冲击似飞梭，展转交锋欺快马。

宋江、吴用已知备细，预先布置已定，单等官军船只到来。当下三个先锋，催动船只，把小海鳅分在两边，当住小巷。大海鳅船望中进发。众军诸将，正如蟹眼鹤顶，只望前面奔窜，迤逦来到梁山泊深处。只见远远地早有一簇船来，每只船上，只有十四五人，身上都有衣甲，当中坐着一个头领。前面三只船上，插着三把白旗，旗上写道："梁山泊阮氏三雄。"中间阮小二，左边阮小五，右边阮小七。远远地望见明晃晃都是戎装衣甲，却原来尽把金银箔纸糊成的。三个先锋见了，便叫前船上将火炮、火枪、火箭，一齐打放。那三阮全然不惧，料着船近，枪箭射得着时，发声喊，齐跳下水里去了。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又行不过三里来水面，见三只快船，抢风摇来。头只船上，只见十数个人，都把青黛黄丹土朱泥粉，抹在身上，头上披着发，口中打着胡哨，飞也似来。两边两只船上，都只五七个人，搽红画绿不等。中央是玉旛竿孟康，左边是出洞蛟童威，右边是翻江蜃童猛。这里先锋丘岳，又叫打放火器，只见对面发声喊，都弃了船，一齐跳下水里去了。又捉得三只空船。再行不得三里多路，又见水面上三只中等船来。每船上四把橹，八个人摇动，十余个小喽罗，打着一面红旗，簇拥着一个头领坐在船头上，旗上

写："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左边这只船上，坐着这个头领，手搭铁枪，打着一面绿旗，上写道："水军头领船火儿张横。"右边那只船上，立着那个好汉，上面不穿衣服，下腿赤着双脚，腰间插着几个铁凿，手中挽个铜锤，打着一面皂旗，银字上书："头领浪里白跳张顺。"乘着船，高声说道："承谢送船到泊。"三个先锋听了，喝教："放箭！"弓弩响时，对面三只船上众好汉，都翻筋斗跳下水里去了。此是暮冬天气，官军船上招来的水手军士，那里敢下水去。

正犹豫间，只听得梁山泊顶上，号炮连珠价响，只见四分五落，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来，水面如飞蝗一般。每只船上，只三五个人，船舱中竟不知有何物。大海鳅船要撞时，又撞不得。水车正要踏动时，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车辐板竟踏不动。弩楼上放箭时，小船上人，一个个自顶片板遮护。看看逼将拢来，一个把挠钩搭住了舵，一个把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早有五六十个爬上先锋船来。官军急要退时，后面又塞定了，急切退不得。前船正混战间，后船又大叫起来。高太尉和闻参谋在中军船上，听得大乱，急要上岸，只听得芦苇中金鼓大振，舱内军士一齐喊道："船底漏了。"滚滚走入水来。前船后船，尽皆都漏，看看沉下去。四下小船，如蚂蚁相似，望大船边来。高太尉新船，缘何得漏？却原来是张顺引领一班儿高手水军，都把锤凿在船底下凿透船底，四下里滚入水来。高太尉爬去舵楼上，叫后船救应，只见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将起来，便跳上舵楼来，口里说道："太尉，我救你性命。"高俅看时，却不认得。那人近前，

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帻，一手提住腰间束带，喝一声："下去！"把高太尉扑通地丢下水里去。堪嗟赫赫中军将，翻作淹淹水底人！只见旁边两只小船，飞来救应，拖起太尉上船去。那个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水里拿人，浑如瓮中捉鳖，手到拈来。前船丘岳见阵势大乱，急寻脱身之计，只见旁边水手丛中，走出一个水军来。丘岳不曾提防，被他赶上，只一刀，把丘岳砍下船去。那个便是梁山泊锦豹子杨林。徐京、梅展见杀了先锋丘岳，两节度奔来杀杨林。水军丛中，连抢出四个小头领来：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一个是病大虫薛永，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一个是操刀鬼曹正，一发从后面杀来。徐京见不是头，便跳下水去逃命，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彼，又吃拿了。薛永将梅展一枪，搠着腿股，跌下舱里去。原来八个头领，来投充水军，尚兀自有三个在前船上：一个是青眼虎李云，一个是金钱豹子汤隆，一个是鬼脸儿杜兴。众节度使便有三头六臂，到此也施展不得。

梁山泊宋江、卢俊义，已自各分水陆进攻。宋江掌水路，卢俊义掌旱路。休说水路全胜，且说卢俊义引领诸将军马，从山前大路，杀将出来，正与先锋周昂、王焕马头相迎。周昂见了，当先出马，高声大骂："反贼，认得俺么？"卢俊义大喝："无名小将，死在目前，尚且不知！"便挺枪跃马，直奔周昂，周昂也抡动大斧，纵马来敌。两将就山前大路上交锋，斗不到二十余合，未见胜败。只听得后队马军，发起喊来。原来梁山泊大队军马，都埋伏在山前两下大林丛中，一声喊起，四面杀将出来。东南关胜、秦明，西北林冲、呼延灼，众多英

雄，四路齐到。项元镇、张开那里拦当得住，杀开条路，先逃性命走了。周昂、王焕不敢恋战，拖了枪斧，夺路而走，逃入济州城中，扎住军马，打听消息。

再说宋江掌水路，捉了高太尉，急教戴宗传令，不可杀害军士。中军大海鳅船上闻参谋等，并歌儿舞女，一应部从，尽掳过船。鸣金收军，解投大寨。宋江、吴用、公孙胜等，都在忠义堂上，见张顺水渌渌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高俅慌忙答礼。宋江叫吴用、公孙胜扶住，拜罢，就请上坐。再叫燕青传令下去："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号令下去，不多时，只见纷纷解上人来。童威、童猛解上徐京；李俊、张横解上王文德；杨雄、石秀解上杨温；三阮解上李从吉；郑天寿、薛永、李忠、曹正解上梅展；杨林解献丘岳首级；李云、汤隆、杜兴，解献叶春、王瑾首级；解珍、解宝掳捉闻参谋，并歌儿舞女，一应部从，解将到来。单单只走了四人：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宋江都教换了衣服，从新整顿，尽皆请到忠义堂上，列坐相待。但是活捉军士，尽数放回济州。另教安排一只好船，安顿歌儿舞女，一应部从，令他自行看守。有诗为证：

奉命高俅欠取裁，被人活捉上山来。
不知忠义为何物，翻宴梁山啸聚台。

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筵宴，一面分投赏军，一面大吹大擂，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各施礼毕，宋江持盏擎杯，吴用、公孙胜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侍立相待。宋江开口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先有了十分惧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宋江听了大喜，拜谢太尉。当日筵会，甚是整齐，大小头领，轮番把盏，殷勤相劝。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交，天下无对。"高俅便起身来，脱了衣裳，要与燕青厮扑。众头领见宋江敬他是个天朝太尉，没奈何处，只得随顺听他说。不想要勒燕青相扑[9]，正要灭高俅的嘴，都起身来道："好，好！且看相扑！"众人都哄下堂去。宋江亦醉，主张不定。两个脱了衣裳，就厅阶上，宋江叫把软褥铺下。两个在剪绒毯上，吐个门户。高俅抢将入来，燕青手到，把高俅扭捽得定，只一交，攧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宋江、卢俊义慌忙扶起高俅，再穿了衣服，都笑道："太尉醉了，如何相扑得成功，切乞恕罪！"高俅惶恐无限，却再入席，饮至夜深，扶入后堂歇了。

次日又排筵会，与高太尉压惊，高俅遂要辞回，与宋江等作别。宋江道："某等淹留大贵人在此，并无异心。若有瞒昧，天地诛戮！"高俅道："若是义士肯放高某回京，便好全家于天子前保奏义士，定来招安，国家重用。若更翻变，天所不盖，地所不载，死于枪箭之下！"宋江听罢，叩首拜谢。高俅又道："义士恐不信高某之言，可留下众将为当。"宋江道："太尉乃大贵人之言，焉肯失信？何必拘留众将。容日各备鞍马，俱送回营。"高太尉谢了："既承如此相款，深感厚意，只此告回。"宋江等众苦留。当日再排大宴，序旧论新，筵席直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高太尉定要下山，宋江等相留不住，再设筵宴送行，抬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为折席之礼。众节度使以下，另有馈送。高太尉推却不得，只得都受了。饮酒中间，宋江又提起招安一事。高俅道："义士可叫一个精细之人，跟随某去，我直引他面见天子，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随即好降诏敕。"宋江一心只要招安，便与吴用计议，教圣手书生萧让，跟随太尉前去。吴用便道："再教铁叫子乐和作伴，两个同去。"高太尉道："既然义士相托，便留闻参谋在此为信。"宋江大喜。至第四日，宋江与吴用带二十余骑，送高太尉并众节度使下山，过金沙滩二十里外饯别，拜辞了高太尉，自回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却说高太尉等一行人马，望济州回来，先有人报知，济州先锋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太守张叔夜等出城迎接。高太尉进城，略住了数日，收拾军马，教众节度使各自领兵回程暂歇，听候调用。高太尉自带了周昂并大小牙将头目，领了

三军，同萧让、乐和一行部从，离了济州，迤逦望东京进发。不因高太尉带领梁山泊两个人来，有分教：风流出众，洞房深处遇君王；细作通神，相府园中寻俊杰。毕竟高太尉回京，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众，且听下回分解。

---

[1]月城　城门外用作屏蔽、掩护城门的半圆形小城。

[2]介胄　甲盔。介，通“甲”；胄，头盔。

[3]革故鼎新　除旧建新。革，改、除。鼎，树立。

[4]盘螭带　绣有盘龙的丝带。

[5]蛮军　野蛮凶残之军。

[6]挣揣　赶做。

[7]锋摧师老　锋刃已折，军队十分疲惫。喻指军队毫无斗志。师，军队。

[8]鲲　古代传说中的大鱼。

[9]勒　怂恿、激。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话说梁山泊好汉，水战三败高俅，尽被擒捉上山。宋公明不肯杀害，尽数放还。高太尉许多人马回京，就带萧让、乐和前往京师，听候招安一事，却留下参谋闻焕章在梁山泊里。那高俅在梁山泊时，亲口说道："我回到朝廷，亲引萧让等，面见天子，便当力奏保举，火速差人前来招安。"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与萧让一同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梁山泊众头目商议，宋江道："我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实。"吴用笑道："我观此人，生的蜂目蛇形[1]，是个转面忘恩之人。他折了许多军马，废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必然推病不出，朦胧奏过天子，权将军士歇息，萧让、乐和软监在府里。若要等招安，空劳神力！"宋江道："似此怎生奈何？招安犹可，又且陷了二人。"吴用道："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燕青便起身说道："旧年闹了东京，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肩[2]。不想这一场大闹，他家已自猜了八分。只有一件，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官家

那里疑他。他自必然奏说：'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故来惊吓。'已是遮过了。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宋江道："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便道："小弟帮他去走一遭。"神机军师朱武道："兄长昔日打华州时，尝与宿太尉有恩。此人是个好心的人。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题奏，亦是顺事。"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莫非正应着此人身上。便请闻参谋来堂上同坐。宋江道."相公曾认得太尉宿元景么？"闻焕章道："他是在下同窗朋友，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此人极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宋江道："实不瞒相公说，我等疑高太尉回京，必然不奏招安一节。宿太尉旧日在华州降香，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识。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求他添力，早晚于天子处题奏，共成此事。"闻参谋答道："将军既然如此，在下当修尺书奉去。"宋江大喜。随即教取纸笔来，一面焚起好香，取出玄女课，望空祈祷，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随即置酒，与戴宗、燕青送行。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书信随身藏了，仍带了开封府印信公文。两个扮作公人，辞了头领下山，渡过金沙滩，望东京进发。戴宗托着雨伞，背着个包裹。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笼子，拽扎起皂衫，腰系着缠袋，脚下都是腿绷护膝，八搭麻鞋。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来到东京，不由顺路入城，却转过万寿门来。两个到得城门边，把门军当住。燕青放下笼子，打着乡谈说道："你做甚么当我？"军汉道："殿帅府有钧旨，梁山泊诸色人等，恐有夹带入城，因此着仰各门，但有

外乡客人出入，好生盘诘。”燕青笑道：“你便是了事的公人，将着自家人，只管盘问。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这门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你颠倒只管盘问，梁山泊人，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劈面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那监门官听得，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地？放他入去！”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怀里，挑起笼子便走。戴宗也冷笑了一声。两个径奔开封府前来，寻个客店安歇了。

次日，燕青换领布衫穿了，将搭膊系了腰，换顶头巾，歪戴着，只妆做小闲模样。笼内取了一帕子金珠，分付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师师家干事，倘有些撅撒，哥哥自快回去。”分付戴宗了当，一直取路，径奔李师师家来。到的门前看时，依旧曲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的好。燕青便揭起斑竹帘子，从侧首边转将入来，早闻的异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见周回吊挂名贤书画，阶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尽铺锦绣。燕青微微地咳嗽一声，丫嬛出来见了，便传报李妈妈出来，看见是燕青，吃了一惊，便道：“你如何又来此间？”燕青道：“请出娘子来，小人自有话说。”李妈妈道：“你前番连累我家，坏了房子。你有话便说。”燕青道：“须是娘子出来，方才说的。”李师师在窗子后听了多时，转将出来。燕青看时，别是一般风韵，但见：容貌似海棠滋晓露，腰肢如杨柳袅东风，浑如阆苑琼姬，绝胜桂宫仙姊。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先拜了李妈妈四拜，后

拜李行首两拜。李师师谦让道："免礼！俺年纪幼小，难以受拜。"燕青拜罢，起身道："前者惊恐，小人等安身无处。"李师师道："你休瞒我，你当初说道是张闲，那两个是山东客人。临期闹了一场。不是我巧言奏过官家，别的人时，却不满门遭祸！他留下词中两句，道是：'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我那时便自疑惑，正待要问，谁想驾到，后又闹了这场，不曾问的。今喜汝来，且释我心中之疑。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燕青道："小人实诉衷曲，花魁娘子休要吃惊。前番来的那个黑矮身材，为头坐的，正是呼保义宋江；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三牙髭须，那个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这公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神行太保戴宗；门首和杨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都唤小人做浪子燕青。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教小人诈作张闲，来宅上入肩。俺哥哥要见尊颜，非图买笑迎欢，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如今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闭塞贤路，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上来寻这条门路，不想惊吓娘子。今俺哥哥无可拜送，只有些少微物在此，万望笑留。"燕青便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那虔婆爱的是财，一见便喜，忙叫奶子收拾过了，便请燕青进里面小阁儿内坐地，安排好细食茶果，殷勤相待。原来李师师家，皇帝不时间来，因此上公子王孙，富豪子弟，谁敢来他家讨茶吃。且说当时

铺下盘馔酒果，李师师亲自相待。燕青道："小人是个该死的人，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李师师道："休恁地说！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燕青道："前番陈太尉来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的言语，更兼抵换了御酒。第二番领诏招安，正是诏上要紧字样，故意读破句读[3]：'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因此上，又不曾归顺。童枢密引将军来，只两阵，杀的片甲不归。次后高太尉役天下民夫，造船征进，只三阵，人马折其大半，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不肯杀害，重重管待，送回京师，生擒人数，尽都放还。他在梁山泊说了大誓，如回到朝廷，奏过天子，便来招安。因此带了梁山泊两个人来，一个是秀才萧让，一个是能唱乐和，眼见的把这两人藏在家里，不肯令他出来。损兵折将，必然瞒着天子。"李师师道："他这等破耗钱粮，损折兵将，如何敢奏？这话我尽知了。且饮数杯，别作商议。"燕青道："小人天性不能饮酒。"李师师道："路远风霜，到此开杯，也饮几杯。"燕青被央不过，一杯两盏，只得陪侍。

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燕青是个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汉胸襟，怕误了哥哥大事，那里敢来承惹？李师师道："久闻的哥哥诸般乐艺，酒边闲听，愿闻也好。"燕青答道："小人颇学的些本事，怎敢在娘子跟前卖弄？"李师师道："我便先吹一曲，教哥哥听！"便唤

娅嬛取箫来，锦袋内掣出那管风箫。李师师接来，口中轻轻吹动，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4]。燕青听了，喝采不已。李师师吹了一曲，递过箫来，与燕青道："哥哥也吹一曲，与我听则个！"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只得把出本事来，接过箫，便呜呜咽咽，也吹一曲。李师师听了，不住声喝采说道："哥哥原来恁地吹的好箫！"李师师取过阮来[5]，拨个小小的曲儿，教燕青听，果然是玉珮齐鸣，黄莺对啭，余韵悠扬。燕青拜谢道："小人也唱个曲儿，伏侍娘子。"顿开咽喉便唱，端的是声清韵美，字正腔真。唱罢又拜。李师师执盏擎杯，亲与燕青回酒谢唱，口儿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嗽，来惹燕青。燕青紧紧的低了头，唯喏而已。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纹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6]？"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盏，又把言语来调他。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难以回避，心生一计，便动问道："娘子今年贵庚多少？"李师师答道："师师今年二十有七。"燕青说道："小人今年二十有五，却小两年。娘子既然错爱，愿拜为姊姊！"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这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坏了。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当时燕青又请李妈妈来，也拜了，拜做干娘。燕青辞回，李师师道："小哥只在我家下，休去店中宿。"燕青道：

“既蒙错爱，小人回店中，取了些东西便来。”李师师道：“休教我这里专望。”燕青道：“店中离此间不远，少刻便到。”燕青暂别了李师师，径到客店中，把上件事和戴宗说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拴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道：“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戴宗道：“你当速去，善觑方便，早干了事便回，休教我久等。宿太尉的书，也等你来下。”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细软之物，再回李师师家，将一半送与李妈妈，一半散与全家大小，无一个不欢喜。便向客位侧边，收拾一间房，教燕青安歇，合家大小，都叫叔叔。也是缘法凑巧，至夜，却好有人来报，天子今晚到来。燕青听的，便去拜告李师师道：“姊姊做个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见圣颜，告的纸御笔赦书，赦了小弟罪犯，出自姊姊之德！”李师师道：“今晚定教你见天子一面，你却把些本事，动达天颜，赦书何愁没有！”

看看天晚，月色朦胧，花香馥郁，兰麝芬芳，只见道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黄门，扮做白衣秀士，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家后门来。到的阁子里坐下，便教前后关闭了门户，明晃晃点起灯烛荧煌。李师师冠梳插带，整肃衣裳，前来接驾。拜舞起居，寒温已了，天子命去其整妆衣服，“相待寡人”。李师师承旨，去其服色，迎驾入房。家间已准备下诸般细果，异品肴馔，摆在面前。李师师举杯上劝天子，天子大喜，叫：“爱卿近前，一处坐地！”李师师见天子龙颜大喜，向前奏道：

“贱人有个姑舅兄弟，从小流落外方，今日才归，要见圣上，未敢擅便，乞取我王圣鉴。”天子道：“既然是你兄弟，便宣将来见寡人，有何妨？”奶子遂唤燕青直到房内，面见天子。燕青纳头便拜。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先自大喜。李师师叫燕青吹箫，伏侍圣上饮酒，少刻又拨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词艳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燕青借过象板，再拜罢，对李师师道：“音韵差错，望姊姊见教。”燕青顿开喉咽，手拿象板，唱渔家傲一曲，道是：

一别家山音信杳，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又老，一春瘦的腰儿小。薄幸郎君何日到，想自当初，莫要相逢好。好梦欲成还又觉，绿窗但觉莺啼晓。

燕青唱罢，真乃是新莺乍啭，清韵悠扬。天子甚喜，命教再唱。燕青拜倒在地，奏道：“臣有一只减字木兰花，上达天听。”天子道：“好，寡人愿闻！”燕青拜罢，遂唱减字木兰花一曲，道是：

听哀告，听哀告！贱躯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极天罔地[7]，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

燕青唱罢，天子失惊，便问：“卿何故有此曲？”燕青大哭，拜

在地下。天子转疑，便道："卿且诉胸中之事，寡人与卿理会。"燕青奏道："臣有迷天之罪，不敢上奏！"天子曰："赦卿无罪，但奏不妨！"燕青奏道："臣自幼飘泊江湖，流落山东，跟随客商，路经梁山泊过，致被劫掳上山，一住三年。今年方得脱身逃命，走回京师，虽然见的姊姊，则是不敢上街行走。倘或有人认得，通与做公的，此时如何分说？"李师师便奏道："我兄弟心中，只有此苦，望陛下做主则个！"天子笑道："此事容易，你是李行首兄弟，谁敢拿你！"燕青以目送情与李师师。李师师撒娇撒痴，奏天子道："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赦书，赦免我兄弟，他才放心。"天子云："又无御宝在此，如何写的？"李师师又奏道："陛下亲书御笔，便强似玉宝天符。救济兄弟做的护身符时，也是贱人遭际圣时。"天子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奶子随即捧过文房四宝。燕青磨的墨浓，李师师递过紫毫象管，天子拂开花笺黄纸，横内大书一行。临写，又问燕青道："寡人忘卿姓氏。"燕青道："男女唤做燕青。"天子便写御书道：

神霄玉府真主宣和羽士虚靖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诸司不许拿问。

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8]。燕青再拜，叩头受命，李师师执盏擎杯谢恩。天子便问："汝在梁山泊，必知那里备细。"燕青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

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两番降诏，遣人招安，如何抗拒，不伏归降？"燕青奏道："头一番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招谕之言，更兼抵换了御酒，尽是村醪，以此变了事情。第二番招安，故把诏书读破句读，要除宋江，暗藏弊倖，因此又变了事情。童枢密引军到来，只两阵，杀得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军马，又役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阵，杀的手脚无措，军马折其三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许了招安，方才放回，又带了山上二人在此，却留下闻参谋在彼质当。"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伏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李师师奏道："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叹不已。约有更深，燕青拿了赦书，叩头安置，自去歇息。天子与李师师上床同寝，当夜五更，自有内侍黄门接将去了。

燕青起来，推道清早干事，径来客店里，把说过的话，对戴宗一一说知。戴宗道："既然如此，多是幸事。我两个去下宿太尉的书。"燕青道："饭罢便去。"两个吃了些早饭，打挟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街坊上借问人时，说太尉在内里未归。燕青道："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如何未归？"街坊人道："宿太尉是今上心爱的近侍官员，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归早归晚，难以指定。"正说之间，有人报道："这不是太尉来也！"燕青大喜，便对戴宗道："哥哥，你只在此衙门前伺候，我自去见太尉去。"燕青近前，看见一

簇锦衣花帽从人，捧着轿子。燕青就当街跪下，便道："小人有书札上呈太尉。"宿太尉见了，叫道："跟将进来！"燕青随到厅前。太尉下了轿子，便投侧首书院里坐下。太尉叫燕青入来，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干人？"燕青道："小人从山东来，今有闻参谋书札上呈。"太尉道："那个闻参谋？"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呈递上去。宿太尉看了封皮，说道："我道是那个闻参谋，原来是我幼年间同窗的闻焕章。"遂拆开书来看时，写道：

侍生闻焕章沐手百拜奉书

太尉恩相钧座前：贱子自髫年时[9]，出入门墙，已三十载矣。昨蒙高殿帅召至军前，参谋大事。奈缘劝谏不从，忠言不听，三番败绩，言之甚羞。高太尉与贱子，一同被掳，陷于缧绁。义士宋公明宽裕仁慈，不忍加害。今高殿帅带领梁山萧让、乐和赴京，欲请招安，留贱子在此质当。万望恩相不惜齿牙，早晚于天子前题奏，速降招安之典，俾令义士宋公明等，早得释罪获恩，建功立业，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救取贱子，实领再生之赐。拂楮拳拳[10]，幸垂照察。

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　焕章再拜奉上

宿太尉看了书，大惊，便问道："你是谁？"燕青答道："男女是梁山泊浪子燕青。"随即出来，取了笼子，径到书院里。燕青禀道："太尉在华州降香时，多曾伏侍太尉来，恩相缘何忘了？

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聊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课内，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济。宋江等满眼只望太尉来招安。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题奏此事，则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哥哥责着限次，男女便回。”燕青拜辞了，便出府来。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且说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议：“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只是萧让、乐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依旧扮作公人，去高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里有人出来，把些金银贿赂与他，赚得一个厮见。通了消息，便有商量。”当时两个换了结束，带将金银，径投太平桥来[11]，在衙门前窥望了一回。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虞候，摇摆将出来，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那虞候道：“你是甚人？”燕青道：“请干办到茶肆中说话。”两个到阁子内，与戴宗相见了，同坐吃茶。燕青道：“实不瞒干办说，前者太尉从梁山泊带来那两个人，一个跟的叫做乐和，与我这哥哥是亲眷，欲要见他一见，因此上相央干办。”虞候道：“你两个且休说，节堂深处的勾当，谁理会的？”戴宗便向袖内取出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对虞候道：“足下只引的乐和出来，相见一面，不要出衙门，便送这锭银子与足下。”那人见了财物，一时利动人心，便道：“端的有这两个人在里面。太尉钧旨，只教养在后花园里歇宿。我与你唤他出来，说了话，你休失信，把银子与我。”戴宗道：“这个自然。”那人便起身分付道：“你两个只在此茶坊里等我。”那人急急入府去了。戴宗、燕青两个在茶房中，等不到半个时辰，只见那小虞候慌慌出来说道：“先把银子来，乐和已叫出

在耳房里了。"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把银子与他。虞候得了银子，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见乐和。那虞候道："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燕青便与乐和道："我同戴宗在这里，定计赚得你两个出去。"乐和道："直把我两个养在后花园中，墙垣又高，无计可出，折花梯子，尽都藏过了，如何能够出来。"燕青道："靠墙有树么？"乐和道："旁边一遭，都是大柳树。"燕青道："今夜晚间，只听咳嗽为号。我在外面，漾过两两条索去，你就相近的柳树上，把索子绞缚了。我两个在墙外，各把一条索子扯住，你两个就从索上盘将出来。四更为期，不可失误。"那虞候便道："你两个只管说甚的？快去罢！"乐和自入去了，暗暗通报了萧让。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知，当日至夜伺候着。且说燕青、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粗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原来离府后是条河，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缆着，离岸不远。两个便就空船里伏了，看看听得更鼓已打四更，两个便上岸来，绕着墙后咳嗽，只听的墙里应声咳嗽，两边都已会意，燕青便把索来漾将过去。约莫里面拴缚牢了，两个在外面对绞定，紧紧地拽住索头。只见乐和先盘出来，随后便是萧让。两个都溜将下来，却把索子丢入墙内去了。却去敲开客店门，房中取了行李，就店中打火，做了早饭吃，算了房宿钱。四个来到城门边，等门开时，一涌出来，望梁山泊回报消息。不是这四个回来，有分教：宿太尉单奏此事，梁山泊全受招安。毕竟宿太尉怎生奏请圣旨，且听下回分解。

[1]蜂目蛇形　双目如刺蜂，形体似毒蛇。用以形容恶人的身形面貌。

[2]入肩　进身。

[3]句读（dòu豆）　句和逗。文章中语意已尽处为句，语意未尽须停顿处为读，旧时书面上用圈（句号）和点（读号）来标记。

[4]穿云裂石　形容乐声高亢激扬。

[5]阮　拨弦乐器"阮咸"的简称。四弦有柱，用拨子或假指甲弹奏。

[6]揎（xuān喧）衣　揎的本义是卷起或捋起袖子，这里作脱衣解。

[7]极天罔地　穷极天地之间。也作"极天际地"。罔极、无穷尽。

[8]押个御书花字　宋徽宗在赦书上用花体字签了个名。古人在契据上签名，都用花字（草书），防人假冒，叫做"押花"。

[9]贱子　这里是对自己的一种谦虚称呼。

[10]拂楮（fúzhǔ弗诸）拳拳　犹言写信的恳切诚挚。拂，掸，此指展开纸掸去灰尘。拳拳，恳切诚挚的意思。

[11]太平桥　穿过开封城的河流有四条，南边的叫蔡河，有十一座桥，太平桥即其中之一。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话说燕青在李师师家遇见道君皇帝，告得一道本身赦书，次后见了宿太尉，又和戴宗定计，去高太尉府中，赚出萧让、乐和。四个人等城门开时，随即出城，径赶回梁山泊来，报知上项事务。且说李师师当夜不见燕青来家，心中亦有些疑虑。却说高太尉府中亲随人，次日供送茶饭与萧让、乐和，就房中不见了二人，慌忙报知都管。都管便来花园中看时，只见柳树边拴着两条粗索，已知走了二人，只得报知太尉。高俅听罢，吃了一惊，越添忧闷，只在府中推病不出。

次日五更，道君皇帝设朝，驾坐文德殿。文武班齐，天子宣命卷帘，旨令左右近臣，宣枢密使童贯出班。问道："你去岁统十万大军，亲为招讨，征进梁山泊，胜败如何?"童贯跪下，便奏道："臣旧岁统率大军，前去征进，非不效力，奈缘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患病者众，十死二三，臣见军马艰难，以此权且收兵罢战，各归本营操练。所有御林军，于路病患，多有损折。次后降诏，此伙贼人，不伏招抚。及高俅以舟师征进，亦中途抱病而返。"天子大怒，喝道："都是汝等

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你去岁统兵征伐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1]，片甲只骑无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后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许多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肯杀害，放将回来。寡人闻宋江这伙，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汝掌管枢密，岂不自惭！本当拿问，姑免这次，再犯不饶！"童贯默默无言，退在一边。天子又问："你大臣中，谁可前去招抚梁山泊宋江等一班人众？"圣宣未了，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臣虽不才，愿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笔亲书丹诏。"便叫抬上御案，拂开诏纸，天子就御案上亲书丹诏。左右近臣，捧过御宝，天子自行用讫。又命库藏官，教取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黄封御酒一百八瓶，尽付与宿太尉。又赠正从表里二十四匹，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次日便行。宿太尉就文德殿辞了天子。百官朝罢，童枢密羞惭满面，回府推病，不敢入朝。高太尉闻知，恐惧无措，亦不敢入朝。有诗为证：

一封恩诏出明光[2]，佇看梁山尽束装。
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

且说宿太尉打担了御酒、金银牌面、缎匹表里之物，上马出城，打起御赐金字黄旗，众官相送出南熏门[3]，投济州进发，不在话下。却说燕青、戴宗、萧让、乐和四个，连夜

到山寨，把上件事都说与宋公明并头领知道。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笔亲写赦书，与宋江等众人看了。吴用道："此回必有佳音。"宋江焚起好香，取出九天玄女课来，望空祈祷祝告了，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宋江大喜，此事必成。再烦戴宗、燕青前去探听虚实，作急回报，好做准备。戴宗、燕青去了数日，回来报说："朝廷差宿太尉亲赍丹诏，更有御酒、金银牌面、红绿锦缎表里，前来招安，早晚到也！"宋江听罢，大喜，在忠义堂上忙传将令，分拨人员，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各处附近州郡，雇倩乐人，分拨于各山棚去处，迎接诏敕。每一座山棚上，拨一个小头目监管。一壁教人分投买办果品、海味、按酒、干食等项，准备筵宴茶饭席面。

且说宿太尉奉敕来梁山泊招安，一干人马，迤逦都到济州。太守张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馆驿中安下。太守起居宿太尉已毕，把过接风酒。张叔夜禀道："朝廷颁诏敕来招安，已是二次，盖因不得其人，误了国家大事。今者太尉此行，必与国家立大功也！"宿太尉乃言："天子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口称替天行道，今差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敕赐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黄封御酒一百八瓶，表里二十四匹，来此招安，礼物轻否？"张叔夜道："这一班人，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伙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廷建功立业。"宿太尉道："下官在此专待，有烦太守亲往山寨报

知，着令准备迎接。”张叔夜答道：“小官愿往。”随即上马出城，带了十数个从人，径投梁山泊来。到得山下，早有小头目接着，报上寨里来。宋江听罢，慌忙下山，迎接张太守上山，到忠义堂上，相见罢，张叔夜道：“义士恭喜！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赍擎丹诏，御笔亲书，前来招安。敕赐金牌、表里、御酒、缎匹，现在济州城内。义士可以准备迎接诏旨。”宋江大喜，以手加额道：“宋江等再生之幸！”当时留请张太守茶饭。张叔夜道：“非是下官拒意，惟恐太尉见怪回迟。”宋江道：“略奉一杯，非敢为礼”张叔夜坚执便行。宋江忙教托出一盘金银相送。张太守见了，便道：“这个决不敢受。”宋江道：“些少微物，聊表寸心。若事毕之后，尚容图报。”张叔夜道：“深感义士厚意，且留于大寨，却来请领，亦未为晚。”太守可谓廉以律己者矣！有诗为证：

济州太守世无双，不爱黄金爱宋江。
信是清廉能服众，非关威势可招降。

宋江便差大小军师吴用、朱武，并萧让、乐和四个，跟随张太守下山，直往济州来，参见宿太尉。约至后日，众多大小头目，离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当时吴用等跟随太守张叔夜连夜下山，直到济州。次日，来馆驿中，参见宿太尉，拜罢，跪在面前。宿太尉教平身起来，俱各命坐。四个谦让，那里敢坐。太尉问其姓氏，吴用答道：“小生吴用，在下朱武、萧让、乐和，奉兄长宋公明命，特来迎接恩相。兄长与

弟兄，后日离寨三十里外，伏道迎接。"宿太尉大喜，便道："加亮先生，自从华州一别之后，已经数载，谁想今日得与重会！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被奸臣闭塞，谗佞专权，使汝众人，下情不能上达。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金银牌面、红绿锦缎、御酒表里，前来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吴用等再拜称谢道："山野狂夫，有劳恩相降临。感蒙天恩，皆出太尉之赐。众弟兄刻骨铭心，难以补报。"张叔夜一面设宴管待。到第三日清晨，济州装起香车三座，将御酒另一处龙凤盒内抬着。金银牌面、红绿锦缎，另一处扛抬。御书丹诏，龙亭内安放。宿太尉上了马，靠龙亭东行，太守张叔夜骑马在后相陪。吴用等四人，乘马跟着。大小人伴，一齐簇拥。前面马上，打着御赐销金黄旗，金鼓旗幡队伍开路，出了济州，迤逦前行。未及十里，早迎着山棚。宿太尉在马上看了，见上面结彩悬花，下面笙箫鼓乐，迫道迎接。再行不过数十里，又是结彩山棚。前面望见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面前，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宿太尉道："都教上马。"一同迎至水边，那梁山泊千百只战船，一齐渡将过去，直至金沙滩上岸。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下马。香车龙亭，抬放忠义堂上。中间设着三个几案，都用黄罗龙凤桌围围着。正中设万岁龙牌，将御书丹诏，放在中间；金银牌面，放在左边；红绿锦缎，放在右边；御酒表里，亦放于前。金炉内焚着好香。宋江、卢俊义邀请宿太尉、张太守上堂设坐。左边立着萧

让、乐和，右边立着裴宣、燕青。宋江、卢俊义等，都跪在堂前。裴宣喝拜。拜罢，萧让开读诏文：

制曰：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爱民如恐不及，遐迩赤子，咸知朕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捧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给降金牌三十六面、红锦三十六匹，赐与宋江等上头领；银牌七十二面、绿锦七十二匹，赐与宋江部下头目。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顺，必当重用。故兹诏敕，想宜悉知。

宣和四年春二月　日诏示

萧让读罢丹诏，宋江等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已毕，宿太尉取过金银牌面、红绿锦缎，令裴宣依次照名给散已罢。叫开御酒，取过银酒海，都倾在里面，随即取过旋杓舀酒，就堂前温热，倾在银壶内。宿太尉执着金钟，斟过一杯酒来，对众头领道："宿元景虽奉君命，特赍御酒到此，命赐众头领，诚恐义士见疑，元景先饮此杯，与众义士看，勿得疑虑。"众头领称谢不已。宿太尉饮毕，再斟酒来，先劝宋江，宋江举杯跪饮。然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陆续饮酒，遍劝一百单八名头领，俱饮一杯。宋江传令，教收起御酒，却请太尉居

中而坐，众头领拜覆起居。宋江进前称谢道："宋江昨者西岳得识台颜，多感太尉恩厚，于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见天日之光，铭心刻骨，不敢有忘。"宿太尉道："元景虽知义士等忠义凛然，替天行道，奈缘不知就里委曲之事，因此，天子左右未敢题奏，以致耽误了许多时。前者收到闻参谋书，又蒙厚礼，方知有此衷情。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官家与元景闲论，问起义士，以此元景奏知此事。不期天子已知备细，与某所奏相同。次日，天子驾坐文德殿，就百官之前，痛责童枢密，深怪高太尉累次无功，亲命取过文房四宝，天子御笔亲书丹诏，特差宿某，亲到大寨，启请众头领。烦望义士早早收拾朝京，休负圣天子宣召抚安之意。"众皆大喜，拜手称谢。礼毕，张太守推说地方有事，别了太尉，自回城内去了。

这里且说宋江，教请出闻参谋相见，宿太尉欣然话旧，满堂欢喜。当请宿太尉居中上坐，闻参谋对席相陪。堂上堂下，皆列位次，大设筵宴，轮番把盏。厅前大吹大擂。虽无炮龙烹凤，端的是肉山酒海。当日尽皆大醉，各扶归幕次安歇。次日又排筵宴，各各倾心露胆，讲说平生之怀。第三日，再排席面，请宿太尉游山，至暮尽醉方散。倏尔已经数日，宿太尉要回，宋江等坚意相留。宿太尉道："义士不知就里，元景奉天子敕旨而来，到此间数日之久，荷蒙英雄慨然归顺，大义俱全。若不急回，诚恐奸臣相妒，别生异议。"宋江等道："太尉既然如此，不敢苦留。今日尽此一醉，来早拜送恩相下山。"当时会集大小头领，尽来集义饮宴。吃酒中间，众皆

称谢。宿太尉又用好言抚恤，至晚方散。次日清晨，安排车马，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再拜上献。宿太尉那里肯受。宋江再三献纳，方才收了，打叠衣箱，拴束行李鞍马，准备起程。其余跟来人数，连日自是朱武、乐和管待，依例饮馔，酒量高低，并皆厚赠金银财帛，众人皆喜。仍将金宝赍送闻参谋，亦不肯受。宋江坚执奉承，才肯收纳。宋江遂请闻参谋随同宿太尉回京师。梁山泊大小头领，金鼓细乐，相送太尉下山，渡过金沙滩，俱送过三十里外，众皆下马，与宿太尉把盏饯行。宋江当先执盏擎杯道："太尉恩相回见天颜，善言保奏。"宿太尉回道："义士但且放心，只早早收拾朝京为上。军马若到京师来，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报。俺先奏闻天子，使人持节来迎[4]，方见十分公气。"宋江道："恩相容复：小可水洼，自从王伦上山开创之后，却是晁盖上山，今至宋江，已经数载，附近居民，扰害不浅。小可愚意，今欲罄竭资财，买市十日，收拾已了，便当尽数朝京，安敢迟滞。亦望太尉将此愚衷，上达天听，以宽限次。"宿太尉应允，别了众人，带了开诏一干人马，自投济州而去。宋江等却回大寨，到忠义堂上，鸣鼓聚众，大小头领坐下，诸多军校都到堂前。宋江传令："众弟兄在此，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次后晁天王上山建业，如此兴旺。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到此，推我为尊，已经数载。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今来汝等众人，但得府库之物，纳于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我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今者天子宽恩降诏，赦罪招

安，大小众人，尽皆释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圣，莫负天子洪恩。汝等军校，也有自来落草的，也有随众上山的，亦有军官失陷的，亦有掳掠来的。今次我等受了招安，俱赴朝廷。你等如愿去的，作数上名进发；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我自赍发你等下山，任从生理。”宋江号令已罢，着落裴宣、萧让照数上名。号令一下，三军各各自去商议。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宋江皆赏钱物，赍发去了。愿随去充军者，作数报官。次日，宋江又令萧让写了告示，差人四散去贴，晓示临近州郡乡镇村坊，各各报知，仍请诸人到山买市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义士宋江等，谨以大义布告四方。向因聚众山林，多扰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宽仁厚德，特降诏敕，赦免本罪，招安归降，朝暮朝觐，无以酬谢，就本身买市十日。倘蒙不外，赍价前来，一一报答，并无虚谬。特此告知，远近居民，勿疑辞避，惠然光临，不胜万幸。

宣和四年三月日梁山泊义士宋江等谨请

萧让写毕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尽行贴遍。发库内金珠、宝贝、彩缎、绫罗、纱绢等项，分散各头领，并军校人员，另选一分，为上国进奉，其余堆集山寨，尽行招人买市十日，于三月初三日为始，至十三日止，宰下牛羊，酝造酒醴，但到山寨里买市的人，尽以酒食管待，犒劳从人。至期，四方居民，担囊负笈[5]，雾集云屯，俱至山

寨。宋江传令，以一举十，俱各欢喜，拜谢下山。一连十日，每日如此。十日已外，住罢买市，号令大小，收拾赴京朝觐。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还乡。吴用谏道："兄长未可。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后，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宋江听罢道："军师之言极当。"再传将令，教头领即便收拾，整顿军士。宋江等随即火速起身，早到济州，谢了太守张叔夜。太守即设筵宴，管待众多义士，赏劳三军人马。宋江等辞了张太守，出城进发，带领众多军马，径投东京来。先令戴宗、燕青前来京师宿太尉府中报知。太尉见说，随即便入内里，奏知天子，宋江等众军马朝京。天子闻奏大喜，便差太尉并御驾指挥使一员[6]，手持旌旄节钺[7]，出城迎接。当下宿太尉领圣旨出郭。且说宋江军马在路，甚是摆的整齐。前面打着两面红旗：一面上书"顺天"二字，一面上书"护国"二字。众头领都是戎装披挂，惟有吴学究纶巾羽服，公孙胜鹤氅道袍，鲁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香皂直裰，其余都是战袍金铠，本身服色。在路非止一日，来到京师城外，前逢御驾指挥使，持节迎着军马。宋江闻知，领众头领前来参见宿太尉已毕，且把军马屯驻新曹门外[8]，下了寨栅，听候圣旨。

且说宿太尉并御驾指挥使入城，回奏天子说："宋江等军马，俱屯在新曹门外，听候圣旨。"天子乃曰："寡人久闻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更兼英雄勇猛。今已归降，到于京师。寡人来日，引百官登宣德楼[9]。可教宋江等，俱依临敌披挂戎装服色，休带大队人马，只将三五百马步军进

城，自东过西，寡人亲要观看。也教在城军民，知此英雄豪杰，为国良臣。然后却令卸其衣甲，除去军器，都穿所赐锦袍，从东华门而入[10]，就文德殿朝见。"御驾指挥使直至行营寨前，口传圣旨与宋江等知道。次日，宋江传令，教铁面孔目裴宣，选拣彪形大汉，五七百步军，前面打着金鼓旗幡，后面摆着枪刀斧钺，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军士各悬刀剑弓矢，众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只见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是时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楼上，临轩观看。见前面摆列金鼓旗幡，枪刀斧钺，各分队伍；中有踏白马军[11]，打起"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外有二三十骑马上随军鼓乐；后面众多好汉，簇簇而行。怎见得英雄好汉，入城朝觐，但见：

风清玉陛，露挹金盘。东方旭日初升，北阙珠帘半卷。南熏门外，百八员义士归心；宣德楼前，亿万岁君王刮目[12]。肃威仪乍行朝典，逞精神犹整军容。风雨日星，并识天颜之霁；电雷霹雳，不烦天讨之威。帝阙前万灵咸集：有圣、有仙、有那吒、有金刚、有阎罗、有判官、有门神、有太岁，乃至夜叉鬼魔，共仰道君皇帝。凤楼下百兽来朝：为彪、为豹、为麒麟、为狻猊、为犴犴[13]、为金翅、为雕鹏、为龟猿，以及犬鼠蛇蝎，皆知宋主人王。五龙夹日，是为入云龙、混江龙、出林龙、九纹龙、独角龙，如出洞蛟、翻江蜃，自逐队朝天。众

虎离山，是为插翅虎、跳涧虎、锦毛虎、花项虎、青眼虎、笑面虎、矮脚虎、中箭虎，若病大虫、母大虫，亦随班行礼。原称公侯伯子的，应谙朝仪；谁知尘舞山呼，亦许园丁、医算、匠作、船工之辈。凡生毛发须髯的，自堪宠命；岂意绯袍紫绶[14]，并加妇人、浪子、和尚、行者之身。拟空名，则太保、军师、郡马、孔目、郎将、先锋，官衔早列；比古人，则霸王、李广、关索、温侯、尉迟、仁贵，当代重生。有那生得好的，如白面郎插一枝花，擎着笛扇鼓幡，欲歌且舞；看这生得丑的，似青面兽蒙鬼脸儿，拿着枪刀鞭锏，会战能征。长的比险道神，身长一丈；狠的象石将军，力镇三山。发可赤，眼可青，俱各抱丹心一片；摸得天，跳得浪，决不走邪佞两途。喜近君王，不似昔时无面目；恩宽防御，果然此日没遮拦。试看全伙里舞枪弄棒的书生，犹胜满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

且说道君皇帝，同百官在宣德楼上，看了梁山泊宋江等这一行部从，喜动龙颜，心中大悦，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叹羡不已。命殿头官传旨，教宋江等各换御赐锦袍见帝。殿头官领命，传与宋江等，向东华门外脱去戎装惯带，穿了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赐也。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公孙胜为次，引领众人，从东华门而入。当日整肃朝仪，陈设銮驾，

辰牌时候，天子驾升文德殿。仪礼司官，引宋江等依次入朝，排班行礼。殿头官赞拜舞起居，山呼万岁已毕，天子欣喜，敕令宣上文德殿来，照依班次赐坐。命排御筵：敕光禄寺摆宴[15]，良酝署进酒，珍羞署进食，掌醢署造饭，大官署供膳，教坊司奏乐。天子亲御宝座陪宴，只见：

九重门启，鸣哕哕之鸾声[16]；阊阖天开[17]，睹巍巍之龙衮。筵开玳瑁，七宝器黄金嵌就；炉列麒麟，百和香龙脑修成[18]。玻璃盏间琥珀钟，玛瑙杯联珊瑚斝[19]。赤瑛盘内，高堆麟脯鸾肝；紫玉碟中，满饤驼蹄熊掌。桃花汤洁，缕塞北之黄羊；银丝脍鲜，剖江南之赤鲤。黄金盏满泛香醪，紫霞杯滟浮琼液。五俎八簋[20]，百味庶羞[21]。糖浇就甘甜狮仙[22]，面制成香酥定胜。方当酒进五巡，正是汤陈三献。教坊司凤鸾韶舞，礼乐司排长伶官。朝鬼门道[23]，分明开说。头一个装外的[24]，黑漆幞头，有如明镜，描花罗襕[25]，俨若生成；第二个戏色的[26]，系离水犀角腰带，裹红花绿叶罗巾，黄衣襕长衬短靿靴[27]，衫袖襟密排山水样；第三个末色的[28]，裹结络球头帽子，着缝役叠胜罗衫，最先来提掇甚分明，念几段杂文真罕有；第四个净色的[29]，语言动众，颜色繁过，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忙中九伯[30]，眼目张狂[31]，队额角涂一道明戗[32]，劈面门抹两色蛤粉。裹一顶油油腻腻旧头巾，穿一领邋邋遢遢泼戏袄，吃六棒枒板不嫌疼，打两杖麻鞭浑似耍。这五人引领着六十四回

队舞优人，百二十名散做乐工，搬演杂剧，装孤打撺[33]。个个青巾桶帽，人人红带花袍。吹龙笛，击鼍鼓，声震云霄；弹锦瑟，抚银筝，韵惊鱼鸟。吊百戏众口喧哗，纵谐语齐声喝采。装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34]，雍熙世八仙庆寿[35]。搬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有神仙道侣，亦有孝子顺孙。观之者，真可坚其心志；听之者，足以养其性情。须臾间，八个排长，簇拥着四个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的是：朝天子、贺圣朝、感皇恩、殿前欢，治世之音；舞的是：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鲍老儿，淳正之态。果然道：百宝装腰带，珍珠络臂鞲[36]；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37]。大宴已成，众乐齐举。主上无为千万寿，天颜有喜万方同。

有诗为证：

九重凤阙新开宴，千岁龙墀旧赐衣。
盖世功名能自立，矢心忠义岂相违。

且说天子赐宋江等筵宴，至暮方散。谢恩已罢，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内，在西华门外，各各上马，回归本寨。次日入城，礼仪司引至文德殿谢恩，喜动龙颜，天子欲加官爵，敕令宋江等来日受职。宋江等谢恩，出朝回寨，不在话下。又说枢密院官，具本上奏："新降之人，未效功劳，不可辄便加爵，可待日后征讨，建立功勋，量加官赏。现今数万之众，

逼城下寨，甚为不宜。陛下可将宋江等所部军马，原是京师有被陷之将，仍还本处，外路军兵。各归原所。其余人众，分作五路，山东、河北，分调开去，此为上策。”次日，天子命御驾指挥使，直至宋江营中，口传圣旨，令宋江等分开军马，各归原所。众头领听得，心中不悦，回道：“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见些官爵，便要将俺弟兄等分遣调开。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端的要如此，我们只得再回梁山泊去。”宋江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恳求来使，烦乞善言回奏。那指挥使回到朝廷，那里敢隐蔽，只得把上项所言，奏闻天子。天子大惊，急宣枢密院官计议。有枢密使童贯奏道：“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天子听罢，圣意沉吟未决。向那御屏风背后，转出一大臣，紫袍象简，高声喝道：“四边狼烟未息，中间又起祸胎，都是汝等庸恶之臣，坏了圣朝天下！”正是：只凭立国安邦口，来救惊天动地人。毕竟御屏风后喝的那员大臣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辟易　退避。《史记·项羽本纪》：“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引申为溃逃。

[2]明光　汉代宫中有明光殿，这里借指北宋宫廷。

[3]南熏门　开封新城，城南有五门，正中叫南熏门，有御道直通皇宫。

[4]持节　古代皇帝所派的使者，手中拿节，以示代表皇帝。节，符节。

[5]笈（jí及）　书箱。此处泛指箱笼等盛物器。

[6]御驾指挥使　　宋制，殿前司步军有御龙直指挥、骨朵子指挥等，都是执持仪仗的军官。

[7]旌旄　　旗竿顶上装饰有旄牛尾的旗子。　　节钺　　符节与斧钺。

[8]新曹门　　开封新城，城东有五门，靠北头的叫新曹门。

[9]宣德楼　　北宋皇宫的正门楼。皇帝在此宣布德政、任命贤才。

[10]东华门　　北宋皇宫建于开封城的东北角，宫城周回五里。皇宫的东面门叫东华门，西面门叫西华门。

[11]踏白马军　　五代及宋凡军队出行，前军之前都有踏白队，用以搜查敌人伏兵，候望敌兵的众寡远近。

[12]刮目　　另眼相看。

[13]犴狴（àn sì岸四）　　黑嘴，形状象狐狸的北方野狗。

[14]绯袍紫绶　　绯袍，大红官服，宋代五、六品官所穿。紫绶，紫色丝带作印绶，古代三公金印紫绶；紫绶或为服饰，公主、封君服紫绶。这里即指皇帝恩赐的锦袍服饰。

[15]光禄寺　　唐以后专管皇室祭品、膳食及招待酒宴的官署。

[16]哕哕（huì会）之鸾声　　有节奏的车铃声。鸾，通銮，古代皇帝车驾所用的铃。通常叫作鸾铃。

[17]阊阖（chāng hé昌合）　　传说中天宫的大门，这里指皇宫的正门。

[18]百和香　　用龙脑等多种香料配制成的香。

[19]斝（jiǎ贾）　　盛行于商代的一种青铜制酒器。圆口，有鋬(pàn盼)，两柱，三足。

[20]俎(zǔ阻）　　一种木制漆饰的礼器，古代祭祀宴享时用来陈放牲口。簋（guǐ鬼）　　古代祭祀宴享时盛黍稷的食器。

[21]庶羞　　众多的美味食品。

[22]狮仙　　一种用糖制成狮子、八仙形状的食品。

[23]鬼门道　　戏台上的左右门，也叫古门道。

[24]外　　传统戏剧脚色的名称。如元杂剧中有外末、外旦等，大致是指末、旦等行当的次要脚色。明清以来逐渐成为专演老年男子的脚色。

[25]罗襕（lán兰）　　丝绸衫褂。襕，古时上下衣相连的服装。

[26]戏色的　　疑即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载之"戏头"。其任务是担任杂剧首段的演出。

[27]短靿（yào要）靴　　短筒靴。

[28]末色的　　"末"是传统戏剧脚色的名称。宋杂剧中"末泥色"扮演男主角，或主持一场戏的演出。另有副末是末尼的副手，扮演男性人物。元杂剧的正末是主要男脚。明清戏曲中的末则主要扮演中年男子。

[29]净色的　　"净"是传统戏剧脚色名称，俗称花脸。一般扮演性格刚烈或粗鲁、奸险的人物。包括正净、副净、贴净、外净等类。"副净色发乔"（见《梦

粱录》)，宋杂剧中的净色表演多以装模作样滑稽逗笑为主。

[30]九伯　发痴，风呆。伯又作陌、百。

[31]张狂　慌张，忙乱。张也写作獐、麞。

[32]戗（chuāng窗）　同创，伤。

[33]装孤　扮演剧中的官员。宋元俗语中习称居官者为"孤"。

[34]太平年　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976—984)。

[35]雍熙世　宋太宗年号雍熙（984－987)。

[36]臂韝（gōu钩）　皮制袖套。着于左臂，射箭时用以护臂。

[37]锦缠头　用锦帛赏赐歌舞演员。古者舞时，以锦缠头。宾客集宴，舞罢常增罗锦，叫作缠头。杜甫《即事诗》："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1]

话说当年有辽国郎主[2]，起兵前来，侵占山后九州边界[3]。兵分四路而入，劫掳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各处州县，申达表文，奏请朝廷求救，先经枢密院，然后得到御前。所有枢密童贯，同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杨戬商议，纳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邻近州府，催趱各处径调军马，前去策应，正如担雪填井一般。此事人皆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个。适来四个贼臣设计，教枢密童贯启奏，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不期那御屏风后，转出一员大臣来喝住，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便向殿前启奏道："陛下，宋江这伙好汉，方始归降，一百八人，恩同手足，意若同胞，他们决不肯便拆散分开，虽死不舍相离。如何今又要害他众人性命？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倘或城中翻变起来，将何解救？现今辽国兴兵十万之众，侵占山后九州所属县治。各处申达表文求救，累次调兵前去征剿交锋，如汤泼蚁。贼势浩大，所遣官军，又无良策，每每只是折兵损将，瞒着陛下不奏。以臣愚见，正好差宋江等全伙良将，部领所属军将人马，直抵本境，收伏辽贼，令此辈好汉建功，进用于国，实有便益。微臣不

敢自专，乞请圣鉴。”天子听罢宿太尉所奏，龙颜大喜，询问众官，俱言有理。天子大骂枢密院童贯等官：“都是汝等谗佞之徒，误国之辈，妒贤嫉能，闭塞贤路，饰词矫情，坏尽朝廷大事！姑恕情罪，免其追问。”天子亲书诏敕，赐宋江为破辽都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诸将，待建功之后，加官受爵。就差太尉宿元景亲赍诏敕，去宋江军前行营开读。天子退朝，百官皆散。且说宿太尉领了圣旨出朝，径到宋江行寨军前开读。宋江等忙排香案迎接，跪听诏敕已罢，众皆大喜。宋江等拜谢宿太尉道：“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以为忠臣。今得太尉恩相，力赐保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天王灵位，未曾安厝[4]，亦有各家老小家眷，未曾发送还乡，所有城垣，未曾拆毁，战船亦未曾将来。有烦恩相题奏，乞降圣旨，宽限旬日，还山了此数事，整顿器具、枪刀、甲马，便当尽忠报国。”宿太尉听罢大喜，回奏天子。即降圣旨，敕赐库内取金一千两、银五千两、彩缎五千匹，颁赐众将，就令太尉于库藏开支，去行营俵散与众将。原有老小者，赏赐给付与老小养赡终身；原无老小者，给付本人，自行收受。宋江奉敕，谢恩已毕，给散众人收讫。宿太尉回朝，分付宋江道：“将军还山，可速去快来，先使人报知下官，不可迟误！”

再说宋江聚众商议，所带还山人数是谁。宋江与同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杜迁、宋万、朱贵、宋清、阮家三弟兄，马步水军一万余人回去。其余大队人马，都随卢先锋在京师屯扎。宋江与吴用、公孙胜等，于路无话，回到

梁山泊忠义堂上坐下，便传将令，教各家老小眷属，收拾行李，准备起程。一面叫宰杀猪羊牲口，香烛钱马，祭献晁天王，然后焚化灵牌。随即将各家老小，各各送回原所州县，上车乘马，俱已去了。然后教自家庄客，送老小、宋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郓城县宋家村，复为良民。随即叫阮家三弟兄，拣选合用船只，其余不堪用的小船，尽行给散与附近居民收用。山中应有屋宇房舍，任从居民搬拆。三关城垣，忠义等屋，尽行拆毁。一应事务，整理已了，收拾人马，火速还京。一路无话，早到东京。卢俊义等接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报知宿太尉，要辞天子，引领大军起程。宿太尉见报，入内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于武英殿朝见天子，龙颜欣悦，赐酒已罢，玉音道："卿等休辞道途跋涉，军马驱驰，与寡人征虏破辽，早奏凯歌而回，朕当重加录用。其众将校，量功加爵。卿勿怠焉！"宋江叩头称谢，端简启奏："臣乃鄙猥小吏，误犯刑典，流递江州。醉后狂言，临刑弃市，众力救之，无处逃避，遂乃潜身水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天子大喜，再赐御酒，教取描金鹊画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全副鞍辔，宝刀一口，赐与宋江。宋江叩首谢恩，辞陛出内，将领天子御赐宝刀、鞍马、弓箭，就带回营，传令诸军将校，准备起行。且说徽宗天子，次早令宿太尉传下圣旨，教中书省院官二员，就陈桥驿与宋江先锋犒劳三军，每名军士酒一瓶、肉一斤，对众关支，毋得克减。中书省得

了圣旨，一面连更晓夜，整顿酒肉，差官二员，前去给散。

再说宋江传令诸军，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将军马分作二起进程：令五虎八彪将引军先行，十骠骑将在后，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三阮、李俊、张横、张顺，带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并水手头目人等，撑驾战船，自蔡河内出黄河，投北进发。宋江催趱三军，取陈桥驿大路而进。号令军将，毋得动扰乡民。有诗为证：

招摇旌旆出天京，受命专师事远征。
请看梁山军纪律，何如太尉御营兵。

且说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5]，在陈桥驿给散酒肉，赏劳三军。谁想这伙官员，贪滥无厌，徇私作弊，克减酒肉。都是那等谗佞之徒，贪爱贿赂的人。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前队军马，尽行给散过了。后军散到一队皂军之中，都是头上黑盔，身披玄甲，却是项充、李衮所管的牌手。那军汉中一个军校，接得酒肉过来看时，酒只半瓶，肉只十两，指着厢官骂道："都是你这等好利之徒，坏了朝廷恩赏！"厢官喝道："我怎的是好利之徒？"那军校道："皇帝赐俺一瓶酒，一斤肉，你都克减了。不是我们争嘴，堪恨你这厮们无道理，佛面上去刮金[6]！"厢官骂道："你这大胆，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大怒，把这酒和肉，劈脸都打将去。厢官喝道："捉下这个

泼贼！”那军校就团牌边掣出刀来。厢官指着手大骂道：“腌臜草寇，拔刀敢杀谁？”军校道：“俺在梁山泊时，强似你的好汉被我杀了万千。量你这等贼官，直些甚鸟？”厢官喝道：“你敢杀我？”那军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飞去，正中厢官脸上，剁着扑地倒了。众人发声喊，都走了。那军汉又赶将入来，再剁了几刀，眼见的不能够活了。众军汉簇住了不行。当下项充、李衮飞报宋江。宋江听得大惊，便与吴用商议，此事如之奈何。吴学究道：“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得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备细告知宿太尉。烦他预先奏知委曲，令中书省院谗害不得，方保无事。”宋江计议定了，飞马亲到陈桥驿边。那军校立在死尸边不动。宋江自令人于馆驿内，搬出酒肉，赏劳三军。都教进前，却唤这军校直到馆驿中，问其情节。那军校答道：“他千梁山泊反贼，万梁山泊反贼，骂俺们杀剐不尽，因此一时性起，杀了他，专待将军听罪。”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了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这军校道：“小人只是伏死。”宋江令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将厢官尸首，备棺椁盛贮，然后动文书申呈中书省院，不在话下。再说戴宗、燕青，潜地进城，径到宿太尉府内，备

细诉知衷情。当晚宿太尉入内，将上项事务，奏知天子。次日，皇上于文德殿设朝，当有中书省院官出班奏曰："新降将宋江部下兵卒，杀死省院差去监散酒肉命官一员，乞圣旨拿问。"天子曰："寡人待不委你省院来，事却该你这衙门。你们又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赏军酒肉，大破小用，军士有名无实，以致如此。"省院等官又奏道："御酒之物，谁敢克减？"是时天威震怒，喝道："寡人已自差人暗行体察，深知备细，尔等尚自巧言令色，对朕支吾！寡人御赐之酒，一瓶克半瓶，赐肉一斤，只有十两，以致壮士一怒，目前流血！"天子喝问："正犯安在？"省院官奏道："宋江已自将本犯斩首号令示众，申呈本院，勒兵听罪"。天子曰："他既斩了正犯军士，宋江禁治不严之罪，权且纪录，待破辽回日，量功理会。"省院官默默无言而退。天子当时传旨，差官前去，催督宋江起程，所杀军校，就于陈桥驿枭首示众。

却说宋江正在陈桥驿勒兵听罪，只见驾上差官来到，着宋江等进兵征辽，违犯军校，枭首示众　宋江谢恩已毕，将军校首级，挂于陈桥驿号令，将尸埋了。宋江大哭一场，垂泪上马，提兵望北而进。每日兵行六十里，扎营下寨，所过州县，秋毫无犯。沿路无话。将次相近辽境，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即日辽兵四路侵犯，我等分兵前去征讨的是？只打城池的是？"吴用道："若是分兵前去，奈缘地广人稀，首尾不能救应。不如只是打他几个城池，却再商量。若还攻击得紧，他自然收兵。"宋江道："军师此计甚高！"随即唤过段景住来，分付道："你走北路甚熟，可引领军马前进。近的是甚州县？"

段景住禀道："前面便是檀州[7]，正是辽国紧要隘口。有条水路，港汊最深，唤做潞水[8]，团团绕着城池。这潞水直通渭河，须用战船征进。宜先趱水军头领船只到了，然后水陆并进，船骑相连，可取檀州。"宋江听罢，便使戴宗催促水军头领李俊等，晓夜趱船至潞水取齐。却说宋江整点人马，水军船只，约会日期，水陆并行，杀投檀州来，且说檀州城内，守把城池番官，却是辽国洞仙侍郎手下四员猛将，一个唤做阿里奇，一个唤做咬儿惟康，一个唤做楚明玉，一个唤做曹明济。此四员战将，皆有万夫不当之勇。闻知宋朝差宋江全伙到来，一面写表申奏郎主，一面关报邻近蓟州、霸州、涿州、雄州救应[9]，一面调兵出城迎敌。便差阿里奇、楚明玉两个，引兵出战。且说大刀关胜，在于前部先锋，引军杀近檀州所属密云县来。县官闻的，飞报与两个番将说道："宋朝军马，大张旗号，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这伙。"阿里奇听了笑道："既是这伙草寇，何足道哉！"传令教番兵扎掂已了，来日出密云县，与宋江交锋。次日，宋江听报辽兵已近，即时传令将士，交锋要看头势，休要失支脱节。众将得令，披挂上马。宋江、卢俊义，俱各戎装擐带亲在军前监战。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黑洞洞遮天蔽日，都是皂雕旗。两下齐把弓弩射住阵脚。只见对阵皂旗开处，正中间捧出一员番将，骑着一匹达马[10]，弯环踢跳。宋江看那番将时，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三叉紫金冠，冠口内拴两根雉尾。穿一领衬甲白罗

袍，袍背上绣三个凤凰。披一副连环镔铁铠，系一条嵌宝狮蛮带，著一对云根鹰爪靴，挂一条护项销金帕，带一张鹊画铁胎弓，悬一壶雕翎铫子箭。手搭梨花点钢枪，坐骑银色拳花马。

那番官旗号上写的分明："大辽上将阿里奇。"宋江看了，与诸将道："此番将不可轻敌！"言未绝，金枪手徐宁出战，横着钩镰枪，骤坐下马，直临阵前。番将阿里奇见了，大骂道："宋朝合败，命草寇为将，敢来侵犯大国，尚不知死！"徐宁喝道："辱国小将，敢出秽言！"两军呐喊。徐宁与阿里奇抢到垓心交战，两马相逢，兵器并举。二将斗不过三十余合，徐宁敌不住番将，望本阵便走。花荣急取弓箭在手，那番将正赶将来。张清又早按住鞍鞒[11]，探手去锦袋内取个石子，看着番将较亲，照面门上只一石子，正中阿里奇左眼，翻筋斗落于马下。这里花荣、林冲、秦明、索超，四将齐出，先抢了那匹好马，活捉了阿里奇归阵。副将楚明玉见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去救时，被宋江大队军马，前后掩杀将来，就弃了密云县，大败亏输，奔檀州来。宋江且不追赶，就在密云县屯扎下营。看番将阿里奇时，打破眉梢，损其一目，负痛身死。宋江传令，教把番官尸骸烧化。功绩簿上，标写张清第一功。就将阿里奇连环镔铁铠、出白梨花枪、嵌宝狮蛮带、银色拳花马，并靴、袍、弓、箭，都赐了张清。是日且就密云县中，众皆作贺，设宴饮酒，不在话下。

次日，宋江升帐，传令起军，都离密云县，直抵檀州来。

却说檀州洞仙侍郎听得报来折了一员正将，坚闭城门，不出迎敌。又听的报有水军战船，在于城下，遂乃引众番将，上城观看。只见宋江阵中猛将，摇旗呐喊，耀武扬威，搦战厮杀。洞仙侍郎见了说道："似此，怎不输了小将军阿里奇？"当下副将楚明玉答应道："小将军那里是输与那厮？蛮兵先输了，俺小将军赶将过去，被那里一个穿绿的蛮子，一石子打下马去。那厮队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攒住了。俺这壁厢措手不及，以此输与他了。"洞仙侍郎道："那个打石子的蛮子，怎地模样？"左右有认得的，指着说道："城下兀那个带青包巾，现今披着小将军的衣甲，骑着小将军的马，那个便是。"洞仙侍郎攀着女墙边看时，只见张清已自先见了，趱马向前，只一石子飞来。左右齐叫一声躲时，那石子早从洞仙侍郎耳根边擦过，把耳轮擦了一片皮。洞仙侍郎负疼道："这个蛮子，直这般利害！"下城来，一面写表，申奏大辽郎主，一面行报外境各州提备。

却说宋江引兵在城下，一连打了三五日，不能取胜，再引军马，回密云县屯驻，帐中坐下，计议破城之策。只见戴宗报来，取到水军头领，乘驾战船，都到潞水。宋江便教李俊等到军中商议。李俊等都到帐前参见宋江。宋江道："今次厮杀，不比在梁山泊时，可要先探水势深浅，方可进兵。我看这条潞水，水势甚急，倘或一失，难以救应。尔等宜仔细，不可托大！将船只盖伏的好着，只扮作运粮船相似。你等头领，各带暗器，潜伏于船内。止着三五人撑驾摇橹，岸上着两人牵拽，一步步挨到城下，把船泊在两岸，待我这里进兵。

城中知道，必开水门来抢粮船。尔等伏兵却起，夺他水门，可成大功。”李俊等听令去了。只见探水小校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 卷杀而来，都打着皂雕旗，约有一万余人，望檀州来了。”吴用道：“必是辽国调来救兵。我这里先差几将拦截厮杀，杀的散时，免令城中得他壮胆。”宋江便差张清、董平、关胜、林冲，各带十数个小头领，五千军马，飞奔前来。原来辽国郎主，闻知说是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领兵杀至檀州，围了城子，特差这两个皇侄，前来救应：一个唤做耶律国珍，一个唤做国宝。两个乃是辽国上将，又是皇侄，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引起一万番兵，来救檀州。看看至近，迎着宋兵。两边摆开阵势，两员番将，一齐出马。但见：

头戴妆金嵌宝三叉紫金冠，身披锦边珠嵌锁子黄金铠。身上猩猩血染战红袍，袍上斑斑锦织金翅雕。腰系白玉带，背插虎头牌。左边袋内插雕弓，右手壶中攒硬箭。手中拈丈二绿沉枪，坐下骑九尺银鬃马。

那番将是弟兄两个，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枪。宋兵迎着，摆开阵势。双枪将董平出马，厉声高叫：“来者甚处番贼？”那耶律国珍大怒，喝道：“水洼草寇，敢来犯吾大国，倒问俺那里来的？”董平也不再问 跃马挺枪，直抢耶律国珍。那番家年少的将军，性气正刚，那里肯饶人一步，挺起钢枪，直迎过来。二马相交，三枪乱举。二将正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使双枪的，另有枪法；使单枪的，各用神机。两个斗过五十

合，不分胜败。那耶律国宝，见哥哥战了许多时，恐怕力怯，就中军筛起锣来。耶律国珍正斗到热处，听的鸣锣，急要脱身，被董平两条枪绞住，那里肯放。耶律国珍此时心忙，枪法慢了些 被董平右手逼过绿沉枪，使起左手枪来，望番将项根上只一枪，搠个正着。可怜耶律国珍，金冠倒卓，两脚登空，落于马下。兄弟耶律国宝看见哥哥落马，便抢出阵来，一骑马，一条枪，奔来救取。宋兵阵上没羽箭张清，见他过来，这里那得放空，在马上约住梨花枪，探只手去锦袋内，拈出一个石子，把马一拍，飞出阵前。这耶律国宝飞也似来，张清迎头扑将去。两骑马隔不的十来丈远近，番将不提防，只道他来交战。只见张清手起，喝声道："着！"那石子望耶律国宝面上打个正着，翻筋斗落马。关胜、林冲拥兵掩杀。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只一阵，杀散辽兵万余人马，把两个番官，全副鞍马 两面金牌，收拾宝冠袍甲，仍割下两颗首级，当时夺了战马一千余匹，解到密云县来见宋江献纳。宋江大喜，赏劳三军，书写董平、张清第二功，等打破檀州，一并申奏。宋江与吴用商议，到晚写下军帖，差调林冲、关胜，引领一彪军马，从西北上去取檀州。再调呼延灼、董平，也引一彪军马，从东北上进兵。却教卢俊义引一彪军马，从西南上取路。"我等中军，从东南路上去，只听的炮响，一齐进发。"却差炮手凌振，及李逵、樊瑞、鲍旭，并牌手项充、李衮，将带滚牌军一千余人，直去城下，施放号炮。至二更为期，水陆并进。各路军兵，都要厮应。号令已了，诸军各各准备取城。

且说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坚守，专望救兵到来。却有皇侄败残人马，逃命奔入城中，备细告说，两个皇侄大王，耶律国珍被个使双枪的害了，耶律国宝被个戴青包巾的，使石子打下马来拿去。洞仙侍郎跌脚骂道："又是这蛮子！不争损了二位皇侄，教俺有甚面目去见郎主？拿住那个青包巾的蛮子时，碎碎的割那厮！"至晚，番兵报洞仙侍郎道："潞水河内，有五七百只粮船，泊在两岸，远远处又有军马来也！"洞仙侍郎听了道："那蛮子不识俺的水路，错把粮船直行到这里。岸上人马，一定是来寻粮船。"便差三员番将，楚明玉、曹明济、咬儿惟康，前来分付道："那宋江等蛮子，今晚又调许多人马来，却有若干粮船，在俺河里。可教咬儿惟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却教楚明玉、曹明济开放水门，从紧溜里放船出去。三停之内，截他二停粮船，便是汝等干大功也！"不知成败何如，有诗为证：

妙算从来迥不同，檀州城下列艨艟。
侍郎不识兵家意，反自开门把路通。

再说宋江人马，当晚黄昏左侧，李逵、樊瑞为首，将引步军在城下大骂。洞仙侍郎叫咬儿惟康，催趱军马，出城冲杀。城门开处，放下吊桥，辽兵出城。却说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个好汉，引一千步军，尽是悍勇刀牌手，就吊桥边冲住，番军人马，那里能够出的城来。凌振却在军中，搭起炮架，准备放炮，只等时候来到。由他城上放箭，

自有牌手左右遮抵着，鲍旭却在后面呐喊。虽是一千余人，却是万余人的气象。洞仙侍郎在城中见军马冲突不出，急叫楚明玉、曹明济开了水门抢船。此时宋江水军头领，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备，未曾动弹。见他水门开了，一片片绞起闸板，放出战船来。凌振得了消息，便先点起一个风火炮来。炮声响处，两边战船，厮迎将来，抵敌番船。左边踊出李俊、张横、张顺，右边踊出阮家三弟兄，都使着战船，杀入番船队里。番将楚明玉、曹明济，见战船踊跃而来，抵敌不住，料道有埋伏军兵。急待要回船，早被这里水手军兵，都跳过船来，只得上岸而走。宋江水军那六个头领，先抢了水门。管门番将，杀的杀了，走的走了。这楚明玉、曹明济，各自逃命去了。水门上预先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个车箱炮来。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洞仙侍郎听的火炮连天声响，吓的魂不附体。李逵、樊瑞、鲍旭引领牌手项充、李衮等众，直杀入城。洞仙侍郎和咬儿惟康在城中，看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又见四路宋兵，一齐都杀到来，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出北门便走。未及二里，正撞着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拦住去路。正是：天罗密布难移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洞仙侍郎怎的逃生，且听下回分解。

[1]陈桥驿　　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北宋时为汴京到河北大名的第一个驿站。

[2]郎主　　古时少数民族的酋长及外国国君都称郎主。也作"狼主"。

[3]山后　　古地区名，相当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

[4]安厝(cuò措)　　安置。

[5]厢官　　北宋时分京城内外为左右南北各厢，设公事干当官四人，简称厢官。掌管居民，凡斗讼事件，情节轻的，可直接判决。

[6]佛面上去刮金　　民间俗谚，刻削侵剥到极点的意思。

[7]檀州　　州名，治所在密云(今河北省密云县)。

[8]潞水　　即潞河，今之潮白河，为北运河的上游。

[9]霸州　　州名，治所在永清(今河北霸县)。　涿州　　州名，治所在范阳(今河北涿县)。　雄州　　州名，治所在归信(今河北雄县)。

[10]达马　　高头大马。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达，假借为大。

[11]鞍鞒(qiáo桥)即马鞍。马鞍形状似桥，鞒，同桥。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话说洞仙侍郎见檀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同咬儿惟康拥护而行。正撞着林冲、关胜，大杀一阵，那里有心恋战，望刺斜里，死命撞出去。关胜、林冲要抢城子，也不来追赶，且奔入城。却说宋江引大队军马入檀州，赶散番军，一面出榜，安抚百姓军民，秋毫不许有犯。传令教把战船尽数收入城中。一面赏劳三军，及将在城辽国所用官员，有姓者仍前委用，无姓番官尽行发遣出城，还于沙漠。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檀州，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写书申呈宿太尉，题奏此事。天子闻奏，龙颜大喜。随即降旨，钦差东京府同知赵安抚统领二万御营军马[1]，前来监战。却说宋江等听的报来，引众将出郭远远迎接，入到檀州府内歇下，权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尽来参见，施礼已毕。原来这赵安抚，祖是赵家宗派，为人宽仁厚德，作事端方，亦是宿太尉于天子前保奏，特差此人上边，监督兵马。这赵安抚见了宋江仁德，十分欢喜，说道："圣上已知你等众将用心，军士劳苦，特差下官前来军前监督，就赍赏赐金银缎匹二十五车，

但有奇功，申奏朝廷，请降官封。将军今已得了州郡，下官再当申达朝廷。众将皆须尽忠竭力，早成大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宋江等拜谢道：“请烦安抚相公，镇守檀州，小将等分兵攻取辽国紧要州郡，教他首尾不能相顾。”一面将赏赐俵散军将，一面勒回各路军马听调，攻取辽国州郡。有杨雄禀道：“前面便是蓟州相近。此处是个大郡，钱粮极广，米麦丰盈，乃是辽国库藏。打了蓟州，诸处可取。”宋江听罢，便请军师吴用商议。

却说洞仙侍郎与咬儿惟康正往东走，撞见楚明玉、曹明济，引着些败残军马，一同投奔蓟州。入的城来，见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诉说：“宋江兵将浩大，内有一个使石子的蛮子，十分了得。那石子百发百中，不放一个空，最会打人。两位皇侄并小将阿里奇，尽是被他石子打死了。”耶律大王道：“既是这般，你且在这里帮俺杀那蛮子。”说犹未了，只见流星探马报将来，说道：“宋江兵分两路，来打蓟州，一路杀至平峪县[2]，一路杀至玉田县[3]。”御弟大王听了，随即便教洞仙侍郎：“将引本部军马，把住平峪县口，不要和他厮杀。俺先引兵，且拿了玉田县的蛮子，却从背后抄将过来，平峪县的蛮子，走往那里去？一边关报霸州、幽州，教两路军马，前来接应。”原来这蓟州，却是辽国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部领四个孩儿：长子宗云，次子宗电，三子宗雷，四子宗霖。手下十数员战将，一个总兵大将，唤做宝密圣，一个副总兵，唤做天山勇，守住着蓟州城池。当时御弟大王，嘱付宝密圣守城，亲引大军，将带四个孩儿，并副总兵天山勇，飞

奔玉田县来。且说宋江引兵前至平峪县，见前面把住关隘，未敢进兵，就平峪县西屯住。却说卢俊义引许多战将，三万人马，前到玉田县，早与辽兵相近。卢俊义便与军师朱武商议道："目今与辽兵相近，只是吴人不识越境，到他地理生疏，何策可取？"朱武答道："若论愚意，未知他地理，诸军不可擅进。可将队伍摆为长蛇之势，首尾相应，循环无端。如此则不愁地理生疏。"卢先锋道："军师所言，正合吾意。"遂乃催兵前进。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但见：

黄沙漫漫，黑雾浓浓。皂雕旗展一派乌云，拐子马荡半天杀气[4]。青毡笠帽，似千池荷叶弄轻风；铁打兜鍪，如万顷海洋凝冻日。人人衣襟左掩，个个发搭齐肩。连环铁铠重披，刺纳战袍紧系。番军壮健，黑面皮碧眼黄须；达马咆哮，阔膀膊钢腰铁脚。羊角弓攒沙柳箭，虎皮袍衬窄雕鞍。生居边塞，长成会拽硬弓；世本朔方，养大能骑劣马。铜羖羯鼓军前打[5]，芦叶胡笳马上吹[6]。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先到玉田县，将军马摆开阵势。宋军中朱武上云梯看了，下来回报卢先锋道："番人布的阵，乃是五虎靠山阵，不足为奇。"朱武再上将台，把号旗招动，左盘右旋，调拨众军，也摆一个阵势。卢俊义看了不识，问道："此是何阵势？"朱武道："此乃是鲲化为鹏阵。"卢俊义道："何为鲲化为鹏？"朱武道："北海有鱼，其名曰鲲，能化大鹏，一飞九万里。此阵远观近看，只是个小阵，若来攻

时，便变做大阵，因此唤做鲲化为鹏。”卢俊义听了，称赞不已。对阵敌军鼓响，门旗开处，那御弟大王，亲自出马，四个孩儿，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挂。但见：

头戴铁缦笠戗箭番盔，上拴纯黑球缨。身衬宝圆镜柳叶细甲，系条狮蛮金带。踏镫靴半弯鹰嘴，梨花袍锦绣盘龙。各挂强弓硬弩，都骑骏马雕鞍。腰间尽插锟铻剑，手内齐拿扫帚刀。

中间御弟大王，两边四个小将军，身上两肩胛，都悬着小小明镜，镜边对嵌着皂缨。四口宝刀，四骑快马，齐齐摆在阵前。那御弟大王背后，又是层层摆列，自有许多战将。那四员小将军高声大叫：“汝等草贼，何敢犯吾边界！”卢俊义听的，便问道：“两军临敌，那个英雄当先出战？”说犹未了，只见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争先出马。那边番将耶律宗云，舞刀拍马，来迎关胜。两个斗不上五合，耶律宗霖拍马舞刀，便来协助。呼延灼见了，举起双鞭，直出迎住厮杀。那两个耶律宗电、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跃马，齐出交战。这里徐宁、索超，各举兵器相迎。四对儿在阵前厮杀，绞做一团，打做一块。

正斗之间，没羽箭张清看见，悄悄的纵马趱向阵前。却有檀州败残的军士，认的张清，慌忙报知御弟大王道：“这对阵穿绿战袍的蛮子，便是惯飞石子的。他如今趱马出阵来，又使前番手段。”天山勇听了便道：“大王放心，教这蛮子吃俺

一弩箭！"原来那天山勇，马上惯使漆抹弩，一尺来长铁翎箭，有名唤做一点油。那天山勇在马上把了事环带住，趱马出阵，教两个副将在前面影射着，三骑马悄悄直趱至阵前。张清又先见了，偷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官当头的，只一石子，急叫："着！"早从盔上擦过。那天山勇却闪在这将马背后，安的箭稳，扣的弦正，觑着张清较亲，直射将来。张清叫声："阿也！"急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双枪将董平、九纹龙史进，将引解珍、解宝，死命去救回。卢先锋看了，急教拔出箭来，血流不止，项上便束缚兜住。随即叫邹渊、邹润扶张清上车子，护送回檀州，教神医安道全调治。

车子却才去了，只见阵前喊声又起，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飞奔杀来，并不打话，横冲直撞，赶入阵中。"卢俊义见箭射了张清，无心恋战。四将各佯输诈败，退回去了。四个番将，乘势赶来。西北上来的番军，刺斜里又杀将来。对阵的大队番军，山倒也似踊跃将来，那里变的阵法。三军众将，隔的七断八续，你我不能相救，只留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倒杀过那边去了。天色傍晚，四个小将军却好回来，正迎着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力敌四个番将，并无半点惧怯。约斗了一个时辰，卢俊义得便处，卖个破绽，耶律宗霖把刀砍将入来，被卢俊义大喝一声，那番将措手不及，着一枪，刺下马去。那三个小将军，各吃了一惊，皆有惧色，无心恋战，拍马去了。卢俊义下马，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级，拴在马项下。翻身上马，望南而行，又撞见一伙辽兵，约有一千余人。被卢俊义又撞杀入去，辽兵四散奔走。

再行不到数里，又撞见一彪军马。此夜月黑，不辨是何处的人马，只听的语音，却是宋朝人说话。卢俊义便问："来军是谁？"却是呼延灼答应。卢俊义大喜，合兵一处。呼延灼道："被辽兵冲散，不能救应。小将撞开阵势，和韩滔、彭玘直杀到此，不知诸将如何。"卢俊义又说："力敌四将，被我杀了一个，三个走了。次后又撞着一千余人，亦被我杀散。来到这里，不想迎着将军。"两个并马，带着从人，望南而行。不过十数里路，前面早有军马拦路。呼延灼道："黑夜怎地厮杀，待天明决一死战！"对阵听的，便问道："来者莫非呼延灼将军？"呼延灼认的声音，是大刀关胜，便叫道："卢头领在此！"众头领都下马，且来草地上坐下。卢俊义、呼延灼说了本身之事。关胜道："阵前失利，你我不相救应。我和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五骑马，寻条路走，然后收拾的军兵一千余人，来到这里。不识地理，只在此伏路，待天明却行。不想撞着哥哥。"合兵一处，众人捱到天晓，迤逦望南再行。将次到玉田县，见一彪人马哨路。看时，却是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弟兄们都扎住玉田县中，辽兵尽行赶散，说道："侯健、白胜两个，去报宋公明，只不见了解珍、解宝、杨林、石勇。"卢俊义教且进兵，在玉田县界，检点众将军校，不见了五千余人。心中烦恼。巳牌时分，有人报道："解珍、解宝、杨林、石勇，将领二千余人来了。"卢俊义又唤来问时，解珍道："俺四个倒撞过去了！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转。今早又撞见辽兵，大杀了一场，方才到得这里。"卢俊义叫将耶律宗霖首级，于玉田县号令，抚谕三军百姓。

未到黄昏前后，军士们正要收拾安歇，只见伏路小校来报道："辽兵不知多少，四面把县围了。"卢俊义听的大惊，引了燕青上城看时，远近火把，有十里厚薄。一个小将军，当先指点，正是耶律宗云，骑着一匹劣马，在火把中间，催趱三军。燕青道："昨日张清中他一冷箭，今日回礼则个！"燕青取出弩子，一箭射去，正中番将鼻凹，番将落马。众兵急救时，宗云已自伤闷不醒。番军早退五里。卢俊义县中与众将商议："虽然放了一冷箭，辽兵稍退，天明必来攻，围裹的铁桶相似，怎生救解？"朱武道："宋公明若得知这个消息，必然来救。里应外合，方可免难。"众人捱到天明，望见辽兵四面摆的无缝。只见东南上尘土起，兵马数万人而来，众将皆望南兵。朱武道："此必是宋公明军马到了！等他收军，齐望南杀去，这里尽数起兵，随后一掩。"且说对阵辽兵，从辰时直围到未牌，正待困倦，却被宋江军马杀来，抵当不住，尽数收拾都去。朱武道："不就这里追赶，更待何时！"卢俊义当即传令，开县四门，尽领军马，出城追杀，辽兵大败，杀的星落云散，七断八续，辽兵四散败走。宋江赶的辽兵去远，到天明鸣金收军，进玉田县。卢先锋合兵一处，诉说攻打蓟州。留下柴进、李应、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裴宣、萧让、宋清、乐和、安道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都随赵枢密在檀州守御。其余诸将，分作左右二军。宋先锋总领左军人马四十八员：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花荣、秦明、杨志、朱仝、雷横、刘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杨雄、石

秀、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吕方、郭盛、樊瑞、鲍旭、项充、李衮、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顺、马麟、施恩、薛永、宋万、杜迁、朱贵、朱富、凌振、汤隆、蔡福、蔡庆、戴宗、蒋敬、金大坚、段景住、时迁、郁保四、孟康。卢先锋总领右军人马三十七员：军师朱武、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索超、徐宁、燕青、史进、解珍、解宝、韩滔、彭玘、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郑天寿、龚旺、丁得孙、邹渊、邹润、李立、李云、焦挺、石勇、侯健、杜兴、曹正、杨林、白胜。分兵已罢，作两路来取蓟州。宋先锋引军取平峪县进发，卢俊义引兵取玉田县进发。赵安抚与二十三将，镇守檀州，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军士连日辛苦，且教暂歇。攻打蓟州，自有计较了。先使人往檀州，问张清箭疮如何。神医安道全使人回话道："虽然外损皮肉，却不伤内，请主将放心。调理的脓水干时，自然无事。即目炎天，军士多病，已禀过赵枢密相公，遣萧让、宋清，前往东京收买药饵，就向太医院关支暑药。皇甫端亦要关给官局内啖马的药材物料，都委萧让、宋清去了。就报先锋知道。"宋江听的，心中颇喜，再与卢先锋计较，先打蓟州。宋江道："我未知你在玉田县受围时，已自先商量下计了。有公孙胜原是蓟州人，杨雄亦曾在那府里做节级，石秀、时迁亦在那里住的久远。前日杀退辽兵，我教时迁、石秀，也只做败残军马，杂在里面，必然都投蓟州城内住扎。他两个若入的城中，自有去处。时迁曾献计道：'蓟

州城有一座大寺，唤叫宝严寺，廊下有法轮宝藏[7]，中间是大雄宝殿前有一座宝塔，直耸云霄。'石秀说道：'教他去宝塔顶上躲着，每日饭食，我自对付来与他吃。只等城外哥哥军马攻打得紧急时，然后却就宝严寺塔上，放起火来为号。'时迁自是个惯飞檐走壁的人，那里不躲了身子？石秀临期自去州衙内放火，他两个商量已定，自去了。我这里一面收拾进兵。"有西江月为证：

山后辽兵侵境，中原宋帝兴军。水乡取出众天星，奉诏去邪归正。暗地时迁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闲打破永平城，千载功勋可敬！

次日，宋江引兵，撇了平峪县，与卢俊义合兵一处，催起军马，径奔蓟州来。

且说御弟大王自折了两个孩儿，不胜懊恨，便同大将宝密圣、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议道："前次涿州、霸州两路救兵，各自分散前去。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县，早晚进兵，来打蓟州，似此怎生奈何？"大将宝密圣道："宋江兵若不来，万事皆休。若是那伙蛮子来时，小将自出去与他相敌。若不活拿他几个，这厮们那里肯退？"洞仙侍郎道："那蛮子队有那个穿绿袍的，惯使石子，好生利害，可以提防他。"天山勇道："这个蛮子，已被俺一弩箭，射中咽喉，多是死了也！"洞仙侍郎道："除了这个蛮子，别的都不打紧。"正商议间，小校来报，宋江军马，杀奔蓟州来。御弟大王连忙整点三军人马，教宝

密圣、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敌。离城三十里外，与宋江对敌。各自摆开阵势，番将宝密圣横槊出马。宋江在阵前见了，便问道："斩将夺旗，乃见头功！"说犹未了，只见豹子头林冲，便出阵前来，与番将宝密圣大战。两个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要见头功，持丈八蛇矛，斗到间深里，暴雷也似大叫一声，拨过长枪，用蛇矛去宝密圣脖项上刺中一矛，搠下马去。宋江大喜。两军发喊。番将天山勇见刺了宝密圣，横枪便出。宋江阵里，徐宁挺钩镰枪直迎将来。二马相交，斗不到二十来合，被徐宁手起一枪，把天山勇搠于马下。宋江见连赢了二将，心中大喜，催军混战。辽兵大败，望蓟州奔走。宋江军马赶了十数里，收兵回来。当日宋江扎下营寨，赏劳三军，次日传令，拔寨都起，直抵蓟州。第三日，御弟大王见折了二员大将，十分惊慌，又见报道："宋军到了！"忙与洞仙侍郎道："你可引这支军马，出城迎敌，替俺分忧也好。"洞仙侍郎不敢不依，只得引了咬儿惟康、楚明玉、曹明济，领起一千军马，就城下摆开。宋江军马渐近城边，雁翅般排将来。门旗开处，索超横担大斧，出马阵前。番兵队里，咬儿惟康便抢出阵来。两个并不打话，二将相交，斗到二十余合。番将终是胆怯，无心恋战，只得要走。索超纵马赶上，双手抡起大斧，觑着番将脑门上劈将下来，把这咬儿惟康脑袋，劈做两半个。洞仙侍郎见了，慌忙叫楚明玉、曹明济快去策应。这两个已自八分胆怯，因吃逼不过，只得挺起手中枪，向前出阵。宋江军中九纹龙史进，见番军中二将双出，便舞刀拍马，直取二将。史进逞起英雄，手起刀

落，先将楚明玉砍于马下。这曹明济急待要走，史进赶上一刀，也砍于马下。史进纵马杀入辽军阵内，宋江见了，鞭梢一指，驱兵大进，直杀到吊桥边。耶律得重见了，越添愁闷，便教紧闭城门，各将上城紧守。一面申奏郎主，一面差人往霸州、幽州求救。

且说宋江与吴用计议道："似此城中紧守，如何摆布？"吴用道："既城中已有石秀、时迁在里面，如何耽搁的长远？教四面竖起云梯炮架，即便攻城。再教凌振将火炮四下里施放，打将入去。攻击得紧，其城必破。"宋江即便传令，四面连夜攻城。再说御弟大王，见宋兵四下里攻击得紧，尽驱蓟州在城百姓，上城守护。当下石秀在城中宝严寺内，守了多日，不见动静。只见时迁来报道："城外哥哥军马，打得城子紧。我们不就这里放火，更待何时？"石秀见说了，便和时迁商议，先从宝塔上放起一把火来，然后去佛殿上烧着。时迁道："你快去州衙内放火。在南门要紧的去处，火着起来，外面见了，定然加力攻城，愁他不破！"两个商量了，都自有引火的药头、火刀、火石、火筒、烟煤，藏在身边。当日晚来，宋江军马打城甚紧。却说时迁，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跳墙越城，如登平地。当时先去宝严寺塔上，点起一把火来。那宝塔最高，火起时，城里城外，那里不看见。火光照的三十余里远近，似火钻一般。然后却来佛殿上放火。那两把火起，城中鼎沸起来。百姓人民，家家老幼慌忙，户户儿啼女哭，大小逃生。石秀直爬去蓟州衙门庭屋上博风板里，点起火来。蓟州城中，见三处火起，知有细作，百姓那里有心守

护城池，已都阻当不住，各自逃归看家。没多时，山门里又一把火起，却是时迁出宝严寺来，又放了一把火。那御弟大王，见了城中无半个更次，四五路火起，知宋江有人在城里。慌慌急急，收拾军马，带了老小，并两个孩儿，装载上车，开了北门便走。宋江见城中军马慌乱，催促军兵，卷杀入城。城里城外，喊杀连天，早夺了南门。洞仙侍郎见寡不敌众，只得跟随御弟大王，投北门而走。宋江引大队军马，入蓟州城来，便传下将令，先教救灭了四边风火。天明出榜，安抚蓟州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蓟州屯住，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时迁功次，便行文书，申复赵安抚知道得了蓟州大郡，请相公前来驻扎。赵安抚回文书来说道："我在檀州，权且屯扎，教宋先锋且守住蓟州。即目炎暑，天气暄热，未可动兵。待到天气微凉，再作计议。"宋江得了回文，便教卢俊义分领原拨军将，于玉田县屯扎，其余大队军兵，守住蓟州。待到天气微凉，别行听调。

却说御弟大王耶律得重与洞仙侍郎，将带老小，奔回幽州，直至燕京，来见大辽郎主。且说辽国郎主，升坐金殿，聚集文武两班臣僚，朝参已毕。有阁门大使奏道[8]："蓟州御弟大王，回至门下。"郎主闻奏，忙教宣召，宣至殿下。那耶律得重与洞仙侍郎，俯伏御阶之下，放声大哭。郎主道："俺的爱弟，且休烦恼，有甚事务，当以尽情奏知寡人。"那耶律得重奏道："宋朝童子皇帝，差调宋江领兵前来征讨，军马势大，难以抵敌。送了臣的两个孩儿，杀了檀州四员大将。宋军席卷而来，又失陷了蓟州，特来殿前请死！"大辽国主听了，传

圣旨道："卿且起来，俺的这里好生商议。"郎主道："引兵的那蛮子，是甚人？这等喽罗[9]！"班部中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道："臣闻宋江这伙，原是梁山泊水浒寨草寇，却不肯杀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只杀滥官污吏、诈害百姓的人。后来童贯、高俅，引兵前去收捕，被宋江只五阵，杀的片甲不回。他这伙好汉，剿捕他不得。童子皇帝遣使三番降诏去招安，他后来都投降了。只把宋江封为先锋使，又不曾实授官职，其余都是白身人。今日差将他来，便和俺们厮杀。他道有一百八人，应天上星宿。这伙人好生了得，郎主休要小觑了他！"郎主道："你这等话说时，恁地怎生是好？"班部丛中转出一员官，乃是欧阳侍郎，襕袍拂地，象简当胸，奏道："郎主万岁！臣虽不才，愿献小计，可退宋兵。"郎主大喜道："你既有好的见识，当下便说。"欧阳侍郎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名标青史，事载丹书[10]。正是：护国谋成欺吕望，顺天功就赛张良。毕竟欧阳侍郎奏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

[1]东京府同知　即同知东京府事，东京府的副佐官职。

[2]平峪县　即平谷县。在今北京市西北，与天津市邻接。

[3]玉田县　在今河北省东部蓟运河流域，与天津市邻接。

[4]拐子马　这里指辽军的精锐骑兵部队。据南宋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说，金军铁骑，三人为联，用牛皮带缀结起来，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叫拐子马。一说，拐子马为北宋时左右翼骑兵的名称，金人袭用其名。

[5]羯[jié竭]鼓　古羯族乐器，也叫两杖鼓。形状象漆桶，两头蒙皮，用两支木棍敲击两头，声音急促高烈。

[6]芦叶胡笳　流行于古代西北民族中的管乐器。其原始形态是把芦叶卷

曲起来吹奏，声音悲凉。

[7]法轮宝藏　存放佛经的库藏。法轮，佛法的别称。

[8]阁门大使　宋置东、西上阁门使，副使等官，负责取禀旨命，赞导三公群臣蕃国朝见，纠弹失仪等事。辽官袭用此名。阁，通阁。

[9]喽罗　这里解作凶狠、狡猾等意思。

[10]丹书　即"丹书铁券"。见第九回注[4]。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1]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2]

话说当下欧阳侍郎奏道："宋江这伙，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汉。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弄权，嫉贤妒能，闭塞贤路，非亲不进，非财不用，久后如何容的他们！论臣愚意，郎主可加官爵，重赐金帛，多赏轻裘肥马。臣愿为使臣，说他来降俺大辽国。郎主若得这伙军马来，觑中原如同反掌。臣不敢自专，乞郎主圣鉴不错。"郎主听罢，便道："你也说的是。你就为使臣，将带一百八骑好马，一百八匹好缎子，俺的敕命一道，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赐与金一提，银一秤，权当信物。教把众头目的姓名，都抄将来，尽数封他官爵。"只见班部中兀颜都统军出来启奏郎主道："宋江这一伙草贼，招安他做甚？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有的是强兵猛将，怕不赢他？若是这伙蛮子不退呵，奴婢亲自引兵去剿杀这厮。"国主道："你便是了的好汉，如插翅大虫，再添的这伙呵，你又加生两翅。你且休得阻当。"辽主不听兀颜之言，再有谁敢多言。原来这兀颜光都统军，正是辽国第一员上

将，十八般武艺，无有不通，兵书战策，尽皆熟闲。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八尺有余身材，面白唇红，须黄眼碧，威仪猛勇。上阵时，仗条浑铁点钢枪，杀到浓处，不时掣出腰间铁简，使的铮铮有声，端的是有万夫不当之勇。且不说兀颜统军谏奏，却说那欧阳侍郎领了辽国敕旨，将了许多礼物马匹，上了马，径投蓟州来。宋江正在蓟州作养军士，听的辽国有使命至，未审来意吉凶，遂取玄女之课，当下一卜，卜得个上上之兆。便与吴用商议道："封中上上之兆，多是辽国来招安我们，似此如之奈何？"吴用道："若是如此时，正可将计就计，受了他招安。将此蓟州与卢先锋管了，却取他霸州。若更得了他霸州，不愁他辽国不破。即今取了他檀州，先去辽国一只左手。此事容易，只是放些先难后易，令他不疑。"

且说那欧阳侍郎已到城下，宋江传令，教开城门，放他进来。欧阳侍郎入到城中，至州衙前下马，直到厅上。叙礼罢，分宾主而坐。宋江便问："侍郎来意何干？"欧阳侍郎道："有件小事，上达钧听，乞屏左右。"宋江遂将左右喝退，请进后堂深处说话。欧阳侍郎至后堂，欠身与宋江道："俺大辽国，久闻将军大名，争奈山遥水远，无由拜见威颜。又闻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同心协力。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以致天下大乱。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

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受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大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3]。欧某今奉大辽国主，特遣小官赍敕命一道，封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银一秤，彩缎一百八匹，名马一百八骑。便要抄录一百八位头领姓名赴国，照名钦授官爵。非来诱说将军，此是国主久闻将军盛德，特遣欧某前来，预请将军众将，同意协心，辅助本国。”宋江听罢，便答道：“侍郎言之极是。争奈宋江出身微贱，郓城小吏，犯罪在逃，权居梁山水泊，避难逃灾。宋天子三番降诏，赦罪招安，虽然官小职微，亦未曾立得功绩，以报朝廷赦罪之恩。今蒙郎主赐我以厚爵，赠之以重赏，然虽如此，未敢拜受，请侍郎且回。即今溽暑炎热，权令军马停歇，暂且借国王这两个城子屯兵，守待早晚秋凉，再作商议。”欧阳侍郎道：“将军不弃，权且受下辽王金帛、彩缎、鞍马。俺回去，慢慢地再来说话，未为晚矣！”宋江道：“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耳目最多，倘或走透消息，先惹其祸。”欧阳侍郎道：“兵权执掌，尽在将军手内，谁敢不从？”宋江道：“侍郎不知就里。我等弟兄中间，多有性直刚勇之士。等我调和端正，众所同心，却慢慢地回话，亦未为迟。”有诗为证：

金帛重驮出蓟州，熏风回首不胜羞[4]。
辽王若问归降事，云在青山月在楼。

于是令备酒肴相待，送欧阳侍郎出城上马去了。宋江却请军师吴用商议道："适来辽国侍郎这一席话如何？"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宋江便问道："军师何故叹气？"吴用答道："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宋江听罢，便道："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吴用道："若是兄长存忠义于心，只就这条计上，可以取他霸州。目今盛暑炎天，且当暂停，将养军马。"宋江、吴用计议已定，且不与众人说。同众将屯驻蓟州，待过暑热。

次日，与公孙胜在中军闲话，宋江问道："久闻先生师父罗真人，乃盛世之高士。前番因打高唐州，要破高廉邪法，特地使戴宗、李逵来寻足下，说：'尊师罗其人，术法灵验。'敢烦贤弟，来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参拜，一洗尘俗。未知尊意如何？"公孙胜便道："贫道亦欲归望老母，参省本师。为见兄长连日屯兵未定，不敢开言。今日正欲要禀仁兄，不

想兄长要去。来日清晨，同往参礼本师，贫道就行省视老母。”次日，宋江暂委军师掌管军马。收拾了名香净果，金珠彩缎，将带花荣、戴宗、吕方、郭盛、燕顺、马麟六个头领。宋江与公孙胜共八骑马，带领五千步卒，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宋江等在马上，离了蓟州，来到山峰深处。但见青松满径，凉气翛翛[5]，炎暑全无，端的好座佳丽之山。公孙胜在马上道："有名唤做呼鱼鼻山。"宋江看那山时，但见：

四围巀嵲[6]，八面玲珑。重重晓色映晴霞，沥沥琴声飞瀑布。溪涧中漱玉飞琼，石壁上堆蓝迭翠。白云洞口，紫藤高挂绿萝垂；碧玉峰前，丹桂悬崖青蔓袅。引子苍猿献果，呼群麋鹿衔花。千峰竞秀，夜深白鹤听仙经；万壑争流，风暖幽禽相对语。地僻红尘飞不到，山深车马几曾来。

当下公孙胜同宋江直至紫虚观前，众人下马，整顿衣巾。小校托着信香礼物，径到观里鹤轩前面[7]。观里道众，见了公孙胜，俱各向前施礼，同来见宋江，亦施礼罢。公孙胜便问："吾师何在？"道众道："师父近日只在后面退居静坐，少曾到观。"公孙胜听了，便和宋公明径投后山退居内来。转进观后，崎岖径路，曲折阶衢。行不到一里之间，但见荆棘为篱，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篱内尽是瑶草琪花。中有三间雪洞，罗真人在内端坐诵经。童子知有客来，开门相接。公孙胜先进草庵鹤轩前，礼拜本师已毕，便禀道："弟子旧友，山

东宋公明，受了招安，今奉敕命，封先锋之职，统兵来破辽虏，今到蓟州，特地要来参礼我师，现在此间。”罗真人见说，便教请进。宋江进得草庵，罗真人降阶迎接。宋江再三恳请罗真人，坐受拜礼。罗真人道：“将军国家上将，贫道乃山野村夫，何敢当此？”宋江坚意谦让，要礼拜他。罗真人方才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炉中焚爇，参礼了八拜，便呼花荣等六个头领，俱各礼拜已了。罗真人都教请坐，命童子烹茶献果已罢。罗真人乃曰：“将军上应星魁，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名万载不磨矣！”宋江道：“江乃郓城小吏，逃罪上山，感谢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恩如骨肉，情若股肱。天垂景象[8]，方知上应天星地曜，会合一处。今奉诏命，统领大兵，征进辽国，径涉仙境，夙生有缘，得一瞻拜。万望真人指迷前程之事，不胜万幸。”罗真人道：“蒙将军不弃，折节下问。出家人违俗已久，心如死灰，无可效忠，幸勿督过。”宋江再拜求教。罗真人道：“将军少坐，当具素斋。天色已晚，就此荒山草榻，权宿一宵，来早回马。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宋江正欲我师指教，点悟愚迷，安忍便去？”随即唤从人托过金珠彩缎，上献罗真人。罗真人乃曰：“贫道僻居野叟，寄形宇内，纵使受此金珠，亦无用处。随身自有布袍遮体，绫锦彩缎，亦不曾穿。将军统数万之师，军前赏赐，日费浩繁，所赐之物，乞请纳回。”宋江再拜，望请收纳。罗真人坚执不受，当即供献素斋，斋罢，又吃了茶。罗真人令公孙胜回家省母，明早却来，随将军回城。当晚留宋江庵中闲话。宋江把心腹之事，

备细告知罗真人，愿求指迷。罗真人道："将军一点忠义之心，与天地均同，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决无疑虑。只是将军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宋江告道："我师，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终？"罗真人道："非也！将军亡必正寝，死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好处多磨，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宋江再告："我师，富贵非宋江之意，但愿弟兄常常完聚，虽居贫贱，亦满微心。只求大家安乐。"罗真人笑道："大限到来，岂容汝等留恋乎？"宋江再拜，求罗真人法语。罗真人命童子取过纸笔，写下八句法语，度与宋江。那八句说道是：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
始逢冬暮，鸿雁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

宋江看毕，不晓其意，再拜恳告："乞我师金口剖决，指引迷愚。"罗真人道："此乃天机，不可泄漏。他日应时，将军自知。夜深更静，请将军观内暂宿一宵，来日再会。贫道当年寝寐，未曾还的，再欲赴梦去也。将军勿罪！"宋江收了八句法语，藏在身边，辞了罗真人，来观内宿歇。众道众接至方丈，宿了一宵。次日清晨，来参真人，其时公孙胜已到草庵里了。罗真人叫备素馔斋饭相待。早馔已毕，罗真人再与宋江道："将军在上，贫道一言可禀。这个徒弟公孙胜，本从贫道山中出家，远绝尘俗，正当其理。奈缘是一会下星辰，不由他不来。今俗缘日短，道行日长。若今日便留下，在此

伏侍贫道，却不见了弟兄往日情分。从今日跟将军去干大功，如奏凯还京，此时相辞，却望将军还放。一者使贫道有传道之人，二乃免他老母倚门之望。将军忠义之士，必举忠义之行。未知将军雅意肯纳贫道否?”宋江道:“师父法旨，弟子安敢不听?况公孙胜先生与江弟兄，去住从他，焉敢阻当?”罗真人同公孙胜都打个稽首道:“谢承将军金诺。”当下众人，拜辞罗真人。罗真人直送宋江等出庵相别。罗真人道:“将军善加保重，早得建节封侯。”宋江拜别，出到观前。所有乘坐马匹，在观中喂养，从人已牵在观外侯候。众道士送宋江等出到观外相别。宋江教牵马至半山平坦之处，与公孙胜等一同上马，再回蓟州。一路无话，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马。黑旋风李逵接着说道:“哥哥去望罗真人，怎生不带兄弟去走一遭?”戴宗道:“罗真人说，你要杀他，好生怪你。”李逵道:“他也奈何的我也够了!”众人都笑。宋江入进衙内，众人都到后堂。宋江取出罗真人那八句法语，递与吴用看详，不晓其意。众人反复看了，亦不省的。公孙胜道:“兄长，此乃天机玄语，不可泄漏。收取过了，终身受用，休得只顾猜疑。师父法语，过后方知。”宋江遂从其说，藏于天书之内。

自此之后，屯驻军马，在蓟州一月有余，并无军情之事。至七月半后，檀州赵枢密行文书到来，说奉朝廷敕旨，催兵出战。宋江接得枢密院劄付，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前到玉田县，合会卢俊义等，操练军马，整顿军器，分拨人员已定，再回蓟州，祭祀旗纛，选日出师。闻左右报道:“辽国有使来到。”宋江出接，却是欧阳侍郎，便请入后堂。叙礼已

罢，宋江问道："侍郎来意如何？"欧阳侍郎道："乞退左右。"宋江随即喝散军士。侍郎乃言："俺大辽国主，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将军慨然归顺，肯助大辽，必当建节封侯。全望早成大义，免俺国主悬望之心。"宋江答道："这里也无外人，亦当尽忠告诉。侍郎不知，前番足下来时，众军皆知其意。内中有一半人，不肯归顺。若是宋江便随侍郎出幽州，朝见郎主时，有副先锋卢俊义，必然引兵追赶。若就那里城下厮并，不见了我弟兄们日前的义气。我今先带些心腹之人，不拣那座城子，借我躲避。他若引兵赶来，知我下落，那时却好回避他。他若不听，却和他厮并，也未迟。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时，他军马回报东京，必然别生支节。我等那时朝见郎主，引领大辽军马，却来与他厮杀，未为晚矣！"欧阳侍郎听了宋江这一席言语，心中甚喜，便回道："俺这里紧靠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唤做益津关，两边都是险峻高山，中间只一条驿路；一个是文安县，两面都是恶山，过的关口，便是县治。这两座去处，是霸州两扇大门。将军若是如此，可往霸州躲避。本州是俺辽国国舅康里定安守把。将军可就那里，与国舅同住，却看这里如何。"宋江道："若得如此，宋江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以绝根本。侍郎可暗地使人来引宋江去。只如此说，今夜我等收拾也。"欧阳侍郎大喜，别了宋江，上马去了。有诗为证：

国士从胡志可伤，常山骂贼姓名香[9]。
宋江若肯降辽国，何似梁山作大王。

当日宋江令人去请卢俊义、吴用、朱武到蓟州，一同计较智取霸州之策，下来便见。宋江酌量已定，卢俊义领令去了。吴用、朱武暗暗分付众将，如此如此而行。宋江带去人数，林冲、花荣、朱仝、刘唐、穆弘、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吕方、郭盛、孔明、孔亮，共计一十五员头领，止带一万来军校。拨定人数，只等欧阳侍郎来到便行。望了两日，只见欧阳侍郎飞马而来，对宋江道："俺郎主知道将军实是好心的人，既蒙归顺，怕他宋兵做甚么？俺大辽国，有的是好兵好将，强人壮马相助。你既然要取令大人，不放心时，且请在霸州与国舅作伴，俺却差人去取未迟。"宋江听了，与侍郎道："愿去的军将，收拾已完备，几时可行？"欧阳侍郎道："则今夜便行，请将军传令。"宋江随即分付下去，都教马摘銮铃，军卒衔枚疾走，当晚便行。一面管待来使。黄昏左侧，开城西门便出。欧阳侍郎引数十骑，在前领路。宋江引一支军马，随后便行。约行过二十余里，只见宋江在马上猛然失声，叫声："苦也！"说道："约下军师吴学究同来归顺大辽，不想来的慌速，不曾等的他来。军马慢行，却快使人取接他来。"当时已是三更左侧，前面已是益津关隘口。欧阳侍郎大喝一声："开门！"当下把关的军将，开放关口，军马人将，尽数度关，直到霸州。天色将晓，欧阳侍郎请宋江入城，报知国舅康里定安。原来这国舅，是大辽郎主皇后亲兄，为人最有权势，更兼胆勇过人。将着两员侍郎，守住霸州，一个唤做金福侍郎，一个唤做叶清侍郎。听的报道宋江来降，便叫军马且在城外下寨，只教为头的宋先锋请进城来。欧阳侍郎便同

宋江入城，来见定安国舅。国舅见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乃降阶而接，请至后堂，叙礼罢，请在上坐。宋江答道："国舅乃金枝玉叶，小将是投降之人，怎消受国舅殊礼重待？宋江将何报答？"定安国舅道："多听得将军的名传寰海，威镇中原，声名闻于大辽。俺的国主，好生慕爱。"宋江道："小将比领国舅的福荫，宋江当尽心报答郎主大恩。"定安国舅大喜，忙叫安排庆贺筵宴。一面又叫椎牛宰马，赏劳三军。城中选了一所宅子，教宋江、花荣等安歇，方才教军马尽数入城屯扎。花荣等众将，都来见了国舅等众人。番将同宋江一处安歇已了，宋江便请欧阳侍郎分付道："可烦侍郎差人报与把关的军汉，怕有军师吴用来时，分付便可教他进关来，我和他一处安歇。昨夜来得仓卒，不曾等候得他。我一时与足下只顾先来了，正忘了他。军情主事，少他不得。更兼军师文武足备，智谋并优，六韬三略，无有不会。"欧阳侍郎听了，随即便传下言语，差人去与益津关、文安县二处把关军将说知："但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姓吴名用，便可放他过来。"

且说文安县得了欧阳侍郎的言语，便差人转出益津关上，报知就里，说与备细。上关来望时，只见尘头蔽日，土雾遮天，有军马奔上关来。把关将士准备擂木炮石，安排对敌，只见山前一骑马上，坐着一人，秀才模样，背后一个行脚僧，一个行者，随后又有数十个百姓，都赶上关来。马到关前，高声大叫："我是宋江手下军师吴用，欲待来寻兄长，被宋兵追赶得紧，你可开关救我！"把关将道："想来正是此人。"随即开关，放入吴学究来。只见那两个行脚僧人、行者，

也挨入关。关上人当住，那行者早撞在门里了。和尚便道："俺两个出家人，被军马赶的紧，救咱们则个！"把关的军，定要推出关去。那和尚发作，行者焦躁，大叫道："俺不是出家人，俺是杀人的太岁鲁智深、武松的便是！"花和尚抡起铁禅杖，拦头便打。武行者掣出双戒刀，就便杀人，正如砍瓜切菜一般。那数十个百姓，便是解珍、解宝、李立、李云、杨林、石勇、时迁、段景住、白胜、郁保四这伙人，早奔关里，一发夺了关口。卢俊义引着军兵，都赶到关上，一齐杀入文安县来。把关的官员，那里迎敌的住。这伙都到文安县取齐。却说吴用飞马奔到霸州城下，守门的番官报入城来。宋江与欧阳侍郎在城边相接，便教引见国舅康里定安。吴用说道："吴用不合来的迟了些个。正出城来，不想卢俊义知觉，直赶将来，追到关前。小生今入城来，此时不知如何。"又见流星探马报来说道："宋兵夺了文安县，军马杀近霸州。"定安国舅便教点兵，出城迎敌，宋江道："未可调兵，等他到城下，宋江自用好言招抚他。如若不从，却和他厮并未迟。"只见探马又报将来说："宋兵离城不远！"定安国舅与宋江一齐上城看望。见宋兵整整齐齐，都摆列在城下。卢俊义顶盔挂甲，跃马横枪，点军调将，耀武扬威，立马在门旗之下，高声大叫道："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来！"宋江立在城楼下女墙边，指着卢俊义说道："兄弟，所有宋朝赏罚不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我已顺了大辽国主。汝可同心，也来帮助我，同扶大辽郎主，不失了梁山许多时相聚之意。"卢俊义大骂道："俺在北京安家乐业，你来赚我上山。宋天子三番降诏，招安我们，有

何亏负你处？你怎敢反背朝廷？你那短见无能之人，早出来打话，见个胜败输赢！”宋江大怒，喝教开城门，便差林冲、花荣、朱仝、穆弘四将齐出，活拿这厮。卢俊义一见了四将，约住军校，跃马横枪，直取四将，全无惧怯。林冲等四将斗了二十余合，拨回马头，望城中便走。卢俊义把枪一招，后面大队军马，一齐赶杀入来。林冲、花荣占住吊桥，回身再杀，诈败佯输，诱引卢俊义抢入城中。背后三军，齐声呐喊，城中宋江等诸将，一齐兵变，接应入城，四方混杀，人人束手，个个归心。定安国舅气的目睁口呆，罔知所措，与众等侍郎束手被擒。宋江引军到城中，诸将都至州衙内来，参见宋江。宋江传令，先请上定安国舅，并欧阳侍郎、金福侍郎、叶清侍郎，并皆分坐，以礼相待。宋江道："汝辽国不知就里，看的俺们差矣！我这伙好汉，非比啸聚山林之辈。一个个乃是列宿之臣，岂肯背主降辽？只要取汝霸州，特地乘此机会。今已成功，国舅等请回本国，切勿忧疑，俺无杀害之心。但是汝等部下之人，并各家老小，俱各还本国。霸州城子，已属天朝，汝等勿得再来争执。今后刀兵到处，无有再容。"宋江号令已了，将城中应有番官，尽数驱遣起身，随从定安国舅，都回幽州。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锋卢俊义将引一半军马，回守蓟州，宋江等一半军将，守住霸州。差人赍奉军帖，飞报赵枢密，得了霸州。赵安抚听了大喜，一面写表申奏朝廷。

且说定安国舅，与同三个侍郎，带领众人，归到燕京，来见郎主，备细奏说宋江诈降一事，因此被那伙蛮子，占了

霸州。辽主听了大怒，喝骂欧阳侍郎："都是你这奴婢佞臣，往来搬斗，折了俺的霸州紧要的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快与我拿去斩了！"班部中转出兀颜统军，启奏道："郎主勿忧；量这厮何须国主费力。奴婢自有个道理，且免斩欧阳侍郎。若是宋江知得，反被他耻笑。"辽主准奏，赦了欧阳侍郎。兀颜统军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前去布下阵势，把这些蛮子，一鼓儿平收。"说言未绝，班部中却转出贺统军前来奏道："郎主不用忧心，奴婢自有个见识。常言道：'杀鸡焉用牛刀。'那里消得正统军自去，只贺某聊施小计，教这一伙蛮子，死无葬身之地！"郎主听了，大喜道："俺的爱卿，愿闻你的妙策。"贺统军启口摇舌，说这妙计，有分教：卢俊义来到一个去处，马无料草，人绝口粮。直教三军骁勇齐消魄，一代英雄也皱眉。毕竟贺统军道出甚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

[1]益津关　古关名。故址在今河北霸县，为北宋边防重隘。

[2]文安县　在今河北省中部大清河下游，与天津市邻接。

[3]反坐罪犯　反获罪成为罪犯。坐，获罪。

[4]熏风　东南风，又名清明风。

[5]翛翛(xiāo消)　同萧萧，凉风寒气。

[6]巀嶭(jié niè截臬)　山势高峻的样子。

[7]鹤轩　就是"轩"，这里指道观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下面"公孙胜先进草庵鹤轩前"的轩，是指有窗槛的小室。旧时传说，仙人升天驾鹤，因而与道家有关的物事，常常冠以鹤字。

[8]景象　吉祥的征兆。

[9]常山骂贼姓名香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唐。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抗击。次年，常山陷落，颜杲卿被俘。他厉声大骂安禄山，被割断舌头，不屈而死。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话说贺统军，姓贺名重宝，是辽国中兀颜统军部下副统军之职，身长一丈，力敌万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两刃刀，现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诸路军马。当时贺重宝奏郎主道："奴婢这幽州地面，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高山，并无活路。臣拨十数骑人马，引这伙蛮子，直入里面，却调军马外面围住。教这厮前无出路，后无退步，必然饿死。"兀颜统军道："怎生便得这厮们来？"贺统军道："他打了俺三个大郡，气满志骄，必然想着幽州。俺这里分兵去诱引他，他必然乘势来赶，引入陷坑山内，走那里去！"兀颜统军道："你的计策，怕不济事，必还用俺大兵扑杀。且看你去如何。"当下贺统军辞了国主，带了盔甲刀马，引了一行步从兵卒，回到幽州城内。将军马点起，分作三队：一队守住幽州，二队望霸州、蓟州进发。传令已了，便驱遣两队军马出城。差两个兄弟前去领兵：大兄弟贺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去打蓟州，都不要赢他，只佯输诈败，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计策。却说宋江等守住霸州，有人来报："辽

兵侵犯蓟州，恐有疏失，望调军兵救护。”宋江道：“既然来打，必须迎敌，就此机会，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军马，守定霸州，其余大队军兵，拔寨都起。引军前去蓟州，会合卢俊义军马，约日进兵。且说番将贺拆引兵霸州来，宋江正调军马出来，却好半路里接着。不曾斗的三合，贺拆引军败走，宋江不去追赶。却说贺云去打蓟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战自退。

宋江会合卢俊义一同上帐，商议攻取幽州之策。吴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两路而来，此必是诱引之计，且未可行。”卢俊义道：“军师错矣！那厮连输了数次，如何是诱敌之计？当取不取，过后难取，不就这里去取幽州，更待何时？”宋江道：“这厮势穷力尽，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机会。”遂不从吴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进。将两处军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见前军报来说：“辽兵在前拦住。”宋江到军前看时，山坡后转出一彪皂旗来。宋江便教前军摆开人马，只见那番军番将，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摆开。宋江、卢俊义与众将看时，如黑云踊出千百万人马相似，簇拥着一员番官，横着三尖两刃刀，立马阵前。那番官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明霜镔铁盔，身披曜日连环甲，足穿抹绿云根靴，腰系龟背狻猊带。衬着锦绣绯红袍，执着铁杆狼牙棒。手持三尖两刃八环刀，坐下四蹄双翼千里马。

前面行军旗上，写的分明：“大辽副统军贺重宝。”跃马横刀，

出于阵前。宋江看了道："辽国统军，必是上将，谁敢出马？"说犹未了，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来，也不打话，便与贺统军相并。斗到三十余合，贺统军气力不加，拨过刀，望本阵便走。关胜骤马追赶，贺统军引了败兵，奔转山坡。宋江便调军马追赶。约有四五十里，听的四下里战鼓齐响。宋江急叫回军时，山坡左边，早撞过一彪番军拦路。宋江急分兵迎敌时，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辽兵。前面贺统军勒兵回来夹攻。宋江兵马，四下救应不迭，被番兵撞做两段。却说卢俊义引兵在后面厮杀时，不见了前面军马，急寻门路，要杀回来，只见胁窝里又撞出番军来厮并。辽兵喊杀连天，四下里擅击，左右被番军围住在垓心。卢俊义调拨众将，左右冲突，前后卷杀，寻路出去，众将扬威耀武，抖擞精神，正奔四下里厮杀，忽见阴云闭合，黑雾遮天，白昼如夜，不分东西南北。卢俊义心慌，急引一支军马，死命杀出。昏黑中，听得前面鸾铃声响，纵马引兵杀过去。至一山口，只听得里面人语马嘶，领军赶将入去，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对面不见。卢俊义杀到里面，约莫二更前后，方才风静云开，复见一天星斗。众人打一看时，四面尽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只见高山峻岭，无路可登。随行人马，只见徐宁、索超、韩滔、彭玘、陈达、杨春、周通、李忠、邹渊、邹润、杨林、白胜，大小十二个头领，有五千军马。星光之下，待寻归路，四下高山围匝，不能得出。卢俊义道："军士厮杀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这里权歇一宵，暂停战马，明日却寻归路。"再说宋江正厮杀间，只见黑

云四起，走石飞沙，军士对面都不相见。随军内却有公孙胜在马上见了，知道此是妖法，急拔宝剑在手，就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把宝剑指点之处，只见阴云四散，狂风顿息，辽军不战自退。宋江驱兵杀透重围，退到一座高山，迎着本部军马。且把粮车头尾相衔，权做寨栅。计点大小头领，于内不见了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并五千余军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延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军兵，四下里去寻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复。宋江便取玄女课，焚香占卜已罢，说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阴之处，急切难得出来。"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解珍、解宝扮作猎户，绕山来寻。又差时迁、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里去打听消息。

且说解珍、解宝披上虎皮袍，拕了钢叉，只望深山里行。看看天色向晚，两个行到山中，四边只一望，不见人烟，都是乱山叠嶂。解珍、解宝又行了几个山头。是夜月色朦胧，远远地望见山畔一点灯光。弟兄两个道："那里有灯光之处，必是有人家。我两个且寻去讨些饭吃。"望着灯光处，曳开脚步奔将来。未得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去处，傍着树林坡，有作三数间草屋，屋下破壁里闪出灯光来。解珍、解宝推开扇门，灯光之下，见是个婆婆，年纪六旬之上。弟兄两个，放下钢叉，纳头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儿来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里猎户？怎生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东人氏，旧日是猎户人家。因来此间做些买卖，不想正撞着军马热闹，连连厮杀，以此消折了本钱，无甚生理。弟兄两个，只得来山中寻讨些野味养口。谁想不识路

径，迷踪失迹，来到这里，投宅上暂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则个！”那婆婆道：“自古云：‘谁人顶着房子走哩！’我家两个孩儿，也是猎户，敢如今便回来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饭，与你两个吃。”解珍、解宝谢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里面去了。弟兄两个，却坐在门前。不多时，只见门外两个人，扛着一个獐子入来，口里叫道：“娘，你在那里？”只见那婆婆出来道：“孩儿，你们回了。且放下獐子，与这两位客人厮见。”解珍、解宝慌忙下拜。那两个答礼已罢，便问：“客人何处？因甚到此？”解珍、解宝便把却才的话再说一遍。那两个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刘二，兄弟刘三。父是刘一，不幸死了，止有母亲。专靠打猎营生，在此三二十年了。此间路径甚杂，俺们尚有不认的去处。你两个是山东人氏，如何到此间讨得衣饭吃？你休瞒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猎户么？”解珍、解宝道：“既到这里，如何藏的？实诉与兄长。”有诗为证：

峰峦重迭绕周遭，兵陷垓心不可逃。
二解欲知貔虎路，故将踪迹混渔樵。

当时解珍、解宝跪在地下说道：“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弟兄两个，唤做解珍、解宝，在梁山泊跟随宋公明哥哥许多时落草。今来受了招安，随着哥哥，来破辽国。前日正与贺统军大战，被他冲散一支军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弟兄两个来打探消息。”那两个弟兄笑道：“你二位既是好汉，且请起，俺指与你路头。你两个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暖杯

社酒，安排请你二位。”没一个更次，煮的肉来。刘二、刘三，管待解珍、解宝饮酒之间，动问道：“俺们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解珍、解宝便答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誓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那两个道：“俺们只听的说，原来果然如此！”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解珍、解宝道：“我那支军马，有十数个头领，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处。我想也得好一片地来排陷他。”那两个道：“你不知俺这北边地理。只此间是幽州管下，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有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悬崖峻壑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条入去的路，再也出不来。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此间别无这般宽阔去处。如今你那宋先锋屯军之处，唤做独鹿山。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厮杀。若山顶上望时，都见四边来的军马。你若要救那支军马，舍命打开青石峪，方才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口，必然多有军马，截断这条路口。此山柏树极多，惟有青石峪口两株大柏树，最大的好，形如伞盖，四面尽皆望见。那大树边正是峪口。更提防一件，贺统军会行妖法，教宋先锋破他这一件要紧。”

解珍、解宝得了这言语，拜谢了刘家兄弟两个，连夜回寨来。宋江见了问道：“你两个打听的些分晓么？”解珍、解宝却把刘家弟兄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失惊，便请军师吴用商议。正说之间，只见小校报道：“段景住、石勇引将白胜来了。”宋江道：“白胜是与卢先锋一同失陷，他此来必是有异。”随即唤来帐下问时，段景住先说：“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涧边观望，只见山顶上一个大毡包滚将下来。我两个看时，

看看滚到山脚下，却是一团毡衫，里面四围裹定，上用绳索紧拴。直到树边看时，里面却是白胜。"白胜便道："卢头领与小弟等一十三人，正厮杀间，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不辨东南西北。只听的人语马嘶之声，卢头领便教只顾杀将入去。谁想深入重地。那里尽是四面高山，无计可出，又无粮草接济，一行人马，实是艰难。卢头领差小弟从山顶上滚将下来，寻路报信。不想正撞着石勇、段景住二人，望哥哥早发救兵前去接应，迟则诸将必然死了。"宋江听罢，连夜点起军马，令解珍、解宝为头引路，望这大柏树，便是峪口。传令教马步军兵，并力杀去，务要杀开峪口。人马行到天明，远远的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果然形如伞盖。当下解珍、解宝引着军马，杀到山前峪口。贺统军便将军马摆开，两个兄弟争先出战。宋江军将要抢峪口，一齐向前。豹子头林冲飞马先到，正迎着贺拆，交马只两合，从肚皮上一枪搠着，把那贺拆搠于马下。步军头领见马军先到赢了，一发都奔将入去。黑旋风李逵手抡双斧，一路里砍杀辽兵。背后便是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引着牌手项充、李衮，并众多蛮牌，直杀入辽兵队里。李逵正迎着贺云，抢到马下，一斧砍断马脚，当时倒了，贺云落马。李逵双斧如飞，连人带马，只顾乱剁。辽兵正拥将来，却被樊瑞、鲍旭两下众牌手撞着。贺统军见折了两个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词，作起妖法，不知道些甚么。只见狂风大起，就地生云，黑暗暗罩住山头，昏惨惨迷合峪口。正作用间，宋军中转过公孙胜来，在马上掣出宝剑在手，口中念不过数句，大喝一声道："疾！"只见四面狂

风，扫退浮云，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马步三军众将向前，舍死并杀辽兵。贺统军见作法不灵，敌军冲突的紧，自舞刀拍马，杀过阵来。只见两军一齐混战，宋兵杀的辽兵东西逃窜。马军追赶辽兵，步军便去扒开峪口。原来被这辽兵重重叠叠将大块青石填塞住这条出路。步军扒开峪口，杀进青石峪内。卢俊义见了宋江军马，皆称惭愧。宋江传令，教且休赶辽兵，收军回独鹿山，将息被困人马。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道："若不得仁兄垂救，几丧了兄弟性命！"宋江、卢俊义同吴用、公孙胜，并马回寨，将息三军，解甲暂歇。

次日，军师吴学究说道："可乘此机会，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辽国之亡，唾手可待。"宋江便叫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军马，且回蓟州权歇，宋江自领大小诸将军卒人等，离了独鹿山，前来攻打幽州。贺统军正退回在城中，为折了两个兄弟，心中好生纳闷。又听得探马报道："宋江军马来打幽州。"番军越慌。众辽兵上城观望，见东北下一簇红旗，西北下一簇青旗，两彪军马奔幽州来，即报与贺统军。贺统军听的大惊，亲自上城来看时，认的是辽国来的旗号，心中大喜。来的红旗军马，尽写银字，这支军乃是大辽国驸马太真胥庆，只有五千余人。这一支青旗军马，旗上都是金字，尽插雉尾，乃是李金吾大将。原来那个番官，正受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姓李名集，呼为李金吾，乃李陵之后，荫袭金吾之爵，现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听的辽主折了城子，因此调兵前来助战。贺统军见了，使人去报两路军马，且休入城，教去山背后埋伏暂歇，待我

军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来，左右掩杀。贺统军传报已了，遂引军兵出幽州迎敌。宋江诸将已近幽州，吴用便道："若是他闭门不出，便无准备；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敌，必有埋伏。我军可先分兵作三路而进：一路直往幽州进发，迎敌来军；两路如羽翼相似，左右护持。若有埋伏军起，便教这两路军去迎敌。"宋江便拨调关胜带宣赞、郝思文领兵在左，再调呼延灼带单廷珪、魏定国领兵在右，各领一万余人，从山后小路，慢慢而行。宋江等引大军前来，径往幽州进发。却说贺统军引兵前来，正迎着宋江军马。两军相对，林冲出马，与贺统军交战。斗不到五合，贺统军回马便走。宋江军马追赶，贺统军分兵两路，不入幽州，绕城而走。吴用在马上便叫："休赶！"说犹未了，左边撞出太真驸马来，已有关胜却好迎住。右边撞出李金吾来，又有呼延灼却好迎住。正来三路军马，逼住大战，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河。贺统军情知辽兵不胜，欲回幽州时，撞过二将，接住便杀，乃是花荣、秦明，死战定贺统军，欲退回西门城边，又撞见双枪将董平，又杀了一阵。转过南门，撞见朱仝，接着又杀一阵。贺统军不敢入城，撞条大路，望北而走。不提防前面撞着镇三山黄信，舞起大刀，直取贺统军。贺统军心慌，措手不及，被黄信一刀，正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弃马而走，不想胁窝里又撞出杨雄、石秀两步军头领齐上。把贺统军掂翻在肚皮下。宋万挺枪又赶将来。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那队辽兵，已自先散，各自逃生。太真驸马见统军队里，倒了帅字旗，军校漫散，情知不济，便引了这彪红旗

军，从山背后走了。李金吾正战之间，不见了这红旗军，料道不济事，也引了这彪青旗军，望山后退去。宋江见这三路军兵，尽皆退了。大驱人马，奔来夺取幽州。不动声色，一鼓而收。来到幽州城内，扎驻三军，便出榜安抚百姓。随即差人急往檀州报捷，请赵枢密移兵蓟州守把，就取这支水军头领并船只，前来幽州听调，却教副先锋卢俊义分守霸州。前后共得了四个大郡。赵安抚见了来文大喜。一面申奏朝廷，一面行移蓟、霸二州知会，再差水军头领，收拾进发，准备水陆并进。

且说辽主升殿，会集文武番官。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统军大将等众，当廷商议："即目宋江侵夺边界，占了俺四座大郡，早晚必来侵犯皇城，燕京难保[1]。贺统军弟兄三个已亡，汝等文武群臣，当国家多事之秋，如何处置？"有都统军兀颜光奏道："郎主勿忧！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领兵，往往被人阻当，以致养成贼势，成此大祸。伏乞亲降圣旨，任臣选调军马，会合诸处军兵，克日兴师，务要擒获宋江等众，恢复原夺城池。"郎主准奏，遂赐出明珠虎牌[2]，金印敕旨，黄钺白旄，朱幡皂盖，尽付与兀颜统军。"不问金枝玉叶，皇亲国戚，不拣是何军马，并听爱卿调遣。速便起兵，前去征进！"兀颜统军领了圣旨兵符，便下教场，会集诸多番将，传下将令，调遣诸处军马，前来策应。却才传令已罢，有统军长子兀颜延寿，直至演武亭上禀道："父亲一面整点大军，孩儿先带数员猛将，会集太真驸马、李金吾将军二处军马，先到幽州，杀败这蛮子们八分。待父亲来时，瓮中捉鳖，

一鼓扫清宋兵。不知父亲钧意如何?”兀颜统军道:“吾儿言见得是。与汝突骑五千,精兵二万,就做先锋,即便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刻下便行。如有捷音,火速飞报。”小将军欣然领了号令,整点三军,径奔幽州来。正是:万马奔驰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愁。毕竟兀颜小将军怎生搦战,且听下回分解。

---

[1]燕(yān烟)京　即今北京市。

[2]虎牌　虎符金牌。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用铜或金铸成虎形,背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留存中央,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调发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话说当时兀颜延寿将引二万余军马，会合了太真驸马、李金吾二将，共领三万五千番军，整顿枪刀弓箭，一应器械完备，摆布起身。早有探子来幽州城里，报知宋江。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辽兵累败，今次必选精兵猛将，前来厮杀，当以何策应之？"吴用道："先调兵出城，布下阵势。待辽兵来，慢慢地挑战。他若无能，自然退去。"宋江随即调遣军马出城，离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势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宫八卦阵势。等候间，只见辽兵分做三队而来。兀颜小将军兵马是皂旗，太真驸马是红旗，李金吾军是青旗。三军齐到，见宋江摆成阵势。那兀颜延寿在父亲手下，曾习得阵法，深知玄妙，便令青红旗二军，分在左右，扎下营寨，自去中军，竖起云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宫八卦阵势，下云梯来，冷笑不止。左右副将问道："将军何故冷笑？"兀颜延寿道："量他这个九宫八卦阵，谁不省得？他将此等阵势，瞒人不过。俺却惊他则个！"令众军擂三通画鼓，竖起将台。就台上用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已了，下将台来。上马，

令首将哨开阵势，亲到阵前，与宋江打话。那小将军怎生结束，但见：

戴一顶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锦团花白银铠。足穿四缝鹰嘴抹绿靴，腰系双环龙角黄鞓带。蚪螭吞首打将鞭，霜雪裁锋杀人剑。左悬金画宝雕弓，右插银嵌狼牙箭。使一枝画杆方天戟，骑一匹铁脚枣骝马。

兀颜延寿勒马直到阵前，高声叫道："你摆九宫八卦阵，待要瞒谁？你却识得俺的阵么？"宋江听的番将要斗阵法，叫军中竖起云梯。宋江、吴用、朱武上云梯观望了辽兵阵势，三队相连，左右相顾。朱武早已认得，对宋江道："此太乙三才阵也。"宋江留下吴用同朱武在将台上，自下云梯来，上马出到阵前，挺鞭直指辽将，喝道："量你这太乙三才阵，何足为奇！"兀颜小将军道："你识吾阵，看俺变法，教汝不识。"勒马入中军，再上将台，把号旗招展，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将台上看了，此乃变作河洛四象阵。使人下云梯来，回复宋江知了。兀颜小将军再出阵门，横戟问道："还识俺阵否？"宋江答道："此乃变出河洛四象阵。"那兀颜小将摇着头冷笑，再入阵中，上将台，把号旗左招右展，又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将台上看了，朱武道："此乃变作循环八卦阵。"再使人报与宋江知道。那小将军再出阵前，高声问道："还能识吾阵否？"宋江笑道："料只是变出循环八卦阵，不足为奇！"小将军听了，心中自忖道："俺这几个阵势，都是秘传来的，不期都

被此人识破。宋兵之中，必有人物！”兀颜小将军再入阵中，下马上将台，将号旗招展，左右盘旋，变成个阵势：四边都无门路，内藏八八六十四队兵马。朱武再上云梯看了，对吴用说道：“此乃是武侯八阵图，藏了首尾，人皆不晓。”便着人请宋公明到阵中，上将台，看这阵法。“休欺负他辽兵，这等阵图，皆得传授。此四阵皆从一派传流下来，并无走移。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环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已变为八阵图。此是循环无比，绝高的阵法。”宋江下将台，上战马，直到阵前。小将军搠戟在手，勒马阵前，高声大叫：“能识俺阵否？”宋江喝道：“汝小将年幼学浅，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阵法，以为绝高。量这藏头八阵图法瞒谁？瞒吾大宋小儿，也瞒不过！”兀颜小将军道：“你虽识俺阵法，你且排一个奇异的阵势，瞒俺则个！”宋江喝道：“只俺这九宫八卦阵势，虽是浅薄，你敢打么？”小将军大笑道：“量此等小阵，有何难哉！你军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这个小阵！”

且说兀颜小将军便传将令，直教太真附马、李金吾，各拨一千军，“待俺打透阵势，便来策应。”传令已罢，众军擂鼓。宋兵已传下将令，教军中整擂三通战鼓，门旗两开，放打阵的小将入来。那兀颜延寿带本部下二十来员牙将，一千披甲马军，用手掐算，当日属火，不从正南离位上来，带了军马，转过右边，从西方兑位上，荡开白旗，杀入阵内，后面的被弓箭手射住，只有一半军马入的去，其余都回本阵。却说小将军走到阵里，便奔中军，只见中间白荡荡如银墙铁壁，团团围住小将军。那兀颜延寿见了，惊的面如土色，心中暗

想："阵里那得这等城子！"便教四边且打通旧路，要杀出阵来。众军回头看时，白茫茫如银海相似，满地只听的水响，不见路径。小将军甚慌，引军杀投南门来，只见千团火块，万缕红霞，就地而滚，并不见一个军马。小将军那里敢出南门，铲斜里杀投东门来，只见带叶树木，连枝山柴，交横塞满地下，两边都是鹿角，无路可进。却转过北门来，又见黑气遮天，乌云蔽日，伸手不见掌，如黑暗地狱相似。那兀颜小将军在阵内，四门无路可出，心中疑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休问怎生，只就这里死撞出去。"众军得令，齐声呐喊，杀将出去。旁边撞出一员大将，高声喝道："孺子小将，走那里去！"兀颜小将军欲待来战，措手不及，脑门上早飞下一鞭来。那小将军眼明手快，便把方天戟来拦住。只听得双鞭齐下，早把戟杆折做两段。急待挣扎，被那将军扑入怀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这兀颜小将军活捉过去，拦住后军，都喝下马来。众军黑天摸地，不辨东西，只得下马受降。拿住小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虎军大将双鞭呼延灼。当时公孙胜在中军作法，见报捉了小将军，便收了法术，阵中仍复如旧，青天白日。且说太真驸马并李金吾将军，各引兵一千，只等阵中消息，便要来策应；却不想不见些动静，不敢杀过来。宋江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那两军不降，更待何时？兀颜小将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群刀手簇出阵前。李金吾见了，一骑马，一条枪，直赶过来，要救兀颜延寿。却有霹雳火秦明正当前部，飞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军齐声呐喊。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手段

缓急差迟，被秦明当头一棍，连盔透顶，打的粉碎。李金吾撷下马来。太真驸马见李金吾输了，引军便回。宋江催兵掩杀，辽兵大败奔走。夺得战马三千余匹，旗旛剑戟，弃满川谷。宋江引兵径望燕京进发，直欲长驱席卷，以复王封[1]。

却说辽兵败残人马，逃回辽国，见了兀颜统军，禀说小将军去打宋兵阵势，被他活捉去了，其余牙将尽皆归降，李金吾亦被他那里一棍打死，太真驸马逃得性命，不知去向。兀颜统军听了大惊，便道："吾儿自小习学阵法，颇知玄妙。宋江那厮，把甚阵势，捉了吾儿？"左右道："只是个九宫八卦阵势，又无甚希奇。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都被那蛮子识破了。临了，对俺小将军说道：'你识我九宫八卦阵，你敢来打么？'俺小将军便领了千百骑马军，从西门打将入去，被他强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马能够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兀颜统军道："量这个九宫八卦阵，有甚难打，必是被他变了阵势。"众军道："俺们在将台上，望见他阵中，队伍不动，旗旛不改，只见上面一派黑云，罩定阵中。"兀颜统军道："恁的必是妖术。吾不起军，这厮也来。若不取胜，吾当自刎！谁敢与吾作前部先锋，引兵前去？俺驱大队，随后便来。"帐前转过二将齐出，"某等两个，愿为前部。"一个是番官琼妖纳延；一个是燕京骁将，姓寇，双名镇远。兀颜统军大喜，便道："你两个小心在意，与吾引一万军兵作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吾引大军，随后便到。"且不说琼、寇二将起身，作先锋开路，却说兀颜统军，随即整点本部下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尽数出征。先说那十一曜大将：

太阳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

太阴星天寿公主答里孛，引女兵五千。

罗睺星皇侄耶律得荣，引兵三千。

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引兵三千。

紫炁星皇侄耶律得忠，引兵三千。

月孛星皇侄耶律得信，引兵三千。

东方青帝水星大将只儿拂郎，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引兵三千。

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仙文荣，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水星大将曲利出清，引兵三千。

中央镇星土星上将都统军兀颜光，总领各飞兵马首将五千，镇守中坛。

兀颜统军再点部下那二十八宿将军：

角木蛟孙忠　　亢金龙张起

氐土貉刘仁　　房日兔谢武

心月狐裴直　　尾火虎顾永兴

箕水豹贾茂　　斗木獬萧大观

牛金牛薛雄　　女土蝠俞得成

虚日鼠徐威　　危月燕李益

室火猪祖兴　　壁水㺅成珠那海

奎木狼郭永昌　　娄金狗阿哩义

胃土雉高彪　　昴日鸡顺受高

毕月乌国永泰　　觜火猴潘异

参水猿周豹　　井木犴童里合

鬼金羊王景　　柳土獐雷春

星日马卞君保　　张月鹿李复

翼火蛇狄圣　　轸水蚓班古儿

那兀颜光整点就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引起大队军马精兵二十余万，倾国而起，奉请郎主御驾亲征。有古风一篇为证：

羊角风旋天地黑[2]，黄沙漠漠云阴涩。

契丹兵动山岳摧，万里乾坤皆失色。

狂嘶骏马坐胡儿，跃溪超岭流星驰。

挨枪发光天狗吠[3]，迷离毒雾奔群魑[4]。

宝雕弓挽乌龙脊[5]，雪刃霜刀映寒日。

万片霞光锦带旗，千池荷叶青毡笠。

胡笳齐和天山歌，鼓声震起白骆驼。

番王左右持绣斧，统军前后挥金戈。

绣斧金戈势相亚，打围一路无禾稼。

海青放起鸿鹄愁，豹子鸣时神鬼怕。

幽州城下如沸波，连营列骑精兵多。

罡星天遣除妖祲[6]，纷纷宿曜如予何。

且不说兀颜统军兴起大队之师，卷地而来。再说先锋琼、寇二将，引一万人马，先来进兵。早有细作报与宋江，这场厮杀不小。宋江听了大惊，传下将令，一面教取卢俊义部下尽数军马，一面又取檀州、蓟州旧有人员，都来听调。就请赵枢密前来监战。再要水军头目，将带水手人员，尽数登岸，都到霸州取齐，陆路进发。水军头领护持赵枢密在后而来，应有军马，尽在幽州。宋江等接见赵枢密，参拜已罢。赵枢密道："将军如此劳神，国之柱石，名传万载。下官回朝，于天子前必当重保。"宋江答道："无能小将，不足挂齿。上托天子洪福，下赖元帅虎威，偶成小功，非人能也！今有探细人报来就里，闻知辽国兀颜统军，起二十万军马，倾国而来。兴亡胜败，决此一战。特请枢相另立营寨，于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施犬马之劳，与众弟兄并力向前，决此一战。"赵枢密道："将军善觑方便。"宋江遂辞了赵枢密，与同卢俊义引起大兵，转过幽州地面所属永清县界[7]，把军马屯扎，下了营寨。聚集诸将头领，上帐同坐，商议军情大事。宋江道："今次兀颜统军亲引辽兵，倾国而来，决非小可！死生胜负，在此一战！汝等众兄弟，皆宜努力向前，勿生退悔。但得微功，上达朝廷，天子恩赏，必当共享。"众皆起身，都道："兄长之命，谁敢不依！"正商议间，小校报来，有辽国使人下战书来。宋江教唤至帐下，将书呈上。宋江拆书看了，乃是辽国兀颜统军帐前先锋使琼、寇二将军，统前部兵马，

相期来日决战。宋江就批书尾，回示来日决战，叫与来使酒食，放回本寨。

此时秋尽冬来，军披重铠，马挂皮甲，尽皆得时。次日，五更造饭，平明拔寨，尽数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果与辽兵相迎。遥望皂雕旗影里，闪出两员先锋旗号来。战鼓喧天，门旗开处，那个琼先锋当先出马。怎生打扮，但见：

> 头戴鱼尾卷云镔铁冠，披挂龙鳞傲霜嵌缝铠，身穿石榴红锦绣罗袍，腰系荔枝七宝黄金带，足穿抹绿鹰嘴金线靴，腰悬炼银竹节熟钢鞭。左挂硬弓，右悬长箭。马跨越岭巴山兽，枪搭翻江搅海龙。

当下那个琼妖纳延，横枪跃马，立在阵前。宋江在门旗下看了琼先锋如此英雄，便问："谁与此将交战？"当下九纹龙史进提刀跃马，出来与琼将军挑斗。战马相交，军器并举。二将斗到三二十合，史进一刀却砍个空，吃了一惊，拨回马望本阵便走。琼先锋纵马赶来。宋兵阵上小李广花荣正在宋江背后，见输了史进，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觑得来马较近，飕的只一箭，正中琼先锋面门，翻身落马。史进听得背后坠马，霍地回身，复上一刀，结果了琼妖纳延。那寇先锋望见砍了琼先锋，怒从心起，跃马提枪，直出阵前，高声大骂："贼将怎敢暗算吾兄！"当有病尉迟孙立飞马直出，径来奔寇镇远。军中战鼓喧天，耳畔喊声不绝。那孙立的金枪，神出鬼没，寇先锋斗不过二十余合，勒回马便走，不敢

回阵，恐怕撞动了阵脚，绕阵东北而走。孙立正要建功，那里肯放，纵马赶去。寇先锋去得远了，孙立在马上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寇先锋后心较亲，只一箭，那寇将军听的弓弦响，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孙立见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锋冷笑道："这厮卖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里，自把枪带在了事环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扭过身来，望孙立前心窝里一箭射来。孙立早已偷眼见了，在马上左来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后便倒，那枝箭从身上飞过去了。这马收勒不住，只顾跑来。寇先锋把弓穿在臂上，扭回身，且看孙立倒在马上。寇先锋想道："必是中了箭！"原来孙立两腿有力，夹住宝镫，倒在马上，故作如此，却不坠下马来。寇先锋勒转马，要来捉孙立。两个马头，却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来去，孙立却跳将起来，大喝一声。寇先锋吃了一惊，便回道："你只躲的我箭，须躲不的我枪。"望孙立胸前，尽力一枪搠来，孙立挺起胸脯，受他一枪。枪尖到甲，略侧一侧，那枪从肋窝里放将过去。那寇将军却扑入怀里来。孙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向那寇先锋脑袋上飞将下来，削去了半个天灵骨。那寇将军做了半世番官，死于孙立之手，尸骸落于马前。孙立提枪回来阵前。宋江大纵三军，掩杀过对阵来。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各自逃生。宋江正赶之间，听的前面连珠炮响，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先引一枝军卒人马，把住水口。差花荣、秦明、吕方、郭盛骑马上山顶望时，只见垓垓攘攘[8]，番军人马，盖地而来。正

是：鸣镝如雷奔虏骑，扬尘若雾涌胡兵。毕竟来的番军是何处人马，且听下回分解。

[1]以复王封　收复宋朝国土。封，边疆、领土。

[2]羊角风　旋风。

[3]搀枪　慧星，俗称扫帚星。古人迷信，认为慧星出现就有战祸或天灾。

天狗　星名。《史记·天官书》："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又，传说中的怪兽名，形状象狸，头是白的。

[4]魑(chī痴)　传说中山林异气所生的精怪。

[5]乌龙　狗名。

[6]祲(jīn今)　阴阳二气相侵所形成的不祥云气。妖祲，就是妖氛。

[7]永清县　在今河北省中部，永定河流域。

[8]垓垓攘攘　纷乱错杂的样子。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话说当时宋江在高阜处，看了辽兵势大，慌忙回马来到本阵，且教将军马退回永清县山口屯扎。便就帐中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商议道："今日虽是赢了他一阵，损了他两个先锋，我上高阜处观望辽兵，其势浩大，漫天遍地而来，此乃是大队番军人马。来日必用与他大战交锋，恐寡不敌众，如之奈何？"吴用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寡敌众。昔晋谢玄五万人马，战退苻坚百万雄兵[1]，先锋何为惧哉！可传令与三军众将，来日务要旗旛严整，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深栽鹿角，謦守营寨，濠堑齐备，军器并施，整顿云梯炮石之类，预先伺候。还只摆九宫八卦阵势。如若他来打阵，依次而起，纵他有百万之众，安敢冲突。"宋江道："军师言之甚妙。"随即传令已毕，诸将三军，尽皆听令。五更造饭，平明拔寨都起，前抵昌平县界[2]，即将军马摆开阵势，扎下营寨。前面摆列马军，还是虎军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居左，林冲居右，东南索超，东北徐宁，西南董平，西北杨志。宋江守领中军，其余众将，各依旧职。后面步军，另做

一阵在后，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三个为主。数万之中，都是能征惯战之将，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厮杀。阵势已定，专候番军。

不多时，遥望辽兵远远而来。前面六队番军人马，每队各有五百，左设三队，右设三队，循环往来，其势不定。此六队游兵，又号哨路，又号压阵。次后大队盖地来时，前军尽是皂纛旗，一代有七座旗门[3]，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顶黑盔，身披玄甲，上穿皂袍，坐骑乌马。手中一般军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4]。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上将，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5]。怎生打扮？头披青丝细发，黄抹额紧束金箍，身穿秃袖皂袍，乌油甲密铺银铠。足跨一匹乌骓千里马，手擎一口黑柄三尖刀。乃是番将曲利出清，引三千披发黑甲人马，按北辰五炁星君。皂旗下军兵，不计其数。正是冻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左军尽是青龙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戴四缝盔，身披柳叶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鬃马。手拿一般军器，正按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东方苍龙木星。怎生打扮？头戴狮子盔，身披狻猊铠，堆翠绣青袍，缕金碧玉带。手中月斧金丝杆，身坐龙驹玉块青。乃是番将只儿拂郎，引三千青色宝幡人马，按东震九炁星君。青旗下左右围绕军兵，不计其数。正似翠色点开黄道路，青霞截断紫云根。右军尽是白虎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

头戴水磨盔，身披烂银铠，上穿素罗袍，坐骑雪白马。各拿伏手军器，正按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6]。怎生打扮？头顶兜鍪凤翅盔，身披花银双钩甲，腰间玉带迸寒光，称体素袍飞雪练。骑一匹照夜玉狻猊马，使一枝纯钢银枣槊。乃是番将乌利可安，引三千白缨素旗人马，按西兑七炁星君。白旗下前后护御军兵，不计其数。正似征驼卷尽阴山雪，番将斜披玉井冰。后军尽是绯红旗，一代亦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戴镄箱朱红漆笠，身披猩猩血染征袍。桃红锁甲现鱼鳞，冲阵龙驹名赤兔。各掿伏手军器，正按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头顶着绛冠，朱缨粲烂。身穿绯红袍，茜色光辉。甲披一片红霞，靴刺数条花缝。腰间宝带红鞓，臂挂硬弓长箭。手持八尺火龙刀，坐骑一匹胭脂马。乃是番将洞仙文荣，引三千红罗宝旛人马，按南离三炁星君。红旗下朱缨绛衣军兵，不计其数。正似离宫走却六丁神[7]，霹雳震开三昧火。

阵前左有一队五千猛兵，人马尽是金缕弁冠，镀金铜甲，绯袍朱缨，火焰红旗，绛鞍赤马，簇拥着一员大将。头戴簇芙蓉如意缕金冠，身披结连环兽面锁子黄金甲，猩红烈火绣花袍，碧玉嵌金七宝带。使两口日月双刀，骑一匹五明赤马。乃是辽国御弟大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阳星君。正似金乌拥出扶桑国，火伞初离东海洋。阵前右设一队五千女兵，人马尽是银花弁冠，银钩锁甲，素袍素缨，白旗白马，

银杆刀枪，簇拥着一员女将。金凤钗对插青丝，红抹额乱铺珠翠，云肩巧衬锦裙，绣袄深笼银甲。小小花靴金镫稳，翩翩翠袖玉鞭轻。使一口七星宝剑，骑一匹银鬃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答里孛，按上界太阴星君[8]。正似玉兔团团离海角，冰轮皎皎照瑶台[9]。

两队阵中，团团一遭，尽是黄旗簇簇，军将尽骑黄马，都披金甲。衬甲袍起一片黄云，绣包巾散半天黄雾。黄军队中，有军马大将四员，各领兵三千，分于四角。每角上一员大将，团团守护。东南一员大将，青袍金甲，手持宝枪，坐骑粉青马，立于阵前，按上界罗睺星君[10]，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荣。西南一员大将，紫袍银甲，使一口宝刀，坐骑海骝马，立于阵前，按上界计都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华。东北一员大将，绿袍银甲，手执方天画戟，坐骑五明黄马，立于阵前，按上界紫炁星君[11]，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忠。西北一员大将，白袍铜甲，手仗七星宝剑，坐骑踢云乌骓马，立于阵前，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信。黄军阵内，簇拥着一员上将，左有执青旗，右有持白钺，前有擎朱旛，后有张皂盖。周回旗号，按二十四气，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明分阴阳左右，暗合璇玑玉衡乾坤混沌之象[12]。那员上将，使一枝朱红画杆方天戟。怎生打扮？头戴七宝紫金冠，身穿龟背黄金甲，西川红锦绣花袍，蓝田美玉玲珑带。左悬金画铁胎弓，右带凤翎铍子箭。足穿鹰嘴云根靴，坐骑铁脊银鬃马。锦雕鞍稳踏金镫，紫丝缰牢绊山鞒。腰间挂剑驱番将，手内挥鞭统大军。这簇军

马光辉，四边浑如金色，按上界中宫土星一炁天君，乃是辽国都统军大元帅兀颜光。

黄旗之后，中军是凤辇龙车。前后左右，七重剑戟枪刀围绕。九重之内，又有三十六对黄巾力士，推捧车驾。前有九骑金鞍骏马驾辕，后有八对锦衣卫士随阵。辇上中间，坐着辽国郎主。头戴冲天唐巾，身穿九龙黄袍，腰系蓝田玉带，足穿朱履朝靴。左右两个大臣：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各带貂蝉冠，火裙朱服，紫绶金章，象简玉带。龙床两边，金童玉女，执简捧珪。龙车前后左右两边，簇拥护驾天兵。辽国郎主，自按上界北极紫微大帝，总领镇星。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辅、右弼星君[13]。正是一天星斗离乾位[14]，万象森罗降世间[15]。有诗为证：

宿曜随宜列八方，更将土德镇中央。
胡人从不关天象，何事纷纷凌上苍[16]？

那辽国番军摆列天阵已定，正如鸡卵之形[17]，似复盆之状，旗排四角，枪摆八方，循环无定，进退有则。宋江看见，便教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就中军竖起云梯将台，引吴用、朱武上台观望。宋江看了，惊讶不已。朱武看了认的是天阵，便对宋江、吴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象阵也！"宋江问道："如何攻击？"朱武道："此天阵变化无穷，机关莫测，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开阵势，如何得他军退？"吴用道："急切不知他阵内虚实，如何便去打得？"正商议间，兀颜

统军在中军传令，今日属金，可差亢金龙张起、牛金牛薛雄、娄金狗阿里义、鬼金羊王景四将，跟随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离阵攻打宋兵。宋江众将在阵前，望见对阵右军七门，或开或闭，军中雷响，阵势团团。那引军旗在阵内自东转北，北转西，西投南。朱武见了，在马上道："此乃是天盘左旋之象。今日属金，天盘左动，必有兵来。"说犹未了，五炮齐响，早是对阵踊出军来。中是金星，四下是四宿，引动五队军马，卷杀过来，势如山倒，力不可当。宋江军马，措手不及，望后急退。大队压住阵脚，辽兵两面夹攻，宋江大败，急忙退兵，回到本寨，辽兵也不来追赶。点视军中头领，孔亮伤刀，李云中箭，朱富着炮，石勇着枪，中伤军卒，不计其数。随即发付上车，去后寨令安道全医治。宋江教前军下了铁蒺藜，深栽鹿角，坚守寨门。

宋江在中军纳闷，与卢俊义等商议："今日折了一阵，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战，必来攻打。"卢俊义道："来日着两路军马，撞住他那压阵军兵。再调两路军马，撞那厮正北七门。却教步军从中间打将入去，且看里面虚实如何。"宋江道："也是。"次日便依卢俊义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阵前准备，大开寨门，引兵前进。遥望辽兵不远，六队压阵辽兵，远探将来。宋江便差关胜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辽兵。大队前进，与辽兵相接，宋江再差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朱仝在右，两队军兵，来撞皂旗七门。果然撞开皂旗阵势，杀散皂旗人马，正北七座旗门，队伍不整。宋江阵中，却转过李逵、樊瑞、鲍旭、

项充、李衮五百牌手向前。背后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解珍、解宝，将带应有步军头目，撞杀入去。混天阵内，只听四面炮响，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撞杀将来。宋江军马，抵当不住，转身便走。后面架隔不定，大败奔走，退回原寨。急点军时，折其大半。杜迁、宋万，又带重伤。于内不见了黑旋风李逵。原来李逵杀的性起，只顾砍入他阵里去，被他挠钩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听的，心中纳闷。传令教先送杜迁、宋万去后寨，令安道全调治。带伤马匹，叫牵去与皇甫端料理。宋江又与吴用等商议："今日又折了李逵，输了这一阵，似此怎生奈何？"吴用道："前日我这里活捉的他那个小将军，是兀颜统军的孩儿，正好与他打换。"宋江道："这番换了，后来倘若折将，何以解救？"吴用道："兄长何故执迷，且顾眼下。"说犹未了，小校来报，有辽将遣使到来打话。宋江唤入中军，那番官来与宋江厮见，说道："俺奉元帅将令，今日拿得你的一个头目，到俺总兵面前，不肯杀害，好生与他酒肉，管待在那里。统军要送来与你，换他孩儿小将军还他。如果将军肯时，便送那个头目来还。"宋江道："既是恁地，俺明日取小将军来到阵前，两相交换。"番官领了宋江言语，上马去了。宋江再与吴用商议道："我等无计破他阵势，不若取将小将军来，就这里解和这阵，两边各自罢战。"吴用道："且将军马暂歇，别生良策，再来破敌，未为晚矣。"到晓，差人星夜去取兀颜小将军来，也差个人直往兀颜统军处，说知就里。且说兀颜统军，正在帐中坐地，小军来报，宋先锋使人来打话。统军传令，教唤入来，到帐前，见了兀颜统

军，说道："俺的宋先锋拜意统军麾下，今送小将军回来，换俺这个头目。即今天气严寒，军士劳苦，两边权且罢战，待来春别作商议，俱免人马冻伤。请统军将令。"兀颜统军听了大喝道："无智辱子，被汝生擒，纵使得活，有何面目见咱？不用相换，便拿下替俺斩了。若要罢战权歇，教你宋江束手来降，免汝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大喝一声："退去！"使者飞马回寨，将这话诉与宋江。宋江慌速，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带了兀颜小将军，直抵前军，隔阵大叫："可放过俺的头目来，我还你小将军。不罢战不妨，自与你对阵厮杀。"只见辽兵阵中，无移时，把李逵一骑马送出阵前来。这里也牵一匹马，送兀颜小将军出阵去。两家如此，一言为定。两边一齐同收同放，李将军回寨，小将军也骑马过去了。当日两边，都不厮杀。宋江退兵回寨，且与李逵贺喜。

宋江在帐中与诸将相议道："辽兵势大，无计可破，使我忧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我等来日，可分十队军马，两路去当压阵军兵，八路一齐撞击，决此一战。"宋江道："全靠你等众弟兄同心僇力，来日必行。"吴用道："两番撞击不动，不如守等他来交战。"宋江道："等他来，也不是良法。只是众弟兄当以力敌，岂有连败之理！"当日传令，次早拔寨起军，分作十队，飞抢前去。两路先截住后背压阵军兵，八路军马更不打话，呐喊摇旗，撞入混天阵去。听的里面雷声高举，四七二十八门，一齐分开，变作一字长蛇之阵，便杀出来。宋江军马，措手不及，急令回军，大败而走，旗枪

不整，金鼓偏斜，速退回来。到得本寨，于路损折军马数多。宋江传令，教军将紧守山口寨栅，深掘濠堑，牢栽鹿角，坚闭不出，且过冬寒。

却说副枢密赵安抚，累次申达文书赴京，奏请索取衣袄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斌。此人文武双全，满朝钦敬，将带京师一万余人，起差民夫车辆，押运衣袄五十万领，前赴宋先锋军前交割，就行催并军将，向前交战，早奏凯歌。王文斌领了圣旨文书，将带随行军器，拴束衣甲鞍马，催攒人夫军马，起运车仗，出东京，望陈桥驿进发。监押着一二百辆车子，上插黄旗，书"御赐衣袄"，迤逦前进。经过去处，自有官司供给口粮。在路非则一日，来到边庭，参见了赵枢密，呈上中书省公文。赵安抚看了大喜道："将军来的正好，目今宋先锋被辽国兀颜统军，把兵马摆成混天阵势，连输了数阵。头目人等，中伤者多，现今发在此间将养，令安道全医治。宋先锋扎寨在永清县地方，并不敢出战，好生纳闷。"王文斌禀道："朝廷因此就差某来，催并军士向前，早要取胜。今日既然累败，王某回京师，见省院官，难以回奏。文斌不才，自幼颇读兵书，略晓些阵法，就到军前，略施小策，愿决一阵，与宋先锋分忧。未知枢相钧命若何？"赵枢密大喜，置酒宴赏，就军中犒劳押车人夫，就教王文斌转运衣袄，解付宋江军前给散。赵安抚先使人报知宋先锋去了。且说宋江在中军帐中纳闷，闻知赵枢密使人来，转报东京差教头郑州团练使王文斌，押送衣袄五十万领，就来军前催并进兵。宋江差人接至

寨中下马，请入帐内，把酒接风。数杯酒后，询问缘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边，上托天子洪福，得了四个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番邦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兵屯二十万，整整齐齐，按周天星象，请启郎主御驾亲征。宋江连败数阵，无计可施，屯驻不敢轻动。今幸得将军降临，愿赐指教。"王文斌道："量这个混天阵，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同到军前一观，别有主见。"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将衣袄给散军将，众人穿罢，望南谢恩。当日中军置酒，殷勤管待，就行赏劳三军。

来日结束，五军都起。王文斌取过带来的头盔衣甲，全副披挂上马，都到阵前。对阵辽兵望见宋兵出战，报入中军。金鼓齐鸣，喊声大举，六队战马哨出阵来。宋江分兵杀退。王文斌上将台亲自看一回，下云梯来说道："这个阵势，也只如常，不见有甚惊人之处。"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识，且图诈人要誉[18]，便叫前军擂鼓搦战。对阵番军，也挝鼓鸣金。宋江立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党，敢出来挑战么？"说犹未了，黑旗队里，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将。那番官披头散发，黄罗抹额，衬着金箍乌油铠甲，秃袖皂袍，骑匹乌骓马，挺三尖刀，直临阵前。背后牙将，不计其数。引军皂旗上书银字"大将曲利出清"，跃马阵前搦战。王文斌寻思道："我不就这里显扬本事，再于何处施逞？"便挺枪跃马出阵，与番官更不打话，骤马相交。王文斌挺枪便搠，番将舞刀来迎。斗不到二十余合，番将回身便走。王文斌见了，便骤马飞枪，直赶将去。原来番将不输，特地要卖个破绽，漏他来赶。番

将抡起刀，觑着王文斌较亲，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做两段，死于马下。宋江见了，急叫收军。那辽兵撞掩过来，又折了一阵，慌慌忙忙，收拾还寨。众多军将，看见立马斩了王文斌，面面厮觑，俱各骇然。宋江回到寨中，动纸文书，申复赵枢密说："王文斌自愿出战身死，发付带来人伴回京。"赵枢密听知此事，展转忧闷，甚是烦恼，只得写了申呈奏本，关会省院打发来的人伴回京去了。有诗为证：

赵括徒能读父书[19]，文斌殒命又何愚。
平时夸口千人有，临阵成功一个无。

且说宋江自在寨中纳闷，百般寻思，无计可施，怎生破的辽兵，寝食俱废，梦寐不安。是夜严冬，天气甚冷，宋江闭上帐房，秉烛沉吟闷坐。时已二鼓，神思困倦，和衣隐几而卧。觉道寨中狂风忽起，冷气侵人。宋江起身，见一青衣女童，向前打个稽首。宋江便问："童子自何而来？"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请将军，便烦移步。"宋江道："娘娘现在何处？"童子指道："离此间不远。"宋江遂随童子出的帐房，但见上下天光一色，金碧交加，香风细细，瑞霭飘飘，有如二三月间天气。行不过三二里多路，见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柏森然，紫桂亭亭，石栏隐隐，两边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夭桃，曲折栏干，转过石桥，朱红棂星门一座。仰观四面，萧墙粉壁，画栋雕梁，金钉朱户，碧瓦重檐，四边帘卷虾须，正面窗

横龟背。女童引宋江从左廊下而进，到东向一个阁子前。推开朱户，教宋江里面少坐。举目望时，四面云窗寂静，霞彩满阶，天花缤纷，异香缭绕。童子进去，复又出来传旨道："娘娘有请，星主便行。"宋江坐未暖席，即时起身。又见外面两个仙女入来，头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缕绛绡衣，与宋江施礼。宋江不敢仰视。那两个仙女道："将军何故作谦？娘娘更衣便出，请将军议论国家大事，便请同行。"宋江唯然而行，听的殿上金钟声响，玉磬音鸣。青衣迎请宋江上殿。二仙女前进，引宋江自东阶而上，行至珠帘之前。宋江只听的帘内玎珰隐隐，玉佩锵锵。青衣请宋江入帘内，跪在香案之前。举目观望殿上，祥云霭霭，紫雾腾腾，正面九龙床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头戴九龙飞凤冠，身穿七宝龙凤绛绡衣，腰系山河日月裙，足穿云霞珍珠履，手执无瑕白玉珪。两边侍从女仙，约有三二十个。

玄女娘娘与宋江曰："吾传天书与汝，不觉又早数年矣！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今宋天子令汝破辽，胜负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臣自得蒙娘娘赐与天书，未尝轻慢泄漏于人。今奉天子敕命破辽，不期被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累败数次。臣无计可施，正在危急之际。"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阵法否？"宋江再拜奏道："臣乃下土愚人，不晓其法，望乞娘娘赐教。"玄女娘娘曰："此阵之法，聚阳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须取相生相克之理。且如前面皂旗军马内设水星，按上界北方五炁辰星。你宋兵中，可选大将七员，黄旗黄甲，黄衣黄马，撞破辽兵皂旗七门。续

后命猛将一员，身披黄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克水之义也。却以白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左边青旗军阵，此乃金克木之义也。却以红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右边白旗军阵，此乃火克金之义也。却以皂旗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后军红旗军阵，此乃水克火之义也。却命一枝青旗军马，选将九员，直取中央黄旗军阵主将，此乃木克土之义也。再选两枝军马，命一枝绣旗花袍军马，扮作罗睺，独破辽兵太阳军阵。命一枝素旗银甲军马，扮作计都，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二十四部雷车，按二十四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中军。令公孙胜布起风雷天罡正法，径奔入辽主驾前。可行此计，足取全胜。日间不可行兵，须是夜黑可进。汝当亲自领兵，掌握中军，催动人马，一鼓成功。吾之所言，汝当秘受。保国安民，勿生退悔。天凡有限，从此永别。他日琼楼金阙，别当重会。汝宜速还，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献茶，宋江吃罢，令青衣即送星主还寨。宋江再拜，恳谢娘娘，出离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从西阶而出，转过棂星红门，再登旧路。才过石桥松径，青衣用手指道："辽兵在那里，汝当破之！"宋江回顾，青衣用手一推，猛然惊觉，就帐中做了一梦。静听军中更鼓，已打四更，宋江便叫请军师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内，宋江道："军师有计破混天阵否？"吴学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梦玄女娘娘传与秘诀，寻思定了，特请军师商议，可以会集诸将，分拨行事。"正是：动达天机施妙策，摆开星斗破迷关。毕竟宋江怎生打阵，且听下回分解。

[1]昔晋谢玄二句　　此指东晋击败前秦符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公元三八三年符坚率军九十万南下灭晋，晋相谢安使谢玄统兵八万迎战。晋军进至淝水，要求秦兵后移，以便渡河决战。秦兵一退即不可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2]昌平县　　在今北京市西北郊，温榆河上游，长城以南。

[3]一代　　即一带。

[4]正按北方句　　指前军七座旗门，完全依照北方七个星宿的次序排列。

[5]北方玄武水星　　古人把每一方的七个星宿联系起来，想象成一种动物形象：北方玄武(龟蛇)，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又以金、木、水、火、土五星配主西、东、北、南、中央五方。水星也叫辰星，配主北方。

[6]咸池　　星名。《史记·天官书》:"西宫咸池。"

[7]离宫走却六丁神　　这一句用火神走出离宫来形容后军的一色火红装备。离宫，离卦象征火，所以离宫就是火神宫。六丁神，道教尊奉的火神。以上所写辽兵阵势，是依据古军事家按天文四宫布列前后军阵的，军旗上画四种图形作为标识。《礼·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正义》:"此明军行象天文而作阵法也。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

[8]太阴星君　　即月亮。

[9]冰轮　　月亮。

[10]罗睺(hóu 喉)星君　　印度占星术名词。印度天文学将黄道和白道的降交点叫罗睺，升交点叫计都。印度占星术认为罗睺计都能支配人间的祸福吉凶。

[11]紫炁(qì气)星君　　星命家十一曜之一，与日月五星顺行，二十九日行一度，大约二十九年一周天。

[12]暗合璇玑玉衡乾坤混沌之象　　暗合天象。璇玑玉衡，即北斗七星中第四、第五两星，此代指北斗七星。乾坤，代表天地日月。混沌，天地未开辟以前之元气状态。

[13]弼(bì)必　　辅佐。

[14]乾(qián钱)位　　《易》经八卦中的第一卦，象征天。

[15]万象森罗　　指宇宙间纷然罗陈的各种事物现象。

[16]渎　　侮慢，冒犯。

[17]正如鸡卵之形　　古代有浑天说，认为天地形状象一只蛋，天包地象蛋白包住蛋黄。辽军阵势完全按天象排列，所以说它形状象鸡蛋，也就是下面朱武所说的太乙混天象阵。

[18]要　通徼，求取。

[19]赵括徒能读父书　赵括熟习兵书，善谈阵法，连他父亲赵奢（战国时赵国大将）都无法驳倒。然而赵括只会纸上谈兵，毫无实战经验。后来继承父职任赵将，前二六〇年在长平与秦国交战，全军覆没。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话说当下宋江梦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不忘一句，便请军师吴用计议定了，申禀赵枢密。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都用画板铁叶钉成，下装油柴，上安火炮，连更晓夜，催并完成。商议打阵，会集诸将人马，宋江传令，各各分派。便点按中央戊已土黄袍军马，战辽国水星阵内，差大将一员双枪将董平；左右撞破皂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麟、穆春。再点按西方庚辛金白袍军马，战辽国木星阵内，差大将一员豹子头林冲；左右撞破青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杨林。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红袍军马，战辽国金星阵内，差大将一员霹雳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刘唐、雷横、单廷珪、魏定国、周通、龚旺、丁得孙。再点按北方壬癸水黑袍军马，战辽国火星阵内，差大将一员双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杨志、索超、韩滔、彭玘、孔明、邹渊、邹润。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战辽国土星主将阵内，差大将一员大刀关胜；左右

撞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差副将八员，花荣、张清、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绣旗花袍军，打辽国太阳左军阵内，差大将七员，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隆、蔡福。再差一枝素袍银甲军，打辽国太阴右军阵中，差大将七员，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新、张青、蔡庆。再差打中军一枝悍勇人马，直擒辽主，差大将六员，卢俊义、燕青、吕方、郭盛、解珍、解宝。再遣护送雷车至中军，大将五员，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其余水军头领，并应有人员，尽到阵前协助破阵。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分拨人员，仍排九宫八卦阵势。宋江传令已罢，众将各各遵依。一面攒造雷车已了，装载法物，推到阵前。正是：计就惊天地，谋成破鬼神。

且说兀颜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差遣压阵军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连日制造完备，选定日期，是晚起身，来与辽兵相接。一字儿摆开阵势，前面尽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待天色傍晚。黄昏左侧，只见朔风凛凛，彤云密布，罩合天地，未晚先黑。宋江教众军人等，断芦为笛，衔于口中，唿哨为号。当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留黄袍军摆在阵前。这分出四路军马，赶杀哨路番军，绕阵脚而走，杀投北去。初更左侧，宋江军中连珠炮响。呼延灼打开阵门，杀入后军，直取火星。关胜随即杀入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引军杀入左军阵内，直取木星。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直取金星。董平便调军攻打头阵，直取水星。公孙胜在军中仗剑作法，踏罡步斗，敕起五雷。是夜南风大作，吹得树梢

垂地，走石飞沙。一齐点起二十四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将引五百牌手，悍勇军兵，护送雷车，推入辽军阵内。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阴阵中。花和尚鲁智深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阳阵中。玉麒麟卢俊义引领一枝军马，随着雷车，直奔中军。你我自去寻队厮杀。是夜雷车火起，空中霹雳交加，端的是杀得星移斗转，日月无光，鬼哭神号，人兵撩乱。且说兀颜统军，正在中军遣将，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振，四面厮杀。急上马时，雷车已到中军，烈焰涨天，炮声震地，关胜一枝军马，早到帐前。兀颜统军急取方天画戟，与关胜大战。怎禁没羽箭张清，取石子望空中乱打，打的四边牙将，中伤者多逃命散走。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纵马横刀，乱杀军将。兀颜统军见身畔没了羽翼，拨回马望北而走，关胜飞马紧追。正是饶君走上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花荣在背后见兀颜统军输了，一骑马也追将来，急拈弓搭箭，望兀颜统军射将去。那箭正中兀颜统军后心，听的铮地一声，火光迸散，正射在护心镜上。却待再射，关胜赶上，提起青龙刀，当头便砍。那兀颜统军披着三重铠甲，贴里一层连环镔铁铠，中间一重海兽皮甲，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关胜那一刀砍过，只透的两层。再复一刀，兀颜统军就刀影里闪过，勒马挺方天戟来迎。两个又斗了三五合，花荣赶上，觑兀颜统军面门，又放一箭。兀颜统军急躲，那枝箭带耳根穿住凤翅金冠。兀颜统军急走，张清飞马赶上，拈起石子，望头脸上便打。石子飞去，打的兀颜统军扑在马上，拖着画戟而走。关胜赶上，再复一刀。那青龙刀落

处，把兀颜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着，撷下马去。花荣抢到，先换了那匹好马。张清赶来，再复一枪。可怜兀颜统军，一世豪杰，一柄刀，一条枪，结果了性命。有诗为证：

李靖六花人亦识[1]，孔明八卦世应知。
混天只想无人敌，也有神机打破时。

却说鲁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员头领，众将呐声喊，杀入辽兵太阳阵内。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戒刀，掠断马头，倒撞下马来，揪住头发，一刀取了首级，杀散太阳阵势。鲁智深道："俺们再去中军，拿了辽主，便是了事也！"且说辽兵太阴阵中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慌忙整顿军器上马，引女兵伺候。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纵马引着顾大嫂等六员头领，杀入帐来，正与天寿公主交锋。两个斗无数合，一丈青放开双刀，抢入公主怀内，劈胸揪住。两个在马上扭做一团，绞做一块。王矮虎赶上，活捉了天寿公主。顾大嫂、孙二娘在阵里杀散女兵。孙新、张青、蔡庆在外面夹攻。可怜玉叶金枝女，却作归降被缚人。且说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解珍、解宝先把帅字旗砍翻，乱杀番兵番将。当有护驾大臣与众多牙将，紧护辽国郎主銮驾，往北而走。阵内罗睺、月孛二皇侄，俱被刺死于马下。计都皇侄，就马上活拿了。紫炁皇侄，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围住，直杀到四更方息，杀的辽兵二十余万，七损八伤。将及天明，诸将都回。宋江鸣金收军下寨，传令教生擒活捉之众，各自献功。一丈

青献太阴星天寿公主，卢俊义献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朱仝献水星曲利出清，欧鹏、邓飞、马麟献斗木獬萧大观，杨林、陈达献心月狐裴直，单廷珪、魏定国献胃土雉高彪，韩滔、彭玘献柳土獐雷春、翼火蛇狄圣。诸将献首级，不计其数。宋江将生擒八将，尽行解赴赵枢密中军收禁。所得马匹，就行俵拨各将骑坐。

且说辽国郎主，慌速退入燕京，急传旨意，坚闭四门，紧守城池，不出对敌。宋江知得辽主退回燕京，便教军马拔寨都起，直追至城下，团团围住。令人请赵枢密，直至后营监临打城。宋江传令，教就燕京城外，团团竖起云梯炮石，扎下寨栅，准备打城。辽国郎主心慌，会集群臣商议，都道："事在危急，莫若归降大宋，此为上计。"辽主遂从众议。于是城上早竖起降旗，差人来宋营求告："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国。"宋江引着来人，直到后营，拜见赵枢密，通说投降一节。赵枢密听了道："此乃国家大事，须用取自上裁[2]，我未敢擅便主张。你辽国有心投降，可差的当大臣[3]，亲赴东京，朝见天子。圣旨准你辽国皈依表文，降诏赦罪，方敢退兵罢战。"来人领了这话，便入城回复郎主。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时有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曰："目今本国兵微将寡，人马皆无，如何迎敌？论臣愚意，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许以厚贿。一面令其住兵停战，一面收拾礼物，径往东京，投买省院诸官，令其于天子之前，善言启奏，别作宛转。目今中国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可把金

帛贿赂，与此四人，买其请和，必降诏赦，收兵罢战。"郎主准奏。次日，丞相褚坚出城来，直到宋先锋寨中。宋江接至帐上，便问来意如何。褚坚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然后许宋先锋金帛玩好之物。宋江听了，说与丞相褚坚道："俺连日攻城，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一发斩草除根，免了萌芽再发。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以此停兵罢战。两国交锋，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纳降，因此按兵不动，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汝今以贿赂相许，觑宋江为何等之人，再勿复言！"褚坚惶恐。宋江又道："容你修表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动，待汝速去快来，汝勿迟滞！"

褚坚拜谢了宋先锋，作别出寨，上马回燕京来，奏知国主。众大臣商议已定，次日辽国君臣，收拾玩好之物，金银宝贝，彩缯珍珠，装载上车，差丞相褚坚，并同番官一十五员，前往京师。鞍马三十余骑，修下请罪表章一道，离了燕京，到了宋江寨内，参见了宋江。宋江引褚坚来见赵枢密，说知此事：辽国今差丞相褚坚，亲往京师朝见，告罪投降。赵枢密留住褚坚，以礼相待。自来与宋先锋商议，亦动文书，申达天子。就差柴进，萧让赍奏，就带行军公文，关会省院，一同相伴丞相褚坚，前往东京。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师，便将十车进奉金宝礼物，车仗人马，于馆驿内安下。柴进、萧让赍捧行军公文，先去省院下了，禀说道："即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郎主于城上竖起降旗，今遣丞相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旨。"省院官说道："你且与他馆驿内权时安歇，待俺这里从长

计议。”此时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并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却说辽国丞相褚坚并众人先寻门路，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后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各各先以门路，馈送礼物诸官已了。次日早朝，百官朝贺拜舞已毕，枢密使童贯出班奏曰：“有先锋使宋江杀退辽兵，直至燕京，围住城池攻击，旦夕可破。今有辽主早竖降旗，情愿投降，遣使丞相褚坚，奉表称臣，纳降请罪，告赦讲和，求敕退兵罢战，情愿年年进奉，不敢有违。伏乞圣鉴。”天子曰：“以此讲和，休兵罢战，汝等众卿，如何计议？”旁有太师蔡京出班奏曰：“臣等众官，俱各计议：自古及今，四夷未尝尽灭。臣等愚意，可存辽国，作北方之屏障。年年进纳岁币，于国有益。合准投降请罪，休兵罢战，诏回军马，以护京师。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圣裁。”天子准奏，传圣旨，令辽国来使面君。当有殿头官传令，宣褚坚等一行来使，都到金殿之下，扬尘拜舞，顿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展开。宣表学士高声读道：

辽国主臣耶律辉顿首顿首，百拜上言：

臣生居朔漠[4]，长在番邦，不通圣贤之经，罔究纲常之礼。诈文伪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赂贪财，前后悉鼠目麞头之辈。小臣昏昧，屯众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讨罪，妄驱士马，动劳王室兴师。量蝼蚁安足撼泰山，想众水必然归大海。今特遣使臣褚坚冒干天威[5]，纳土请罪。倘蒙圣上怜悯蕞尔之微生[6]，不废祖宗之遗

业，赦其旧过，开以新图，退守戎狄之番邦，永作天朝之屏障，老老幼幼，真获再生，子子孙孙，久远感戴。进纳岁币，誓不敢违！臣等不胜战慄屏营之至[7]！谨上表以闻。

宣和四年冬月　日辽国主臣耶律辉　表

徽宗天子御览表文已毕，阶下群臣称贺。天子命取御酒，以赐来使。丞相褚坚等便取金帛岁币，进在朝前。天子命宝藏库收讫，仍另纳下每年岁币牛马等物。天子回赐缎匹表里，光禄寺赐宴。敕令："丞相褚坚等先回，待寡人差官自来降诏。"褚坚等谢恩，拜辞出朝，且归馆驿。是日朝散，褚坚又令人再于各官门下，重打关节。蔡京力许："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褚坚谢了太师，自回辽国去了。

却说蔡太师次日引百官入朝，启奏降诏，回下辽国。天子准奏，急敕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尉宿元景赍擎丹诏，直往辽国开读。另敕赵枢密令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给辽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天子退朝，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诸官，都到宿太尉府，约日送行。再说宿太尉领了诏敕，不敢久停，准备轿马从人，辞了天子，别了省院诸官，就同柴进、萧让同上辽邦，出京师，望陈桥驿投边塞进发。在路行时，正值严冬之月，彤云密布，瑞雪平铺，粉塑千林，银装万里。宿太尉一行人马，冒雪撞风[8]，迤逦前进。雪霁未消[9]，渐临边塞。柴进、萧让先使哨马报知赵枢密，

前去通报宋先锋。宋江见哨马飞报，便携酒礼，引众出五十里伏道迎接。接着宿太尉，相见已毕，把了接风酒，各官俱喜。请至寨中，设筵相待，同议朝廷之事。宿太尉言说省院等官，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俱各受了辽国贿赂，于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罢战，诏回军马，守备京师。宋江听了叹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宿太尉道："先锋休忧！元景回朝，天子前必当重保。"赵枢密又道："放着下官为证，怎肯教虚费了将军大功！"宋江禀道："某等一百八人，竭力报国，并无异心，亦无希恩望赐之念。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实为幸甚。若得枢相肯做主张，深感厚德。"当日饮宴，众皆欢喜，至晚方散。随即差人一面报知辽国，准备接诏。次日，宋江拨十员大将，护送宿太尉进辽国颁诏，都是锦袍金甲，戎装革带。那十员上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应、柴进、吕方、郭盛，引领马步军三千，护持太尉，前遮后拥，摆布入城。燕京百姓，有数百年不见中国军容，闻知太尉到来，尽皆欢喜，排门香花灯烛。辽主亲引百官文武，具服乘马，出南门迎接诏旨，直至金銮殿上。十员大将，立于左右。宿太尉立于龙亭之左。国主同百官，跪于殿前。殿头官喝拜，国主同文武拜罢。辽国侍郎承恩请诏，就殿上开读。诏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禅宗，虽中华而有主，岂夷狄之无君？兹尔辽国，不遵天命，数犯疆封，理合一鼓而灭。朕今览其情词，怜其哀切，悯汝悍孤[10]，不

忍加诛，仍存其国。诏书至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还国。原夺一应城池，仍旧给还本国管领。所供岁币，慎勿怠忽。於戏[11]！敬事大国，祗畏天地，此藩翰之职也[12]。尔其钦哉[13]！

宣和四年冬月　日

当时辽国侍郎开读诏旨已罢，郎主与百官再拜谢恩。行君臣礼毕，抬过诏书龙案，郎主便与宿太尉相见。叙礼已毕，请入后殿，大设华筵，水陆俱备。番官进酒，戎将传杯；歌舞满筵，胡笳聒耳；燕姬美女，各奏戎乐；羯鼓埙篪[14]，胡旋慢舞。筵宴已终，送宿太尉并众将于馆驿内安歇。是日跟去人员，都有赏劳。次日，国主命丞相褚坚出城至寨，邀请赵枢密、宋先锋，同入燕京赴宴。宋江便与军师吴用计议不行，只请的赵枢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饮宴。是日辽国郎主，大张筵席，管待朝使。葡萄酒熟倾银瓮，黄羊肉美满金盘。异果堆筵，奇花散彩。筵席将终，只见国主金盘捧出玩好之物，上献宿太尉、赵枢密。直饮至更深方散。第三日，辽主会集文武群臣，番戎鼓乐，送太尉、枢密出城还寨。再命丞相褚坚，将牛羊马匹，金银彩缎等项礼物，直至宋先锋军前寨内，大设广会，犒劳三军，重赏众将。

宋江传令，叫取天寿公主一干人口，放回本国。仍将夺过檀州、蓟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辽国管领。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次后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分拨人员，先发中军军马，护送赵枢密起行。宋先锋寨内，自己设宴。一面

赏劳水军头目已了，着令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宋江再使人入城中，请出左右二丞相前赴军中说话。当下辽国郎主教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来至宋先锋行营，至于中军相见，宋江邀请上帐，分宾而坐。宋江开话道："俺武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奇功在迩[15]，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尽皆剿灭，正当其理。主帅听从，容汝申达朝廷。皇上怜悯，存恻隐之心，不肯尽情追杀，准汝投降，纳表请罪。今王事已毕，吾待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辈，不能胜尔，再生反复。年年进贡，不可有缺。吾今班师还国，汝宜谨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决无轻恕！"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谢。宋江再用好言戒谕，二丞相恳谢而去。

宋江却拨一队军兵，与女将一丈青等先行。随即唤令随军石匠，采石为碑，令萧让作文，以记其事。金大坚镌石已毕[16]，竖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尚存。有诗为证：

每闻胡马度阴山[17]，恨杀澶渊纵虏还[18]。
谁造茅山功迹记，寇公泉下亦开颜[19]。

宋江却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只见鲁智深忽到帐前，合掌作礼，对宋江道："小弟自从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赵员外送洒家上五台山，投礼智真长老，落发为僧。不想醉后两番闹了禅门，师父送俺来东京大相国寺，投托智清禅师，讨个执事僧做，相国寺里着洒家看守菜园。

为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得遇哥哥，随从多时，已经数载，思念本师，一向不曾参礼。洒家常想师父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久后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兄弟权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都做布施，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哥哥军马只顾前行，小弟随后便赶来也！”宋江听罢愕然，默上心来，便道："你既有这个活佛罗汉在彼，何不早说，与俺等同去参礼，求问前程。”当时与众人商议，尽皆要去，惟有公孙胜道教不行。宋江再与军师计议："留下金大坚、皇甫端、萧让、乐和四个，委同副先锋卢俊义掌管军马，陆续先行。俺们只带一千来人，随从众弟兄，跟着鲁智深，同去参礼智真长老。”宋江等众，当时离了军前。收拾名香、彩帛、表里、金银，上五台山来。正是：暂弃金戈甲马，来游方外丛林。雨花台畔，来访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见燃灯古佛。直教一语打开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关[20]。毕竟宋江与鲁智深怎地参禅，且听下回分解。

---

[1]李靖六花　唐初军事家李靖，依据诸葛亮八阵法创制了六花阵。其阵，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

[2]须用取自上裁　须要听取皇上的裁定。裁，决定。

[3]的当　确当、非常合适。

[4]朔漠　北方沙漠地带。

[5]冒干　冒犯。

[6]蕞(zui最)尔　小貌。

[7]屏(bīng兵)营　惶恐。

[8]揨(táng唐)　触。揨风，即顶风之意。

[9]霁(jì剂)　本义雨止，这里指雪停。

[10]惸(qióng琼)孤　孤独无靠的人。

[11]於戏(wū hū乌乎)　同呜呼，慨叹词。

[12]藩翰　古代称分封及臣服的国家为藩国。翰，辅翼。

[13]尔其钦哉　你们一定要敬慎啊。钦，敬。

[14]埙篪(xūn chí勋池)　埙，古代陶制吹奏乐器。篪，竹制管乐器，单管横吹。

[15]迩(ěr尔)　近，眼前。

[16]镌(juān捐)　雕刻。

[17]阴山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东西走向，长约1200公里，海拔1500——2000米。山间垭口自古为南北交通孔道。

[18]恨杀澶(chán蝉)渊纵虏还　公元一〇〇四年辽军进攻澶州，宰相寇准坚决要求皇帝亲征，宋军士气高涨，辽军受到很大打击。但在投降派的怂恿下，宋与辽订立了和议，屈辱地答应每年送给辽国十万两银和二十万匹绢。此处的纵虏还，即指北宋没有乘胜歼敌，反而屈辱和议一事。澶州，今河南濮阳县。

[19]寇公　北宋政治家寇准，封为莱国公。

[20]踢透　说破、说透的意思。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话说五台山这个智真长老，原来是故宋时一个当世的活佛，知得过去未来之事。数载之前，已知鲁智深是个了身达命之人，只是俗缘未尽，要还杀生之债，因此教他来尘世中走这一遭。本人宿根[1]，还有道心，今日起这个念头，要来参禅投礼本师。宋公明亦是素有善心，因此要同鲁智深来参智真长老。当下宋江与众将，只带随行人马，同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就将人马屯扎下营，先使人上山报知。宋江等众兄弟，都脱去戎装惯带，各穿随身衣服，步行上山。转到山门外，只听寺内撞钟击鼓，众僧出来迎接，向前与宋江、鲁智深等施了礼。数内有认得鲁智深的多，又见齐齐整整这许多头领跟着宋江，尽皆惊讶。堂头首座来禀宋江道："长老坐禅入定，不能相接，将军切勿见罪。"遂请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内少坐。供茶罢，侍者出来请道："长老禅定方回，已在方丈专候。启请将军进来。"宋江等一行百余人，直到方丈，来参智真长老。那长老慌忙降阶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礼罢，宋江看那和尚时，六旬之上，眉发尽白，骨格清奇，俨然有天

台方广出山之相[2]。众人入进方丈之内，宋江便请智真长老上座，焚香礼拜。一行众将，都已拜罢，鲁智深向前插香礼拜。智真长老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默然无言。宋江向前道："久闻长老清德，争奈俗缘浅薄，无路拜见尊颜。今因奉诏破辽到此，得以拜见堂头大和尚，平生万幸。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今引宋江等众兄弟来参大师。"智真长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闲论世事。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根心。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岂有差错！"宋江称谢不已。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彩缎来，供献本师。"智真长老道："吾弟子，此物何处得来？无义钱财，决不敢受。智深禀道："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弟子无用，特地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公用。"长老道："众亦难消。与汝置经一藏[3]，消灭罪恶，早登善果。"鲁智深拜谢已了，宋江亦取金银彩缎，上献智真长老，长老坚执不受。宋江禀说："我师不纳，可令库司办斋，供献本寺僧众。"当日就五台山寺中宿歇一宵，长老设素斋相待，不在话下。

且说次日库司办斋完备，五台山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智真长老会集众僧于法堂上，讲法参禅。须臾，合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引磬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老上升法座。智真长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赞道："此一炷香，伏愿皇上圣寿齐天，万民乐业。再拈信香一炷，愿今斋主，身心安乐，寿算延长。再拈信香一炷，愿今国安民泰，岁稔年和[4]，三教兴隆[5]，四方宁静。"祝赞已罢，就法座而坐。两下众

僧，打罢问讯，复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合掌近前参禅道："某有一语，敢问吾师：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智真长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缚多年[6]，四大牵缠已久。堪嗟石火光中，翻了几个筋斗。咦！阎浮世界诸众生[7]，泥沙堆里频哮吼。

长老说偈已毕，宋江礼拜侍立。众将都向前拈香礼拜，设誓道："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罢，众僧皆退，就请去云堂内赴斋。众人斋罢，宋江与鲁智深跟随长老来到方丈内。至晚闲话间，宋江求问长老道："弟子与鲁智深本欲从师数日，指示愚迷，但以统领大军，不敢久恋。我师语录，实不省悟。今者拜辞还京，某等众弟兄此去前程如何，万望吾师明彰点化。"智真长老命取纸笔，写出四句偈语：

当风雁影翩，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

写毕，递与宋江道："此是将军一生之事，可以秘藏，久而必应。"宋江看了，不晓其意，又对长老道："弟子愚蒙，不悟法语，乞吾师明白开解，以释忧疑。"智真长老道："此乃禅机隐语，汝宜自参，不可明说。"长老说罢，唤过智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鲁智深拜受偈语，读了数遍，藏在身边，拜谢本师。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鲁智深并吴用等众头领辞别长老下山，众人便出寺来，智真长老并众僧都送出山门外作别。

不说长老众僧回寺，且说宋江等众将下到五台山下，引起军马，星火赶来。众将回到军前，卢俊义、公孙胜等接着宋江众将，都相见了。宋江便对卢俊义等说五台山众人参禅设誓一事，将出禅语，与卢俊义、公孙胜看了，皆不晓其意。萧让道："禅机法语，等闲如何省得？"众皆惊讶不已。

宋江传令，催趱军马起程，众将得令，催起三军人马，望东京进发。凡经过地方，军士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来看王师。见宋江等众将英雄，人人称奖，个个钦服。宋江等在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镇。当有镇上居民，及近村几个农夫，都走拢来观看。宋江等众兄弟，雁行般排着，一对对并辔而行。正行之间，只见前队里一个头领，滚鞍下马，向左边看的人丛里，扯着一个人叫道："兄长如何在这里？"两个叙了礼，说着话。宋江的马，渐渐近前，看时，却是浪子燕青，和一个人说话。燕青拱手道："许兄，此位便是宋先锋。"宋江勒住马看那人时，生得：

目炯双瞳，眉分八字。七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髭须。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褐布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必非碌碌庸人，定是山林逸士。

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丰神爽雅，忙下马来，躬身施礼道："敢问高士大名？"那人望宋江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得以拜见。"慌的宋江答拜不迭，连忙扶起道："小可宋江，何劳如此。"那人道："小子姓许名贯忠，祖贯大名府人氏，今移居山野。昔日与燕将军交契，不想一别有十数个年头，不得相聚。后来小子在江湖上，闻得小乙哥在将军麾下，小子欣慕不已。今闻将军破辽凯还，小子特来此处瞻望，得见各位英雄，平生有幸。欲邀燕兄到敝庐略叙，不知将军肯放否？"燕青亦禀道："小弟与许兄久别，不意在此相遇。既蒙许兄雅意，小弟只得去一遭。哥哥同众将先行，小弟随后赶来。"宋江猛省道："兄弟燕青，常道先生英雄肝胆，只恨宋某命薄，无缘得遇。今承垂爱，敢邀同往请教。"许贯忠辞谢道："将军慷慨忠义，许某久欲相侍左右，因老母年过七旬，不敢远离。"宋江道："恁地时，却不敢相强。"又对燕青说道："兄弟就回，免得我这里放心不下。况且到京，倘早晚便要朝见。"燕青道："小弟决不敢违哥哥将令。"又去禀知了卢俊义，两下辞别。宋江上得马来，前行的众头领，已去了一箭之地，见宋江和贯忠说话，都勒马伺候。当下宋江策马上前，同众将进发。

话分两头。且说燕青唤一个亲随军汉，拴缚了行囊，另备了一匹马，却把自己的骏马，让与许贯忠乘坐。到前面酒店里，脱下戎装惯带，穿了随身便服。两人各上了马，军汉背着包裹，跟随在后，离了双林镇，望西北小路而行。过了些村舍林冈，前面却是山僻曲折的路。两个说些旧日交情，胸中肝胆。出了山僻小路，转过一条大溪，约行了三十余里，

许贯忠用手指道："兀那高峻的山中，方是小弟的敝庐在内。"又行了十数里，才到山中。那山峰峦秀拔，溪涧澄清。燕青正看山景，不觉天色已晚 。但见：

落日带烟生碧雾，断霞映水散红光。

原来这座山叫做大伾山[8]，上古大禹圣人导河，曾到此处。书经上说道："至于大伾。"这便是个证见。今属大名府濬县地方。话休繁絮。且说许贯忠引了燕青转过几个山嘴，来到一个山凹里，却有三四里方圆平旷的所在。树木丛中，闪着两三处草舍。内中有几间向南傍溪的茅舍。门外竹篱围绕，柴扉半掩，修竹苍松，丹枫翠柏，森密前后。许贯忠指着说道："这个便是蜗居。"燕青看那竹篱内，一个黄发村童，穿一领布衲袄，向地上收拾些晒干的松枝榾柮，堆积于茅檐之下。听得马蹄响，立起身往外看了，叫声奇怪："这里那得有马经过！"仔细看时，后面马上，却是主人。慌忙跑出门外，叉手立着，呆呆地看。原来临行备马时，许贯忠说不用銮铃，以此至近方觉。二人下了马，走进竹篱。军人把马拴了。二人入得草堂，分宾主坐下。茶罢，贯忠教随来的军人卸下鞍辔，把这两匹马牵到后面草房中，唤童子寻些草料喂养，仍教军人前面耳房内歇息。燕青又去拜见了贯忠的老母。贯忠携着燕青，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推开后窗，却临着一溪清水，两人就倚着窗槛坐地。贯忠道："敝庐窄陋，兄长休要笑话！"燕青答道："山明水秀，令小弟应接不暇，实是难得。"贯忠又

问些征辽的事。多样时，童子点上灯来，闭了窗格，掇张桌子，铺下五六碟菜蔬，又搬出一盘鸡，一盘鱼，及家中藏下的两样山果，旋了一壶热酒。贯忠篩了一杯，递与燕青道："特地邀兄到此，村醪野菜，岂堪待客？"燕青称谢道："相扰却是不当。"数杯酒后，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燕青夸奖不已道："昔日在大名府，与兄长最为莫逆。自从兄长应武举后，便不得相见。却寻这个好去处，何等幽雅！象劣弟恁地东征西逐，怎得一日清闲？"贯忠笑道："宋公明及各位将军，英雄盖世，上应罡星，今又威服强虏。象许某蜗伏荒山，那里有分毫及得兄等。俺又有几分儿不合时宜处，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志进取，游荡江河，到几个去处，俺也颇颇留心。"说罢大笑，洗盏更酌。燕青取白金二十两，送与贯忠道："些须薄礼，少尽鄙忱。"贯忠坚辞不受。燕青又劝贯忠道："兄长恁般才略，同小弟到京师觑方便，讨个出身。"贯忠叹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妒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燕青点头嗟叹。两个说至半夜，方才歇息。

次早，洗漱罢，又早摆上饭来，请燕青吃了，便邀燕青去山前山后游玩。燕青登高眺望，只见重峦迭障，四面皆山，惟有禽声上下，却无人迹往来。山中居住的人家，颠倒数过，只有二十余家。燕青道："这里赛过桃源。"燕青贪看山景，当日天晚，又歇了一宵。次日，燕青辞别贯忠道："恐宋

先锋悬念，就此拜别。”贯忠相送出门。贯忠道：“兄长少待！”无移时，村童托一轴手卷儿出来，贯忠将来递与燕青道：“这是小弟近来的几笔拙画。兄长到京师，细细的看，日后或者亦有用得着处。”燕青谢了，教军人拴缚在行囊内。两个不忍分手，又同行了一二里。燕青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必远劳，后图再会。”两人各悒怏分手[9]。燕青望许贯忠回去得远了，方才上马。便教军人也上了马，一齐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恰好宋先锋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燕青入营参见，不题。

且说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军，已到关外。赵枢密前来启奏，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就传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10]，都教披挂入城。宋江等众将，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边塞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中伤，俱各无事。今逆虏投降，边庭宁息，实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劳之有？”再拜称谢。天子特命省院官计议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宋江等官爵，容臣等酌议奏闻。”天子准奏，仍敕光禄寺大设御宴。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

卢俊义以下给赏金帛，尽于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安歇，听候圣旨。不觉的过了数日，那蔡京、童贯等那里去议甚么封爵，只顾延挨。

且说宋江正在营中闲坐，与军师吴用议论些古今兴亡得失的事，只见戴宗、石秀，各穿微服，来禀道："小弟辈在营中，兀坐无聊[11]，今日和石秀兄弟，闲走一回，特来禀知兄长。"宋江道："早些回营，候你们同饮几杯。"戴宗和石秀离了陈桥驿，望北缓步行来。过了几个街坊市井，忽见路旁一个大石碑，碑上有"造字台"三字，上面又有几行小字，因风雨剥落，不甚分明。戴宗仔细看了道："却是苍颉造字之处。"石秀笑道："俺们用不着他。"两个笑着，望前又行。到一个去处，偌大一块空地，地上都是瓦砾。正北上有个石牌坊，横着一片石板，上镌"博浪城"三字。戴宗沉吟了一回，说道："原来此处是汉留侯击始皇的所在。"戴宗啧啧称赞道："好个留侯！"石秀道："只可惜这一椎不中！"两个嗟叹了一回，说着话，只顾望北走去，离营却有二十余里。石秀道："俺两个鸟耍了这半日，寻那里吃碗酒回营去。"戴宗道："兀那前面不是个酒店？"两个进了酒店，拣个近窗明亮的座头坐地。戴宗敲着桌子叫道："将酒来！"酒保搬了五六碟菜蔬，摆在桌上，问道："官人打多少酒？"石秀道："先打两角酒，下饭但是下得口的，只顾卖来。"无移时，酒保旋了两角酒，一盘牛肉，一盘羊肉，一盘嫩鸡。两个正在那里吃酒闲话，只见一个汉子，托着雨伞杆棒，背个包裹，拽扎起皂衫，腰系着缠袋，腿绷

护膝，八搭麻鞋，走得气急喘促，进了店门，放下伞棒包裹，便向一个座头坐下，叫道："快将些酒肉来！"过卖旋了一角酒，摆下两三碟菜蔬。那汉道："不必文诌了，有肉快切一盘来，俺吃了，要赶路进城公干。"拿起酒，大口价吃。戴宗把眼瞅着，肚里寻思道："这鸟是个公人，不知甚么鸟事？"便向那汉拱手问道："大哥，甚么事恁般要紧？"那汉一头吃酒吃肉，一头夹七夹八的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宋公明再建奇功，汾沁地重归大宋。毕竟那汉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1]宿根　佛教称修行有根柢的人为有宿根。

[2]天台方广出山之相　这是以佛教天台宗祖师的形象，来比喻说明智真长老的道深德重。　天台，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城北二公里）。隋朝智顗率弟子居山十年，创立佛教宗派——天台宗。方广，佛号。出山，深山修行悟道者，重涉人世叫出山。

[3]一藏（zàng脏）　一部藏经。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隋书·经籍志》记梁武帝总集释氏经典共有五千四百卷。僧俗持诵经咒以五千四十八为一藏。

[4]岁稔（rěn忍）　年岁丰熟。稔，庄稼成熟。

[5]三教　儒、佛、道。

[6]六根　佛家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者为六根。眼为视根，耳为听根，鼻为嗅根，舌为味根，身为触根，意为念虑之根。

[7]阎浮世界　佛经中专指印度，俗指中华及东方各国。这里似即指中华。

[8]大伾（pī丕）山　在今河南浚县西南。

[9]悒怏（yìyàng邑央）　忧郁不快。

[10]黄门侍郎　秦汉时为君主近侍之官，因给事于黄门（宫门）之内，故称。东汉始设为专官，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天宝元年改名为门下侍郎。

[11]兀坐　枯坐。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话说戴宗、石秀见那汉象个公人打扮，又见他慌慌张张。戴宗问道："端的是甚么公干？"那汉放下箸，抹抹嘴，对戴宗道："河北田虎作乱，你也知道么？"戴宗道："俺们也知一二。"那汉道："田虎那厮，侵州夺县，官兵不能抵敌。近日打破盖州[1]，早晚便要攻打卫州[2]。城中百姓，日夜惊恐，城外居民，四散的逃窜。因此本府差俺到省院，投告急公文的。"说罢，便起身，背了包裹，托着伞棒，急急算还酒钱，出门叹口气道："真个是官差不自由，俺们的老小，都在城中。皇天，只愿早早发救兵便好！"拽开步，望京城赶去了。戴宗、石秀得了这个消息，也算还酒钱，离了酒店，回到营中，见宋先锋报知此事。宋江与吴用商议道："我等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奏闻天子，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吴用道："此事须得宿太尉保奏方可。"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次日，宋江穿了公服，引十数骑入城，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知道，忙教请进。宋江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将军何事光降？"宋江道："上告恩相，宋某听得河北田虎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盖州，早晚来

打卫州。宋江等人马久闲，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保奏则个。”宿太尉听了大喜道：“将军等如此忠义，肯替国家出力，宿某当一力保奏。”宋江谢道：“宋某等屡蒙太尉厚恩，虽铭心镂骨，不能补报。”宿太尉又令置酒相待。至晚，宋江回营，与众头领说知。

却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省院官正奏：“河北田虎造反，占据五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霸称王。目今打破陵川，怀州震邻，申文告急。”天子大惊，向百官文武问道：“卿等谁与寡人出力，剿灭此寇？”只见班部丛中闪出宿太尉，执简当胸，俯伏启奏道：“臣闻田虎斩木揭竿之势[3]，今已燎原，非猛将雄兵，难以剿灭。今有破辽得胜宋先锋，屯兵城外，乞陛下降敕，遣这枝军马前去征剿，必成大功。”天子大喜，即令省院官奉旨出城，宣取宋江、卢俊义，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玉音道：“朕知卿等英雄忠义，今敕卿等征讨河北，卿等勿辞劳苦。早奏凯歌而回，朕当优擢[4]。”宋江、卢俊义叩头奏道：“臣等蒙圣恩委任，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子龙颜欣悦，降敕封宋江为平北正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各赐御酒、金带、锦袍、金甲、彩缎，其余正偏将佐，各赐缎匹银两。待奏荡平，论功升赏，加封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府关支。限定日期，出师起行。宋江、卢俊义再拜谢恩，领旨辞朝，上马回营，升帐而坐。当时会集诸将，尽教收拾鞍马衣甲，准备起身，征讨田虎。次日，于内府关到赏赐缎匹银两，分俵诸将，给散三军头目。宋江与吴用计议，着令水军头领，整顿战船先进，

自汴河入黄河，至原武县界，等候大军到来，接济渡河。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马匹。水陆并进，船骑同行，准备出师。

且说河北田虎这厮，是威胜州沁源县一个猎户[5]，有膂力，熟武艺，专一交结恶少。本处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又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田虎乘机纠集亡命，捏造妖言，煽惑愚民。初时掳掠些财物，后来侵州夺县，官兵不敢当其锋。说话的，田虎不过一个猎户，为何就这般猖獗？看官听着：却因那时文官要钱，武将怕死，各州县虽有官兵防御，都是老弱虚冒。或一名吃两三名的兵饷，或势要人家闲着的伴当，出了十数两顶首[6]，也买一名充当，落得关支些粮饷使用。到得点名操练，却去雇人答应。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国家费尽金钱，竟无一毫实用。到那临阵时节，却不知厮杀，横的竖的，一见前面尘起炮响，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当时也有几个军官，引了些兵马，前去追剿田虎，那里敢上前，只是尾其后，东奔西逐，虚张声势，甚至杀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反去从贼，以避官兵。所以被他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那五州：一是威胜，即今时沁州[7]；二是汾阳，即今时汾州[8]；三是昭德，即今时潞安[9]；四是晋宁，即今时平阳[10]；五是盖州，即今时泽州。那五十六县，都是这五州管下的属县。田虎就汾阳起造宫殿，伪设文武官僚，内相外将，独霸一方，称为晋王。兵精将猛，山川险峻。目今分兵两路，前来侵犯。

再说宋江选日出师，相辞了省院诸官，当有宿太尉亲来送行，赵安抚遵旨，至营前赏劳三军。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兵分三队而进，令五虎八骠骑为前部。

五虎将五员：

大刀关胜　　豹子头林冲
霹雳火秦明　　双鞭将呼延灼
双枪将董平

八骠骑八员：

小李广花荣　　金枪手徐宁
青面兽杨志　　急先锋索超
没羽箭张清　　美髯公朱仝
九纹龙史进　　没遮拦穆弘

令十六彪将为后队。

小彪将十六员：

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丑郡马宣赞　　井木犴郝思文
百胜将韩滔　　天目将彭玘
圣水将军单廷珪　　神火将魏定国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狻猊邓飞
锦毛虎燕顺　　铁笛仙马麟
跳涧虎陈达　　白花蛇杨春
锦豹子杨林　　小霸王周通

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及其余将佐，马步头领，统领中军。当日三声号炮，金鼓乐器齐鸣，离了陈桥驿，望东

北进发。宋江号令严明，行伍整肃，所过地方，秋毫无犯，是不必说。兵至原武县界，县官出郊迎接，前部哨报水军头领船只，已在河滨等候渡河。宋江传令李俊等领水兵六百，分为两哨，分哨左右。再拘聚些当地船只，装载马匹车仗。宋江等大兵，次第渡过黄河北岸，便令李俊等统领战船，前至卫州卫河齐取。

宋江兵马前部，行至卫州屯扎。当有卫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田虎贼兵浩大，不可轻敌。泽州是田虎手下伪枢密钮文忠镇守，差部下张翔、王吉，领兵一万，来攻本州所属辉县；沈安、秦升，领兵一万，来攻怀州属县武涉。求先锋速行解救则个！"宋江听罢，回营与吴用商议，发兵前去救应。吴用道："陵川乃盖州之要地[11]，不若竟领兵去打陵川，则两县之围自解。"当下卢俊义道："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陵川。"宋江大喜，拨卢俊义马军一万，步兵五百。马军头领乃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黄信、孙立、杨志、史进、朱仝、穆弘。步军头领乃是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鲁智深、武松、刘唐、杨雄、石秀。次日，卢俊义领兵去了。宋江在帐中，再与吴用计议进兵良策。吴用道："贼兵久骄，卢先锋此去，必然成功。只有一件，三晋山川险峻[12]，须得两个头领做细作，先去打探山川形势，方可进兵。"道犹未了，只见帐前走过燕青禀道："军师不消费心，山川形势，已有在此。"当下燕青取出一轴手卷，展放桌上。宋江与吴用从头仔细观看，却是三晋山川城池关隘之图。凡何处可以屯扎，何处可以埋伏，何处可以厮杀，细细的都写

在上面。吴用惊问道:“此图何处得来?”燕青对宋江道:“前日破辽班师、回至双林镇,所遇那个姓许双名贯忠的,他邀小弟到家,临别时,将此图相赠。他说是几笔丑画,弟回到营中闲坐,偶取来展看,才知是三晋之图。”宋江道:“你前日回来,正值收拾朝见,忙忙地不曾问得备细。我看此人,也是个好汉,你平日也常对我说他的好处,他如今何所作为?”燕青道:“贯忠博学多才,也好武艺,有肝胆,其余小伎,琴弈丹青,件件都省的。”因他不愿出仕,山居幽僻,及相叙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吴用道:“诚天下有心人也。”宋江、吴用嗟叹称赞不已。

且说卢俊义领了兵马,先令黄信、孙立,领三千兵去陵川城东五里外埋伏,史进、杨志领三千军去陵川城西五里外埋伏。“今夜五鼓,衔枚摘铃,悄地各去。明日我等进兵,敌人若无准备,我兵已得城池,只看南门旗号,众头领领了军马,徐徐进城。倘敌人有准备,放炮为号,两路一齐杀出接应。”四将领计去了。卢俊义次早五更造饭,平明,军马直逼陵川城下。兵分三队,一带儿摆开,摇旗擂鼓搦战。守城军慌的飞去报知守将董澄及偏将沈骥、耿恭。那董澄是钮文忠部下先锋,身长九尺,膂力过人,使一口三十斤重泼风刀。当下听的报宋朝调遣梁山泊兵马,已到城下扎营,要来打城。董澄急升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耿恭谏道:“某闻宋江这伙英雄,不可轻敌,只宜坚守。差人去盖州求取救兵到来,内外夹攻,方能取胜。”董澄大怒道:“叵耐那厮小觑俺这里,怎敢就来攻城!彼远来必疲,待俺出去,教他片甲不回!”耿恭苦谏不

听。董澄道："既如此，留下一千军马与你城中守护。你去城楼坐着，看俺杀那厮。"急披挂提刀，同沈骥领兵出城迎敌。城门开处，放下吊桥，二三千兵马，拥过吊桥。宋军阵里，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听得鼙鼓冬冬，陵川阵中捧出一员将来。怎生打扮：

> 戴一顶点金束发浑铁盔，顶上撒斗来大小红缨。披一副摆连环锁子铁甲，穿一领绣云霞团花战袍，着一双斜皮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红鞓钉就叠胜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银色卷毛马，手使一口泼风刀。

董澄立马横刀，大叫道："水泊草寇，到此送死！"朱仝纵马喝道："天兵到此，早早下马受缚，免污刀斧！"两军呐喊。朱仝、董澄抢到垓心，两马相交，两器并举。二将斗不过十余合，朱仝拨马望东便走，董澄赶来。东队里花荣挺枪接住厮杀，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吊桥边沈骥见董澄不能取胜，抢起出白点钢枪，拍马向前助战。花荣见两个夹攻，拨马望东便走。董澄、沈骥紧紧赶来，花荣回马再战。耿恭在城头上，看见董澄、沈骥赶去，恐怕有失，正欲鸣锣收兵，宋军队里，忽冲出一彪军来，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充等十数个头领，飞也似抢过吊桥来，北兵怎当得这样凶猛，不能拦当。耿恭急叫闭门，说时迟，那时快，鲁智深、李逵早已抢入城来。守门军一齐向前，被智深大叫一声，一禅杖打翻了两个。李逵抡斧，劈倒五六个。鲍旭等一拥而入，夺了城门，杀散军士。

耿恭见头势不好，急滚下来，望北要走，被步军赶上活捉了。董澄、沈骥正斗花荣，听的吊桥边喊起，急回马赶去。花荣不去追赶，就了事环带住钢枪，拈弓取箭，觑定董澄，望董澄后心，飕的一箭，董澄两脚蹬空，扑通的倒撞下马来。卢俊义等招动军马，掩杀过来。沈骥被董平一枪戳死。陵川兵马，杀死大半，其余的四散逃窜去了。众将领兵，一齐进城。黑旋风李逵兀是火剌剌的只顾砍杀，卢俊义连叫："兄弟，不要杀害百姓。"李逵方肯住手。

卢俊义教军士快于南门竖立认军旗号，好教两路伏兵知道。再分拨军士各门把守。少顷，黄信、孙立、史进、杨志，两路伏兵，一齐都到。花荣献董澄首级，董平献沈骥首级，鲍旭等活捉得耿恭，并部下几个头目解来。卢先锋都教解了绑缚，扶耿恭于客位，分宾主而坐。耿恭拜谢道："被擒之将，反蒙厚礼相待。"俊义扶起道："将军不出城迎敌，良有深意，岂董澄辈可比。宋先锋招贤纳士，将军若肯归顺天朝，宋先锋必行保奏重用。"耿恭叩领谢道："既蒙不杀之恩，愿为麾下小卒。"卢俊义大喜，再用好言抚慰了这几个头目，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备办酒食，犒劳军士，置酒管待耿恭及众将。卢俊义问耿恭盖州城中兵将多寡。耿恭道："盖州有钮枢密重兵镇守，阳城、沁水，俱在盖州之西。惟高平县去此只六十里远近[13]，城池傍着韩王山，守将张礼、赵能，部下有二万军马。"卢先锋听罢，举杯向耿恭道："将军满饮此杯，只今夜卢某便要将军去干一件功劳，万勿推却。"耿恭道："蒙先锋如此厚恩，耿恭敢不尽心！"俊义喜道："将军既肯去，卢某拨几个兄

弟，并将军部下头目，依着卢某如此如此，即刻就烦起身。”又唤过那新降的六七个头目，各赏酒食银两，功成另行重赏。当下酒罢，卢俊义传令李逵、鲍旭等七个步兵头领，并一百名步兵，穿换了陵川军卒的衣甲旗号。又令史进、杨志，领五百马军，衔枚摘铃，远远地随在耿恭兵后。却令花荣等众将，在城镇守，自己领三千兵，随后接应。

分拨已定，耿恭等领计出城，日色已晚，行至高平城南门外，已是黄昏时候。星光之下，望城上旗帜森密，听城中更鼓严明。耿恭到城下高叫道："我是陵川守将耿恭，只为董、沈二将，不肯听我说话，开门轻敌，以此失陷。我急领了这百余人，开北门从小路潜走至此，快放我进城则个！"守城军士把火照认了，急去报知张礼、赵能。那张礼、赵能亲上城楼，军士打着数把火炬，前后照耀。张礼向下对耿恭道："虽是自家人马，也要看个明白。"望下仔细辨认，真个是陵川耿恭，领着百余军卒，号衣旗帜，无半点差错。城上军人多有认得头目的，便指道："这个是孙如虎。"又道："这个是李擒龙。"张礼笑道："放他进来！"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又令三四十个军士，把住吊桥两边，方才放耿恭进城。后面这那军人，一拥抢进道："快进去！快进去！后面追赶来了。"也不顾甚么耿将军，把门军士喝道："这是甚么去处？这般乱窜！"正在那里争让，只见韩王山嘴边火起，飞出一彪军马来，二将当先，大喊："贼将休走！"那耿恭的军卒内，已浑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刘唐、杨雄、石秀这七个大虫在内。当时各掣出兵器，发声喊，百余人一齐发作，抢进城来。城中措手不及，

那里关得城门迭。城门内外军士，早被他们砍翻数十个，夺了城门。张礼叫苦不迭，急挺枪下城，来寻耿恭，正撞着石秀。斗了三五合，张礼无心恋战，拖枪便走，被李逵赶上，榍察的一斧，剁为两段。再说韩王山嘴边那彪军，飞到城边，一拥而入，正是史进、杨志，分投赶杀北兵。赵能被乱兵所杀。高平军士，杀死大半。把张礼老小，尽行诛戮。城中百姓，在睡梦里惊醒，号哭振天。须臾，卢先锋领兵也到了，下令守把各门，教十数个军士，分头高叫，不得杀害百姓。天明，出榜安民，赏赐军士，差人飞报宋先锋知道。为何卢俊义攻破两座城池，恁般容易？恁般神速？却因田虎部下纵横，久无敌手，轻视官军，却不知宋江等众将如此英雄。卢俊义得了这个窍，出其不意，连破二城，所以吴用说："卢先锋此去一定成功。"

话休絮烦。且说宋江军马屯扎卫州城外。宋先锋正在帐中议事，忽报卢先锋差人飞报捷音，并乞宋先锋再议进兵之策。宋江大喜，对吴用道："卢先锋一日连克二城，贼已丧胆。"正说间，又有两路哨军报道："辉县、武涉两处围城兵马，闻陵川失守，都解围去了。"宋江对吴用道："军师神算，古今罕有！"欲拔寨西行，与卢先锋合兵一处，计议进兵。吴用道："卫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上党，地当冲要。倘贼人知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将如之何？"宋江道："军师之言最当！"便令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五千军马，镇守卫州，再令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船只，泊聚卫河，与城内相为犄角。分拨已定，诸将领命去了。宋江众将，统领大兵，即日拔寨起行。

于路无话。来到高平，卢俊义等出城迎接。宋江道："兄弟们连克二城，功劳不小，功绩簿上，都一一纪录。"卢俊义领新降将耿恭参见。宋江道："将军弃邪归正，与宋某等同替国家出力，朝廷自当重用。"耿恭拜谢侍立。宋江以人马众多，不便入城，就于城外扎寨。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那个州郡。吴用道："盖州山高涧深，道路险阻，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以分敌势，然后分兵两路夹剿，威胜可破也。"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传令柴进同李应去守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柴进等四人遵令去了。当下有没羽箭张清禀道："小将两日感冒风寒，欲于高平暂住，调摄痊可，赴营听用。"宋江便教神医安道全，同张清往高平疗治。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令花荣、秦明、索超、孙立，领兵五千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滔、彭玘，领兵一万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一万为右翼；徐宁、燕顺、马麟、陈达、杨春、杨林、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等其余将佐，统领大兵为中军。这五路雄兵，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绩，个个思成荡寇功。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

[1]盖州　此处指宋之泽州，治所在晋城（今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县）。

[2]卫州　州名，治所在汲县(今河南汲县)。

[3]斩木揭竿　砍木作武器，竖竿为旗帜。语出汉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本是描述秦末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初始情况。后世即用以称农民起义。揭，竖起、高举。

[4]优擢(zhuó浊)　优先提升官职。擢，选拔、提升。

[5]沁源县　县名，在今山西省中部偏南，黄河支流沁河发源于境内。

[6]顶首　出钱承买别人的职业或家产叫顶首。

[7]威胜　明入沁州。即今山西省东南部的沁县。

[8]汾州　治所在汾阳(今山西省中部汾阳县)。

[9]昭德　即明之潞安府，治所在长治(今山西长治县)。

[10]晋宁　即明之平阳府，治所在临汾(今山西平阳市)。

[11]陵川　县名。在今山西省东南隅，太行山南端，邻接河南省。

[12]三晋　公元前四〇三年，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了晋国，成立韩、赵、魏三国，史称三晋。三晋地区约当今山西、河南和河北西南部。

[13]高平　县名。在今山西省东南部、丹河上游。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话说宋江统领军兵人马，分五队进发，来打盖州。盖州哨探军人，探听的实，飞报入城来。城中守将钮文忠，原是绿林中出身，江湖上打劫的金银财物，尽行资助田虎，同谋造反，占据宋朝州郡，因此官封枢密使之职。惯使一把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猛将四员，名号四威将，协同镇守盖州。那四员：

猊威将方琼　　貔威将安士荣
彪威将褚亨　　熊威将于玉麟

这四威将手下，各有偏将四员，共偏将一十六员。乃是：

杨端　郭信　苏吉　张翔
方顺　沈安　卢元　王吉
石敬　秦升　莫真　盛本
赫仁　曹洪　石逊　桑英

钮文忠同正偏将佐，统领着三万北兵，据守盖州。近闻陵川、高平失守，一面准备迎敌官军，一面申文去威胜、晋宁两处，告急求救。当下闻报，即遣正将方琼，偏将杨端、郭信、苏吉、张翔，领兵五千，出城迎敌。临行钮文忠道："将军在意，我随后领兵接应。"方琼道："不消枢密分付，那两处城池，非缘力不能敌，都中了他诡计。方某今日不杀他几个，誓不回城。"

当下各各披挂上马，领兵出东门，杀奔前来。宋兵前队迎着，摆开阵势，战鼓喧天。北阵里门旗开处，方琼出马当先，四员偏将簇拥在左右。那方琼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狮蛮带，足穿抹绿靴。左挂弓，右悬箭。跨一匹黄鬃马，拈一条浑铁枪，高叫道："水洼草寇，怎敢用诡计赚我城池！"宋阵中孙立喝道："助逆反贼，今天兵到来，尚不知死！"拍马直抢方琼。二将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斗过三十余合，方琼渐渐力怯。北军阵中，张翔见方琼斗不过孙立，他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向孙立飕的一箭。孙立早已看见，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直立起来。孙立跳在一边，拈着枪，便来步斗。那马负痛，望北跑了十数步便倒。张翔见射不倒孙立，飞马提刀，又来助战，却得秦明接住厮杀。孙立欲归阵换马，被方琼一条枪，不离左右的绞住，不能脱身。那边恼犯了神臂将花荣，骂道："贼将怎敢放暗箭，教他认我一箭！"口里说着，手里的弓，已开得满满地，觑定方琼较亲，飕的只一箭，正中方琼面门，翻身落马。孙立赶上，一枪结果，急回本阵换马去了。张翔与秦明厮杀，秦明那条棍，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

只办得架隔遮拦。又见方琼落马，心中惧怯，渐渐输将下来。北阵里郭信拍马拈枪，来助张翔。秦明力敌二将，全无惧怯，三四马丁字儿摆开，在阵前厮杀。花荣再取第二枝箭，搭上弦，望张翔后心觑得亲切，弓开满月，箭发流星，飕的又一箭，喝声道："认箭!"正中张翔后心，射个透明，那枝箭直透前胸而出。头盔倒挂，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郭信见张翔中箭，卖个破绽，拨马望本阵便走，秦明紧紧赶去。此时孙立已换马出阵，同花荣、索超招兵卷杀过来，北兵大乱。那边杨端、郭信、苏吉抵当不住，望后急退。猛听的北兵后面，喊声大振，却是钮文忠恐方琼有失，令安士荣、于玉麟各领五千军马，分两路合杀拢来。这里花荣等四将，急分兵抵敌，却被那杨端、郭信、苏吉勒转兵马，回身杀来。当不得三面夹攻，花荣等四将奋力冲突，看看围在垓心。又听的东边喊杀连天，北军大乱，左是董平等七将，右是黄信等七将，两翼兵马，一齐冲杀过来，北兵大败，杀死者甚多。安士荣、于玉麟等，领兵急拥进城，闭了城门。宋兵追至城下，城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宋兵方退。

须臾，宋先锋等大兵都到，离城五里屯扎。宋江升帐，教萧让标写花荣头功。忽然起一阵怪风，飞土扬尘，从西过东，把旗帜都摇撼的歪邪。吴用道："这阵风，今夜必主贼兵劫寨，可速准备。"宋江道："这阵风，真个不比寻常!"便令欧鹏、邓飞、燕顺、马麟，领三千兵于寨左埋伏。王英、陈达、杨春、李忠，领三千兵于寨右埋伏。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兵五百，于寨中埋伏。炮响为号，一

齐杀出。分拨已了，宋江与吴用秉烛谈兵。且说钮文忠见折了二将，计点军士，折去二千余名。正在帐中纳闷，当有貔威将安士荣献计道："恩相放心！宋江这伙，连赢了几阵，已是志骄气满，必无准备。今夜，安某领一支兵去劫寨，可获全胜，以报今日之仇。"钮枢密道："将军若去，我当亲自领兵接应。却令于、褚二将军，坚守城池。"安士荣大喜道："若得恩相亲征，必擒宋江。"计议已定，至二更时分，士荣同偏将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统领五千军马，人披软战，马摘鸾铃，出的城来，衔枚疾走，直至宋兵寨前，发声喊，一拥杀入寨来。只见寨门大开，寨中灯烛辉煌，安士荣情知中计，急退不迭。宋寨中一声炮响，左有燕顺等四将，右有王英等四将，一齐奔杀拢来。寨内李逵等六将，领蛮牌步兵，滚杀出寨来。北军大败，四散逃命。沈安被武松一戒刀砍死，王吉被王英杀死。宋兵把安士荣、卢元、石敬人马围在垓心。看看危急，却得钮文忠同偏将曹洪、石逊，领兵救应，混杀一场，各自收兵。次日，钮文忠计点军士，折去千余。又折了沈安、王吉二将。石逊身带重伤，命在呼吸。正忧闷间，忽报威胜有使命擎赍令旨到来。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北门迎接。使臣进城，宣读令旨，说近来司天监夜观天象，有罡星入犯晋地分野，务宜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诉说："宋朝差宋江等兵马前来厮杀，连破两个城池。宋兵已到这里，昨日厮杀，又折了正偏将佐五员。若得救兵早到，方保无虞。"使臣道："在下离威胜时，尚未有这个消息。行至中路，始听的传说宋朝遣兵到俺这里。"钮文忠设宴管待，馈送礼物，一面准备播

木炮石，强弓硬弩，火箭火器，坚守城池，以待救兵，不在话下。

再说燕顺、王英等众将，杀散劫寨贼兵，得胜回寨。次日，宋江传令，修治辕辒器械[1]，准备攻城。令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一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滔、彭玘，领兵一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珪、魏定国，领兵一万，攻打西门；却空着北门，恐有救兵到来，城内冲突，两路受敌。却令史进、朱仝、穆弘、马麟，领兵五千，于城东北高冈下埋伏；黄信、孙立、欧鹏、邓飞，领兵五千，于城西北密林里埋伏；倘贼人调遣救兵至，两路夹击。令花荣、王英、张青、孙新、李立，领马兵一千为游骑，往来四门探听；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三百，与花荣等互相策应。分拨已定，众将遵令去了。宋江与卢俊义、吴用等正偏将佐，移扎营寨城东一里外。令李云、汤隆督修云梯飞楼[2]，推赴各营驾用。却说林冲等四将，在东城建竖云梯飞楼，逼近城垣，令轻捷军士上飞楼，攀援欲上，下面呐喊助威。怎禁的城内火箭如飞蝗般射出来，军士躲避不迭。无移时那飞楼已被烧毁，吻喇喇倾折下来，军士跌死了五六名，受伤十数名。西南二处攻打，亦被火箭火炮伤损军士。为是一连六七日攻打不下。宋江见攻城不克，同卢俊义、吴用亲到南门城下，催督攻城。只见花荣等五将，领游骑从西哨探过东来。城楼上于玉麟同偏将杨端、郭信，监督军士守御。杨端望见花荣渐近城楼，便道："前日被他一连伤了二将，今日与他报仇则个！"急拈起弓，搭上箭，望着花荣前心，飕的一箭射来。花荣听的弓弦响，把身望后一倒，那

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咬在口里。起身把枪带在了事环上，左手拈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觑定杨端较亲，只一箭，正中杨端咽喉，扑通的望后便倒。花荣大叫："鼠辈怎敢放冷箭，教你一个个都死！"把右手去取箭，却待要再射时，只听的城楼上发声喊，几个军士一齐都滚下楼去。于玉麟、郭信，吓的面如土色，躲避不迭。花荣冷笑道："今日认的神箭将军了！"宋江、卢俊义喝采不已。吴用道："兄长，我等却好同花将军去看视城垣形势。"花荣等拥护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城周匝看了一遍。宋江、卢俊义、吴用，回到寨中，吴用唤陵川降将耿恭，问盖州城中路径。耿恭道："钮文忠将旧州治做帅府，当城之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处却都是草场。"吴用听罢，对宋江计议，便唤时迁、石秀近前密语道："如此依计，往花荣军前，密传将令，相机行事。"再唤凌振、解珍、解宝，领二百名军士，携带轰天子母大小号炮，如此前去。教鲁智深、武松，带领金鼓手三百名，刘唐、杨雄、郁保四、段景住，每人带领二百名军士，各备火把，往东南西北，依计而行。又令戴宗往东西南三营，密传号令，只看城中火起，迸力攻城。分拨已定，众头领遵令去了。

且说钮文忠日夜指望救兵，毫无消耗，十分忧闷。添拨军士，搬运木石，上城坚守。至夜黄昏时分，猛听的北门外喊声振天，鼓角齐鸣。钮文忠驰往北门，上城眺望时，喊声金鼓都息了，却不知何处兵马。正疑虑间，城南喊声又起，金鼓振天。钮文忠令于玉麟坚守北门，自己急驰至南城看时，喊声已息，金鼓也不鸣了。钮文忠眺望多时，唯听的宋军南

营里，隐隐更鼓之声，静悄悄地，火光儿也没半点。徐徐下城。欲到帅府前点视，猛听的东门外连枝炮响，城西呐喊，擂鼓喧天价起。钮文忠东奔西逐，直闹到天明。宋兵又来攻城，至夜方退。是夜二鼓时分，又听的鼓角喊声。钮文忠道："这厮是疑兵之计，不要睬他，俺这里只坚守城池，看他怎地。"忽报东门火光烛天，火把不计其数，飞楼云梯，逼近城来。钮文忠闻报，驰往东城，同褚亨、石敬、秦升，督军士用火箭炮石，正在打射，猛可的一声火炮，响振山谷，把城楼也振动，城内军民，十分惊恐。如是的蒿恼了两夜，天明又来攻城，军士时刻不得合眼，钮文忠也时刻在城巡视。忽望见西北上旌旗蔽日遮天，望东南而来，宋兵中十数骑哨马，飞也似投大寨去了。钮文忠料是救兵，遣于玉麟准备出城接应。却说西北上那支军马，乃是晋宁守将田虎的兄弟三大王田彪，接了盖州求救文书，便遣部下猛将凤翔王远，领兵二万，前来救援。已过阳城，望盖州进发，离城尚有十余里，猛听的一声炮响，东西高冈下密林中，飞出两彪军来，却是史进、朱仝、穆弘、马麟、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一万雄兵，卷杀过来。晋宁兵虽是二万，远来劳困，怎当得这里埋伏了十余日，养成精锐，两路夹攻。晋宁军大败，弃下金鼓、旗枪、盔甲、马匹无数，军士杀死大半，凤翔王远脱逃性命，领了败残头目士卒，仍回晋宁去了，不题。

再说钮文忠见两军截住厮杀，急遣于玉麟，领兵开北门杀出接应，那北门却是无兵攻打。于玉麟领兵出城，才过吊

桥，正遇着花荣游骑从西而来。北军大叫："神箭将军来了！"慌的急退不迭，一拥乱抢进城去。于玉麟已是在南城吓破了胆，那里敢来交战，也跑进城去。花荣等冲过来，杀死二十余人，不去赶杀，让他进城。城中急急闭门。那时石秀、时迁穿了北军号衣，已浑入城。时迁、石秀进的城门，趁闹哄里溜进小巷。转过那条巷，却有一个神祠，牌额上写道："当境土地神祠。"时迁、石秀踅进祠来，见一个道人在东壁下向火。那道人看见两个军士进祠来，便道："长官，外面消息如何？"军人道："适才俺们被于将军点去厮杀，却撞着了那神箭将军，于将军也不敢与他交锋。俺们乱抢进城，却被俺趁闹闪到这里。"便向身边取出两块散碎银，递与道人说："你有藏下的酒，胡乱把两碗我们吃，其实寒冷。"那人笑将起来道："长官，你不知这几日军情紧急，神道的香火也一些没有，那讨半滴酒来？"便把银递还时迁。石秀推住他的手道："这点儿你且收着，却再理会。我们连日守城辛苦，时刻不得合眼，今夜权在这里睡了，明早便去。"那道人摇着手道："二位长官莫怪！钮将军军令严紧，少顷便来查看。我若留二位在此，都不能个干净。"时迁道："恁般说，且再处"。石秀便挨在道人身边，也去向火。时迁张望前后无人，对石秀丢个眼色，石秀暗地取出佩刀。那道人只顾向火，被石秀从背后榾察的一刀，割下头来，便把祠门拴了。此时已是酉牌时分，时迁转过神厨，后壁却有门户。户外小小一个天井，屋檐下堆积两堆儿乱草。时迁、石秀搬将出来，遮盖了道人尸首，开了祠门，从后面天井中爬上屋去。两个伏在脊下，仰看天边明朗朗地现出数

十个星来。时迁、石秀挨了一回，再溜下屋来，到祠外探看，并无一个人来往。两个再踅几步，左右张望，邻近虽有几家居民，都静悄悄地闭着门，隐隐有哭泣之声。时迁再踅向南去，转过一带土墙，却是偌大一块空地，上面有数十堆柴草。时迁暗想道："这是草料场，如何无军人看守？"原来城中将士，只顾城上御敌，却无暇到此处点视。那看守军人，听的宋军杀散救兵，料城中已不济事，各顾性命，预先藏匿去了。时迁、石秀复身到神祠里，取了火种，把道人尸首上乱草点着，却溜到草场内，两个分投去，一连焠上六七处。少顷，草场内烘烘火起，烈焰冲天，那神祠内也烧将起来。草场西侧，一个居民，听的火起，打着火把出来探听。时迁抢过来，劈手夺了火把。石秀道："待我们去报钮元帅。"居民见两个是军士，那敢与他别拗。时迁执着火把，同石秀一径望南跑去，口里嚷着报元帅，见居民房屋下得手的所在，又焠上两把火，却丢下火把，踅过一边。两个脱下北军号衣，躲在僻静处。

城中见四五路火起，一时鼎沸起来。钮文忠见草场火起，急领军士驰往救火。城外见城内火起，知是时迁、石秀内应，迸力攻打。宋江同吴用带领解珍、解宝驰至城南，吴用道："我前日见那边城垣稍低。"便令秦明等把飞楼逼近城垣。吴用对解珍、解宝道："贼人丧胆，军士已罢[3]，兄弟努力上城！"解珍带朴刀上飞楼，攀女墙，一跃而上，随后解宝也奋跃上去。两个发声喊，抢下女墙，挥刀乱砍。城上军士，本是困顿惊恐，又见解珍、解宝十分凶猛，都乱窜滚下城去。褚亨见二人上城，挺枪来斗了十数合，被

解宝一朴刀搠翻，解珍赶上，剁下头来。此时宋兵从飞楼攀援上城，已有百十余人。解珍、解宝当先，一齐抢杀下城，大叫道："上前的剁做肉泥！"众人杀死石敬、秦升，砍翻把门军士，夺了城门，放下吊桥，徐宁等众将领兵拥入。徐宁同韩滔领兵杀奔东门，安士荣抵敌不住，被徐宁戳死，夺门放林冲等众将入城。秦明同彭玘领兵抢夺西门，放董平等入城。莫真、赫仁、曹洪，被乱兵所杀。杀的尸横市井，血满街衢。钮文忠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同于玉麟领二百余人，出北门便走。未及一里，黑暗里突出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一个猛将军，一个莽和尚，拦住去路。正是：天罗密布难移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钮文忠、于玉麟性命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

[1]轒辒（fénwēn坟温）　一种用大木制成，专供攻城用的四轮车。车上蒙以生牛皮，车内可容十人，敌方箭矢不能伤。

[2]云梯　古代用以攻城的长梯。　飞楼　攻城工具。一种外蒙牛皮的木板小屋，悬置在云梯上，弓箭无法射入。

[3]罢　通"疲"。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话说钮文忠见盖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与同于玉麟、郭信、盛本、桑英保护而行，正撞着李逵、鲁智深，领步兵截住去路。李逵高叫道："俺奉宋先锋将令，等候你这伙败撮鸟多时了！"抡双斧杀来，手起斧落，早把郭信、桑英砍翻。钮文忠吓得魂不附体，措手不及，被鲁智深一禅杖，连盔带头，打得粉碎，撞下马去。二百余人，杀个尽绝。只被于玉麟、盛本望刺斜里死命撞出去了。鲁智深道："留下那两个驴头罢！等他去报信。"仍割下三颗首级，夺得鞍马盔甲，一径进城献纳。

且说宋江大队人马，入盖州城，便传下将令，先教救灭火焰，不许伤害居民。众将都来献功。宋先锋教军士将首级号令各门。天明出榜，安抚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盖州屯住，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时迁、解珍、解宝功次。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盖州，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写书申呈宿太尉。此时腊月将终，宋江料理军务，不觉过了三四日，忽报张清病可，同安道全来参见听用。宋江喜道："甚好。明日是宣和五年的元旦[1]，却得聚首。"次

日黎明，众将穿公服幞头，宋江率领众兄弟望阙朝贺，行五拜三叩头礼已毕，卸下幞头公服，各穿红锦战袍，九十二个头领，及新降将耿恭，齐齐整整，都来贺节，参拜宋江。宋先锋大排筵席，庆贺宴赏，众兄弟轮次与宋江称觞献寿[2]。酒至数巡，宋江对众将道："赖众兄弟之力，国家复了三个城池。又值元旦，相聚欢乐，实为罕有。独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水军头领李俊等八员，及守陵川柴进、李应，守高平史进、穆弘，这十五兄弟，不在面前，甚是悒快。"当下便唤军中头目，领二百余名军役，各各另外赏劳，教即日担送羊酒，分头去送到卫州、陵川、高平三处守城头领交纳，兼报捷音。分付兀是未了，忽报三处守城头领，差人到此候贺，都奉先锋将令，戎事在身，不能亲来拜贺。宋江大喜道："得此信息，就如见面一般。"赏劳来人，陪众兄弟开怀畅饮，尽醉方休。

次日，宋先锋准备出东郊迎春，因明日子时正四刻，又逢立春节候。是夜刮起东北风，浓云密布，纷纷洋洋，降下一天大雪。明日众头领起来看时，但见：

纷纷柳絮，片片鹅毛。空中白鹭群飞，江上素鸥翻复。飞来庭院，转旋作态因风；映彻戈矛，灿烂增辉荷日。千山玉砌，能令樵子怅迷踪；万户银装，多少幽人成佳句[3]。正是尽道丰年好，丰年瑞若何？边关多荷戟，宜瑞不宜多。

当下地文星萧让对众头领说道："这雪有数般名色：一片的是蜂儿，二片的是鹅毛，三片的是攒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唤做梅花，六片唤做六出。这雪本是阴气凝结，所以六出，应着阴数。到立春以后，都是梅花杂片，更无六出了。今日虽已立春，尚在冬春之交，那雪片却是或五或六。"乐和听了这几句议论，便走向檐前，把皂衣袖儿承受那落下来的雪片看时，真个雪花六出，内一出尚未全去，还有些圭角，内中也有五出的了。乐和连声叫道："果然！果然！"众人都拥上来看，却被李逵鼻中冲出一阵热气，把那雪花儿冲灭了。众人都大笑，却惊动了宋先锋，走出来问道："众兄弟笑甚么？"众人说："正看雪花，被黑旋风鼻气冲灭了。"宋江也笑道："我已分付置酒在宜春圃，与众兄弟赏玩则个。"原来这州治东，有个宜春圃，圃中有一座雨香亭，亭前颇有几株桧柏松梅。当晚众头领在雨香亭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不觉日暮，点上灯烛。宋江酒酣，闲话中追论起昔日被难时，多亏了众兄弟。"我本郓城小吏，身犯大罪，蒙众兄弟于千枪万刀之中，九死一生之内，屡次舍着性命，救出我来。当江州与戴宗兄弟押赴市曹时，万分是个鬼。到今日却得为国家臣子，与国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梦中！"宋江说到此处，不觉潸然泪下。戴宗、花荣及同难的几个弟兄，听了这般话，也都吊下泪来[4]。

李逵这时多饮了几杯酒，酣醉上来，一头与众人说着话，眼皮儿却渐渐合拢来，便用双臂衬着脸，已是睡去。忽转念道："外面雪兀是未止。"心里想着，身体未常动弹，却象已走

出亭子外的一般。看外面时，又是奇怪："原来无雪，只管在里面兀坐！待我到那厢去走一回。"离了宜春圃，须臾出了州城，猛可想起："阿也！忘带了板斧！"把手向腰间摸时，原来插在这里。向前不分南北，莽莽撞撞的，不知行了多少路，却见前面一座高山。无移时，行到山前，只见山凹里走出一个人来，头带折角头巾，身穿淡黄道袍，迎上前来笑道："将军要闲步时，转过此山，是有得意处。"李逵道："大哥，这个山名叫做甚么？"那秀士道："此山唤做天池岭，将军闲玩回来，仍到此处相会。"李逵依着他，真个转过那山，忽见路旁有一所庄院。只听的庄里大闹，李逵闯将进去，却是十数个人，都执棍棒器械，在那里打桌击凳，把家火什物，打的粉碎。内中一个大汉骂道："老牛子，快把女儿好好地送与我做浑家，万事干休。若说半个不字，教你们都是个死！"李逵从外入来，听了这几句说话，心如火炽，口似烟生，喝道："你这伙鸟汉，如何强要人家女儿？"那伙人嚷道："我们是要他女儿，干你屁事！"李逵大怒，拔出板斧砍去。好生作怪，却是不禁砍，只一斧，砍翻了两三个。那几个要走，李逵赶上，一连六七斧，砍的七颠八倒，尸横满地，单只走了一个，望外跑去了。李逵抢到里面，只见两扇门儿紧紧地闭着，李逵一脚踢开，见里面有个白发老儿，和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啼哭。见李逵抢入来，叫道："不好了，打进来了！"李逵大叫道："我是路见不平的。前面那伙鸟汉，被我都杀了，你随我来看。"那老儿战战兢兢的跟出来看了，反扯住李逵道："虽是除了凶人，须连累我吃官司。"李逵笑道："你那老儿，也不晓得黑爷爷。

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现今同宋公明哥哥，奉诏征讨田虎。他们现在城中吃酒，我不耐烦，出来闲走。莫说那几个鸟汉，就是杀了几千，也打甚么鸟不禁！”那老儿方才揩泪道：“恁般却是好也！请将军到里面坐地。”李逵走进去，那边已摆上一桌子酒馔。老儿扶李逵上面坐了，满满地筛一碗酒，双手捧过来道：“蒙将军救了女儿，满饮此盏。”李逵接过来便吃，老头儿又来劝。一连吃了四五碗，只见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领了一个年少女子上前，叉手双双地道了个万福。婆子便道：“将军在宋先锋部下，又恁般奢遮，如不弃丑陋，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李逵听了这句话，跳将起来道：“这样腌臜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只见那边一个彪形大汉，仗着一条朴刀，大踏步赶上来，大喝一声道：“兀那黑贼，不要走！却才这几个兄弟，如何都把来杀了？我们是要他家女儿，干你甚事？”挺朴刀直抢上来。李逵大怒，抡斧来迎，与那汉斗了二十余合。那汉斗不过，隔开板斧，拖着朴刀，飞也似跑去。李逵紧紧追赶，赶过一个林子，猛见许多宫殿。那汉奔至殿前，撇了朴刀，在人丛一混，不见了那汉，只听得殿上喝道：“李逵不得无礼！着他来见朝。”李逵猛省道：“这是文德殿，前日随宋哥哥在此见朝，这是皇帝的所在。”又听得殿上说道：“李逵，快俯伏！”李逵藏了板斧，上前观看，只见皇帝远远的坐在殿上，许多官员排列殿前。李逵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三拜，心中想道：“阿也！少了一拜！”天子问道：“适才你为何杀了许多人？”李逵跪着说道：“这厮们

强要占人女儿，臣一时气忿，所以杀了。”天子道：“李逵路见不平，剿除奸党，义勇可嘉，赦汝无罪，敕汝做了值殿将军。”李逵心中喜欢道：“原来皇帝恁般明白！”一连磕了十数个头，便起身立于殿下。

无移时，只见蔡京、童贯、杨戬、高俅四个，一班儿跪下，俯伏奏道：“今有宋江，统领兵马，征讨田虎，逗遛不进，终日饮酒，伏乞皇上治罪。”李逵听了这句话，那把无明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住，掿两斧抢上前，一斧一个，劈下头来，大叫道：“皇帝，你不要听那贼臣的说话。我宋哥哥连破了三个城池，现今屯兵盖州，就要出兵，如何恁般欺诳？”众文武见杀了四个大臣，都要来捉李逵。李逵掿两斧叫道：“敢来捉我，把那四个做样！”众人因此不敢动手。李逵大笑道：“快当！快当！那四个贼臣，今日才得了当，我去报与宋哥哥知道。”大踏步离了宫殿。猛可的又见一座山。看那山时，却是适才遇见秀士的所在。那秀士兀是立在山坡前，又迎将上来笑道：“将军此游得意否？”李逵道：“好教大哥得知，适才被俺杀了四个贼臣。”那秀士笑道：“原来如此！我原在汾、沁之间，近日偶游于此，知将军等心存忠义，我还有紧要说话与将军说。目今宋先锋征讨田虎，我有十字要诀，可擒田虎。将军须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知道。”便对李逵念道：“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一连念了五六遍。李逵听他说得有理，便依着他温念这十个字。那秀士又向树林中指道：“那边有一个年老的婆婆在林中坐地。”李逵才转身看时，已不见了那个秀士。李逵道：“他恁地去得快！我且到林子里去看，是甚么人。”抢入林子来，

果然有个婆子坐着。李逵近前看时，却原来是铁牛的老娘，呆呆地闭着眼，坐在青石上。李逵向前抱住道："娘呀！你一向在那里吃苦？铁牛只道被虎吃了，今日却在这里！"娘道："吾儿，我原不曾被虎吃。"李逵哭着说道："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宋哥哥大兵，现屯扎城中，铁牛背娘到城中去。"正在那里说，猛可的一声响亮，林子里跳出一个斑斓猛虎，吼了一声，把尾一剪，向前直扑下来。慌的李逵揝板斧，望虎砍去，用力太猛了，双斧劈个空，一交扑去，却扑在宜春圃雨香亭酒桌上。

宋江与众兄弟追论往日之事，正说到浓深处，初时见李逵伏在桌上打盹，也不在意。猛可听的一声响，却是李逵睡中双手把桌子一拍，碗碟掀翻，溅了两袖羹汁，口里兀是嚷道："娘，大虫走了！"睁开两眼看时，灯烛辉煌，众兄弟团团坐着，还在那里吃酒。李逵道："啐！原来是梦，却也快当！"众人都笑道："甚么梦？恁般得意！"李逵先说梦见我的老娘，原不曾死，正好说话，却被大虫打断。众人都叹息。李逵再说到杀却奸徒，踢翻桌子，那边鲁智深、武松、石秀听了，都拍手道："快当！"李逵笑道："还有快当的哩！"又说到杀了蔡京、童贯、杨戬、高俅四个贼臣，众人拍着手，齐声大叫道："快当！快当！如此也不枉了做梦！"宋江道："众兄弟禁声，这是梦中说话，甚么要紧。"李逵正说到兴浓处，揎拳裹袖的说道："打甚么鸟不禁？真个一生不曾做恁般快畅的事。还有一桩奇异：梦一个秀士对我说甚么'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他说这十个字，乃是破田虎的要诀，教我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宋江、

吴用都详解不出。当有安道全听的"琼矢镞"三字，正欲启齿说话，张清以目视之，安道全微笑，遂不开口。吴用道："此梦颇异，雪霁便可进兵。"当下酒散歇息，一宿无话。

次日雪霁，宋江升帐，与卢俊义、吴学究，计议兵分两路，东西进征。东一路渡壶关[5]，取昭德，由潞城、榆社，直抵贼巢之后,却从大谷到临县,会兵合剿；西一路取晋宁，出霍山，取汾阳，由介休、平遥、祁县，直抵威胜之西北，合兵临县，取威胜，擒田虎。当下分拨两路将佐：

正先锋宋江，管领正偏将佐四十七员：

军师吴用　林冲　索超　徐宁　孙立
张清　戴宗　朱仝　樊瑞　李逵
鲁智深　武松　鲍旭　项充　李衮
单廷珪　魏定国　马麟　燕顺　解珍
解宝　宋清　王英　扈三娘　孙新
顾大嫂　凌振　汤隆　李云　刘唐
燕青　孟康　王定六　蔡福　蔡庆
朱贵　裴宣　萧让　蒋敬　乐和
金大坚　安道全　郁保四　皇甫端　侯健
段景住　时迁
河北降将耿恭

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偏将佐四十员：

军师朱武　秦明　杨志　黄信　欧鹏
邓飞　雷横　吕方　郭盛　宣赞

郝思文	韩滔	彭玘	穆春	焦挺
郑天寿	杨雄	石秀	邹渊	邹润
张青	孙二娘	李立	陈达	杨春
李忠	孔明	孔亮	杨林	周通
石勇	杜迁	宋万	丁得孙	龚旺
陶宗旺	曹正	薛永	朱富	白胜

宋江分派已定，再与卢俊义商议道："今从此处分兵，东西征剿，不知贤弟兵取何处？"卢俊义道："主兵遣将，听从哥哥严令，安敢拣择？"宋江道："虽然如此，试看天命。两队分定人数，写成阄子，各拈一处。"当下裴宣写成东西两处阄子，宋江、卢俊义焚香祷告，宋江拈起一阄。只因宋江拈起这个阄来，直教三军队里，再添几个英雄猛将；五龙山前，显出一段奇闻异术。毕竟宋先锋拈着那一处，且听下回分解。

---

[1]宣和五年　公元一一二三年。宣和，宋徽宗(赵佶)年号。

[2]称觞献寿　举杯敬酒祝贺。称，举起。

[3]幽人　隐居的文人。

[4]吊下泪来　即掉下泪来。吊，通掉。一百一回写王庆见了娇秀"把个魂灵都吊下来"，也是"掉"的意思。明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水浒传》讹字极多，……如'代'为'带'，'的''为''得'之类，……。"此"吊"为"掉"亦是一例。

[5]壶关　古关名。在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因山形险狭如壶口而得名。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话说宋江在盖州分定两队兵马人数，写成阄子，与卢俊义焚香祷告。宋江拈起一个阄子看时，却是东路。卢俊义阄得西路，是不必说，只等雪净起程。留下花荣、董平、施恩、杜兴，拨兵二万，镇守盖州。到初六日吉期，宋江、卢俊义准备起兵。忽报盖州属县阳城、沁水两处军民，累被田虎残害，不得已投顺。今知天兵到来，军民擒缚阳城守将寇孚、沁水守将陈凯，解赴军前。两县耆老[1]，率领百姓，牵羊担酒，献纳城池。宋先锋大喜，大加赏劳两处军民，给榜抚慰，复为良民。宋先锋以寇孚、陈凯知天兵到此，不速来归顺，着即斩首祭旗，以懲贼人[2]。是日两路大兵，俱出北门，花荣等置酒饯送。宋江执杯对花荣道："贤弟威振贼军，堪为此城之保障。今此城惟北面受敌，倘有贼兵，当设奇击之，以丧贼胆，则贼人不敢南窥矣。"花荣等唯唯受命。宋江又执杯对卢俊义道："今日出兵，却得阳城、沁水献俘之喜。二处既平，贤弟可以长驱直抵晋宁，早建大功，生擒贼首田虎，报效朝廷，同享富贵。"卢俊义道："赖兄长之威，两处不战而服。既奉严令，敢不尽心弹力！"宋江又取前日教萧让照依许贯忠图

画，另写成一轴，付与卢俊义收置备用。当下正先锋宋江传令拨兵三队：林冲、索超、徐宁、张清，领兵一万为前队；孙立、朱仝、燕顺、马麟、单廷珪、魏定国、汤隆、李云，领兵一万为后队；宋江与吴用统领其余将佐，领兵三万为中军。三队共军兵五万，望东北进发。副先锋卢俊义辞了宋江、花荣等，管领四十员将佐，军兵五万，望西北进征。花荣、董平、施恩、杜兴，饯别宋江、卢俊义入城。花荣传令，于城北五里外，扎两个营寨，施恩、杜兴各领兵五千，设强弓硬弩，并诸般火器，屯扎以当敌锋。又于东西两路，设奇兵埋伏，不题。其高平自有史进、穆弘，陵川自有李应、柴进，卫州自有公孙一清、关胜、呼延灼，各各守御。看官牢记话头。

且说宋先锋三队人马，离盖州行三十余里。宋江在马上，遥见前面有座山岭。多样时，渐近山下，却在马首之右。宋江观看那山形势，比他山又是不同。但见：

万叠流岚鳞次密[3]，数峰连峙雁成行。
岭颠崖石如城郭，插天云木绕苍苍。

宋江正在观看山景，忽见李逵上前用手指道："哥哥，此山光景，与前日梦中无异。"宋江即唤降将耿恭问道："你在此久，必知此山来历。若依许贯忠图上，房山在州城东，当叫做天池岭。"李逵道："梦中那秀士，正是说天池岭，我却忘了。"耿恭道："此山果是天池岭，其颠石崖如城郭一般，昔人避兵之处。近来土人说此岭有灵异，夜间石崖中，往往有红

光照耀。又有樵者到崖畔，有异香扑鼻。”宋江听罢，便道：“如此却符合李逵的梦。”是日兵行六十里安营，于路无话。不则一日，来到壶关之南，离关五里下寨。

却说壶关原在山之东麓，山形似壶，汉时始置关于此，因此叫做壶关。山东有抱犊山，与壶关山麓相连。壶关正在两山之中，离昭德城南八十里外，乃昭德之险隘。上有田虎手下猛将八员，精兵三万镇守。那八员猛将有谁？

山士奇　　陆辉　　史定　　吴成
仲良　　云宗武　　伍肃　　竺敬

却说山士奇原是沁州富户子弟，膂力过人，好使枪棒。因杀人惧罪，遂投田虎部下，拒敌有功，伪受兵马都监之职。惯使一条四十斤重浑铁棍，武艺精熟。田虎闻朝廷差宋江等兵马前来，特差他到昭德，挑选精兵一万，协同陆辉等镇守壶关。彼处一应调遣，俱得便宜行事，不必奏闻。山士奇到壶关，知盖州失守，料宋兵必来取关，日日励兵秣马，准备迎敌。忽报宋兵已到关南五里外扎营，士奇整点马军一万，同史定、竺敬、仲良，各各披挂上马，领兵出关迎敌，与宋兵对阵。两边列成阵势，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阵里花腔鼍鼓擂，杂彩绣旗摇。北阵门旗开处，一将立马当先。看他怎生结束：

凤翅明盔稳戴，鱼鳞铠甲重披。锦红袍上织花枝，狮蛮

带琼瑶密砌。纯钢铁棍紧挺，青毛鬃马频嘶，壶关新到大将军，山都监士奇便是。

山士奇高叫："水洼草寇，敢来侵犯我边疆！"那边豹子头林冲骤马出阵，喝道："助虐匹夫，天兵到来，兀是抗拒！"拈矛纵马，直抢士奇。二将抢到垓心，两军呐喊，二骑相交，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斗经五十余合，不分胜负，林冲暗暗喝采。竺敬见士奇不能取胜，拍马飞刀助战，那边没羽箭张清飞马接住。四骑马在阵前两对儿厮杀。张清与竺敬斗至二十余合，张清力怯，拍马便走。竺敬骤马赶来，张清带住花枪，向锦袋内取一石子，扭过身躯，觑定竺敬面门，一石子飞去，喝声道："着！"正中竺敬鼻凹，翻身落马，鲜血迸流。张清回马拈枪来刺，北阵里史定、仲良双出，死救得脱。关上见打翻一将，恐士奇有失，遂鸣金收兵。宋江亦令鸣金收兵回寨，与吴用商议道："今日打翻一员贼将，少挫锐气。我见山势险峻，关形壮固，用何良策，可破此关？"林冲道："来日扣关搦战，一定要杀却那个贼将，众兄弟迸力冲杀上去。"吴用道："将军不可造次！孙武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当自守；彼敌可胜，则攻之尔。"宋江道："军师之言甚善。"

次日，林冲、张清来禀宋先锋，要领兵搦战。宋江分付道："纵使战胜，亦不得轻易上关。"再令徐宁、索超领兵接应。当下林冲、张清领五千军马，在关下摇旗擂鼓，辱骂搦战，从辰至午，关上不见动静。林冲与张清却待要回寨，猛听的

关内一声炮响，关门开处，山士奇同伍肃、史定、吴成、仲良，领兵二万，冲杀下来。林冲对张清道："贼人乘我之疲，我等努力向前。"后队索超、徐宁，领兵一齐上前。两边列阵，更不打话，寻对厮杀。林冲斗伍肃。士奇出马，张清拈梨花枪接住。吴成、史定双出，索超挥斧跃马，力敌二将。当下两军迭声呐喊，七骑马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灯影般捉对儿厮杀。正斗到酣闹处，豹子头林冲大喝一声，只一矛将伍肃戳下马来。吴成、史定两个战索超，兀是力怯，见那边伍肃落马，史定急卖个破绽，拍马望本阵奔去。吴成见史定败阵，隔开斧要走，被索超挥斧砍为两段。山士奇见折了二将，拨马回阵。张清赶上，手起一石子，打着脑后头盔，铿然有声，惊的士奇伏鞍而走。仲良急领兵进关，被林冲等驱兵冲杀过来，北军大败。山士奇领兵乱窜入关，闭门不迭。林冲等直杀至关下，被关上矢石打射下来，因此不能得入。林冲左臂早中一矢，收兵回寨。宋江令安道全疗治林冲箭疮，幸的甲厚，不致伤重，不在话下。且说山士奇进关，计点军士，折去二千余名，又折了二将。对众商议，一面差人往威胜晋王处，说宋江等兵强将猛，难以抵敌，乞添差良将镇守，庶保无虞。一面密约抱犊山守将唐斌、文仲容、崔埜[4]，领精兵悄地出抱犊之东，抄宋兵之后。约定日期，放炮为号，"我这里领兵出关，冲杀下来，两路夹攻，必获全胜。"当下计议已定，坚守关隘，只等唐斌处消息，不题。

再说宋先锋见壶关险阻，急切不能破，相拒半月有余，正在帐中纳闷，忽报卫州关将军差人驰书到来，内有机密事

情。宋江与吴用连忙拆开观看，书中说：

抱犊山寨主唐斌，原是蒲东军官，为人勇敢刚直，素与关某结义。被势豪陷害，唐斌忿怒，杀死仇家，官府追捕紧急。那时自蒲东南下，欲投梁山，路经此山被劫。当下唐斌与本山头目文仲容、崔埜争斗，文、崔二人，都不能赢他，因此请唐斌上山，让他为寨主。旧年因田虎侵夺壶关，要他降顺，唐斌本意不肯，后见势孤，勉强降顺。却只在本山住扎，为壶关犄角，以备南兵。近闻关某镇守卫州，新岁元旦，唐斌单骑潜至卫州，诉说向来衷曲。他久慕兄长忠义，本欲归顺天朝，投降兄长麾下，建功赎罪。关某单骑同唐斌到抱犊山，见文仲容、崔埜二人爽亮，毫无猥琐之态。二人亦欲归顺，密约相机献关，以为进身之资。

宋江详悉来书，与吴用计议，按兵不动，只看关内动静，然后策应。

却说山士奇差人密约唐斌悄地出兵，军人回报："目今月明如昼，待月晦进兵，务使敌人不觉为妙。"士奇道："也见得是。"一连过了十几日，宋军也不来攻打，忽报唐斌领数骑，从抱犊山侧驰至关内。须臾，唐斌到关，参见山士奇。唐斌道："今夜三更，文仲容、崔埜领兵一万，潜出抱犊山之东，人披软战，马摘銮铃，黎明必到宋兵寨后，这里可速准备出关接应。"士奇喜道："两路夹击，宋兵必败！"士奇置酒管待。至暮，唐斌上关探望道："奇怪，星光下，却象关外有人哨探

的。”一头说，便向亲随军士箭壶中，取两枝箭，望关外射去。也是此关合破，关外真个有几个军卒，奉宋先锋将令，在黑影里潜探关中消息。唐斌那枝箭，可可地射着一个军卒右股，但射的股肉疼痛，却似无箭镞的。军士怪异，取箭细看，原来有许多绢帛，紧紧缠缚着箭镞。军卒知有别情，飞奔至寨中，报知宋先锋。宋江在灯烛之下，拆开看时，内有蝇头细字几行，却是唐斌密约：“次日黎明献关，有文仲容、崔埜领兵潜至先锋寨后，只等炮响，关内杀出接应。那时唐斌在彼，乘机夺关。宋先锋乞速准备进关。”宋江看罢，与吴用密议准备。吴用道：“关将军料无差误。然敌兵出我之后，不可不做准备。当令孙立、朱仝、单廷珪、魏定国、燕顺，领兵一万，卷旗息鼓，潜往寨后。如遇文、崔二将兵到，勿令彼遽逼营寨，直待我兵已得此关，听放轰天子母号炮，方可容他近前。再令徐宁、索超领兵五千，潜往寨东埋伏，林冲、张清领兵五千，潜往寨西埋伏。只听寨内炮响，两路齐出接应，合兵冲杀上关。万一我兵中彼奸计，即来救应。”宋江道：“军师筹画甚善！”当下依议传令，众将遵守，准备去了。再说山士奇在关内得唐斌消息，专听宋兵寨后炮声。候至天明，忽听得关南连珠炮响，唐斌同士奇上关眺望，见宋军寨后尘起，旌旗错乱。唐斌道：“此必文、崔二将兵到，可速出关接应！”山士奇同史定领精兵一万，先出关冲杀，令唐斌、陆辉领兵一万，随后策应，却令竺敬、仲良住扎关上。当下宋兵见关上冲出兵来，望后急退。山士奇当先驱兵卷杀过来，猛听的一声炮响，宋兵左右，撞出两彪军马，杀奔前来。唐

斌见宋兵两队杀出，急回马领兵抢上关来，横矛立马于门外。山士奇、史定正在分头厮杀，宋寨中又一声炮响，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标枪牌手，滚杀过来。山士奇知有准备，急招兵回马上关。关前一将，立马大叫道："唐斌在此，壶关已属宋朝，山士奇可速下马投降！"手起一矛，早把竺敬戳死。山士奇大惊，罔知所措，领数十骑，望西抵死冲突去了。林冲、张清要夺关隘，也不来追赶，领兵杀上关来。那时李逵等步兵轻捷，已抢上关，即放号炮，同唐斌赶杀把关军士，夺了壶关。仲良被乱兵所杀。关外史定，被徐宁搠翻。北兵四散逃窜，弃下盔甲马匹无数，杀死二千余人，生擒五百余名，降者甚众。

须臾，宋先锋等大兵次第入关，唐斌下马，拜见宋江道："唐某犯罪，闻先锋仁义，那时欲奔投大寨，只因无个门路，不获拜识尊颜。今天假其便，使唐某得随鞭镫，实满平生之愿。"说罢，又拜。宋江答礼不迭，慌忙扶起道："将军归顺朝廷，同宋某荡平叛逆，宋某回朝，保奏天子，自当优叙。"次后孙立等众将，与同文仲容、崔埜，领两路兵马，屯扎关外听令。宋江传令文、崔二将入关相见。孙立等统领兵马，且屯扎关外。文仲容、崔埜进关参拜宋先锋道："文某、崔某有缘，得侍麾下，愿效犬马。"宋江大喜道："将军等同赚此关，功勋不小。宋某于功绩簿上，一一标记明白。"即令设宴，与唐斌等二人庆贺。一面计点关内外军士，新降兵二万余人，获战马一千余匹。众将都来献功。宋先锋赏劳将佐军兵已毕，宋江问唐斌，昭德关中兵将多寡。唐斌道："城内原有三万兵

马，山士奇选出一万守关，今城中兵马尚有二万，正偏将佐共十员。”那十员乃是：

孙琪　叶声　金鼎　黄钺　冷宁
戴美　翁奎　杨春　牛庚　蔡泽

唐斌又道：“田虎恃壶关为昭德屏障，壶关已破，田虎失一臂矣。唐某不才，愿为前部去打昭德。”当下陵川降将耿恭愿同唐斌为前部，宋江依允。少顷，宋江对文仲容、崔埜道：“两位素居抱犊山，知彼情形，威风久著。宋某欲令二位管令本部人马，仍往抱犊屯扎，以当一面。待宋某打破昭德，那时请将军相会，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文仲容、崔埜同声答道：“先锋之令，安敢不遵？”当下酒罢，文、崔辞别宋先锋，往抱犊去了。次日，宋先锋升帐，令戴宗往晋宁卢先锋处，探听军情，速来回报。戴宗遵令起程，不题。宋江与吴用计议，分拨军马，攻打昭德。唐斌、耿恭领兵一万，攻打东门；索超、张清领兵一万，攻打南门；却空着西门，防威胜救兵至，恐内外冲突不便。又令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步兵五百为游兵，往来接应；令孙立、朱仝、燕顺领兵进关，同樊瑞、马麟管领兵马，镇守壶关。分拨已定，宋先锋与吴学究统领其余将佐，拔寨起行，离昭德城南十里下寨，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威胜伪省院官，接得壶关守将山士奇，及晋宁田彪告急申文，奏知田虎，说宋兵势大，壶关、晋宁两处危急。田虎升殿，与众人计议，发兵救援。只见班部中

闪出一个人，首戴黄冠，身披鹤氅，上前奏道："臣启大王，臣愿往壶关退敌。"那人姓乔，单名个冽字。其先原是陕西泾原人。其母怀孕，梦豺入室，后化为鹿，梦觉，产冽。那乔冽八岁好使枪弄棒，偶游崆峒山[5]，遇异人传授幻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也曾往九宫县二仙山访道，罗真人不肯接见，令道童传命，对乔冽说："你攻于外道，不悟玄微，待你遇德魔降，然后见我。"乔冽艴然而返[6]，自恃有术，游浪不羁。因他多幻术，人都称他做幻魔君。后来到安定州。本州亢阳[7]，五个月雨无涓滴。州官出榜："如有祈至雨泽者，给信赏钱三千贯。"乔冽揭榜上坛，甘霖大澍[8]。州官见雨足，把这信赏钱不在意了。也是乔冽合当有事，本处有个歪学究，姓何名才，与本州库吏最密，当下探知此事，他便撺掇库吏，把信赏钱大半孝顺州官，其余侵来入己。何才与库吏借贷，也拈得些儿油水。库吏却将三贯钱把与乔冽道："你有恁般高术，要这钱也没用头。我这里正项钱粮，兀自起解不足，东挪西撮。你这项信赏钱，依着我，权且存置库内，日后要用，却来陆续支取。"乔冽听了，大怒道："信赏钱原是本州富户协助的，你如何恣意侵克？库藏粮饷，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顾侵来肥己，买笑追欢，败坏了国家许多大事。打死你这污滥腌臜，也与库藏除了一蠹！"提起拳头，劈脸便打。那库吏是酒色淘虚的人，更兼身体肥胖，未动手先是气喘，那里架隔得住。当下被乔冽拳头脚踢，痛打一顿，狼狈而归，卧床四五日，呜呼哀哉，伤重而死。库吏妻孥在本州投了状词。州官也七分猜着，是因信赏钱弄出这事来。押纸公文，

差人勾捉凶身乔冽对问。乔冽探知此事，连夜逃回泾原，收拾同母离家，逃奔到威胜，更名改姓，扮做全真，把冽字改做清字，起个法号，叫做道清。未几，田虎作乱，知道清有术，勾引入伙，捏造妖言，逞弄幻术，煽惑愚民，助田虎侵夺州县。田虎每事靠道清做主，伪封他做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之职。那时方才出姓，因此都称他做国师乔道清。当下乔道清启奏田虎，愿部领军马，往壶关拒敌。田虎道："国师恁般替寡人分忧！"说还未毕，又见殿帅孙安上殿启奏："臣愿领军马去援晋宁。"田虎加封乔道清、孙安为征南大元帅，各拨兵马二万前去。乔道清又奏道："壶关危急，臣选轻骑，星驰往救。"田虎大喜，令枢密院分拨兵将，随从乔道清、孙安进征。枢密院得令，选将拨兵，交付二人。乔道清、孙安即日整点军马起程。那个孙安与乔道清同乡，他也是泾原人。生的身长九尺，腰大八围，颇知韬略，膂力过人。学得一身出色的好武艺，惯使两口镔铁剑。后来为报父仇，杀死二人，因官府追捕紧急，弃家逃走。他素与乔道清交厚，闻知乔道清在田虎手下，遂到威胜，投诉乔道清。道清荐与田虎，拒敌有功，伪受殿帅之职。今日统领十员偏将，军马二万，往救晋宁。那十员偏将是谁，乃是：

梅玉　　秦英　　金祯　　陆清　　毕胜

潘迅　　杨芳　　冯升　　胡迈　　陆芳

那十员偏将，都伪授统制之职。当下孙安辞别乔道清，统领

军马，望晋宁进发，不题。

再说乔道清将二万军马，着团练聂新、冯玘统领，随后自己同四员偏将先行。那四员：

雷震　　倪麟　　费珍　　薛灿

那四员偏将，都伪授总管之职，随着乔道清，管领精兵二千，星夜望昭德进发。不则一日，来到昭德城北十里外，前骑探马来报："昨日被宋兵打破壶关，目今分兵三路，攻打昭德城池。"乔道清闻报，大怒道："这厮们恁般无礼！教他认俺的手段。"领兵飞奔前来。正遇唐斌、耿恭，领兵攻打北门。忽报西北上有二千余骑到来，唐斌、耿恭列阵迎敌。乔道清兵马已到，两阵相对，旗鼓相望。南北尚离一箭之地。唐斌、耿恭看见北阵前四员将佐，簇拥着一个先生，立马于红罗宝盖下。那先生怎生模样，但见：

头戴紫金嵌宝鱼尾道冠，身穿皂沿边烈火锦鹤氅，腰系杂色彩丝绦，足穿云头方赤舄。仗一口锟铻铁古剑，坐一匹雪花银鬃马。八字眉碧眼落腮胡，四方口声与钟相似。

那先生马前皂旗上，金写两行十七个大字，乃是："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耿恭看罢，惊骇道："这个人利害！"两军未及交锋，恰遇李逵等五百游兵突至，李逵

便欲上前。耿恭道："此人是晋王手下第一个了得的，会行妖术，最是利害。"李逵道："俺抢上去砍了那撮鸟，却使甚么鸟术？"唐斌也说："将军不可轻敌。"李逵那里肯听，挥板斧冲杀上去，鲍旭、项充、李衮恐李逵有失，领五百团牌标枪手，一齐滚杀过去。那先生呵呵大笑，喝道："这厮不得狂逞！"不慌不忙，把那口宝剑，望空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好好地白日青天，霎时黑雾漫漫，狂风飒飒，飞土扬尘。更有一团黑气，把李逵等五百余人罩住，却似撮入黑漆皮袋内一般，眼前并无一隙亮光，一毫也动弹不得，耳畔但听的风雨之声，却不知身在何处。任你英雄好汉，不能插翅飞腾。你便火首金刚，怎逃地网天罗；八臂那吒，难脱龙潭虎窟。毕竟李逵等众人危困，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耆(qí其)老　年高有声望的人。耆，六十岁的老人。

[2]憼(jǐng景)　同"儆"、"警"，警戒。

[3]岚　山林中的雾气。

[4]埜　"野"的异体字。

[5]崆峒山　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属六盘山。

[6]艴(fú佛)然　恼怒不悦的样子。

[7]亢(kàng抗)阳　久晴不雨，阳光炽盛。亢，过甚、极度。

[8]甘霖大澍(shù树)　甘雨普降。澍，时雨，引申为滋润。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话说黑旋风李逵，不听唐斌、耿恭说话，领众将杀过阵去，被乔道清使妖术困住，五百余人，都被生擒活捉，不曾走脱半个。耿恭见头势不好，拨马望东，连打两鞭，预先走了。唐斌见李逵等被陷，军兵慌乱，又见耿恭先走，心下寻思道："乔道清法术利害，倘走不脱时，落得被人耻笑。我闻军士不怯死而灭名，到此地位，怎顾得性命！"唐斌舍命，拈矛纵马，冲杀过来。乔道清见他来得凶猛，连忙捏诀念咒，喝声道："疾！"就本阵内卷起一阵黄沙，望唐斌扑面飞来。唐斌被沙迷眼目，举手无措，早被军士赶上，把左腿刺了一枪，颠下马来，也被活捉去了。原来北军有例，凡解生擒将佐到来，赏赐倍加，所以众将不曾被害。那时唐斌部下一万人马，都被黄沙迷漫，杀的人亡马倒，星落云散，军士折其大半。且说林冲、徐宁在东门，听的城南喊杀连天，急领兵来接应。那城中守将孙琪等见是乔道清旗号，连忙开门接应，李逵等已被他捉入城中去了。只见那耿恭同几个败残军卒，跑的气喘急促，鞍歪辔侧，头盔也倒在一边，见了林冲、徐宁，方才把马勒住。林冲、徐宁忙问何处军马，耿恭七颠八倒的说

了两句，林冲、徐宁急同耿恭投大寨来，恰遇王英、扈三娘领三百骑哨到，得了这个消息，一同来报知宋先锋。耿恭把李逵等被乔道清擒捉的事，备细说了。宋江闻报大惊，哭道："李逵等性命休矣！"吴用劝道："兄长且休烦闷，快理正事。贼人既有妖术，当速往壶关取樊瑞抵敌。"宋江道："一面去取樊瑞，一面进兵，问那贼道讨李逵等众人。"吴用苦谏不听。

当下宋先锋令吴用统领众将守寨，宋江亲自统领林冲、徐宁、鲁智深、武松、刘唐、汤隆、李云、郁保四八员将佐，军马二万，即刻望昭德城南杀去。索超、张清接着，合兵一处，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奔城下来。却说乔道清进城，升帅府，孙琪等十将参见毕，孙琪等正欲设宴款待，探马忽报宋兵又到。乔道清怒道："这厮无礼！"对孙琪道："待我捉了宋江便来。"即上马统领四员偏将，三千军马，出城迎敌。宋兵正在列阵搦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门内拥出一彪军来，当先一骑，上面坐着一个先生，正是幻魔君乔道清，仗着宝剑，领军过吊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阵中吹动画角[1]，战鼓齐鸣。宋阵里门旗开处，宋先锋出马，郁保四捧着帅字旗，立于马前，左有林冲、徐宁、鲁智深、刘唐，右有索超、张清、武松、汤隆，八员将佐拥护。宋先锋怒气填胸，指着乔道清骂道："助逆贼道，快放还我几个兄弟及五百余人！略有迟延，拿住你碎尸万段！"道清喝道："宋江不得无礼！俺便不放还你，看你怎地拿我！"宋江大怒，把鞭梢一指，林冲、徐宁、索超、张清、鲁智深、武松、刘唐，一齐冲杀过来。乔道清叩齿作法，捏诀

念咒，把剑望西一指，喝声道："疾！"霎时有无数兵将，从西飞杀过来，早把宋兵冲动。乔道清又把剑望北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须臾，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飞砂走石，撼地摇天。林冲等众将，正杀上前，只见前面都是黄砂黑气，那里见一个敌军。宋军不战自乱，惊得坐下马乱窜咆哮。林冲等急回马拥护宋江，望北奔走。乔道清招兵掩杀，赶得宋江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宋江等忙乱奔走，未及半里之地，前面恁般奇怪，适才兵马来时，好好的平原旷野，却怎么弥弥漫漫，一望都是白浪滔天，无涯无际，却似个东洋大海。就是肋生两翅，也飞不过。后面兵马赶来，眼见得都是个死。鲁智深、武松、刘唐齐声大叫："难道束手就缚？"三个奋力回身，向北杀来。猛可地一声霹雳，半空中现出二十余尊金甲神人，把兵器乱打下来，早把鲁智深、武松、刘唐打翻，北军赶上，也被活捉去了。又听的大喊道："宋江下马受缚，免汝一死！"宋江仰天叹道："宋江死不足惜，只是君恩未报，双亲年老，无人奉养。李逵等这几个兄弟，不曾救得。事到如此，只拚一死，免得被擒受辱。"林冲、徐宁、索超、张清、汤隆、李云、郁保四七个头领，拥着宋江，团聚一块，都道："我等愿随兄长，为厉鬼杀贼！"郁保四到如此窘迫慌乱的地位，身上又中了两矢，那面帅字旗，兀是挺挺的捧着，紧紧跟随宋先锋，不离尺寸。北军见帅字旗未倒，不敢胡乱上前。宋江等已掣剑在手，都欲自刎，猛见一个人走向前来，止住众人道："休要如此，众人勿忧。我位尊戊己，见汝等忠义，特来克那妖水，

救汝等归寨。"众将看那人时，生得奇异：头长两块肉角，遍体青黑色，赤发裸形，下体穿条黄裩，左手执一个铃铎。那人就地撮把土，望着那前面海大般白浪滔天的水，只一撒，转眼间，就现出原来平地。对众人道："汝等应有数日灾厄。今妖水已灭，可速归营，差人到卫州，方可解救。汝等勉力报国！"言讫，化阵旋风，寂然不见。众人惊讶不已，保护宋江投奔南来。行过五六里，忽见尘头起处，又有一彪兵马，自南而来，却是吴用同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领兵一万，前来接应。宋江对吴用道："不听贤弟之言，险些儿不得相见！"吴用道："且到寨中再说。"众人次第入到寨里，把那兵败被困遇神的事备述。吴用以手加额道："位尊戊已，土神也。兄长忠义，感动后土之神，土能克水。"宋江等方才省悟，望空拜谢。

此时天色将暮，有败残军士逃回，说混乱之中，又被昭德城中孙琪、叶声、金鼎、黄钺等开南门领兵掩杀，死者甚众，其余四散逃窜。宋江计点军士，损折万余。吴用对宋江道："贼人会使妖术，连胜两阵，可速用计准备，提防劫寨。况我兵惊恐，凡杯蛇鬼车[2]，风兵草甲，无往非撼志之物。当空着此寨，只将羊蹄点鼓，我等大兵，退十里另扎营寨。"当下宋江传令，大兵退十里。吴学究又教宋先锋传令，须分扎营寨，大寨包小寨，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如李药师六花阵之法。众将遵令。扎寨方毕，忽报樊瑞奉令从壶关驰到。入寨参见了宋先锋，问知乔道清备细，樊瑞道："兄长放心，无非是妖术。待樊某明日作法擒他。"吴用道："他若不来搦战，

我这里只按兵不动，待公孙一清到来，再作计较。”宋江便令张清、王英、解珍、解宝，领轻骑五百，星夜出关，驰往卫州，接取公孙胜，到此破敌解救。张清等掂扎马匹，辞别宋江去了。当下宋兵深栽鹿角，牢竖栅寨，弓上弦，刀出鞘，带甲枕戈，提铃喝号，宋江等秉烛待旦，不题。

再说乔道清用术困住宋江，正待上前擒捉，忽见前面水无涓滴，宋江等已遁去，惊疑不已道：“我这法非同小可，他如何便晓得解破？想军中必有异人。”当下收兵，同孙琪等入城，升坐帅府。孙琪等一面设宴庆贺。军士将鲁智深、武松、刘唐，又先捉的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唐斌，绑缚解到帐前。孙琪立在乔道清左侧，看见唐斌，便骂道：“反贼，晋王不曾负你。”唐斌喝道：“你们的死期也到了。”乔道清叫众人都说姓名上来。李逵睁圆怪眼，倒竖虎须，挺胸大骂道：“贼道听着！我是黑爷爷黑旋风李逵。”鲁智深、武松等都由他问，气愤愤的只不开口。乔道清教拿那厮们的军卒上来。无移时，刀斧手将军卒解到。乔道清一一问过，知道他们都是宋兵中勇将，便对众人道：“你们若肯归降，待我奏过晋王，都大大的封你们官爵。”李逵大叫如雷道：“你看老爷辈是甚么样人？你却放那鸟屁。你要砍黑爷爷，凭你拿去，砍上几百刀，若是黑爷爷皱眉，就不算好汉。”鲁智深、武松、刘唐等齐声骂道：“妖道，你休要做梦！我这几个兄弟的头可断，这几条铁腿屈不转的。”乔道清大怒，喝教都推出去，斩讫来报。鲁智深呵呵大笑道：“洒家视死如归，今日死得正路。”刀斧手簇拥着众人下去。乔道清心中思想：“我从来不曾见恁般的硬汉，且

留着他们，却再理会。”当下乔道清疾忙传令，教军士且把这伙人放转，监禁听候。武松骂道：“腌臜反贼，早早把俺砍了干净！”乔道清低头不语，众军卒把李逵等一行人监禁去了。

乔道清见三昧神水的法不灵，心中已有几分疑虑，只在城中屯扎，探听宋兵的动静。因此两家都按兵不动。一连的过了五六日，聂新、冯玘领大兵已到，入城参见乔道清，尽将兵马收入城中扎住。乔道清见宋兵紧守营寨，不来厮杀，料无别谋。整点军马，统领将佐，同孙琪、戴美、聂新、冯玘等，领兵二万，五鼓出城，扎寨城南五龙山，平明进兵。乔道清对孙琪道：“今日必要擒捉宋江，恢复壶关。”孙琪道：“全赖国师相公法力。”当下乔道清统领军马一万，望宋江大寨杀来。小军探听的实，飞报宋先锋。宋江令樊瑞、单廷珪、魏定国，整点军兵，拴缚马匹，准备迎敌。乔道清在高阜处观看宋兵营寨，但见：

四面八向之有准，前后左右之相救。
门户开辟之有法，吸呼联络之有度。

乔道清暗暗喝采，只听的宋寨中一声炮响，寨门开处，拥出一彪军来。两阵里彩旗招动，鼍鼓振天。乔道清下高阜，出到阵前，雷震、倪麟、费珍、薛灿拥护左右，宋阵里旌旗开处，一将纵马出阵，正是混世魔王樊瑞，手仗宝剑，指着乔道清大骂：“贼道，怎敢逞凶！”乔道清心中思忖道：“此人一定会些法术，我且试他一试。”便对樊瑞喝道：“无知败将，敢出

秽言！你敢与我比武艺么？”樊瑞道：“你要比武艺，上前来吃我一剑！”两军呐喊擂鼓。樊瑞拍马挺剑，直取乔道清。道清跃马挥剑相迎。二剑并举，两魔相斗。起先兀是两骑马绞做一团厮杀，次后各运神通，只见两股黑气，在阵前左旋右转，一往一来的乱滚。两边军士，都看的呆了。樊瑞战到酣处，觑个破绽，望乔道清一剑砍去，只砍个空，险些儿颠下马来。原来乔道清故意卖个破绽，哄樊瑞砍来，自己却使个乌龙蜕骨之法，早已归到阵前，呵呵大笑。樊瑞惶恐归阵。宋阵左右门旗开处，左边飞出圣水将军单廷珪，领五百步兵，尽是黑旗黑甲，手执团牌标枪，钢叉利刃；右边飞出神火将军魏定国，领五百火军，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五十辆火车，车上都装芦苇引火之物。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黄焰硝，五色烟药，一齐点着。那两路军兵，左边的乌云卷地，右边的烈火飞腾，一哄冲杀过来，北军惊惧欲退。乔道清喝道：“退后者斩！”右手仗着宝剑，口中念念有词，霎时乌云盖地，风雷大作，降下一阵大块冰雹，望圣水、神火军中乱打下来，霹雳交加，火焰灭绝。众军被冰雹打得星落云散，抱头鼠窜。单廷珪、魏定国吓得魂不附体，举手无措，抵死逃回本阵。圣水、神火将军，以此翻成画饼。须臾，雹散云收，仍是青天白日，地上兀是有如鸡卵似拳头的无数冰块。乔道清看宋军时，打得头损额破，眼瞎鼻歪，踏着冰块，便滑一跌。乔道清扬武耀威高叫道：“宋兵中再有手段高强，神通广大的么？”樊瑞羞忿交集，披发仗剑，立于马上，使尽平生法力，口中念动咒语，只见狂风四起，飞砂走石，天愁

地暗，日色无光。樊瑞招动人马，冲杀过来，乔道清笑道："量你这鸟术，干得甚事！"便也仗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只见风尽随着宋军乱滚，半空中又是一声霹雳，无数神兵天将，杀将下来。宋阵中马嘶人喊，乱窜起来。乔道清同四个偏将，纵军掩杀。樊瑞法术不灵，抵当不住，回马便走。北军追赶上来，正在万分危急，猛见宋寨中一道金光射来，把风砂冲散，那些天兵神将，都乱纷纷堕落阵前。众人看时，却是五彩纸剪就的。乔道清见破了神兵法，大展神通，披发仗剑，捏诀念咒，喝声道："疾！"又使出三昧神水的法来。须臾，有千万道黑气，从壬癸方滚来。只见宋阵中一个先生，骤马出阵，仗口松纹古定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猛见半空里有许多黄袍神将，飞向北去，把那黑气冲灭。乔道清吃了一惊，手足无措。宋军见这个先生破了妖术，齐声大骂："乔道清妖贼，如今有手段高强的来了。"乔道清听了这句，羞的彻耳通红，望本阵便退。乔道清生平逞弄神通，今日垂首丧气，正是：总教掬尽三江水[3]，难洗今朝一面羞。毕竟宋阵里破妖术的先生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画角　出自西羌的一种管乐器，长五尺，形如竹筒。用竹木或皮革制成，外加彩绘。发声哀厉高亢，古代军中多用以警昏晓，振士气。

[2]杯蛇鬼车　杯蛇，即"杯弓蛇影"。有人喝酒，见杯中有蛇而吓得生病。后来清楚是壁上弓影照在杯里，病就好了。比喻因疑虑而引起恐惧。鬼车，传说中的九头妖鸟，夜飞昼伏，喜入屋收人魂气。见《太平御览》九二七卷羽族部十四。

[3]掬(jū居)　双手捧取。这里是舀取的意思。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话说宋阵里破乔道清妖术的那个先生，正是入云龙公孙胜。他在卫州接了宋先锋将令，即同王英、张清、解珍、解宝，星夜赶到军前。入寨参见了宋先锋，恰遇乔道清逞弄妖法，战败樊瑞。那日是二月初八日，干支是戊午，戊属土。当下公孙胜就请天干神将，克破那壬癸水，扫荡妖氛，现出青天白日。宋江、公孙胜两骑马同到阵前，看见乔道清羞惭满面，领军马望南便走。公孙胜对宋江道："乔道清法败奔走，若放他进城，便深根固蒂。兄长疾忙传令，教徐宁、索超，领兵五千，从东路抄至南门，绝住去路。王英、孙新，领兵五千，驰往西门截住。如遇乔道清兵败到来，只截住他进城的路，不必与他厮杀。"宋江依计传令，分拨众将遵令去了。此时兀是巳牌时分，宋江同公孙胜统领林冲、张清、汤隆、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七个头领，军马二万，赶杀前来。北将雷震等保护乔道清，且战且走。前面又有军马到来，却是孙琪、聂新领兵接应，合兵一处。刚到五龙山寨，听得后面宋兵鸣锣擂鼓，喊杀连天，飞赶上来。孙琪道："国师入寨住扎，待孙某等与他决一死战。"乔道清在众将面前夸了口，况且自

来行法，不曾遇着对手，今被宋兵追迫，十分羞怒，便对孙琪道："你们且退后，待我上前拒敌。"即便勒兵列阵，一马当先，雷震等将簇拥左右。乔道清高叫："水洼草寇，焉得这般欺负人！俺再与你决个胜败。"原来乔道清生长泾原[1]，是极西北地面，与山东道路遥远，不知宋江等众兄弟详细。

当下宋阵里把旗左招右展，一起一伏，列成阵势，两阵相对，吹动画角，战鼓齐鸣。南阵里黄旗磨动，门旗开处，两骑马出阵：中间马上，坐着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左手马上，坐的是入云龙公孙一清，手中仗剑，指着乔道清说道："你那学术，都是外道，不闻正法，快下马归顺！"乔道清仔细看时，正是那破法的先生。但见：

> 星冠攒玉，鹤氅缕金。九宫衣服灿云霞，六甲风雷藏宝诀。腰系杂色彩丝绦，手仗松纹古定剑。穿一双云缝赤朝鞋，骑一匹黄鬃昂首马。八字神眉杏子眼，一部掩口落腮须。

当下乔道清对公孙胜道："今日偶尔行法不灵，我如何便降服你？"公孙胜道："你还敢逞弄那鸟术么？"乔道清喝道："你也小觑俺，再看俺的法！"乔道清抖擞精神，口中念念有词，把手望费珍一招，只见费珍手中执的那条点钢枪，却似被人劈手一夺的，忽地离了手，如腾蛇般飞起，望公孙胜刺来。公孙胜把剑望秦明一指，那条狼牙棍，早离了手，迎着钢枪，一往一来，捽风般在空中相斗[2]，两军迭声喝采。猛可的一声响，

两军发喊，空中狼牙棍，把枪打落下来，冬的一声，倒插在北军战鼓上，把战鼓搠破。那司战鼓的军士，吓得面如土色。那条狼牙棍，依然复在秦明手中，恰似不曾离手一般，宋军笑得眼花没缝。公孙胜喝道："你在大匠面前弄斧！"乔道清又捏诀念咒，把手望北一招，喝声道："疾！"只见北军寨后，五龙山凹里，忽的一片黑云飞起，云中现出一条黑龙，张鳞鼓鬣，飞向前来。公孙胜呵呵大笑，把手也望五龙山一招，只见五龙山凹里，如飞电般掣出一条黄龙，半云半雾，迎住黑龙，空中相斗。乔道清又叫："青龙快来！"只见山顶上才飞出一条青龙，随后又有白龙飞出，赶上前迎住。两军看得目瞪口呆。乔道清仗剑大叫："赤龙快出帮助！"须臾，山凹里又腾出一条赤龙，飞舞前来。五条龙向空中乱舞，正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生互克，搅做一团。狂风大起，两阵里捧旗的军士，被风卷动，一连颠翻了数十个。公孙胜左手仗剑，右手把麈尾望空一掷，那麈尾在空中打个滚，化成鸿雁般一只鸟飞起去。须臾，渐高渐大，扶摇而上[3]，直到九霄空里，化成个大鹏，翼若垂天之云，望着那五条龙扑击下来。只听得刮剌剌的响，却似青天里打个霹雳，把那五条龙扑打得鳞散甲飘。原来五龙山有段灵异，山中常有五色云现。龙神托梦居民，因此起建庙宇，中间供个龙王牌位。又按五方，塑成青、黄、赤、黑、白五条龙，按方向蟠旋于柱，都是泥塑金装彩画就的。当下被二人用法遣来相斗，被公孙胜用麈尾化成大鹏，将五条泥龙，搏击的粉碎，望北军头上，乱纷纷打将下来。北军发喊，躲避不迭，被那年久干硬的泥

块，打得脸破额穿，鲜血迸流，登时打伤二百余人，军中乱窜。乔道清束手无术，不能解救。半空里落下个黄泥龙尾，把乔道清劈头一下，险些儿将头打破，把个道冠打瘪。公孙胜把手一招，大鹏寂然不见，麈尾仍归手中。乔道清再要使妖术时，被公孙胜运动五雷正法的神通，头上现出一尊金甲神人，大喝："乔冽下马受缚！"乔道清口中喃喃呐呐的念咒，并无一毫儿灵验，慌得乔道清举手无措，拍马望本阵便走。林冲纵马拈矛赶来，大喝："妖道休走！"北阵里倪麟提刀跃马接住。雷震骤马挺戟助战，这里汤隆飞马，使铁瓜锤架住。两军迭声呐喊，四员将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倪麟与林冲斗过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觑个破绽，一矛搠中马腿，那马便倒，把倪麟颠翻下来，被林冲向心窝肐察的一枪搠死。雷震正与汤隆战到酣处，见倪麟落马，卖个破绽，拨马便走，被汤隆赶上，把铁瓜锤照顶门一下，连盔带头打碎，死于马下。宋江将鞭梢一指，张清、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一齐冲杀过来。北军大乱，四散乱窜逃生，杀死者甚众。

孙琪、聂新、费珍、薛灿保护乔道清，弃了五龙山寨，领兵欲进昭德。转过山坡，离城尚有六七里，只听得前面战鼓喧天，喊声大振，东首小路撞出一彪兵来，当先二将，乃是金枪手徐宁、急先锋索超。两军未及交锋，昭德城内见城外厮杀，守将戴美、翁奎领兵五千，开南门出城接应，徐宁、索超分头拒敌。索超分兵二千，向北抵敌，戴美当先，与索超斗十余合，被索超挥金蘸斧，砍为两段。翁奎急领兵入城，索超赶杀上去，杀死北军一百余人，直赶至南门城下，

翁奎兵马已是进城去了。急拽起吊桥，紧闭城门，城上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索超只得回兵。再说徐宁领兵三千，拦住北军去路。北军虽是折了一阵，此时尚有二万余人，孙琪、聂新二将，敌住徐宁兵马。费珍、薛灿无心恋战，领五千兵马，保护乔道清投西奔走。这里徐宁力敌孙琪、聂新二将，被北军围裹上来，正是寡不敌众，看看围在垓心。却得索超、宋江南北两路兵都到，孙琪、聂新当不得三面攻击。聂新被徐宁一金枪刺中左臂，坠于马下，被人马践踏如泥。孙琪夺路要走，被张清赶上，手起一枪，搠中后心，撞下马来。北兵大败亏输，三万军马，杀死大半。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弃下金鼓旗旛、盔甲马匹无数，其余兵马，四散逃走去了。宋江、公孙胜、林冲、张清、汤隆、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与徐宁、索超，合兵一处，共是二万五千，闻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五千兵马，望西逃遁，欲上前追赶。此时已是申牌时分，兵马鏖战一日，饥饿困罢，宋先锋正欲收兵回寨食息，忽报军师吴用知宋先锋等兵马鏖战多时，特令樊瑞、单廷珪、魏定国，整点兵马一万，准备火把火炬，前来接应。宋先锋大喜。公孙胜道："既有这枝军马，兄长同众头领回寨食息，小弟同樊、单、魏三位头领，领兵追赶乔道清，务要降服那厮。"宋江道："赖贤弟神功，解救灾厄。贤弟远来劳顿，同回大寨歇息了，明日却再理会。乔道清这厮，法破计穷，料无他虞。"公孙胜道："兄长有所不知。本师罗真人常对小弟说：'泾原有个乔冽，他有道骨，曾来访道，我暂且拒他，因他魔心正重，亦是下土生灵造恶，杀运未终。他后来魔心渐

退，机缘到来，遇德而服。恰有机缘遇汝，汝可点化他，后来亦得了悟玄微[4]，日后亦有用着他处。'小弟在卫州，遵令前来，于路问妖人来历，张将军说降将耿恭知他备细，道是乔道清即泾县乔冽。适才见他的法，与小弟比肩相似，小弟却得本师罗真人传授五雷正法，所以破得他的法。此城叫做昭德，合了本师'遇德魔降'的法语。若放他逃遁，倘此人堕陷魔障，有违本师法旨。此机会不可错过，小弟即刻就领兵追赶，相机降服他。"只一席话，说得宋江心胸豁然，称谢不已。当下同众将统领军马，回营食息。公孙胜同樊瑞、单廷珪、魏定国，统领一万军马，追赶乔道清不题。

再说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败残兵马五千，奔窜到昭德城西，欲从西门进城，猛听得鼓角齐鸣，前面密林后飞出一彪军来，当先二将，乃是矮脚虎王英、小尉迟孙新，领五千兵，排开阵势，截住去路。费珍、薛灿抵死冲突。孙新、王英奉公孙一清的令，只不容他进城，却不来赶杀，让他望北去了。城中知乔道清术窘，大败亏输，宋兵势大，惟恐城池有失，紧紧的闭了城门，那里敢出来接应。无移时，孙新、王英见公孙胜同樊瑞、单廷珪、魏定国，领兵飞赶上来。公孙胜道："两位头领，且到大寨食息，待贫道自去赶他。"孙新、王英依令回寨。此时已是酉牌时分。却说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败残兵，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似漏网之鱼，望北奔驰。公孙胜同樊瑞、单廷珪、魏定国，领兵一万，随后紧紧追赶。公孙胜高叫道："乔道清快下马降顺，休得执迷！"乔道清在前面马上高声答道："人各为其主，你何故

逼我太甚?"此时天色已暮，宋兵燃点火炬火把，火光照耀如白昼一般。乔道清回顾左右，止有费珍、薛灿及三十余骑，其余人马，已四散逃窜去了。乔道清欲拔剑自刎，费珍慌忙夺住道:"国师不必如此。"用手向前面一座山指道:"此岭可以藏匿。"乔道清计穷力竭，随同二将驰入山岭。原来昭德城东北，有座百谷岭，相传神农尝百谷处。山中有座神农庙。乔道清同费、薛二将，屯扎神农庙中，手下止有十五六骑。只因公孙胜要降服他，所以容他遁入岭中。不然，宋兵赶上，就是一万个乔道清，也杀了。话不絮繁。却说公孙胜知乔道清遁入百谷岭，即将兵马分四路，扎立营寨，将百谷岭四面围住。至二更时分，忽见东西两路火光大起，却是宋先锋回寨，复令林冲、张清，各领兵五千，连夜哨探到来。与公孙胜合兵一处，共是二万人马，分头扎寨，围困乔道清，不题。

且说宋江次日探知乔道清被公孙胜等将兵马围困于百谷岭，即与吴学究计议攻城。传令大兵拔寨起营，到昭德城下。宋江分拨将佐到昭德，围的水泄不通。城中守将叶声等，坚守城池。宋兵一连攻打二日，城尚不破。宋江在城南寨中，见攻城不下，十分忧闷，李逵等被陷，不知性命如何，不觉潸然泪下。军师吴用劝道:"兄长不必烦闷，只消用几张纸，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忙问道:"军师有何良策?"当下吴学究不慌不忙，叠着两个指头，说出这条计来。有分教：兵不血刃孤城破，将士投戈百姓安。毕竟吴学究说出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1]泾原　宋置，路名。治所在渭州(今甘肃平凉)。

[2]捽风般在空中相斗　旋风似的在空中争斗。形容争斗的凶猛激烈。捽(zuó昨)，抵触、冲突。

[3]扶摇而上　盘旋而上。语出《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4]了悟玄微　彻底认识道家的深奥玄妙。

第九十七回

陈瓘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话说当下吴用对宋江道："城中军马单弱，前日恃乔道清妖术，今知乔道清败困，外援不至，如何不惊恐。小弟今晨上云梯观望，见守城军士，都有惊惧之色。今当乘其惊惧，开以自新之路，明其利害之机，城中必缚将出降，兵不血刃，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大喜道："军师之谋甚善！"当下计议，写成数十道晓谕的兵檄。其词云：

大宋征北正先锋宋江示谕昭德州守城将士军民人等知悉：田虎叛逆，法在必诛，其余胁从，情有可原。守城将士，能反邪归正，改过自新，率领军民，开门降纳，定行保奏朝廷，赦罪录用。如将士怙终不悛[1]，尔等军民，俱系宋朝赤子，速当兴举大义，擒缚将士，归顺天朝。为首的定行重赏，奏请优叙。如执迷逡巡，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孑遗靡有[2]。特谕。

宋江令军士将晓谕拴缚箭矢，四面射入城中。传令各门稍缓攻击，看城中动静。次日平明，只听得城中呐喊振天，

四门竖起降旗，守城偏将金鼎、黄钺，聚集军民，杀死副将叶声、牛庚、冷宁，将三个首级，悬挂竿首，挑示宋军。牢中放出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鲍旭、项充、李衮、唐斌，俱用轿扛抬，大开城门，拥送出城。军民香花灯烛，迎接宋兵入城。宋先锋大喜，传谕各门将佐，统领军马，次第入城。兵不血刃，百姓秋毫无犯，欢声雷动。宋江到帅府升坐，鲁智深等八人前来参拜道："哥哥，万分不得相见了！今赖兄长威力，复得聚首，恍如梦中。"宋江等众人，俱感泣泪下。次后，金鼎、黄钺率领翁奎、蔡泽、杨春，上前参拜。宋江连忙答拜，扶起道："将军等兴举大义，保全生灵，此不世之勋也[3]。"黄钺等道："某等不能速来归顺，罪不可道。反蒙先锋厚礼，真是铭心刻骨，誓死图报！"黄钺等又将鲁智深、李逵等骂贼不屈的事情，备细陈说。宋江感泣称赞。李逵道："俺听得说，那贼鸟道在百谷岭，待俺去砍那撮鸟一百斧，出那口鸟气。"宋江道："乔道清被一清兄弟围困百谷岭，欲降伏他。罗真人已有法旨，兄弟不可造次。"鲁智深对李逵道："兄长之命，安敢不遵？"李逵方才肯住。

当下宋先锋出榜，安抚百姓，赏劳三军将佐，标写公孙胜、金鼎、黄钺功次。正在料理军务，忽报神行太保戴宗，自晋宁回。戴宗入府参见，宋先锋忙问晋宁消息。戴宗道："小弟蒙兄长差遣，到晋宁，卢先锋正在攻打城池。他道：'待卢某克了城池，却好到兄长处报捷。'故此留小弟在彼，一连住了三四日。晋宁急切攻打不下，到今月初六日，是夜重雾，咫尺不辨，卢先锋令军士悄地囊土填积城下。至三更

时分，城东北守御稍懈，我兵潜上土囊 攀援登城，杀死守城将士一十三员。田彪开北门冲突，舍命逃遁，其余牙将俱降。获战马五千余匹，投降军士二万余人，杀死者甚众。当下卢先锋克了晋宁，天明雾霁，正在安抚料理，忽报威胜田虎，差殿帅孙安，统领将佐十员，军马二万，前来救援，离城十里下寨。卢先锋即令秦明、杨志、欧鹏、邓飞，领兵出城迎敌，卢先锋亲自领兵接应。当下秦明与孙安战到五六十合，不分胜负。卢先锋兵到，见孙安勇猛，卢先锋令鸣金收兵，孙安亦自收兵，各立营寨，卢先锋回寨，说孙安勇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次日，分拨军马埋伏。卢先锋亲自出阵，与孙安战到五十余合，孙安战马忽然前失，把孙安颠下马来。卢先锋喝道：'此非汝战败之罪，快换马来战！'孙安换马，又与卢先锋斗过五十余合。卢先锋佯败奔走，诱孙安赶到林子边，一声炮响，两边伏兵齐出，孙安措手不及，被两边抛出绊马索，将孙安绊倒，众军赶上，连人和马，生擒活捉。北阵里秦英、陆清、姚约三将齐出，救夺孙安，那边杨志、欧鹏、邓飞齐出接住。六骑马捉对儿厮杀，到间深处，只见杨志大喝一声，只一枪，将秦英搠下马来。陆清与欧鹏正斗，被欧鹏卖个破绽，赚陆清一刀砍来，欧鹏把身一闪，陆清砍个空，收刀不迭，被欧鹏照后心一枪刺死。姚约见二人落马，拨马望本阵便走，被邓飞赶上，举铁链当头一下，把姚约连盔透顶，打个粉碎。卢先锋驱兵掩杀，北兵大败，杀死四五千人，北军退十里下寨。我兵得胜进城，众军卒把孙安绑缚解来。卢先锋亲释其缚，待以厚礼，劝孙安归顺天

朝。孙安见卢先锋如此意气，情愿降顺。孙安对卢先锋说道：'城外尚有七员将佐，军马一万五千，容孙某出城，招他来降。'卢先锋坦然无疑，放孙安出城。孙安单骑到北寨，说降七将，都来参见卢先锋。卢先锋大喜，置酒管待。孙安说：'某与乔道清，同领兵离威胜，乔道清往救壶关。此人素有妖术，恐宋先锋处罹其荼毒。乔道清与孙某同乡，孙某感将军厚恩，愿往壶关，探听消息，说乔道清归顺。'卢先锋依允，遂令小弟领孙安同来报捷。卢先锋令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管领兵马二万，镇守晋宁。卢先锋统领其余将佐，兵马二万，望汾阳进征。戴某昨日于晋宁起程，替孙安也作起神行法。今日于路，已闻得兄长兵围昭德，乔道清被困。比及到城外，又知兄长大兵进城，特来参见哥哥。孙安现在府门外伺候。"宋江大喜，令戴宗引孙安进见。戴宗遵令，领孙安入府，上前参见。宋江看孙安轩昂魁伟，一表非俗，下阶迎接。孙安纳头便拜道："孙某抗拒大兵，罪该万死！"宋江答拜不迭道："将军反邪归正，与宋某同灭田虎，回朝报奏朝廷，自当录用。"孙安拜谢起立。宋先锋命坐，置酒管待。孙安道："乔道清妖术利害，今幸公孙先生解破。"宋江道："公孙一清欲降服他，授以正法。今围困三四日，尚未有降意。"孙安道："此人与孙某最厚，当说他来降。"当下宋先锋令戴宗同孙安出北门，到公孙胜寨中。相见已毕，戴宗、孙安将来意备细对公孙胜说了。一清大喜，即令孙安入岭，寻觅乔道清。孙安领命，单骑上岭。

却说乔道清与费珍、薛灿，与十五六个军士，藏匿在神

农庙里，与本庙道人借索些粗粝充饥[4]。这庙里止有三个道人，被乔道清等将他累月募化积下的饭来，都吃尽了，又见他人众，只得忍气吞声。是日，乔道清听得城中呐喊，便出庙登高崖了望，见城外兵已解围，门内有人马出入，知宋兵已是入城。正在嗟叹，忽见崖畔树林中，走出一个樵者，腰插柯斧，将扁担做个拐杖，一步步捉脚儿走上崖来。口中念着个歌儿道：

上山如挽舟，下山如顺流。
挽舟当自戒，顺流常自由。
我今上山者，预为下山谋。

乔道清听了这六句樵歌，心中颇觉恍然，便问道："你知城中消息么？"樵叟道："金鼎、黄钺杀了副将叶声，已将城池归顺宋朝。宋江兵不血刃，得了昭德。"乔道清道："原来如此！"那樵者说罢，转过石崖，望山坡后去了。乔道清又见一人一骑，寻路上岭，渐近庙前。乔道清下崖观看，吃了一惊，原来是殿帅孙安，"他为何便到此处？"孙安下马，上前叙礼毕，乔道清忙问："殿帅领兵往晋宁，为何独自到此？岭下有许多军马，如何不拦当？"孙安道："好教兄长得知。"乔道清见孙安不称国师，已有三分疑虑。孙安道："且到庙中，细细备述。"二人进庙，费珍、薛灿都来相见毕，孙安方把在晋宁被获投降的事，说了一遍。乔道清默然无语。孙安道："兄长休要狐疑。宋先锋等十分义气，我等投在麾下，归顺天朝，后来亦

得个结果。孙某此来，特为兄长。兄长往时曾访罗真人否?”乔道清忙问:“你如何知道?”孙安道:“罗真人不接见兄长，令童子传命，说你后来‘遇德魔降’,这句话有么?”乔道清连忙答道:“有，有。”孙安道:“破兄长法的这个人，你认得么?”乔道清道:“他是我对头。只知他是宋军中人，却不知道他的来历。”孙安道:“则他便是罗真人徒弟，叫做公孙胜，宋先锋的副军师。这句法语，也是他对小弟说的。此城叫做昭德，兄长法破，可不是合了‘遇德魔降’的说话!公孙胜专为真人法旨，要点化你，同归正道，所以将兵马围困，不上山来擒捉。他既法可以胜你，他若要害你，此又何难?兄长不可执迷。”乔道清言下大悟，遂同孙安带领费珍、薛灿下岭，到公孙胜军前。孙安先入营报知，公孙胜出寨迎接。乔道清入寨，拜伏请罪道:“蒙法师仁爱，为乔某一人，致劳大军，乔某之罪益深!”公孙胜大喜，答拜不迭，以宾礼相待。乔道清见公孙胜如此意气，便道:“乔某有眼不识好人，今日得侍法师左右，平生有幸。”公孙胜传令解围，樊瑞等众将，四面拔寨都起。公孙胜率领乔道清、费珍、薛灿入城，参见宋先锋。宋江以礼相待，用好言抚慰。乔道清见宋江谦和，愈加钦服。少顷，樊瑞、单廷珪、魏定国、林冲、张清都到。宋江传令，将军马尽数收入城中屯住。当下宋江置酒庆贺。席间公孙胜对乔道清说:“足下这法，上等不比诸佛菩萨，累劫修来[5]，证入虚空三昧，自在神通;中等不比蓬莱三十六洞真仙，准几十年抽添水火，换髓移筋，方得超形度世，游戏造化。你不过凭着符咒，袭取一时，盗窃天地之精英，假借

鬼神之运用，在佛家谓之金刚禅邪法，在仙家谓之幻术。若认此法便可超凡入圣，岂非毫厘千里之谬[6]！”乔道清听罢，似梦方觉。当下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等听公孙胜说的明白玄妙，都称赞公孙胜的神功道德。当日酒散，一宿无话。

次日，宋江令萧让写表，申奏朝廷，得了晋宁、昭德二府。写书申呈宿太尉报捷，其卫州、晋宁、昭德、盖州、陵川、高平六府州县缺的官，乞太尉择贤能堪任的，奏请速补，更替将领征进。当下萧让书写停当，宋江令戴宗赍捧，即日起程。戴宗遵令，拴缚行囊包裹，赍捧表文书札，选个轻捷军士跟随，辞别宋先锋，作起神行法，次日便到东京。先往宿太尉府中呈递书札，恰遇宿太尉在府。戴宗在府前，寻得个本府杨虞候，先送了些人事银两，然后把书札相烦转达太尉。杨虞候接书入府。少顷，杨虞候出来唤道："太尉有钧旨，呼唤头领。"戴宗跟随虞候进府，只见太尉正在厅上坐地，拆书观看。戴宗上前参见。太尉道："正在紧要的时节，来的恁般凑巧！前日正被蔡京、童贯、高俅，在天子面前，劾奏你的哥哥宋先锋复军杀将，丧师辱国，大肆诽谤，欲皇上加罪。天子犹豫不决，却被右正言陈瓘上疏[7]，劾蔡京、童贯、高俅诬陷忠良，排挤善类，说汝等兵马，已渡壶关险隘，乞治蔡京等欺妄之罪。以此忤了蔡太师，寻他罪过。昨日奏过天子说：'陈瓘撰尊尧录，他尊神宗为尧，即寓讪陛下之意[8]，乞治陈瓘讪上之罪。'幸的天子不即加罪。今日得汝捷报，不但陈瓘有颜，连我也放下许多忧闷。明日早朝，我将汝奏捷表文上达。"戴宗再拜称谢，出府觅个寓所，安歇听

候，不在话下。且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道君皇帝在文德殿朝见文武。宿太尉拜舞山呼毕，将宋江捷表奏闻，说宋江等征讨田虎，前后共克复六府州县，今差人赍捧捷表上闻。天子龙颜欣悦。宿元景又奏道："正言陈瓘撰尊尧录，以先帝神宗为尧，陛下为舜，尊尧何得为罪？陈瓘素刚正不屈，遇事敢言，素有胆略，乞陛下加封陈瓘官爵，敕陈瓘到河北监督兵马，必成大功。"天子准奏，随即降旨："陈瓘于原官上加升枢密院同知[9]，着他为安抚[10]，统领御营军马二万，前往宋江军前督战。并赍赏赐银两，犒劳将佐军卒。"当下朝散，宿太尉回到私第，唤戴宗打发回书。戴宗已知有了圣旨。拜辞宿太尉，离了东京，作起神行法，次日已到昭德城中。往返东京，刚刚四日。宋江正在整点兵马，商议进征，见戴宗回来，忙问奏闻消息。戴宗将宿太尉回书呈上。宋江拆开看罢，将书中备细，一一对众头领说知。众人都道："取得陈安抚恁般肝胆，我们也不枉在这里出力。"宋江传令，待接了敕旨，然后进征。众将遵令，在城屯住，不在话下。

却说昭德城北潞城县，是本府属县。城中守将池方，探知乔道清围困时，便星夜差人，到威胜田虎处申报告急。田虎手下伪省院官，接了潞城池方告急申文，正欲奏知田虎，忽报晋宁已失，御弟三大王田彪止逃得性命到此。说言未毕，恰好田彪已到。田彪同省院官入内，拜见田虎。田彪放声大哭说："宋兵势大，被他打破晋宁城池，杀了儿子田实，臣止逃得性命至此。失地丧师，臣该万死！"说罢又哭。那边省院官又启奏道："臣适才接得潞城守将池方申文，说乔国师已被

宋兵围困，昭德危在旦夕。”田虎闻奏大惊，会集文武众官，右丞相太师卞祥、枢密官范权、统军大将马灵等，当廷商议：“即日宋江侵夺边界，占了我两座大郡，杀死众多兵将，乔道清已被他围困，汝等如何处置？”当有国舅邬梨奏道：“主上勿忧！臣受国恩，愿部领军马，克日兴师，前往昭德，务要擒获宋江等众，恢复原夺城池。”那邬梨国舅，原是威胜富户。邬梨入骨好使枪棒，两臂有千斤力气，开的好硬弓，惯使一柄五十斤重泼风大刀。田虎知他幼妹大有姿色，便娶来为妻，遂将邬梨封为枢密，称做国舅。当下邬梨国舅又奏道：“臣幼女琼英，近梦神人教授武艺，觉来便是膂力过人。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异的手段，手飞石子，打击禽鸟，百发百中，近来人都称他做琼矢镞。臣保奏幼女为先锋，必获成功。”田虎随即降旨，封琼英为郡主。邬梨谢恩方毕，又有统军大将马灵奏道：“臣愿部领军马，往汾阳退敌。”田虎大喜，都赐金印虎牌，赏赐明珠珍宝。邬梨、马灵各拨兵三万，速便起兵前去。不说马灵统领偏牙将佐军马，望汾阳进发。且说邬梨国舅领了王旨兵符，下教场挑选兵马三万，整顿刀枪弓箭，一应器械。归第，领了女将琼英为前部先锋，入内辞别田虎，摆布起身。琼英女领父命，统领军马，径奔昭德来。只因这女将出征，有分教：贞烈女复不共戴天之仇，英雄将成琴瑟伉俪之好。毕竟不知女将军怎生搦战，且听下回分解。

[1]怙终不悛(quān圈)　坚持作恶，至终不改。怙，依靠、凭恃。悛，悔改。

[2]孑遗靡有　无有余剩。语出《诗·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孑遗，余剩、遗留。靡，无。

[3]不世之勋　非凡的功勋。不世，不是每代都有的。

[4]粝(lì厉)　粗米。

[5]累劫修来　(诸佛菩萨的神通)是经过几个劫世的修炼才达到的。累，多次、接连。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再重新开始，这样一个周期叫一劫。

[6]毫厘千里之谬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

[7]右正言　北宋谏官名。唐有左右拾遗，宋初改为左右正言。负责对皇帝进行规谏，举荐人才。

[8]尊神宗为尧，即寓讪陛下之意　传说尧子丹朱，傲慢荒淫，尧因禅位于舜。徽宗是神宗之子，尊神宗为尧，则暗寓徽宗为丹朱，故蔡京诬陈瓘有"讪陛下之意"。

[9]枢密院同知　即同知枢密院事。宋代枢密院长官称枢密使也称知枢密院事，佐官则称同知枢密院事。

[10]安抚　即安抚使。宋代重要地方长官多带安抚使衔，有节制兵马、赏罚官吏、发布命令、督理刑狱等权力。这里则是朝廷所派安抚大使对前线军士进行督察和犒劳。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话说邬梨国舅，令郡主琼英为先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那琼英年方一十六岁，容貌如花的一个处女，原非邬梨亲生的。他本宗姓仇，父名申，祖居汾阳府介休县[1]，地名绵上。那绵上，即春秋时晋文公求介之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就是这个绵上。那仇申颇有家资，年已五旬，尚无子嗣。又值丧偶，续娶平遥县宋有烈女儿为继室，生下琼英，年至十岁时，宋有烈身故，宋氏随即同丈夫仇申往奔父丧。那平遥是介休邻县，相去七十余里。宋氏因路远仓卒，留琼英在家，分付主管叶清夫妇看管伏侍。自己同丈夫行至中途，突出一伙强人，杀了仇申，赶散庄客，将宋氏掳去。庄客逃回，报知叶清。那叶清虽是个主管，倒也有些义气，也会使枪弄棒。妻子安氏，颇是谨慎，当下叶清报知仇家亲族，一面呈报官司，捕捉强人；一面埋葬家主尸首。仇氏亲族，议立本宗一人，承继家业。叶清同妻安氏两口儿，看管小主女琼英。过了一年有余，值田虎作乱，占了威胜，遣邬梨分兵摽掠，到介休绵上，抢劫资财，掳掠男妇，那仇氏嗣子，被乱兵所杀，叶清夫妇及琼英女，都被掳去。那邬梨也无子嗣，见琼英眉清目

秀，引来见老婆倪氏。那倪氏从未生育的，一见琼英，便十分爱他，却似亲生的一般。琼英从小聪明，百伶百俐，料道在此不能脱生，又举目无亲，见倪氏爱他，便对倪氏说，向邬梨讨了叶清的妻安氏进来。因此安氏得与琼英坐卧不离。那叶清被掳时，他要脱身逃走，却思想："琼英年幼，家主主母只有这点骨血，我若去了，便不知死活存亡。幸得妻子在彼，倘有机会，同他们脱得患难，家主死在九泉之下，亦是瞑目。"因此只得随顺了邬梨。征战有功，邬梨将安氏给还叶清。安氏自此得出入帅府，传递消息与琼英，邬梨又奏过田虎，封叶清做个总管。

叶清后被邬梨差往石室山，采取木石。部下军士向山冈下指道："此处有块美石，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土人欲采取他，却被一声霹雳，把几个采石的惊死，半晌方醒。因此人都啮指相戒，不敢近他。"叶清听说，同军士到冈下看时，众人发声喊，都叫道："奇怪！适才兀是一块白石，却怎么就变做一个妇人的尸骸！"叶清上前仔细观看，恁般奇怪，原来是主母宋氏的尸首，面貌兀是如生，头面破损处，却似坠冈撞死的。叶清惊讶涕泣，正在没理会处，却有本部内一个军卒，他原是田虎手下的马圉，当下将宋氏被掳身死的根因，一一备细说道："昔日大王初起兵的时节，在介休地方，掳了这个女子，欲将他做个压寨夫人。那女子哄大王放了绑缚，行到此处，被那女子将身窜下高冈撞死。大王见他撞死，叫我下冈剥了他的衣服首饰。是小的伏侍他上马，又是小的剥他的衣服，面貌认得仔细，千真万真是他。今已三年有余，尸

骸如何兀是好好地？”叶清听罢，把那无穷的眼泪，都落在肚里去了，便对军士说："我也认得不错，却是我的旧邻宋老的女儿。”叶清令军士挑土来掩，上前看时，仍旧是块白石。众人十分惊讶叹息，自去干那采石的事。事毕，叶清回到威胜，将田虎杀仇申，掳宋氏，宋氏守节撞死这段事，教安氏密传与琼英知道。

琼英知了这个消息，如万箭攒心，日夜吞声饮泣，珠泪偷弹，思报父母之仇，时刻不忘。从此每夜合眼，便见神人说："你欲报父母之仇，待我教你武艺。”琼英心灵性巧，觉来都是记得，他便悄地拿根杆棒，拴了房门，在房中演习。自此日久，武艺精熟，不觉挨至宣和四年的季冬，琼英一夕，偶尔伏几假寐，猛听的一阵风过，便觉异香扑鼻。忽见一个秀士，头带折角巾，引一个绿袍年少将军来，教琼英飞石子打击。那秀士又对琼英说："我特往高平，请得天捷星到此，教汝异术，救汝离虎窟，报亲仇。此位将军，又是汝宿世姻缘。”琼英听了“宿世姻缘”四字，羞赧无地，忙将袖儿遮脸。才动手，却把桌上剪刀拨动，铿然有声。猛然惊觉，寒月残灯，依然在目，似梦非梦。琼英兀坐，呆想了半晌，方才歇息。次日，琼英尚记得飞石子的法，便向墙边拣取鸡卵般一块圆石，不知高低，试向卧房脊上的鸱尾打去[2]，正打个着，一声响亮，把个鸱尾打的粉碎，乱纷纷抛下地来。却惊动了倪氏，忙来询问。琼英将巧言支吾道："夜来梦神人说：'汝父有王侯之分，特来教导你的异术武艺，助汝父成功。'适才试将石子飞去，不想正打中了鸱尾。”倪氏惊讶，便将这段话报知邬梨。那邬梨

如何肯信，随即唤出琼英询问，便把枪、刀、剑、戟、棍、棒、叉、钯试他，果然件件精熟。更有飞石子的手段，百发百中。邬梨大惊，想道："我真个有福分，天赐异人助我。"因此终日教导琼英，驰马试剑。当下邬梨家中，将琼英的手段传出去，哄动了威胜城中人，都称琼英做琼矢镞。此时邬梨欲择佳婿，匹配琼英。琼英对倪氏说道："若要匹配，只除是一般会打石的。若要配与他人，奴家只是个死。"倪氏对邬梨说了。邬梨见琼英题目太难，把择婿事遂尔停止。今日邬梨想着王侯二字，萌了异心，因此，保奏琼英做先锋，欲乘两家争斗，他于中取事。当下邬梨挑选军兵，拣择将佐，离了威胜。拨精兵五千，令琼英为先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征。

不说邬梨、琼英进兵，却说宋江等在昭德俟候，迎接陈安抚。一连过了十余日，方报陈安抚军马已到。宋江引众将出郭远远迎接，入到昭德府内歇下，权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尽来参见，施礼已毕。陈安抚虽是素知宋江等忠义，都无由与宋江觌面相会[3]。今日见宋江谦恭仁厚，愈加钦敬，说道："圣上知先锋屡建奇功，特差下官到此监督，就赍赏赐金银缎匹，车载前来给赏。"宋江等拜谢道："某等感安抚相公极力保奏，今日得受厚恩，皆出相公之赐。某等上受天子之恩，下感相公之德，宋江等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陈安抚道："将军早建大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宋江再拜称谢道："请烦安抚相公镇守昭德，小将分兵攻取田虎巢穴，教他首尾不能相顾。"陈安抚道："下官离京时，已奏过圣上，将近日先锋所得州县，现今缺的府县官员，尽已下该部速行推补，勒

限起程，不日便到。”宋江一面将赏赐俵散军将；一面写下军帖，差神行太保戴宗，往各府州县镇守头领处传令，俟新官一到，即行交代，勒兵前来听调。到各府州传令已了，再往汾阳探听军情回报。宋江又将河北降将唐斌等功绩，申呈陈安抚，就荐举金鼎、黄钺，镇守壶关、抱犊，更替孙立、朱仝等将佐，前来听用。陈安抚一一依允。

忽有流星探马报将来，说道："田虎差马灵统领将佐军马，往救汾阳，又差邬梨国舅，同琼英郡主，统领将佐，从东杀至襄垣了[4]。”宋江听罢，与吴用商议，分拨将佐迎敌。当下降将乔道清说道："马灵素有妖术，亦会神行法，暗藏金砖打人，百发百中。小道蒙先锋收录，未曾出得气力，愿与吾师公孙一清，同到汾阳，说他来降。”宋江大喜，即拨军马二千，与公孙胜、乔道清带领前去。二人辞别宋江，即日领军马起程，望汾阳去了，不题。再说宋江传令，索超、徐宁、单廷珪、魏定国、汤隆、唐斌、耿恭，统领军马二万，攻取潞城县。再令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领骑兵一千，先行哨探北军虚实。宋江辞了陈安抚，统领吴用、林冲、张清、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樊瑞、项充、李衮、刘唐、解珍、解宝、凌振、裴宣、萧让、宋清、金大坚、安道全、蒋敬、郁保四、王定六、孟康、乐和、段景住、朱贵、皇甫端、侯健、蔡福、蔡庆，及新降将孙安，共正偏将佐三十一员，军马三万五千，离了昭德，望北进发。前队哨探将佐王英等，已到襄垣县界，五阴山北，早遇北将叶清、盛本哨探到来。两军相撞，擂鼓摇旗。北将盛本，立马当先。宋阵里王英骤马出

阵，更不打话，拍马拈枪，直抢盛本。两军呐喊，盛本挺枪纵马迎住。二将斗敌十数合之上，扈三娘拍马舞刀，来助丈夫厮杀。盛本敌二将不过，拨马便走。扈三娘纵马赶上，挥刀把盛本砍翻，撞下马来。王英等驱兵掩杀，叶清不敢抵敌，领兵马急退。宋兵追赶上来，杀死军士五百余人，其余四散逃窜。叶清止领得百余骑，奔至襄垣城南二十里外。琼英军马已到扎寨。

原来叶清于半年前被田虎调来，同主将徐威等镇守襄垣。近日听得琼英领兵为先锋，叶清禀过主将徐威，领本部军马哨探，欲乘机相见主女。徐威又令偏将盛本同去，却好被扈三娘杀了，恰遇琼英兵马。当下叶清入寨，参见主女，见主女长大，虽是个女子，也觉威风凛凛，也象个将军。琼英认得是叶清，叱退左右，对叶清道："我今日虽离虎窟，手下止有五千人马，父母之仇，如何得报。欲脱身逃遁，倘彼知觉，反罹其害。正在踌躇，却得汝来。"叶清道："小人正在思想计策，却无门路。倘有机会，即来报知。"说还未毕，忽报南军将佐，领兵追杀到来。琼英披挂上马，领军迎敌。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两边列成阵势，北阵里门旗开处，当先一骑银鬃马上，坐着个少年美貌的女将。怎生模样，但见：

金钗插凤，掩映乌云。铠甲披银，光欺瑞雪。踏宝镫鞋尖红[5]，提画戟手舒嫩玉。柳腰端跨，叠胜带紫色飘摇；玉体轻盈，挑绣袍红霞笼罩。脸堆三月桃花，眉扫初春柳叶。锦袋暗藏打将石，年方二八女将军。

女将马前旗号，写的分明："平南先锋将郡主琼英"。南阵军将看罢，个个喝采。两阵里花腔鼍鼓喧天，杂彩绣旗闭日。矮脚虎王英看见是个美貌女子，骤马出阵，挺枪飞抢琼英，两军呐喊，那琼英拍马拈戟来战。二将斗到十数余合，王矮虎拴不住意马心猿[6]，枪法都乱了。琼英想道："这厮可恶！"觑个破绽，只一戟，刺中王英左腿。王英两脚蹬空，头盔倒卓，撞下马来。扈三娘看见伤了丈夫，大骂："贼泼贱小淫妇儿，焉敢无礼！"飞马抢出，来救王英。琼英挺戟，接住厮杀。王英在地挣扎不起，北军拥上，来捉王英，那边孙新、顾大嫂双出，死救回阵。顾大嫂见扈三娘斗琼英不过，使双刀拍马上前助战。三个女将，六条臂膊，四把钢刀，一枝画戟，各在马上相迎着。正如风飘玉屑，雪撒琼花，两阵军士，看得眼也花了。三女将斗到二十余合，琼英望空虚刺一戟，拖戟拨马便走。扈三娘、顾大嫂一齐赶来。琼英左手带住画戟，右手拈石子，将柳腰扭转，星眼斜睃，觑定扈三娘，只一石子飞来，正打中右手腕。扈三娘负痛，早撇下一把刀来，拨马便回本阵。顾大嫂见打中扈三娘，撇了琼英，来救扈三娘。琼英勒马赶来，那边孙新大怒，舞双鞭，拍马抢来。未及交锋，早被琼英飞起一石子，珰的一声，正打中那熟铜狮子盔。孙新大惊，不敢上前，急回本阵，保护王英、扈三娘，领兵退去。琼英正欲驱兵追赶，猛听的一声炮响，此时是二月将终天气，只见柳梢旗乱拂，花外马频嘶，山坡后冲出一彪军来，却是林冲、孙安，及步军头领李逵等，奉宋公明将令，领军接应。两军相撞，擂鼓摇旗，两阵里迭

声呐喊。那边豹子头林冲，挺丈八蛇矛，立马当先。这边琼矢镞琼英，拈方天画戟，纵马上前。林冲见是个女子，大喝道："那泼贱，怎敢抗拒天兵！"琼英更不打话，拈戟拍马，直抢林冲。林冲挺矛来斗。两马相交，军器并举。斗无数合，琼英遮拦不住，卖个破绽，虚刺一戟，拨马望东便走。林冲纵马追赶。南阵前孙安看见是琼英旗号，大叫："林将军不可追赶，恐有暗算。"林冲手段高强，那里肯听，拍马紧紧赶将来。那绿茸茸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般，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琼英见林冲赶得至近，把左手虚提画戟，右手便向绣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觑定林冲面门较近，一石子飞来。林冲眼明手快，将矛柄拨过了石子。琼英见打不着，再拈第二个石子，手起处，真似流星掣电，石子来，吓得鬼哭神惊，又望林冲打来。林冲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拖矛回阵。琼英勒马追赶。

孙安正待上前，只见本阵军兵，分开条路，中间飞出五百步军，当先是李逵、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五员惯步战的猛将。李逵手搦板斧，直抢过来，大叫："那婆娘不得无礼！"琼英见他来的凶猛，手拈石子，望李逵打去，正中额角。李逵也吃了一惊，幸得皮老骨硬，只打的疼痛，却是不曾破损。琼英见打不倒李逵，跑马入阵。李逵大怒，虎须倒竖，怪眼圆睁，大吼一声，直撞入去。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恐李逵有失，一齐冲杀过来。孙安那里阻当得住？琼英见众人赶来，又一石子，早把解珍打翻在地，解宝、鲁智深、武松急来扶救。这边李逵只顾赶去，琼英见他来得至

近，忙飞一石子，又中李逵额角。两次被伤，方才鲜血迸流。李逵终是个铁汉，那绽黑脸上，带着鲜红的血，兀是火喇喇地，挥双斧，撞入阵中，把北军乱砍。那边孙安见琼英入阵，招兵冲杀过来，恰好邬梨领着徐威等正偏将佐八员，统领大军已到，两边混杀一场。那边鲁智深、武松救了解珍，翻身杀入北阵去了。解宝扶着哥哥，不便厮杀，被北军赶上，撒起绊索，将解珍、解宝双双儿横拖倒拽，捉入阵中去了。步兵大败奔回。却得孙安奋勇鏖战，只一剑，把北将唐显砍下马来。邬梨被孙安手下军卒放冷箭，射中脖项，邬梨翻身落马，徐威等死救上马。琼英众将见邬梨中箭，急鸣金收兵。南面宋军又到，当先马上一将，却是没羽箭张清，在寨中听流星报马说，北阵里有个飞石子的女将，把扈三娘等打伤。张清听报惊异，禀过宋先锋，急披挂上马，领军到此接应，要认那女先锋。那边琼英已是收兵，保护邬梨，转过长林，望襄垣去了。张清立马惆望，有诗为证：

佳人回马绣旗扬，士卒将军个个忙。
引入长林人不见，百花丛里隔红妆。

当下孙安见解珍、解宝被擒，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杀入阵去，欲招兵追赶，天色又晚，只得同张清保护林冲，收兵回大寨。宋江正在升帐，令神医安道全看治王英。众将上前看王英时，不止伤足，连头面也磕破。安道全敷治已毕，又来疗治林冲。宋江见说陷了解珍、解宝及李逵等三人，不知

下落，十分忧闷。无移时，只见武行者同了李逵，杀得满身血污，入寨来见宋江。武松诉说："小弟见李逵杀得性起，只顾上前，兄弟帮他厮杀，杀条血路，冲透北军，直至城下。只见北军绑缚着解珍、解宝，欲进城去，被我二人杀死军士，夺了解珍、解宝，被徐威等大军赶来，复夺去解珍、解宝，我二人又杀开一条血路，空手到此。只不见鲁智深。"宋江听说，满眼垂泪，差人四下跟寻探听鲁智深踪迹，又令安道全敷治李逵。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宋江计点军士，损折三百余名，当下紧闭寨栅，提铃喝号，一宿无话。

次早，军士回报，鲁智深并无影响[7]，宋江越添忧闷，再差乐和、段景住、朱贵、郁保四，各领轻捷军士，分四路寻觅。宋江欲领兵攻城，怎奈头领都被打伤，只得按兵不动。城中紧闭城门，也不来厮杀。一连过了二日，只见郁保四获得奸细一名，解进寨来。孙安看那个人，却认得是北将总管叶清。孙安对宋江道："某闻此人素有意气，他独自出城，其中必有缘故。"宋江叫军士放了绑缚，唤他上前。叶清望宋江磕头不已道："某有机密事，乞元帅屏退左右，待叶某备细上陈。"宋江道："我这里弟兄，通是一般肠肚，但说不妨。"叶清方才说："城中邬梨，前日在阵上中了药箭，毒发昏乱，城中医人，疗治无效。叶某趁此，特借访求医人，出城探听消息。"宋江便问："前日拿我二将，如何处置了？"叶清道："小人恐伤二位将军，乘邬梨昏乱，小人假传将令，把二位将军，权且监候，如今好好地在那里。"叶清又把仇申夫妇被田虎杀害掳掠，及琼英的上项事，备细述了一遍。说罢，悲恸失声。

宋江见说这段情由，颇觉凄惨。因见叶清是北将，恐有诈谋，正在疑虑，只见安道全上前对宋江道："真个姻缘天凑，事非偶然！"他便一五一十的说道："张将军去冬，也梦甚么秀士，请他去教一个女子飞石。又对他说，是将军宿世姻缘。张清觉来，痴想成疾。彼时蒙兄长着小弟同张清住高平疗治他，小弟诊治张清脉息，知道是七情所感，被小弟再三盘问，张将军方肯说出病根，因是手到病痊。今日听叶清这段话，却不是与张将军符合？"宋江听罢，再问降将孙安。孙安答道："小将颇闻得琼英不是邬梨嫡女。孙某部下牙将杨芳，与邬梨左右相交最密，也知琼英备细。叶清这段话，决无虚伪。"叶清又道："主女琼英，素有报仇雪耻之志。小人见他在阵上连犯虎威，恐城破之日，玉石俱焚。今日小人冒万死到此，恳求元帅。"吴用听罢，起身熟视叶清一回，便对宋江道："看他色惨情真，诚义士也！天助兄长成功，天教孝女报仇！"便向宋江附耳低言说道："我兵虽分三路合剿，倘田虎结连金人，我兵两路受敌。纵使金人不出，田虎计穷，必然降金，似此如何成得荡平之功？小生正在策划，欲得个内应。今天假其便，有张将军这段姻缘，只除如此如此，田虎首级只在琼英手中。李逵的梦，神人已有预兆。兄长岂不闻'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这两句么？"宋江省悟，点头依允，即唤张清、安道全、叶清三人，密语受计。三人领计去了。

却说襄垣守城将士，只见叶清回来，高叫："快开城门！我乃邬府偏将叶清，奉差寻访医人全灵、全羽到此。"守城军士，随即到幕府传鼓通报。须臾，传出令箭，放开城门。

叶清带领全灵、全羽进城，到了国舅幕府前，里面传出令来，说唤医人进来看治。叶清即同全灵进府。随行军中伏侍的伴当人等，禀知郡主琼英，引全灵到内里参见琼英已毕，直到邬梨卧榻前，只见口内一丝两气。全灵先诊了脉息，外使敷贴之药，内用长托之剂。三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饮食渐进。不过五日，疮口虽然未完，饮食复旧。邬梨大喜，教叶清唤医人全灵入府参见。邬梨对全灵说道："赖足下神术疗治，疮口今渐平复。日后富贵，与汝同享。"全灵拜谢道："全某鄙术，何足道哉？全某有嫡弟全羽，久随全某在江湖上学得一身武艺，现今随全某在此，修治药饵，求相公提拔。"邬梨传令，教全羽入府参见。邬梨看见全羽一表非俗，心下颇是喜欢，令全羽在府外伺候听用。全灵、全羽拜谢出府，一连又过了四日，忽报宋江领兵攻城，叶清入府报知邬梨，说宋江等兵强将勇，须是郡主，方可退敌。邬梨闻报，随即带领琼英入教场，整点兵马。只见全羽上演武厅禀道："蒙恩相令小人伺候听用，今闻兵马临城，小人不才，愿领兵出城，教他片甲不回。"当有总管叶清，假意大怒，对全羽道："你敢出大言，敢与我比试武艺么？"全羽笑道："我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正要与你比试。"叶清来禀邬梨，邬梨依允，付与枪马。二人各绰枪上马，在演武厅前，来来往往，番番复复，搅做一团，扭做一块。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斗了四五十合，不分胜负。此时琼英在旁侍立，看见全羽面貌，心下惊疑道："却象那里曾厮见过的，枪法与我一般。"思想一回，猛然省悟道："梦中教我飞石的，正是这个面庞，不知

会飞石也不？"便拈戟骤马近前，将画戟隔开二人。这是琼英恐叶清伤了全羽，却不知叶清已是一路的人。琼英挺戟，直抢全羽，全羽挺枪迎住，两个又斗过五十余合。琼英霍地回马，望演武厅上便走，全羽就势里赶将来。琼英拈取石子，回身觑定全羽肋下空处，只一石子飞来。全羽早已瞧科，将右手一绰，轻轻的接在手中。琼英见他接了石子，心下十分惊异，再取第二个石子飞来。全羽见琼英手起，也将手中接的石子应手飞去。只听的一声响亮，正打中琼英飞来的石子。两个石子，打得雪片般落将下来。那日城中将士徐威等，俱各分守四门，教场中只有牙将校尉，也有猜疑这个人是奸细，因见郡主琼英是金枝玉叶，也和他比试，又是邬梨部下亲密将佐叶清引进来的，他们如何敢来启齿？眼见得城池不济事了，各人自思随风转舵。也是田虎合败，天褫邬梨之魄[8]，使他昏暗。当下唤全羽上厅，赐了衣甲马匹，即令全羽领兵二千，出城迎敌。全羽拜谢，遵令出城，杀退宋兵，进城报捷。邬梨大喜。当日赏劳全羽歇息，一宿无话。

次日，宋兵又到，邬梨又令全羽领兵三千，出城迎敌。从辰至午，鏖战多时，被全羽用石打得宋将乱窜奔逃。全羽招兵掩杀，直赶过五阴山，宋江等抵敌不住，退入昭德去了。全羽得胜回兵，进城报捷，邬梨十分欢喜。叶清道："今日恩主有了此人及郡主琼英，何患宋兵将猛，何患大事不成！"叶清又说："郡主前已有愿，只除是一般会飞石的，方愿匹配。今全将军如此英雄，也不辱了郡主。"当下被叶清再三撺掇。也是琼英夫妇姻缘凑合，赤绳系定，解拆不开的。邬梨依允，

择吉于三月十六日，备办各项礼仪筵宴，招赘张清为婿。是日笙歌细乐，锦堆绣簇，筵席酒肴之盛，洞房花烛之美，是不必说。当下傧相赞礼，全羽与琼英披红挂锦，双双儿交拜神祇，后拜邬梨假岳丈。鼓乐喧天，异香扑鼻。引入洞房，山盟海誓。全羽在灯下看那琼英时，与教场内又是不同。有词元和令为证：

> 指头嫩似莲塘藕，腰肢弱比章台柳。凌波步处寸金流，桃腮映带翠眉修。今宵灯下一回首，总是玉天仙，涉降巫山岫。

当下全羽、琼英如鱼似水，似漆如胶，又不必说。当夜全羽在枕上，方把真姓名说出，原来是宋军中正将没羽箭张清，这个医士全灵，就是神医安道全。琼英也把向来冤苦，备细诉说。两个唧唧哝哝的说了一夜。挨了两日，被他两个里应外合，鸩死邬梨，密唤徐威入府议事，也将他杀了，其余军将皆降。张清、琼英下令：城中有走透消息者，同伍中人并斩。本犯不论军民，皆夷三族。因此水泄不通。又放出解珍、解宝，同张清、叶清分守四门。安道全同叶清步下军卒，出城到昭德，报知宋先锋。吴用又令李逵、武松，黑夜里保护圣手书生萧让，到襄垣相见琼英、张清，搜觅邬梨笔迹，假写邬梨字样，申文书札，令叶清赍领到威胜，报知田虎招赘郡马之事，就于中相机行事。叶清赍领，辞别张清、琼英，望威胜去了。

再说宋江在昭德城中，才差萧让、安道全去后，又报索超、徐宁等将攻克潞城，差人来报捷音说："索超等领兵围潞城，池方坚闭城门，不敢出来接战。徐宁与众将设计，令军士裸形大骂，激怒城中军士。城中人人欲战，池方不能阻当，开门出战。北军奋勇，四门杀出，我军且战且退，诱北军四散离城。却被唐斌从东路领军突出，汤隆从西路引兵撞来。东西二门守城军士，闭门不迭，被汤隆、唐斌二将，领兵杀入城中，夺了城池。徐宁捌翻了池方，其余将佐，杀的杀了，走的走了，杀死北兵五千余人，夺得战马三千余匹，降服了万余军士。索超等将入城，安抚百姓，特此先来报捷。其余军民户口，库藏金银，另行造册呈报。"宋江闻报大喜，即令申呈陈安抚，并标录索超等功次，赏赐来人。即写军帖，着他回报，待各路兵马到来，一齐进兵。军人望潞城回复去了，不题。

却说威胜田虎处伪省院官，见探马络绎来报说："乔道清、孙安都已降服。"又报："昭德、潞城已破。"省院官即日奏知田虎。田虎大惊，与众多将佐正在计议，忽报襄垣守城偏将叶清，赍领国舅书札到来。田虎即命宣进。只因这叶清进来，有分教：威胜城中，削平啃聚强徒；武乡县里，活捉谋王反贼。毕竟田虎看了邬梨申文，怎么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

[1]介休县　在今山西省中部，汾河中游。

[2]鸱尾　又名蚩尾、鸱吻。我国古建筑屋脊两头的一种装饰。古人认为蚩尾是水精，能辟火灾，故以为饰。

[3]觌（dí敌）面　见面。觌，见、相见。
[4]襄垣　县名，在今山西省东南，浊漳河中游。
[5]翘（qiāo敲）　高、翘起。
[6]意马心猿　心思象快马奔跑，猴子跳踯。比喻心神不定。
[7]影响　这里是"踪影"的意思。
[8]褫（chǐ耻）　夺去。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话说田虎接得叶清申文，拆开付与近侍识字的："读与寡人听。"书中说："臣邬梨招赘全羽为婿。此人十分骁勇，杀退宋兵，宋江等退守昭德府。臣邬梨即日再令臣女郡主琼英，同全羽，领兵恢复昭德城。谨遣总管叶清报捷，并以婚配事奏闻，乞大王恕臣擅配之罪。"田虎听罢，减了七分忧色，随即传令，封全羽为中兴平南先锋郡马之职，仍令叶清同两个伪指挥使，赍领令旨，及花红、锦缎、银两，到襄垣县封赏郡马。叶清拜辞田虎，同两个伪指挥使，望襄垣进发，不题。

却说前日神行太保戴宗，奉宋公明将令，往各府州县，传遍军帖已毕，投汾阳府卢俊义处探听去了。其各府州县新官，陆续已到。各路守城将佐，随即交与新官治理。诸将统领军马，次第都到昭德府。第一队是卫州守将关胜、呼延灼，同壶关守将孙立、朱仝、燕顺、马麟，抱犊山守将文仲容、崔埜，军马到来，入城参见陈安抚、宋江已毕，说："水军头领李俊探听得潞城已克，即同张横、张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统驾水军船只，自卫河出黄河，由黄河到潞

城县东潞水，聚集听调。当下宋江置酒叙阔。次日，令关胜、呼延灼、文仲容、崔埜，领兵马到潞城，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协同汝等及索超等人马，进兵攻取榆社、大谷等县，抄出威胜州贼巢之后，不得疏虞，恐贼计穷，投降金人。”关胜等遵令去了。次后，陵川县守城将士李应、柴进，高平县守城将士史进、穆弘，盖州守城将士花荣、董平、杜兴、施恩，各各交代与新官，领军马到来，参见已毕，称说花荣等将，在盖州镇守，北将山士奇从壶关战败，领了败残军士，纠合浮山县军马，来寇盖州，被花荣等两路伏兵齐发，活擒山士奇，杀死二千余人，山士奇遂降。其余军将，四散逃窜。当下花荣等引山士奇另参宋先锋，宋江令置酒接风相叙。宋江等军马，只在昭德城中屯住，佯示惧怕张清、琼英之意，以坚田虎之心，不在话下。

且说卢俊义等已克汾阳府，田豹败走到孝义县，恰遇马灵兵到。那马灵是涿州人，素有妖术。脚踏风火二轮，日行千里，因此人称他做神驹子。又有金砖法，打人最是利害。凡上阵时，额上又现出一只妖眼，因此人又称他做小华光。术在乔道清之下。他手下有偏将二员，乃是武能、徐瑾。那二将都学了马灵的妖术。当下马灵与田豹合兵一处，统领武能、徐瑾、索贤、党世隆、凌光、段仁、苗成、陈宣，并三万雄兵，到汾阳城北十里外扎寨。南军将佐，连日与马灵等交战不利。卢俊义引兵退入汾阳城中，不敢与他厮杀，只愁北军来攻城池。正在纳闷，忽有守东门军士飞报将来，说宋先锋特差公孙胜、乔道清，领兵马二千，前来助战。卢俊义忙教

开门请进。相见已毕，卢俊义揖公孙胜上坐，乔道清次之，置酒管待。卢俊义诉说："马灵术法利害，被他打伤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焦挺、邹渊、邹润、龚旺、丁得孙、石勇数员将佐。卢某正在束手无策，却得二位先生到此。"乔道清说道："小道与吾师为此禀过宋先锋，特到此拿他。"说还未毕，只见守城军飞报将来，说马灵领兵杀奔东门来，武能、徐瑾领兵杀至西门，田豹同索贤、党世隆、凌光、段仁领兵杀奔北门来。公孙胜听报，说道："贫道出东门敌马灵，乔贤弟出西门擒武能、徐瑾，卢先锋领兵出北门，迎敌田豹。"卢俊义又教黄信、杨志、欧鹏、邓飞，四将统领兵马，助一清先生。当下戴宗闻马灵会神行，也要同公孙胜出去，卢俊义依允。再令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助乔先生。卢俊义同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领兵出南门，迎敌田豹。当日汾阳城外，东西北三面，旗幡蔽日，金鼓振天，同时厮杀。不说卢俊义、乔道清两路厮杀，且说神驹子马灵，领兵摇旗擂鼓，辱骂搦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南军将佐，拥出城来，将军马一字儿排开，如长蛇之阵。马灵纵马挺戟大喝道："你们这伙鸟败汉，可速还俺们的城池！若稍延挨，教你片甲不留！"欧鹏、邓飞两马并出，大喝道："你的死期到了！"欧鹏拈铁枪，邓飞舞铁链，二人拍马直抢马灵，马灵挺戟来迎。三将斗到十合之上，马灵手取金砖，正欲望欧鹏打来。此时公孙胜已是骤马上前，仗剑作法。那时马灵手起，这边公孙胜把剑一指，猛可的霹雳也似一声响亮，只见红光罩满，公孙胜满剑都是火焰，马灵金砖堕地，就地一滚，即时

消灭。公孙胜真个法术通灵，转眼间，南阵将士、军卒、器械，浑身都是火焰，把一个长蛇阵，变的火龙相似。马灵金砖法，被公孙胜神火克了。公孙胜把麈尾招动，军马首尾合杀拢来，北军大败亏输，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军士三停内折了二停。马灵战败逃生，幸得会使神行法，脚踏风火二轮，望东飞去。南阵里神行太保戴宗，已是拴缚停当甲马，也作起神行法，手挺朴刀，赶将上去。顷刻间，马灵已去了二十余里，戴宗止行得十六七里，看看望不见马灵了。前面马灵正在飞行，却撞着一个胖大和尚，劈面抢来，把马灵一禅杖打翻，顺手牵羊，早把马灵擒住。

那和尚正在盘问马灵，戴宗早已赶到，只见和尚擒住马灵。戴宗上前看那和尚时，却是花和尚鲁智深。戴宗惊问道："吾师如何在这里？"鲁智深道："这里是甚么所在？"戴宗道："此处是汾阳府城东郭。这个是北将马灵，适被公孙一清在阵上破了妖法，小弟追赶上来。那厮行得快，却被吾师擒住，真个从天而降！"鲁智深笑道："洒家虽不是天上下来，也在地上出来。"当下二人缚了马灵，三人脚踏实地，径望汾阳府来。戴宗再问鲁智深来历，鲁智深一头走，一头说道："前日田虎，差一个鸟婆娘到襄垣城外厮杀。他也会飞石子，便将许多头领打伤，洒家在阵上杀入去，正要拿那鸟婆娘，不提防茂草丛中，藏着一穴。洒家双脚落空，只一交颠下穴去，半晌方到穴底，幸得不曾跌伤。洒家看穴中时，旁边又有一穴，透出亮光来。洒家走进去观看，却是奇怪，一般有天有日，亦有村庄房舍。其中人民，也是在那里忙忙的营干，见了洒

家，都只是笑。洒家也不去问，也只顾抢入去。过了人烟辏集的所在，前面静悄悄的旷野，无人居住。洒家行了多时，只见一个草庵，听的庵中木鱼咯咯地响。洒家走进去看时，与洒家一般的一个和尚，盘膝坐地念经。洒家问他的出路，那和尚答道：'来从来处来，去从去处去。'洒家不省那两句话，焦躁起来。那和尚笑道：'你知道这个所在么？'洒家道：'那里知道恁般鸟所在。'那和尚又笑道：'上至非非想，下至无间地，三千大千，世界广远，人莫能知。'又道：'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狱天堂，皆生于念。是故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一念不生，则六道俱销，轮回斯绝[1]。'洒家听他这段话说得明白，望那和尚唱了个大喏。那和尚大笑道：'你一入缘缠井，难出欲迷天，我指示你的去路。'那和尚便领洒家出庵，才走得三五步，便对洒家说道：'从此分手，日后再会。'用手向前指道：'你前去可得神驹。'洒家回头，不见了那和尚，眼前忽的一亮，又是一般景界，却遇着这个人。洒家见他走的蹊跷，被洒家一禅杖打翻，却不知为何已到这里。此处节气，又与昭德府那边不同。桃李只有恁般大叶，却无半朵花蕊。"戴宗笑道："如今已是三月下旬，桃李多落尽了。"鲁智深不肯信，争让道："如今正是二月下旬，适才落井，只停得一回儿，却怎么便是三月下旬？"戴宗听说，十分惊异。二人押着马灵，一径来到汾阳城。

此时公孙胜已是杀退北军，收兵入城。卢俊义，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杀了索贤、党世隆、凌光三将，直追田彪、段仁至十里外，杀散北军。田彪同段仁、陈宣、

苗成，领败残兵，望北去了。卢俊义收兵回城，又遇乔道清破了武能、徐瑾，同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追赶到来。被南军两路合杀，北兵大败，死者甚众。武能被杨春一大杆刀砍下马来，徐瑾被郝思文刺死，夺获马匹、衣甲、金鼓、鞍辔无数。卢俊义与乔道清合兵一处，奏凯进城。卢俊义刚到府治，只见鲁智深、戴宗将马灵解来。卢俊义大喜，忙问："鲁智深为何到此？宋哥哥与邬梨那厮厮杀，胜败如何？"鲁智深再将前面堕井及宋江与邬梨交战的事，细述一遍，卢俊义以下诸将，惊讶不已。当下卢俊义亲释马灵之缚。马灵在路上已听了鲁智深这段话，又见卢俊义如此意气，拜伏愿降。卢俊义赏劳三军将士。次日，晋宁府守城将佐，已有新官交代，都到汾阳听用。卢俊义教戴宗、马灵往宋先锋处报捷，即日与副军师朱武计议征进，不题。且说马灵传受戴宗日行千里之法，二人一日便到宋先锋军前，入寨参见，备细报捷。宋江听了鲁智深这段话，惊讶喜悦，亲自到陈安抚处，参见报捷，不在话下。

再说田豹同段仁、陈宣、苗成统领败残军卒，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似漏网之鱼，到威胜见田虎，哭诉那丧师失地之事。又有伪枢密院官急入内启奏道："大王，两日流星报马，将羽书雪片也似报来，说统军大将马灵已被擒拿，关胜、呼延灼兵马已围榆社县，卢俊义等兵马已破介休县城池，独有襄垣县邬国舅处，屡有捷音，宋兵不敢正视。"田虎闻报大惊，手足无措。文武多官计议，欲北降金人。当有伪右丞相太师卞祥，叱退多官，启奏道："宋兵纵有三路，我这威

胜，万山环列，粮草足支二年，御林卫驾等精兵二十余万。东有武乡，西有沁源，二县各有精兵五万。后有太原县、祈县、临县、大谷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尚可战守。古语有云：'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田虎踌躇未答，又报总管叶清到来。田虎即令召进，叶清拜舞毕，称说："郡主郡马，屡次斩获，兵威大振，兵马直抵昭德府。正要围城，因邬国舅偶患风寒，不能管摄兵马。乞大王添差良将精兵，协助郡主郡马，恢复昭德府。"当有伪都督范权启奏道："臣闻郡主郡马，甚是骁勇，宋兵不敢正视。若得大王御驾亲征，又有雄兵猛将助他，必成中兴大功。臣愿助太子监国。"田虎准奏。原来范权之女，有倾国之姿。范权献与田虎，田虎十分宠幸。因此，范权说的，无有不从。今日范权受了叶清重赂，又见宋兵势大，他便乘机卖国。当下田虎拨付卞祥将佐十员，精兵三万，前往迎敌卢俊义、花荣等兵马。又令伪太尉房学度，也统领将佐十员，精兵三万，往榆社迎敌关胜等兵马。田虎亲自统领伪尚书李天锡、郑之瑞、枢密薛时、林昕、都督胡英、唐昌，及殿帅、御林护驾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将军、校尉等众，挑选精兵十万，择日祭旗兴师，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再传令旨，教兄弟田豹、田彪同都督范权等，及文武多官，辅太子田定监国。叶清得了这个消息，密差心腹，星夜驰至襄垣城中，报知张清、琼英。张清令解珍、解宝，将绳索悬挂出城，星夜往报宋先锋知会去了。

却说卞祥伺候兵符，挑选军马，盘桓了三日，方才统领樊玉明、鱼得源、傅祥、顾恺、寇琛、管琰、冯翊、吕振、

吉文炳、安士隆等偏牙各项将佐，军马三万，出了威胜州东门。军分两队，前队是樊玉明、鱼得源、冯翊、顾恺，领兵马五千。刚到沁源县，地名绵山，山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抹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后山坡脚边，撞出一彪军来，却是宋公明得了张清消息，密差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弘，领精勇骑兵五千，人披软战，马摘銮铃，星夜疾驰到此。军中一将，骤马当先，两手搭两杆钢枪。此将乃是宋军中第一个惯冲头阵的双枪将董平，大喝道："来的是那里兵马？不早早受缚，更待何时？"樊玉明大骂："水洼草寇，何故侵夺俺这里城池？"董平大怒，喝道："天兵到此，兀是抗拒！"拍马挺双枪，直抢樊玉明。那边樊玉明纵马拈枪来迎。二将斗到二十余合，樊玉明力怯，遮架不住，被董平一枪，刺中咽喉，翻身落马。那边冯翊大怒，挺条浑铁枪，飞马直抢董平。那边小李广花荣，骤马接住厮杀。二将斗到十合之上，花荣拨马，望本阵便走。冯翊纵马赶来，却被花荣带住花枪，拈弓搭箭，扯得那弓满满的，扭转身躯，觑定冯翊较亲，只一箭，正中冯翊面门，头盔倒卓，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花荣拨转马，再一枪，结果了性命。董平、林冲、史进、穆弘、杜兴，招动兵马，一齐卷杀过来。顾恺早被林冲搠翻，鱼得源堕马，被人马践踏身死。北兵大败亏输，五千军马，杀死大半，其余四散逃窜。花荣等兵士，夺了金鼓马匹，追杀北兵，至五里外，却遇卞祥大兵到来。那卞祥是庄家出身，他两条臂膊，有水牛般气力，武艺精熟，乃是贼中上将。当下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两阵里画角齐鸣，

鼍鼓迭擂。北将卞祥，立马当先，头顶凤翅金盔，身挂鱼鳞银甲，九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髭须，面方肩阔，眉竖眼圆，跨匹冲波战马，提把开山大斧。左右两边，排着傅祥、管琰、寇琛、吕振四个伪统制官，后面又有伪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团练等官，参随在后。队伍军马，十分摆布得整齐。南阵里九纹龙史进骤马出阵，大喝："来将何人？快下马受缚，免污刀斧！"卞祥呵呵大笑道："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你须曾闻得我卞祥的名字么？"史进喝道："助逆匹夫，天兵到此，兀是抗拒！"拍马舞三尖两刃八环刀，直抢卞祥。卞祥也抡大斧来迎。二马相交，两器并举，刀斧纵横，马蹄撩乱，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这边花荣爱卞祥武艺高强，却不肯放冷箭，只拍马挺枪，上前助战。卞祥力敌二将，又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北阵中将士，恐卞祥有失，急鸣金收兵。花荣、董平，见天色已晚，又寡不敌众，也不追赶，亦收兵向南，两军自去十余里扎寨。

是夜南风大作，浓云泼墨，夜半，大雨震雷。此时田虎统领众多官员将佐军马，已离了威胜城池百余里，天晚扎寨。帐中自有随行军中内侍姬妾，及范美人在帐中欢宴。是夜也遇了大雨。自此霖雨一连五日不止[2]，上面张盖的天雨盖都漏，下面又是水渌渌的，军士不好炊爨立脚，角弓软，箭翎脱，各营军马，都在营中兀守，不在话下。

且说索超、徐宁、单延珪、魏定国、汤隆、唐斌、耿恭等将，接得关胜、呼延灼、文仲容、崔埜陆兵，及水军头领李俊等水军船只，众将计议，留单延珪、魏定国镇守潞城，关

胜等将佐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打破榆社县，再留索超、汤隆，镇守城池。关胜等众，乘胜长驱，势如破竹，又克了大谷县，杀了守城将佐，其余牙将军兵，降者无算。关胜安抚军民，赏劳将士，差人到宋先锋处报捷。次日，关胜等同时也遇了大雨，在城屯扎，不能前进。忽报："卢先锋留下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管领兵马，镇守汾阳府。卢俊义等已克了介休、平遥两县，再留韩滔、彭玘镇守介休县，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卢先锋统领众多将佐军马，现围太原县城池，也因雨阻，不能攻打。"恰好水军头领李俊在城，听了此报，忙对关胜说道："卢先锋等今遇天雨连绵，流水大至，使三军不得稽留，倘贼人选死士出城冲击，奈何！小弟有一计，欲到卢先锋处商议。"关胜依允。当下混江龙李俊，即刻辞了关胜出城，教童威、童猛统管水军船只，自己同了二张、三阮，带领水军二千，戴笠披蓑，冒雨冲风，间道疾驰到卢俊义军前[3]，入寨参见。不及寒温，即与卢俊义密语片晌。卢俊义大喜，随即传令军士，冒雨砍木作筏，李俊等分头行事去了，不题。

且说太原城中守城将士张雄，伪授殿帅之职，项忠、徐岳，伪授都统制之职，这三个人是贼中最好杀的。手下军卒，个个凶残淫暴，城中百姓，受暴虐不过，弃了家产，四散逃亡，十停中已去了七八停。张雄等今被大兵围困，负固不服[4]。张雄与项忠、徐岳计议：目今天雨，宋兵欲掠无所，水地不利，薪刍既寡，军无稽留之心，急出击之，必获全胜。此时是四月上旬，张雄正欲分兵出四门，冲击宋兵，忽听得四

面锣声振响。张雄忙上敌楼望城外时，只见宋军冒雨穿屐[5]，俱登高阜山冈。张雄正在惊疑，又听得智伯渠边，及东西三处，喊声振天，如千军万马狂奔驰骤之声。霎时间，洪波怒涛飞至，却如秋中八月潮汹涌，天上黄河水泻倾。真个是功过智伯城三板[6]，计胜淮阴沙几囊[7]。毕竟不知这水势如何底止，且听下回分解。

---

[1]六道俱销，轮回斯绝　连上句，意思是，"如果不生欲念，就可断六道轮回，超凡出世。佛教把众生世界分为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六道中生死相续、升沉不定，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故称六道轮回。

[2]霖雨　连绵的大雨。

[3]间(jiàn见)道　小路。

[4]负固　倚仗坚固的城池、险要的地势。负，凭依。

[5]屐(jī基)　木底的鞋，底有二齿，可以在泥地行走。

[6]功过智伯城三板　这句是说，李俊水灌太原城的功绩超过晋卿智伯。据《史记·赵世家》载，战国初，晋卿智伯率韩、魏围赵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引汾水灌城，"城不浸者三板"。后来赵襄子用反间计联合韩魏灭掉智氏。板，古代筑墙用的板，每块二尺高。三板就是六尺高。

[7]计胜淮阴沙几囊　这句是说，李俊计谋远胜淮阴侯韩信。楚汉战争，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在今山东省东部)对阵。入夜，韩信用上万袋沙子堵塞潍河上流，然后领军渡水袭击龙且，并佯败退逃。于是龙且渡潍水追击。韩信派人急抽沙袋，潍水汹涌而下。韩信引兵急击，杀死龙且，取得胜利，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瓘宋江同奏捷

话说太原县城池，被混江龙李俊，乘大雨后水势暴涨，同二张、三阮，统领水军，约定时刻，分头决引智伯渠及晋水，灌浸太原城池。顷刻间，水势汹涌。但见：

骤然飞急水，忽地起洪波。军卒乘木筏冲来，将士驾天潢飞至[1]。神号鬼哭，昏昏日色无光；岳撼山崩，浩浩波声若怒。城垣尽倒，窝铺皆休。旗帜随波，不见青红交杂；兵戈汩浪，难排霜雪争叉。僵尸如鱼鳖沉浮，热血与波涛并沸。须臾树木连根起，顷刻榱题贴水飞[2]。

当时城中鼎沸，军民将士，见水突至，都是水渌渌的爬墙上屋，攀木抱梁，老弱肥胖的，只好上台上桌。转眼间，连桌凳也浮起来，房屋倾圮，都做了水中鱼鳖。城外李俊、二张、三阮，乘着飞江、天浮[3]，逼近城来，恰与城垣高下相等。军士攀缘上城，各执利刃，砍杀守城士卒。又有军士乘木筏冲来，城垣被冲，无不倾倒。张雄正在城楼上叫苦不迭，被

张横、张顺从飞江上城，手执朴刀，喊一声，抢上楼来，一连砍翻了十余个军卒，众人乱窜逃生。张雄躲避不迭，被张横一朴刀砍翻，张顺赶上前，胳察的一刀，剁下头来。比及水势四散退去，城内军民，沉溺的，压杀的，已是无数。梁柱门扇，窗棂什物，尸骸顺流壅塞南城。城中只有避暑宫，乃是北齐神武帝所建，基址高固，当下附近军民，一齐抢上去，挨挤践踏，死的也有二千余人。连那高阜及城垣上，一总所存军民，仅千余人。城外百姓，却得卢先锋密唤里保，传谕居民，预先摆布，锣声一响，即时都上高阜。况城外四散空阔，水势去的快，因此城外百姓，不致湮没。当下混江龙李俊，领水军据了西门；船火儿张横，同浪里白跳张顺，夺了北门；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占了东门；活阎罗阮小七，夺了南门。四门俱竖起宋军旗号。至晚水退，现出平地，李俊等大开城门，请卢先锋等军马入城。城中鸡犬不闻，尸骸山积。虽是张雄等恶贯满盈，李俊这条计策，也忒惨毒了。那千余人，四散的跪在泥水地上，插烛也似磕头乞命。卢俊义查点这伙人中，只有十数个军卒，其余都是百姓。项忠、徐岳爬在帅府后傍屋的大桧树上，见水退，溜将下来，被南军获住，解到卢先锋处。卢俊义教斩首示众。给发本县府库中银两，赈济城内外被水百姓。差人往宋先锋处报捷。一面令军士埋葬尸骸，修筑城垣房屋，召民居住。

不说卢俊义在太原县抚绥料理，再说太原未破时，田虎统领十万大军，因雨在铜鞮山南屯扎，探马报来，邬国舅病亡，郡主、郡马即退军到襄垣，殡殓国舅。田虎大惊，差人

在襄垣城中传旨，着琼英在城中镇守，着全羽前来听用，并问为何差往襄垣人役，都不来回奏。次日雨霁，平明时分，流星探马飞报将来，说宋江差孙安、马灵，领兵前来拒敌。田虎听报，大怒道：“孙安、马灵，都受我高官厚禄，今日反叛，情理难容。待寡人亲自去问他。卿等努力，如有擒得二人者，千金赏，万户侯。”当下田虎亲自驱兵向前，与宋兵相对。北军观看宋军旗号，原来是病尉迟孙立、铁笛仙马麟。北阵前金瓜密布，铁斧齐排，剑戟成行，旗幡作队。那九曲飞龙赭黄伞下，玉辔金鞍，银鬃白马上，坐着那个草头大王田虎。出到阵前，亲自监战。南阵后，宋江统领吴用、孙新、顾大嫂、王英、扈三娘、孙立、朱仝、燕顺兵马又到。宋江也亲自督战。田虎闻说是宋江，方欲遣将出阵，擒捉宋江，只听得飞马报道：“关胜等连破榆社、大谷两个城池，西路卢俊义军马又打破平遥、介休两县，被他引水灌了太原城池，城中兵将，不留一个。右丞相卞祥扎寨绵山，与花荣等相持，被卢俊义从太原领兵，后面杀来。卞丞相当不得两面夹攻，大败亏输，卞祥被卢俊义活捉过阵去。卢俊义同关胜合兵一处，将沁源县围得铁桶相似。”田虎听罢，大惊无措，忙传令旨，便教收军，退保威胜城内。

当下李天锡等押住阵脚，薛时、林昕、胡英、唐昌保护田虎先行。只听的铜鞮山北，炮声振响，被宋江密教鲁智深、刘唐、鲍旭、项充、李衮，统领精勇步兵，抄出铜鞮山北，分两路杀奔前来。田虎急驱御林军马来战，忽被马灵、孙安领兵马从东判斜里杀来。马灵脚踏风火二轮，将金砖望北军

乱打。孙安挥双剑砍杀。二将领兵，突入北阵，如入无人之境，把北军冲做两截。北军虽是十万之众，被吴用筹画这三路兵马，横冲直撞，纵横乱杀，北军大败，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当下伪尚书李天锡等保护田虎，望东冲杀逃奔，却被鲁智深等领着标枪、团牌、飞刀手，冲开血路，杀奔前来。又把李天锡、郑之瑞、薛时、林昕等军马，冲散奔西。田虎手下，虽是御林军马，挑选那最精勇的，他们自来与官军斗敌，从未曾见有恁般凶猛的，今日如何抵当得住！

当下田虎左右，只有都督胡英、唐昌、总管叶清，及金吾校尉等将，领着五千败残军马，拥护奔逃。正在危急，忽的又有一彪军马，从东突至。田虎见了，仰天大叹道："天丧我也！"北军看那彪军马中，当先一个俊庞年少将军，头戴青巾绩[4]，身穿绿战袍，手执梨花枪，坐匹高大雪白卷毛马，旗号上写的分明，乃是"中兴平南先锋郡马全羽"。那时叶清紧随田虎，看了旗号，奏知田虎。田虎传旨，快教郡马救驾。那全郡马近前，下马跪奏道："臣启大王：甲胄在身，不能俯伏，臣该万死。"田虎道："赦卿无罪。"全郡马又奏道："事在危急，奏请大王到襄垣城中，权避敌锋。待臣同郡主杀退宋兵，再请大王到威胜大内，计议良策，恢复基业。"田虎大喜，传下令旨，即望襄垣进发。全郡马在后面，抵当追赶的兵将。田虎等众，已到襄垣城下，背后喊杀连天，追赶将来。襄垣城上守城将士看见，连忙开城门，放吊桥，胡英引兵在前，军士听见后面赶来，一拥抢进城去，也顾不得甚么大王。胡英刚进得城门，猛听得一声梆子响，两边伏兵齐发，将胡英及三千余人，

都赶入陷坑中去，被军士把长枪乱搠，可怜三千余人，不留半个。城中大叫："田虎要活的！"田虎见城中变起，方知是计，急勒马望北奔走。张清、叶清拍马赶来，田虎那匹好马行得快，张清、叶清领军士追赶不上，已离了一箭之地，只见田虎马前，忽地起阵旋风，风中现出一个女子，大叫道："奸贼田虎，我仇家夫妇，都被汝害了，今日走到那里去？"就女子身旁，又起一阵阴风，望田虎劈面滚来，那女子寂然不见。田虎坐下马，忽然惊跃嘶鸣，田虎落马堕地，被张清、叶清赶上，跳下马来，同军士一拥上前擒住。唐昌领众挺枪骤马来救。张清见唐昌抢来，疾忙上马，拈一石子飞来，正中唐昌面门，撞下马去。张清大叫道："我不是甚么全羽，乃是天朝宋先锋部下没羽箭张清。"那时李逵、武松，领五百步兵，从城内抢出来，二人大吼一声，把那殿帅将军、金吾校尉等二千余人，杀的星落云散。张清刺杀了唐昌，缚了田虎，簇拥入城，闭了城门，待宋先锋杀退北兵，方可解去。鲁智深追赶到来。见田虎已捉入城去，鲁智深等复向西杀到铜鞮山侧。此时已是酉牌时分。宋江等三路军马与北兵鏖战一日，杀死军士二万余人。北军无主，四面八方，乱窜逃生。范美人及姬妾等项，都被乱兵所杀。李天锡、郑之瑞、薛时、林昕，领三万余人，上铜鞮山据住。宋江领兵四面围困。鲁智深来报，田虎已被张清擒捉。宋江以手加额，忙传将令，差军星夜疾驰到襄垣，教武松等坚闭城门，看守田虎。教张清领兵速到威胜，策应琼英等。

原来琼英已奉吴军师密计，同解珍、解宝、乐和、段景

住、王定六、郁保四、蔡福、蔡庆，带领五千军马，尽着北军旗号，伏于武乡县城外石盘山侧。琼英等探知田虎与我兵厮杀，琼英领众人星夜疾驰到威胜城下。是日天晚，已是暮霞敛彩，新月垂钩，琼英在城下莺声娇啭叫道："我乃郡主，保护大王到此，快开城门！"当下守城军卒，飞报王宫内里。田豹、田彪闻报，上马疾驰到南城，忙上城楼观看，果见赭黄伞下，那匹雕鞍银鬃白马上，坐着大王，马前一个女将，旗上大书"郡主琼英"，后面有尚书都督等官，远远跟随。只见琼英高声叫道："胡都督等与宋兵战败，我特保护大王到此。教官员速出城接驾！"田豹等见是田虎，即令开了城门，出城迎接。二人才到马前，只听马上的大王大喝道："武士与寡人拿下二贼。"军士一拥上前，将二人擒住。田豹、田彪大叫："我二人无罪！"急要挣扎时，已被军士将绳索绑缚了。原来这个田虎，乃是吴用教孙安拣择南军中与田虎一般面貌的一个军卒，依着田虎妆束。后面尚书都督，却是解珍、解宝等数人假扮的。当下众人各掣出兵器，王定六、郁保四、蔡福、蔡庆领五百余人，将田豹、田彪连夜解往襄垣去了。城上见捉了田豹、田彪，又见将二人押解向南，情知有诈，急出城来抢时，却被琼英要杀田定，不顾性命，同解珍、解宝一拥抢入城来。守门将士上前来斗敌，被琼英飞石子打去，一连伤了六七个人。解珍、解宝帮助琼英厮杀，城外乐和、段景住，急教军士卸下北军打扮，个个是南军号衣，一齐抢入城来，夺了南门。乐和、段景住挺朴刀，领军上城，杀散军士，竖起宋军旗号。城中一时鼎沸起来，尚有许多伪文武官员，及

王亲国戚等众，急引兵来厮杀。琼英这四千余人，深入巢穴，如何抵敌？却得张清领八千余人到来，驱兵入城，见琼英、解珍、解宝与北兵正在鏖战，张清上前飞石，连打四员北将，杀退北军。张清对琼英道："不该深入重地，又且众寡不敌。"琼英道："欲报父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张清道："田虎已被我擒捉在襄垣了。"琼英方才喜欢。

正欲引兵出城，也是天厌贼众之恶，又得卢俊义打破沁源城池，统领大兵到来，见了南门旗号，急驱兵马入城，与张清合兵一处，赶杀北军。秦明、杨志、杜迁、宋万，领兵夺了东门；欧鹏、邓飞、雷横、杨林，夺了西门；黄信、陈达、杨春、周通，领兵夺了北门；杨雄、石秀、焦挺、穆春、郑天寿、邹渊、邹润，领步兵，大刀阔斧，从王宫前面砍杀入去；龚旺、丁得孙、李立、石勇、陶宗旺，领步兵，从后宰门砍杀入去。杀死王宫内院嫔妃、姬妾、内侍人等无算。田定闻变，自刎身死。张清、琼英、张青、孙二娘、唐斌、文仲容、崔埜、耿恭、曹正、薛永、李忠、朱富、时迁、白胜，分头去杀伪尚书、伪殿帅、伪枢密以下等众，及伪封的王亲国戚等贼徒，正是：

金阶殿下人头滚，玉砌朝门热血喷。
莫道不分玉与石，为庆为殃心自扪。

当下宋兵在威胜城中，杀的尸横市井，血满沟渠。卢俊义传令，不得杀害百姓，连忙差人先往宋先锋处报捷。当夜

宋兵直闹至五更方息，军将降者甚多。天明，卢俊义计点将佐，除神机军师朱武在沁源城中镇守外，其余将佐，都无伤损。只有降将耿恭，被人马践踏身死。众将都来献功。焦挺将田定死尸驼来，琼英咬牙切齿，拔佩刀割了首级，把他尸骸支解。此时邬梨老婆倪氏已死，琼英寻了叶清妻子安氏，辞别卢俊义，同张清到襄垣，将田虎等押解到宋先锋处。卢俊义正在料理军务，忽有探马报来，说北将房学度将索超、汤隆围困在榆社县。卢俊义即教关胜、秦明、雷横、陈达、杨春、杨林、周通，领兵去解救索超等。

次日，宋江已破李天锡等于铜鞮山，一面差人申报陈安抚说："贼巢已破，贼首已擒，请安抚到威胜城中料理。"宋江统领大兵，已到威胜城外，卢俊义等迎接入城。宋江出榜，安抚百姓。卢俊义将卞祥解来。宋江见卞祥状貌魁伟，亲释其缚，以礼相待。卞祥见宋江如此意气，感激归降。次日，张清、琼英、叶清将田虎、田豹、田彪，囚载陷车，解送到来。琼英同了张清，双双的拜见伯伯宋先锋。琼英拜谢王英等昔日冒犯之罪。宋江叫将田虎等监在一边，待大军班师，一同解送东京献俘。即教置酒，与张清、琼英庆贺。当日有威胜属县武乡守城将士方顺等，将军民户口册籍、仓库钱粮，前来献纳。宋江赏劳毕，仍令方顺依旧镇守。宋江在威胜城一连过了两日，探马报到，说关胜等到榆社县，同索超、汤隆内外夹攻，杀了北将房学度。北军死者五千余人，其余军士都降。宋江大喜，对众将道："都赖众兄弟之力，得成平寇之功。"即细细标写众将功劳，及张清、琼英擒贼首、捣贼巢的

大功。又过了三四日，关胜兵马方到，又报陈安抚兵马也到了。宋江统领将佐，出郭迎接入城，参见已毕，陈安抚称赞道："将军等五月之内，成不世之功。下官一闻擒捉贼首，先将表文差人马上驰往京师奏凯，朝廷必当重封官爵。"宋江再拜称谢。次日，琼英来禀，欲往太原石室山，寻觅母亲尸骸埋葬，宋江即命张清、叶清同去，不题。宋江禀过陈安抚，将田虎宫殿院宇，珠轩翠屋，尽行烧毁。又与陈安抚计议，发仓廪，赈济各处遭兵被火居民。修书申呈宿太尉，写表申奏朝廷，差戴宗即日起行。

戴宗擎赍表文书札，赶上陈安抚差的赍奏官，一同入进东京，先到宿太尉府前，依先寻了杨虞候，将书呈递。宿太尉大喜，明日早朝，并陈安抚表文，一同上达天听。道君皇帝龙颜喜悦，敕宋江等料理候代，班师回京，封官受爵。戴宗得了这个消息，即日拜辞宿太尉，离了东京，明日未牌时分，便到威胜城中，报知陈安抚、宋先锋。陈瓘、宋江一面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威胜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乃是晋宁所属蒲、解等州县。贼役赃官，得知田虎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陈安抚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给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

再说道君皇帝已降诏敕，差官赍领，到河北谕陈瓘等。次日，临幸武学，百官先集，蔡京于坐上谈兵，众皆拱听。

内中却有一官，仰着面孔，看视屋角，不去睬他。蔡京大怒，连忙查问那官员姓名。正是一人向隅，满坐不乐[5]。只因蔡京查这个官员姓名，直教天罡地煞临轸翼[6]，猛将雄兵定楚郢[7]。毕竟蔡京查问那官员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天潢(huáng黄)　星名，见《史记·天官书》。《六韬》借为船只。《六韬·虎韬·军用》："以天浮张飞江济大海谓之天潢，一名天舡。"

[2]榱(cuī催)题　也叫出檐，屋椽的前端。

[3]飞江、天浮　渡水工具。《六韬·虎韬·军用》："渡大水，飞江，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天浮铁螳螂矩内圆外，径四尺以上，环络自副三十二具。"

[4]绩　应作"帻"。

[5]一人向隅，满座不乐　典出刘向《说苑·贵德》："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隅，角落。

[6]轸(zhěn枕)翼　轸、翼都是二十八宿之一。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分别对应地上的州国区域，叫做某星是某地的分野。轸、翼的分野是古代楚国一带。

[7]楚郢(yǐng影)　春秋时楚国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故"楚郢"即指古楚国地带。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话说蔡京在武学中查问那不听他谈兵，仰视屋角的这个官员，姓罗名戬，祖贯云南军达州人，现做武学谕[1]。当下蔡京怒气填胸，正欲发作，因天子驾到报来，蔡京遂放下此事，率领百官，迎接圣驾进学，拜舞山呼。道君皇帝讲武已毕，当有武学谕罗戬，不等蔡京开口，上前俯伏，先启奏道："武学谕小臣罗戬，冒万死，谨将淮西强贼王庆造反情形，上达圣聪。王庆作乱淮西，五年于兹，官军不能抵敌。童贯、蔡攸，奉旨往淮西征讨，全军覆没。惧罪隐匿，欺诳陛下，说军士水土不服，权且罢兵，以致养成大患。王庆势愈猖獗，前月又将臣乡云安军攻破，掳掠淫杀，惨毒不忍言说，通共占据八座军州，八十六个州县。蔡京经体赞元[2]，其子蔡攸，如是复军杀将，辱国丧师，今日圣驾未临时，犹俨然上坐谈兵，大言不惭，病狂丧心！乞陛下速诛蔡京等误国贼臣，选将发兵，速行征剿，救生民于涂炭，保社稷以无疆，臣民幸甚！天下幸甚！"道君皇帝闻奏大怒，深责蔡京等隐匿之罪。当被蔡京等巧言宛奏天子，不即加罪，起驾还

宫。次日，又有亳州太守侯蒙到京听调，上书直言童贯、蔡攸丧师辱国之罪。并荐举："宋江等才略过人，屡建奇功，征辽回来，又定河北，今已奏凯班师。目今王庆猖獗，乞陛下降敕，将宋江等先行褒赏，即着这支军马，征讨淮西，必成大功。"徽宗皇帝准奏，随即降旨下省院，议封宋江等官爵。省院官同蔡京等商议，回奏："王庆打破宛州[3]，昨有禹州、载州、莱县三处申文告急。那三处是东京所属州县，邻近神京，乞陛下敕陈瓘、宋江等，不必班师回京，着他统领军马，星夜驰援禹州等处。臣等保举侯蒙为行军参谋。罗戬素有韬略，着他同侯蒙到陈瓘军前听用。宋江等正在征剿，未便升受，待淮西奏凯，另行酌议封赏。"原来蔡京知王庆那里兵强将猛，与童贯、杨戬、高俅计议，故意将侯蒙、罗戬送到陈瓘那里，只等宋江等败绩，侯蒙、罗戬怕他走上天去！那时却不是一网打尽。话不絮繁。却说那四个贼臣的条议，道君皇帝一一准奏，降旨写敕，就着侯蒙、罗戬，赍捧诏敕，及领赏赐金银、缎匹、袍服、衣甲、马匹、御酒等物，即日起行，驰往河北，宣谕宋江等。又敕该部将河北新复各府州县所缺正佐官员，速行推补，勒限星驰赴任。道君皇帝剖断政事已毕，复被王黼、蔡攸二人，劝帝到艮岳娱乐去了，不题。

且说侯蒙赍领诏敕及赏赐将士等物，满满的装载三十五车，离了东京，望河北进发。于路无话，不则一日，过了壶关山、昭德府，来到威胜州，离城尚有二十余里，遇着宋兵押解贼首到来。却是宋江先接了班师诏敕，恰遇琼英葬母回

来。宋江将琼英母子及叶清贞孝节义的事，擒元凶贼首的功，并乔道清、孙安等降顺天朝，有功员役，都备细写表，申奏朝廷，就差张清、琼英、叶清，领兵押解贼首先行。当下张清上前，与侯参谋、罗戬相见已毕。张清得了这个消息，差人驰往陈安抚、宋先锋处报闻。陈瓘、宋江率领诸将，出郭迎接，侯蒙等捧赍圣旨入城，摆列龙亭香案。陈安抚及宋江以下诸将，整整齐齐，朝北跪着，裴宣喝拜，拜罢，侯蒙面南，立于龙亭之左，将诏书宣读道：

制曰：朕以敬天法祖，缵绍洪基[4]，惟赖杰宏股肱，赞勷的大业[5]。迩来边庭多儆[6]，国祚少宁[7]，尔先锋使宋江等，跋履山川，踰越险阻，先成平虏之功，次奏静寇之绩，朕实嘉赖。今特差参谋侯蒙，赍捧诏书，给赐安抚陈瓘，及宋江、卢俊义等金银、袍缎、名马、衣甲、御酒等物，用彰尔功。兹者又因强贼王庆，作敌淮西，倾复我城池，芟夷我人民[8]，虔刘我边陲[9]，荡摇我西京，仍敕陈瓘为安抚，宋江为平西都先锋，卢俊义为平西副先锋，侯蒙为行军参谋。诏书到日，即统领军马，星驰先救宛州。尔等将士，协力尽忠，功奏荡平，定行封赏。其三军头目，如钦赏未敷[10]，着陈瓘就于河北州县内丰盈库藏中挪撮给赏，造册奏闻。尔其钦哉！特谕。

宣和五年四月　　日

侯蒙读罢丹诏，陈瓘及宋江等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已毕。侯蒙取过金银、缎匹等项，依次照名给散：陈安抚及宋江、卢俊义，各黄金五百两，锦缎十表里，锦袍一套，名马一匹，御酒二瓶；吴用等三十四员，各赏白金二百两，彩缎四表里，御酒一瓶；朱武等七十二员，各赐白金一百两，御酒一瓶；余下金银，陈安抚设处凑足，俵散军兵已毕。宋江复令张清、琼英、叶清，押解田虎、田豹、田彪，到京师献俘去了。公孙胜来禀，乞兄长修五龙山龙神庙中五条龙象。宋江依允，差匠修塑。宋江差戴宗、马灵往谕各路守城将士，一等新官到来，即行交代，勒兵前来，征剿王庆。宋江又料理了数日，各处新官皆到，诸路守城将佐，统领军兵，陆续到来。宋江将钦赏银两，俵散已毕，宋江令萧让、金大坚镌勒碑石，记叙其事。正值五月五日天中节，宋江教宋清大排筵席，庆贺太平，请陈安抚上坐，新任太守及侯蒙、罗戬，并本州佐贰等官次之；宋江以下，除张清晋京外，其一百单七人，及河北降将乔道清、孙安、卞祥等一十七员，整整齐齐，排坐两边。当下席间，陈瓘、侯蒙、罗戬称赞宋江等功勋，宋江、吴用等感激三位知己，或论朝事，或诉衷曲，觥筹交错，灯烛辉煌，直饮至夜半方散。次日，宋江与吴用计议，整点兵马，辞别州官，离了威胜，同陈瓘等众，望南进发。所过地方，秋毫无犯。百姓香花灯烛，络绎道路，拜谢宋江等剪除贼寇，我们百姓，得再见天日之恩。

不说宋江等望南征进，再说没羽箭张清同琼英、叶清，将陷车囚解田虎等，已到东京，先将宋江书札，呈达宿太

尉，并送金珠珍玩。宿太尉转达上皇，天子大嘉琼英母子贞孝，降敕特赠琼英母宋氏为介休贞节县君[11]，着彼处有司，建造坊祠，表扬贞节，春秋享祀。封琼英为贞孝宜人，叶清为正排军，钦赏白银五十两，表扬其义。张清复还旧日原职。仍着三人协助宋江，征讨淮西，功成升赏。道君皇帝敕下法司，将反贼田虎、田豹、田彪，押赴市曹，凌迟碎剐。当下琼英带得父母小象，禀过监斩官，将仇申、宋氏小象，悬挂法场中，象前摆张桌子，等到午时三刻，田虎开刀碎剐后，琼英将田虎首级，摆在桌上，滴血祭奠父母，放声大哭。此时琼英这段事，东京已传遍了，当日观者如垛，见琼英哭得悲恸，无不感泣。琼英祭奠已毕，同张清、叶清望阙谢恩。三人离了东京，径望宛州进发，来助宋江，征讨王庆，不在话下。

看官牢记话头，仔细听着，且把王庆自幼至长的事，表白出来。那王庆原来是东京开封府内一个副排军。他父亲王砉[12]，是东京大富户，专一打点衙门，撺唆结讼，放刁把滥，排陷良善，因此人都让他些个。他听信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中了一块阴地，当出大贵之子。这块地，就是王砉亲戚人家葬过的，王砉与风水先生设计陷害。王砉出尖，把那家告纸谎状，官司累年，家产荡尽，那家敌王砉不过，离了东京，远方居住。后来王庆造反，三族皆夷，独此家在远方，官府查出是王砉被害，独得保全。王砉夺了那块坟地，葬过父母，妻子怀孕弥月，王砉梦虎入室，蹲踞堂西，忽被狮兽突入，将虎衔去。王砉觉来，老婆便产王庆。那王庆从

小浮浪，到十六七岁，生得身雄力大，不去读书，专好斗鸡走马，使枪抡棒。那王砉夫妻两口儿，单单养得王庆一个，十分爱恤，自来护短，凭他惯了，到得长大，如何拘管得下。王庆赌的是钱儿，宿的是娼儿，吃的是酒儿。王砉夫妇，也有时训诲他。王庆逆性发作，将父母詈骂，王砉无可奈何，只索由他。过了六七年，把个家产费得罄尽，单靠着一身本事，在本府充做个副排军。一有钱钞在手，三兄四弟，终日大酒大肉价同吃。若是有些不如意时节，拽出拳头便打。所以众人又惧怕他，又喜欢他。

一日，王庆五更入衙画卯，干办完了执事，闲步出城南，到玉津圃游玩。此时是徽宗政和六年，仲春天气，游人如蚁，军马如云，正是：

上苑花开堤柳眠，游人队里杂婵娟。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王庆独自闲耍了一回，向那圃中一颗傍池的垂杨上，将肩胛斜倚着，欲等个相识到来，同去酒肆中吃三杯进城。无移时，只见池北边十来个干办、虞候、伴当、养娘人等，簇着一乘轿子，轿子里面，如花似朵的一个年少女子，那女子要看景致，不用竹帘。那王庆好的是女色，见了这般标致的女子，把个魂灵都吊下来。认得那伙干办、虞候，是枢密童贯府中人。当下王庆远远地跟着轿子，随了那伙人，来到艮岳。那艮岳在京城东北隅，即道君皇帝所筑，奇峰怪石，古木珍

禽，亭榭池馆，不可胜数。外面朱垣绯户，如禁门一般，有内相、禁军看守，等闲人脚指头儿也不敢踅到门前。那簇人歇下轿，养娘扶女子出了轿，径望艮岳门内，袅袅娜娜，妖妖娆娆走进去。那看门禁军内侍，都让开条路，让他走进去了。原来那女子是童贯之弟童贯之女[13]，杨戬的外孙。童贯抚养为己女，许配蔡攸之子，却是蔡京的孙儿媳妇了，小名叫做娇秀，年方二八。他禀过童贯，乘天子两日在李师师家娱乐，欲到艮岳游玩。童贯预先分付了禁军人役，因此不敢拦阻。那娇秀进去了两个时辰，兀是不见出来。王庆那厮，呆呆地在外面守着，肚里饥饿，踅到东街酒店里，买些酒肉，忙忙地吃了六七杯，恐怕那女子去了，连帐也不算，向便袋里摸出一块二钱重的银子，丢与店小二道："少停便来算帐。"王庆再踅到艮岳前，又停了一回，只见那女子同了养娘，轻移莲步，走出艮岳来，且不上轿，看那艮岳外面的景致。王庆踅上前去看那女子时，真个标致。有混江龙词为证：

> 丰资毓秀，那里个金屋堪收？点樱桃小口，横秋水双眸。若不是昨夜晴开新月皎，怎能得今朝肠断小梁州。芳芬绰约蕙兰俦，香飘雅丽芙蓉袖，两下里心猿都被月引花钩。

王庆看到好处，不觉心头撞鹿，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霎时间酥了半边。那娇秀在人丛里，瞧见王庆的相

貌：

> 凤眼浓眉如画，微须白面红颜。顶平额阔满天仓，七尺身材壮健。善会偷香窃玉[14]，惯的卖俏行奸。凝眸呆想立人前，俊俏风流无限。

那娇秀一眼睃着王庆风流，也看上了他。当有干办、虞候，喝开众人，养娘扶娇秀上轿，众人簇拥着，转东过西，却到酸枣门外岳庙里来烧香。王庆又跟随到岳庙里，人山人海的，挨挤不开，众人见是童枢密处虞候、干办，都让开条路。那娇秀下轿进香，王庆挨踅上前，却是不能近身，又恐随从人等叱咤，假意与庙祝厮熟，帮他点烛烧香，一双眼不住的溜那娇秀，娇秀也把眼来频睃。原来蔡攸的儿子，生来是憨呆的。那娇秀在家，听得几次媒婆传说是真，日夜叫屈怨恨。今日见了王庆风流俊俏，那小鬼头儿春心也动了。当下童府中一个董虞候，早已瞧科，认得排军王庆。董虞候把王庆劈脸一掌打去，喝道："这个是甚么人家的宅眷！你是开封府一个军健，你好大胆，如何也在这里挨挨挤挤。待俺对相公说了，教你这颗驴头，安不牢在颈上！"王庆那敢则声，抱头鼠窜，奔出庙门来，噀一口唾，叫声道："碎！我直恁这般呆！癞虾蟆怎想吃天鹅肉！"当晚忍气吞声，惭愧回家。谁知那娇秀回府，倒是日夜思想，厚贿侍婢，反去问那董虞候，教他说王庆的详细。侍婢与一个薛婆子相熟，同他做了马泊六，悄地勾引王庆从后门进来，人不知，鬼不觉，与娇秀勾搭。

王庆那厮，喜出望外，终日饮酒。光阴荏苒，过了三月，正是乐极生悲。王庆一日吃得烂醉如泥，在本府正排军张斌面前，露出马脚，遂将此事彰扬开去，不免吹在童贯耳朵里。童贯大怒，思想要寻罪过摆拨他，不在话下。

且说王庆因此事发觉，不敢再进童府去了。一日在家闲坐，此时已是五月下旬，天气炎热，王庆掇条板凳，放在天井中乘凉，方起身入屋里去拿扇子，只见那条板凳四脚搬动，从天井中走将入来。王庆喝声道："奇怪！"飞起右脚，向板凳只一脚踢去。王庆叫声道："阿也苦也！"不踢时，万事皆休，一踢时，迍邅立至[15]。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毕竟王庆踢这板凳，为何叫苦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

[1]武学谕　军事学校的教官。武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始于唐。谕，教谕、教官。

[2]经体赞元　佐助天子治理国家。经体，即"体国经野"(语出《周礼》，原意是划分都市区域、田野耕地、并设官管理，后世泛指对国家的治理。赞、助。元，元首、天子。

[3]宛（yuān渊）州　即古宛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

[4]缵（zuǎn纂）绍洪基　继承接续祖先留传下来的大业。

[5]赞勷（xiāng乡）　协助。勷即襄、成。

[6]儆（jǐng景）　与"警"通。

[7]国祚（zuò作）　国家。祚，皇位、国统。

[8]芟（shān删）夷　削除。这里引申为残杀。

[9]虔刘　劫掠、杀戮。刘，钺一类的兵器、引申为杀、征服。

[10]敷　足、够。

[11]贞节县君　唐制，五品官的母、妻封为县君。宋代沿袭这一制度。
[12]砉　音xū虚。又音huā花。
[13]贳　音shì世。
[14]偷香窃玉　指男女间的偷情。
[15]迍邅（zhūnzhān谆占）　困难、不顺遂。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话说王庆见板凳作怪，用脚去踢那板凳，却是用力太猛，闪肭了胁肋，蹲在地下，只叫："苦也，苦也！"半晌价动弹不得。老婆听的声唤，走出来看时，只见板凳倒在一边，丈夫如此模样，便把王庆脸上打了一掌道："郎当怪物，却终日在外面，不顾家里。今晚才到家里，一回儿又做甚么来？"王庆道："大嫂不要取笑，我闪肭了胁肋，了不的！"那妇人将王庆扶将起来，王庆勾着老婆的肩胛，摇头咬牙的叫道："阿也，痛的慌！"那妇人骂道："浪弟子，鸟歪货，你闲常时，只欢喜使腿牵拳，今日弄出来了。"那妇人自觉这句话说错，将纱衫袖儿掩着口笑。王庆听的"弄出来"三个字，恁般疼痛的时节，也忍不住笑，哈哈的笑起来。那妇人又将王庆打了个耳刮子道："鸟怪物，你又想了那里去？"当下妇人扶王庆到床上睡了，敲了一碟核桃肉，旋了一壶热酒，递与王庆吃了。他自去拴门户，扑蚊虫，下帐子，与丈夫歇息。王庆因腰胁十分疼痛，那桩儿动弹不得，是不必说。一宿无话，次早王庆疼痛兀是不止，肚里思想，如何去官府面前声喏答

应？挨到午牌时分，被老婆催他出去赎膏药。王庆勉强摆到府衙前，与惯医跌打损伤，朝北开铺子卖膏药的钱老儿，买了两个膏药，贴在肋上。钱老儿说道："都排若要好的快，须是吃两服疗伤行血的煎剂。"说罢，便撮了两服药，递与王庆。王庆向便袋里取出一块银子，约摸有钱二三分重，讨张纸儿，包了钱。老儿睃着他包银子，假把脸儿朝着东边。王庆将纸包递来道："先生莫嫌轻亵，将来买凉瓜嗽。"钱老儿道："都排，朋友家如何计较，这却使不得！"一头还在那里说，那只右手儿，已是接了纸包，揭开药箱盖，把纸包丢下去了。

王庆拿了药，方欲起身，只见府西街上，走来一个卖卦先生。头带单纱抹眉头巾，身穿葛布直身，撑着一把遮阴凉伞，伞下挂一个纸招牌儿，大书"先天神数"四字，两旁有十六个小字，写道：

荆南李助，十文一数，字字有准，术胜管辂[1]。

王庆见是个卖卦的，他已有娇秀这桩事在肚里，又遇着昨日的怪事，他便叫道："李先生，这里请坐。"那先生道："尊官有何见教？"口里说着，那双眼睛，骨渌渌的把王庆从头上直看至脚下。王庆道："在下欲卜一数。"李助下了伞，走进膏药铺中，对钱老儿拱手道："搅扰！"便向单葛布衣袖里摸出个紫檀课筒儿，开了筒盖，取出一个大定铜钱，递与王庆道："尊官那边去对天默默地祷告。"王庆接了卦钱，对着炎炎的那轮红

日，弯腰唱喏。却是疼痛，弯腰不下，好似那八九十岁老儿，硬着腰，半揖半拱的兜了一兜，仰面立着祷告。那边李助看了，悄地对钱老儿猜说道："用了先生膏药，一定好的快，想是打伤的。"钱老道："他见甚么板凳作怪，踢闪了腰肋。适才走来，说话也是气喘，贴了我两个膏药，如今腰也弯得下了。"李助道："我说是个闪朒的模样。"王庆祷告已毕，将钱递与李助。那李助问了王庆姓名，将课筒摇着，口中念道：

日吉辰良，天地开张。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包罗万象，道合乾坤。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今有东京开封府王姓君子，对天买卦。甲寅旬中，乙卯日，奉请周易文王先师[2]，鬼谷先师[3]，袁天纲先师[4]，至神至圣，至福至灵，指示疑迷，明彰报应。

李助将课筒发了两次，叠成一卦，道是水雷屯卦[5]，看了六爻动静[6]，便问："尊官所占何事？"王庆道："问家宅。"李助摇着头道："尊官莫怪，小子直言，屯者，难也，你的灾难方兴哩！有几句断词，尊官须记着。"李助摇着一把竹骨折叠油纸扇儿，念道：

家宅乱纵横，百怪生灾家未宁。非古庙，即危桥。白虎冲凶官病遭[7]。有头无尾何曾济，见贵凶惊讼狱交。人口

不安遭跌蹼[8]，四肢无力拐儿撬[9]。从改换，是非消。逢着虎龙鸡犬日，许多烦恼祸星招。

当下王庆对着李助坐地，当不的那油纸扇儿的柿漆臭，把皂罗衫袖儿掩着鼻听他。李助念罢，对王庆道："小子据理直言，家中还有作怪的事哩！须改过迁居，方保无事。明日是丙辰日，要仔细哩！"王庆见他说得凶险，也没了主意，取钱酬谢了李助。李助出了药铺，撑着伞，望东去了。当有府中五六个公人衙役，见了王庆，便道："如何在这里闲话？"王庆把见怪闪朒的事说了，众人都笑。王庆道："列位，若府尹相公问时，须与做兄弟的周全则个！"众人都道："这个理会得。"说罢，各自散去。

王庆回到家中，教老婆煎药。王庆要病好，不止两个时辰，把两服药都吃了。又要药行，多饮了几杯酒，两个直睡到次日辰牌时分，方才起身，梳洗毕，王庆因腹中空虚，暖些酒吃了。正在吃早饭，兀是未完，只听得外面叫道："都排在家么？"妇人向板壁缝看了道："是两个府中人。"王庆听了这句话，便呆了一呆，只得放下饭碗，抹抹嘴，走将出来，拱拱手问道："二位光降，有何见教？"那两个公人道："都排真个受用！清早儿脸上好春色！太爷今早点名，因都排不到，大怒起来。我们兄弟辈替你禀说见怪闪朒的事，他那里肯信？便起了一枝签，差我们两个来请你回话。"把签与王庆看了。王庆道："如今红了脸，怎好去参见？略停一会儿才好。"那两个公人道："不干我们的事，太爷立等回话。去迟了，须带累

我们吃打。快走！快走！”两个扶着王庆便走。王庆的老婆，慌忙走出来问时，丈夫已是出门去了。两个公人扶着王庆进了开封府，府尹正坐在堂中虎皮交椅上。两个公人带王庆上前禀道：“奉老爷钧旨，王庆拿到。”王庆勉强朝上磕了四个头。府尹喝道：“王庆，你是个军健，如何怠玩，不来伺候？”王庆又把那见怪闪肭的事，细禀一遍道：“实是腰肋疼痛，坐卧不宁，行走不动，非敢怠玩，望相公方便。”府尹听罢，又见王庆脸红，大怒喝道：“你这厮专一酗酒为非，干那不公不法的事，今日又捏妖言，欺诳上官！”喝教扯下去打。王庆那里分说得开？当下把王庆打得皮开肉绽，要他招认捏造妖书，煽惑愚民，谋为不轨的罪。王庆今日被官府拷打，死去再醒。吃打不过，只得屈招。府尹录了王庆口词，叫禁子把王庆将刑具枷杻来钉了，押下死囚牢里，要问他个捏造妖书，谋为不轨的死罪。禁子将王庆扛抬入牢去了。

原来童贯密使人分付了府尹，正要寻罪过摆拨他，可可的撞出这节怪事来。那时府中上下人等，谁不知道娇秀这件勾当，都纷纷扬扬的说开去：“王庆为这节事得罪，如今一定不能个活了。”那时蔡京、蔡攸耳朵里颇觉不好听，父子商议，若将王庆性命结果，此事愈真，丑声一发播传。于是密挽心腹官员，与府尹相知的，教他速将王庆刺配远恶军州，以灭其迹。蔡京、蔡攸择日迎娶娇秀成亲，一来遮掩了童贯之羞，二来灭了众人议论。且说开封府尹遵奉蔡太师处心腹密话，随即升厅。那日正是辛酉日，叫牢中提出王庆，除了

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西京管下陕州牢城[10]。当厅打一面十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叫做孙琳、贺吉，监押前去。三人出开封府来，只见王庆的丈人牛大户接着，同王庆、孙琳、贺吉到衙前南街酒店里坐定。牛大户叫酒保搬取酒肉，吃了三杯两盏，牛大户向身边取出一包散碎银两，递与王庆道："白银三十两，把与你路途中使用。"王庆用手去接道："生受泰山！"牛大户推着王庆的手道："这等容易！我等闲也不把银两与你，你如今配去陕州，一千余里，路远山遥，知道你几时回来？你调戏了别人家女儿，却不耽误了自己的妻子！老婆谁人替你养？又无一男半女、田地家产，可以守你，你须立纸休书，自你去后，任从改嫁，日后并无争执。如此，方把银子与你。"王庆平日会花费，思想："我囊中又无十两半斤银两，这陕西如何去得？"左思右算，要那银两使用，叹了两口气道："罢！罢！只得写纸休书。"牛大户一手接纸，一手交银，自回去了。

王庆同了两个公人，到家中来，收拾行囊包裹，老婆已被牛大户接到家中去了，把个门儿锁着。王庆向邻舍人家，借了斧凿，打开门户，到里面看时，凡老婆身上穿着的，头上插戴的，都将去了。王庆又恼怒，又凄惨。央间壁一个周老婆子，到家备了些酒食，把与公人吃了，将银十两，送与孙琳、贺吉道："小人棒疮疼痛，行走不动，欲将息几日，方好上路。"孙琳、贺吉得了钱，也是应允，怎奈蔡攸处挽心腹催促公人起身。王庆将家伙什物，胡乱变卖了，交还了胡员外

家赁房。此时王庆的父王砉，已被儿子气瞎了两眼，另居一处，儿子上门，不打便骂。今日闻得儿子遭官司刺配，不觉心痛，教个小厮扶着，走到王庆屋里，叫道："儿子呀，你不听我的训诲，以致如此。"说罢，那双盲昏眼内，吊下泪来。王庆从小不曾叫王砉一声爷的，今值此家破人离的时节，心中也酸楚起来，叫声道："爷，儿子今日遭恁般屈官司，叵耐牛老儿无礼，逼我写了休妻的状儿，才把银子与我。"王砉道："你平日是爱妻子，孝丈人的，今日他如何这等待你？"王庆听了这两句抢白的话，便气愤愤的不来睬着爷，径同两个公人，收拾出城去了。王砉顿足捶胸道："是我不该来看那逆种！"复扶了小厮自回，不题。

却说王庆同了孙琳、贺吉离了东京，赁个僻静所在，调治十余日，棒疮稍愈，公人催促上路，迤逦而行，望陕州投奔。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炎热，一日止行得四五十里，在路上免不得睡死人床，吃不滚汤。三个人行了十五六日，过了嵩山。一日正在行走，孙琳用手向西指着远远的山峰说道："这座山叫做北邙山[11]，属西京管下。"三人说着话，趁早凉，行了二十余里。望见北邙山东，有个市镇，只见四面村农，纷纷的投市中去。那市东人家稀少处，丁字儿列着三株大柏树。树下阴荫，只见一簇人亚肩迭背的围着一个汉子，赤着上身，在那阴凉树下，吆吆喝喝地使棒。三人走到树下歇凉。王庆走得汗雨淋淋，满身蒸湿，带着护身枷，挨入人丛中，踮起脚看那汉使棒。看了一歇儿，王庆不觉失口笑道："那汉子使的是花棒。"那汉正使到热闹处，听了这

句话，收了棒看时，却是个配军。那汉大怒，便骂："贼配军，俺的枪棒，远近闻名，你敢开了那鸟口，轻慢我的棒，放出这个屁来！"丢下棒，提起拳头，劈脸就打。只见人丛中走出两个少年汉子来拦住道："休要动手！"便问王庆道："足下必是高手。"王庆道："乱道这一句，惹了那汉子的怒，小人枪棒也略晓得些儿。"那边使棒的汉子怒骂道："贼配军，你敢与我比试罢？"那两个人对王庆道："你敢与那汉子使合棒，若赢了他，便将这掠下的两贯钱[12]，都送与你。"王庆笑道："这也使得。"分开众人，向贺吉取了杆棒，脱下汗衫，拽扎起裙子，掣棒在手。众人都道："你项上带着个枷儿，却如何抡棒？"王庆道："只这节儿稀罕。带着行枷赢了他，才算手段。"众人齐声道："你若带枷赢了，这两贯钱一定与你。"便让开路，放王庆入去，那使棒的汉，也掣棒在手，使个旗鼓，喝道："来，来，来！"王庆道："列位恩官，休要笑话。"那边汉子明欺王庆有护身枷碍着，吐个门户，唤做蟒蛇吞象势。王庆也吐个势，唤做蜻蜓点水势。那汉喝一声，便使棒盖将入来。王庆望后一退，那汉赶入一步，提起棒，向王庆顶门，又复一棒打下来。王庆将身向左一闪，那汉的棒打个空，收棒不迭。王庆就那一闪里，向那汉右手一棒劈去，正打着右手腕，把这条棒打落下来。幸得棒下留情，不然把个手腕打断。众人大笑。王庆上前执着那汉的手道："冲撞休怪！"那汉右手疼痛，便将左手去取那两贯钱。众人一齐嚷将起来道："那厮本事低丑，适才讲过，这钱应是赢棒的拿！"只见在先出尖上前的的两个汉子，劈手夺了那汉两贯钱，把与王庆道："足下到敝

庄一叙。”那使棒的拗众人不过，只得收拾了行仗，望镇上去了。众人都散。

两个汉子邀了王庆，同两个公人，都戴个凉笠子，望南抹过两三座林子，转到一个村坊。林子里有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树。庄外新蝉噪柳，庄内乳燕啼梁。两个汉子，邀王庆等三人进了庄院，入到草堂，叙礼罢，各人脱下汗衫麻鞋，分宾主坐下。庄主问道："列位都象东京口气。"王庆道了姓名，并说被府尹陷害的事。说罢，请问二位高姓大名。二人大喜。那上面坐的说道："小可姓龚，单名个端字，这个是舍弟，单名个正字。舍下祖居在此，因此，这里叫做龚家村。这里属西京新安县管下[13]。说罢，叫庄客替三位澣濯那湿透的汗衫，先汲凉水来解了暑渴，引三人到上房中洗了澡，草堂内摆上桌子，先吃了现成点心，然后杀鸡宰鸭，煮豆摘桃的置酒管待。庄客重新摆设，先搬出一碟剥光的蒜头，一碟切断的壮葱，然后搬出菜蔬、果品、鱼肉、鸡鸭之类。龚端请王庆上面坐了，两个公人一代儿坐下，龚端和兄弟在下面备席，庄客筛酒。王庆称谢道："小人是个犯罪囚人，感蒙二位错爱，无端相扰，却是不当。"龚端道："说那里话！谁人保得没事？那个带着酒食走的？"当下猜枚行令，酒至半酣，龚端开口道："这个敝村，前后左右，也有二百余家，都推愚弟兄做个主儿。小可弟兄两个，也好使些拳棒，压服众人。今春二月，东村赛神会，搭台演戏，小可弟兄到那边耍子，与彼村一个人，唤做黄达，因赌钱斗口，被那厮痛打一顿，俺弟兄两个，也赢不得他。

黄达那厮，在人面前夸口称强，俺两个奈何不得他，只得忍气吞声。适才见都排棒法十分整密，俺二人愿拜都排为师父，求师父点拨愚弟兄，必当重重酬谢。”王庆听罢，大喜，谦让了一回。龚端同弟，随即拜王庆为师。当晚直饮至尽醉方休，乘凉歇息。次日天明，王庆乘着早凉，在打麦场上，点拨龚端拽拳使腿，只见外面一个人，背叉着手，踱将进来，喝道：“那里配军，敢到这里卖弄本事？”只因走进这个人来，有分教：王庆重种大祸胎，龚端又结深仇怨。真是：祸从浮浪起，辱因赌博招。毕竟走进龚端庄里这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管辂　字公明，三国时魏国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人。精通《周易》，善卜筮。晋干宝《搜神记》：管辂善解诸术，知未来过去之事。

[2]周易文王先师　传说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时，曾据伏羲所画的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各有卦辞，每卦六爻各有爻辞，于是完成了一部用于卜筮的《周易》，文王也就被尊为先师。

[3]鬼谷先师　鬼谷子，战国时楚人。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老师。后代术数家也多尊之为先师。

[4]袁天纲先师　唐初成都人。据说他精通相术，推算吉凶祸福极为灵验。

[5]叠成一卦，道是水雷屯（zhūn谆）卦　以八卦中的坎卦（代表水）、震卦（代表雷）相重叠，成为六十四卦中的屯卦。屯的卦象是雷雨并作，形成天地间险难之象，所以下文李助说王庆“灾难方兴”。

[6]看了六爻（yáo姚）动静　八卦每卦只有三画，六十四卦则每卦有六画，叫作六爻，各有爻辞。用六十四卦来卜，须看它那一画在变动，然后就以这一画的爻辞来判断吉凶。

[7]白虎　旧时星相家以白虎为凶神。

[8]跌蹼　　即攧扑。挫折的意思。

[9]拐儿撬（qiào俏）　　依靠拐杖行路。撬，抬起，翘起。

[10]陕州　　州名，治所在陕县（今河南陕县）。

[11]北邙（máng忙）山　　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为汉魏以来王侯公卿等贵族的墓葬地。

[12]掠　　借作"撂（liào料）"字，放下、丢。此处是观众分赏的意思。

[13]新安县　　在今河南省西北部的黄河南岸，西北端邻接山西省。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话说王庆在龚家村龚端庄院内，乘着那杲日初升[1]，清风徐来的凉晨，在打麦场上柳阴下，点拨龚端兄弟，使拳拽腿，忽的有个大汉子，秃着头，不带巾帻，绾个丫髻，穿一领雷州细葛布短敞衫，系一条单纱裙子，拖一双草凉鞋儿，捏着一把三角细蒲扇，仰昂着脸，背叉着手，摆进来，见是个配军在那里点拨。他昨日已知道邙东镇上有个配军，赢了使枪棒的，恐龚端兄弟学了觔节[2]，开口对王庆骂道："你是个罪人，如何在路上挨脱，在这里哄骗人家子弟？"王庆只道是龚氏亲戚，不敢回答。原来这个人正是东村黄达，他也乘早凉，欲到龚家村西尽头柳大郎处讨赌帐，听得龚端村里吆吆喝喝，他平日欺惯了龚家弟兄，因此径自闯将进来。龚端见是黄达，心头一把无明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住，大骂道："驴牛射出来的贼亡八！前日赖了我赌钱，今日又上门欺负人！"黄达大怒骂道："捣你娘的肠子！"丢了蒲扇，提了拳头，抢上前，望龚端劈脸便打。王庆听他两个出言吐气，也猜着是黄达了，假意上前来劝，只一枷，望黄达膀上打去。

黄达扑通的撷个脚梢天，挣扎不迭，被龚端、龚正并两个庄客，一齐上前按住，拳头脚尖，将黄达脊背、胸脯、肩胛、胁肋、膀子、脸颊、头额、四肢，无处不着拳脚，只空得个舌尖儿。当下众人将黄达踢打一个没算数，把那葛敞衫、纱裙子，扯的粉碎。黄达口里只叫道："打得好！打得好！"赤条条的一毫丝线儿也没有在身上，当有防送公人孙琳、贺吉，再三来劝，龚端等方才住手。黄达被他们打坏了，只在地上喘气，那里挣扎得起？龚端叫三四个庄客，把黄达扛到东村半路上草地里撇下，赤日中晒了半日。黄达那边的邻舍庄家出来芸草，遇见了，扶他到家，卧床将息，央人写了状词，去新安县投递报辜，不在话下。

却说龚端等闹了一个早起，叫庄客搬出酒食，请王庆等吃早膳。王庆道："那厮日后必来报仇厮闹。"龚端道："这贼亡八穷出鸟来，家里只有一个老婆。左右邻里，只碍他的膂力，今日见那贼亡八打坏了，必不肯替他出力气。若是死了，拼个庄客，偿他的命，便吃官司，也说不得；若是不死，只是个互相厮打的官司。今日全赖师父报了仇，师父且喝杯酒，放心在此，一发把枪棒教导了愚弟兄，必当补报。"龚端取出两锭银，各重五两，送与两个公人，求他再宽几日。孙琳、贺吉得了钱，只得应允。自此一连住了十余日，把枪棒觔节，尽传与龚端、龚正。因公人催促起身，又听得黄达央人到县里告准，龚端取出五十两白银，送与王庆，到陕州使用。起个半夜，收拾行囊包裹，天未明时，离了本庄。龚端叫兄弟带了若干银两，又来护送。于路无话，不则一日，来到陕州。

孙琳、贺吉带了王庆到州衙，当厅投下了开封府文牒。州尹看验明白，收了王庆，押了回文，与两个公人回去，不在话下。州尹随即把王庆帖发本处牢城营来，公人讨收管回话，又不必说。当下龚正寻个相识，将些银两，替王庆到管营差拨处买上嘱下的使用了。那个管营姓张，双名世开，得了龚正贿赂，将王庆除了行枷，也不打甚么杀威棒，也不来差他做生活，发下单身房内，由他自在出入。

不觉的过了两个月，时遇秋深天气。忽一日，王庆正在单身房里闲坐，只见一个军汉走来说道："管营相公唤你。"王庆随了军汉，来到点视厅上磕了头。管营张世开说道："你来这里许多时，不曾差遣你做甚么。我要买一张陈州来的好角弓[3]。那陈州是东京管下，你是东京人，必知价值真假。"说罢，便向袖中摸出一个纸包儿，亲手递与王庆道："纹银二两，你去买了来回话。"王庆道："小的理会得。"接了银子，来到单身房里，拆开纸包，看那银子果是雪声[4]，将等子称时[5]，反重三四分。王庆出了本营，到府北街市上弓箭铺中，止用得一两七钱银子，买了一张真陈州角弓，将回来，张管营已不在厅上了。王庆将弓交与内宅亲随伴当送进去，喜得落了他三钱银子。明日张世开又唤王庆到点视厅上说道："你却干得事来，昨日买的角弓甚好。"王庆道："相公须教把火来放在弓厢里，不住的焙，方好。"张世开道："这个晓得。"从此张世开日日差王庆买办食用供应，却是不比前日发出现银来，给了一本帐簿，教王庆将日逐买的，都登记在簿上。那行铺人家，那个肯赊半文？王庆只得取出已财，买了送进衙门内

去。张世开嫌好道歉，非打即骂。及至过了十日，将簿呈递，禀支价银，那里有毫忽儿发出来。如是月余，被张管营或五棒，或十棒，或二十，或三十，前前后后，总计打了三百余棒，将两腿都打烂了。把龚端送的五十两银子，赔费得罄尽。一日，王庆到营西武功牌坊东侧首，一个修合丸散、卖饮片、兼内外科、撮熟药，又卖杖疮膏药的张医士铺里，买了几张膏药，贴疗杖疮。张医士一头与王庆贴膏药，一头口里说道："张管营的舅爷庞大郎，前日也在这里取膏药，贴治右手腕。他说在邙东镇上跌坏的，咱看他手腕，象个打坏的。"王庆听了这句话，忙问道："小人在营中，如何从不曾见面？"张医士道："他是张管营小夫人的同胞兄弟，单讳个元字儿。那庞夫人是张管营最得意的。那庞大郎好的是赌钱，又要使枪棒耍子。亏了这个姐姐，常照顾他。"王庆听了这一段话，九分猜是"前日在柏树下被俺打的那厮，一定是庞元了。怪道张世开寻罪过摆布俺。"王庆别了张医士，回到营中，密地与管营的一个亲随小厮，买酒买肉的请他，又把钱与他，慢慢的密问庞元详细。那小厮的说话，与前面张医士一般，更有两句备细的话，说道："那庞元前日在邙东镇上被你打坏了，常在管营相公面前恨你。你的毒棒，只恐兀是不能免哩！"正是：

好胜夸强是祸胎，谦和守分自无灾。

只因一棒成仇隙，如今加利奉还来。

当下王庆问了小厮备细，回到单身房里，叹口气道："不怕官，只怕管。前日偶尔失口，说了那厮，赢了他棒，却不知道是管营心上人的兄弟。他若摆布得我要紧，只索逃走他处，再作道理。"便悄地到街坊，买了一把解手尖刀，藏在身边，以防不测。如此又过十数日，幸得管营不来呼唤，棒疮也觉好了些。

忽一日，张管营又叫他买两匹缎子。王庆有事在心，不敢怠惰，急急的到铺中买了回营。张管营正坐在点视厅上，王庆上前回话。张世开嫌那缎子颜色不好，尺头又短，花样又是旧的，当下把王庆大骂道："大胆的奴才！你是个囚徒，本该差你挑水搬石，或锁禁在大链子上。今日差遣你奔走，是十分抬举你。你这贼骨头，却是不知好歹！"骂得王庆顿口无言，插烛也似磕头求方便。张世开喝道："权且寄着一顿棒，速将缎匹换上好的来。限你今晚回话，若稍迟延，你须仔细着那条贼性命！"王庆只得脱出身上衣服，向解库中典了两贯钱，添钱买换上好的缎子，抱回营来。跋涉久了，已是上灯后了，只见营门闭着。当直军汉说："黑夜里谁肯担这干系，放你进去？"王庆分说道："蒙管营相公遣差的。"那当直军汉那里肯听。王庆身边尚有剩下的钱，送与当直的，方才放他进去，却是又被他缠了一回。捧了两匹缎子，来到内宅门外。那守内宅门的说道："管营相公和大奶奶厮闹，在后面小奶奶房里去了。大奶奶却是利害得紧，谁敢与你传话，惹是招非？"王庆思想道："他限着今晚回话，如何又恁般阻拒我？却不是故意要害我，明日那顿恶棒怎脱得过？这条性命，一

定送在那贼亡八手里，俺被他打了三百余棒，报答那一棒的仇恨也够了。前又受了龚正许多银两，今日直恁如此翻脸摆布俺！”那王庆从小恶逆，生身父母也再不来触犯他的。当下逆性一起，道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挨到更余，营中人及众囚徒都睡了，悄地踅到内宅后边，爬过墙去，轻轻的拔了后门的栓儿，藏过一边。那星光之下，照见墙垣内东边有个马厩，西边小小一间屋，看时，乃是个坑厕。王庆掇那马厩里一扇木栅，竖在二重门的墙边，从木栅爬上墙去，从墙上抽起木栅，竖在里面，轻轻溜将下去。先拔了二重门栓，藏过木栅，里面又是墙垣。只听得墙里边笑语喧哗。王庆踅到墙边，伏着侧耳细听，认得是张世开的声音，一个妇人声音，又是一个男子声音，却在那里喝酒闲话。王庆窃听多时，忽听得张世开说道：“舅子，那厮明日来回话，那条性命，只在棒下。”又听得那个男子说道：“我算那厮身边东西，也七八分了。姐夫须决意与我下手，出这口鸟气！”张世开答道：“只在明后日教你快活罢了！”那妇人道：“也够了！你们也索罢休！”那男子道：“姐姐说那里话？你莫管！”王庆在墙外听他们三个一递一句，说得明白，心中大怒，那一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住，恨不得有金刚般神力，推倒那粉墙，抢进去杀了那厮们。正是：

爽口物多终作病，快心事过必为殃。
金风未动蝉先觉，无常暗送怎提防！

当下王庆正在按纳不住，只听得张世开高叫道："小厮，点灯照我往后面去登东厕。"王庆听了这句，连忙掣出那把解手尖刀，将身一堆儿蹲在那株梅树后，只听得呀的一声，那里面两扇门儿开了。王庆在黑地里观看，却是日逐透递消息的那个小厮，提个行灯，后面张世开摆将出来。不知暗里有人，望着前，只顾走，到了那二重门边，骂道："那些奴才们，一个也不小心，如何这早晚不将这栓儿拴了？"那小厮开了门，照张世开。方才出得二重门，王庆悄悄的挨将上来。张世开听得后面脚步响，回转头来，只见王庆右手掣刀，左手叉开五指，抢上前来。张世开把那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叫声道："有贼！"说时迟，那时快，被王庆早落一刀，把张世开齐耳根连脖子砍着，扑地便倒。那小厮虽是平日与王庆厮熟，今日见王庆拿了明晃晃一把刀，在那里行凶，怎的不怕？却待要走，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再要叫时，口里又似哑了的，喊不出来，端的惊得呆了。张世开正在挣命，王庆赶上，照后心又刺一刀，结果了性命。庞元正在姐姐房中吃酒，听得外面隐隐的声唤，点灯不迭，急跑出来看视。王庆见里面有人出来，把那提灯的小厮只一脚，那小厮连身带灯跌去，灯火也灭了。庞元只道张世开打小厮，他便叫道："姐夫，如何打那小厮？"却待上前来劝，被王庆飞抢上前，暗地里望着庞元一刀刺去，正中胁肋。庞元杀猪也似喊了一声，攧翻在地。王庆揪住了头发，一刀割下头来。庞氏听得外面喊声凶险，急叫丫嬛点灯，一同出来照看。王庆看见庞氏出来，也要上前来杀。你道有恁般怪事！说也不信。王庆那时

转眼间，便见庞氏背后有十数个亲随伴当，都执器械，赶喊出来。王庆慌了手脚，抢出外去，开了后门，越过营中后墙，脱下血污衣服，揩净解手刀，藏在身边。听得更鼓，已是三更，王庆乘那街坊人静，踅到城边。那陕州是座土城，城垣不甚高，濠堑不甚深，当夜被王庆越城去了。

且不说王庆越城，再说张世开的妾庞氏，只同得两个丫嬛，点灯出来照看，原无甚么伴当同他出来。他先看见了兄弟庞元血渌渌的头在一边，体在一边，唬得庞氏与丫嬛都面面厮觑，正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半晌价说不出话。当下庞氏三个，连跌带滚，战战兢兢的跑进去，声张起来，叫起里面亲随，外面当值的军牢，打着火把，执着器械，都到后面照看。只见二重门外，又杀死张管营，那小厮跌倒在地，尚在挣命，口中吐血，眼见得不能够活了。众人见后门开了，都道是贼在后面来的，一拥到门外照看，火光下照见两匹彩缎，抛在地下，众人齐声道是王庆。连忙查点各囚徒，只有王庆不在。当下闹动了一营，及左右前后邻舍众人，在营后墙外，照着血污衣服，细细检认，件件都是王庆的。众人都商议，趁着未开城门，去报知州尹，急差人搜捉。此时已是五更时分了。州尹闻报大惊，火速差县尉检验杀死人数，及行凶人出没去处。一面差人教将陕州四门闭紧，点起军兵，并缉捕人员，城中坊厢里正，逐一排门搜捉凶人王庆。闭门闹了两日，家至户到，逐一挨查，并无影迹。州尹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方各处乡保都村，排家搜捉，缉捕凶首。写了王庆乡贯、年甲、貌相、模样，画影图

形，出一千贯信赏钱。"如有人知得王庆下落，赴州告报，随文给赏；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食宿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遍行邻近州县，一同缉捕。

且说王庆当夜越出陕州城，抓扎起衣服，从城濠浅处，去过对岸，心中思想道："虽是逃脱了性命，却往那里去躲避好？"此时是仲冬将近，叶落草枯，星光下看得出路径。王庆当夜转过了三四条小路，方才有条大路。急忙忙的奔走，到红日东升，约行了六七十里，却是望着南方行走，望见前有人家稠密去处。王庆思想身边尚有一贯钱，且到那里买些酒食吃了，再算计投那里去。不多时，走到市里，天气尚早，酒肉店尚未开哩。只有朝东一家屋檐下，挂个安歇客商的破灯笼儿，是那家昨晚不曾收得，门儿兀是半开半掩。王庆上前，呀的一声推进门去，只见一个人兀未梳洗，从里面走将出来。王庆看时，认得："这个乃是我母姨表兄院长范全。他从小随父亲在房州经纪得利[6]，因此就充做本州两院押牢节级。今春三月中，到东京公干，也在我家住过几日。"当下王庆叫道："哥哥别来无恙！"范全也道："是象王庆兄弟。"见他这般模样，脸上又刺了两行金印，正在疑虑，未及回答。那边王庆见左右无人，托地跪下道："哥哥救兄弟则个！"范全慌忙扶起道："你果是王庆兄弟么？"王庆摇手道："禁声！"范全会意，一把挽住王庆袖子，扯他到客房中，却好范全昨晚拣赁的是独宿房儿。范全悄地忙问："兄弟何故如此模样？"王庆附耳低言的，将那吃官司刺配陕州的事，述了一遍。次后说张世开报仇忒狠毒，昨夜已是如此如此。范全听罢大惊，踌躇

了一回，急急的梳洗吃饭，算还了房钱饭钱，商议教王庆只做军牢跟随的人，离了饭店，投奔房州来。王庆于路上问范全为何到此，范全说道："蒙本处州尹，差往陕州州尹处投递书札，昨日方讨得回书，随即离了陕州，因天晚在此歇宿。却不知兄弟正在陕州，又做出恁般的事来。"范全同了王庆，夜止晓行，潜逃到房州。才过得两日，陕州行文挨捕凶人王庆。范全捏了两把汗，回家与王庆说知："城中必不可安身。城外定山堡东，我有几间草房，又有二十余亩田地，是前年买下的。如今发几个庄客在那里耕种，我兄弟到那里躲避几日，却再算计。"范全到黑夜里，引王庆出城，到定山堡东，草房内藏匿。却把王庆改姓改名，叫做李德。范全思想王庆脸上金印不稳。幸得昔年到建康，闻得神医安道全的名，用厚币交结他，学得个疗金印的法儿，却将毒药与王庆点去了，后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将金玉细末，涂搽调治，二月有余，那疤痕也消磨了。

光阴荏苒，过了百余日，却是宣和元年的仲春了。官府挨捕的事，已是虎头蛇尾，前紧后慢。王庆脸上没了金印，也渐渐的闯将出来，衣服鞋袜，都是范全周济他。一日，王庆在草房内闷坐，忽听得远远地有喧哗厮闹的声，王庆便来问："庄客，何处恁般热闹？"庄客道："李大官不知，这里西去一里有余，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段氏兄弟向本州接得个粉头，搭戏台，说唱诸般品调。那粉头是西京来新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赚得人山人海价看。大官人何不到那里睃一睃？"王庆听了这话，那里耐得脚住？一径来到定山堡。只因王庆走

到这个所在，有分教：配军村妇谐姻眷，地虎民殃毒一方。毕竟王庆到那里观看，真个有粉头说唱也不，且听下回分解。

---

[1]杲（gǎo槁）日　红日。杲，明亮。

[2]觔（jīn巾）节　同"筋节"，比喻关键、紧要关节。

[3]陈州　州名，治所在宛丘（今河南淮阳）。

[4]雪䂘（dū督）　雪，白色。䂘，点。盖当时银表面有斑点，即所谓"雪花银"者。

[5]等子　也作"戥子"，称小量东西的衡器。

[6]房州　州名，治所在房陵（今湖北房县）。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话说当下王庆闯到定山堡，那里有五六百人家，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那掷色的名儿，非止一端，乃是：

六风儿　五么子　火燎毛　朱窝儿

又有那擲钱的[1]，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那擲钱的名儿，也不止一端，乃是：

浑纯儿　三背间　八叉儿

那些掷色的，在那里呼么喝六，擲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笑带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褫巾剥袜，也要去翻本，废事业，忘寝食，到底是个输字。那赢的，意气扬扬，东摆西摇，南闯北踅的寻酒头儿再做，身边便袋里，

搭膊里，衣袖里，都是银钱。到后捉本算帐，原来赢不多，赢的都被把梢的、放囊的拈了头儿去[2]。不说赌博光景，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撇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作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出来。看他一般是爹娘养的，他便如何恁般标致，有若干人看他。当下不但邻近村坊人，城中人也赶出来睃看，把那青青的麦地，踏光了十数亩。

话休絮繁。当下王庆闲看了一回，看得技养，见那戏台里边，人丛里，有个彪形大汉，两手靠着桌子，在杌子上坐地。那汉生的圆眼大脸，阔肩细腰，桌上堆着五贯钱，一个色盆，六只骰子，却无主顾与他赌。王庆思想道："俺自从吃官司到今日，有十数个月，不曾弄这个道儿了。前日范全哥哥把与我买柴薪的一锭银在此，将来做个梢儿，与那厮掷几掷，赢几贯钱回去，买果儿吃。"当下王庆取出银子，望桌上一丢，对那汉道："胡乱掷一回。"那汉一眼瞅着王庆说道："要掷便来。"说还未毕，早有一个人，向那前面桌子边人丛里挨出来，貌相长大，与那坐下的大汉，仿佛相似，对王庆说道："秃秃，他这锭银怎好出主？将银来，我有钱在此。你赢了，每贯只要加利二十文。"王庆道："最好！"与那人打了两贯钱，那人已是每贯先除去二十文。王庆道："也罢！"随即与那汉讲过掷朱窝儿。方掷得两三盆，随有一人挨下来，出主等掷。那王庆是东京积赌惯家，他信得盆口真，又会躲闪打浪，又狡猾奸诈，下换主作弊。那放囊的乘闹里踅过那边桌上去了。那挨下来的，说王庆掷得凶，收了去，只替那汉拈头儿。

王庆一口气掷赢了两贯钱，得了采，越掷得出，三红四聚，只管撒出来。那汉性急翻本，掷下便是绝，塌脚、小四不脱手。王庆掷了九点，那汉偏调出倒八来。无一个时辰，把五贯钱输个罄尽。王庆赢了钱，用绳穿过两贯，放在一边，待寻那汉赎梢。又将那三贯穿缚停当，方欲将肩来负钱，那输的汉子喝道："你待将钱往那里去？只怕是才出炉的，热的熬炙了手。"王庆怒道："你输与我的，却放那鸟屁？"那汉睁圆怪眼骂道："狗弟子孩儿，你敢伤你老爷！"王庆骂道："村撮鸟，俺便怕你把拳打在俺肚里拔不出来，不将钱去！"那汉提起双拳，望王庆劈脸打来。王庆侧身一闪，就势接住那汉的手，将右肘向那汉胸脯只一搪，右脚应手，将那汉左脚一勾。那汉是蛮力，那里解得这跌法，扑通的望后撷翻，面孔朝天，背脊着地。那立拢来看的人，都笑起来。那汉却待挣扎，被王庆上前按住，照实落处只顾打。那在先放囊的走来，也不解劝，也不帮助，只将桌上的钱，都抢去了。王庆大怒，弃了地上汉子，大踏步赶去。只见人丛里闪出一个女子来，大喝道："那厮不得无礼！有我在此！"王庆看那女子，生的如何：

眼大露凶光，眉粗横杀气。腰肢坌蠢，全无袅娜风情；面皮顽厚，惟赖粉脂铺翳。异样钗镮插一头，时兴钏镯露双臂。频搬石臼，笑他人气喘急促；常掇井栏，夸自己膂力不费。针线不知如何拈，拽腿牵拳是长技。

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纪。他脱了外面衫子，卷做一团，丢

在一个桌上，里面是箭杆小袖紧身，鹦哥绿短袄，下穿一条大裆紫夹绸裤儿，踏步上前，提起拳头，望王庆打来。王庆见他是女子，又见他起拳便有破绽，有意耍他，故意不用快跌，也拽双拳吐个门户，摆开解数，与那女子相扑 。但见：

> 拽开大四平，踢起双飞脚。仙人指路，老子骑鹤。拗鸾肘出近前心，当头炮势侵额角。翘跟淬地龙，扭腕擎天橐。这边女子，使个盖顶撒花；这里男儿，耍个绕腰贯索。两个似迎风贴扇儿，无移时急雨催花落。

那时粉头已上台做笑乐院本，众人见这边男女相扑，一齐走拢来，把两人围在圈子中看。那女子见王庆只办得架隔遮拦，没本事钻进来，他便觑个空，使个黑虎偷心势，一拳望王庆劈心打来。王庆将身一侧，那女子打个空，收拳不迭。被王庆就势扭捽定，只一交，把女子撷翻，刚刚着地，顺手儿又抱起来。这个势，叫做虎抱头。王庆道："莫污了衣服。休怪俺冲撞，你自来寻俺。"那女子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赞道："啧啧，好拳脚！果是觔节！"那边输钱吃打的，与那放囊抢钱的两个汉子，分开众人，一齐上前喝道："驴牛射的狗弟子孩儿，恁般胆大！怎敢跌我妹子？"王庆喝骂道："输败腌臜村乌龟子，抢了俺的钱，反出秽言！"抢上前，拽拳便打。只见一个人从人丛里抢出来，横身隔住了一双半人，六个拳头，口里高叫道："李大郎，不得无礼！段二哥、段五哥，也休要动手！都是一块土上人，有话便好好地说！"王庆看时，

却是范全。三人真个住了手。范全连忙向那女子道："三娘拜揖。"那女子也道了万福，便问："李大郎是院长亲戚么？"范全道："是在下表弟。"那女子道："出色的好拳脚！"王庆对范全道："叵耐那厮自己输了钱，反教同伙儿抢去了。"范全笑道："这个是二哥、五哥的买卖，你如何来闹他？"那边段二、段五四只眼瞅着看妹子。那女子说道："看范院长面皮，不必和他争闹了。拿那锭银子来！"段五见妹子劝他，又见妹子奢遮，"是我也是输了"，只得取出那锭原银，递与妹子三娘。那三娘把与范全道："原银在此，将了去！"说罢，便扯着段二、段五，分开众人去了。范全也扯了王庆，一径回到草庄内。范全埋怨王庆道："俺为娘面上，担着血海般胆，留哥哥在此。倘遇恩赦，再与哥哥营谋。你却怎般没坐性！那段二、段五，最刁泼的。那妹子段三娘，更是渗濑，人起他个绰号儿，唤他做大虫窝。良家子弟，不知被他诱扎了多少[3]。他十五岁时，便嫁个老公。那老公果是乌蠢，不上一年，被他炙煿杀了[4]。他恃了膂力，和段二、段五专一在外寻趁厮闹，赚那恶心钱儿。邻近村坊，那一处不怕他的？他们接这粉头，专为勾引人来赌博。那一张桌子，不是他圈套里？哥哥，你却到那里惹是招非！倘或露出马脚来，你吾这场祸害，却是不小。"王庆被范全说得顿口无言。范全起身对王庆道："我要州里去当直，明日再来看你。"

不说范全进房州城去，且说当日王庆，天晚歇息，一宿无话。次日，梳洗方毕，只见庄客报道："段太公来看大郎。"王庆只得到外面迎接，却是皱面银须一个老叟。叙礼罢，分

宾主坐定。段太公将王庆从头上直看至脚下，口里说道："果是魁伟！"便问王庆："那里人氏？因何到此？范院长是足下甚么亲戚？曾娶妻也不？"王庆听他问的跷蹊，便捏一派假话，支吾说道："在下西京人氏，父母双亡，妻子也死过了，与范节级是中表兄弟。因旧年范节级有公干到西京，见在下独自一身，没人照顾，特接在下到此。在下颇知些拳棒，待后觑个方便，就在本州讨个出身。"段太公听罢大喜，便问了王庆的年庚八字，辞别去了。又过多样时，王庆正在疑虑，又有一个人推扉进来，问道："范院长可在么？这位就是李大郎么？"二人都面面厮觑，错愕相顾，都想道："曾会过来。"叙礼才罢，正欲动问，恰好范全也到。三人坐定。范全道："李先生为何到此？"王庆听了这句，猛可的想着道："他是卖卦的李助。"那李助也想起来道："他是东京人，姓王，曾与我问卜。"李助对范全道："院长，小子一向不曾来亲近得。敢问有个令亲李大郎么？"范全指王庆道："只这个便是我兄弟李大郎。"王庆接过口来道："在下本姓是李，那个王，是外公姓。"李助拍手笑道："小子好记分。我说是姓王，曾在东京开封府前相会来。"王庆见他说出备细，低头不语。李助对王庆道："自从别后，回到荆南，遇异人，授与剑术，及看子平的妙诀，因此叫小子做金剑先生。近日在房州，闻此处热闹，特到此赶节做生理。段氏兄弟知小子有剑术，要小子教导他击刺，所以留小子在家。适才段太公回来，把贵造与小子推算，那里有这样好八字？日后贵不可言。目下红鸾照临，应有喜庆之事。段三娘与段太公大喜，欲招赘大郎为婿。小子乘着吉日，特到此

为月老。三娘的八字，十分旺夫。适才曾合过来，铜盆铁帚，正是一对儿夫妻。作成小子吃杯喜酒！”范全听了这一席话，沉吟了一回，心下思想道：“那段氏刁顽，如或不允这头亲事，设或有个破绽，为害不浅。只得将机就机罢！”便对李助道：“原来如此！承段太公、三娘美意。只是这个兄弟粗蠢，怎好做娇客？”李助道：“阿也！院长不必太谦了。那边三娘，不住口的称赞大郎哩！”范全道：“如此极妙的了！在下便可替他主婚。”身边取出五两重的一锭银，送与李助道：“村庄没甚东西相待，这些薄意，准个茶果，事成另当重谢。”李助道：“这怎么使得！”范全道：“惶恐，惶恐！只有一句话，先生不必说他有两姓，凡事都望周全。”朱助是个星卜家，得了银子，千恩万谢的辞了范全、王庆，来到段家庄回复，那里管甚么一姓两姓，好人歹人，一味撮合山，骗酒食，赚铜钱。更兼段三娘自己看中意了对头儿，平日一家都怕他的，虽是段太公，也不敢拗他，所以这件事一说就成。

李助两边往来说合，指望多说些聘金，月老方才旺相。范全恐怕行聘播扬惹事，讲过两家一概都省。那段太公是做家的，更是喜欢，一径择日成亲。择了本月二十二日，宰羊杀猪，网鱼捕蛙，只办得大碗酒，大盘肉，请些男亲女戚吃喜酒。其笙箫鼓吹，洞房花烛，一概都省。范全替王庆做了一身新衣服，送到段家庄上。范全因官府有事，先辞别去了。王庆与段三娘交拜合卺等项[5]，也是草草完事。段太公摆酒在草堂上，同二十余个亲戚，及自家儿子、新女婿，与媒人李助，在草堂吃了一日酒，至暮方散。众亲戚路近的，都辞谢

去了。留下路远走不迭的，乃是姑丈方翰夫妇，表弟丘翔老小，段二的舅子施俊男女。三个男人在外边东厢歇息。那三个女眷，通是不老成的，搬些酒食与王庆、段三娘暖房，嘻嘻哈哈，又喝了一回酒，方才收拾歇息。当有丫头老妈，到新房中铺床叠被，请新官人和姐姐安置，丫头从外面拽上了房门，自各知趣去了。段三娘从小出头露面，况是过来人，惯家儿，也不害甚么羞耻，一迳卸钗镮，脱衫子。王庆是个浮浪子弟，他自从吃官司后，也寡了十数个月。段三娘虽粗眉大眼，不比娇秀、牛氏妖娆窈窕。只见他在灯前敞出胸膛，解下红主腰儿，露出白净净肉奶奶乳儿，不觉淫心荡漾，便来搂那妇人。段三娘把王庆一掌打个耳刮子道："莫要歪缠，恁般要紧！"两个搂抱上床，钻入被窝里，共枕欢娱。正是：

一个是失节村姑，一个是行凶军犯。脸皮都是三尺厚，脚板一般十寸长。这个认真气喘声嘶，却似牛齁柳影；那个假做言娇语涩，浑如莺啭花间。不穿罗袜，肩膊上露两只赤脚；倒溜金钗，枕头边堆一朵乌云。未解誓海盟山，也搏弄得千般旖旎；并无羞云怯雨，亦揉搓的万种妖娆[6]。

当夜新房外，又有咱也笑得歪的一桩事儿。那方翰、丘翔、施俊的老婆，通是少年，都吃得脸儿红红地，且不去睡，扯了段二、段五的两个老婆，悄地到新房外，隔板侧耳窃听房中声息，被他们件件都听得仔细。那王庆是个浮浪子，颇知房中术，他见老婆来得，竭力奉承。外面这夥妇人，听到浓

深处，不觉罗裾儿也湿透了。

众妇人正在那里嘲笑打诨，你绰我捏，只见段二抢进来大叫道："怎么好！怎么好！你们也不知利害，兀是在此笑耍！"众妇人都捏了两把汗，却没理会处。段二又喊道："妹子，三娘，快起来！你床上招了个祸胎也！"段三娘正在得意处，反嗔怪段二，便在床上答道："夜晚间有甚事，恁般大惊小怪？"段二又喊道："火燎鸟毛了！你们兀是不知死活！"王庆心中本是有事的人，教老婆穿衣服，一同出房来问，众妇人都跑散了。王庆方出房门，被段二一手扯住，来到前面草堂上，却是范全在那里叫苦叫屈，如热鏊上蚂蚁，没走一头处，随后段太公、段五、段三娘都到。却是新安县龚家村东的黄达，调治好了打伤的病，被他访知王庆踪迹实落处，昨晚到房州报知州尹。州尹张顾行，押了公文，便差都头，领着土兵，来捉凶人王庆，及窝藏人犯范全并段氏人众。范全因与本州当案薛孔目交好，密地里先透了个消息。范全弃了老小，一溜烟走来这里，"顷刻便有官兵来也！众人个个都要吃官司哩！"众人跌脚捶胸，好似掀翻了抱鸡窠，弄出许多慌来，却去骂王庆，羞三娘。正在闹吵，只见草堂外东厢里走出算命的金剑先生李助，上前说道："列位若要免祸，须听小子一言！"众人一齐上前拥着来问。李助道："事已如此，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众人道："走到那里去？"李助道："只这里西去二十里外，有座房山。"众人道："那里是强人出没去处。"李助笑道："列位恁般呆！你们如今还想要做好人？"众人道："却是怎么？"李助道："房山寨主廖立，与小子颇是相识。他手下有五六百

名喽罗，官兵不能收捕，事不宜迟，快收拾细软等物，都到那里入伙，方避得大祸。”方翰等六个男女，恐怕日后捉亲属连累，又被王庆、段三娘十分撺掇，众人无可如何，只得都上了这条路。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即便收拾，尽教打叠起了。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王庆、段三娘、段二、段五、方翰、丘翔、施俊、李助、范全九个人，都结束齐整，各人跨了腰刀，枪架上拿了朴刀，唤集庄客，愿去的共是四十余个，俱拽扎拴缚停当。王庆、李助、范全当头，方翰、丘翔、施俊保护女子在中。幸得那五个女子，都是锄头般的脚，却与男子一般的会走。段三娘、段二、段五在后，把庄上前后都放把火，发声喊，众人都执器械，一哄望西而走。邻舍及近村人家，平日畏段家人物如虎，今日见他们明火执仗，又不知他们备细，都闭着门，那里有一个敢来拦当。

王庆等方行得四五里，早遇着都头土兵，同了黄达，跟同来捉人。都头上前，早被王庆手起刀落，把一个斩为两段。李助、段三娘等，一拥上前，杀散土兵，黄达也被王庆杀了。王庆等一行人来到房山寨下，已是五更时分。李助计议，欲先自上山，诉求廖立，方好领众人上山入伙。寨内巡视的小喽罗，见山下火把乱明，即去报知寨主。那廖立疑是官兵，他平日欺惯了官兵没用，连忙起身，披挂绰枪，开了栅寨，点起小喽罗，下山拒敌。王庆见山上火起，又有许多人下来，先做准备。当下廖立直到山下，看见许多男女，料道不是官兵。廖立挺枪喝道：“你这伙鸟男女，如何来惊动我山寨，在太岁头上动土？”李助上前躬身道：“大王，是劣弟李助。”随即把

王庆犯罪，及杀管营，杀官兵的事，略述一遍。廖立听李助说得王庆恁般了得，更有段家兄弟帮助，“我只一身，恐日后受他们气。”翻着脸对李助道：“我这个小去处，却容不得你们。”王庆听了这句，心下思想：“山寨中只有这个主儿，先除了此人，小喽罗何足为虑？”便挺朴刀，直抢廖立。那廖立大怒，拈枪来迎。段三娘恐王庆有失，挺朴刀来相助。三个人斗了十数合，三个人里倒了一个。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强人必在镝前亡。毕竟三人中倒了那一个，且听下回分解。

---

[1] 撷钱　用铜钱作赌具的一种赌博。

[2]把梢的　开赌场的头家。　放囊的　赌台上放债的人。

[3]诱扎　诱惑坑害。

[4] 煿(bó勃)　煎炒食物。

[5]合卺(jǐn紧)　古代结婚仪式之一。把瓠瓜剖开成两个瓢，叫卺；新婚夫妇各拿一瓢用酒漱口，叫合卺。

[6] 亦揉搓句　此句原文为“亦揉搓万种妖娆”，与前面“也搏弄得千般旖旎”句不相对，今据二十四回“揉搓的万种妖娆”句，补上“的”字。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话说王庆、段三娘与廖立斗不过六七合，廖立被王庆觑个破绽，一朴刀搠翻，段三娘赶上，复一刀结果了性命。廖立做了半世强人，到此一场春梦。王庆提朴刀喝道："如有不愿顺者，廖立为样！"众喽罗见杀了廖立，谁敢抗拒，都投戈拜服。王庆领众上山，来到寨中，此时已是东方发白。那山四面，都是生成的石室，如房屋一般，因此叫做房山，属房州管下。当日王庆安顿了各人老小，计点喽罗，盘查寨中粮草、金银、珍宝、锦帛、布匹等项，杀牛宰马，大赏喽罗，置酒与众人贺庆。众人遂推王庆为寨主，一面打造军器，一面训练喽罗，准备迎敌官兵，不在话下。

且说当夜房州差来擒捉王庆的一行都头士兵人役，被王庆等杀散，有逃奔得脱的，回州报知州尹张顾行说："王庆等预先知觉，拒敌官兵，都头及报人黄达都被杀害。那伙凶人，投奔西去。"张顾行大惊，次早计点士兵，杀死三十余名，伤者四十余人。张顾行即日与本州镇守军官计议，添差捕盗官军及营兵，前去追捕。因强人凶狠，官兵又损折了

若干。房山寨喽罗日众，王庆等下山来打家劫舍。张顾行见贼势猖獗，一面行下文书，仰属县知会守御本境，拨兵前来，协力收捕；一面再与本州守御兵马都监胡有为计议剿捕。胡有为整点营中军兵，择日起兵前去剿捕。两营军忽然鼓噪起来，却是为两个月无钱米关给，今日瘪着肚皮，如何去杀贼？张顾行闻变，只得先将一个月钱米给散。只因这番给散，越激怒了军士，却是为何？当事的，平日不将军士抚恤节制，直到鼓噪，方才给发请受，已是骄纵了军心。更有一桩可笑处，今日有事，那扣头常例，又与平日一般克剥。他们平日受的克剥气多了，今日一总发泄出来。军情汹汹，一时发作，把那胡有为杀死。张顾行见势头不好，只护着印信，预先躲避。城中无主，又有本处无赖，附和了叛军，遂将良民焚劫。那强贼王庆，见城中变起，乘势领众多喽罗来打房州。那些叛军及乌合奸徒，反随顺了强人。因此王庆得志，遂被那厮占据了房州为巢穴。那张顾行到底躲避不脱，也被杀害。

王庆劫掳房州仓库钱粮，遣李助、段二、段五，分头于房山寨及各处，立竖招军旗号，买马招军，积草屯粮，远近村镇，都被劫掠。那些游手无赖，及恶逆犯罪的人，纷纷归附。那时龚端、龚王，向被黄达讦告，家产荡尽，闻王庆招军，也来入了伙。邻近州县，只好保守城池，谁人敢将军马剿捕？被强人两月之内，便集聚了二万余人，打破邻近上津县、竹山县、郧乡县三个城池。邻近州县，申报朝廷，朝廷命就彼处发兵剿捕。宋朝官兵，多因粮饷不足，兵失操练，兵不畏将，将不知兵。一闻贼警，先是声张得十分凶猛，使

士卒寒心，百姓丧胆。及至临阵对敌，将军怯懦，军士馁弱。怎禁得王庆等贼众，都是拚着性命杀来，官军无不披靡[1]。因此，被王庆越弄得大了，又打破了南丰府。到后东京调来将士，非贿蔡京、童贯，即赂杨戬，高俅，他们得了贿赂，那管甚么庸懦。那将士费了本钱，弄得权柄上手，恣意克剥军粮，杀良冒功，纵兵掳掠，骚扰地方，反将赤子迫逼从贼[2]。自此贼势渐大，纵兵南下。李助献计，因他是荆南人，仍扮做星相入城，密纠恶少奸棍，里应外合，袭破荆南城池。遂拜李助为军师，自称楚王。遂有江洋大盗，山寨强人，都来附和。三四年间，占据了宋朝六座军州。王庆遂于南丰城中，建造宝殿、内苑、宫阙，僭号改元。也学宋朝，伪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封李助为军师都丞相，方翰为枢密，段二为护国统军大将，段五为辅国统军都督，范全为殿帅，龚端为宣抚使，龚正为转运使——专管支纳出入、考算钱粮，丘翔为御营使，伪立段氏为妃。自宣和元年作乱以来，至宣和五年春，那时宋江等正在河北征讨田虎，于壶关相拒之日，那边淮西王庆又打破了云安军及宛州，一总被他占了八座军州。那八座乃是：

南丰　荆南　山南　云安
安德　东川　宛州　西京

那八处所属州县，共八十六处。王庆又于云安建造行宫，令施俊为留守官，镇守云安军。

初时，王庆令刘敏等侵夺宛州时，那宛州邻近东京，蔡京等瞒不过天子，奏过道君皇帝，敕蔡攸、童贯征讨王庆，来救宛州。蔡攸、童贯，兵无节制，暴虐士卒，军心离散，因此，被刘敏等杀得大败亏输，所以陷了宛州，东京震恐。蔡攸、童贯惧罪，只瞒着天子一个。贼将刘敏、鲁成等，胜了蔡攸、童贯，遂将鲁州、襄州围困。却得宋江等平定河北班师，复奉诏征讨淮西。真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统领大兵二十余万，向南进发。才渡黄河，省院又行文来催促陈安抚，宋江等兵马，星驰来救鲁州、襄州。宋江等冒着暑热，汗马驰驱，由粟县、汜水一路行来，所过秋毫无犯。大兵已到阳翟州界。贼人闻宋江兵到来，鲁州、襄州二处，都解围去了。那时张清、琼英、叶清看剐了田虎，受了皇恩，奉诏协助宋江征讨王庆。张清等离了东京，已到颍昌州半月余了。闻宋先锋兵到，三人到军前迎接。参见毕，备述蒙恩褒封之事。宋江以下，称赞不已。宋江命张清等在军中听用。宋江请陈安抚、侯参谋、罗武谕等驻扎阳翟城中，自己大军，不便入城。宋江传令，教大军都屯扎于方城山树林深密阴荫处[3]，以避暑热。又因军士跋涉千里，中暑疲困者甚多，教安道全置办药料，医疗军士。再教军士搭盖凉厂，安顿马匹，令皇甫端调治，刻剔鬃毛。吴用道："大兵屯于丛林，恐敌人用火。"宋江道："正要他用火。"宋江却教军士再去于本山高冈凉荫树下，用竹篷茅草，盖一小小山棚。当有河北降将乔道清会意，来禀宋江道："乔某感先锋厚恩，今日愿略效微劳。"宋江大喜，密授计于乔道清，往山棚中去了。宋江挑选军士

强健者三万人，令张清、琼英管领一万兵马，往东山麓埋伏；令孙安、卞祥也管领一万人马，往西山麓埋伏。“只听我中军轰天炮响，一齐杀出。”将粮草都堆积于山南平麓，教李应、柴进领五千军士看守。

分拨甫定[4]，忽见公孙胜说道：“兄长筹画甚妙！但如此溽暑，军士往来疲病，倘贼人以精锐突至，我兵虽十倍于众，必不能取胜。待贫道略施小术，先除了众人烦燥，军马凉爽，自然强健。”说罢，便仗剑作法，脚踏魁罡二字，左手雷印，右手剑诀，凝神观想，向巽方取了生气一口[5]，念咒一遍。须臾，凉风飒飒，阴云冉冉，从本山岭岫中喷薄出来，弥漫了方城山一座，二十余万人马，都在凉风爽气之中。除此山外，依旧是销金铄铁般烈日，蜩蝉乱鸣，鸟雀藏匿。宋江以下众人，十分欢喜，称谢公孙胜神功道德。如是六七日，又得安道全疗人，皇甫端调马，军兵马匹，渐渐强健，不在话下。

且说宛州守将刘敏，乃贼中颇有谋略者，贼人称为刘智伯。他探知宋江兵马，屯扎山林丛密处避暑。他道：“宋江这伙，终是水泊草寇，不知兵法，所以不能成大事。待俺略施小计，管教那二十万军马，焦烂一半！”随即传令，挑选轻捷军士五千人，各备火箭、火炮、火炬，再备战车二千辆，装载芦苇干柴，及硫黄焰硝引火之物。每车一辆，令四人推送。此时是七月中旬新秋天气，刘敏引了鲁成、郑捷、寇猛、顾岑四员副将，及铁骑一万，人披软战，马摘銮铃，在后接应。刘敏留下偏将韩喆、班泽等，镇守城池。刘敏等众，薄暮离城，恰遇南风大作。刘敏大喜道：“宋江等这伙人合败！”贼兵

行至三更时分，才到方城山南二里外，忽然雾气弥漫山谷。刘敏道："天助俺成功！"教军士在后擂鼓呐喊助威，令五千军士，只向山林深密处，只顾将火箭、火炮、火炬射打焚烧上去。教寇猛、毕胜，催趱推车军士，将火车点着，向山麓下屯粮处烧来。众人正奋勇上前，忽的都叫道："苦也！苦也！"却有恁般奇事，南风正猛，一霎时，却怎么就转过北风！又听得山上霹雳般一声响亮，被乔道清使了回风返火的法，那些火箭、火炬，都向南边贼阵里飞将来，却似千万条金蛇火龙，烈焰腾腾的向贼兵飞扑将来，贼兵躲避不迭，都烧得焦头烂额。当下宋军中有口号四句，单笑那刘敏，道是：

军机固难测，贼人妄擘划[6]。
放火自烧军，好个刘智伯！

那时宋先锋教凌振将号炮施放，那炮直飞起半天里振响，东有张清、琼英，西有孙安、卞祥，各领兵冲杀过来。贼兵大败亏输。鲁成被孙安一剑，挥为两段，郑捷被琼英一石子，打下马来。张清再一枪，结果了性命，顾岑被卞祥搠死，寇猛被乱兵所杀。二万三千人马，被火烧兵杀，折了一大半，其余四散逃窜。二千辆车，烧个尽绝。只有刘敏同三四百败残军卒，向前逃奔，到宛州去了。宋军不曾烧毁半茎柴草，也未常损折一个军卒，夺获马匹、衣甲、金鼓甚多。张清、孙安等，得胜回到山寨献功。孙安献鲁成首级，张清、琼英献郑捷首级，卞祥献顾岑首级。宋江各各赏劳，标写乔道清头

功，及张清、琼英、孙安、卞祥功次。吴用道："兄长妙算，已丧贼胆，但宛州山水盘纡，丘原膏沃，地称陆海，若贼人添拨兵将，以重兵守之，急切难克。目今金风却暑，玉露生凉，军马都已强健，当乘我军威大振，城中单弱，速往攻之，必克。然须别分兵南北屯扎，以防贼人救兵冲突。"宋江称善，依计传令，教关胜、秦明、杨志、黄信、孙立、宣赞、郝思文、陈达、杨春、周通，统领兵马三万，屯扎宛州之东，以防贼人南来救兵；林冲、呼延灼、董平、索超、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欧鹏、邓飞，领兵三万，屯扎宛州之西，以拒贼人北来兵马。众将遵令，整点军马去了。当有河北降将孙安等一十七员，一齐来禀道："某等蒙先锋收录，深感先锋优礼。今某等愿为前部，前去攻城，少报厚恩。"宋江依允，遂令张清、琼英统领孙安等十七员将佐，军马五万为前部。那十七员乃是：

孙安　马灵　卞祥　山士奇　唐斌　文仲容
崔埜　金鼎　黄钺　梅玉　金祯　毕胜
潘迅　杨芳　冯升　胡邀　叶清

当下张清遵令，统领将佐军兵，望宛州征进去了。

宋江同卢俊义、吴用等，管领其余将佐大兵，拔寨都起，离了方城山，望南进发，到宛州十里外扎寨。令李云、汤隆、陶宗旺监造攻城器具，推送张清等军前备用。张清等众将领兵马将宛州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守将刘敏，是那夜中了宋江之

计，只逃脱得性命。到宛州，即差人往南丰王庆处申报，并行文邻近州县，求取救兵。今日被宋兵围了城池，只令坚守城池，待救兵至，方可出击。宋兵攻打城池，一连六七日，城垣坚固，急切不能得下。宛州城北临汝州，贼将张寿领救兵二万前来，被林冲等杀其主将张寿，其余偏牙将士及军卒，都溃散去了。同日，又有宛州之南，安昌、义阳等县救兵到来，被关胜等大败贼兵，擒其将柏仁、张怡，送到宋江大寨正刑讫。二处斩获甚多。此时李云等已造就攻城器具。孙安、马灵等同心协力，令军士囊土，四面拥堆距踵[7]，逼近城垣。又选勇敢轻捷之士，用飞桥转关辘辒[8]，越沟堑，渡池濠，军士一齐奋勇登城，遂克宛州。活擒守将刘敏，其余偏牙将佐，杀死二十余名，杀死军士五千余人，降者万人。宋江等大兵入城，将刘敏正法枭示，出榜安民。标写关胜、林冲、张清，并孙安等众将功次。差人到阳翟州陈安抚处报捷，并请陈安抚等移镇宛州。陈安抚闻报大喜，随即同了侯参谋、罗武谕来到宛州。宋江等出郭迎接入城，陈安抚称赞宋江等功勋，是不必得说。

宋江在宛州料理军务，过了十余日，此时已是八月初旬，暑气渐退。宋江对吴用计议道："如今当取那一处城池？"吴用道："此处南去山南军，南极湖湘，北控关洛，乃是楚蜀咽喉之会。当先取此城，以分贼势。"宋江道："军师所言，正合我意。"遂留花荣、林冲、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辅助陈安抚等，管领兵马五万，镇守宛州。陈安抚又留了圣手书生萧让，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八员，统驾水军船只，由泌水至山南城

北汉江会集。宋江将陆兵分作三队，辞别陈安抚，统领众多将佐，并军马一十五万，离了宛州，杀奔山南军来。真个是：万马奔驰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愁。毕竟宋兵如何攻取山南，且听下回分解。

---

[1] 披靡　溃散、败退。

[2] 赤子　这里指良民。

[3] 方城山　山名，在今河南叶县南，西与伏牛山脉相连接。

[4] 甫定　才定

[5] 巽方　东南方。又《易·说卦》"巽为本，为风。"生气　指能促使万物生长发育之气。此指作法生风。

[6] 擘(bò簸)划　计划、安排。

[7] 距堙(yīn因)　堆筑攻城的土山。以便居高侦探敌情，射杀敌人。堙，应写作"堙"。

[8] 飞桥　凌空架设的高桥。　转关辘辒　凌空架桥时所用的能使飞桥转关的横栝和辘轳。《六韬·虎韬·军用》："渡沟堑飞桥，一间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辒字疑是轳字之讹。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汩没破坚城[1]

话说宋江分拨人马，水陆并进，船骑同行。陆路分作三队，前队冲锋破敌骁将一十二员，管领兵马一万。那十二员：

董平　秦明　徐宁　索超　张清　琼英
孙安　卞祥　马灵　唐斌　文仲容　崔埜

后队彪将一十四员，管领兵马五万为合后。那十四员：

黄信　孙立　韩滔　彭玘　单廷珪
魏定国　欧鹏　邓飞　燕顺　马麟
陈达　杨春　周通　杨林

中队宋江、卢俊义，统领将佐九十余员，军马十万，杀奔山南军来。前队董平等兵马已到隆中山北五里外扎寨[2]。探马报来说："王庆闻知我兵到了，特于这隆中山北麓，新添设雄兵二万，令勇将贺吉、縻胜、郭矸、陈赟统领兵马[3]，在那里镇守。"董平等闻报，随即计议，教孙安、卞祥，领兵五千伏于

左，马灵、唐斌领兵五千伏于右，只听我军中炮响。一齐杀出。

这里分拨才定，那边贼众，已是摇旗擂鼓，呐喊筛锣，前来搦战。两军相对，旗鼓相望，南北列成阵势，各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贼阵里门旗开处，贼将縻胜出马当先，头顶钢盔，身穿铁铠，弓弯鹊画，箭插雕翎，脸横紫肉，眼睁铜铃，担一把长柄开山大斧，坐一匹高头卷毛黄马，高叫道："你们这伙是水洼小寇，何故与宋朝无道昏君出力，来到这里送死！"宋军阵里，鼍鼓喧天，急先锋索超骤马出阵，大喝道："无端造反的强贼，敢出秽言！待俺劈你一百斧！"挥着金蘸斧，拍马直抢縻胜。那縻　也抡斧来迎。两军迭声呐喊，二将抢到垓心，两骑相交，双斧并举，斗经五十余合，胜败未分。那贼将縻胜，果是勇猛。宋阵里霹雳火秦明，见索超不能取胜，舞着狼牙棍，骤马抢出阵来助战，贼将陈赟舞戟来迎。四将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正斗到热闹处，只听得一声炮响，孙安、卞祥领兵从左边杀来，贼将贺吉分兵接住厮杀，马灵，唐斌领兵从右边杀来，贼将郭矸分兵接住厮杀。宋阵里琼英骤马出阵，暗拈石子，觑定陈赟，只一石子飞来，正打着鼻凹，陈赟翻身落马。秦明赶上，照顶门一棍，连头带盔，打个粉碎。那左边孙安与贺吉斗到三十余合，被孙安挥剑，斩于马下。右边唐斌也刺杀了郭矸。縻胜见众人失利，架住了索超金蘸斧，拨马便走。索超、孙安、马灵等，驱兵追赶掩杀，贼兵大败。众将追赶縻胜，刚刚转过山嘴，被贼人暗藏一万兵马，在山背后丛林里，贼将耿文、薛赞，领兵抢出林

来，与縻貹合兵一处，回身冲杀过来，縻貹当先。宋阵里文仲容要干功勋，挺枪拍马，来斗縻貹，战斗到十合之上，被縻貹挥斧，将文仲容砍为两截。崔埜见砍了文仲容，十分恼怒，跃马提刀，直抢縻貹。二将斗过六七合，唐斌拍马来助。縻貹看见有人来助战，大喝一声，只一斧，将崔埜斩于马下，抢来接住唐斌厮杀。这边张清、琼英见折了二将，夫妇两个并马双出，张清拈取石子，望縻貹飞来。那縻貹眼明手快，将斧只一拨，一声响亮，正打在斧上，火光爆散，将石子拨下地去了。琼英见丈夫石子不中，忙取石子飞去。縻貹见第二个石子飞来，把头一低，铛的一声，正打在铜盔上。宋阵里徐宁、董平见二个石子都打不中，徐宁、董平双马并出，一齐并力杀来。縻貹见众将都来，隔住唐斌的枪，拨马便走。唐斌紧紧追赶，却被贼将耿文、薛赞双出接住，被縻貹那厮跑脱去了。众将只杀了耿文、薛赞，杀散贼兵，夺获马匹、金鼓、衣甲甚多。董平教军士收拾文仲容、崔埜二人尸首埋葬。唐斌见折了二人，放声大哭，亲与军士殡殓二人。董平等九人已将兵马屯扎在隆中山的南麓了。次日，宋江等两队大兵都到，与董平等合兵一处。宋江见折了二将，十分凄惨，用礼祭奠毕，与吴用商议攻城之策。吴用、朱武上云梯，看了城池形势，下来对宋江道："这座城坚固，攻打无益，且扬示攻打之意[4]，再看机会。"宋江传令，教一面收拾攻城器械，一面差精细军卒，四面侦探消息。

不说宋江等计议攻城，却说縻貹那厮，只领得二三百骑，逃到山南州城中。守城主将，却是王庆的舅子段二。王庆闻

宋朝遣宋江等兵马到来，加封段二为平东大元帅，特教他到此镇守城池。当下縻貹来参见了，诉说宋江等兵勇将猛，折了五将，全军覆没，特来恳告元帅，借兵报仇。原来縻貹等是王庆差出来的，因此说借兵。段二听说大怒道："你虽不属我管，你的覆兵折将的罪，我却杀得你！"喝叫军士绑出，斩讫来报。只见帐下闪出一人来禀道："元帅息怒，且留着这个人。"段二看时，却是王庆拨来帐前参军左谋。段二道："却如何饶他？"左谋道："某闻縻貹十分骁勇，连斩宋军中二将。宋江等真个兵强将勇，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段二道："怎么叫做智取？"左谋道："宋江等粮草辎重，都屯积宛州，从那边运来。闻宛州兵马单弱，元帅当密差的当人役，往均、巩两州守城将佐处，约定时日，教他两路出兵．袭宛州之南，我这里再挑选精兵，就着縻将军统领，教他干功赎罪，驰往袭宛州之北。宋江等闻知，恐宛州有失，必退兵去救宛州。乘其退走，我这里再出精兵，两路击之，宋江可擒也。"段二本是个村卤汉，那晓得甚么兵机，今日听了左谋这段话，便依了他，连忙差人往均、巩二州约会去了。随即整点军马二万，令縻貹、阙翥、翁飞三将统领，黑夜里悄地出西门，掩旗息鼓，一齐投奔宛州去了。却说宋江正在营中思算攻城之策，忽见水军头领李俊入寨来禀说："水军船只，已都到城西北汉江、襄水两处屯扎。小弟特来听令。"宋江留李俊在帐中，略饮几杯酒，有侦探军卒来报，说城中如此如此，将兵马去袭宛州了。宋江听罢大惊，急与吴用商议。吴用道："陈安抚及花将军等，俱有胆略，宛州不必忧虑。只就这个机会，一定要破他这座

城池。”便向宋江密语半晌。宋江大喜，即授密计与李俊及步军头领鲍旭等二十员，带领步兵二千，至夜密随李俊去了，不题。

再说贼将縻𬳿等引兵已到宛州，伏路小军报入宛州来。陈安抚教花荣、林冲，领兵马二万，出城迎敌。二将领兵，方出得城，又有流星探马报将来说：“縻𬳿等约会均州贼人，均州兵马三万，已到城北十里外了。”陈瓘再教吕方、郭盛，领兵马二万，出北门迎敌去了。未及一个时辰，又有飞报说道：“巩州贼人季三思、倪慑等，统领兵马三万，杀奔到西门来。”众人都相顾错愕道：“城中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兵马虽有一万，大半是老弱，如何守御？”当有圣手书生萧让道：“安抚大人，不必忧虑，萧某有一计。”便叠着两个指头，向众人道：“如此如此，贼众可破。”陈瓘以下众人，都点头称善。陈瓘传令，教宣赞、郝思文挑选强壮军士五千，伏于西门内待贼退兵，方可出击。二将领计去了。陈瓘再教那些老弱军士，不必守城，都要将旗旛掩倒，只听西门城楼上炮响，却将旗帜一齐举竖起来。只许在城内走动，不得出城，分拨已定，陈安抚教军士扛抬酒馔，到西门城楼上摆设。陈瓘、侯蒙、罗戬，随即上城楼，笑谈剧饮，叫军士大开了城门，等那贼兵到来。多样时，那贼将季三思、倪慑．领着十余员偏将，雄纠纠气昂昂的杀奔到城下来。望见城门大开，三个官员，一个秀才，于城楼上花堆锦簇，大吹大擂的在那里吃酒，四面城垣上，旗旛影儿，也不见一个。季三思疑讶，不敢上前。倪慑道：“城中必有准备，我们当速退兵，勿中他诡计。”

季三思急教退军时，只听得城楼上一声炮响，喊声振天，鼓声振地，旌旗无数的在城垣内来往。贼兵听了主将说话，已是惊疑，今见城中如此，不战自乱。城内宣赞、郝思文领兵杀出城来，贼兵大败，弃下金鼓、旗旛、兵戈、马匹、衣甲无数，斩首万余。季三思、倪慑都被乱军所杀，其余军士，四散乱窜逃生。宣赞、郝思文得胜，收兵回城，陈安抚等已到帅府去了。北路花荣、林冲已杀了阙翥、翁飞二将，杀散贼兵，单单只走了縻貹，收兵凯还，方欲进城，听说又有两路贼兵到来，西路兵已赖萧让妙计杀退了，南路吕方、郭盛，尚不知胜败。花荣等得了这个消息，传令教军士疾驰到南路去。吕方、郭盛正与贼将鏖战，林冲、花荣驱兵助战，杀得贼兵星落云散，七断八续，斩获甚多。当日三路贼兵，死者三万余人，伤者无算。只见尸横郊野，血满田畴。林冲、花荣、吕方、郭盛都收兵入城，与宣赞、郝思文一同来到帅府献捷。陈瓘、侯蒙、罗戬，俱各大喜，称赞萧让之妙策、花荣等众将之英雄。众将喏喏连声道："不敢。"陈安抚教大排筵席，宴赏将士，犒劳三军，标写萧让、林冲等功劳，紧守城池，不在话下。

再说段二差縻貹等军兵出城后，次夜，段二在城楼上眺望宋军。此时正是八月中旬望前天气[5]，那轮几望的明月，照耀的如白昼一般。段二看见宋军中旗旛乱动，徐徐的向北退去。段二对左谋道："想是宋江知道宛州危急，因此退兵。"左谋道："一定是了！可急点铁骑出城掩击。"段二教钱傧、钱仪二将，整点兵马二万，出城追击宋兵，二将遵令去了。段

二向西望时，只见城外襄水，一派月色水光，潺潺溶溶，相映上下。那宋军的三五百只粮船，也渐渐望北撑去。那段二平日掳掠惯了，今夜看见许多粮船，又没有甚么水军在上，每船只有六七个水手，在那里撑驾，便叫放开西城水门，令水军总管诸能，统驾五百只战船，放出城来，抢劫粮船。宋军船上望见，连忙将船泊拢岸来，那船上水手，都跳上岸去。那边诸能撑驾战船上前，只听得宋军船帮里，一棒锣声响，放出百十只小渔艇来，每船上二人划桨，三四人执着团牌标枪，朴刀短兵，飞也似杀将来。诸能叫水军把火炮火箭打射将来。那渔艇上人，抵敌不住，发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贼兵得胜，夺了粮船。诸能叫水手撑驾进城。刚放得一只进城，城内传出将令来，须逐只搜看，方教撑进城来，诸能叫军士先将那撑进来的那只船搜看。十数个军士一齐上船来，揭那艎板，却似一块木板做就的，莫想揭动分毫。诸能大惊道："必中了奸计！"忙教将斧凿撬打开来看。"那些城外的船，且莫撑进来。"说还未毕，只见城外后面三四只粮船，无人撑驾，却似顺着潮水的，又似使透顺风的，自荡进来。诸能情知中计，急要上岸时，水底下钻出十数个人来，都是口衔着一把蓼叶刀[6]，正是李俊、二张、三阮、二童这八个英雄。贼兵急待要用兵器来挪时，那李俊一声胡哨，那四五只粮船内暗藏的步军头领，从板下拔去梢子，推开艎板，大喊一声，各执短兵抢出来。却是鲍旭、项充、李衮、李逵、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解珍、解宝、龚旺、丁得孙、邹渊、邹润、王定六、白胜、段景住、时迁、石勇、凌振等二十个头

领，并千余步兵，一齐发作，奔抢上岸，砍杀贼人。贼兵不能拦当，乱窜奔逃。诸能被童威杀死，城里城外，战船上水军，被李俊等杀死大半，河水通红。李俊等夺了水门，当下鲍旭等那伙大虫，护卫凌振施放轰天子母号炮，分头去放火杀人。城中一时鼎沸起来，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号哭振天。段二闻变，急引兵来策应，正撞着武松、刘唐、杨雄、石秀、王定六这一伙。段二被王定六向腿上一朴刀搠翻，活捉住了。鲁智深、李逵等十余个头领，抢至北门，杀散守门将士，开城门，放吊桥。那时宋江兵马，听得城中轰天子母炮响，勒转兵马杀来，正撞着钱傧、钱仪兵马，混杀一场。钱傧被卞祥杀死，钱仪被马灵打翻，被人马踏为肉泥。三万铁骑，杀死大半。孙安、卞祥、马灵等领兵在前，长驱直入，进了北门。众将杀散贼兵，夺了城池，请宋先锋大兵入城。

此时已是五更时分，宋江传令，先教军士救灭火焰，不许杀害百姓。天明出榜安民，众将都将首级前来献功。王定六将段二绑缚解来，宋江差军士押解到陈安抚处发落。左谋被乱兵所杀。其余偏牙将士，杀死的甚多，降伏军士万余。宋江令杀牛宰马。赏劳三军将士，标写李俊等诸将功次，差马灵往陈安抚处报捷，并探问贼兵消息。马灵遵令去了两三个时辰，便来回复道："陈安抚闻报，十分欢喜。随自为表，差人赍奏朝廷去了。"马灵又说萧让却敌一事，宋江惊道："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宋江发本处仓廪中米粟，赈济被兵火的百姓，料理诸项军务已毕，宋江正与吴用计议攻打荆南郡之策，忽接陈安抚处奉枢密院札文，转行文来说：

"西京贼寇纵横，摽掠东京属县，着宋江等先荡平西京，望后攻剿王庆巢穴。"陈安抚另有私书说枢密院可笑处。宋江、吴用备悉来意，随即计议分兵：一面攻打荆南，一面去打西京。当有副先锋卢俊义及河北降将，俱愿领兵到西京，攻取城池。宋江大喜，拨将佐二十四员，军马五万，与卢俊义统领前去。那二十四员将佐：

副先锋卢俊义

副军师朱武

杨志　徐宁　索超　孙立　单廷珪　魏定国

陈达　杨春　燕青　解珍　解宝　邹渊

邹润　薛永　李忠　穆春　施恩

河北降将

乔道清　马灵　孙安　卞祥　山士奇　唐斌

卢俊义即日辞别了宋先锋，统领将佐军马，望西京进征去了。宋江令史进、穆弘、欧鹏、邓飞，统领兵马二万，镇守山南城池。宋江对史进等说道："倘有贼兵至，只宜坚守城池。"宋江统领众多将佐，兵马八万，望荆南杀奔前来，但见那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正是：旌旗红展一天霞，刀剑白铺千里雪。毕竟荆南又是如何攻打，且听下回分解。

[1] 汩(gǔ古)没　波涌浮沉。

[2] 隆中山　在今湖北省襄阳县西。东汉末年，诸葛亮曾隐居于此。

[3] 矸　音gàn干。　赟　音yūn晕。

[4] 扬　当作"阳"，通"佯"．诈伪、假装。

[5]望　古代阴历的大月十六、小月十五称作望。

[6] 蓼(liǎo僚)叶刀　一种狭长薄锐形似水蓼叶子的刀。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1]　朱武打破六花阵

话说宋江统领将佐军马，杀奔荆南来，每日兵行六十里下寨，大军所过地方，百姓秋毫无犯。戎马已到纪山地方屯扎。那纪山在荆南之北，乃荆南重镇，上有贼将李懹[2]，管领兵马三万，在山上镇守。那李懹是李助之侄，王庆封他做宣抚使，他闻知宋江等打破山南军，段二被擒，差人星夜到南丰，飞报王庆、李助，知会说："宋兵势大，已被他破了两个大郡。目今来打荆南，又分调卢俊义兵将，往取西京。"李助闻报大惊，随即进宫，来报王庆。内侍传奏入内里去，传出旨意来说道："教军师俟候着，大王即刻出殿了。"李助等候了两个时辰，内里不见动静。李助密问一个相好的近侍，说道："大王与段娘娘正在厮打的热闹哩！"李助问道："为何大王与娘娘厮闹？"近侍附李助的耳说道："大王因段娘娘嘴脸那个，大王久不到段娘娘宫中了，段娘娘因此着恼。"李助又等了一回，有内侍出来说道："大王有旨，问军师还在此么？"李助道："在此鹄候[3]！"内侍传奏进去，少顷，只见若干内侍宫娥，簇拥着那王庆出到前殿升坐。李助俯伏拜舞毕，奏道："小臣侄儿李懹申报来说，宋江等将勇兵强，打破了宛州、山南两座城

池。目今宋江分拨兵马，一路取西京，一路打荆南。伏乞大王发兵去救援。”王庆听罢大怒道：“宋江这伙，是水洼草寇，如何恁般猖獗?”随即降旨，令都督杜坐管领将佐十二员，兵马二万，到西京救援。又令统军大将谢宁，统领将佐十二员，兵马二万，救援荆南。二将领了兵符令旨，挑选兵马，整顿器械。那伪枢密院分拨将佐，伪转运使龚正运粮草，接济二将，辞了王庆，各统领兵将，分路来援二处，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等兵马，到纪山北十里外扎寨屯兵，准备冲击。军人侦探贼人消息的实回报。宋江与吴用计议了，对众将说道：“俺闻李懹手下，都是勇猛的将士。纪山乃荆南之重镇。我这里将士兵马，虽倍于贼，贼人据险，我处山之阴下[4]，为敌所囚。那李懹狡猾诡谲，众兄弟厮杀，须看个头势，不得寻常看视。”于是下令：“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传令方毕，军中肃然。宋江教戴宗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将粮食船只，须谨慎提防，陆续运到军前接济。差人打战书去，与李懹约定次日决战。宋先锋传令，教秦明、董平、呼延灼、徐宁、张清、琼英、金鼎、黄钺，领兵马二万、前去厮杀。教焦挺、郁保四、段景住、石勇，率领步兵二千，斩伐林木，极广吾道，以便战所。分拨已定，宋江与其余众将，俱各守寨。次日五更造饭，军士饱餐，马食刍料，平明合战。李懹统领偏将马劈、马劲、袁朗、滕戣、滕戡[5]，兵马二万，冲杀下来。这五个人，乃贼中最骁勇者，王庆封他做虎威将军。当下贼兵与秦明等两军相对。贼兵排列在北麓平阳处，山上又有许多兵马接应。当下两阵里旗号招展，两边列成

阵势，各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鼍鼓喧天，彩旗迷日。贼阵里门旗开处，贼将袁朗骤马当先，头顶熟铜盔，身穿团花绣罗袍，乌油对嵌铠甲，骑一匹卷毛乌骓，赤脸黄须，九尺长短身材，手掿两个水磨炼钢挝，左手的重十五斤，右手的重十六斤，高叫道："水洼草寇，那个敢上前来纳命！"宋阵中河北降将金鼎、黄钺，要干头功，两骑马一齐抢出阵来，喝骂道："反国逆贼，何足为道！"金鼎舞着一把泼风大刀，黄钺拈浑铁点钢枪，骤马直抢袁朗，那袁朗使着两个钢挝来迎，三骑马丁字儿摆开厮杀。三将斗过三十合，袁朗将挝一隔，拨转马便走，金鼎、黄钺驰马赶去，袁朗霍地回马，金鼎的马稍前。金鼎正抡刀砍来，袁朗左手将挝望上一迎，铛的一声，那把刀口砍缺。金鼎收刀不迭，早被袁朗右手一钢挝，把金鼎连盔透顶，打的粉碎，撞下马来。黄钺马到，那根枪早刺到袁朗前心。袁朗眼明手快，将身一闪，黄钺那根枪刺空，从右软胁下过去。袁朗将左臂抱了那把挝，右手顺势将枪杆挟住，望后一扯，黄钺直跌入怀来。袁朗将右手拦腰抱住，捉过马来，掷于地上。众兵发声喊，急抢出来，捉入阵去了。那匹马直跑回本阵来。宋阵里霹雳火秦明，见折了二将，心中大怒，跃马上前，舞起狼牙棍，直取袁朗，袁朗舞挝来迎。两个战到五十余合，宋阵中女将琼英，骤放银鬃马，挺着方天画戟，头戴紫金点翠凤冠，身穿红罗挑绣战袍，袍上罩着白银嵌金细甲，出阵来助秦明。贼将滕戣，看见是女子，拍马出阵，大笑道："宋江等真是草寇，怎么用那妇人上阵？"滕戣舞着一把三尖两刃刀，接住琼英厮杀。两个斗到十合之上，琼英将戟分开滕戣

的那口刀，拨马望本阵便走。滕戣大喝一声，骤马赶来。琼英向鞍鞒边绣囊中，暗取石子，扭转柳腰，觑定滕戣，只一石子飞来，正中面门，皮伤肉绽，鲜血迸流，翻身落马。琼英霍地回马赶上，复一画戟，把滕戣结果。滕戡看见女将杀了他的哥哥，心中大怒，拍马抢出阵来，舞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来打琼英。这里双鞭将呼延灼纵马舞鞭，接住厮杀。众将看他两个本事，都是半斤八两的，打扮也差不多。呼延灼是冲天角铁幞头，销金黄罗抹额，七星打钉皂罗袍，乌油对嵌铠甲，骑一匹踢雪乌骓。滕戡是交角铁幞头，大红罗抹额，百花点翠皂罗袍，乌油戗金甲，骑一匹黄鬃马。呼延灼只多得一条水磨八棱钢鞭。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一来一往，斗过五十余合，不分胜败。那边秦明、袁朗两个，已斗到一百五十余合。贼阵中主帅李懹，在高阜处看见女将飞石利害，折了滕戣，即令鸣金收兵。秦明、呼延灼见贼将骁勇，也不去追赶。袁朗、秦明、两家各自回阵。贼兵上山去了。

秦明等收兵回到大寨，说贼将骁勇，折了金鼎、黄钺，若不是张将军夫人，却不是挫了我军锐气。宋江十分烦恼，与吴学究计议道："似此怎么打得荆南？"吴用叠着两个指头，画出一条计策，说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依允。当下唤鲁智深、武松、焦挺、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郑天寿、宋万、杜迁、龚旺、丁得孙、石勇十四个头领，同了凌振，带领勇捷步兵五千，乘今夜月黑时分，各披软战，用短兵、团牌、标枪、飞刀，抄小路到山后行事。众将遵令去了。次早，李懹差军下战书，宋江与吴用商议。吴用道："贼人必

有狡计。鲁智深等已是深入重地，可速准备交战。”宋江批：“即日交战。”军人持书上山去了。宋江仍命秦明、董平、呼延灼、徐宁、张清、琼英为前部，统领兵马二万，弓弩为表，楯戟为里，战车在前，骑兵为辅，前去冲击；教黄信、孙立、王英、扈三娘整顿兵马一万，在营俟候。李应、柴进、韩滔、彭玘整顿兵马一万，也在营中俟候：“听吾前军号炮，你等从东西两路，抄到军前。”再教关胜、朱仝、雷横、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统领马步军兵二万，屯扎大寨之后，防备贼人救兵到来。分拨已定，宋江同吴用、公孙胜亲自督战，其余将佐守寨。是日辰牌时分，吴用上云梯观看，山形险峻，急教传令军马，再退后二里列阵，好教两路奇兵做手脚。

这里列阵才完，纪山贼将李懹，统领袁朗、滕戡、马劈、马劲四个虎将，二万五千兵马。滕戡教军士用竹竿挑着黄钺首级，押着冲阵的五千铁骑。军士都顶深盔，披铁铠，只露着一双眼睛。马匹都带重甲，冒面具，只露得四蹄悬地。这是李懹昨日见女将飞石，打伤了一将，今日如此结束，虽有矢石，那里甲护住了。那五千军马，两个弓手，夹辅一个长枪手，冲突下来。后面军士，分两路夹攻拢来。宋江抵当不住，望后急退。宋江忙教把号炮施放。早被他射伤了推车的数百军士，幸有战车当住，因此铁骑不能上前。车后虽有骑兵，不能上前用武。正在危急，只听得山后连珠炮响，被鲁智深等这伙将士，爬上越岭，杀上山来。山寨里贼兵，只有五千老弱，一个偏将，被鲁智深等杀个罄尽，夺了山寨。李懹等见山后变起，急退兵时，又被黄信等四将、李应等四将，

两路抄杀到来。宋江又教铳炮手打击铁骑，贼兵大溃。鲁智深、李逵等十四个头领，引着步兵，于山上冲击下来，杀得贼兵雨零星散，乱窜逃生。可惜袁朗好个猛将，被火炮打死。李懹在后，被鲁智深打死。马劲、滕戡被乱兵所杀，只走了马勥一个。夺获盔甲、金鼓、马匹无算。三万军兵，杀死大半。山上山下，尸骸遍满。宋江收兵，计点兵士，也折了千余。因日暮，仍扎寨纪山北。次日，宋江率领兵将上山，收拾金银粮食，放火烧了营寨，大赏三军将士，标写鲁智深等十五人并琼英功次，督兵前进。过了纪山，大兵屯扎荆南十五里外，与军师吴用计议，调拨将士，攻打城池，不在话下。

话分两头，回文再说卢俊义这支兵马，望西京进发，逢山开路，遇水填桥。所过地方，宝丰等处贼将武顺等，香花灯烛，献纳城池，归顺天朝。卢俊义慰抚劝劳，就令武顺镇守城池，因此贼将皆感泣，倾心露胆，弃邪归正。自此，卢俊义等无南顾之忧，兵马长驱直入。不则一日，来到西京城南三十里外，地名伊阙山屯扎[6]。探听得城中主帅是伪宣抚使龚端与统军奚胜，及数员猛将，在那里镇守。那奚统军曾习阵法，深知玄妙。卢俊义随即与朱武计议，当用何策取城。朱武道："闻奚胜那厮，颇知兵法，一定要来斗敌。我兵先布下阵势，待贼兵来，慢慢地挑战。"卢俊义道："军师高论极明。"随即遣调军马，向山南平坦处排下循环八卦阵势。等候间，只见贼兵分作三队而来，中一队是红旗，左一队是青旗，右一队是红旗，三军齐到。奚胜见宋军排成阵势，便令青红旗二军，分在左右，扎下营寨。上云梯看了宋兵是循环八卦阵，

奚胜道："这个阵势，谁不省得？待俺排个阵势惊他。"令众军擂三通画鼓，竖起将台，就台上用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已了，下将台来，上马令首将哨开阵势，到阵前与卢俊义打话。那奚统军怎生结束，但见：

金盔日耀喷霞光，银铠霜铺吞月影。绛征袍锦绣攒成，黄鞓带珍珠钉就。抹绿靴斜踏宝镫，描金鞊随定丝鞭。阵前马跨一条龙，手内剑横三尺水。

奚胜勒马直到阵前，高声叫道："你摆循环八卦阵，待要瞒谁？你却识得俺的阵么？"卢俊义听得奚胜要斗阵法，同朱武上云梯观望。贼兵阵势，结三人为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外方而内圆，大阵包小阵，相附联络。朱武对卢俊义道："此是李药师六花阵法[7]。药师本武侯八阵，裁而为六花阵。贼将欺我这里不识他这个阵。不知就我这个八卦阵，变为八八六十四，即是武侯八阵图法，便可破他六花阵了。"卢俊义出到阵前喝道："量你这个六花阵，何足为奇！"奚胜道："你敢来打么？"卢俊义大笑道："量此等小阵，有何难哉！"卢俊义入阵，朱武在将台上，将号旗左招右展，变成八阵图法。朱武教卢俊义传令，杨志、孙安、卞祥，领披甲马军一千去打阵。"今日属金，将我阵正南离位上军，一齐冲杀过去。"杨志等遵令，擂鼓三通。众将上前，荡开贼将西方门旗，杀将入去。这里卢俊义率马灵等将佐军兵，掩杀过去，贼兵大败。且说杨志等杀入军中，正撞着奚胜，领

着数员猛将，保护望北逃奔。孙安、卞祥要干功绩，领兵追赶上去，却不知深入重地。只听得山坡后一棒锣声响，赶出一彪军来。杨志、孙安等急退不迭。正是：冲阵马亡青嶂下，戏波船陷绿蒲中。毕竟这支是那里兵马，孙安等如何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

[1] 纪山　在今湖北江陵县北三十五里，是县境中最为著名的山陵。

[2] 儴　音ràng让。

[3] 鹄候　谦词。如鹄之延颈伫立等候盼望。鹄，天鹅。

[4] 阴　山的北面为阴。

[5] 犟　音jiàng匠。　戣　音kuí葵。

[6] 伊阙山　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因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经其间而得名。

[7] 李药师　唐初名将李靖本名药师。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话说杨志、孙安、卞祥正追赶奚胜，到伊阙山侧，不提防山坡后有贼将埋伏，领一万骑兵突出，与杨志等大杀一阵。奚胜得脱，领败残兵进城去了。孙安奋勇厮并，杀死贼将二人，却是众寡不敌，这千余甲马骑兵，都被贼兵驱入深谷中去。那谷四面都是峭壁，却无出路，被贼兵搬运木石，塞断谷口。贼人进城，报知龚端。龚端差二千兵把住谷口，杨志、孙安等，便是插翅也飞不出来。不说杨志等被困，且说卢俊义等得破奚胜六花阵，大半亏马灵用金砖术，打翻若干贼兵，更兼众将勇猛，得获全胜，杀了贼中猛将三员，乘势驱兵，夺了龙门关，斩级万余，夺获马匹、盔甲、金鼓无算，贼兵退入城中去了。卢俊义计点军马，只不见了冲头阵的杨志、孙安、卞祥一干军马。当下卢俊义教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各领一千人马，分四路去寻，至日暮，却无影响。次日，卢俊义按兵不动，再令解珍等去寻访。解宝领一支军，攀藤附葛，爬山越岭，到伊阙山东最高的一个山岭上。望见山岭之西，下面深谷中，隐隐的有一簇人马，被树林丛密遮蔽了，不能够看得详细。又且高下悬隔，声唤不闻。解宝领军卒下山，

寻个居民访问，那里有一个人家，都因兵乱迁避去了。次后到一个最深僻的山凹平旷处，方才有几家穷苦的村农，见了若干军马，都慌做一团。解宝道："我们是朝廷兵马，来此剿捕贼寇的。"那些人听说是官兵，更是慌张。解宝用好言抚慰说道："我们军将是宋先锋部下。"那些人道："可是那杀鞑子，擒田虎，不骚扰地方的宋先锋么？"解宝道："正是。"那些村农跪拜道："可知道将军等不来抓鸡缚狗！前年也有官兵到此剿捕贼人，那些军士与强盗一般掳掠。因此，我等避到这个所在来。今日得将军到此，使我们再见天日。"解宝把那杨志等一干人马，不知下落，并那岭西深谷去处，问访众人。那些人都道："这个谷叫䆗窔谷[1]，只有一条进去的路。"农人遂引解宝等来到谷口，恰好邹渊、邹润两支军马，也寻到来。合兵一处，杀散贼兵，一同上前，搬开木石，解宝、邹渊领兵马进谷。此时已是深秋天气，果然好个深岩幽谷。但见：

玉露雕伤枫树林，深岩邃谷气萧森。
岭巅云雾连天涌，壁峭松筠接地阴。

杨志、孙安、卞祥与一干军士，马罢人困，都在树林下，坐以待毙。见了解宝等人马，众人都喜跃欢呼。解宝将带来的干粮，分散杨志等众人，先且充饥。食罢，众军一齐出谷。解宝叫村农随到大寨，来见卢先锋。卢俊义大喜，取银两米谷，赈济穷民。村农磕头感激，千恩万谢去了。随后解珍这支军马，也回寨了。是日天晚歇息，一宿无话。

次早，卢俊义正与朱武调遣兵马，攻取城池，忽有流星探马报将来说："王庆差伪都督杜坣领十二员将佐，兵马二万，前来救援，兵马已到三十里外了。"卢俊义闻报，教朱武、杨志、孙立、单廷珪、魏定国，同乔道清、马灵，管领兵马二万，列阵于大寨前，以当城中贼兵突出。教解珍、解宝、穆春、薛永，管领军马五千，看守山寨。卢俊义亲自统领其余将佐，军马三万五千，迎敌杜坣。当有浪子燕青禀道："主人今日不宜亲自临阵。"卢俊义道："却是为何？"燕青道："小人昨夜，有不祥的梦兆。"卢俊义道："梦寐之事，何足凭信。既以身许国，也顾不得利害。"燕青道："若是主人决意要行，乞拨五百步兵，与小人自去行事。"卢俊义笑道："小乙，你待要怎么？"燕青道："主人勿管，只拨与小人便了。"卢俊义道："便拨与你，看你做出甚事来！"随即拨五百步兵与燕青。燕青领了自去，卢俊义冷笑不止。统领众将兵马，离了大寨，由平泉桥经过。那平泉中多奇异的石子，乃唐朝李德裕旧庄[2]，只见燕青引着众人，在那里砍伐树木。卢俊义心下虽是好笑，忙忙地要去厮杀，无暇去问他。兵马过了龙门关西十里外，向西列阵等候。至一个时辰，贼兵方到。

两阵相对，擂鼓呐喊。西阵里偏将卫鹤，舞大杆刀，拍马当先。宋阵中山士奇跃马挺枪，更不打话，接住厮杀。两骑马在阵前斗过三十合，山士奇挺枪刺中卫鹤的战马后腿，那马后蹄蹱将下去，把卫鹤闪下马来，山士奇又一枪戳死。西阵中酆泰大怒，舞两条铁简，拍马直抢山士奇。二将斗到十合之上，卞祥见山士奇斗不过酆泰，拈枪拍马助战。被酆

泰大喝一声，只一简，把山士奇打下马来，再加一简，结果了性命，拍马舞剑来迎。怎奈卞祥更是勇猛。酆泰马头才到，大喝一声，一枪刺中酆泰心窝，死于马下。两军大喊。西阵主帅杜学，见连折了二将，心如火炽，气若烟生，挺一条丈八蛇矛，骤马亲自出阵。宋阵主帅卢俊义也亲自出阵，与杜学斗过五十合，不分胜败。杜学那条蛇矛，神出鬼没。孙安见卢先锋不能取胜，挥剑拍马助战。贼将卓茂，舞条狼牙棍，纵马来迎。与孙安斗不上四五合，孙安奋神威，将卓茂一剑，斩于马下。拨转马，骤上前，挥剑来砍杜学。杜学见他杀了卓茂，措手不及，被孙安手起剑落，砍断右臂，翻身落马，卢俊义再一枪，结果了性命。卢俊义等驱兵卷杀过去，贼兵大败。

忽地西南上铲斜小路里，冲出一队骑兵，当先马上一将，状貌粗黑丑恶，一头蓬松短发，顶个铁道冠，穿领绛征袍，坐匹赤炭马，仗剑指挥众军，弯环踢跳，飞奔前来。卢俊义等看是贼兵号衣，驱兵一拥上前冲杀。那将不来与你厮杀，口中喃喃呐呐地念了两句，望正南离位上砍了一剑，转眼间，贼将口中喷出火来。须臾，平空地上，腾腾火炽，烈烈烟生，望宋军烧将来。卢俊义走避不迭，宋军大败，弃下金鼓、马匹，乱窜奔逃。走不迭的，都烧得焦头烂额。军士死者，五千余人。众将保护着卢俊义，奔走到平泉桥。军士争先上桥，登时把桥挤踏得倾圮下来。幸得燕青砍伐树木，于桥两旁，刚搭得完浮桥，军士得渡，全活者二万人。卢俊义与卞祥两骑马落后，行至桥边，被贼将赶上，一口火望卞祥喷来。卞祥满身是火，烧

损坠马，被贼兵所杀。卢俊义幸得浮桥接济，驰窜去了。贼将领兵追杀到来，却得前军报知乔道清。乔道清单骑仗剑，迎着贼将。那贼将见乔道清迎上来，再把剑望南砍去，那火比前番更是炽焰。乔道清捏诀念咒，把剑望坎方一指[3]，使出三昧神水的法。霎时间，有千百道黑气，飞迎前来，却变成瀑布飞泉，又如亿兆斛的琼珠玉屑，望贼将泼去，灭了妖火。那贼将见破了妖术，拨马逃奔，战马踏着一块水石，马蹄后失，把那贼将闪下马来。乔道清飞马赶上，挥剑砍为两段。那五千骑兵，掀翻跌伤者，五百余人。乔道清仗剑大喝道："如肯归降，都留下驴头！"贼人见乔道清如此法力，都下马投戈，拜伏乞命。乔道清再用好言抚慰，枭了贼将首级，率领降贼，来见卢先锋献捷。卢俊义感谢不已，并称赞燕青功劳，众将问降贼，方晓得那妖人姓寇名威，惯用妖火烧人。人因他貌相丑恶，叫他做毒焰鬼王。昔年助王庆造反的，不知往那里去了二年，近日又到南丰说："宋兵势大，待俺去剿他。"因此，王庆差他星驰到此。龚端、奚胜望见救兵输了，不敢出来厮杀，只添兵坚守城池。当下乔道清说："这里城池深固，急切不能得破。今夜待贫道略施小术，助先锋成功，以报二位先锋厚恩。"卢俊义道："愿闻神术。"乔道清附耳低言说道："如此，如此。"卢俊义大喜，随即调遣将士，各去行事，准备攻城。一面教军士以礼殡葬山士奇、卞祥，卢俊义亲自设祭。是夜二更时分，乔道清出来仗剑作法。须臾雾起，把西京一座城池，周回都遮漫了，守城军士，咫尺不辨，你我不能相顾。宋兵乘黑暗里，从飞桥转关辘轳上，攀缘上女墙，

只听得一声炮响，重雾忽然光敛，城上四面，都是宋兵，各向身边取出火种，燃点火炬，上下照耀，如同白昼一般。守城军士，先是惊得麻木了，都动弹不得，被宋兵掣出兵器砍杀，贼兵坠城死者无算。龚端、奚胜见变起仓卒，急引兵来救应，已被宋军夺了四门。卢俊义大驱兵马进城，龚端、奚胜都被乱兵杀死，其余偏牙将佐头目俱降，军士降服者三万人，百姓秋毫无犯。

天明，卢俊义出榜安民，标录乔道清大功，重赏三军将士，差马灵到宋先锋处报捷。马灵遵令去了，至晚便来回话说："宋先锋等攻打荆南，连日与贼人交战，大败南丰救兵，主帅谢宁被擒。宋先锋因戎事焦劳，染病在营中，数日军务，都是吴军师统握。"卢俊义闻报，郁郁不乐，连忙料理军务，将西京城池，交与乔道清、马灵统兵镇守。卢俊义次日，辞别乔道清、马灵，统领朱武等二十员将佐，离了西京，急急忙忙望荆南进发。不则一日，兵马已到荆南城北大寨中，卢俊义等入寨问候。宋江亏神医安道全疗治，病势已减了六七分，卢俊义等甚是喜慰。正在叙阔，各述军务，忽有逃回军士报说："唐斌正护送萧让等，离大寨行至三十里，忽被荆南贼将縻胜、马劈，领一万精兵，从斜僻小路抄出，乘先锋卧病，要来劫大寨之后，正遇着我们人马。唐斌力敌二将，怎奈众寡不敌，更兼縻胜十分勇猛。唐斌被縻胜杀死，萧让、裴宣、金大坚都被活捉去。他们正要来劫寨，探听得卢先锋等大兵到来，贼人只掳了萧让等遁去。"宋江听罢，不觉失声哭道："萧让等性命休矣！"病势仍旧沉重。卢俊义等众将，都来劝解。

卢俊义问道："萧让等到何处去？"宋江呜咽答道："萧让知我有病，特辞了陈安抚来看视我，并奉陈安抚命，即取金大坚、裴宣到宛州，要他们写勒碑石，及查勘文卷。我今日特差唐斌，领一千人马护送他三个去。不料被贼人捉掳，三人必被杀害！"宋江遂教卢俊义帮助吴用，攻打城池，拿住縻胜、马劈报仇，卢俊义等遵令，来到城北军前。众人与吴学究叙礼毕，卢俊义连忙说萧让等被掳之事。吴用大惊道："苦也！断送了这三个人！"传令教众将围城，并力攻打城池。众将遵令，四面攻城。吴用又令军汉上云梯，望城中高叫道："速将萧让、金大坚、裴宣送出来！若稍迟延，打破城池，不论军民，尽行屠戮！"

却说城中守将梁永伪授留守之职，同正偏将佐，在城镇守。那縻胜、马劈都战败，逃遁到此。当日捉了萧让等三人，因宋兵尚未围城，縻胜叫开城门进城，将萧让等解到帅府献功。梁永颇闻得圣手书生的名目，教军士解放绑缚，要他降服。萧让、裴宣、金大坚三人睁眼大骂道："无知逆贼，汝等看我们是何等样人？逆贼快把我三人一刀两段罢了！这六个膝盖骨，休想有半个儿着地！即日宋先锋打破城池，拿你们这伙鼠辈，碎尸万段！"梁永大怒，叫军汉："打那三个奴狗跪着！"军汉拿起杆棒便打，只打得跌仆，那里有一个肯跪。三人骂不绝口。梁永道："你们要一刀两段，俺偏要慢慢地摆布你。"喝叫军士："将这三个奴狗，立枷在辕门外，只顾打他两腿，打折了驴腿，自然跪将下来。"军汉得令，便来套枷绑扒摆布。帅府前军士居民，都来看宋军中人物，内中早恼怒了一个真正有男子气的须眉丈夫。那男子姓萧，双名叫嘉穗，

寓居帅府南街纸张铺间壁。他高祖萧憺字僧达，南北朝时人，为荆南刺史。江水败堤，萧憺亲率将吏，冒雨修筑。雨甚水壮，将吏请少避之，萧憺道："王尊欲以身塞河[4]，我独何心哉?"言毕，而水退堤立。是岁，嘉禾生，一茎六穗，萧嘉穗取名在此。那萧嘉穗偶游荆南，荆南人思慕其上祖仁德，把萧嘉穗十分敬重。那萧嘉穗襟怀豪爽，志气高远，度量宽宏，膂力过人，武艺精熟，乃是十分有胆气的人。凡遇有肝胆者，不论贵贱，都交给他。适遇王庆作乱，侵夺城池，萧嘉穗献计御贼。当事的不肯用他计策，以致城陷。贼人下令，凡百姓只许入城，并不许一个出去。萧嘉穗在城中，日夜留心图贼，却是单丝不成线。今日见贼人将萧让等三个绑扒，又听得宋兵为萧让等攻城紧急，军民都有惊恐之状。萧嘉穗想了一回道："机会在此。只此一著，可以保全城中几许生灵。"忙归寓所。此时已是申牌时分，连忙叫小厮磨了一碗墨汁，向间壁纸铺里买了数张皮料厚棉纸，在灯下濡墨挥毫，大书特书的写道：

城中都是宋朝良民，必不肯甘心助贼。宋先锋是朝廷良将，杀鞑子，擒田虎，到处莫敢撄其锋[5]。手下将佐一百单八人，情同股肱。辕门前绑扒的三人，义不屈膝，宋先锋等英雄忠义可知。今日贼人若害了这三人，城中兵微将寡，早晚打破城池，玉石俱焚。城中军民，要保全性命的，都跟我去杀贼！

萧嘉穗将那数张纸都写完了，悄地探听消息，只听得百姓们都在家里哭泣。萧嘉穗道："民心如此，我计成矣！"挨到昧爽时分[6]，踅出寓所，将写下的数张字纸，抛向帅府前左右街市闹处。少顷，天明，军士居民，这边方拾一张来看，那边又有人拾了一张，登时聚着数簇军民观看。早有巡风军卒，抢一张去，飞报与梁永知道。梁永大惊，急差宣令官出府传令，教军士谨守辕门及各营，着一面严行缉捕奸细。那萧嘉穗身边藏一把宝刀，挨入人丛中，也来观看，将纸上言语，高声朗诵了两遍，军民都错愕相顾。那宣令官奉着主将的令，骑着马，五六个军汉，跟随到各营传令。萧嘉穗抢上前，大吼一声，一刀砍断马足，宣令官撞下马去，一刀剁下头来。萧嘉穗左手抓了人头，右手提刀，大呼道："要保全性命的，都跟萧嘉穗去杀贼！"帅府前军士，平素认得萧嘉穗，又晓得他是铁汉，霎时有五六百人，拥着他结做一块。萧嘉穗见军士聚拢来，复连声大呼道："百姓有胆量的，都来相助！"声音响振数百步。那时四面响应，百姓都抢棍棒，拔杉刺，折桌脚，拈指间已有五六千人。迭声呐喊，萧嘉穗当先，领众抢入帅府。那梁永平日暴虐军民，鞭挞士卒，护卫军将，都恨入骨髓。一闻变起，都来相助，赶入去，把梁永等一家老小都杀了。萧嘉穗领众军民人等，拥出帅府，此时已有二万余人。把萧让、裴宣、金大坚放了绑扒，都打开了枷。萧嘉穗选三个有膂力的人，背着萧让等三人。萧嘉穗当先，抓了梁永首级，赶到北门，杀死守门将马劈，赶散把门军士，开城门，放吊桥。那时吴用正到北门，亲督将士攻城，听的城中呐喊，

又是开城门，只道贼人出来冲击，忙教军马退下三四箭之地，列阵迎敌。只见萧嘉穗抓着人头，背后三个军汉，背负萧让等，过了吊桥，忙奔前来。吴用正在惊讶，萧让等高叫道："吴军师实亏这个壮士，激聚众民，杀了贼将，救我等出来。"吴用听了，又惊又喜。萧嘉穗对吴用道："事在仓卒，不及叙礼。请军师快领兵入城！"那吊桥边已有若干军民，都齐声叫道："请宋先锋入城！"吴用见诸色人等，都有在里面，遂传令教将士统军马入城，如有妄杀一人者，同伍皆斩。北城上守城军士，看见事势如此，都投戈下城。其东西南三面守城军士，闻了这个消息，都捆缚了守城贼将，大开城门，香花灯烛，迎接宋兵入城。只有縻貹那厮勇猛，人近他不得，出西门，杀出重围走了。

吴用差人飞报宋江。宋江闻报，把那忧国家、哭兄弟的病证退了九分九厘，欣喜雀跃，同众将拔寨都起。大军来到荆南城中，宋江升坐帅府，安抚军民，慰劳将士。宋江请萧嘉穗到帅府，问了姓名，扶他上坐。宋江纳头便拜道："壮士豪举，诛锄叛逆，保全生灵，兵不血刃，克复城池，又救了宋某的三个兄弟，宋江合当下拜。"萧嘉穗答拜不迭道："此非萧某之能，皆众军民之力也！"宋江听了这句，愈加钦敬。宋江以下将佐，都叙礼毕。城中军士，将贼将解来。宋江问愿降者，尽行免罪。因此满城欢声雷动，降服数万人。恰好水军头领李俊等，统领水军船只，到了汉江，都来参见。宋江教置酒款待萧壮士。宋江亲自执杯劝酒，说道："足下鸿才茂德，宋某回朝，面奏天子，一定优擢。"萧嘉穗道："这个倒不

必，萧某今日之举，非为功名富贵。萧某少负不羁之行[7]。长无乡曲之誉，是孤陋寡闻的一个人。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怀随和[8]，行若由夷的[9]，终不能达九重[10]。萧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媒孽其短[11]，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象萧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那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一席话，说得宋江以下，无不嗟叹。座中公孙胜、鲁智深、武松、燕青、李俊、童威、童猛、戴宗、柴进、樊瑞、朱武、蒋敬等这十余个人，把萧壮士这段话，更是点头玩味。当晚酒散，萧嘉穗辞谢出府。次早，宋江差戴宗到陈安抚处报捷。宋江亲自到萧壮士寓所，特地拜望，却是一个空寓。间壁纸铺里说：“萧嘉穗今早天未明时，收拾了琴剑书囊，辞别了小人，不知往那里去了。”后人有诗赞萧憺祖孙之德云：

冒雨修堤萧憺达，波狂涛怒心不怛。
恪诚止水堤功成，六穗嘉禾一茎发。
贤孙豪俊侔厥翁[12]，咄叱民从贼首撅[13]。
泽及生灵哲保身，闲云野鹤真超脱。

宋江回到帅府，对众头领说萧嘉穗飘然而去，众将无不叹息。至晚，戴宗回报，说宛州、山南两处所属未克州县，陈安抚、侯参谋授方略与罗戬及林冲、花荣等，俱各讨平。朝廷已差若干新官到来，各行交代讫。陈安抚已率领诸将起

程，即日便到。宋江与吴用计议："待陈安抚到这里镇守，我们好起大兵，前去剿灭渠魁。"宋江却在荆南调摄五六日，病已全愈。一日，报陈安抚等兵马到来，宋江等接入城中。参见毕，陈安抚大赏三军将士。次后山南守将史进等，已将州务交代新官，随后也到。宋江将州务请陈安抚治理。宋江等拜别陈安抚，统领大军，水陆并进，战骑同行，来剿南丰贼人巢穴。此时一百单八个英雄，都在一处，又有河北降将孙安等十一人，军马二十余万，连战连捷，兵威大振，所到地方，贼人望风降顺。宋江将复过州县，呈报陈安抚。陈瓘差罗戩统领将士兵马，前来镇守。宋江等水陆大兵，长驱直至南丰地界。哨马报到，说侦探得贼人王庆将李助为统军大元帅，就本处调选水陆兵马五万。又调云安、东川、安德三路各兵马二万，都是本处伪兵马都监刘以敬、上官义等统领。数十员猛将，及十一万雄兵，前来拒敌，王庆亲自督征。宋江闻报，与吴用计议道："贼兵倾巢而来，必是抵死厮并。我将何策胜之？"吴用道："兵法只是'多方以误之'这一句。俺们如今将士都在一处，多分调几路前去厮杀，教他应接不暇。"宋江依议传令，分调兵将。

先一日，有扑天雕李应、小旋风柴进，奉宋先锋将令，统领马步头领单廷珪、魏定国、施恩、薛永、穆春、李忠，领兵五千，护送粮草车仗，并缎帛、火炮、车辆。在大兵之后，地名龙门山，南麓下傍山有一村庄，四围都是高泥冈子，却象个土城，三面有路出入。居民空下草瓦房数百间，居民因避兵迁避去了。是晚，东北风大作，浓云泼墨，李应、柴

进见天色已暮，恐天雨沾湿了粮草，教军士拆开门扇，把车辆推送屋里。军士方欲造饭食息，忽见病大虫薛永领兵巡哨，捉了一个奸细，来报柴进说："审问得奸细说，贼人縻貹，领精兵一万，今夜二更，要来劫烧粮草，现今伏在龙门山中。"原来那龙门山两崖对峙如门，其中可通舟楫，树木丛密。李应听说，便对柴进道："待小弟去庄前，等那鸟败贼，杀他片甲不回"。柴进道："那縻貹十分勇猛，不可力敌。况且我这里兵少，待小弟略施小计，拚五六车火炮，百十车柴薪，与唐斌等报仇。"把那奸细杀了。教军士将粮草、火炮、车辆，教李应领兵三千，都备弓弩火箭，护卫粮车。在黄昏时候，尽数出了土冈，望南先行，却留下百十辆柴薪车，四散列于西南下风头草房茅檐边。将百十辆空车，五六处结队摆列，上面略放些粮米。各处藏下火炮，及铺放硫黄焰硝灌过的干柴。教施恩、薛永、穆春、李忠领兵二千，埋于东泥冈路口。教单廷珪领马兵一千，于庄南路口，等候贼人到来，都是恁般恁般，依我行事。"柴进同神火将军魏定国，领步兵三百人，都带火种火器，上山埋伏于丛密树林里。等到二更时分，贼将縻貹果然同了二个偏将，领着万余军马，人披软战，马摘銮铃，掩旗息鼓，疾驰到南土冈门口来。单廷珪见贼兵来，教军士燃点火把，接住厮杀。单廷珪与縻貹斗不到四五合，单廷珪拨马领兵退入去。那縻貹是有勇无谋的人，领兵一径抢进来。薛永、施恩见南路举火，即教李忠、穆春分兵一千，疾驰到庄南，把住路口。那时贼兵都喊杀连天抢入去，只望东北上风头杀来，乃是空屋，不见粮草。縻貹领兵四面搜索，看见下

风头只有一二百辆粮草车，有五六百军士看守，见贼兵来，发声喊，都奔散了。縻貹道："原来不多粮草！"叫军士打火把照看，中间车队里，每队有两辆缎匹车。那些贼兵见了，便去乱抢。縻貹急要止遏时，又被山上将火箭火把乱打射下来，草房柴车上，都燔烧起来。贼兵发喊，急躲避时，早被火炮药线引着火，传递得快，如轰雷般打击出来，贼兵奔走不迭的，都被火炮击死。拈指间，烘烘火起，烈烈烟生。但见：

风随火势，火趁风威。千枝火箭掣金蛇，万个轰雷震火焰。骊山顶上，料应褒姒逞英雄[14]；扬子江头，不弱周郎施妙计。氤氲紫雾腾天起，闪烁红霞贯地来。必必剥剥响不绝，浑如除夜放炮竹。

当下火势昌炽，炮声震响，如天摧地烈之声。须臾，百十间草房，变做烟团火块。縻貹被火炮击死，贼兵击死大半，焦头烂额者无数，又被单廷珪、施恩等三路追杀进来，二个偏将都被杀死，一万人马，只有千余人从土冈上爬出去，逃脱性命。天明，柴进等仍与李应等合兵一处，将粮草运送大寨来。宋先锋正升帐，遣调兵马杀贼，只见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器械，正是：旌旗红展一天霞，刀剑白铺千里雪。毕竟宋江等如何厮杀，且听下回分解。

[1]嵺峵（liáo hōng聊烘）谷　深长的山谷。

[2]李德裕　唐武宗（841—846）时的宰相，执政时力主削弱藩镇。后进官太尉，封卫国公。

[3]坎方　坎卦代表正北方，象征水和雨。

[4]王尊欲以身塞河　王尊，西汉涿郡人，字子赣。任东郡太守时，河水泛滥冲决瓠子金堤，守堤吏民惊慌奔逃，王尊站在堤上不动，吏民返回抢救，终于转危为安。事见班固《汉书·王尊传》。

[5]撄（yīng英）　碰，触犯。

[6]昧爽　黎明，拂晓。

[7]不羁之行　不可羁绊的行为，也就是豪放旷达的行为。不羁，不受约束，不可拘限。

[8]材怀随、和　怀有出众的才德。随、和，指随侯之珠、卞和之璧、都是稀世的珍宝，古人常用来比喻人的才德。

[9]行若由、夷　具有高尚的品行。由，上古高士许由。传说尧欲让位于他，他逃往箕山隐居，农耕而食。夷，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他与弟叔齐互让君位，一起投奔到周。因反对武王伐纣逃避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封建社会里把这二人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

[10]九重　传说天有九重，这里指代宫禁、帝王。

[11]媒孽（niè聂）其短　把别人的过失加以敷衍夸大成大罪。媒、孽（同蘖）都是酒曲，这里用作动词"酿"，引申为诬陷谋害。

[12]侔（móu谋）　等同。

[13]搬　同"杀"。

[14]骊山顶上，料应褒姒逞英雄　周幽王宠妃褒姒不爱笑。为使她开颜，幽王点燃了防寇的烽火。各路诸侯领兵前来勤火，却不见一个敌寇，褒姒见了放声大笑。为取悦褒姒，幽王屡屡点燃烽火。后犬戎入侵，幽王举烽火，诸侯无一发兵，被杀死在骊山脚下。事见《史记·周本纪》。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话说当日宋江升帐，诸将拱立听调。放炮、鸣金鼓、升旗，随放静营炮。各营哨头目，挨次至帐下，齐立肃静，听施号令。吹手点鼓，宣令官传令毕，营哨头目，依次磕头，起站两边。巡视蓝旗手，跪听发放，凡呐喊不齐，行伍错乱，喧哗违令，临阵退缩，拿来重处。又有旗牌官左右各二十员[1]，宋先锋亲谕："尔等下营督阵，凡有军士遇敌不前，退缩不用命者，听你等拿来处治。"旗牌遵令，各下地方，鸣金大吹，各归行伍，听令起行。宋江然后传令，遣调水陆诸将毕。吹手掌头号，整队；二号，掣旗；三号，各起行营向敌。敲金边，出五方旗，放大炮，掌号攒行营，各各摆阵出战。正是那：

震天鼙鼓摇山岳，映日旌旗避鬼神。

却说贼人王庆，调拨军兵抵敌，除水军将士闻人世崇等已差拨外，点差云安州伪兵马都监刘以敬为正先锋，东川伪兵马都监上官义为副先锋，南丰伪统军李雄、毕先为左哨，安德伪统军柳元、潘忠为右哨，伪统军大将段五为正合后，伪

御营使丘翔为副合后，伪枢密方翰为中军羽翼。王庆掌握中军，有许多伪尚书、御营金吾、卫驾将军、校尉等项，及各人手下偏牙将佐，共数十员。李助为元帅。队伍军马，十分齐整。王庆亲自监督。马带皮甲，人披铁铠、弓弩上弦，战鼓三通，诸军尽起。行不过十里之外，尘土起处，早有宋军哨路来的渐近。鸾铃响处，约有三十余骑哨马，都戴青将巾，各穿绿战袍，马上尽系着红缨，每边拴挂数十个铜铃，后插一把雉尾，都是钏银细杆长枪，轻弓短箭。为头的战将是奉道君皇帝敕命，复还旧职，虎骑将军没羽箭张清。头裹销金青巾帻，身穿挑绣绿战袍，腰系紫绒绦，足穿软香皮，骑匹银鞍马。左边是敕封贞孝宜人的琼矢镞琼英，头带紫金嵌珠凤冠，身穿紫罗挑绣战袍，腰系杂色彩绒绦，足穿朱绣小凤头鞋，坐匹银鬃骏马。那右边略下些，捧旗的是敕授的义仆正排军叶清，直哨到李助军前，相离不远，只隔百十步，勒马便回。前军先锋刘以敬、上官义骤马驱兵，便来冲击。张清拍马，拈出白梨花枪，来战二将。琼英驰马，挺方天画戟来助战。四将斗到十数合，张清、琼英隔开贼将兵器，拨马便回。刘以敬、上官义驱兵赶来，左右高叫："先锋不可追赶！此二人鞍后锦袋中都是石子，打人不曾放空！"刘以敬、上官义听说，方才勒住得马，只见龙门山背后，鼓声振响，早转五百步兵来。当先四个步将头领，乃是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八臂那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直奔前来。那五百步军，就在山坡下一字儿摆开，两边团牌，齐齐扎住。刘以敬、上官义驱兵掩杀。李逵、樊瑞引步军分开两路，都倒提蛮牌，

转过山坡便去。那时王庆、李助大军已到，一齐冲击前来。李逵、樊瑞等都飞跑上山，度岭穿林，都不见了。李助传令，教就把军马在这个平原旷野之地列成阵势。只听得山后炮响，只见山南一路军马飞涌出来，簇拥着三个将军：中间是矮脚虎王英，左是小尉迟孙新，右是菜园子张青。总管马步军兵五千，杀向前来。王庆正欲遣将迎敌，又听得山后一声炮响，山北一路军马飞涌出来，簇拥着三个女将：中间是一丈青扈三娘，左边是母大虫顾大嫂，右边是母夜叉孙二娘，管领马步军兵五千，杀向前来，恰遇贼兵右哨柳元、潘忠兵马，接住厮杀。王英等正遇贼兵左哨李雄、毕先军马，接住厮杀。两边各斗到十余合，南边王英、孙新、张青勒转马，领兵望东便走。北边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也拨转马匹，率领军兵，望东便走。王庆看了笑道："宋江手下，都是这些鸟男女，我这里将士如何屡次输了？"遂驱大兵，追杀上来。行不到五六里，忽听得一棒锣声响，却是适才去的李逵、樊瑞、项充、李衮，这四个步军头领，从山左丛林里转向前来，又添了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没面目焦挺、赤发鬼刘唐，四个步军将佐，并五百步兵，都执团牌短兵，直冲上来。贼将副先锋上官义忙拨步军二千冲杀。李逵、鲁智深与贼兵略斗几合，却似抵敌不过的，倒提团牌，分开两路，都飞奔入丛林中去了。贼兵赶来，那李逵等却是走得快，拈指间，都四散奔走去了。李助见了，连忙对王庆道："大王不宜追赶，这是诱敌之计。我们且列阵迎敌。"

李助上将台列阵，兀是未完，只听得山坡后轰天子母炮响，

就山坡后涌出大队军将，急先涌来，占住中央，里面列阵势。王庆令左右拢住战马，自上将台看时，只见正南上这队人马，尽是红旗、红甲、红袍、朱缨、赤马，前面一把引军销金红旗。把那红旗招展处，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乃是霹雳火秦明，左手是圣水将军单廷珪，右边是神火将军魏定国，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赤马，立于阵前。东壁一队人马，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缨、青马，前面一把引军销金青旗。招展处，青旗中涌出一员大将，乃是大刀关胜，左手是丑郡马宣赞，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青马，立于阵前。西壁一队人马，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缨、白马，前面一把引军销金白旗。招展处，白旗内涌出一员大将，乃是豹子头林冲，左手是镇三山黄信，右手是病尉迟孙立，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白马，立于阵前。后面一簇人马，都是皂旗、黑甲、黑袍、黑缨、黑马，前面一把引军销金皂旗。招展处，皂旗中涌出一员大将，乃是双鞭将呼延灼，左手是百胜将韩滔，右手是天目将彭玘，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黑马，立于阵前。东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青旗红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招展，捧出一员大将，乃是双枪将董平，左手是摩云金翅欧鹏，右手是火眼狻猊邓飞，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红旗白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招展处，捧出一员大将，乃是急先锋索超，左手是锦毛虎燕顺，右手是铁笛仙马麟，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东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皂旗青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招展处，捧出一员大将乃

是九纹龙史进，左手是跳涧虎陈达，右手是白花蛇杨春，三员大将，手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白旗黑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招展处，捧出一员大将，乃是青面兽杨志，左手是锦豹子杨林，右手是小霸王周通，三员大将，手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八方摆布的铁桶相似。阵门里马军随马队，步军随步队，各持钢刀大斧，阔剑长枪，旗旛齐整，队伍威严。八阵中央都是杏黄旗，间着六十四面长脚旗，上面金销六十四卦，亦分四门。南门都是马军。正南上黄旗影里，捧出二员上将，上首是美髯公朱仝，下手是插翅虎雷横，人马尽是黄旗、黄袍、铜甲，黄缨、黄马。中央阵，东门是金眼彪施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虫薛永。那黄旗后，便是一丛炮架，立着那个炮手轰天雷凌振，引着副手二十余人，围绕着炮架。架后都摆列捉将的挠钩套索，挠钩后又是一周遭杂彩旗旛，四面立着二十八宿星辰。销金绣旗中间，立着一面堆绒绣就，真珠圈边，脚缀金铃，顶插雉尾，鹅黄帅字旗。有一个守旗壮士，冠簪鱼尾，甲皱龙鳞，身长一丈，凛凛威风，便是险道神郁保四。旗边设立两个护旗将士，都骑战马，一般结束，手执钢枪，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马前马后，排列二十四个执狼牙棍的铁甲军士。后面两把领战绣旗，两边排列二十四枝方天画戟，丛中捧着两员骁将，左边是小温侯吕方，右边是赛仁贵郭盛。两员将各持画戟，立马两边。画戟中间，一簇钢叉，两员步军骁将，一般结束，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

各执三股莲花叉，守护中军。随后两匹锦鞍马上，左手是圣手书生萧让，右手是铁面孔目裴宣。两个马后摆着紫衣持节的，并麻扎刀军士。那麻扎刀林中，立着两个行刑刽子，上首是铁臂膊蔡福，下首是一枝花蔡庆。背阵两边，摆着金枪银枪手，两边有大将领队。金枪队里，是金枪手徐宁，银枪队里，是小李广花荣。背后又是锦衣对对，花帽双双，绯袍簇簇，锦袄攒攒。两壁厢碧幢翠幕，朱旛皂盖，黄钺白旄，青萍青电，两行钺斧鞭挝中间，三把销金伞下，三匹锦鞍骏马上，坐着三个英雄，右边星冠鹤氅，呼风唤雨的入云龙公孙胜，左边纶巾羽扇，文武双全的智多星吴用，正中间照夜玉狮子金鞍马上，坐着那个有仁有义，退虏平寇的征西正先锋，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全身结束，自仗锟铻宝剑，于阵中监战，掌握中军。马前左手，立着神行太保戴宗，专管飞报军情，调兵遣将，右手立着浪子燕青，专一护持中军，能干机密。马后大戟长戈，锦鞍骏马，整整齐齐，三十五员牙将，都骑战马，手执长枪，全副弓箭。马后画角，全部鼓吹大乐。阵后又设两队游兵，伏于两侧，以为护持中军羽翼，左是石将军石勇，同九尾龟陶宗旺，管领马步兵三千人，右是没遮拦穆弘，引兄弟小遮拦穆春，管领马步兵三千，伏于两胁。那座阵排布得十分整密。正是：

军师多略帅恢弘，士涌貔貅马跨龙。
指挥要建平西绩，叱咤思成荡寇功。

那个草头天子王庆同李助在阵中将台上，定睛看了宋江兵马，拈指间，排成九宫八卦阵势，军兵勇猛，将士英雄，军容整肃，刀枪锋利，惊得魂不附体，心胆俱落，不住声道："可知道兵将屡次亏输，原来那伙人如此利害！"

只听的宋军中，战鼓不绝声的发擂。王庆、李助下将台，骑上战马，左右有金吾护驾等员役，马后有许多内侍簇拥着他。王庆传令旨，教前部先锋，出阵冲击。当下东西对阵。是日干支属木。宋阵正西方门旗开处，豹子头林冲从门旗下飞马出阵，两军一齐呐喊。林冲兜住马，横着丈八蛇矛，厉声高叫："无知叛逆，谋反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直待骨肉为泥，悔之何及！"贼阵中李助本是算命先生，甚晓得相生相克之理，疾忙传令，教右哨柳元、潘忠，领红旗军去冲击。柳元、潘忠遵令，领了红旗军，骤马抢来冲击。两阵迭声呐喊，战鼓齐鸣。林冲接住柳元厮杀，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二将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来来往往，左盘右旋，斗经五十余合，胜败未分。那柳元是贼中勇猛之将，潘忠见柳元不能取胜，拍马提刀，抢来助战。林冲力敌二将，大喝一声，奋神威，将柳元一矛戳于马下。林冲的副将黄信、孙立，飞马冲出阵来。黄信挥丧门剑，望潘忠一剑砍去。只见一条血颡光连肉，顿落金鐙在马边。潘忠死于马下，手下军卒散乱，早冲动了阵脚，贼兵飞报入中军。王庆听的登时折了二将，忙传令旨，急教退军。只听得宋军中一声炮响，兵马纷纷扰扰，白引黑，黑引青，青引红，变作长蛇之阵，簸箕掌，栲栳圈，围裹将来。王庆、李助调将遣兵，分头冲击，

却似铜墙铁壁，急切不能冲得出来。官军与贼兵这场好杀，怎见得：

兵戈冲击，士马纵横。枪破刀，刀如劈脑而来，枪必钓鱼而应。刀如下发而起，枪必绰地而迎。刀如倒拖而回，枪必裙拦而守。刀解枪，枪如刺心而来，刀用五花以御。枪如点睛而来，刀用探马以格。筅破牌[2]，牌或滚身以进，筅即风扫以当。牌或从旁以追，筅必斜插以待。牌或推挤以入，筅必退却以搠。牌解筅，筅若平胸，牌用小坐之势以避。筅若簇拥，牌将碎剪之法以随。单刀披挂绞丝，佯输诈败。铁叉上排下掩，侧进抵闪。袖箭于马上觑贼，钩镰于车前俟马。鞭、简、挝、搥、剑、戟、矛、盾，那边破解无穷，这里转变莫测。须臾血流成河，顷刻尸如山积。

当下鏖战多时，贼兵大败，官军大胜。王庆叫且退入南丰大内，再作区处。只听得后军炮响，哨马飞报将来说："大王，后面又有宋军杀来！"那彪军，马上当先的英雄大将，正是副先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横着一条点钢枪；左边有使朴刀的好汉病关索杨雄；右边有使朴刀的头领拚命三郎石秀，领着一万精兵，抖搜精神，将正副合后贼兵杀散。杨雄砍翻段五，石秀搠死丘翔，并力冲杀进来。王庆正在慌迫，又听得一声炮响，左有鲁智深、武松、李逵、焦挺、项充、李衮、樊瑞、刘唐八个勇猛头领，引着一千步卒，抡动禅杖、戒刀、板斧、朴刀、丧门剑、飞刀、标枪、团牌，杀死李雄、毕先，

如割瓜切菜般直杀入来。右有张清、王英、孙新、张青、琼英、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四对英雄夫妇，引着一千骑兵，舞动梨花枪、鞭钢枪、方天画戟、日月双刀、钢枪、短刀，杀散左哨军兵，如摧枯拉朽的直冲进来，杀得贼兵四分五裂，七断八续，雨零星散，乱窜奔逃。卢俊义、杨雄、石秀杀入中军，正撞着方翰，被卢俊义一枪戳死，杀散中军羽翼军兵，径来捉王庆，却遇了金剑先生李助。那李助有剑术，一把剑如掣电般舞将来。卢俊义正在抵当不住，却得宋江中军兵到，右手下入云龙公孙胜，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李助那口剑，托地离了手，落在地上。卢俊义骤马赶上，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李助只一拽，活挟过马来，教军士缚了。卢俊义拈枪拍马，再杀入去寻捉王庆，好似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贼兵抛金弃鼓，撇戟丢枪，觅子寻爷，呼兄唤弟，十余万贼兵，杀死大半。尸横遍野，流血成河。降者三万人，除那逃走脱的，其余都是十死九活，七损八伤，颠翻在地，被人马践踏，骨肉如泥的，不计其数。刘以敬、上官义两个猛将，都被焦挺砍翻战马，撞下马来，都被他杀死。李雄被琼英飞石打下马来，一画戟搠死，毕先正在逃避，忽地里钻出活闪婆王定六，一朴刀搠下马来，再向胸膛上一朴刀，结果了性命。其伪尚书、枢密、殿帅、金吾、将军等项，都逃不脱，只不见了渠魁王庆[3]。宋军大捷。

宋江教鸣金收集兵马，望南丰城来，教张清、琼英领五千马军，前去哨探。再差神行太保戴宗先去打听孙安袭取南丰消息如何。戴宗遵令，作起神行法，赶过张清、琼英，去

了片晌，便来回报说："孙安奉先锋将令，假扮西兵去赚城，被贼人知觉，城门内掘下陷坑，开城东门，放军马进去。孙安手下梅玉、金祯、毕捷、潘迅、杨芳、冯升、胡迈七个副将，争先抢入城去，并五百军士，连人和马，都攧入陷坑中，两边伏兵齐发，都把长枪利戟，把梅玉等五百余人，尽行搠死。幸得孙安在后，乘势奋勇杀进城门，教军士填了陷坑。孙安一骑当先，领兵杀入城中，贼兵不能抵当。孙安夺了东门，后被贼人四面响应，把孙安兵马堵截在东门。小弟探知这消息，飞来回复。半路遇了张将军及张宜人，说了此情，他两个催动人马疾驰去了。"宋江闻报，催动大军，疾驰上前，将南丰城围住。那时张清、琼英进了东门，教孙安据住东门，张清、琼英正与贼军鏖战，因此，宋江等将佐兵马，抢入东门，夺了城池，杀散贼兵，四门竖起宋军旗号。城中许多伪文武多官范全等尽行杀死。那伪妃段三娘听的军马进城，他素有膂力，也会骑马，遂拴缚结束，领了百余有膂力的内侍，都执兵器，离王宫，出后苑，欲杀出西门，投云安军去，恰遇琼英领兵杀到后苑来。段氏纵马，挺一口宝刀，抵死冲突。被琼英一石子飞来，正中段三娘面门，鲜血迸流，撞下马来，攧个脚梢天，军士赶上，捉住绑缚了。那些内侍，都被宋兵杀死。琼英领兵杀入后苑内宫，那些宫娥嫔女，闻得宋兵入城，或投环，或投井，或刀刎，或撞阶，大半自尽，其余都被琼英教军士缚了，解到宋江帐前。宋江大喜，将段氏一行人囚禁，待捉了王庆，一齐解京。再遣兵将，四面八方，去追王庆。

却说那王庆领着数百铁骑，撞透重围，逃奔到南丰城东，见城中有兵厮杀，惊得魂不附体，后面大兵又到，望北奔走不迭。回顾左右，止有百余骑，其余的虽是平日最亲信的，今日势败，都逃去了。王庆同了百余人，望云安奔走，在路对跟随近侍说道："寡人尚有云安、东川、安德三座城池，岂不是江东虽小，亦足以王？只恨适才那些跟随逃散官员，平日受用了寡人大俸大禄，今日有事，都自去了。待寡人兴兵来杀退宋兵，缉捕那些逃亡的，细细地醢他[4]。"王庆同众人马不停蹄，人不歇足，走到天明，幸的望见云安城池了。王庆在马上欣喜道："城中将士，也是谨慎。你看那旗旛齐整，兵器整密！"王庆一头说着，同众人奔近城来。随从人中，有识字的说道："大王不好了！怎么城上都是宋军旗号？"王庆听了，定睛一看，果是东门城上，远远地闪出号旗，上有金销大字，乃是"御西宋先锋麾下水军正将混江……"，下面尚有三个字，被风飘动旗脚，不甚分明。王庆看了，惊的浑身麻木，半晌时动弹不得，真是宋兵从天而降。当有王庆手下一个有智量近侍说道："大王，事不宜迟！请大王速卸下袍服，急投东川去，恐城中见了生变。"王庆道："爱卿言之极当。"王庆随即卸下冲天转角金幞头，脱下日月云肩蟒绣袍，解下金镶宝嵌碧玉带，脱下金显缝云根朝靴，换了巾帻、便服、软皮靴。其余侍从，亦都脱卸外面衣服。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如漏网之鱼，从小路抄过云安城池，望东川投奔，走的人困马乏，腹中饥馁。百姓久被贼人伤残，又闻得大兵厮杀，凡冲要通衢大路，都没一个人烟，静悄悄地鸡犬不闻，就要一

滴水，也没喝处，那讨酒食来？那时王庆手下亲幸跟随的，都是假登东，诈撒溺，又散去了六七十人。王庆带领三十余骑，走至晚，才到得云安属下开州地方，有一派江水阻路，这个江叫做清江[5]。其源出自达州万顷池，江水最是澄清，所以叫做清江。当下王庆道："怎得个船只渡过去？"后面一个近侍指道："大王，兀那南涯疏芦落雁处，有一簇渔船。"王庆看了，同众人走到江边。此时是孟冬时候，天气晴和，只见数十只渔船，捕鱼的捕鱼，晒网的晒网。其中有几只船，放于中流，猜拳豁指头，大碗价吃酒。王庆叹口气道："这男女们恁般快乐！我今日反不如他了！这些都是我子民，却不知寡人这般困乏。"近侍高叫道："兀那渔人，撑拢几只船来，渡俺们过了江，多与你渡钱。"只见两个渔人放下酒碗，摇着一只小渔艇，咿咿哑哑摇近岸来。船头上渔人，向船旁拿根竹篙撑船拢岸，定睛把王庆从头上直看至脚下，便道："快活，又有吃酒东西了。上船，上船！"近侍扶王庆下马。王庆看那渔人，身材长大，浓眉毛，大眼睛，红脸皮，铁丝般髭须，铜钟般声音。那渔人一手执着竹篙，一手扶王庆上船，便把篙望岸上只一点，那船早离岸丈余。那些随从贼人，在岸上忙乱起来，齐声叫道："快撑拢船来！咱们也要过江的。"那渔人睁眼喝道："来了！忙到那里去？"便放下竹篙，将王庆劈胸扭住，双手向下一按，扑通的按倒在艎板上。王庆待要挣扎，那船上摇橹的，放了橹，跳过来一齐擒住。那边晒网船上人，见捉了王庆，都跳上岸，一拥上前，把那三十余个随从贼人，一个个都擒住。原来这撑船的，是混江龙李俊，那摇橹的，便是出

洞蛟童威，那些渔人，多是水军。李俊奉宋先锋将令，统驾水军船只，来敌贼人水军。李俊等与贼人水军大战于瞿塘峡[6]，杀其主帅水军都督闻人世崇，擒其副将胡俊，贼兵大败。李俊见胡俊状貌不凡，遂义释胡俊。胡俊感恩，同李俊赚开云安水门，夺了城池，杀死伪留守施俊等。混江龙李俊料着贼与大兵厮杀，若败溃下来，必要奔投巢穴。因此，教张横、张顺镇守城池，自己与童威、童猛，带领水军，扮做渔船，在此巡探。又教阮氏三雄，也扮做渔家，分投去滟滪堆、岷江、鱼复浦各路埋伏哨探[7]。适才李俊望见王庆一骑当先，后面又许多人簇拥着，料是贼中头目，却不知正是元凶。当下李俊审问从人，知是王庆，拍手大笑，绑缚到云安城中。一面差人唤回三阮同二张守城，李俊同降将胡俊，将王庆等一行人，解送到宋先锋军前来。于路探听得宋江已破南丰，李俊等一径进城，将王庆解到帅府。宋江因众将捕缉王庆不着，正在纳闷，闻报不胜之喜。当下李俊入府，参见了宋先锋，宋江称赞道："贤弟这个功劳不小。"李俊引降将胡俊，参见宋先锋。李俊道："功劳都是这个人。"宋江问了胡俊姓名，及赚取云安的事。

宋江抚赏慰劳毕，随即与众将计议，攻取东川、安德二处城池。只见新降将胡俊禀道："先锋不消费心。胡某有一言，管教两座城池，唾手可得！"宋江大喜，连忙离坐，揖胡俊问计。胡俊躬着身，对宋江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一矢不加城克复，三军镇静贼投降。毕竟胡俊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1]旗牌官　为高级武官传达命令的人员。

[2]筅(xiǒn显)　本义是洗刷锅盆的刷帚，这里指形状如刷帚的兵器。一名"狼筅"。

[3]渠魁　首领。旧称武装反抗集团或敌对者的首脑。渠，通巨，大。

[4]醢(hǒi海)　古代极残酷的刑罚，即把人剁成肉酱。

[5]清江　长江中游支流，在今湖北省的西南部，因江水清澈而得名。

[6]瞿塘峡　长江三峡之首，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全长八公里。

[7]滟滪(yàn yù艳预)堆　也写作滟滪滩，俗称燕窝石。突起在瞿塘峡口江心的巨石，为长江三峡著名险滩。　岷江　长江上游支流，在今四川省中部。　鱼复浦　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南二里。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话说当下宋江问降将胡俊有何计策去取东川、安德两处城池。胡俊道："东川城中守将，是小将的兄弟胡显。小将蒙李将军不杀之恩，愿往东川招兄弟胡显来降。剩下安德孤城，亦将不战而自降矣。"宋江大喜，仍令李俊同去。一面调遣将士，提兵分头去招抚所属未复州县；一面差戴宗赍表，申奏朝廷，请旨定夺；并领文申呈陈安抚，及上宿太尉书札。宋江令将士到王庆宫中，搜掳了金珠细软，珍宝玉帛，将违禁的龙楼凤阁，翠屋珠轩，及违禁器仗衣服，尽行烧毁。又差人到云安，教张横等将违禁行宫器仗等项，亦皆烧毁。却说戴宗先将申文到荆南，报呈陈安抚，陈安抚也写了表文，一同上达。戴宗到东京，将书札投递宿太尉，并送礼物。宿太尉将表进呈御览。徽宗皇帝龙颜大喜，即时降下圣旨，行到淮西，将反贼王庆，解赴东京，候旨处决，其余擒下伪妃、伪官等众从贼，都就淮西市曹处斩，枭示施行。淮西百姓遭王庆暴虐，准留兵饷若干，计户给散，以赡穷民。其阵亡有功降将，俱从厚赠荫。淮西各州县所缺正佐官员，速推补赴任

交代。各州官多有先行被贼胁从，以后归正者，都着陈瓘分别事情轻重，便宜处分[1]。其征讨有功正偏将佐，俱俟还京之日，论功升赏。敕命一下，戴宗先来报知。那陈安抚等，已都到南丰城中了。那时胡俊已是招降了兄弟胡显，将东川军民版籍、户口，及钱粮册籍，前来献纳听罪。那安德州贼人，望风归降。云安、东川、安德三处，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2]，皆李俊之功。王庆占据的八郡八十六州县，都收复了。自戴宗从东京回到南丰十余日，天使捧诏书，驰驿到来。陈安抚与各官接了圣旨，一一奉行。次早，天使还京。陈瓘令监中取出段氏、李助，及一行叛逆从贼，判了斩字，推出南丰市曹处斩，将首级各门枭示讫。段三娘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迷天大罪，如今身首异处，又连累了若干眷属，其父段太公先死于房山寨。

话不絮繁。却说陈安抚、宋先锋标录李俊、胡俊、琼英、孙安功次，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八十六州县，复见天日，复为良民，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拨还产业，复为乡民。西京守将乔道清、马灵，已有新官到任，次第都到南丰。各州县正佐贰官，陆续都到。李俊、二张、三阮、二童，已将州务交代，尽到南丰相叙。陈安抚众官及宋江以下一百单八个头领，及河北降将，都在南丰设太平宴，庆贺众将官僚，赏劳三军将佐。宋江教公孙胜、乔道清主持醮事，打了七日七夜醮事，超度阵亡军将，及淮西屈死冤魂。醮事方完，忽报孙安患暴疾，卒于营中。宋江悲悼不已，以礼殡殓，葬于龙门山侧。乔道清因孙安死了，十分痛哭，对宋江说道：

“孙安与贫道同乡，又与贫道最厚，他为父报仇，因而犯罪，陷身于贼，蒙先锋收录他，指望日后有个结果，不意他中道而死。贫道得蒙先锋收录，亦是他来指迷。今日他死，贫道何以为情。乔某蒙二位先锋厚恩，铭心镂骨，终难补报。愿乞骸骨归田野，以延残喘。”马灵见乔道清要去，也来拜辞宋江：“恳求先锋允放马某与乔法师同往。”宋江听说，惨然不乐，因二人坚意要去，十分挽留不住，宋江只得允放，乃置酒饯别。公孙胜在旁，只不做声。乔道清、马灵拜辞了宋江、公孙胜，又去拜辞了陈安抚。二人飘然去了。后来乔道清、马灵都到罗真人处，从师学道，以终天年。

陈安抚招抚赈济淮西诸郡军民已毕。那淮西乃淮渎之西，因此，宋人叫宛州、南丰等处是淮西。陈安抚传令，教先锋头目，收拾朝京。军令传下，宋江一面先发中军军马，护送陈安抚、侯参谋、罗武谕起行，一面着令水军头领，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宋江教萧让撰文，金大坚镌石勒碑以记其事，立石于南丰城东龙门山下，至今古迹尚存。降将胡俊、胡显置酒饯别宋先锋。后来宋江入朝，将胡俊、胡显反邪归正，招降二将之功，奏过天子，特授胡俊、胡显为东川水军团练之职，此是后话。

当下宋江将兵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军士除留下各州县镇守外，其间亦有乞归田里者。现今兵马共十余万，离了南丰，取路望东京来。军有纪律，所过地方，秋毫无犯。百姓香花灯烛价拜送。于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秋林渡。那秋林渡在宛州属下内乡县秋林山之南。那山泉石佳

丽，宋江在马上遥看山景，仰观天上，见空中数行塞雁，不依次序，高低乱飞，都有惊鸣之意。宋江见了，心疑作怪。又听的前军喝采，使人去问缘由，飞马回报，原来是浪子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雁，箭箭不空。却才须臾之间，射下十数只鸿雁，因此诸将惊讶不已。宋江教唤燕青来。只见燕青弯弓插箭，即飞马而来，背后马上捎带死雁数只，来见宋江，下马离鞍，立在一边。宋公明问道："恰才你射雁来？"燕青答道："小弟初学弓箭，见空中一群雁过，偶然射之，不想箭箭皆中。"宋江道："为军的人，学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亲是你能处。我想宾鸿避寒，离了天山，衔芦过关，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宾鸿仁义之禽，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当更之报。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预避鹰雕，衔芦过关，此为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兄弟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燕青默默无语，悔罪不及。宋江有感于心，在马上口占诗一首：

山岭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
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

宋江吟诗罢，不觉自己心中凄惨，睹物伤情。当晚屯兵于秋林渡口。宋江在帐中，因复感叹燕青射雁之事，心中纳闷，叫取过纸笔，作词一首[3]：

楚天空阔，雁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净，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的相思一点。暮日空濠，晓烟古堑，诉不尽许多哀怨。拣尽芦花无处宿，叹何时玉关重见。嘹呖忧愁呜咽，恨江渚难留恋。请观他春昼归来，画梁双燕。

宋江写毕，递与吴用、公孙胜看。词中之意，甚有悲哀忧戚之思，宋江心中，郁郁不乐。当夜，吴用等设酒备肴，尽醉方休。次日天明，俱各上马，望南而行。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凄凉。宋江于路，此心终有所感。不则一日，回到京师，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

且说先是陈安抚并侯参谋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京，已到关外。陈安抚前来启奏，说宋江等诸将征战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陈瓘、侯蒙、罗戬各封升官爵，钦赏银两缎匹，传下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教披挂入城。有诗为证：

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

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

且说宋江等众将一百八人，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剿寇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金伤，俱各无事，今元凶授首，淮西平定，实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劳之有。"再拜称谢奏道："臣等奉旨，将王庆献俘阙下，候旨定夺。"天子降旨："着法司会官，将王庆凌迟处决。"宋江将萧嘉穗用奇计克复城池，保全生灵，有功不伐[4]，超然高举。天子称奖道："皆卿等忠诚感动！"命省院官访取萧嘉穗赴京擢用。宋江叩头称谢。那些省院官，那个肯替朝廷出力，访问贤良。此是后话。是日，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目今天下尚未静平，不可升迁。且加宋江为保义郎[5]，带御器械[6]，正受皇城使[7]；副先锋卢俊义加为宣武郎，带御器械，行营团练使，吴用等三十四员，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七十二员，加封为偏将军；支给金银，赏赐三军人等。"天子准奏，仍敕与省院众官，加封爵禄，与宋江等支给赏赐，宋江等就于文德殿顿首谢恩。天子命光禄寺大设御宴，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赏赐有差[8]，尽于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一行众将，出的城来，直至行营安歇，听候朝廷委用。

当日法司奉旨会官，写了犯由牌，打开囚车，取出王庆，判了“剐”字，拥到市曹。看的人压肩迭背，也有唾骂的，也有嗟叹的。那王庆的父王砉及前妻丈人等诸亲眷属，已于王庆初反时收捕，诛夷殆尽。今日只有王庆一个，簇拥在刀剑林中。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枪刀排白雪，皂纛展乌云。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将王庆押到十字路头，读罢犯由，如法凌迟处死。看的人都道：

此是恶人榜样，到底骈首戮身。
若非犯着十恶，如何受此极刑？

当下监斩官将王庆处决了当，枭首施行，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众人，受恩回营。次日，只见公孙胜直至行营中军帐内，与宋江等众人，打了稽首，便禀宋江道：“向日本师罗真人嘱咐小道，令送兄长还京之后，便回山中。今日兄长功成名遂，贫道就今拜别仁兄，辞别众位，便归山中，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宋江见公孙胜说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泪下，便对公孙胜道：“我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始开；今日弟兄分别，如花零落。吾虽不敢负汝前言，心中岂忍分别？”公孙胜道：“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寡情薄意。今来仁兄功成名遂，只得曲允。”宋江再四挽留不住，便乃设一筵宴，令众弟兄相别，筵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赆[9]。公孙胜推却不受，众兄弟只顾打拴在包裹。次日，众皆相别。公孙胜穿上麻鞋，背上包裹，打个稽首，

望北登程去了。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

时下又值正旦节相近，诸官准备朝贺。蔡太师恐宋江人等都来朝贺，天子见之，必当重用。随即奏闻天子，降下圣旨，使人当住，只教宋江、卢俊义两个有职人员，随班朝贺，其余出征官员，俱系白身，恐有惊御，尽皆免礼。是日正旦，百官朝贺，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期，随班行礼。是日驾坐紫宸殿受朝，宋江、卢俊义随班拜罢，于两班侍下，不能上殿。仰观殿上，玉簪珠履，紫绶金章，往来称觞献寿，自天明直至午牌，方始得沾谢恩御酒。百官朝散，天子驾起。宋江、卢俊义出内，卸了公服幞头，上马回营，面有愁颜赧色。吴用等接着。众将见宋江面带忧容，心闷不乐，都来贺节。百余人拜罢，立于两边，宋江低首不语。吴用问道："兄长今日朝贺天子回来，何以愁闷?"宋江叹口气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因此愁闷。"吴用答道："兄长既知造化未通，何故不乐？万事分定，不必多忧。"黑旋风李逵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宋江大喝道："这黑禽兽又来无礼！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李逵又应道："哥哥不听我说，明朝有的气受哩！"众人都笑，且捧酒与宋江添寿。是日只饮到二更，各自散了。次日引十数骑马入城，到宿太尉、赵枢密，并省院各官处贺节，往来城中，观

看者甚众。就里有人对蔡京说知此事。次日，奏过天子，传旨教省院出榜禁约，于各城门上张挂："但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许于城外下营屯扎，听候调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差人赍榜，径来陈桥门外张挂榜文。有人看了，径来报知宋江。宋江转添愁闷，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

且说水军头领特地来请军师吴用商议事务。吴用去到船中，见了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昆仲，俱对军师说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俺哥哥破了大辽，剿灭田虎，如今又平了王庆，止得个皇城使做，又未曾升赏我等众人。如今倒出榜文，来禁约我等，不许入城。我想那伙奸臣，渐渐的待要拆散我们弟兄，各调开去。今请军师自做个主张，若和哥哥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道："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这话须是哥哥肯时，方才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张，你们要反，也反不出去！"六个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做声不得。吴用回至中军寨中，来与宋江闲话，计较军情，便道："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众多弟兄亦皆快活。自从受了招安，与国家出力，为国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宋江听罢，失惊道："莫不谁在你行说甚来？"吴用道："此是人之常情，更待多说？古人云：'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观形察色，见貌知情。"宋江道："军师，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

九泉，忠心不改！”次日早起，会集诸将，商议军机，大小人等都到帐前，宋江开话道：“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赖你众弟兄扶持，尊我为头，今日得为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汝诸将士，无故不得入城。我等山间林下，卤莽军汉极多。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坏了声名。如今不许我等入城去，倒是幸事。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听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泪设誓而散。有诗为证：

谁向西周怀好音，公明忠义不移心[10]。
当时羞杀秦长脚[11]，身在南朝心在金。

宋江诸将，自此之后，无事也不入城。看看上元节至，东京年例，大张灯火，庆赏元宵，诸路尽做灯火，于各衙门点放。且说宋江营内浪子燕青，自与乐和商议：“如今东京点放花灯火戏，庆赏丰年，今上天子，与民同乐。我两个更换些衣服，潜地入城，看了便回。”只见有人说道：“你们看灯，也带挈我则个！”燕青看见，却是黑旋风李逵。李逵道：“你们瞒着我，商量看灯，我已听了多时。”燕青道：“和你去不打紧，只吃你性子不好，必要惹出事来。现今省院出榜，禁治我们，不许入城。倘若和你入城去看灯，惹出事端，正中了他省院之计。”李逵道：“我今番再不惹事便了，都依着你行！”燕青

道："明日换了衣巾，都打扮做客人相似，和你入城去。"李逵大喜。次日都打扮做客人，伺候燕青，同入城去。不期乐和惧怕李逵，潜与时迁先入城去了。燕青洒脱不开，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灯，不敢从陈桥门入去，大宽转却从封丘门入城。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勾栏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平话，正说三国志[12]，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正说到这里，李逵在人丛中高叫道："这个正是好男子！"众人失惊，都看李逵，燕青慌忙拦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勾栏瓦舍，如何使得大惊小怪这等叫！"李逵道："说到这里，不由人喝采！"燕青拖了李逵便走。两个离了桑家瓦，转过串道，只见一个汉子飞砖掷瓦，去打一户人家。那人家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散了二次，不肯还钱，颠倒打我屋里。"黑旋风听了，路见不平，便要去打。燕青务死抱住。李逵睁着双眼，要和他厮打的意思。那汉子便道："俺自和他有帐讨钱，干你甚事？即日要跟张招讨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里去也是死，要打便和你厮打，死在这里，也得一口好棺材。"李逵道："却是甚么下江南？

不曾听的点兵调将。"燕青且劝开了闹，两个厮挽着，转出串道，离了小巷，见一个小小茶肆，两个入去里面，寻副座头，坐了吃茶。对席有个老者，便请会茶，闲口论闲话。燕青道："请问老丈，却才巷口一个军汉厮打，他说道要跟张招讨下江南，早晚要去出征，请问端的那里去出征？"那老人道："客人原来不知。如今江南草寇方腊反了[13]，占了八州二十五县，从睦州起[14]，直至润州[15]，自号为一国，早晚来打扬州[16]。因此朝廷已差下张招讨、刘都督去剿捕。"燕青、李逵听了这话，慌忙还了茶钱，离了小巷，径奔出城，回到营中，来见军师吴学究，报知此事。吴用见说，心中大喜，来对宋先锋说知江南方腊造反，朝廷已遣张招讨领兵。宋江听了道："我等诸将军马，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次日，宋江换了些衣服，带领燕青，自来说此一事。径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闻知，忙教请进。宋江来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将军何事，更衣而来？"宋江禀道："近因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军，非奉呼唤，不敢擅自入城。今日小将私步至此，上告恩相。听的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润州，早晚渡江，来打扬州。宋江等人马久闲，在此屯扎不宜。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于天子前题奏则个！"宿太尉听了，大喜道："将军之言，正合吾意。下官当以一力保奏。将军请回，来早宿某具本奏闻，天子必当重用。"宋江辞了太尉，自回营寨，与众兄弟说知。

却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与百官文武计事，正说江南方腊作耗，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如此作反，自霸称尊，目今早晚兵犯扬州。天子乃曰："已命张招讨、刘都督征进，未见次第。"宿太尉越班奏曰："想此草寇，既成大患，陛下已遣张总兵、刘都督，再差征西得胜宋先锋，这两支军马为前部，可去剿除，必干大功。"天子闻奏大喜，急令使臣宣省院官听圣旨。当下张招讨，从、耿二参谋，亦行保奏，要调宋江这一干人马为前部先锋。省院官到殿，领了圣旨，随即宣取宋先锋、卢先锋，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天子降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骑，彩缎二十五表里。其余正偏将佐，各赐缎匹银两，待有功次，照名升赏，加受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务府关支，定限目下出师起行。宋江、卢俊义领了圣旨，就辞了天子。皇上乃曰："卿等数内，有个能镌玉石印信金大坚，又有个能识良马皇甫端，留此二人，驾前听用。"宋江、卢俊义承旨，再拜谢恩，出内上马回营。宋江、卢俊义两个在马上欢喜，并马而行。出的城来，只见街市上一个汉子，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两条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牵动，那物便响。宋江见了，却不识的，使军士唤那汉子问道："此是何物？"那汉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牵动，自然有声。"宋江乃作诗一首：

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

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谩徒劳。

宋江在马上与卢俊义笑道："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卢俊义道："兄长何故发此言？据我等胸中学识，不在古今名将之下。如无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道："贤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够天子重用，为人不可忘本！"卢俊义自觉失言，不敢回话。两个回到营寨，升帐而坐。当时会集诸将，除女将琼英因怀孕染病，留下东京，着叶清夫妇伏侍，请医调治外，其余将佐，尽教收拾鞍马衣甲，准备起身，征讨方腊。后来琼英病痊，弥月，产下一个面方耳大的儿子，取名叫做张节。次后闻得丈夫被贼将厉天闰杀死于独松关，琼英哀恸昏绝，随即同叶清夫妇，亲自到独松关，扶柩到张清故乡彰德府安葬。叶清又因病故，琼英同安氏老妪，苦守孤儿。张节长大，跟吴玠大败金兀术于和尚原[17]，杀得兀术亟翦须髯而遁[18]。因此张节得封官爵，归家养母，以终天年、奏请表扬其母贞节。此是琼英等贞节孝义的结果。

话休絮繁。再说宋江于奉诏讨方腊的次日，于内府关到赏赐缎匹银两，分俵诸将，给散三军头目，便就起送金大坚、皇甫端去御前听用。宋江一面调拨战船先行，着令水军头领整顿篙橹风帆，撑驾望大江进发，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弓。箭、枪、刀、衣袍、铠甲。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收拾起程、只见蔡太师差府干到营，索取圣手书生萧让，要他代笔。次日，王都尉自来问宋江求要铁叫子乐和，闻此人善能歌唱，

要他府里使令。宋江只得依允，随即又起送了二人去讫。宋江自此去了五个弟兄，心中好生郁郁不乐。当与卢俊义计议定了，号令诸军，准备出师。

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19]，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勔在吴中征取花石纲[20]，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21]，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那二十五县，都是这八州管下。此时嘉兴、松江、崇德、海宁，皆是县治。方腊自为国王，独霸一方，非同小可。原来方腊上应天书，推背图上道："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那十千，是万也；头加一点，乃方字也。冬尽，乃腊也；称尊者，乃南面为君也。正应方腊二字。占据江南八郡，隔着长江天堑，又比淮西差多少来去。

再说宋江选将出师，相辞了省院诸官，当有宿太尉、赵枢密亲来送行，赏劳三军。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22]，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将人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扬州来。于路无话，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23]。当有本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

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方腊贼兵浩大，不可轻敌。前面便是扬子大江，此是江南第一个险隘去处。隔江却是润州。如今是方腊手下枢密吕师囊并十二个统制官守把住江岸。若不得润州为家，难以抵敌。"宋江听了，便请军师吴用计较良策，即目前面大江拦截，须用水军船只向前。吴用道："扬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润州城郭。可叫几个弟兄，前去探路，打听隔江消息，用何船只，可以渡江。"宋江传令，教唤水军头领前来听令："你众弟兄，谁人与我先去探路，打听隔江消息？"只见帐下转过四员战将，尽皆愿往。不是这几个人来探路，有分教：横尸似北固山高[24]，流血染扬子江赤。直教大军飞渡乌龙阵，战舰平吞白雁滩。毕竟宋江军马怎地去收方腊，且听下回分解。

---

[1]便(pián骈)宜处分　根据情况，斟酌利弊，自行处理，不必请示。

[2]贾(gǔ古)　商人。　肆宅　店铺。

[3]作词一首　此词套用南宋张炎咏孤雁的名作《解连环》。

[4]有功不伐　虽有大功也不自我夸耀。伐，自我夸耀。

[5]保义郎　阶官名。宋徽宗时重定武职官为五十二阶，保义郎是第四十九阶。阶官，也叫寄禄官，只表明受官者的等级身分、资历待遇。

[6]带御器械　武职官中最为贵重亲信的近侍官，可以佩带弓箭、御剑，称为带御器械。

[7]皇城使　五代时设，是皇城司的主官，由君主的亲信担任，以护卫皇城。宋代沿设，但以官寄禄，仅表示资历待遇的官阶。

[8]差(cī疵)　等级。

[9]赆(jìn尽)　送行者所赠的礼物。

[10]谁向西周二句　《诗经·桧·匪风》有“谁将西归？怀之好音”句，意思是谁如回西方我的故乡，请他捎带个平安音信。这二句诗化用其意，是说谁能向朝廷送去一个音信，说宋江忠心不变。怀，托带、送给。

[11]秦长脚　即杀害岳飞的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秦桧。

[12]说平话，正说三国志　平话的话本，用的是建安虞氏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见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

[13]方腊(？—1121)　北宋末年浙江农民起义领袖。出身雇工。原籍歙州，后迁居睦州青溪。他组织牟尼教发动群众，于宣和二年秋在睦州起义，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先后占有杭州等七州四十八县。宋王朝派童贯率军十五万前往镇压。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军战败，方腊被俘，八月就义于东京开封。

[14]睦州　州名，治所在建德(今浙江省建德县)。宣和三年改为严州。

[15]润州　州名，治所在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地当江南运河入江之口，为南北交通枢纽。

[16]扬州　州名，治所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

[17]吴玠(jiè介)　(1093—1139)南宋抗金名将。知兵法，善骑射。富平之战宋军败后，他与弟吴璘扼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击败进攻汉中的金军。后又屡败金军。官至四川宣抚使。

[18]亟鬄(jí tì急替)须髯　急忙剃掉胡须。

[19]歙(shè涉)州　州名，治所在歙县(今安徽东南部的歙县)。

[20]朱勔(miǎn棉)　北宋末年苏州人，投靠宰相蔡京得官，深受宋徽宗的宠信。他毁屋掘墓搜刮江浙一带的奇花异石，运往东京，骚扰东南二十年。东南人民恨之入骨，方腊起义时被列为首恶。

[21]清溪县　宋改淳安县，在今浙江杭州西南部。境内多山。

[22]泗水　在今山东省中部。全长千数百里，为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

[23]淮安县　在今江苏省中部偏北。

[24]北固山　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话说这九千三百里扬子大江，远接三江，却是汉阳江、浔阳江、扬子江。从四川直至大海，中间通着多少去处，以此呼为万里长江。地分吴、楚，江心内有两座山，一座唤做金山[1]，一座唤做焦山[2]。金山上有一座寺，绕山起盖，谓之寺里山。焦山上一座寺，藏在山凹里，不见形势，谓之山里寺。这两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楚尾吴头，一边是淮东扬州[3]，一边是浙西润州[4]，今时镇江是也。且说润州城郭，却是方腊手下东厅枢密使吕师囊守把江岸。此人原是歙州富户，因献钱粮与方腊，官封为东厅枢密使。幼年曾读兵书战策，惯使一条丈八蛇矛，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十二个统制官，名号江南十二神，协同守把润州江岸。那十二神：

擎天神福州沈刚　　游弈神歙州潘文得
遁甲神睦州应明　　六丁神明州徐统
霹雳神越州张近仁　巨灵神杭州沈泽
太白神湖州赵毅　　太岁神宣州高可立

吊客神常州范畴　　黄旛神润州卓万里
豹尾神江州和潼　　丧门神苏州沈抃

话说枢密使吕师囊，统领着五万南兵，据住江岸。甘露亭下[5]，摆列着战船三千余只，江北岸却是瓜洲渡口[6]，净荡荡地无甚险阻。

此时先锋使宋江兵马战船，水陆并进，已到淮安了，约至扬州取齐。当日宋先锋在帐中，与军师吴用等商议："此去大江不远，江南岸便是贼兵守把，谁人与我先去探路一遭，打听隔江消息，可以进兵。"帐下转过四员战将，皆云愿往。那四个：一个是小旋风柴进，一个是浪里白跳张顺，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一个是活阎罗阮小七。宋江道："你四人分作两路。张顺和柴进，阮小七和石秀，可直到金、焦二山上宿歇，打听润州贼巢虚实，前来扬州回话。"四人辞了宋江，各带了两个伴当，扮做客人，取路先投扬州来。此时一路百姓，听得大军来征剿方腊，都挈家搬在村里躲避了。四个人在扬州城里分别，各办了些干粮。石秀自和阮小七带了两个伴当，投焦山去了。

却说柴进和张顺也带了两个伴当，将干粮捎在身边，各带把锋铓快尖刀[7]，提了朴刀，四个奔瓜洲来。此时正是初春天气，日暖花香，到得扬子江边，凭高一望，淘淘雪浪，滚滚烟波，是好江景也！有诗为证：

万里烟波万里天，红霞遥映海东边。

打鱼舟子浑无事，醉拥青蓑自在眠。

这柴进二人，望见北固山下，一代都是青白二色旌旗，岸边一字儿摆着许多船只，江北岸上，一根木头也无。柴进道："瓜洲路上，虽有屋宇，并无人住，江上又无渡船，怎生得知隔江消息？"张顺道："须得一间屋儿歇下，看兄弟赴水过去对江金山脚下，打听虚实。"柴进道："也说得是。"当下四个人奔到江边，见一带数间草房，尽皆关闭，推门不开。张顺转过侧首，掇开一堵壁子，钻将入去，见个白头婆婆，从灶边走起来。张顺道："婆婆，你家为甚不开门？"那婆婆答道："实不瞒客人说，如今听得朝廷起大军来，与方腊厮杀。我这里正是风门水口，有些人家，都搬了别处去躲，只留下老身在这里看屋。"张顺道："你家男子汉那里去了？"婆婆道："村里去望老小去了。"张顺道："我有四个人，要渡江过去，那里有船觅一只？"婆婆道："船却那里去讨？近日吕枢密听得大军来和他厮杀，都把船只拘管过润州去了。"张顺道："我四人自有粮食，只借你家宿歇两日，与你些银子作房钱，并不搅扰你。"婆婆道："歇却不妨，只是没有床席。"张顺道："我们自有措置。"婆婆道："客人，只怕早晚有大军来。"张顺道："我们自有回避。"当时开门，放柴进和伴当入来，都倚了朴刀，放了行李，取些干粮烧饼出来吃了。张顺再来江边，望那江景时，见金山寺正在江心里。但见：

江吞鳌背，山耸龙鳞。烂银盘涌出青螺[8]，软翠堆远拖

素练[9]。遥观金殿，受八面之天风；远望钟楼，倚千层之石壁。梵塔高侵沧海日，讲堂低映碧波云。无边阁，看万里征帆；飞步亭，纳一天爽气。郭璞墓中龙吐浪[10]，金山寺里鬼移灯。

张顺在江边看了一回，心中思忖道："润州吕枢密，必然时常到这山上。我且今夜去走一遭，必知消息。"回来和柴进商量道："如今来到这里，一只小船也没，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两个大银顶在头上，直赴过金山寺去，把些财赂与那和尚，讨个虚实，回报先锋哥哥。你只在此间等候。"柴进道："早干了事便回。"

是夜星月交辉，风恬浪静，水天一色。黄昏时分，张顺脱膊了，扁扎起一腰白绢水裩儿，把这头巾衣服，裹了两个大银，拴缚在头上，腰间带一把尖刀，从瓜洲下水，直赴开江心中来[11]。那水淹不过他胸脯，在水中如走旱路，看看赴到金山脚下，见石峰边缆着一只小船，张顺爬到船边，除下头上衣包，解了湿衣，扎拭了身上，穿上衣服，坐在船中。听得润州更鼓，正打三更，张顺伏在船内望时，只见上溜头一只小船，摇将过来。张顺看了道："这只船来得跷蹊，必有奸细！"便要放船开去，不想那只船一条大索锁了，又无橹篙，张顺只得又脱了衣服，拔出尖刀，再跳下江里，直赴到那船边。船上两个人摇着橹，只望北岸，不提防南边，只顾摇。张顺却从水底下一钻，钻到船边，扳住船舷，把尖刀一削，两个摇橹的撇了橹，倒撞下江里去了。张顺早跳在船

上。那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张顺手起一刀，砍得一个下水去，那个吓得倒入舱里去。张顺喝道："你是甚人？那里来的船只？实说，我便饶你！"那人道："好汉听禀：小人是此间扬州城外定浦村陈将士家干人，使小人过润州投拜吕枢密那里献粮，准了，使个虞候和小人同回，索要白粮五万石、船三百只，作进奉之礼。"张顺道："那个虞候，姓甚名谁？现在那里？"干人道："虞候姓叶名贵，却才好汉砍下江里去的便是。"张顺道："你却姓甚？甚么名字？几时过去投拜？船里有甚物件？"干人道："小人姓吴名成，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吕枢密直教小人去苏州，见了御弟三大王方貌，关了号色旌旗三百面，并主人陈将士官诰，封做扬州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号衣一千领，及吕枢密劄付一道。"张顺又问道："你的主人，姓甚名字？有多少人马？"吴成道："人有数千，马有百十余匹。嫡亲有两个孩儿，好生了得，长子陈益，次子陈泰。主人将士，叫做陈观。"张顺都问了备细来情去意，一刀也把吴成剁下水里去了。船尾上装起橹来，径摇到瓜洲。柴进听橹声响，急忙出来看时，见张顺摇只船来，柴进便问来由。张顺把前事一一说了，柴进大喜，去船舱里，取出一包袱文书，并三百面红绢号旗，杂色号衣一千领，做两担打迭了。张顺道："我却去取了衣裳来。"把船再摇到金山脚下，取了衣裳、巾帻、银子，再摇到瓜洲岸边，天色方晓，重雾罩地。张顺把船砍漏，推开江里去沉了。来到屋下，把三二两银子，与了婆婆，两个伴当挑了担子，径回扬州来。此时宋先锋军马，俱屯扎在扬州城外，本州官员迎接宋先锋入城馆驿

内安下，连日筵宴，供给军士。

却说柴进、张顺伺候席散，在馆驿内见了宋江，备说陈观父子交结方腊，早晚诱引贼兵渡江，来打扬州。天幸江心里遇见，教主帅成这件功劳。宋江听了大喜，便请军师吴用商议用甚良策。吴用道："既有这个机会，觑润州城易如反掌！先拿了陈观，大事便定。只除如此如此。"即时唤浪子燕青，扮做叶虞候，教解珍、解宝扮做南军。问了定浦村路头，解珍、解宝挑着担子，燕青都领了备细言语，三个出扬州城来，取路投定浦村。离城四十余里，早问到陈将士庄前。见门首二三十庄客，都整整齐齐，一般打扮。但见：

攒竹笠子，上铺着一把黑缨；细线衲袄，腰系着八尺红绢。牛膀鞋，登山似箭；獐皮袜，护脚如绵。人人都带雁翎刀，个个尽提鸦嘴搠。

当下燕青改作浙人乡谈，与庄客唱喏道："将士宅上，有么？"庄客道："客人那里来？"燕青道："从润州来。渡江错走了路，半日盘旋，问得到此。"庄客见说，便引入客房里去，教歇了担子，带燕青到后厅来见陈将士。燕青便下拜道："叶贵就此参见！"拜罢，陈将士问道："足下何处来？"燕青打浙音道："回避闲人，方敢对相公说。"陈将士道："这几个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燕青道："小人姓叶名贵，是吕枢密帐前虞候。正月初七日，接得吴成密书，枢密甚喜，特差叶贵送吴成到苏州，见御弟三大王，备说相公之意。三大王使人启奏，降下

官诰，就封相公为扬州府尹。两位直阁舍人[12]，待吕枢密相见了时，再定官爵。今欲使令吴成回程，谁想感冒风寒病症，不能动止。枢密怕误了大事，特差叶贵送到相公官诰，并枢密文书、关防、牌面、号旗三百面、号衣一千领，克日定时，要相公粮食船只，前赴润州江岸交割。"便取官诰文书，递与陈将士看了，大喜，忙摆香案，望南谢恩已了，便唤陈益、陈泰出来相见。燕青叫解珍、解宝取出号衣号旗，入后厅交付。陈将士便邀燕青请坐。燕青道："小人是个走卒，相公处如何敢坐？"陈将士道："足下是那壁恩相差来的人，又与小官赍诰敕，怎敢轻慢？权坐无妨。"燕青再三谦让了，远远地坐下。陈将士叫取酒来，把盏劝燕青，燕青推却道："小人天戒不饮酒。"待他把过三两巡酒，两个儿子都来与父亲庆贺递酒。燕青把眼使叫解珍、解宝行事。解宝身边取出不按君臣的药头[13]，张人眼慢，放在酒壶里。燕青便起身说道："叶贵虽然不曾将酒过江，借相公酒果，权为上贺之意。"便斟一大钟酒，上劝陈将士，满饮此杯。随即便劝陈益、陈泰两个，各饮了一杯。当面有几个心腹庄客，都被燕青劝了一杯，燕青那嘴一努，解珍出来外面，寻了火种，身边取出号旗号炮，就庄前放起。左右两边，已有头领等候，只听号炮响，前来策应。燕青在堂里，见一个个都倒了，身边掣出短刀，和解宝一齐动手，早都割下头来。庄门外哄动十个好汉，从前面打将入来。那十员将佐：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九纹龙史进、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八臂那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丧门神鲍旭、锦豹子杨林、病大虫薛

永。门前众庄客，那里迎敌得住？里面燕青、解珍、解宝早提出陈将士父子首级来。庄门外又早一彪人马官军到来，为首六员将佐。那六员：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当下六员首将，引一千军马，围住庄院，把陈将士一家老幼，尽皆杀了。拿住庄客，引去浦里看时，傍庄傍港，泊着三四百只船，却满满装载粮米在内。众将得了数目，飞报主将宋江。

宋江听得杀了陈将士，便与吴用计议进兵。收拾行李，辞了总督张招讨，部领大队人马，亲到陈将士庄上，分拨前队将校，上船行计，一面使人催趱战船过去。吴用道："选三百只快船，船上各插着方腊降来的旗号[14]。着一千军汉，各穿了号衣，其余三四千人，衣服不等。"三百只船内，埋伏二万余人，更差穆弘扮做陈益，李俊扮做陈泰，各坐一只大船，其余船分拨将佐。

第一拨船上，穆弘、李俊管领。穆弘身边，拨与十个偏将簇拥着。那十个：

项充　李衮　鲍旭　薛永　杨林
杜迁　宋万　邹渊　邹润　石勇

李俊身边，也拨与十个偏将簇拥着。那十个：

童威　童猛　孔明　孔亮　郑天寿
李立　李云　施恩　白胜　陶宗旺

第二拨船上，差张横、张顺管领。张横船上，拨与四个偏将簇拥着。那四个：

曹正　　杜兴　　龚旺　　丁得孙

张顺船上，拨与四个偏将簇拥着。那四个：

孟康　　侯健　　汤隆　　焦挺

第三拨船上便差十员正将管领，也分作两船进发。那十个：

史进　　雷横　　杨雄　　刘唐　　蔡庆
张清　　李逵　　解珍　　解宝　　柴进

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将佐，共计四十二员渡江，次后宋江等，却把战船装载马匹，游龙飞鲸等船一千只，打着宋朝先锋使宋江旗号，大小马步将佐，一发载船渡江。两个水军头领，一个是阮水二，一个是阮小五，总行催督。

且不说宋江中军渡江，却说润州北固山上，哨见对港三百来只战船，一齐出浦，船上却插着护送衣粮先锋红旗号，南军连忙报入行省里来[15]。吕枢密聚集十二个统制官，都全副披挂，弓弩上弦，刀剑出鞘，带领精兵，自来江边观看。见前面一百只船，先傍岸拢来。船上望着两个为头的，前后

簇拥着的，都披着金锁子号衣，一个个都是那彪形大汉。吕枢密下马，坐在银交椅上，十二个统制官两行把住江岸。穆弘、李俊见吕枢密在江岸上坐地，起身声喏。左右虞候喝令住船，一百只船，一字儿抛定了锚。背后那二百只船，乘着顺风，都到了，分开在两下拢来，一百只在左，一百只在右，做三下均匀摆定了。客帐司下船来问道："船从那里来？"穆弘答道："小人姓陈名益，兄弟陈泰，父亲陈观，特遣某等弟兄，献纳白米五万石、船三百只、精兵五千，来谢枢密恩相保奏之恩。"客帐司道："前日枢密相公，使叶虞候去来，现在何处？"穆弘道："虞候和吴成各染伤寒时疫，现在庄上养病，不能前来。今将关防文书，在此呈上。"客帐司接了文书，上江岸来禀复吕枢密道："扬州定浦村陈府尹男陈益、陈泰，纳粮献兵，呈上原赍去关防文书在此。"吕枢密看，果是原领公文，传钧旨，教唤二人上岸。客帐司唤陈益、陈泰上来参见。穆弘、李俊上得岸来，随后二十个偏将，都跟上去。排军喝道："卿相在此，闲杂人不得近前！"二十个偏将都立住了。穆弘、李俊躬身叉手，远远侍立。客帐司半晌方才引一人过去参拜了，跪在面前。吕枢密道："你父亲陈观，如何不自来？"穆弘禀道："父亲听知是梁山泊宋江等领兵到来，诚恐贼人下乡扰搅，在家支吾，未敢擅离。"吕枢密道："你两个那个是兄？"穆弘道："陈益是兄。"吕枢密道："你弟兄两个，曾习武艺么？"穆弘道："托赖恩相福荫，颇曾训练。"吕枢密道："你将来白粮，怎地装载？"穆弘道："大船装粮三百石，小船装粮二百石。"吕枢密道："你两个来到，恐有他意！"穆弘道："小人

父子，一片孝顺之心，怎敢怀半点外意?”吕枢密道:“虽然是你好心，吾观你船上军汉模样非常，不由人不疑。你两个只在这里，吾差四个统制官，引一百军人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决不轻恕。”穆弘道:“小人此来，指望恩相重用，何必见疑!”吕师囊正欲点四个统制下船搜看，只见探马报道:“有圣旨到南门外了，请枢相便上马迎接。”吕枢密急上了马，便分付道:“且与我把住江岸,这两个陈益、陈泰随将我来。”穆弘把眼看李俊一觉。等吕枢密先行去了,穆弘、李俊随后招呼二十个偏将，便入城门。守门将校喝道:“枢密相公只叫这两个为头的入来。其余人伴，休放进去!”穆弘、李俊过去了，二十个偏将都被挡住在城边。且说吕枢密到南门外，接着天使，便问道:“缘何来得如此要急?”那天使是方腊面前引进使冯喜，悄悄地对吕师囊道:“近日司天太监浦文英奏道:‘夜观天象，有无数罡星入吴地分野，中间杂有一半无光，就里为祸不小。’天子特降圣旨，教枢密紧守江岸。但有北边来的人，须要仔细盘诘，磨问实情。如是形影奇异者，随即诛杀，勿得停留。”吕枢密听了大惊:“却才这一班人，我十分疑忌,如今却得这话。且请到城中开读。”冯喜同吕枢密都到行省，开读圣旨已了，只见飞马又报:“苏州又有使命，赍擎御弟三大王令旨到来。”言说:“你前日扬州陈将士投降一节，未可准信，诚恐有诈。近奉圣旨，近来司天监内，照见罡星入于吴地分野，可以牢守江岸。我早晚自差人到来监督。”吕枢密道:“大王亦为此事挂心，下官已奉圣旨。”随即令人牢守江面，来的船上人，一个也休放上岸，一面设宴管待

两个使命。

却说那三百只船上人，见半日没些动静。左边一百只船上张横、张顺，带八个偏将，提军器上岸；右边一百只船上十员正将，都拿了枪刀，钻上岸来；守江面南军，拦当不住。黑旋风李逵和解珍、解宝，便抢入城，守门官军急出拦截，李逵抡起双斧，一砍一剁，早杀翻两个把门官军。城边发起喊来，解珍、解宝各挺钢叉入城，都一时发作，那里关得城门迭？李逵横身在门底下，寻人砍杀，先至城边二十个偏将，各夺了军器，就杀起来。吕枢密急使人传令来，教牢守江面时，城门边已自杀入城了。十二个统制官，听得城边发喊，各提动军马时，史进、柴进早招起三百只船内军兵，脱了南军的号衣，为首先上岸，船舱里埋伏军兵，一齐都杀上岸来。为首统制官沈刚、潘文得两路军马来保城门时，沈刚被史进一刀剁下马去，潘文得被张横刺斜里一枪搠倒。众军混杀，那十个统制官，都望城子里退入去，保守家眷。穆弘、李俊在城中听得消息，就酒店里夺得火种，便放起火来。吕枢密急上马时，早得三个统制官到来救应。城里降天也似火起。瓜洲望见，先发一彪军马，过来接应。城里四门，混战良久，城上早竖起宋先锋旗号。四面八方，混杀人马，难以尽说，下来便见。且说江北岸，早有一百五十只战船傍岸，一齐牵上战马，为首十员战将登岸，都是全付披挂。那十员大将：关胜、呼延灼、花荣、秦明、郝思文、宣赞、单廷珪、韩滔、彭玘、魏定国。正偏战将一十员，部领二千军马，冲杀入城。此时吕枢密方才大败，引着中伤人马，

径奔丹徒县去了。大军夺得润州，且教救灭了火，分拨把住四门，却来江边，迎接宋先锋船，正见江面上游龙飞鲸船只，乘着顺风，都到南岸。大小将佐迎接宋先锋入城，预先出榜，安抚百姓，点本部将佐，都到中军请功。史进献沈刚首级，张横献潘文得首级，刘唐献沈泽首级，孔明、孔亮生擒卓万里，项充、李衮生擒和潼，郝思文箭射死徐统。得了润州，杀了四个统制官，生擒两个统制官，杀死牙将官兵，不计其数。

宋江点本部将佐，折了三个偏将，都是乱军中被箭射死，马踏身亡。那三个：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一个是没面目焦挺，一个是九尾龟陶宗旺。宋江见折了三将，心中烦恼，怏怏不乐。吴用劝道："生死人之分定。虽折了三个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个险隘州郡，何故烦恼，有伤玉体？要与国家干功，且请理论大事。"宋江道："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载，上应星曜。当初梁山泊发愿，五台山设誓，但愿同生同死。回京之后，谁想道先去了公孙胜，御前留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又用了萧让，王都尉又要了乐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我三个弟兄。想起宋万这人，虽然不曾立得奇功，当初梁山泊开创之时，多亏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宋江传令，叫军士就宋万死处，搭起祭仪，列了银钱，排下乌猪白羊，宋江亲自祭祀奠酒。就押生擒到伪统制卓万里、和潼，就那里斩首沥血，享祭三位英魂。宋江回府治里，支给功赏，一面写了申状，使人报捷，亲请张招讨，不在话下。沿街杀的死尸，尽教收拾出城烧化，收拾三个偏将尸

骸，葬于润州东门外。

且说吕枢密折了大半人马，引着六个统制官，退守丹徒县，那里敢再进兵。申将告急文书，去苏州报与三大王方貌求救。闻有探马报来，苏州差元帅邢政领军到来了。吕枢密接见邢元帅，问慰了，来到县治，备说陈将士诈降缘由，以致透漏宋江军马渡江。“今得元帅到此，可同恢复润州。”邢政道：“三大王为知罡星犯吴地，特差下官领军到来，巡守江面。不想枢密失利，下官与你报仇，枢密当以助战。”次日，邢政引军来恢夺润州。却说宋江在润州衙内与吴用商议，差童威、童猛引百余人，去焦山寻取石秀、阮小七，一面调兵出城，来取丹徒县。点五千军马，为首差十员正将。那十人：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花荣、徐宁、朱仝、索超、杨志。当下十员正将，部领精兵五千，离了润州，望丹徒县来。关胜等正行之次，路上正迎着邢政军马。两军相对，各把弓箭射住阵脚，排成阵势。南军阵上，邢政挺枪出马，六个统制官，分在两下。宋军阵中关胜见了，纵马舞青龙偃月刀来战邢政。两员将斗到十四五合，一将翻身落马。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必在阵前亡。毕竟二将厮杀，输了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金山　在今江苏镇江市西北。本在长江中，清末江沙淤积，才与南岸相连。

[2]焦山　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北。屹立江中，历来为江防要地。

[3]淮东扬州　淮东是淮南东路的简称，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

[4]浙西润州　浙西是两浙西路的简称，治所在杭州（今杭州市）。辖境包括润州。

[5]甘露亭　三国吴曾于今江苏镇江北固山上建寺，时甘露适降，名甘露寺。甘露亭恐即寺中之亭。

[6]瓜州　又称瓜埠州，在江苏邗江县南，大运河入长江处。与镇江市隔江斜对，为长江南北水运交通要冲。

[7]铓（mánɡ忙）　刀剑的尖锋。这里是锋利之意。

[8]烂银盘涌出青螺　青山浮涌在大江中。烂银盘，白茫茫的江面如同灿烂的银盘。青螺，青山峰峦犹为螺髻。

[9]软翠堆远拖素练　长江象一条白色丝带从金山脚下拖得很远很远。软翠堆，指山色青翠的金山。素练，白色丝带。

[10]郭璞　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东晋时著名的训诂学家、文学家。

[11]赴　通“泭”，浮游。

[12]直阁舍人　直阁和舍人本是官职名称，宋元时用作贵家子弟的尊称，与“公子”的意思差不多。

[13]不按君臣的药头　中药处方，讲求君臣配合，君是主要药品，臣是次要药品。不按君臣，就是违反配药的原理。这里即指吃了使人昏迷的蒙汗药。

[14]降来　颁赐下来。

[15]行省　最高地方行政区的名称。此为元朝制度。元代除京师附近地区直属于中书省外，并在各路设立十一行中书省，简称十一行省。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1]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2]

话说元帅刑政和关胜交马，战不到十四五合，被关胜手起一刀，砍于马下。呼延灼见砍了邢政，大驱人马，卷杀将去，六个统制官望南而走。吕枢密见本部军兵大败亏输，弃了丹徒县，领了伤残军马，望常州府而走。宋兵十员大将，夺了县治，报捷与宋先锋知道，部领大队军兵，前进丹徒县驻扎，赏劳三军，飞报张招讨，移兵镇守润州。次日，中军从、耿二参谋赍送赏赐到丹徒县，宋江祗受，给赐众将。

宋江请卢俊义计议调兵征进，宋江道："目今宣、湖二州，亦是贼寇方腊占据。我今与你分兵拨将，作两路征剿，写下两个阄子，对天拈取。若拈得所征地方，便引兵去。"当下宋江阄得常、苏二处[3]，卢俊义阄得宣、湖二处，宋江便叫铁面孔目裴宣把众将均分。除杨志患病不能征进，寄留丹徒外，其余将校拨开两路。宋先锋分领将佐攻打常、苏二处，正偏将共计四十二人，正将一十三员，偏将二十九员：

正将先锋使呼保义宋江　　军师智多星吴用

扑天雕李应　　大刀关胜

小李广花荣　　霹雳火秦明

金枪手徐宁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九纹龙史进　　黑旋风李逵

神行太保戴宗

偏将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井木犴郝思文　　丑郡马宣赞

百胜将韩滔　　天目将彭玘

混世魔王樊瑞　　铁笛仙马麟

锦毛虎燕顺　　八臂那吒项充

飞天大圣李衮　　丧门神鲍旭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锦豹子杨林　　金眼彪施恩

鬼脸儿杜兴　　毛头星孔明

独火星孔亮　　轰天雷凌振

铁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庆

金毛犬段景住　　通臂猿侯健

神算子蒋敬　　神医安道全

险道神郁保四　　铁扇子宋清

铁面孔目裴宣

大小正偏将佐四十二员，随行精兵三万人马，宋先锋总领。

副先锋卢俊义亦分将佐攻打宣、湖二处，正偏将佐共四

十七员，正将一十五员，偏将三十二员，朱武偏将之首，受军师之职。

正将副先锋玉麒麟卢俊义　军师神机朱武

小旋风柴进　豹子头林冲

双枪将董平　双鞭呼延灼

急先锋索超　没遮拦穆弘

病关索杨雄　插翅虎雷横

两头蛇解珍　双尾蝎解宝

没羽箭张清　赤发鬼刘唐

浪子燕青

偏将圣水将单廷珪　神火将魏定国

小温侯吕方　赛仁贵郭盛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狻猊邓飞

打虎将李忠　小霸王周通

跳涧虎陈达　白花蛇杨春

病大虫薛永　摸着天杜迁

小遮拦穆春　出林龙邹渊

独角龙邹润　催命判官李立

青眼虎李云　石将军石勇

旱地忽律朱贵　笑面虎朱富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菜园子张青　母夜叉孙二娘

白面郎君郑天寿　金钱豹子汤隆

操刀鬼曹正　　　　白日鼠白胜

花项虎龚旺　　　　中箭虎丁得孙

活闪婆王定六　　　　鼓上蚤时迁

大小正偏将佐四十七员，随征精兵三万人马，卢俊义管领。

看官牢记话头，卢先锋攻打宣、湖二州，共是四十七人；宋公明攻打常、苏二处，共是四十二人。计有水军首领，自是一伙，为因童威、童猛差去焦山，寻见了石秀、阮小七，回报道："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前到焦山寺内。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汉，留在寺中宿食。后知张顺干了功劳，打听得焦山下船，取茆港[4]，好去攻伐江阴、太仓，沿海州县。使人申将文书来，索请水军头领，并要战具船只。"宋江即差李俊等八员，拨与水军五千，跟随石秀、阮小七等，共取水路，计正偏将一十员。那十员，正将七员，偏将三员：

拚命三郎石秀　　　　混江龙李俊

船火儿张横　　　　浪里白跳张顺

立地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阎罗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玉旛竿孟康

大小正偏将佐一十员，水军精兵五千，战船一百只。

看官听说，宋江自丹徒分兵，共是九十九人，已自不满

百数。大战船都拨与水军头领攻打江阴、太仓，小战船却俱入丹徒，都在里港，随军攻打常州。

话说吕师囊引了六个统制官，退保常州毗陵郡。这常州原有守城统制官钱振鹏，手下两员副将，一个是晋陵县上濠人氏，姓金名节，一个是钱振鹏心腹之人许定。钱振鹏原是清溪县都头出身，协助方腊，累得城池，升做常州制置使。听得吕枢密失利，折了润州，一路退回常州，随即引金节、许定，开门迎接，请入州治，管待已了，商议迎战之策。钱振鹏道："枢相放心。钱某不才，愿施犬马之劳，直杀的宋江那厮们大败过江，恢复润州，方遂吾愿！"吕枢密抚慰道："若得制置如此用心，何虑国家不安？成功之后，吕某当极力保奏，高迁重爵。"当日筵宴，不在话下。且说宋先锋领起分定人马，攻打常、苏二州，拨马军长驱大进，望毗陵郡来。为头正将一员关胜，部领十员将佐。那十人：秦明、徐宁、黄信、孙立、郝思文、宣赞、韩滔、彭玘、马麟、燕顺。正偏将佐共计十一员，引马军三千，直取常州城下，摇旗擂鼓搦战。吕枢密看了道："谁敢去退敌军？"钱振鹏备了战马道："钱某当以效力向前。"吕枢密随即拨六个统制官相助。六个是谁：应明、张近仁、赵毅、沈抃、高可立、范畴。七员将带领五千人马，开了城门，放下吊桥。钱振鹏使口泼风刀，骑一匹卷毛赤兔马，当先出城。关胜见了，把军马暂退一步，让钱振鹏列成阵势，六个统制官分在两个。对阵关胜当先立马横刀，厉声高叫："反贼听着！汝等助一匹夫谋反，损害生灵，人神共怒！今日天兵临境，尚不知死，敢来与我拒敌！

我等不把你这贼徒诛尽杀绝，誓不回兵！”钱振鹏听了大怒，骂道：“量你等一伙，是梁山泊草寇，不知天时，却不思图王霸业，倒去降无道昏君，要来和俺大国相并。我今直杀的你片甲不回才罢！”关胜大怒，舞起青龙偃月刀，直冲将来。钱振鹏使动泼风刀，迎杀将去。两员将厮杀，斗了三十合之上，钱振鹏渐渐力怯，抵当不住。南军门旗下，两个统制官看见钱振鹏力怯，挺两条枪，一齐出马，前去夹攻。关胜上首赵毅，下首范畴。宋军门旗下，恼犯了两员偏将，一个舞动丧门剑，一个使起虎眼鞭，抢出马来，乃是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六员将，三对儿在阵前厮杀。吕枢密急使许定、金节出城助战。两将得令，各持兵器，都上马直到阵前，见赵毅战黄信，范畴战孙立，却也都是对手。斗到间深里，赵毅、范畴渐折便宜。许定、金节各使一口大刀出阵。宋军阵中韩滔、彭玘二将，双出来迎。金节战住韩滔，许定战住彭玘，四将又斗，五队儿在阵前厮杀。

原来金节素有归降大宋之心，故意要本队阵乱，略斗数合，拨回马望本阵先走，韩滔乘势追将去。南军阵上高可立，看见金节被韩滔追赶得紧急，取雕弓，搭上硬箭，满满地拽开，飕的一箭，把韩滔面颊上射着，倒撞下马来。这里秦明急把马一拍，抡起狼牙棍前来救时，早被那里张近仁抢出来，咽喉上复一枪，结果了性命。彭玘和韩滔是一正一副的兄弟，见他身死，急要报仇，撇了许定，直奔阵上，去寻高可立。许定赶来，却得秦明占住厮杀。高可立看见彭玘赶来，挺枪便迎。不提防张近仁从肋窝里撞将出来，把彭玘一

枪搠下马去。关胜见损了二将，心中忿怒，恨不得杀进常州，使转神威，把钱振鹏一刀，也剁于马下。待要抢他那骑赤兔卷毛马，不提防自己坐下赤兔马，一脚前失，倒把关胜掀下马来，南阵上高可立、张近仁两骑马便来抢关胜，却得徐宁引宣赞、郝思文二将齐出，救得关胜回归本阵。吕枢密大驱人马，卷杀出城，关胜众将失利，望北退走，南兵追赶二十余里。此日关胜折了些人马，引军回见宋江，诉说折了韩滔、彭玘。宋江大哭道："谁想渡江已来，损折我五个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腊，以致损兵折将？"吴用劝道："主帅差矣！输赢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怪。此是两个将军禄绝之日，以致如此。请先锋免忧，且理大事。"只见帐前转过李逵便说道："着几个认得杀俺兄弟的人，引我去杀那贼徒，替我两个哥哥报仇！"宋江传令，教来日打起一面白旗，"我亲自引众将，直至城边，与贼交锋，决个胜负。"次日，宋公明领起大队人马，水陆并进，船骑相迎，拔寨都起。黑旋风李逵引着鲍旭、项充、李衮，带领五百悍勇步军，先来出哨，直到常州城下。

吕枢密见折了钱振鹏，心下甚忧，连发了三道飞报文书，去苏州三大王方貌处求救，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又听得报道："城下有五百步军打城，认旗上写道为首的是黑旋风李逵。"吕枢密道："这厮是梁山泊第一个凶徒，惯杀人的好汉，谁敢与我先去拿他？"帐前转过两个得胜获功的统制官高可立、张近仁。吕枢密道："你两个若拿得这个贼人，我当一力保奏，加官重赏。"张、高二统制，各绰了枪上马，带领一千马步

兵，出城迎敌。黑旋风李逵见了，便把五百步军一字儿摆开，手搭两把板斧，立在阵前；丧门神鲍旭仗着一口大阔板刀，随于侧首；项充、李衮两个，各人手挽着蛮牌，右手拿着铁标，四个人各披前后掩心铁甲，列于阵前。高、张二统制正是得胜狸猫强似虎，及时鸦鹊便欺鹏，统着一千军马，靠城排开。宋军内有几个探子，却认得高可立、张近仁两个，是杀韩滔、彭玘的，便指与黑旋风道："这两个领军的，便是杀俺韩、彭二将军的！"李逵听了这说，也不打话，拿起两把板斧，直抢过对阵去。鲍旭见李逵杀过对阵，急呼项充、李衮舞起蛮牌，便去策应。四个齐发一声喊，滚过对阵。高可立、张近仁吃了一惊，措手不及，急待回马，那两个蛮牌，早滚到马颔下，高可立、张近仁在马上把枪望下搠时，项充、李衮把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高可立马脚，高可立撷下马来。项充叫道"留下活的"时，李逵是个好杀人的汉子，那里忍耐得住，早一斧砍下头来。鲍旭从马上揪下张近仁，一刀也割了头。四个在阵里乱杀。黑旋风把高可立的头缚在腰里，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天地，横身在里面砍杀，杀得一千马步军，退入城去，也杀了三四百人，直赶到吊桥边。李逵和鲍旭两个，便要杀入城去，项充、李衮死当回来。城上擂木炮石，早打下来。四个回到阵前，五百军兵依原一字摆开，那里敢轻动？本是也要来混战，怕黑旋风不分皂白，见的便砍，因此不敢近前。尘头起处，宋先锋军马已到，李逵、鲍旭各献首级，众将认的是高可立、张近仁的头，都吃了一惊道："如何获得仇人首级？"两个说："杀了许多

人众，本待要捉活的来，一时手痒，忍耐不住，就便杀了。”宋江道：“既有仇人首级，可于白旗下，望空祭祀韩、彭二将。”宋江又哭了一场，放倒白旗，赏了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人，便进兵到常州城下。且说吕枢密在城中心慌，便与金节、许定，并四个统制官，商议退宋江之策。诸将见李逵等杀了这一阵，众人都胆颤心寒，不敢出战。问了数声，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默默无言，无人敢应。吕枢密心内纳闷，教人上城看时，宋江军马，三面围住常州，尽在城下擂鼓摇旗，呐喊搦战。吕枢密叫众将，且各上城守护。众将退去，吕枢密自在后堂寻思，无计可施，唤集亲随左右心腹人商量，自欲弃城逃走，不在话下。

且说守将金节回到自已家中，与其妻秦玉兰说道：“如今宋先锋围住城池，三面攻击。我等城中粮食缺少，不经久困。倘或打破城池，我等那时，皆为刀下之鬼。”秦玉兰答道：“你素有忠孝之心，归降之意，更兼原是宋朝旧官，朝廷不曾有甚负汝，不若去邪归正，擒捉吕师囊，献与宋先锋，便是进身之计。”金节道：“他手下现有四个统制官，各有军马。许定这厮，又与我不睦，与吕师囊又是心腹之人。我恐事未必谐，反惹其祸。”其妻道：“你只密密地黄夜修一封书缄，拴在箭上，射出城去，和宋先锋达知，里应外合取城。你来日出战，诈败佯输，引诱入城，便是你的功劳。”金节道：“贤妻此言极当，依汝行之。”史官诗曰：

弃暗投明免祸机，毗陵重见负羁妻[5]。

妇人尚且存忠义，何事男儿识见迷。

次日，宋江领兵攻城得紧，吕枢密聚众商议，金节答道："常州城池高广，只宜守，不可敌。众将且坚守，等待苏州救兵来到，方可会合出战。"吕枢密道："此言极是。"分拨众将：应明、赵毅守把东门，沈抃、范畴守把北门，金节守把西门，许定守把南门。调拨已定，各自领兵坚守。当晚金节写了私书，拴在箭上，待夜深人静，在城上望着西门外探路军人射将下去。那军校拾得箭矢，慌忙报入寨里来。守西寨正将花和尚鲁智深同行者武松两个见了，随即使偏将杜兴赍了，飞报东北门大寨里来。宋江、吴用点着明烛，在帐里议事。杜兴呈上金节的私书，宋江看了大喜，便传令教三寨中知会。次日，三寨内头领，三面攻城。吕枢密在战楼上，正观见宋江阵里轰天雷凌振，扎起炮架，却放了一个风火炮，直飞起去，正打在敌楼角上，骨碌碌一声响，平塌了半边。吕枢密急走，救得性命下城来，催督四门守将，出城搦战。擂了三通战鼓，大开城门，放下吊桥，北门沈抃、范畴引军出战。宋军中大刀关胜，坐下钱振鹏的卷毛赤兔马，出于阵前，与范畴交战。两个正待相持，西门金节又引出一彪军来搦战。宋江阵上病尉迟孙立出马。两个交战，斗不到三合，金节诈败，拨转马头便走。孙立当先，燕顺、马麟为次，鲁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兴，一发进兵。金节便退入城，孙立已赶入城门边，占住西门。城中闹起，知道大宋军马，已从西门进城了。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

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城上早竖起宋先锋旗号，范畴、沈抃见了城中事变，急待奔入城去，保全老小时，左边冲出王矮虎、一丈青，早把范畴捉了。右边冲出宣赞、郝思文两个，一齐向前，把沈抃一枪刺下马去，众军活捉了。宋江、吴用大驱人马入城，四下里搜捉南兵，尽行诛杀。吕枢密引了许定，自投南门而走，死命夺路，众军追赶不上，自回常州听令，论功升赏。赵毅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捉来献出。应明乱军中杀死，获得首级。宋江来到州治，便出榜安抚，百姓扶老携幼，诣州拜谢。宋江抚慰百姓，复为良民。众将各来请功。金节赴州治拜见宋江，宋江亲自下阶迎接金节，上厅请坐。金节感激无限，复为宋朝良臣，此皆其妻赞成之功，不在话下。宋江叫把范畴、沈抃、赵毅三个，陷车盛了，写道申状，就叫金节亲自解赴润州张招讨中军帐前。金节领了公文，监押三将，前赴润州交割。比及去时，宋江已自先叫神行太保戴宗，赍飞报文书，保举金节到中军了。张招讨见宋江申复金节如此忠义，后金节到润州，张招讨大喜，赏赐金节金银、缎匹、鞍马、酒礼。有副都督刘光世，就留了金节，升做行军都统，留于军前听用。后来金节跟随刘光世大破金兀术四太子，多立功劳，直做到亲军指挥使，至中山阵亡，这是金节的结果。有诗为证：

从邪廊庙生堪愧，殉义沙场骨也香。
他日中山忠义鬼，何如方腊阵中亡。

当日张招讨、刘都督赏了金节，把三个贼人，碎尸万段，枭

首示众。随即使人来常州，犒劳宋先锋军马。

且说宋江在常州屯驻军马，使戴宗去宣州、湖州卢先锋处，飞报调兵消息，一面又有探马报来说，吕枢密逃回在无锡县，又会合苏州救兵，正欲前来迎敌。宋江闻知，便调马军步军，正偏将佐十员头领，拨与军兵一万，望南迎敌。那十员将佐：关胜、秦明、朱仝、李应、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当下关胜等领起前部军兵人马，与同众将，辞了宋先锋，离城去了。

且说戴宗探听宣、湖二州进兵的消息，与同柴进回见宋江，报说副先锋卢俊义得了宣州，特使柴大官人到来报捷。宋江甚喜。柴进到州治，参拜已了，宋江把了接风酒，同入后堂坐下，动问卢先锋破宣州备细缘由。柴进将出申达文书，与宋江看了，备说打宣州一事。方腊部下镇守宣州经略使家余庆，手下统制官六员，都是歙州、睦州人氏。那六人：李韶、韩明、杜敬臣、鲁安、潘濬、程胜祖。当日家余庆分调六个统制，做三路出城对阵，卢先锋也分三路军兵迎敌。中间是呼延灼和李韶交战，董平共韩明相持。战到十合，韩明被董平两枪刺死，李韶遁去，中路军马大败。左军是林冲和杜敬臣交战，索超与鲁安相持。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死鲁安。右军是张清和潘濬交战，穆弘共程胜祖相持。张清一石子打下潘濬，打虎将李忠赶出去杀了。程胜祖弃马逃回。此日连胜四将，贼兵退入城去。卢先锋急驱众将夺城，赶到门边，不提防贼兵城上，飞下一片磨扇来，打死俺一个偏将。城上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那箭矢都有毒药，

射中俺两个偏将，比及到寨，俱各身死。卢先锋因见折了三将，连夜攻城。守东门贼将不紧，因此得了宣州，乱军中杀死了李韶，家余庆领了些败残军兵，望湖州去了。智深困于阵上，不知去向。磨扇打死了白面郎君郑天寿。两个中药箭的，是操刀鬼曹正、活闪婆王定六。宋江听得又折了三个兄弟，大哭一声，蓦然倒地，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正是：花开又被风吹落，月皎那堪云雾遮。毕竟宋江昏晕倒了，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宣州　州名，治所在宣城（今安徽宣城）。

[2]毗（pí脾）陵郡　宋为常州毗陵郡，治所在晋陵县（今江苏武进县）。

[3]苏州　州名，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

[4]茆　同"茅"。

[5]负羁妻　公元前六五六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流亡国外。路经曹国，曹君对之极不礼貌。曹大夫僖负羁之妻，断定重耳定能回国执政，劝丈夫厚礼相待。后晋文公攻占曹国，下令保护僖负羁住宅，赦免他的同族，以报答当年的施与。见《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八年。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话说当下众将救起宋江，半晌方才苏醒，对吴用等说道："我们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腊了！自从渡江以来，如此不利，连连损折了我八个弟兄。"吴用劝道："主帅休说此言，恐懈军心。当初破大辽之时，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数。今番折了兄弟们，此是各人寿数。眼见得渡江以来，连得了三个大郡，润州、常州、宣州。此乃皆是天子洪福齐天，主将之虎威，如何不利！先锋何故自丧志气？"宋江道："虽然天数将尽，我想一百八人，上应列宿，又合天文所载，兄弟们如手足之亲。今日听了这般凶信，不由我不伤心。"吴用再劝道："主将请休烦恼，勿伤贵体。且请理会调兵接应，攻打无锡县。"宋江道："留下柴大官人与我做伴。别写军帖，使戴院长与我送去，回复卢先锋，着令进兵攻打湖州，早至杭州聚会。"吴用教裴宣写了军帖回复，使戴宗往宣州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吕师囊引着许定，逃回至无锡县，正迎着苏州三大王发来救应军兵，为头是六军指挥使卫忠，带十数个牙将，引兵一万，来救常州，合兵一处，守住无锡县。吕枢密诉说

金节献城一事，卫忠道："枢密宽心，小将必然再要恢复常州。"只见探马报道："宋军至近，早作准备。"卫忠便引兵上马，出北门外迎敌，早见宋兵军马势大，为头是黑旋风李逵，引着鲍旭、项充、李衮当先，直杀过来。卫忠力怯，军马不曾摆成行列，大败而走，急退入无锡县时，四个早随马后，赶入县治。吕枢密便奔南门而走。关胜引着兵马，已夺了无锡县。卫忠、许定亦望南门走了，都回苏州去了。关胜等得了县治，便差人飞报宋先锋。宋江与众头领都到无锡县，便出榜安抚了本处百姓，复为良民，引大队军马，都屯住在本县，却使人申请张、刘二总兵镇守常州。

且说吕枢密会同卫忠、许定三个，引了败残军马，奔苏州城来告三大王求救，诉说宋军势大，迎敌不住，兵马席卷而来，以致失陷城池。三大王大怒，喝令武士，推转吕枢密，斩讫报来。卫忠等告说："宋江部下军将，皆是惯战兵马，多有勇烈好汉了得的人，更兼步卒，都是梁山泊小喽罗，多曾惯斗，因此难敌。"方貌道："权且寄下你项上一刀，与你五千军马，首先出哨。我自分拨大将，随后便来策应。"吕师囊拜谢了，全身披挂，手执丈八蛇矛，上马引军，首先出城。却说三大王聚集手下八员战将，名为八骠骑，一个个都是身长力壮，武艺精熟的人。那八员：

飞龙大将军刘赟	飞虎大将军张威
飞熊大将军徐方	飞豹大将军郭世广
飞天大将军邬福	飞云大将军苟正

飞山大将军甄诚　　　　飞水大将军昌盛

当下三大王方貌，亲自披挂，手持方天画戟，上马出阵，监督中军人马，前来交战。马前摆列着那八员大将，背后整整齐齐有三二十个副将，引五万南兵人马，出阊阖门来[1]，迎敌宋军。前部吕师囊引着卫忠、许定，已过寒山寺了，望无锡县而来。宋江已使人探知，尽引许多正偏将佐，把军马调出无锡县，前进十里余路。两军相遇，旗鼓相望，各列成阵势。吕师囊忿那口气，跃坐下马，横手中矛，亲自出阵，要与宋江交战。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回头问道："谁人敢拿此贼?"说犹未了，金枪手徐宁挺起手中金枪，骤坐下马，出到阵前，便和吕枢密交战。二将交锋，左右助喊，约战了二十余合，吕师囊露出破绽来，被徐宁肋下刺着一枪，搠下马去。两军一齐呐喊。黑旋风李逵手挥双斧，丧门神鲍旭挺仗飞刀，项充、李衮各舞枪牌，杀过阵来，南兵大乱。宋江驱兵赶杀，正迎着方貌大队人马，两边各把弓箭射住阵脚，各列成阵势。南军阵上，一字摆开八将。方貌在中军听得说杀了吕枢密，心中大怒，便横戟出马来，大骂宋江道："量你等只是梁山泊一伙打家劫舍的草贼，宋朝合败，封你为先锋，领兵侵入吾地，我今直把你诛尽杀绝，方才罢兵!"宋江在马上指道："你这厮只是睦州一伙村夫，量你有甚福禄，妄要图王霸业，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天兵到此，尚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方貌喝道："且休与你论口，我手下有八员猛将在此，你敢拨八个出来厮杀么?"宋江

笑道："若是我两个并你一个，也不算好汉。你使八个出来，我使八员首将，和你比试本事，便见输赢。但是杀下马的，各自抬回本阵，不许暗箭伤人，亦不许抢掳尸首。如若不见输赢，不得混战，明日再约厮杀。"方貌听了，便叫八将出来，各执兵器，骤马向前。宋江道："诸将相让马军出战。"说言未绝，八将齐出，那八人：关胜、花荣、徐宁、秦明、朱仝、黄信、孙立、郝思文。宋江阵内，门旗开处，左右两边，分出八员首将，齐齐骤马，直临阵上。两军中花腔鼓擂，杂彩旗摇，各家放了一个号炮，两军助着喊声，十六骑马齐出，各自寻着敌手，捉对儿厮杀。那十六员将佐，如何见得寻着对手，配合交锋？关胜战刘赟，秦明战张威，花荣战徐方，徐宁战邬福，朱仝战苟正，黄信战郭世广，孙立战甄诚，郝思文战昌盛。真乃是难描难画，但见：

征尘乱起，杀气横生。人人欲作那吒，个个争为敬德。三十二条臂膊，如织锦穿梭；六十四只马蹄，似追风走雹。队旗错杂，难分赤白青黄；兵器交加，莫辨枪刀剑戟。试看旋转烽烟里，真似元宵走马灯。

这十六员猛将，都是英雄，用心相敌，斗到三十合之上，数中一将，翻身落马，赢得的是谁？美髯公朱仝，一枪把苟正刺下马来。两阵上各自鸣金收军，七对将军分开。两下各回本阵。三大王方貌，见折了一员大将，寻思不利，引兵退回苏州城内。宋江当日催趱军马，直近寒山寺下寨[2]，升赏朱

仝。裴宣写了军状，申复张招讨，不在话下。

且说三大王方貌退兵入城，坚守不出，分调诸将，守把各门，深栽鹿角，城上列着踏弩硬弓，擂木炮石，窝铺内熔煎金汁，女墙边堆垛灰瓶，准备牢守城池。次日，宋江见南兵不出，引了花荣、徐宁、黄信、孙立，带领三千余骑马军，前来看城。见苏州城郭，一周遭都是水港环绕，墙垣坚固，想道："急不能够打得城破。"回到寨中，和吴用计议攻城之策。有人报道："水军头领正将李俊，从江阴来见主将。"宋江教请入帐中。见了李俊，宋江便问沿海消息。李俊答道："自从拨领水军，一同石秀等杀至江阴、太仓沿海等处，守将严勇、副将李玉部领水军船只，出战交锋。严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枪搠下水去，李玉已被乱箭射死，因此得了江阴、太仓。即目石秀、张横、张顺去取嘉定，三阮去取常熟，小弟特来报捷。"宋江见说大喜，赏赐了李俊，着令自往常州，去见张、刘二招讨，投下申状。且说这李俊径投常州来，见了张招讨、刘都督，备说收复了江阴、太仓海岛去处，杀了贼将严勇、李玉。张招讨给与了赏赐，令回宋先锋处听调。李俊回到寒山寺寨中，来见宋先锋。宋江因见苏州城外，水面空阔，必用水军船只厮杀，因此就留下李俊，教整点船只，准备行事。李俊说道："容俊去看水面阔狭，如何用兵，却作道理。"宋江道："是。"李俊去了两日，回来说道："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备舟一只，投宜兴小港，私入太湖里去，出吴江，探听南边消息，然后可以进兵，四面夹攻，方可得破。"宋江道："贤弟此言极当！只是没有副手与你同去。"随即

便拨李大官人带同孔明、孔亮、施恩、杜兴四个，去江阴、太仓、昆山、常熟、嘉定等处，协助水军，收复沿海县治，便可替回童威、童猛，来帮助李俊行事。李应领了军帖，辞别宋江，引四员偏将，投江阴去了。不过两日，童威、童猛回来，参见宋先锋。宋江抚慰了，就叫随从李俊，乘驾小船，前去探听南边消息。

且说李俊带了童威、童猛，驾起一叶扁舟，两个水手摇橹，五个人径奔宜兴小港里去，盘旋直入太湖中来。看那太湖时，果然水天空阔，万顷一碧。但见：

天连远水，水接遥天。高低水影无尘，上下天光一色。双双野鹭飞来，点破碧琉璃，两两轻鸥惊起，冲开青翡翠。春光淡荡，溶溶波皱鱼鳞；夏雨滂沱，滚滚浪翻银屋。秋蟾皎洁，金蛇游走波澜；冬雪纷飞，玉蝶弥漫天地。混沌凿开元气窟[3]，冯夷独占水晶宫。

有诗为证：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常送钓船归。

当下李俊和童威、童猛并两个水手，驾着一叶小船，径奔太湖，渐近吴江，远远望见一派渔船，约有四五十只。李俊道："我等只做买鱼，去那里打听一遭。"五个人一径摇到那打

鱼船边，李俊问道："渔翁，有大鲤鱼吗?"渔人道："你们要大鲤鱼，随我家里去卖与你。"李俊摇着船，跟那几只鱼船去。没多时，渐渐到一个处所。看时，团团一遭，都是驼腰柳树，篱落中有二十余家。那渔人先把船来缆了，随即引李俊、童威、童猛三人上岸，到一个庄院里。一脚入得庄门，那人嗽了一声，两边钻出七八条大汉，都拿着挠钩，把李俊三人一齐搭住，径捉入庄里去，不问事情，便把三人都绑在桩木上。李俊把眼看时，只见草厅上坐着四个好汉。为头那个赤须黄发，穿着领青绸衲袄；第二个瘦长短髯，穿着一领黑绿盘领木绵衫；第三个黑面长须；第四个骨脸阔腮扇圈胡须。两个都一般穿着领青衲袄子，头上各带黑毡笠儿，身边都倚着军器。为头那个喝问李俊道："你等这厮们，都是那里人氏？来我这湖泊里做甚么?"李俊应道："俺是扬州人，来这里做客，特来买鱼。"那第四个骨脸的道："哥哥休问他，眼见得是细作了。只顾与我取他心肝来吃酒。"李俊听得这话，寻思道："我在浔阳江上，做了许多年私商，梁山泊内又妆了几年的好汉，却不想今日结果性命在这里！罢，罢，罢！"叹了口气，看着童威、童猛道："今日是我连累了兄弟两个，做鬼也只是一处去！"童威、童猛道："哥哥休说这话，我们便死也够了。只是死在这里，埋没了兄长大名。"三面厮觑着，腆起胸脯受死。那四个好汉，却看了他们三个说了一回，互相厮觑道："这个为头的人，必不是以下之人。"那为头的好汉又问道："你三个正是何等样人？可通个姓名，教我们知道。"李俊又应道："你们要杀便杀。我等姓名，至死也不说与你，枉惹

的好汉们耻笑！”那为头的见说了这话，便跳起来，把刀都割断了绳索，放起这三个人来。四个渔人，都扶他至屋内请坐。为头那个纳头便拜，说道：“我等做了一世强人，不曾见你这般好义气人物！好汉，三位老兄正是何处人氏？愿闻大名姓字。”李俊道：“眼见得你四位大哥，必是个好汉了。便说与你，随你们拿我三个那里去。我三个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将。我是混江龙李俊。这两个兄弟，一个是出洞蛟童威，一个是翻江蜃童猛。今来受了朝廷招安，新破辽国，班师回京，又奉敕命，来收方腊。你若是方腊手下人员，便解我三人去请赏，休想我们挣扎！”那四个听罢，纳头便拜，齐齐跪道：“有眼不识泰山，却才甚是冒渎，休怪！休怪！俺四个兄弟，非是方腊手下，原旧都在绿林丛中讨衣吃饭。今来寻得这个去处，地名唤做榆柳庄，四下里都是深港，非船莫能进。俺四个只着打鱼的做眼，太湖里面寻些衣食。近来一冬，都学得些水势，因此无人敢来侵傍。俺们也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招集天下好汉，并兄长大名，亦闻有个浪里白跳张顺，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道：“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军头领，现在江阴地面，收捕贼人。改日同他来，却和你们相会。愿求你等四位大名。”为头那一个道：“小弟们因在绿林丛中走，都有异名，哥哥勿笑！小弟是赤须龙费保，一个是卷毛虎倪云，一个是太湖蛟卜青，一个是瘦脸熊狄成。”李俊听说了四个姓名，大喜道：“列位从此不必相疑，喜得是一家人！俺哥哥宋公明现做收方腊正先锋，即目要取苏州，不得次弟[4]，特差我三个人来探路。今既得遇你四位好汉，可随我去见俺先

锋，都保你们做官，待收了方腊，朝廷升用。”费保道：“容复：若是我四个要做官时，方腊手下，也得个统制做了多时。所以不愿为官，只求快活。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帮助时，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说保我做官时，其实不要。”李俊道：“既是恁地，我等只就这里结义为兄弟如何？”四个好汉见说大喜，便叫宰了一口猪，一羫羊[5]，致酒设席，结拜李俊为兄。李俊叫童威、童猛都结义了。

七个人在榆柳庄上商议，说宋公明要取苏州一事，“方貌又不肯出战，城池四面是水，无路可攻，舟船港狭，难以准敌，似此怎得城子破？”费保道：“哥哥且宽心住两日。杭州不时间有方腊手下人来苏州公干，可以乘势智取城郭。小弟使几个打鱼的去缉听，若还有人来时，便定计策。”李俊道：“此言极妙！”费保便唤几个渔人，先行去了，自同李俊每日在庄上饮酒。在那里住了两三日，只见打鱼的回来报道：“平望镇上，有十数只递运船只，船尾上都插着黄旗，旗上写着‘承造王府衣甲’，眼见的是杭州解来的。每只船上，只有五七人。”李俊道：“既有这个机会，万望兄弟们助力。”费保道：“只今便往。”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个，其计不谐了。”费保道：“哥哥放心，都在兄弟身上。”随即聚集六七十只打鱼小船。七筹好汉，各坐一只，其余都是渔人，各藏了暗器，尽从小港透入大江，四散接将去。当夜星月满天，那十只官船，都湾在江东龙王庙前。费保船先到，忽起一声号哨，六七十只鱼船，一齐拢来，各自帮住大船。那官船里人急钻出来 早被挠钩搭住，三个五个，做一串儿缚了。及至跳得下

水的，都被挠钩搭上船来。尽把小船带住官船，都移入太湖深处，直到榆柳庄时，已是四更天气。闲杂之人，都缚做一串，把大石头坠定，抛在太湖里淹死。捉得两个为头的来问时，原来是守把杭州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库官，特奉令旨，押送新造完铁甲三千副，解赴苏州三大王方貌处交割。李俊问了姓名，要了一应关防文书，也把两个库官杀了。李俊道："须是我亲自去和哥哥商议，方可行此一件事。"费保道："我着人把船渡哥哥，从小港里到军前觉近便。"就叫两个渔人，摇一只快船送出去。李俊分付童威、童猛，并费保等，且教把衣甲船只，悄悄藏在庄后港内，休得吃人知觉了。费保道："无事。"自来打并船只。

却说李俊和两个渔人，驾起一叶快船，径取小港，掉到军前寒山寺上岸。来至寨中，见了宋先锋，备说前事。吴用听了大喜道："若是如此，苏州唾手可得！便请主将传令，就差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带领冲阵牌手二百人，跟随李俊回太湖庄上，与费保等四位好汉，如此行计，约在第二日进发。"李俊领了军令，带同一行人，直到太湖边来。三个先过湖去，却把船只接取李逵等一干人，都到榆柳庄上。李俊引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个，和费保等相见了。费保看见李逵这般相貌，都皆骇然。邀取二百余人，在庄上置备酒食相待。到第三日，众人商议定了。费保扮做解衣甲正库官，倪云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官的号衣，将带了一应关防文书，众渔人都装做官船上艄公水手，却藏黑旋风等二百余人将校在船舱里；卜青、狄成押着后船，都带了放火的器械。

却欲要行动，只见渔人又来报道："湖面上有一只船，在那里摇来摇去。"李俊道："又来作怪！"急急自去看时，船头上立着两个人，看来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和轰天雷凌振。李俊呢了一声号哨，那只船飞也似奔来庄上，到得岸边，上岸来，都相见了。李俊问："二位何来？甚事见报？"戴宗道："哥哥急使李逵来了，正忘却一件大事，特地差我与凌振赍一百号炮在船里，湖面上寻赶不上，这里又不敢拢来傍岸，教兄弟明早卯时进城，到得里面，便放这一百个火炮为号。"李俊道："最好！"便就船里，搬过炮笼炮架来，都藏埋衣甲船内。费保等闻知是戴宗，又置酒设席管待。凌振带来十个炮手，都埋伏摆在第三只船内。当夜四更，离庄望苏州来，五更已后，到得城下。守门军士，在城上望见南国旗号，慌忙报知管门大将，却是飞豹大将军郭世广，亲自上城来问了小校备细，接取关防文书，吊上城来看了。郭世广使人赍至三大王府里，辩看了来文，又差人来监视，却才教放入城门。郭世广直在水门边坐地，再叫人下船看时，满满地堆着铁甲号衣，因此一只只都放入城去。放过十只船了，便关水门。三大王差来的监视官员，引着五百军，在岸上跟定，便着湾住了船。李逵、鲍旭、项充、李衮，从船舱里钻出来。监视官见了四个人，形容粗丑，急待问是甚人时，项充、李衮早舞起团牌，飞出一把刀来，把监视官剁下马去。那五百军欲待上船，被李逵掣起双斧，早跳在岸上，一连砍翻十数个，那五百军人都走了。船里众好汉，并牌手二百余人，一齐上岸，便放起火来。凌振就岸边撒开炮架，搬出号炮，连放了十数个。那

炮震得城楼也动，四下里打将入去。三大王方貌正在府中计议，听的火炮接连响，惊得魂不附体。各门守将，听得城中炮响不绝，各引兵奔城中来。各门飞报，南军都被冷箭射死，宋军已上城了。苏州城内鼎沸起来，正不知多少宋军入城。黑旋风李逵和鲍旭引着两个牌手，在城里横冲直撞，追杀南兵。李俊、戴宗引着费保四人，护持凌振，只顾放炮。宋江已调三路军将取城。宋兵杀入城来，南军漫散，各自逃生。

且说三大王方貌急急披挂上马，引了五七百铁甲军，夺路待要杀出南门，不想正撞见黑旋风李逵这一伙，杀得铁甲军东西乱窜，四散奔走。小巷里又撞出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打将来。方貌抵当不住，独自跃马，再回府来。乌鹊桥下转出武松，赶上一刀，掠断了马脚，方貌倒撷将下来，被武松再复一刀砍了，提首级径来中军，参见先锋请功。此时宋江已进城中王府坐下，令诸将各自去城里搜杀南军，尽皆捉获。单只走了刘赟一个，领了些败残军兵，投秀州去了。有诗为证：

神器从来不可干[6]，僭王称号讵能安？
武松立马诛方貌，留与凶顽做样看。

宋江到王府坐下，便传下号令，休教杀害良民百姓，一面教救灭了四下里火，便出安民文榜，晓谕军民。次后聚集诸将，到府请功。已知武松杀了方貌，朱仝生擒徐方，史进生擒了甄诚，孙立鞭打死张威，李俊枪刺死昌盛，樊瑞杀死

邬福，宣赞和郭世广鏖战，你我相伤，都死于饮马桥下，其余都擒得牙将，解来请功。宋江见折了丑郡马宣赞，伤悼不已，便使人安排花棺彩椁，迎去虎丘山下殡葬。把方貌首级，并徐方、甄诚，解赴常州张招讨军前施行。张招讨就将徐方、甄诚碎剐于市，方貌首级，解赴京师。回将许多赏赐，来苏州给散众将。张招讨移文申状，请刘光世镇守苏州，却令宋先锋沿便进兵，收捕贼寇。只见探马报道："刘都督、耿参谋来守苏州。"当日众将都跟着宋先锋迎接刘光世等官入城王府安下。参贺已了，宋江众将，自来州治议事，使人去探沿海水军头领消息如何。却早报说，沿海诸处县治，听得苏州已破，群贼各自逃散，海僻县道，尽皆平静了。宋江大喜，申达文书到中军报捷，请张招讨晓谕旧官复职，另拨中军统制，前去各处守御安民，退回水军头领正偏将佐，来苏州调用。数日之间，统制等官，各自分投去了。水军头领都回苏州，诉说三阮打常熟，折了施恩；又去攻取昆山，折了孔亮；石秀、李应等尽皆回了；施恩、孔亮不识水性，一时落水，俱被渰死。宋江见又折了二将，心中大忧，嗟叹不已。武松念起旧日恩义，也大哭了一场。

且说费保等四人来辞宋先锋，要回去。宋江坚意相留，不肯，重赏了四人，再令李俊送费保等回榆柳庄去。李俊当时又和童威、童猛送费保等四人到榆柳庄上，费保等又治酒设席相款。饮酒中间，费保起身与李俊把盏，说出几句言语来，有分教，李俊离却中原之境，别立化外之基。正是：了身达命蟾离壳，立业成名鱼化龙。毕竟费保与李俊说出甚言

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

[1]阊阖门　即今江苏苏州市西北角的阊门。北通虎丘，西至寒山寺。

[2]寒山寺　在今苏州市西枫桥镇。南朝梁时始建，原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寒山、拾得二僧曾居此，故名。

[3]混沌凿开元气窟　古人认为天地开辟前的状态是"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凿开混沌，气分阴阳，阳为天，阴为地。窟是洞窟，这里即指太湖。

[4]次第　次序。引申有眉目、要领的意思。这里指攻取苏州的方略、路线。

[5]羫（qiāng腔）　本义是羊肋、羊骨，这里即指一头(羊)。

[6]干　犯。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话说当下费保对李俊道："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辽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李俊听罢，倒地便拜，说道："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腊未曾剿得，宋公明恩义难抛，行此一步未得。今日便随贤弟去了，全不见平生相聚的义气。若是众位肯姑待李俊，容待收伏方腊之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那四个道："我等准备下船只，专望哥哥到来，切不可负约！"李俊、费保结义饮酒，都约定了，誓不负盟。

次日，李俊辞别了费保四人，自和童威、童猛回来参见宋先锋，俱说费保等四人不愿为官，只愿打鱼快活。宋江又嗟叹了一回，传令整点水陆军兵起程。吴江县已无贼寇，直取平望镇，长驱而进，前望秀州而来[1]。本州守将段恺闻知苏州三大王方貌已死，只思量收拾走路。使人探知大军离城不远，遥望水陆路上，旌旗蔽日，船马相连，吓得魂消胆丧。前队大将关胜、秦明已到城下，便分调水军船只，围住西门。段恺在城上叫道："不须攻击，准备纳降。"随即开放城门，段恺香花灯烛，牵羊担酒，迎接宋先锋入城，直到州治歇下。段恺为首参见了，宋江抚慰段恺，复为良臣，便出榜安民。段恺称说："恺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腊残害，不得已投顺部下。今得天兵到此，安敢不降?"宋江备问："杭州宁海军城池，是甚人守据?有多少人马良将?"段恺禀道："杭州城郭阔远，人烟稠密，东北旱路，南面大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万余军马，二十四员战将，四个元帅，共是二十八员。为首两个，最了得，一个是歙州僧人，名号宝光如来，俗姓邓，法名元觉，使一条禅杖，乃是浑铁打就的，可重五十余斤，人皆称为国师。又一个，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宝，惯使一个流星锤，百发百中，又能使一口宝刀，名为劈风刀，可以裁铜截铁，遮莫三层铠甲，如劈风一般过去。外有二十六员，都是遴选之将，亦皆悍勇。主帅切不可轻敌。"宋江听罢，赏了段恺，便教去张招讨军前，说知备细。后来段恺就跟了张招讨行军，守把苏州，却委副都督刘光世来秀州守御，宋先锋却移兵在槜李亭

下寨[2]。当与诸将筵宴赏军，商议调兵攻取杭州之策。只见小旋风柴进起身道："柴某自蒙兄长高唐州救命已来，一向累蒙仁兄顾爱，坐享荣华，不曾报得恩义。今愿深入方腊贼巢，去做细作，或得一阵功勋，报效朝廷，也与兄长有光。未知尊意肯容否？"宋江大喜道："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贼巢，知得里面溪山曲折，可以进兵，生擒贼首方腊，解上京师，方表微功，同享富贵。只恐贤弟路程劳苦，去不得。"柴进道："情愿舍死一往，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此人晓得诸路乡谈，更兼见机而作。"宋江道："贤弟之言，无不依允。只是燕青拨在卢先锋部下，便可行文取来。"正商议未了，闻人报道："卢先锋特使燕青到来报捷。"宋江见报，大喜说道："贤弟此行，必成大功矣！恰限燕青到来，也是吉兆。"柴进也喜。

燕青到寨中，上帐拜罢宋江，吃了酒食。问道："贤弟水路来？旱路来？"燕青答道："乘传到此[3]。"宋江又问道："戴宗回时，说道已进兵攻取湖州，其事如何？"燕青禀道："自离宣州，卢先锋分兵两处：先锋自引一半军马攻打湖州，杀死伪留守弓温并手下副将五员，收伏了湖州，杀散了贼兵，安抚了百姓，一面行文申复张招讨，拨统制守御，特令燕青来报捷。主将所分这一半人马，叫林冲引领前去，攻取独松关[4]，都到杭州聚会。小弟来时，听得说独松关路上每日厮杀，取不得关，先锋又同朱武去了，嘱付委呼延将军统领军兵，守住湖州，待中军招讨调拨得统制到来，护境安民，才一面进兵，攻取德清县，到杭州会合。"宋江又问道："湖州守御取德清，并调去独松关厮杀，两处分的人将，你且说与我姓名，

共是几人去，并几人跟呼延灼来。”燕青道：“有单在此。”

分去独松关厮杀取关，现有正偏将佐二十三员：

先锋卢俊义	朱武	林冲	董平	张清
解珍	解宝	吕方	郭盛	欧鹏
邓飞	李忠	周通	邹渊	邹润
孙新	顾大嫂	李立	白胜	汤隆
朱贵	朱富	时迁		

现在湖州守御，即日进兵德清县，现有正偏将佐一十九员：

呼延灼	索超	穆弘	雷横	杨雄
刘唐	单廷珪	魏定国	陈达	杨春
薛永	杜迁	穆春	李云	石勇
龚旺	丁得孙	张青	孙二娘	

“这两处将佐，通计四十二员。小弟来时，那里商议定了，目下进兵。”宋江道：“既然如此，两路进兵攻取最好。却才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腊贼巢里面去做细作，你敢去么？”燕青道：“主帅差遣，安敢不从？小弟愿陪侍柴大官人去。”柴进甚喜，便道：“我扮做个白衣秀才，你扮做个仆者，一主一仆，背着琴剑书箱上路去，无人疑忌。直去海边寻船，使过越州[5]。却取小路去诸暨县，就那里穿过山路，取睦州不远了。”商议已定，择一日，柴进、燕青辞了宋先锋，收拾琴剑

书箱，自投海边，寻船过去，不在话下。

且说军师吴用再与宋江道："杭州南半边，有钱塘大江，通达海岛。若得几个人驾小船从海边去进赭山门，到南门外江边，放起号炮，竖立号旗，城中必慌。你水军中头领，谁人去走一遭？"说犹未了，张横、三阮道："我们都去。"宋江道："杭州西路，又靠着湖泊，亦要水军用度，你等不可都去。"吴用道："只可叫张横同阮小七，驾船将引侯健、段景住去。"当时拨了四个人，引着三十余个水手，将带了十数个火炮号旗，自来海边寻船，望钱塘江里进发。

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

再说宋江分调兵将已了，回到秀州，计议进兵，攻取杭州，忽听得东京有使命赍捧御酒赏赐到州。宋江引大小将校，迎接入城，谢恩已罢，作御酒供宴，管待天使。饮酒中间，天使又将出太医院奏准，为上皇乍感小疾，索取神医安道全回京，驾前委用，降下圣旨，就令来取。宋江不敢阻当。次日，管待天使已了，就行起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十里长亭饯行，安道全自同天使回京。有诗赞曰：

安子青囊艺最精[6]，山东行散有声名[7]。
人夸脉得仓公妙[8]，自负丹如葛子成。
刮骨立看金镞出，解肌时见刃痕平。
梁山结义坚如石，此别难忘手足情。

再说宋江把颁降到赏赐，分俵众将，择日祭旗起军，辞别刘都督、耿参谋，上马进兵，水陆并行，船骑同发。路至崇德县，守将闻知，奔回杭州去了。

且说方腊太子方天定，聚集诸将在行宫议事。今时龙翔宫基址，乃是旧日行宫。方天定手下有四员大将。那四员：

宝光如来国师邓元觉	南离大将军元帅石宝
镇国大将军厉天闰	护国大将军司行方

这四个皆称元帅大将军名号，是方腊加封。又有二十四员偏将。那二十四员：

厉天佑	吴值	赵毅	黄爱	晁中
汤逢士	王勣	薛斗南	冷恭	张俭
元兴	姚义	温克让	茅迪	王仁
崔彧	廉明	徐白	张道原	凤仪
张韬	苏泾	米泉	贝应夔	

这二十四个，皆封为将军。共是二十八员，在方天定行宫，聚集计议。方天定说道："即目宋江水陆并进，过江南来，平折了与他三个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国之屏障。若有亏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监浦文英，奏是'罡星侵入吴地，就里为祸不小'，正是这伙人了。今来犯吾境界，汝等诸官，各受重爵，务必赤心报国，休得怠慢。"众将启奏方天定道：

“主上宽心！放着许多精兵良将，未曾与宋江对敌。目今虽是折陷了数处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闻宋江、卢俊义分兵三路，来取杭州，殿下与国师谨守宁海军城郭，作万年基业。臣等众将，各各分调迎敌。”太子方天定大喜，传下令旨，也分三路军马，前去策应，只留国师邓元觉同保城池。分去那三员元帅？乃是：

护国元帅司行方，引四员首将，救应德清：

薛斗南　黄爱　徐白　米泉

镇国元帅厉天闰，引四员首将，救应独松关：

厉天佑　张俭　张韬　姚义

南离元帅石宝，引八员首将总军，出郭迎敌大队人马：

温克让　赵毅　冷恭　王仁

张道原　吴值　廉明　凤仪

三员大将，分调三路，各引军三万。分拨人马已定，各赐金帛，催促起身。元帅司行方引了一枝军马，救应德清州，望余杭州进发。

且不说两路军马策应去了。却说这宋先锋大队军兵，迤逦前进，来至临平山，望见山顶一面红旗，在那里磨动。宋江当下差正将二员——花荣、秦明，先来哨路，随即催趱战船车过长安坝来。花荣、秦明两个，带领了一千军马，转过山嘴，早迎着南军石宝军马。手下两员首将当先，望见花荣、秦明，一齐出马。一个是王仁，一个是凤仪，各挺一条

长枪，便奔将来。宋军中花荣、秦明，便把军马摆开出战。秦明手舞狼牙大棍，直取凤仪，花荣挺枪来战王仁，四马相交，斗过十合，不分胜败。秦明、花荣观见南军后有接应，都喝一声："少歇！"各回马还阵。花荣道："且休恋战，快去报哥哥来，别作商议。"后军随即飞报去中军。宋江引朱仝、徐宁、黄信、孙立四将，直到阵前。南军王仁、凤仪，再出马交锋，大骂："败将敢再出来交战！"秦明大怒，舞起狼牙棍，纵马而出，和凤仪再战。王仁却搭花荣出战。只见徐宁一骑马，便挺枪杀去。花荣与徐宁是一副一正——金枪手、银枪手，花荣随即也纵马，便出在徐宁背后，拈弓取箭在手，不等徐宁、王仁交手，觑得较亲，只一箭，把王仁射下马去，南军尽皆失色。凤仪见王仁被箭射下马来，吃了一惊，措手不及，被秦明当头一棍打着，撷下马去，南兵漫散奔走。宋军冲杀过去，石宝抵当不住，退回皋亭山来，直近东新桥下寨。当日天晚，策立不定，南兵且退入城去。次日，宋先锋军马已过了皋亭山，直抵东新桥下寨，传令教分调本部军兵，作三路夹攻杭州。那三路军兵将佐是谁？

一路分拨步军头领正偏将，从汤镇路去取东门，是：

朱仝　史进　鲁智深　武松　王英　扈三娘

一路分拨水军头领正偏将，从北新桥取古塘，截西路，打靠湖城门：

李俊　　张顺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中路马步水三军，分作三队进发，取北关门、艮山门。前队正偏将是：

关胜　花荣　秦明　徐宁　郝思文　凌振

第二队总兵主将宋先锋、军师吴用，部领人马。正偏将是：

戴宗　李逵　石秀　黄信　孙立　樊瑞
鲍旭　项充　李衮　马麟　裴宣　蒋敬
燕顺　宋清　蔡福　蔡庆　郁保四

第三队水路陆路助战策应。正偏将是：

李应　孔明　杜兴　杨林　童威　童猛

当日宋江分拨大小三军已定，各自进发。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且说中路大队军兵前队关胜，直哨到东新桥，不见一个南军。关胜心疑，退回桥外，使人回复宋先锋。宋江听了，使戴宗传令，分付道："且未可轻进。每日轮两个头领出哨。"头一日，是花荣、秦明，第二日徐宁、郝思文，一连哨了数日，又不见出战。此日又该徐宁、

郝思文，两个带了数十骑马，直哨到北关门来。见城门大开着，两个来到吊桥边看时，城上一声擂鼓响，城里早撞出一彪军马来。徐宁、郝思文急回马时，城西偏路喊声又起，一百余骑马军，冲在前面。徐宁并力死战，杀出马军队里，回头不见了郝思文。再回来看时，见数员将校，把郝思文活捉了入城去。徐宁急待回身，项上早中了一箭，带着箭飞马走时，六将背后赶来，路上正逢着关胜，救得回来，血晕倒了。六员南将，已被关胜杀退，自回城里去了，慌忙报与宋先锋知道。宋江急来看徐宁时，七窍流血。宋江垂泪，便唤随军医士治疗，拔去箭矢，用金枪药敷贴。宋江且教扶下战船内将息，自来看视。当夜三四次发昏，方知中了药箭。宋江仰天叹道："神医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师，此间又无良医可救，必损吾股肱也！"伤感不已。吴用来请宋江回寨，主议军情，勿以兄弟之情，误了国家重事。宋江使人送徐宁到秀州去养病，不想箭中药毒，调治不痊。且说宋江又差人去军中打听郝思文消息，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道："杭州北关门城上，把竹竿挑起郝思文头来示众。"方知道被方天定碎剐了，宋江见报，好生伤感。后半月徐宁已死，申文来报。宋江因折了二将，按兵不动，且守住大路。

却说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桥住扎，分军直到古塘深山去处探路，听得飞报道："折了郝思文，徐宁中箭而死。"李俊与张顺商议道："寻思我等这条路道，第一要紧，是去独松关、湖州、德清二处冲要路口。抑且贼兵都在这里出没，我们若当住他咽喉道路，被他两面来夹攻，我等兵少，难以迎敌。不若一发

杀入西山深处，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我们战场。山西后面，通接西溪，却又好做退步。”便使小校，报知先锋，请取军令。次后引兵直过桃源岭西山深处，在今时灵隐寺屯驻[9]。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在今时古塘深处。前军却来唐家瓦出哨。当日张顺对李俊说道：“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里去了。我们在此屯兵，今经半月之久，不见出战，只在山里，几时能够获功。小弟今欲从湖里没水过去，从水门中暗入城去，放火为号。哥哥便可进兵取他水门，就报与主将先锋，教三路一齐打城。”李俊道：“此计虽好，恐兄弟独力难成。”张顺道：“便把这命报答先锋哥哥许多年好情分，也不多了。”李俊道：“兄弟且慢去，待我先报与哥哥，整点人马策应。”张顺道：“我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报。比及兄弟到得城里，先锋哥哥已自知了。”当晚张顺身边藏了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看见那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那四座门：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看官听说，原来这杭州旧宋以前，唤做清河镇。钱王手里[10]，改为杭州宁海军，设立十座城门：东有菜市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北有北关门、艮山门。高宗车驾南渡之后，建都于此，唤做花花临安府，又添了三座城门。目今方腊占据时，还是钱王旧都。城子方圆八十里，虽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的富贵，从来江山秀丽，人物奢华，所以相传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怎见得：

江浙昔时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休言城内风光，且说西湖景物：有一万顷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参差翡翠。春风湖上，艳桃浓李如描；夏日池中，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涵如，看南国嫩菊堆金，冬雪纷飞，观北岭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烟细细，六桥水碧响泠泠。晓霞连映三天竺[11]，暮云深锁二高峰。风生在猿呼洞口，雨飞来龙井山头。三贤堂畔，一条鳌背侵天，四圣观前，百丈祥云缭绕。苏公堤东坡古迹[12]，孤山路和靖旧居[13]。访友客投灵隐去，簪花人逐净慈来[14]。平昔只闻三岛远，岂知湖北胜蓬莱？

苏东坡学士有诗赞道：

湖光潋滟晴偏好[15]，山色空濛雨亦奇[16]。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

又有古词名浣溪沙为证：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
当路游丝迎醉客，入花黄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这西湖，故宋时果是景致无比，说之不尽。张顺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晌。时当春暖，西湖水色拖蓝，四面山光叠翠。张顺看了道："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

干，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说罢，脱下布衫，放在桥下，头上挽着个穿心红的髯儿，下面着腰生绢水裙，系一条膀膊，挂一口尖刀，赤着脚，钻下湖里去，却从水底下摸将过湖来。此时已是初更天气，月色微明，张顺摸近涌金门边，探起头来，在水面上听时，城上更鼓，却打一更四点。城外静悄悄地，没一个人。城上女墙边，有四五个人在那里探望。张顺再伏在水里去了，又等半回，再探起头来看时，女墙边悄不见一个人。张顺摸到水口边看时，一带都是铁窗棂隔着。摸里面时，都是水帘护定，帘子上有绳索，索上缚着一串铜铃。张顺见窗棂牢固，不能够入城，舒只手入去，扯那水帘时，牵得索子上铃响，城上人早发起喊来。张顺从水底下，再钻入湖里伏了。听得城上人马下来，看那水帘时，又不见有人，都在城上说道：“铃子响得跷蹊，莫不是个大鱼，顺水游来，撞动了水帘。”众军汉看了一回，并不见一物，又各自去睡了。张顺再听时，城楼上已打三更，打了好一回更点，想必军人各自去东倒西歪睡熟了。张顺再钻向城边去，料是水里入不得城。爬上岸来看时，那城上不见一个人在上面，便欲要爬上城去，且又寻思道：“倘或城上有人，却不干折了性命，我且试探一试探。”摸些土块，掷撒上城去。有不曾睡的军士，叫将起来，再下来看水门时，又没动静。再上城来敌楼上看湖面上时，又没一只船只。原来西湖上船只，已奉方天定令旨，都收入清波门外和净慈港内，别门俱不许泊船。众人道：“却是作怪？”口里说道：“定是个鬼！我们各自睡去，休要睬他！”口里虽说，却

不去睡，尽伏在女墙边。张顺又听了一个更次不见些动静，却钻到城边来听，上面更鼓不响。张顺不敢便上去，又把些土石抛掷上城去，又没动静。张顺寻思道："已是四更，将及天亮，不上城去，更待几时？"却才爬到半城，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池里去，待要趁水没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诗曰：

曾闻善战死兵戎，善溺终然丧水中。
瓦罐不离井上破，劝君莫但逞英雄。

话分两头，却说宋江日间已接了李俊飞报，说张顺没水入城，放火为号，便转报与东门军士去了。当夜宋江在帐中和吴用议事，到四更，觉道神思困倦，退了左右，在帐中伏几而卧。猛然一阵冷风，宋江起身看时，只见灯烛无光，寒气逼人。定睛看时，见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立于冷气之中。看那人时，浑身血污着，低低道："小弟跟随哥哥许多年，恩爱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今特来辞别哥哥。"宋江道："这个不是张顺兄弟？"回过脸来这边，又见三四个，都是鲜血满身，看不仔细。宋江大哭一声，蓦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帐外左右，听得哭声，入来看时，宋江道："怪哉！"叫请军师圆梦。吴用道："兄长却才困倦暂时，有何异梦？"宋江道："适间冷气过处，分明见张顺一身血污，

立在此间，告道：'小弟跟着哥哥许多年，蒙恩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特来辞别。'转过脸来，这面又立着三四个带血的人，看不分晓，就哭觉来。"吴用道："早间李俊报说，张顺要过湖里去，越城放火为号，莫不只是兄长记心，却得这恶梦？"宋江道："只想张顺是个精灵的人，必然死于无辜。"吴用道："西湖到城边，必是险隘，想端的送了性命。张顺魂来，与兄长托梦。"宋江道："若如此时，这三四个又是甚人？"和吴学究议论不定，坐而待旦，绝不见城中动静，心中越疑。看看午后，只见李俊使人飞报将来说："张顺去涌金门越城，被箭射死于水中，现今西湖城上把竹竿挑起头来，挂着号令。"宋江见报了，又哭的昏倒，吴用等众将亦皆伤感。原来张顺为人甚好，深得弟兄情分。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吴用及众将劝道："哥哥以国家大事为念，休为弟兄之情，自伤贵体。"宋江道："我必须亲自到湖边，与他吊孝。"吴用谏道："兄长不可亲临险地，若贼兵知得，必来攻击。"宋江道："我自有计较。"随即点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个，引五百步军去探路，宋江随后带了石秀、戴宗、樊瑞、马麟，引五百军士，暗暗地从西山小路里去李俊寨里。李俊等接着，请到灵隐寺中方丈内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场，便请本寺僧人，就寺里诵经，追荐张顺。次日天晚，宋江叫小军去湖边扬一首白旛，上写道："亡弟正将张顺之魂。"插于水边。西陵桥上，排下许多祭物，却分付李逵道："如此如此。"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马麟、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随在身边。只等天色相近一更时

分，宋江挂了白袍，金盔上盖着一层孝绢，同戴宗并五七个僧人，却从小行山转到西陵桥上。军校已都列下黑猪白羊，金银祭物，点起灯烛荧煌，焚起香来。宋江在当中证盟，朝着涌金门下哭奠，戴宗立在侧边。先是僧人摇铃诵咒，摄招呼名，祝赞张顺魂魄，降坠神旛。次后戴宗宣读祭文，宋江亲自把酒浇奠，仰天望东而哭。正哭之间，只听得桥下两边，一声喊起，南北两山，一齐鼓响，两彪军马来拿宋江。正是：只因恩义如天大，惹起兵戈卷地来。毕竟宋江、戴宗怎地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

[1]秀州　州名，治所在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县）。

[2]槜（zuì醉）李亭　在今浙江嘉兴西南。

[3]传（zhuàn赚）　驿站的车马。

[4]独松关　关名，在今浙江馀杭县西北的独松岭上。岭路险狭，为旧时军事要冲。

[5]越州　州名，治所在会稽（今浙江绍兴）。

[6]青囊　古代医生以青囊盛医书，后即借指医术。囊，袋子。

[7]行散　这里指行医。

[8]仓公　汉初医学家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故又名仓公。他辨证审脉，治病多验，与扁鹊齐名。

[9]灵隐寺　著名古寺。东晋咸和元年（326）始建于今杭州市西北灵隐山麓。寺前有飞来峰、冷泉、龙泓洞等风景，为西湖游览胜地。

[10]钱王　指五代时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liú流），杭州临安人。由镇压黄巢起家，占据两浙十三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封为吴越王，成为十国之一。

[11]三天竺　杭州灵隐山飞来峰之南有天竺山，山上建有上、中、下三座天竺寺。

[12]苏公堤　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知杭州。疏浚西湖，堆泥筑起长堤，分西湖为内外两湖。夹堤种植桃柳，架桥六座，世称苏堤。

[13]孤山路和靖旧居　北宋诗人林逋，谥号和靖先生。他独身不娶，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种梅养鹤以自娱，因有"梅妻鹤子"之称。

[14]净慈　寺名。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下。

[15]潋滟（liàn yàn 练艳）　水波漫满、水光闪动的样子。

[16]空濛　形容雨中雾气迷茫。谢朓《观朝雨》诗："空濛如薄雾。"

[17]也　此诗名《饮湖上初晴后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苏轼在杭州作。末句应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话说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桥上祭奠张顺，已有人报知方天定，差下十员首将，分作两路，来拿宋江，杀出城来。南山五将，是吴值、赵毅、晁中、元兴、苏泾；北山路也差五员首将，是温克让、崔彧、廉明、茅迪、汤逢士。南北两路，共十员首将，各引三千人马，半夜前后开门，两头军兵一齐杀出来。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纸，只听得桥下喊声大举。左有樊瑞、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听得前路火起，一齐也举起火来，两路分开，赶杀南北两山军马。南兵见有准备，急回旧路。两边宋兵追赶。温克让引着四将，急回过河去时，不提防保叔塔山背后[1]，撞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军杀出来，正截断了归路，活捉了茅迪，乱枪戳死汤逢士。南山吴值也引着四将，迎着宋兵追赶，急退回来，不提防定香桥正撞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引五百步队军杀出来。那两个牌手，直抢入怀里来，手舞蛮牌，飞刀出鞘，早剁倒元兴，鲍旭刀砍死苏泾，李逵斧劈死赵毅，军兵大半杀下湖里去了，都被淹死。投到城里救军出来时，宋江军马已都入山里去了，都到灵隐寺取齐，各自请功受赏。两路

夺得好马五百余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马麟，相帮李俊等同管西湖山寨，准备攻城。宋江只带了戴宗、李逵等回皋亭山寨中。吴用等接入中军帐坐下，宋江对军师说道：“我如此行计，也得他四将之首，活捉了茅迪，将来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施行。”

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独松关、德清二处消息，便差戴宗去探，急来回报。戴宗去了数日，回来寨中，参见先锋，说知卢先锋已过独松关了，早晚便到此间。宋江听了，忧喜相半，就问兵将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里厮杀的备细，更有公文在此。先锋请休烦恼。”宋江道：“莫非又损了我几个弟兄？你休隐避我，与我实说情由。”戴宗道：“卢先锋自从去取独松关，那关两边，都是高山，只中间一条路。山上盖着关所，关边有一株大树，可高数十余丈，望得诸处皆见。下面尽是丛丛杂杂松树。关上守把三员贼将，为首的唤做吴升，第二个是蒋印，第三个是卫亨。初时连日下关，和林冲厮杀，被林冲蛇矛戳伤蒋印。吴升不敢下关，只在关上守护，次后厉天闰又引四将到关救应，乃是厉天佑、张俭、张韬、姚义四将。次日下关来厮杀，贼兵内厉天佑首先出马，和吕方相持，约斗五六十合，被吕方一戟刺死厉天佑，贼兵上关去了，并不下来。连日在关下等了数日，卢先锋为见山岭崄峻，却差欧鹏、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若是救应得迟时，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将回寨。次日，双枪将董平焦躁要去复仇，勒马在关下大骂贼将，不提

防关上一火炮打下来，炮风正伤了董平左臂，回到寨里，就使枪不得，把夹板绑了臂膊。次日定要去报仇，卢先锋当住了不曾去。过了一夜，臂膊料好，不教卢先锋知道，自和张清商议了，两个不骑马，先行上关来。关上走下厉天闰、张韬来交战。董平要捉厉天闰，步行使枪，厉天闰也使长枪来迎，与董平斗了十合。董平心里只要厮杀，争奈左手使枪不应，只得退步。厉天闰赶下关来，张清便挺枪去搠厉天闰。厉天闰却闪去松树背后，张清手中那条枪，却搠在松树上。急要拔时，搠牢了，拽不脱，被厉天闰还一枪来，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见搠倒张清，急使双枪去战时，不提防张韬却在背后拦腰一刀，把董平剁做两段。卢先锋知得，急去救应，兵已上关去了，下面又无计可施。得了孙新、顾大嫂夫妻二人，扮了逃难百姓，去到深山里，寻得一条小路，引着李立、汤隆、时迁、白胜四个，从小路过到关上，半夜里却摸上关，放起火来。贼将见关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过关，一齐弃了关隘便走。卢先锋上关点兵将时，孙新、顾大嫂活捉得原守关将吴升，李立、汤隆活捉得原守关将蒋印，时迁、白胜活捉得原守关将卫亨。将此三人，都解赴张招讨军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张清、周通三人尸骸，葬于关上。卢先锋追过关四十五里，赶上贼兵，与厉天闰交战，约斗了三十余合，被卢先锋杀死厉天闰，止存张俭、张韬、姚义，引着败残军马，勉强迎敌，得便退回，只在早晚便到。主帅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公文，心中添闷，眼泪如泉。

吴用道："既是卢先锋得胜了，可调军将去夹攻，南兵必

败，就行接应湖州呼延灼那路军马。”宋江应道：“言之极当！”便调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引三千步军，从山路接将去。黑旋风引了军兵，欢天喜地去了。且说宋江军马，攻打东门，正将朱仝等原拨五千马步军兵，从汤镇路上村中，奔到菜市门外，攻取东门。那时东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赛过城中，茫茫荡荡，田园地段。当时来到城边，把军马排开，鲁智深首先出阵，步行搦战，提着铁禅杖，直来城下大骂：“蛮撮鸟们，出来和你厮杀！”那城上见是个和尚挑战，慌忙报入太子宫中来。当有宝光国师邓元觉，听的是个和尚勒战，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闻梁山泊有这个和尚，名为鲁智深，惯使一条铁禅杖，请殿下去东门城上，看小僧和他步斗几合。”方天定见说大喜，传令旨，遂引八员猛将，同元帅石宝，都来菜市门城上，看国师迎敌。当下方天定和石宝在敌楼上坐定，八员战将簇拥在两边，看宝光国师战时，那宝光和尚怎生结束，但见：

穿一领烈火猩红直裰，系一条虎觔打就圆绦，挂一串七宝璎珞数珠，着一双九环鹿皮僧鞋。衬里是香线金兽掩心[2]，双手使铮光浑铁禅杖。

当时开城门，放吊桥，那宝光国师邓元觉引五百刀手步军，飞奔出来。鲁智深见了道：“原来南军也有这秃厮出来。洒家教那厮吃俺一百禅杖！”也不打话，抡起禅杖，便奔将来。宝光国师也使禅杖来迎。两个一齐都使禅杖相并。但见：

鲁智深忿怒，全无清净之心；邓元觉生嗔，岂有慈悲之念。这个何曾尊佛道，只于月黑杀人；那个不会看经文，惟要风高放火。这个向灵山会上[3]，恼如来懒坐莲台[4]；那个去善法堂前[5]，勒揭谛使回金杵[6]。一个尽世不修梁武忏，一个平生那识祖师禅。

这鲁智深和宝光国师，斗过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方天定在敌楼上看了，与石宝道："只说梁山泊有个花和尚鲁智深，不想原来如此了得，名不虚传！斗了这许多时，不曾折半点儿便宜与宝光和尚。"石宝答道："小将也看得呆了，不曾见这一对敌手。"正说之间，只听得飞马又报道："北关门下，又有军到城下。"石宝慌忙起身去了。且说城下宋军中，行者武松见鲁智深战宝光不下，恐有疏失，心中焦躁，便舞起双戒刀，飞出阵来，直取宝光。宝光见他两个并一个，拖了禅杖，望城里便走。武松奋勇直赶杀去，忽地城门里突出一员猛将，乃是方天定手下贝应夔，便挺枪跃马，接住武松厮杀。两个正在吊桥上撞着，被武松闪个过，撇了手中戒刀，抢住他枪杆，只一拽，连人和军器拖下马来，槅察的一刀，把贝应夔剁下头来。鲁智深随后接应了回来，方天定急叫拽起吊桥，收兵入城，这里朱仝也叫引军退十里下寨，使人去报捷宋先锋知会。当日宋江引军到北关门搦战，石宝带了流星锤上马，手里横着劈风刀，开了城门，出来迎敌。宋军阵上大刀关胜出马，与石宝交战。两个斗到二十余合，石宝拨回马便走，关胜急勒住马，也回本阵。宋江问道："缘何不去追

赶?"关胜道:"石宝刀法，不在关胜之下，虽然回马，必定有计。"吴用道:"段恺曾说，此人惯使流星锤，回马诈输，漏人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赶，定遭毒手。"且收军回寨，一面差人去赏赐武松。

却说李逵等引着步军，去接应卢先锋，来到山路里，正撞着张俭等败军，并力冲杀入去，乱军中杀死姚义。有张俭、张韬二人，再奔回关上那条路去，正逢着卢先锋，大杀一阵，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后追赶得紧急，只得弃了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篠中钻出两个人来[7]，各拿一把钢叉，张俭、张韬措手不及，被两个拿叉戳翻，直捉下山来。原来戳翻张俭、张韬的，是解珍、解宝。卢先锋见拿二人到来，大喜，与李逵等合兵一处，会同众将，同到皋亭山大寨中来，参见宋先锋等，诉说折了董平、张清、周通一事，彼各伤感，诸将尽来参拜了宋江，合兵一处下寨。次日，教把张俭解赴苏州张招讨军前，枭首示众。将张韬就寨前割腹剜心，遥空祭奠董平、张清、周通了当。宋先锋与吴用计议道:"启请卢先锋领本部人马，去接应德清县路上呼延灼等这支军，同到此间，计合取城。"卢俊义得令，便点本部兵马起程，取路望奉口镇进发。三军路上，到得奉口，正迎着司行方败残军兵回来。卢俊义接着，大杀一阵，司行方坠水而死，其余各自逃散去了。呼延灼参见卢先锋，合兵一处，回来皋亭山总寨，参见宋先锋等，诸将会合计议。宋江见两路军马都到了杭州，那宣州、湖州、独松关等处，皆是张招讨、从参谋自调统制前去各处护境安民，不在话下。宋江看呼延灼部内，不见了雷

横、龚旺二人。呼延灼诉说："雷横在德清县南门外，和司行方交锋，斗到三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马去。龚旺因和黄爱交战，赶过溪来，和人连马，陷倒在溪里，被南军乱枪戳死。米泉却是索超一斧劈死。黄爱、徐白，众将向前活捉在此。司行方赶逐在水里淹死。薛斗南乱军中逃难，不知去向。"宋江听得又折了雷横、龚旺两个兄弟，泪如雨下，对众将道："前日张顺与我托梦时，见右边立着三四个血污衣襟之人，在我面前现形，正是董平、张清、周通，雷横、龚旺这伙阴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宁海军时，重重地请僧人设斋，做好事，追荐超度众兄弟。"将黄爱、徐白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不在话下。

当日宋江叫杀牛宰马，宴劳众军。次日，与吴用计议定了，分拨正偏将佐，攻打杭州。

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偏将一十二员，攻打候潮门：

林冲　呼延灼　刘唐　解珍　解宝
单廷珪　魏定国　陈达　杨春　杜迁
李云　石勇

花荣等正偏将一十四员，攻打艮山门：

花荣　秦明　朱武　黄信　孙立　李忠
邹渊　邹润　李立　白胜　汤隆　穆春
朱贵　朱富

穆弘等正偏将十一员，去西山寨内，帮助李俊等，攻打靠湖门：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石秀
樊瑞　马麟　穆弘　杨雄　薛永
丁得孙

孙新等正偏将八员，去东门寨帮助朱仝攻打菜市、荐桥等门：

朱仝　史进　鲁智深　武松　孙新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

东门寨内，取回偏将八员，兼同李应等，管领各寨探事，各处策应：

李应　孔明　杨林　杜兴　童威　童猛
王英　扈三娘

正先锋使宋江带领正偏将二十一员，攻打北关门大路：

吴用　关胜　索超　戴宗　李逵　吕方
郭盛　欧鹏　邓飞　燕顺　凌振　鲍旭
项充　李衮　宋清　裴宣　蒋敬　蔡福

蔡庆　　时迁　　郁保四

当下宋江调拨将佐，取四面城门。

宋江等部领大队人马，直近北关门城下勒战。城上鼓响锣鸣，大开城门，放下吊桥，石宝首先出马来战。宋军阵上，急先锋索超平生性急，挥起大斧，也不打话，飞奔出来，便斗石宝。两马相交，二将猛战，未及十合，石宝卖个破绽，回马便走。索超追赶，关胜急叫休去时，索超脸上着一锤，打下马去。邓飞急去救时，石宝马到，邓飞措手不及，又被石宝一刀，砍做两段。城中宝光国师，引了数员猛将，冲杀出来，宋兵大败，望北而走。却得花荣、秦明等刺斜里杀将来，冲退南军，救得宋江回寨。石宝得胜，欢天喜地，回城中去了。

宋江等回到皋亭山大寨歇下，升帐而坐，又见折了索超、邓飞二将，心中好生纳闷。吴用谏道："城中有此猛将，只宜智取，不可对敌。"宋江道："似此损兵折将，用何计可取？"吴用道："先锋计会各门了当，再引军攻打北关门。城里兵马，必然出来迎敌，我却佯输诈败，诱引贼兵，远离城郭，放炮为号，各门一齐打城。但得一门军马进城，便放起火来应号，贼兵必然各不相顾，可获大功。"宋江便唤戴宗传令知会。次日，令关胜引些少军马，去北关门城下勒战。城上鼓响，石宝引军出城 和关胜交马。战不过十合，关胜急退。石宝军兵赶来，凌振便放起炮来。号炮起时，各门都发起喊来，一齐攻城。

且说副先锋卢俊义引着林冲等调兵攻打候潮门，军马来到城下，见城门不关，下着吊桥。刘唐要夺头功，一骑马，一把刀，直抢入城去。城上看见刘唐飞马奔来，一斧砍断绳索，坠下闸板，可怜悍勇刘唐，连马和人同死于门下。原来杭州城子，乃钱王建都，制立三重门：关外一重闸板，中间两扇铁叶大门，里面又是一层排栅门。刘唐抢到城门下，上面早放下闸板来。两边又有埋伏军兵，刘唐如何不死！林冲、呼延灼见折了刘唐，领兵回营，报复卢俊义。各门都入不去，只得且退，使人飞报宋先锋大寨知道。宋江听得又折了刘唐，被候潮门闸死，痛哭道："屈死了这个兄弟！自郓城县结义，跟着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许多年辛苦，不曾快乐。大小百十场出战交锋，出百死，得一生，未尝折了锐气。谁想今日却死于此处！"军师吴用道："此非良法。这计不成，倒送了一个兄弟。且教各门退军，别作道理。"宋江心焦，急欲要报仇雪恨，嗟叹不已。部下黑旋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和鲍旭、项充、李衮四个人，好歹要拿石宝那厮！"宋江道："那人英雄了得，你如何近傍得他？"李逵道："我不信，我明日不捉得他，不来见哥哥面。"宋江道："你只小心在意，休觑得等闲。"黑旋风李逵回到自己帐房里，筛下大碗酒，大盘肉，请鲍旭、项充、李衮来吃酒，说道："我四个，从来做一路厮杀。今日我在先锋哥哥面前，砍了大嘴，明日要捉石宝那厮，你二个不要心懒。"鲍旭道："哥哥今日也教马军向前，明日也教马军向前，今晚我等约定了，来日务要齐心向前，捉石宝那厮。我们四个都争口气！"次日早晨，李逵等四人，吃得醉饱了，都拿军

器出寨，请先锋哥哥看厮杀。宋江见四个都半醉，便道："你四个兄弟，休把性命作戏！"李逵道："哥哥，休小觑我们！"宋江道："只愿你们应得口便好！"宋江上马，带同关胜、欧鹏、吕方、郭盛四个马军将佐，来到北关门下，擂鼓摇旗搦战。李逵火杂杂地，搭着双斧，立在马前；鲍旭挺着板刀，睁着怪眼，只待厮杀；项充、李衮各挽一面团牌，插着飞刀二十四把，挺铁枪伏在两侧。只见城上鼓响锣鸣，石宝骑着一匹瓜黄马，拿着劈风刀，引两员首将，出城来迎敌，上首吴值，下首廉明。三员将却才出得城来，李逵是个不怕天地的人，大吼了一声，四个直奔到石宝马头前来。石宝便把劈风刀去迎时，早来到怀里。李逵一斧，砍断马脚，石宝便跳下来，望马军群里躲了。鲍旭早把廉明一刀，砍下马来。两个牌手，早飞出刀来，空中似玉鱼乱跃，银叶交加。宋江把马军冲到城边时，城上擂木炮石，乱打下来。宋江怕有疏失，急令退军，不想鲍旭早钻入城门里去了，宋江只叫得苦。石宝却伏在城门里面，看见鲍旭抢将入来，刺斜里只一刀，早把鲍旭砍做两断。项充、李衮急护得李逵回来。宋江军马，退还本寨，又见折了鲍旭，宋江越添愁闷，李逵也哭奔回寨里来。吴用道："此计亦非良策。虽是斩得他一将，却折了李逵的副手。"

正是众人烦恼间，只见解珍、解宝到寨来报事。宋江问其备细时，解珍禀道："小弟和解宝，直哨到南门外二十余里，地名范村，见江边泊着一连有数十只船，下去问时，原来是富阳县袁评事解粮船。小弟欲要把他杀了，本人哭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我

等今得天兵到来剪除，只指望再见太平之日，谁想又遭横亡。’小弟见他说的情切，不忍杀他，又问他道：‘你缘何却来此处？’他说：‘为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县，要刷洗村坊，着科敛白粮五万石。老汉为头，敛得五千石，先解来交纳。今到此间，为大军围城厮杀，不敢前去，屯泊在此。’小弟得了备细，特来报知主将。”吴用大喜道：“此乃天赐其便，这些粮船上，定要立功。便请先锋传令，就是你两个弟兄为头，带将炮手凌振，并杜迁、李云、石勇、邹渊、邹润、李立、白胜、穆春、汤隆，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夫妻，扮作艄公艄婆，都不要言语，混杂在艄后，一搅进得城去，便放连珠炮为号，我这里自调兵来策应。”解珍、解宝唤袁评事上岸来，传下宋先锋言语道：“你等既宋国良民，可依此行计。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此时不由袁评事不从，许多将校，已都下船。却把船上艄公人等，都只留在船上杂用，却把艄公衣服脱来，与王英、孙新、张青穿了，装扮做艄公。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三人女将，扮做艄婆，小校人等都做摇船水手。军器众将都埋藏在船舱里，把那船一齐都放到江岸边。此时各门围哨的宋军，也都不远。袁评事上岸，解珍、解宝和那数个艄公跟着，直到城下叫门。城上得知，问了备细来情，报入太子宫中。方天定便差吴值开城门，直来江边，点了船只，回到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下六员将，引一万军出城，拦住东北角上，着袁评事搬运粮米，入城交纳。此时众将人等，都杂在艄公水手人内，混同搬粮运米入城，三个女将也随入城里去了。五千粮食，须臾之间，都搬运已了。六员首将却统引

军入城中。宋兵分投而来，复围住城郭，离城三二里，列着阵势。当夜二更时分，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炮，直去吴山顶上，放将起来；众将各取火把，到处点着。城中不一时，鼎沸起来，正不知多少宋军在城里。方天定在宫中，听了大惊，急急披挂上马时，各门城上军士，已都逃命去了。宋兵大振，各自争功夺城。

且说城西山内李俊等，得了将令，引军杀到净慈港，夺得船只，便从湖里使将过来涌金门上岸。众将分投去抢各处水门，李云、石秀首先登城。就夜城中混战，止存南门不围，亡命败军都从那门下奔走。却说方天定上得马，四下里寻不着一员将校，止有几个步军跟着，出南门奔走，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走得到五云山下，只见江里走起一个人来，口里衔着一把刀，赤条条跳上岸来。方天定在马上见来得凶，便打马要走。可奈那匹马作怪，百般打也不动，却似有人笼住嚼环的一般。那汉抢到马前，把方天定扯下马来，一刀便割了头，却骑了方天定的马，一手提了头，一手执刀，奔回杭州城来。林冲、呼延灼领兵赶到六和塔时[8]，恰好正迎着那汉。二将认得是船火儿张横，吃了一惊。呼延灼便叫："贤弟那里来？"张横也不应，一骑马直跑入城里去。此时宋先锋军马大队已都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宫中为帅府，众将校都守住行宫。望见张横一骑马跑将来，众人皆吃一惊。张横直到宋江面前，滚鞍下马，把头和刀，撇在地下，纳头拜了两拜，便哭起来，宋江慌忙抱住张横道："兄弟，你从那里来？阮小七又在何处？"张横道："我不是张横。"宋江道："你不是张横，却

是谁?"张横道:"小弟是张顺。因在涌金门外,被枪箭攒死,一点幽魂,不离水里飘荡,感得西湖震泽龙君,收做金华太保,留于水府龙宫为神。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兄弟一魂缠住方天定,半夜里随出城去,见哥哥张横在大江里,来借哥哥身壳,飞奔上岸,跟在五云山脚下,杀了这贼,径奔来见哥哥。"说了,蓦然倒地。宋江亲自扶起,张横睁开眼,看了宋江并众将,刀剑如林,军士丛满,张横道:"我莫不在黄泉见哥哥么?"宋江哭道:"却才你与兄弟张顺附体,杀了方天定这贼,你不曾死,我等都是阳人,你可精细着。"张横道:"恁地说时,我的兄弟已死了!"宋江道:"张顺因要从西湖水底下去撲水门,入城放火,不想至涌金门外越城,被人知觉,枪箭攒死在彼。"张横听了,大哭一声:"兄弟!"蓦然倒了。众人看张横时,四肢不举,两眼朦胧,七魄悠悠,三魂杳杳。正是:未从五道将军去,定是无常二鬼催。毕竟张横闷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保叔塔　在杭州市西湖北岸宝石山上。传为五代吴越王钱俶的宰相吴延爽所建,有九级。后崩塌,宋时重修,减为七级。

[2]掩心　护胸甲。

[3]灵山会　佛教以灵鹫山为灵山。佛祖释迦牟尼曾会集弟子在此讲说法华经、无量寿经。山在古印度摩揭陀国国都王舍城的东北。

[4]如来　梵文多陀阿伽陀的意译,义为从如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的人。是释伽牟尼十种法号的第一种。

[5]善法堂　佛祖演说佛法的大堂。

[6]勒揭谛使回金杵　迫使揭谛掉转金杵。揭谛,守护佛法的勇猛天神。金杆,金制的兵器降魔杵。

[7]篠(xiǎo小)　小竹。

[8]六和塔　宋开宝三年(970)建,位于杭州市南高峰下。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1]

话说当下张横听得道没了他兄弟张顺，烦恼得昏晕了半晌，却救得苏醒。宋江道："且扶在帐房里调治，却再问他海上事务。"宋江令裴宣、蒋敬写录众将功劳，辰巳时分，都在营前聚集。李俊、石秀生擒吴值，三员女将生擒张道原，林冲蛇矛戳死冷恭，解珍、解宝杀了崔彧，只走了石宝、邓元觉、王勣、晁中、温克让五人。宋江便出榜安抚百姓，赏劳三军，把吴值、张道原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施行。献粮袁评事申文保举作富阳县令，张招讨处关领空头官诰，不在话下。众将都到城中歇下，左右报道："阮小七从江里上岸，入城来了。"宋江唤到帐前问时，说道："小弟和张横并侯健、段景住带领水手，海边觅得船只，行至海盐等处，指望便使入钱塘江来。不期风水不顺，打出大洋里去了。急使得回来，又被风打破了船，众人都落在水里。侯健、段景住不识水性，落下去渰死海中，众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到海口，进得赭山门　被潮直漾到半墦山，赴水回来。却见张横哥哥在五云山江里，本待要上岸来，又不知他在那地里。昨夜望见城中火起，又听得连珠炮响，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

厮杀，以此从江里上岸来。不知张横曾到岸也不曾?”宋江说张横之事，与阮小七知道，令和他自己两个哥哥相见了，依前管领水军头领船只。宋江传令，先调水军头领，去江里收拾江船，伺候征进睦州。想起张顺如此通灵显圣，去涌金门外，靠西湖边，建立庙宇，题名“金华太保”，宋江亲去祭奠。后来收伏方腊，有功于朝，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圣旨，敕封为“金华将军”，庙食杭州。

再说宋江在行宫内，因思渡江以来，损折许多将佐，心中十分悲怆，却去净慈寺修设水陆道场七昼夜，判施斛食，济拔沉冥，超度众将，各设灵位享祭。做了好事已毕，将方天定宫中一应禁物，尽皆毁坏，所有金银、宝贝、罗缎等项，分赏诸将军校。杭州城百姓俱宁，设宴庆赏，当与军师从长计议，调兵收复睦州。此时已是四月尽间，忽闻报道:“副都督刘光世并东京天使，都到杭州。”宋江当下引众将出北关门迎接入城，就行宫开读圣旨:“敕先锋使宋江等收剿方腊，累建大功，敕赐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锦衣三十五领，赏赐正将。其余偏将，照名支给赏赐缎匹。”原来朝廷只知公孙胜不曾渡江，收剿方腊，却不知折了许多头领。宋江见了三十五员锦衣御酒，蓦然伤心，泪不能止。天使问时，宋江把折了众将的话，对天使说知。天使道:“如此折将，朝廷怎知？下官回京，必当奏闻。”那时设宴款待天使，刘光世主席，其余大小将佐，各依次序而坐。御赐酒宴，各各沾恩。现亡正偏将佐，留下锦衣御酒赏赐，次日设位，遥空享祭。宋江将一瓶御酒，一领锦衣，去张顺庙里，呼名享祭。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

余的都只遥空焚化。天使住了几日，送回京师。

不觉迅速光阴，早过了数十日。张招讨差人赍文书来，催促先锋进兵。宋江与吴用请卢俊义商议："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贼巢。此去歙州，却从昱岭关小路而去[2]。今从此处分兵征剿，不知贤弟兵取何处？"卢俊义道："主兵遣将，听从哥哥严令，安敢选择？"宋江道："虽然如此，试看天命。"作两队分定人数，写成两处阄子，焚香祈祷，各阄一处。宋江拈阄得睦州，卢俊义拈阄得歙州。宋江道："方腊贼巢，正是清溪县帮源洞中。贤弟取了歙州，可屯住军马，申文飞报知会，约日同攻清溪贼洞。"卢俊义便请宋公明酌量分调将佐军校。

先锋使宋江带领正偏将佐三十六员，攻取睦州并乌龙岭：

军师吴用　关胜　花荣　秦明　李应
戴宗　朱仝　李逵　鲁智深　武松
解珍　解宝　吕方　郭盛　樊瑞
马麟　燕顺　宋清　项充　李衮
王英　扈三娘　凌振　杜兴　蔡福
蔡庆　裴宣　蒋敬　郁保四

水军头领正偏将佐七员，部领船只，随军征进睦州：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童猛
童威　孟康

副先锋卢俊义管领正偏将佐二十八员，收取歙州并昱岭关：

军师朱武	林冲	呼延灼	史进	杨雄
石秀	单廷珪	魏定国	孙立	黄信
欧鹏	杜迁	陈达	杨春	李忠
薛永	邹渊	李立	李云	邹润
汤隆	石勇	时迁	丁得孙	孙新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		

当下卢先锋部领正偏将校，共计二十九员，随行军兵三万人马，择日辞了刘都督，别了宋江，引兵望杭州取山路，经过临安县，进发登程去了。却说宋江等整顿船只军马，分拨正偏将校，选日祭旗出师，水陆并进，船骑相迎。此时杭州城内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员将佐：是张横、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患体未痊，不能征进，就拨穆春、朱富看视病人，共是八员，寄留杭州。其余众将，尽随宋江攻取睦州，共计三十七员，取路沿江望富阳县进发。

且不说两路军马起程，再说柴进同燕青，自秀州槜李亭别了宋先锋，行至海盐县前，到海边趁船，使过越州，迤逦来到诸暨县，渡过渔浦，前到睦州界上。把关隘将校拦住，柴进告道："某乃是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会阴阳，识得六甲风云[3]，辨别三光气色[4]，九流三教，无所不通，遥望江南有天子气而来，何故闭塞贤路？"把关将校，听得柴进言语不俗，便问姓名。柴进道："某乃姓柯名引，一主一仆，投上国而来，别无他故。"守将见说，留住柴进，差人径来睦州，报知右丞相祖士远、参政沈寿、佥书桓逸、元帅谭高，

四个跟前禀了。便使人接取柴进至睦州相见，各叙礼罢，柴进一段话，耸动那四个，更兼柴进一表非俗，那里坦然不疑。右丞相祖士远大喜，便叫佥书桓逸，引柴进去清溪大内朝觐。原来睦州、歙州，方腊都有行宫大殿，内却有五府六部总制在清溪县帮源洞中。且说柴进、燕青跟随桓逸，来到清溪帝都，先来参见左丞相娄敏中。柴进高谈阔论，一片言语，娄敏中大喜，就留柴进在相府管待。看了柴进、燕青出言不俗，知书通礼，先自有八分欢喜。这娄敏中原是清溪县教学的先生，虽有些文章，苦不甚高，被柴进这一段话，说得他大喜。过了一夜，次日早朝，等候方腊王子升殿，内列着侍御、嫔妃、彩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两班，殿前武士，金瓜长随侍从。当有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启奏："中原是孔夫子之乡。今有一贤士，姓柯名引，文武兼资，智勇足备，善识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风云，贯通天地气色，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不通达，望天子气而来，现在朝门外，伺候我主传宣。"方腊道："既有贤士到来，便令白衣朝见。"各门大使传宣，引柴进到于殿下。拜舞起居，山呼万岁已毕，宣入帘前。方腊看见柴进一表非俗，有龙子龙孙气象，先有八分喜色。方腊问道："贤士所言，望天子气而来，在于何处？"柴进奏道："臣柯引贱居中原，父母双亡，只身学业，传先贤之秘诀，授祖师之玄文。近日夜观乾象，见帝星明朗，正照东吴。因此不辞千里之劳，望气而来。特至江南，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圣颜，抱龙凤之姿，挺天日之表[5]，正应此气。臣不胜欣幸之至！"言讫再拜。方腊道："寡人虽有东南

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夺城池，将近吾地，如之奈何？”柴进奏道：“臣闻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难，失之难。’今陛下东南之境，开基以来，席卷长驱，得了许多州郡。今虽被宋江侵了数处，不久气运复归于圣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属陛下。”方腊见此等言语，心中大喜，敕赐锦墩命坐，管待御宴，加封为中书侍郎。自此柴进每日得近方腊，无非用些阿谀美言谄佞，以取其事。未经半月，方腊及内外官僚，无一人不喜柴进。次后，方腊见柴进署事公平[6]，尽心喜爱，却令左丞相娄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赘柴进为驸马，封官主爵都尉。燕青改名云璧，人都称为云奉尉。柴进自从与公主成亲之后，出入宫殿，都知内外备细。方腊但有军情重事，便宣柴进至内宫计议。柴进时常奏说：“陛下气色真正，只被罡星冲犯，尚有半年不安，直待并得宋江手下无了一员战将，罡星退度，陛下复兴基业，席卷长驱，直占中原之地。”方腊道：“寡人手下爱将数员，尽被宋江杀死，似此奈何？”柴进又奏道：“臣夜观天象，陛下气数，将星虽多数十位，不为正气，未久必亡。却有二十八宿星象，正来辅助陛下，复兴基业。宋江伙内，亦有十数员来降。此也是数中星宿，尽是陛下开疆展土之臣也！”方腊听了大喜。有诗为证：

蚕室当时惩太史[7]，何人不罪李陵降？
谁知贵宠柯驸马，一念原来为宋江。

且不说柴进做了驸马，却说宋江部领大队人马军兵，离

了杭州，望富阳县进发，时有宝光国师邓元觉并元帅石宝、王勣、晁中、温克让五个，引了败残军马，守住富阳县关隘，却使人来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远当差两员亲军指挥使，引一万军马，前来策应。正指挥白钦、副指挥景德，两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来到富阳县，和宝光国师等合兵一处，占住山头。宋江等大队军马，已到七里湾，水军引着马军，一发前进。石宝见了，上马带流星锤，拿劈风刀，离了富阳县山头，来迎宋江。关胜正欲出马，吕方叫道："兄长少停，看吕方和这厮斗几合。"宋江在门旗影里看时，吕方一骑马，一枝戟，直取石宝，那石宝使劈风刀相迎。两个斗到五十合，吕方力怯，郭盛见了，便持戟纵马，前来夹攻，那石宝一口刀，战两枝戟，没半分漏泄。正斗到至处，南边宝光国师急鸣锣收军。原来见大江里战船乘着顺风，都上滩来，却来傍岸。怕他两处夹攻，因此鸣锣收军。吕方、郭盛缠住厮杀，那里肯放。石宝又斗了三五合，宋兵阵上，朱仝一骑马，一条枪，又去夹攻。石宝战不过三将，分开兵器便走。宋江鞭梢一指，直杀过富阳山岭。石宝军马，于路屯扎不住，直到桐庐县界内。宋江连夜进兵，过白蜂岭下寨。当夜差遣解珍、解宝、燕顺、王矮虎、一丈青取东路，李逵、项充、李衮、樊瑞、马麟取西路，各带一千步军，去桐庐县劫寨，江里却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七人取水路进兵。且说解珍等引着军兵杀到桐庐县时，已是三更天气。宝光国师正和石宝计议军务，猛听的一声炮响，众人上马不迭。急看时，三路火起，诸将跟着石宝，只顾逃命，那里敢来迎敌。三路军马，横冲直撞杀将来。温克

让上得马迟，便望小路而走，正撞着王矮虎、一丈青。他夫妻二人一发上，把温克让横拖倒拽，活捉去了。李逵和项充、李衮、樊瑞、马麟只顾在县里杀人放火。宋江见报，催趱军兵，拔寨都起，直到桐庐县驻屯军马。王矮虎、一丈青献温克让请功。宋江教把温克让解赴杭州张招讨前斩首，不在话下。

次日，宋江调兵，水陆并进，直到乌龙岭下，过岭便是睦州。此时宝光国师引着众将，都上岭去把关隘，屯驻军马。那乌龙关隘，正靠长江，山峻水急，上立关防，下排战舰。宋江军马近岭下屯驻，扎了寨栅。步军中差李逵、项充、李衮，引五百牌手，出哨探路。到得乌龙岭下，上面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无计可施，回报宋先锋。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童猛、童威四个，先掉一半战船上滩。当下阮小二带了两个副将，引一千水军，分作一百只船上，摇旗擂鼓，唱着山歌，渐近乌龙岭边来。原来乌龙岭下，那面靠山，却是方腊的水寨。那寨里也屯着五百只战船，船上有五千来水军。为头的四个水军总管，名号浙江四龙。那四龙：

玉爪龙都总管成贵　　锦鳞龙副总管翟源

冲波龙左副管乔正　　戏珠龙右副管谢福

这四个总管，原是钱塘江里艄公，投奔方腊，却受三品职事。当日阮小二等，乘驾船只，从急流下水，摇上滩去。南军水寨里四个总管，已自知了，准备下五十连火排。原来这火排，

只是大松杉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草把内暗藏着硫黄焰硝引火之物，把竹索编住，排在滩头。这里阮小二和孟康、童威、童猛四个，只顾摇上滩去。那四个水军总管在上面看见了，各打一面乾红号旗，驾四只快船，顺水摇将下来。阮小二看见，喝令水手放箭，那四只快船便回。阮小二便叫乘势赶上滩去，四只快船，傍滩住了，四个总管，却跳上岸，许多水手们也都走了。阮小二望见滩上水寨里船广，不敢上去，正在迟疑间，只见乌龙岭上把旗一招，金鼓齐鸣，火排一齐点着，望下滩顺风冲将下来，背后大船一齐喊起，都是长枪挠钩，尽随火排下来。童威、童猛见势大难近，便把船傍岸，弃了船只，爬过山边，上了山，寻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敌，火排连烧将来。阮小二急下水时，后船赶上，一挠钩搭住。阮小二心慌，怕吃他拿去受辱，扯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见不是头，急要下水时，火排上火炮齐发，一炮正打中孟康头盔，透顶打做肉泥。四个水军总管，却上火船，杀将下来。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都在后船，见前船失利，沿江岸杀来，只得急忙转船，便随顺水放下桐庐岸来。再说乌龙岭上宝光国师并元帅石宝，见水军总管得胜，乘势引军杀下岭来。水深不能相赶，路远不能相追，宋兵复退在桐庐驻扎，南兵也收军上乌龙岭去了。

宋江在桐庐扎驻寨栅，又见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帐中烦恼，寝食俱废，梦寐不安。吴用与众将苦劝不得，阮小七、阮小五，挂孝已了，自来谏劝宋江道："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先锋主兵不须

烦恼，且请理国家大事。我弟兄两个，自去复仇。”宋江听了，稍稍回颜。次日，仍复整点军马，再要进兵。吴用谏道：“兄长未可急性，且再寻思计策，度岭未迟。”只见解珍、解宝便道：“我弟兄两个，原是猎户出身，巴山度岭得惯，我两个装做此间猎户，爬上山去，放起一把火来，教那贼兵大惊，必然弃了关去。”吴用道：“此计虽好，只恐这山险峻，难以进步，倘或失脚，性命难保。”解珍、解宝便道：“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荫，做了许多年好汉，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子，今日为朝廷，便粉骨碎身，报答仁兄，也不为多。”宋江道：“贤弟休说这凶话，只愿早早干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亏负我们。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解珍、解宝便去拴束，穿了虎皮套袄，腰里各跨一口快刀，提了钢叉。两个来辞了宋江，便取小路望乌龙岭上来。此时才有一更天气，路上撞着两个伏路小军。二人结果了两个，到得岭下时，已有二更。听得岭上寨内，更鼓分明，两个不敢从大路走，攀藤揽葛，一步步爬上岭来。是夜月光明朗，如同白日，两个三停爬了二停之上，望见岭上灯光闪闪。两个伏在岭门边听时，上面更鼓，已打四更。解珍暗暗地叫兄弟道：“夜又短，天色无多时了。我两个上去罢。”两个又攀援上去。正爬到岩壁崎岖之处，悬崖险峻之中，两个只顾爬上去，手脚都不闲，却把膊膊拴住钢叉，拖在背后，刮得竹藤乱响，山岭上早吃人看见了。解珍正爬在山凹处，只听得上面叫声：“着！”一挠钩正搭住解珍头髻。解珍急去腰里拔得刀出来时，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悬了。解珍心慌，连忙一刀，砍断挠钩，却从空里

坠下来。可怜解珍做了半世好汉，从这百十丈高岩上，倒撞下来，死于非命。下面都是狼牙乱石，粉碎了身躯。解宝见哥哥颠将下去，急退步下岭时，上头早滚下大小石块，并短弩弓箭，从竹藤里射来。可怜解宝为了一世猎户，做一块儿射死在乌龙岭边，竹藤丛里，两个身死。

天明，岭上差人下来，将解珍、解宝尸首，就风化在岭上[8]。探子听得备细，报与宋先锋知道，解珍、解宝已死在乌龙岭。宋江听得又折了解珍、解宝，哭得几番昏晕，便唤关胜、花荣点兵取乌龙岭关隘，与四个兄弟报仇。吴用谏道："仁兄不可性急，已死者皆是天命。若要取关，不可造次。须用神机妙策，智取其关，方可调兵遣将。"宋江怒道："谁想把我们弟兄手足，三停损了一停。不忍那贼们把我兄弟风化在岭上，今夜必须提兵先去，夺尸首回来，具棺椁埋葬。"吴用阻道："贼兵将尸风化，诚恐有计，兄长未可造次。"宋江那里肯听军师谏劝，随即点起三千精兵，带领关胜、花荣、吕方、郭盛四将，连夜进兵，到乌龙岭时，已是二更时分。小校报道："前面风化起两个人在那里，敢是解珍、解宝的尸首。"宋江纵马亲自来看时，见两株树上，把竹竿挑起两个尸首，树上削去了一片皮，写两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见分晓。宋江令讨放炮火种，吹起灯来看时，上面写道："宋江早晚也号令在此处"。宋江看了大怒，却传令人上树去取尸首，只见四下里火把齐起，金鼓乱鸣，团团军马围住。当前岭上，早乱箭射来。江里船内水军，都纷纷上岸来。宋江见了，叫声苦，不知高低。急退军时，石宝当先截住去路，转过侧首，又是邓

元觉杀将下来。直使规模有似马陵道[9]，光景浑如落凤坡[10]。毕竟宋江军马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

[1]乌龙岭　岭在浙江建德县北的乌龙山上。山高六百丈，周围一百六十里。

[2]昱(yù域)岭关　关名，在今浙江临安县西部边境的昱岭上，为浙、皖间的交通要道。

[3]六甲风云　天时的变化。用天干地支相配计算时日，其中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叫六甲。

[4]三光　日、月、星。

[5]挺天日之表　具有天子的形貌。挺，突出。天日，太阳，喻帝王。表，外表。

[6]署事　处理事情。

[7]蚕室当时惩太史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触怒武帝，受宫刑。蚕室是受宫刑的狱室。因受刑者怕风需暖，故作暗室蓄火如养蚕之室。

[8]风化　这里指暴尸在外，使尸体受风霜雨露的侵蚀而腐烂变形。

[9]马陵道　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将庞涓率军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将田忌引兵直奔魏都大梁，庞涓撤兵回救。齐军师孙膑用减灶法，引诱庞涓追至马陵，伏兵四起，庞涓兵败自杀。马陵，古地名，在今河南范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北大名东南。

[10]落凤坡　公元二一三年，谋士庞统(字士元，号凤雏)助刘备攻取西川雒城(今四川广汉县)。雒城守将伏兵于城外东南山僻小路。庞统兵到"落凤坡"，西川伏兵乱箭齐发，射死庞统。此事《三国志》无载，今据《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话说宋江因要救取解珍、解宝的尸，到于乌龙岭下，正中了石宝计策。四下里伏兵齐起，前有石宝军马，后有邓元觉截住回路。石宝厉声高叫:“宋江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关胜大怒，拍马抡刀战石宝。两将交锋未定，后面喊声又起。脑背后却是四个水军总管，一齐登岸，会同王勣、晁中，从岭上杀将下来。花荣急出，当住后队，便和王勣交战。斗无数合，花荣便走。王勣、晁中乘势赶来，被花荣手起，急放连珠二箭，射中二将，翻身落马。众军呐声喊，不敢向前，退后便走。四个水军总管，见一连射死王勣、晁中，不敢向前，因此花荣抵敌得住。刺斜里又撞出两阵军来：一队是指挥白钦，一队是指挥景德。这里宋江阵中二将齐出，吕方便迎住白钦交战，郭盛便与景德相持，四下里分头厮杀，敌对死战。宋江正慌促间，只听得南军后面，喊杀连天，众军奔走。原来却是李逵引两个牌手——项充、李衮，一千步军，从石宝马军后面杀来。邓元觉引军却待来救应时，背后撞过鲁智深、武松，两口戒刀，横剁直砍，浑铁禅杖，一冲一戳，两个引一千步军，直杀入来。随后又是秦明、李应、朱仝、

燕顺、马麟、樊瑞、一丈青、王矮虎，各带马军步军，舍死撞杀入来。四面宋兵，杀散石宝、邓元觉军马，救得宋江等回桐庐县去，石宝也自收兵上岭去了。宋江在寨中称谢众将："若非我兄弟相救，宋江已与解珍、解宝同为泉下之鬼。"吴用道："为是兄长此去，不合愚意，惟恐有失，便遣众将相援。"宋江称谢不已。

且说乌龙岭上石宝、邓元觉两个元帅，在寨中商议道："即目宋江兵马，退在桐庐县驻扎，倘或被他私越小路，度过岭后，睦州咫尺危矣。不若国师亲往清溪大内[1]，面见天子，奏请添调军马，守护这条岭隘，可保长久。"邓元觉道："元帅之言极当，小僧便往。"邓元觉随即上马，先来到睦州，见了右丞相祖士远说："宋江兵强人猛，势不可当，军马席卷而来，诚恐有失。小僧特来奏请添兵遣将，保守关隘。"祖士远听了，便同邓元觉上马，离了睦州，一同到清溪县帮源洞中[2]，先见了左丞相娄敏中说过了，奏请添调军马。次日早朝，方腊升殿，左右二丞相，一同邓元觉，朝见拜舞已毕，邓元觉向前起居万岁，便奏道："臣僧元觉领着圣旨，与太子同守杭州。不想宋江军马，兵强将勇，席卷而来，势难迎敌，致被袁评事引诱入城，以致失陷杭州，太子贪战，出奔而亡。今来元觉与元帅石宝，退守乌龙岭关隘，近日连斩宋江四将，声势颇振。即目宋江已进兵到桐庐驻扎，诚恐早晚贼人私越小路，透过关来，岭隘难保。请陛下早选良将，添调精锐军马，同保乌龙岭关隘，以图退贼，克复城池。"方腊道："各处军兵，已都调尽。近日又为歙州昱岭上关隘甚紧，

又分去了数万军兵。止有御林军马，寡人要护御大内，如何四散调得开去?”邓元觉又奏道:“陛下不发救兵，臣僧无奈。若是宋兵度岭之后，睦州焉能保守?”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奏曰:“这乌龙岭关隘，亦是要紧去处。臣知御林军兵，总有三万，可分一万，跟国师去保守关隘。乞我王圣鉴。”方腊不听娄敏中之言，坚执不肯调拨御林军马，去救乌龙岭。当日朝罢，众人出内。娄丞相与众官商议，只教祖丞相睦州分一员将，拨五千军，与国师去保乌龙岭。因此，邓元觉同祖士远回睦州来，选了五千精锐军马，首将一员夏侯成，回到乌龙岭寨内，与石宝说知此事。石宝道:“既是朝廷不拨御林军马，我等且守住关隘，不可出战。着四个水军总管，牢守滩头江岸边，但有船来，便去杀退，不可进兵。”

且不说宝光国师同石宝、白钦、景德、夏侯成五个守住乌龙岭关隘。却说宋江自折了将佐，只在桐庐县驻扎，按兵不动。一住二十余日，不出交战，忽有探马报道:“朝廷又差童枢密赍赏赐，已到杭州。听知分兵两路，童枢密转差大将王禀，分赍赏赐，投昱岭关卢先锋军前去了。童枢密即目便到，亲赍赏赐。”宋江见报，便与吴用众将，都离县二十里迎接。来到县治里，开读圣旨，便将赏赐分给众将。宋江等参拜童枢密，随即设宴管待。童枢密问道:“征进之间，多听得损折将佐。”宋江垂泪禀道:“往年跟随赵枢相，北征辽虏，兵将全胜，端的不曾折了一个将校。自从奉敕来征方腊，未离京师，首先去了公孙胜，驾前又留下了数人，进兵渡得江来，但到一处，必折损数人。近又有八九个将佐，病倒在杭

州，存亡未保。前面乌龙岭厮杀二次，又折了几将。盖因山险水急，难以对阵，急切不能打透关隘。正在忧惶之际，幸得恩相到此。”童枢密道：“今上天子，多知先锋建立大功，后闻损折将佐，特差下官引大将王禀、赵谭，前来助阵。已使王禀赍赏往卢先锋处，分俵给散众将去了。”随唤赵谭与宋江等相见，俱于桐庐县驻扎，饮宴管待已了。

次日，童枢密整点军马，欲要去打乌龙岭关隘。吴用谏道：“恩相未可轻动。且差燕顺、马麟去溪僻小径去处，寻览当村土居百姓，问其向道，别求小路，度得关那边去。两面夹攻，彼此不能相顾，此关唾手可得。”宋江道：“此言极妙。”随即差遣马麟、燕顺，引数十个军健，去村落中，寻访百姓问路。去了一日，至晚，引将一个老儿来见宋江。宋江问道：“这老者是甚人？”马麟道：“这老的是本处土居人户，都知这里路径溪山。”宋江道：“老者，你可指引我一条路径，过乌龙岭去．我自重重赏你。”老儿告道：“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老汉指引一条小路：过乌龙岭去，便是东管，取睦州不远，便到北门，却转过西门，便是乌龙岭。”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叫取银物，赏了引路老儿，留在寨中，又着人与酒饭管待。次日，宋江请启童枢密守把桐庐县，自领正偏将一十二员，取小路进发。那十二员，是花荣、秦明、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樊瑞、王英、扈三娘、项充、李衮、凌振。随行马步军兵一万人数，跟着引路老儿便行。马摘銮铃，军士衔枚疾走。至小牛岭，已有一伙军兵拦路。宋江便叫李

逵、项充、李衮冲杀入去，约有三五百守路贼兵，都被李逵等杀尽。四更前后，已到东管。本处守把将伍应星，听得宋兵已透过东管，思量部下只有二千人马，如何迎敌得，当时一哄都走了。径回睦州，报与祖丞相等知道："今被宋江军兵，私越小路，已透过乌龙岭这边，尽到东管来了。"祖士远听了大惊，急聚众将商议。宋江已令炮手凌振放起连珠炮。乌龙岭上寨中石宝等听得大惊，急使指挥白钦引军探时，见宋江旗号，遍天遍地，摆满山林。急退回岭上寨中，报与石宝等。石宝便道："既然朝廷不发救兵，我等只坚守关隘，不要去救。"邓元觉便道："元帅差矣。如今若不调兵救应睦州，也自由可。倘或内苑有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时，我自去救应睦州。"石宝苦劝不住。邓元觉点了五千人马，绰了禅杖，带领夏侯成下岭去了。

且说宋江引兵到了东管，且不去打睦州，先来取乌龙岭关隘，却好正撞着邓元觉。军马渐近，两军相迎，邓元觉当先出马挑战。花荣看见，便向宋江耳边低低道："此人则除如此如此可获。"宋江点头道是，就嘱付了秦明。两将都会意了。秦明首先出马，便和邓元觉交战。斗到五六合，秦明回马便走，众军各自东西四散。邓元觉看见秦明输了，倒撇了秦明，径奔来捉宋江。原来花荣已准备了，护持着宋江，只待邓元觉来得较近，花荣满满地攀着弓，觑得亲切，照面门上飕地一箭。弓开满月，箭发流星，正中邓元觉面门，坠下马去，被众军杀死。一齐卷杀拢来，南兵大败，夏侯成抵敌不住，便奔睦州去了，宋兵直杀到乌龙岭上，擂木炮石，打将

下来，不能上去。宋兵却杀转来，先打睦州。

且说祖丞相见首将夏侯成逃来报说："宋兵已度过东管，杀了邓国师，即日来打睦州。"祖士远听了，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大内，请娄丞相入朝启奏："现今宋兵已从小路透过到东管，前来攻打睦州甚急，乞我王早发军兵救应，迟延必至失陷。"方腊听了大惊，急宣殿前太尉郑彪，点与一万五千御林军马，星夜去救睦州。郑彪奏道："臣领圣旨，乞请天师同行策应，可敌宋江。"方腊准奏，便宣灵应天师包道乙。当时宣诏天师，直至殿下面君。包道乙打了稽首。方腊传旨道："今被宋江兵马，看看侵犯寡人地面，累次陷了城池兵将。即目宋兵俱到睦州，可望天师阐扬道法，护国救民，以保江山社稷。"包天师奏道："主上宽心，贫道不才，凭胸中之学识，仗陛下之洪福，一扫宋江兵马。"方腊大喜赐坐，设宴管待。包道乙饮筵罢，辞帝出朝。包天师便和郑彪、夏侯成商议起军。

原来这包道乙祖是金华山中人，幼年出家，学左道之法。向后跟了方腊，谋叛造反，但遇交锋，必使妖法害人，有一口宝剑，号为玄元混天剑，能飞百步取人。协助方腊，行不仁之事。因此尊为灵应天师。那郑彪原是婺州兰溪县都头出身，自幼使得枪棒惯熟，遭际方腊，做到殿帅太尉。酷爱道法，礼拜包道乙为师，学得他许多法术在身，但遇厮杀之处，必有云气相随。因此，人呼为郑魔君。这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中人，原是猎户出身，惯使钢叉，自来随着祖丞相管领睦州。当日三个在殿帅府中，商议起军，门吏报道："有司

天太监浦文英来见。”天师问其来故，浦文英说道：“闻知天师与太尉将军三位，提兵去和宋兵战。文英夜观乾象，南方将星，皆是无光，宋江等将星，尚有一半明朗者。天师此行虽好，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量投拜为上，且解一国之厄。”包天师听了大怒，掣出玄元混天剑，把这浦文英一剑挥为两段，急动文书，申奏方腊去讫，不在话下。史官有诗曰：

王气东南已渐消，犹凭左道用人妖。
文英既识真天命，何事捐生在伪朝？

当下便遣郑彪为先锋，调前部军马出城前进。包天师为中军，夏侯成为合后，军马进发，来救睦州。

且说宋江兵将，攻打睦州，未见次第，忽闻探马报来，清溪救军到了。宋江听罢，便差王矮虎、一丈青两个出哨迎敌。夫妻二人，带领三千马军，投清溪路上来，正迎着郑彪，首先出马，便与王矮虎交战。两个更不打话，排开阵势，交马便斗。才到八九合，只见郑彪口里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就头盔顶上，流出一道黑气来。黑气之中，立着一个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宝杵，从半空里打将下来。王矮虎看见，吃了一惊，手忙脚乱，失了枪法，被郑魔君一枪，戳下马去。一丈青看见戳了他丈夫落马，急舞双刀去救时，郑彪便来交战。略战一合，郑彪回马便走。一丈青要报丈夫之仇，急赶将来。郑魔君歇住铁枪，舒手去身边锦袋内，摸出一块镀金

铜砖，扭回身，看着一丈青面门上只一砖，打落下马而死。可怜能战佳人，到此一场春梦。那郑魔君招转军马，却赶宋兵。宋兵大败，回见宋江，诉说王矮虎、一丈青都被郑魔君戳打伤死，带去军兵，折其大半。宋江听得又折了王矮虎、一丈青，心中大怒，急点起军马，引了李逵、项充、李衮，带了五千人马，前去迎敌。早见郑魔君军马已到。宋江怒气填胸，当先出马，大喝郑彪道："逆贼怎敢杀吾二将！"郑彪便提枪出马，要战宋江。李逵见了大怒，掣起两把板斧，便飞奔出去，项充、李衮急舞蛮牌遮护，三个直冲杀入郑彪怀里去。那郑魔君回马便走，三个直赶入南兵阵里去。宋江恐折了李逵，急招起五千人马，一齐掩杀，南兵四散奔走。宋江且叫鸣金收兵，两个牌手当得李逵回来，只见四下里乌云罩合，黑气漫天，不分南北东西，白昼如夜。宋江军马，前无去路。但见：

阴云四合，黑雾漫天。下一阵风雨滂沱，起数声怒雷猛烈。山川震动，高低浑似天崩；溪涧颠狂，左右却如地陷。悲悲鬼哭，衮衮神号[3]。定睛不见半分形，满耳惟闻千树响。

宋江军兵，当被郑魔君使妖法，黑暗了天地，迷踪失路，撞到一个去处，黑漫漫不见一物，本部军兵，自乱起来。宋江仰天叹曰："莫非吾当死于此地矣！"从巳时直至未牌，方才黑雾消散，微有些光亮，看见一周遭都是金甲大汉，团团围

住。宋江见了，惊倒在地，口中只称："乞赐早死！"不敢仰面，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手下众军将士，一个个都伏地受死，只等刀来砍杀。须臾，风雨过处，宋江却见刀不砍来，有一人来搀宋江，口称："请起！"宋江抬头仰脸看时，只见面前一个秀才来扶。看那人时，怎生打扮，但见：

头裹乌纱软角唐巾，身穿白罗圆领凉衫，腰系乌犀金鞓束带，足穿四缝干皂朝靴。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堂堂七尺之躯，楚楚三旬之上。若非上界灵官，定是九天进士。

宋江见了失惊，起身叙礼，便问秀才高姓大名。那秀才答道："小生姓邵名俊，土居于此。今特来报知义士，方十三气数将尽[4]，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与义士出力，今虽受困，救兵已至，义士知否？"宋江再问道："先生，方十三气数，何时可获？"邵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醒来看时，面前一周遭大汉，却原来都是松树。宋江大叫军将起来，寻路出去。此时云收雾敛，天朗气清，只听得松树外面，发喊将来。宋江便领起军兵，从里面杀出去时，早望见鲁智深、武松一路杀来，正与郑彪交手。那包天师在马上，见武松使两口戒刀，步行直取郑彪，包道乙便向鞘中掣出那口玄元混天剑来，从空飞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晕倒了。却得鲁智深一条禅杖，忿力打入去，救得武松时，已自左臂砍得伶仃将断，却夺得他那口混天剑。武松醒来，看见

左臂已折，伶仃将断，一发自把戒刀割断了。宋江先叫军校扶送回寨将息。鲁智深却杀入后阵去，正遇着夏侯成交战。两个斗了数合，夏侯成败走，鲁智深一条禅杖，直打入去，南军四散。夏侯成便望山林中奔走。鲁智深不舍，赶入深山里去了。

且说郑魔君那厮，又引兵赶将来，宋军阵内，李逵、项充、李衮三个见了，便舞起蛮牌、飞刀、标枪、板斧，一齐冲杀入去。那郑魔君迎敌不过，越岭渡溪而走。三个不识路径，只要立功，死命赶过溪去，紧追郑彪。溪西岸边，抢出三千军来，截断宋兵。项充急回时，早被岸边两将拦住，便叫李逵、李衮时，已过溪赶郑彪去了。不想前面溪涧又深，李衮先一交跌翻在溪里，被南军乱箭射死。项充急钻下岸来，又被绳索绊翻，却待要挣扎，众军乱上，剁做肉泥。可怜李衮、项充到此，英雄怎使！只有李逵独自一个，赶入深山里去了。溪边军马随后袭将去，未经半里，背后喊声振起，却是花荣、秦明、樊瑞三将，引军来救，杀散南军，赶入深山，救得李逵回来，只不见了鲁智深。众将齐来参见宋江，诉说追赶郑魔君，过溪厮杀，折了项充、李衮，止救了李逵回来。宋江听罢，痛哭不止。整点军兵，折其一停，又不见了鲁智深，武松已折了左臂。

宋江正哭之间，探马报道："军师吴用和关胜、李应、朱仝、燕顺、马麟，提一万军兵，从水路到来。"宋江迎见吴用等，便问来情。吴用答道："童枢密自有随行军马，并大将王禀、赵谭，都督刘光世又有军马，已到乌龙岭下。只留下吕

方、郭盛、裴宣、蒋敬、蔡福、蔡庆、杜兴、郁保四，并水军头领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等十三人，其余都跟吴用到此策应。”宋江诉说：“折了将佐，武松已成了废人，鲁智深又不知去向，不由我不伤感。”吴用劝道：“兄长且宜开怀，即目正是擒捉方腊之时，只以国家大事为重，不可忧损贵体。”宋江指着许多松树，说梦中之事，与军师知道。吴用道：“既然有此灵验之梦，莫非此处坊隅庙宇，有灵显之神，故来护祐兄长。”宋江道：“军师所见极当，就与足下进山寻访。”吴用当与宋江信步行入山林。未及半箭之地，松树林中，早见一所庙宇，金书牌额上写“乌龙神庙”。宋江、吴用入庙上殿看时，吃了一惊，殿上塑的龙君圣象，正和梦中见者无异。宋江再拜恳谢道：“多蒙龙君神圣救护之恩，未能报谢，望乞灵神助威。若平复了方腊，敬当一力申奏朝廷，重建庙宇，加封圣号。”宋江、吴用拜罢下阶，看那石碑时，神乃唐朝一进士，姓邵名俊，应举不第，坠江而死，天帝怜其忠直，赐作龙神。本处人民祈风得风，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庙宇，四时享祭。宋江看了，随即叫取乌猪白羊，祭祀已毕，出庙来再看备细，见周遭松树显化，可谓异事。直至如今，严州北门外，有乌龙大王庙，亦名万松林。古迹尚存，有诗为证：

忠心一点鬼神知，暗里维持信有之[5]。

欲识龙君真姓字，万松林下读残碑。

且说宋江谢了龙君庇祐之恩，出庙上马，回到中军寨内，便与吴用商议打睦州之策。坐至半夜，宋江觉道神思困倦，伏几而卧，只闻一人报曰："有邵秀才相访。"宋江急忙起身，出帐迎接时，只见邵龙君长揖宋江道："昨日若非小生救护，义士已被包道乙作起邪法，松树化人，擒获足下矣。适间深感祭奠之礼，特来致谢，就行报知睦州来日可破，方十三旬日可擒。"宋江正待邀请入帐再问间，忽被风声一搅，撒然觉来，又是一梦。宋江急请军师圆梦，说知其事。吴用道："既是龙君如此显灵，来日便可进兵，攻打睦州。"宋江道："言之极当。"至天明，传下军令，点起大队人马，攻取睦州，便差燕顺、马麟，守住乌龙岭这条大路，却调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当先进兵，来取睦州，便望北门攻打，却令凌振施放九厢子母等火炮，直打入城去。那火炮飞将起去，震的天崩地动，岳撼山摇，城中军马，惊得魂消魄丧，不杀自乱。且说包天师、郑魔君后军，已被鲁智深杀散，追赶夏侯成，不知下落。那时已将军马退入城中屯驻，却和右丞相祖士远、参政沈寿、佥书桓逸、元帅谭高、守将伍应星等商议："宋兵已至，何以解救？"祖士远道："自古兵临城下，将至濠边，若不死战，何以解之！打破城池，必被擒获，事在危急，尽须向前！"当下郑魔君引着谭高、伍应星，并牙将十数员，领精兵一万，开放城门，与宋江对敌。宋江教把军马略退半箭之地，让他军马出城摆列。那包天师拿着把交椅，坐在城头上，祖丞相、沈参政并桓佥书，皆坐在敌楼上看。郑魔君便挺枪跃马出阵。宋江阵上大刀关胜，出马

舞刀，来战郑彪。二将交马，斗不数合，那郑彪如何敌得关胜，只办得架隔遮拦，左右躲闪。这包道乙正在城头上看了，便作妖法，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念着那助咒法，吹口气去，郑魔君头上滚出一道黑气，黑气中间显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宝杵，望空打将下来。南军队里，荡起昏邓邓黑云来。宋江见了，便唤混世魔王樊瑞来看，急令作法，并自念天书上回风破暗的密咒秘诀。只见关胜头盔上，早卷起一道白云，白云之中，也显出一尊神将，红发青脸，碧眼獠牙，骑一条乌龙，手执铁锤，去战郑魔君头上那尊金甲神人，下面两军呐喊。二将交锋，战无数合，只见上面那骑乌龙的天将，战退了金甲神人。下面关胜一刀，砍了郑魔君于马下。包道乙见宋军中风起雷响，急待起身时，被凌振放起一个轰天炮，一个火弹子，正打中包天师，头和身躯，击得粉碎。南兵大败，乘势杀入睦州，朱仝把元帅谭高一枪，戳在马下，李应飞刀杀死守将伍应星。睦州城下，见一火炮打中了包天师身躯，南军都滚下城去了。宋江军马，已杀入城，众将一发向前，生擒了祖丞相、沈参政、桓佥书，其余牙将，不问姓名，俱被宋兵杀死。

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烧了方腊行宫，所有金帛，就赏与了三军众将，便出榜文安抚了百姓。尚兀自点军未了，探马飞报将来："西门乌龙岭上，马麟被白钦一标枪标下去，石宝赶上，复了一刀，把马麟剁做两段。燕顺见了，便向前来战时，又被石宝那厮，一流星锤打死。石宝得胜，即目引军乘势杀来。"宋江听得又折了燕顺、马麟，扼腕痛哭不尽。急差

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迎敌石宝、白钦，就要取乌龙岭关隘。不是这四员将来乌龙岭厮杀，有分教：清溪县里，削平哨聚贼兵；帮源洞中，活捉草头天子。直教宋江等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毕竟宋江等怎地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

[1]大内　皇宫的总称。

[2]帮源洞　方腊起义的策源地，位于青溪县的西北方。山谷幽僻险要，深广四十余里，可以据险固守，因而称之为洞。

[3]衮衮　连续不绝。

[4]方十三　方腊又名方十三。见《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方贼》。

[5]信　确实。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话说当下关胜等四将，飞马引军，杀到乌龙岭上，正接着石宝军马。关胜在马上大喝："贼将安敢杀吾弟兄！"石宝见是关胜，无心恋战。便退上岭去，指挥白钦，却来战关胜。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个斗不到十合，乌龙岭上急又鸣锣收军。关胜不赶，岭上军兵，自乱起来。原来石宝只顾在岭东厮杀，却不提防岭西已被童枢密大驱人马，杀上岭来。宋军中大将王禀，便和南兵指挥景德厮杀。两个斗了十合之上，王禀将景德斩于马下。自此吕方、郭盛首先奔上山来夺岭，未及到岭边，山头上早飞下一块大石头，将郭盛和人连马打死在岭边。这面岭东关胜望见岭上大乱，情知岭西有宋兵上岭了，急招众将，一齐都杀上去。两面夹攻，岭上混战。吕方却好迎着白钦，两个交手厮杀。斗不到三合，白钦一枪搠来，吕方闪个过，白钦那条枪从吕方肋下戳个空。吕方这枝戟，却被白钦拨个倒横。两将在马上，各施展不得，都弃了手中军器，在马上你我厮相揪住。原来正遇着山岭崄峻处，那马如何立得脚牢，二将使得力猛，不想连人和马都滚下岭去。这两将做一处攧死在那岭下。这边关胜等众将步

行，都杀上岭来，两面尽是宋兵，已杀到岭上。石宝看见两边全无去路，恐吃捉了受辱，便用劈风刀自刎而死。宋江众将夺了乌龙岭关隘，关胜急令人报知宋先锋。江里水寨中四个水军总管，见乌龙岭已失，睦州俱陷，都弃了船只，逃过对江，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贵、谢福，解送献入睦州。走了翟源、乔正，不知去向。宋兵大队，回到睦州。宋江得知，出城迎接。童枢密、刘都督入城屯驻，安营已了，出榜招抚军民复业，南兵投降者勿知其数。宋江尽将仓廒粮米，给散百姓，各归本乡，复为良民。将水军总管成贵、谢福割腹取心，致祭兄弟阮小二、孟康，并在乌龙岭亡过一应将佐，前后死魂，俱皆受享。再叫李俊等水军将佐，管领了许多船只，把获到贼首伪官，解送张招讨军前去了。宋江又见折了吕方、郭盛，惆怅不已，按兵不动，等候卢先锋兵马，同取清溪。

且不说宋江在睦州屯驻，却说副先锋卢俊义，自从杭州分兵之后，统领三万人马，本部下正偏将佐二十八员，引兵取山路，望杭州进发，经过临安镇钱王故都，道近昱岭关前。守关把隘，却是方腊手下一员大将，绰号小养由基庞万春，乃是江南方腊国中第一个会射弓箭的。带领着两员副将：一个唤做雷炯，一个唤做计稷。这两个副将，都蹬的七八百斤劲弩，各会使一枝蒺藜骨朵，手下有五千人马。三个守把住昱岭关隘，听知宋兵分拨副先锋卢俊义引军到来，已都准备下了对敌器械，只待来军相近。且说卢先锋军马将次近昱岭关前，当日先差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

将校，带领三千步军，前去出哨。当下史进等六将，都骑战马，其余都是步军，迤逦哨到关下，并不曾撞见一个军马。史进在马上心疑，和众将商议。说言未了，早已来到关前。看时，见关上竖着一面彩绣白旗，旗下立着那小养由基庞万春，看了史进等大笑，骂道："你这伙草贼，只好在梁山泊里住，掯勒宋朝招安诰命[1]，如何敢来我这国土里装好汉！你也曾闻俺小养由基的名字么？我听得你这厮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着他出来，和我比箭。先教你看我神箭。"说言未了，飕的一箭，正中史进，撷下马去。五将一齐急急向前，救得上马便回。又见山顶上一声锣响，左右两边松树林里，一齐放箭。五员将顾不得史进，各人逃命而走。转得过山嘴，对面两边山坡上，一边是雷炯，一边是计稷，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将来，总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得这般的箭矢。可怜水浒六员将佐，都作南柯一梦。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三千步卒，止剩得百余个小军，逃得回来，见卢先锋说知此事。卢先锋听了大惊，如痴似醉，呆了半晌。神机军师朱武为陈达、杨春垂泪已毕，谏道："先锋且勿烦恼，有误大事，可以别商量一个计策，去夺关斩将，报此仇恨。"卢俊义道："宋公明兄长特分许多将校与我，今番不曾赢得一阵，首先倒折了六将，更兼三千军卒，止有得百余人回来，似此怎生到歙州相见？"朱武答道："古人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等皆是中原、山东、河北人氏，不曾惯演水战，因此失了地利。须获得本处乡民，指引路径，方才知得他此间山路曲折。"卢先锋道：

“军师言之极当，差谁去缉探路径好？”朱武道：“论我愚意，可差鼓上蚤时迁。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好去山中寻路。”卢俊义随即教唤时迁，领了言语，捎带了干粮，跨口腰刀，离寨去了。

且说时迁便望深山去处，只顾走寻路，去了半日，天色已晚，来到一个去处，远远地望见一点灯光明朗。时迁道：“灯光处必有人家。”趁黑地里，摸到灯明之处看时，却是个小小庵堂，里面透出灯光来。时迁来到庵前，便钻入去看时，见里面一个老和尚，在那里坐地诵经。时迁便乃敲他房门，那老和尚唤一个小行者来开门。时迁进到里面，便拜老和尚。那老僧便道：“客官休拜。现今万马千军厮杀之地，你如何走得到这里？”时迁应道：“实不敢瞒师父说，小人是梁山泊宋江的部下一个偏将时迁的便是。今来奉圣旨剿收方腊，谁想夜来被昱岭关上守把贼将，乱箭射死了我六员首将，无计度关，特差时迁前来寻路，探听有何小路过关。今从深山旷野，寻到此间，万望师父指迷，有何小径，私越过关，当以厚报。”那老僧道：“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老僧亦靠此间当方百姓施主，赍粮养口。如今村里的人民都逃散了，老僧没有去处，只得在此守死。今日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老僧只是不敢多口，恐防贼人知得。今既是天兵处差来的头目，便多口也不妨。我这里却无路过得关去，直到西山岭边，却有一条小路，可过关上。只怕近日也被贼人筑断了，过去不得。”时迁道：“师父，既然有这条小路，通得关上，只不知可到得贼寨里么？”老和尚道：“这条私路，一径直到得庞万春寨背后，

下岭去，便是过关的路了。只恐贼人已把大石块筑断了，难得过去。”时迁道：“不妨！既有路径，不怕他筑断了，我自有措置。既然如此，小人回去报知主将，却来酬谢。”老和尚道：“将军见外人时，休说贫僧多口。”时迁道：“小人是个精细的人，不敢说出老师父来。”

当日辞了老和尚，径回到寨中，参见卢先锋，说知此事。卢俊义听了大喜，便请军师，计议取关之策。朱武道：“若是有此路径，觑此昱岭关，唾手而得。再差一个人和时迁同去，干此大事。”时迁道：“军师要干甚大事？”朱武道：“最要紧的是放火放炮。你等身边，将带火炮、火刀、火石，直要去那寨背后，放起号炮火来，便是你干大事了。”时迁道：“既然只是要放火放炮，别无他事，不须再用别人同去，只兄弟自往便是。再差一个同去，也跟我做不得飞檐走壁的事，倒误了时候。假如我去那里行事，你这里如何到得关边？”朱武道：“这却容易，他那贼人的埋伏，也只好使一遍。我如今不管他埋伏不埋伏，但是于路遇着树木稠密去处，便放火烧将去，任他埋伏不妨。”时迁道：“军师高见极明。”当下收拾了火刀、火石，并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大炮，来辞卢先锋便行。卢俊义叫时迁赍钱二十两，粮米一石，送与老和尚，就着一个军校挑去。

当日午后，时迁引了这个军校挑米，再寻旧路来到庵里，见了老和尚，说道：“主将先锋，多多拜复，些小薄礼相送。”便把银两米粮，都与了和尚。老僧收受了，时迁分付小军自回寨去，却再来告复老和尚：“望烦指引路径，可着行者

引小人去。"那老和尚道："将军少待，夜深可去，日间恐关上知觉。"当备晚饭待时迁。至夜，却令行者引路，"送将军到于那边。"便教行者即回，休教人知觉。当时小行者领着时迁，离了草庵，便望深山径里寻路，穿林透岭，揽葛攀藤，行过数里山径野坡，月色微明，到一处山岭巉峻，石壁嵯峨，远远地望见开了个小路口。巅岩上尽把大石堆叠砌断了，高高筑成墙壁。小行者道："将军，关已望见，石迭墙壁那边便是。过得那石壁，亦有大路。"时迁道："小行者，你自回去，我已知路途了。"小行者自回，时迁却把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本事出来，这些石壁，拈指爬过去了。望东去时，只见林木之间，半天价都红满了。却是卢先锋和朱武等拔寨都起，一路上放火烧着，望关上来。先使三五百军人，于路上打并尸首，沿山巴岭，放火开路，使其埋伏军兵，无处藏躲。昱岭关上小养由基庞万春闻知宋兵放火烧林开路，庞万春道："这是他进兵之法，使吾伏兵不能施展。我等只牢守此关，任汝何能得过？"望见宋兵渐近关下，带了雷炯、计稷，都来关前守护。却说时迁一步步摸到关上，爬在一株大树顶头，伏在枝叶稠密处，看那庞万春、雷炯、计稷，都将弓箭踏弩，伏在关前伺候，看见宋兵时，一派价把火烧将来。中间林冲、呼延灼立马在关下，大骂："贼将安敢抗拒天兵？"南兵庞万春等却待要放箭射时，不提防时迁已在关上。那时迁悄悄地溜下树来，转到关后，见两堆柴草，时迁便摸在里面，取出火刀、火石，发出火种，把火炮搁在柴堆上，先把些硫黄焰硝去烧那边草堆，又来点着这边柴堆。却才方点着火炮，拿那

火种带了，直爬上关屋脊上去点着。那两边柴草堆里，一齐火起，火炮震天价响。关上众将，不杀自乱，发起喊来，众军都只顾走，那里有心来迎敌。庞万春和两个副将急来关后救火时，时迁就在屋脊上又放起火炮来。那火炮震得关屋也动，吓得南兵都弃了刀枪弓箭，衣袍铠甲，尽望关后奔走。时迁在屋上大叫道："已有一万宋兵先过关了，汝等急早投降，免汝一死！"庞万春听了，惊得魂不附体，只管跌脚。雷炯、计稷惊得麻木了，动弹不得。林冲、呼延灼首先上山，早赶到关顶，众将都要争先，一齐赶过关去三十余里，追着南兵。孙立生擒得雷炯，魏定国活拿了计稷，单单只走了庞万春。手下军兵，擒捉了大半。宋兵已到关上，屯驻人马。卢先锋得了昱岭关，厚赏了时迁，将雷炯、计稷，就关上割腹取心，享祭史进、石秀等六人，收拾尸骸，葬于关上，其余尸首，尽皆烧化。次日，与同诸将，披挂上马，一面行文申复张招讨，飞报得了昱岭关，一面引军前进，迤逦追赶过关，直到歙州城边下寨。

原来歙州守御，乃是皇叔大王方垕，是方腊的亲叔叔，与同两员大将，官封文职，共守歙州。一个是尚书王寅，一个是侍郎高玉，统领十数员战将，屯军二万之众，守住歙州城郭。原来王尚书是本州山里石匠出身，惯使一条钢枪，坐下有一骑好马，名唤转山飞。那匹战马，登山渡水，如行平地。那高侍郎也是本州土人，故家子孙，会使一条鞭枪。因这两个颇通文墨，方腊加封做文职官爵，管领兵权之事。当有小养由基庞万春败回到歙州，直至行宫，面奏皇叔，告

道："被土居人民透漏，诱引宋兵，私越小路过关。因此众军漫散，难以抵敌。"皇叔方垕听了大怒，喝骂庞万春道："这昱岭关是歙州第一处要紧的墙壁，今被宋兵已度关隘，早晚便到歙州，怎与他迎敌？"王尚书奏道："主上且息雷霆之怒。自古道：'胜负兵家之常，非战之罪。'今殿下权免庞将军本罪，取了军令必胜文状，着他引军，首先出战迎敌，杀退宋兵。如或不胜，二罪俱并。"方垕然其言，拨与军五千，跟庞万春出城迎敌，得胜回奏。且说卢俊义度过昱岭关之后，催兵直赶到歙州城下，当日与诸将上前攻打歙州。城门开处，庞万春引军出来交战。两军各列成阵势，庞万春出到阵前勒战。宋军队里欧鹏出马，使根铁枪，便和庞万春交战。两个斗不过五合，庞万春败走，欧鹏要显头功，纵马赶去。庞万春扭过身躯，背射一箭。欧鹏手段高强，绰箭在手。原来欧鹏却不提防庞万春能放连珠箭，欧鹏绰了一箭，只顾放心去赶。弓弦响处，庞万春又射第二只箭来，欧鹏早着，坠下马去。城上王尚书、高侍郎，见射中了欧鹏落马，庞万春得胜，引领城中军马，一发赶杀出来。宋军大败，退回三十里下寨，扎驻军马安营。整点兵将时，乱军中又折了菜园子张青。孙二娘见丈夫死了，着令手下军人，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卢先锋看了，心中纳闷，思量不是良法，便和朱武计议道："今日进兵，又折了二将，似此如之奈何？"朱武道："输赢胜负，兵家常事。今日贼兵见我等退回军马，自逞其能，众贼计议，今晚乘势，必来劫寨。我等可把军马众将，分调开去，四下埋伏。中军缚几只羊在彼，如此如此整顿。叫呼延

灼引一支军在左边埋伏，林冲引一支军在右边埋伏，单廷珪、魏定国引一支军在背后埋伏。其余偏将，各于四散小路里埋伏。夜间贼兵来时，只看中军火起为号，四下里各自捉人。"卢先锋都发放已了，各各自去守备。且说南国王尚书、高侍郎两个颇有些谋略，便与庞万春等商议，上启皇叔方厚道："今日宋兵败回，退去三十余里屯驻，营寨空虚，军马必然疲倦，何不乘势去劫寨栅，必获全胜。"方厚道："你众官从长计议，可行便行。"高侍郎道："我便和庞将军引兵去劫寨，尚书与殿下，紧守城池。"当夜二将披挂上马，引领军兵前进，马摘銮铃，军士衔枚疾走，前到宋军寨栅。看见营门不开，南兵不敢擅进。初时听得更点分明，向后更鼓便打得乱了。高侍郎勒住马道："不可进去！"庞万春道："相公如何不进兵？"高侍郎答道："听他营里更点不明，必然有计。"庞万春道："相公误矣！今日兵败胆寒，必须困倦。睡里打更，有甚分晓，因此不明　相公何必见疑，只顾杀去！"高侍郎道："也见得是。"当下催军劫寨，大刀阔斧，杀将进去。二将入得寨门，直到中军，并不见一个军将，却是柳树上缚着数只羊，羊蹄上拴着鼓槌打鼓，因此更点不明。两将劫着空寨，心中自慌，急叫："中计！"回身便走，中军内却早火起，只见山头上炮响，又放起火来，四下里伏兵乱起，齐杀将拢来。两将冲开寨门奔走，正迎着呼延灼，大喝："贼将快下马受降，免汝一死！"高侍郎心慌，只要脱身，无心恋战，被呼延灼赶进去，手起双鞭齐下，脑袋骨打碎了半个天灵。庞万春死命撞透重围，得脱性命。正走之间，不提防汤隆伏在路边，被他

一钩镰枪拖倒马脚，活捉了解来。众将已都在山路里赶杀南兵，至天明，都赴寨里来。卢先锋已先到中军坐下，随即下令，点本部将佐时，丁得孙在山路草中，被毒蛇咬了脚，毒气入腹而死。将庞万春割腹剜心，祭献欧鹏并史进等，把首级解赴张招讨军前去了。

次日，卢先锋与同诸将再进兵到歙州城下，见城门不关，城上并无旌旗，城楼上亦无军士。单廷珪、魏定国两个要夺头功，引军便杀入城去。后面中军卢先锋赶到时，只叫得苦，那二将已到城门里了。原来王尚书见折了劫寨人马，只诈做弃城而走，城门里却掘下陷坑。二将是一夫之勇，却不提防，首先入来，不想连人和马，都陷在坑里。那陷坑两边，却埋伏着长枪手，弓箭军士，一齐向前戳杀，两将死于坑中。可怜圣水并神火，今日呜呼葬土坑。卢先锋又见折了二将，心中忿怒，急令差遣前部军兵，各人兜土块入城，一面填塞陷坑，一面鏖战厮杀，杀倒南兵人马，俱填于坑中。当下卢先锋当前，跃马杀入城中，正迎着皇叔方垕，交马只一合，卢俊义却忿心头之火，展平生之威，只一朴刀，剁方垕于马下。城中军马开城西门，冲突而走。宋兵众将，各各并力向前，剿捕南兵。

却说王尚书正走之间，撞着李云，截住厮杀。王尚书便挺枪向前，李云却是步斗。那王尚书枪起马到，早把李云踏倒。石勇见冲翻了李云，便冲突向前，急来救时，王尚书把条枪神出鬼没，石勇如何抵当得住？王尚书战了数合，得便处把石勇一枪，结果了性命，当下身死。城里却早赶出孙立、

黄信、邹渊、邹润四将，截住王尚书厮杀。那王寅奋勇力敌四将，并无惧怯。不想又撞出林冲赶到，这个又是个会厮杀的，那王寅便有三头六臂，也敌不过五将。众人齐上，乱戳杀王寅，可怜南国尚书将，今日方知志莫伸。当下五将取了首级，飞马献与卢先锋。卢俊义已在歙州城内行宫歇下，平复了百姓，出榜安民，将军马屯驻在城里，一面差人赍文报捷张招讨，驰书转达宋先锋，知会进兵。却说宋江等兵将在睦州屯驻，等候军齐，同攻贼洞。收得卢俊义书，报平复了歙州，军将已到城中屯驻，专候进兵，同取贼巢。又见折了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欧鹏、张青、丁得孙、单廷珪、魏定国、李云、石勇一十三人，许多将佐，烦恼不已，痛哭哀伤。军师吴用劝道："生死人皆分定，主将何必自伤玉体？且请料理国家大事。"宋江道："虽然如此，不由人不伤感！我想当初石碣天文所载一百八人，谁知到此，渐渐凋零，损吾手足。"吴用劝了宋江烦恼，然后回书与卢先锋，交约日期，起兵攻取清溪县。

且不说宋江回书与卢俊义，约日进兵，却说方腊在清溪帮源洞中大内设朝，与文武百官计议宋江用兵之事。只听见西州败残军马回来，报说歙州已陷，皇叔、尚书、侍郎俱已阵亡了。今宋兵作两路而来，攻取清溪。方腊见报大惊，当下聚集两班大臣商议，方腊道："汝等众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贵。岂期今被宋江军马席卷而来，州城俱陷，止有清溪大内。今闻宋兵两路而来，如何迎敌？"当有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启奏道："今次宋兵人马，已近神州，内苑宫

廷，亦难保守。奈缘兵微将寡，陛下若不御驾亲征，诚恐兵将不肯尽心向前。”方腊道：“卿言极当！”随即传下圣旨，命三省六部、御史台官、枢密院、都督府护驾，二营金吾、龙虎，大小官僚，“都跟随寡人御驾亲征，决此一战。”娄丞相又奏：“差何将帅，可做前部先锋？”方腊道：“着殿前金吾上将军内外诸军都招讨皇侄方杰为正先锋，马步亲军都太尉骠骑上将军杜微为副先锋，部领帮源洞大内护驾御林军一万三千，战将三千余员前进。”原来这方杰是方腊的亲侄儿，是歙州皇叔方垕长孙，闻知宋兵卢先锋杀了他公公，要来报仇，他愿为前部先锋。这方杰平生习学，惯使一枝方天画戟，有万夫不当之勇。那杜微原是歙州市中铁匠，会打军器，亦是方腊心腹之人，会使六口飞刀，只是步斗。方腊另行圣旨一道，差御林护驾都教师贺从龙，拨与御林军一万，总督兵马，去敌歙州卢俊义军马。

不说方腊分调人马，两处迎敌，先说宋江大队军马起程，水陆并进，离了睦州，望清溪县而来。水军头领李俊等引领水军船只，撑驾从溪滩里上去。且说吴用与宋江在马上同行，并马商议道：“此行去取清溪帮源，诚恐贼首方腊知觉逃窜，深山旷野，难以得获。若要生擒方腊，解赴京师，面见天子，必须里应外合，认得本人，可以擒获。亦要知方腊去向下落，不致被其走失。”宋江道：“是若如此，须用诈降，将计就计，方可得里应外合。前者柴进与燕青去做细作，至今不见些消耗，今次着谁去好？须是会诈投降的。”吴用道：“若论愚意，只除非教水军头领李俊等，就将船内粮米，去诈

献投降，教他那里不疑。方腊那厮，是山僻小人，见了许多粮米船只，如何不收留了。”宋江道：“军师高见极明。”便唤戴宗，随即传令，从水路直至李俊处，说知如此如此，“教你等众将行计。”李俊等领了计策。戴宗自回中军。

李俊却叫阮小五、阮小七扮做艄公，童威、童猛扮做随行水手，乘驾六十只粮船，船上都插着新换的献粮旗号，却从大溪里使将上去。将近清溪县，只见上水头早有南国战船迎将来，敌军一齐放箭。李俊在船上叫道：“休要放箭，我有话说。俺等都是投拜的人，特将粮米献纳大国，接济军士，万望收录。”对船上头目，看见李俊等船上并无军器，因此就不放箭，使人过船来，问了备细，看了船内粮米，便去报知娄丞相，禀说李俊献粮投降。娄敏中听了，叫唤投拜人上岸来。李俊登岸，见娄丞相，拜罢，娄敏中问道：“汝是宋江手下甚人？有何职役？今番为甚来献粮投拜？”李俊答道：“小人姓李名俊，原是浔阳江上好汉。就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性命。他如今受了朝廷招安，得做了先锋，便忘了我等前恩，累次窘辱小人。现今宋江虽然占得大国州郡，手下弟兄，渐次折得没了。他犹自不知进退，威逼小人等水军向前。因此受辱不过，特将他粮米船只，径自私来献纳，投拜大国。”娄丞相见李俊说了这一席话，就便准信，便引李俊来大内朝见方腊，具说献粮投拜一事。李俊见方腊再拜起居，奏说前事。方腊坦然不疑，且教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只在清溪管领水寨守船，“待寡人退了宋江军马还朝之时，别有赏赐。”李俊拜谢了，出内自去搬运粮米上岸，进仓交

收，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与吴用分调军马，差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为前队，引军直进清溪县界，正迎着南国皇侄方杰。两下军兵，各列阵势。南军阵上，方杰横戟出马，杜微步行在后。那杜微横身挂甲，背藏飞刀五把，手中仗口七星宝剑，跟在后面。两将出到阵前。宋江阵上秦明，首先出马，手舞狼牙大棍，直取方杰。那方杰年纪后生，精神一撮，那枝戟使得精熟，和秦明连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方杰见秦明手段高强，也放出自已平生学识，不容半点空闲。两个正斗到分际，秦明也把出本事来，不放方杰些空处。却不提防杜微那厮，在马后见方杰战秦明不下，从马后闪将出来，掣起飞刀，望秦明脸上早飞将来。秦明急躲飞刀时，却被方杰一方天戟耸下马去，死于非命。可怜霹雳火，灭地竟无声。方杰一戟戳死了秦明，却不敢追过对阵，宋兵小将急把挠钩搭得尸首过来。宋军见说折了秦明，尽皆失色。宋江一面叫备棺椁盛贮，一面再调军将出战。且说这方杰得胜夸能，却在阵前高叫："宋兵再有好汉，快出来厮杀！"宋江在中军听得报来，急出到阵前，看见对阵方杰背后便是方腊御驾，直来到军前摆开。但见：

金瓜密布，铁斧齐排。方天画戟成行，龙凤绣旗作队。旗旄旌节，一攒攒绿舞红飞；玉镫雕鞍，一簇簇珠围翠绕。飞龙伞散青云紫雾，飞虎旗盘瑞霭祥烟。左侍下一代文官，右侍下满排武将。虽是妄称天子位，也须伪列

宰臣班。

南国阵中，只见九曲黄罗伞下，玉辔逍遥马上，坐着那个草头王子方腊。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冲天转角明金幞头，身穿一领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一条金镶宝嵌玲珑玉带，足穿一对双金显缝云根朝靴。

那方腊骑着一匹银鬃白马，出到阵前，亲自监战。看见宋江亲在马上，便遣方杰出战，要拿宋江。这边宋兵等众将亦准备迎敌，要擒方腊。南军方杰正要出阵，只听得飞马报道："御林都教师贺从龙，总督军马，去救歙州，被宋兵卢先锋活捉过阵去了。军马俱已漫散，宋兵已杀到山后。"方腊听了大惊，急传圣旨，便教收军，且保大内。当下方杰且委杜微押住阵脚，却待方腊御驾先行，方杰、杜微随后而退。方腊御驾，回至清溪州界，只听得大内城中，喊起连天，火光遍满，兵马交加，却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在清溪城里放起火来。方腊见了，大驱御林军马，来救城中，入城混战。宋江军马，见南兵退去，随后追杀。赶到清溪，见城中火起，知有李俊等在彼行事，急令众将招起军马，分头杀将入去。此时卢先锋军马也过山了，两下接应，却好凑着。四面宋兵，夹攻清溪大内。宋江等诸将，四面八方，杀将入去，各各自去搜捉南军，打破了清溪城郭。方腊

却得方杰引军保驾，防护送投帮源洞中去了。

宋江等大队军马，都入清溪县来。众将杀入方腊宫中，收拾违禁器仗，金银宝物，搜检内里库藏，就殿上放起火来，把方腊内外宫殿，尽皆烧毁，府库钱粮，搜索一空。宋江会合卢俊义军马，屯驻在清溪县内，聚集众将，都来请功受赏。整点两处将佐时，长汉郁保四、女将孙二娘，都被杜微飞刀伤死；邹渊、杜迁马军中踏杀；李立、汤隆、蔡福，各带重伤，医治不痊，身死；阮小五先在清溪县，已被娄丞相杀死。众将擒捉得南国伪官九十二员请功，赏赐已了，只不见娄丞相、杜微下落。一面且出榜文，安抚了百姓，把那活捉伪官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示众。后有百姓报说，娄丞相因杀了阮小五，见大兵打破清溪县，自缢松林而死。杜微那厮，躲在他原养的倡妓王娇娇家，被他社老献将出来。宋江赏了社老，却令人先取了娄丞相首级，叫蔡庆将杜微剖腹剜心，滴血享祭秦明、阮小五、郁保四、孙二娘，并打清溪亡过众将。宋江亲自拈香祭赛已了，次日与同卢俊义起军，直抵帮源洞口围住。

且说方腊只得方杰保驾，走到帮源洞口大内，屯驻人马，坚守洞口，不出迎敌。宋江、卢俊义把军马周回围住了帮源洞，却无计可入。却说方腊在帮源洞，如坐针毡。两军困住已经数日，方腊正忧闷间，忽见殿下锦衣绣袄一大臣，俯伏在金阶殿下启奏："我王，臣虽不才，深蒙主上圣恩宽大，无可补报。凭夙昔所学之兵法，仗平日所韫之武功[2]，六韬三略曾闻，七纵七擒曾习[3]。愿借主上一枝军马，立

退宋兵，中兴国祚。未知圣意若何？"方腊见了大喜，便传敕令，尽点山洞内府兵马，教此将引兵出洞去，与宋江相持。未知胜败如何，先见威风出众。不是方腊国中又出这个人来引兵，有分教：金阶殿下人头滚，玉砌朝门热血喷。直使扫清巢穴擒方腊，竖立功勋显宋江。毕竟方腊国中出来引兵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

[1]掯勒　勒索、逼求。

[2]韫（yùn运）　蕴藏、包含。此处指修炼。

[3]七纵七擒　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为巩固后方，出师平定南中（包括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曾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释放。终于实现"攻心为上"的战略，使孟获心悦诚服。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话说当下方腊殿前启奏，愿领兵出洞征战的，正是东床驸马主爵都尉柯引。方腊见奏，不胜之喜。柯驸马当下同领南兵，带了云璧奉尉，披挂上马出师。方腊将自已金甲锦袍，赐与驸马，又选一骑好马，叫他出战。那柯驸马与同皇侄方杰，引领洞中护御军兵一万人马，驾前上将二十余员，出到帮源洞口，列成阵势。

却说宋江军马困住洞口，已教将佐分调守护。宋江在阵中，因见手下弟兄，三停内折了二停，方腊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战，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只听得前军报来说："洞中有军马出来交战。"宋江、卢俊义见报，急令诸将上马，引军出战，摆开阵势，看南军阵里，当先是柯驸马出战。宋江军中，谁不认得是柴进？宋江便令花荣出马迎敌。花荣得令，便横枪跃马，出到阵前，高声喝问："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贼，与吾大兵敌对？我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骨肉为泥！好好下马受降，免汝一命！"柯驸马答道："我乃山东柯引，谁不闻我大名？量你这厮们，是梁山泊一伙强徒草寇，何足道哉！偏俺不如你们手段？我直把你们杀尽，克复城池，是吾

之愿！"宋江与卢俊义在马上听了，寻思柴进口里说的话，知他心里的事。他把"柴"字改作"柯"字，"柴"即是"柯"也。"进"字改作"引"字，"引"即是"进"也。吴用道："且看花荣与他迎敌。"当下花荣挺枪跃马，来战柯引。两马相交，二般军器并举。两将斗到间深里，绞做一团，扭做一块。柴进低低道："兄长可且诈败，来日议事。"花荣听了，略战三合，拨回马便走。柯引喝道："败将，吾不赶你！别有了得的，叫他出来，和俺交战！"花荣跑马回阵，对宋江、卢俊义说知就里。吴用道："再叫关胜出战交锋。"当时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飞马出战，大喝道："山东小将，敢与吾敌？"那柯驸马挺枪，便来迎敌。两个交锋，全无惧怯。二将斗不到五合，关胜也诈败佯输，走回本阵。柯驸马不赶，只在阵前大喝："宋兵敢有强将出来，与吾对敌？"宋江再叫朱仝出阵，与柴进交锋。往来厮杀，只瞒众军。两个斗不过五七合，朱仝诈败而走。柴进赶来虚搠一枪，朱仝弃马跑归本阵，南军先抢得这匹好马。柯驸马招动南军，抢杀过来，宋江急令诸将引军退去十里下寨。柯驸马引军追赶了一程，收兵退回洞中。

已自有人先去报知方腊，说道："柯驸马如此英雄，战退宋兵，连胜三将。宋江等又折一阵，杀退十里。"方腊大喜，叫排下御宴，等待驸马卸了戎装披挂，请入后宫赐坐。亲捧金杯，满劝柯驸马道："不想驸马有此文武双全！寡人只道贤婿只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杰，不致折许多州郡。烦望驸马大展奇才，立诛贼将，重兴基业，与寡人共享太平无穷之富贵。"柯引奏道："主上放心！为臣子当以尽心报效，

同兴国祚。明日谨请圣上登山，看柯引厮杀，立斩宋江等辈。”方腊见奏，心中大喜，当夜宴至更深，各还宫中去了。次早，方腊设朝，叫洞中敲牛宰马，令三军都饱食已了，各自披挂上马，出到帮源洞口，摇旗发喊，擂鼓搦战。方腊却领引内侍近臣，登帮源洞山顶，看柯驸马厮杀。

且说宋江当日传令，分付诸将：“今日厮杀，非比他时，正在要紧之际。汝等军将，各各用心，擒获贼首方腊，休得杀害。你众军士，只看南军阵上柴进回马引领，就便杀入洞中，并力追捉方腊，不可违误！”三军诸将得令，各自摩拳擦掌，掣剑拔枪，都要掳掠洞中金帛，尽要活捉方腊，建功请赏。当时宋江诸将，都到洞前，把军马摆开，列成阵势。只见南兵阵上，柯驸马立在门旗之下，正待要出战，只见皇侄方杰立马横戟道：“都尉且押手停骑，看方某先斩宋兵一将，然后都尉出马，用兵对敌。”宋兵望见燕青跟在柴进后头，众将皆喜道：“今日计必成矣！”各人自行准备。且说皇侄方杰，争先纵马搦战。宋江阵上，关胜出马，舞起青龙刀，来与方杰对敌。两将交马，一往一来。一翻一复，战不过十数合，宋江又遣花荣出阵，共战方杰。方杰见二将来夹攻，全无惧怯，力敌二将。又战数合，虽然难见输赢，也只办得遮拦躲避。宋江队里，再差李应、朱仝骤马出阵，并力追杀。方杰见四将来夹攻，方才拨回马头，望本阵中便走。柯驸马却在门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将关胜、花荣、朱仝、李应四将赶过来。柯驸马便挺起手中铁枪奔来，直取方杰。方杰见头势不好，急下马逃命时，措手不及，早被柴进一枪戳着。背

后云奉尉燕青赶上一刀，杀了方杰。南军众将惊得呆了，各自逃生，柯驸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进，宋先锋部下正将小旋风的便是。随行云奉尉，即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内外备细。若有人活捉得方腊的，高官任做，细马拣骑。三军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斩首！"回身引领四将，招起大军，杀入洞中。方腊领着内侍近臣，在帮源洞顶上，看见杀了方杰，三军溃乱，情知事急，一脚踢翻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领起大队军马，分开五路，杀入洞来，争捉方腊，不想已被方腊逃去，止拿得侍从人员。燕青抢入洞中，叫了数个心腹伴当，去那库里，掳了两担金珠细软出来，就内宫禁苑，放起火来。柴进杀入东宫时，那金芝公主自缢身死。柴进见了，就连宫苑烧化，以下细人，放其各自逃生。众军将都入正宫，杀尽嫔妃彩女、亲军侍御、皇亲国戚，都掳掠了方腊内宫金帛。宋江大纵军将，入宫搜寻方腊。

却说阮小七杀入内苑深宫里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腊伪造的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珪、无忧履。阮小七看见上面都是珍珠异宝，龙凤锦文，心里想道："这是方腊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紧。"便把衮龙袍穿了，系上碧玉带，着了无忧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珪插放怀里，跳上马，手执鞭，跑出宫前。三军众将，只道是方腊，一齐闹动，抢将拢来看时，却是阮小七，众皆大笑。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骑着马东走西走，看那众将多军抢掳。正在那里闹动，早有童枢密带来的大将王禀、赵谭入洞助战。听得三军闹

嚷，只说拿得方腊，径来争功。却见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天平冠，在那里嬉笑。王禀、赵谭骂道："你这厮莫非要学方腊，做这等样子!"阮小七大怒，指着王禀、赵谭道："你这两个，直得甚鸟！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时，你这两个驴马头，早被方腊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众将弟兄成了功劳，你们颠倒来欺负！朝廷不知备细，只道是两员大将来协助成功。"王禀、赵谭大怒，便要和阮小七火并。当时阮小七夺了小校枪，便奔上来戳王禀。呼延灼看见，急飞马来隔开，已自有军校报知宋江。飞马到来，见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吴用喝下马来，剥下违禁衣服，丢去一边。宋江陪话解劝。王禀、赵谭二人虽被宋江并众将劝和了，只是记恨于心。

当日帮源洞中，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当下宋江传令，教四下举火，监临烧毁宫殿。龙楼凤阁，内苑深宫，珠轩翠屋，尽皆焚化。有诗为证：

黄屋朱轩半入云，涂膏衅血自祈祈[1]。
若还天意容奢侈，琼室阿房可不焚[2]。

当时宋江等众将监看烧毁已了，引军都来洞口屯驻，下了寨栅，计点生擒人数，只有贼首方腊未曾获得。传下将令，教军将沿山搜捉。告示乡民，但有人拿得方腊者，奏闻朝廷，高官任做。知而首者，随即给赏。却说方腊从帮源洞山顶落

路而走，便望深山旷野，透岭穿林，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头，脱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爬山奔走，要逃性命。连夜退过五座山头，走到一处山凹边，见一个草菴，嵌在山凹里。方腊肚中饥饿，却待正要去茅菴内寻讨些饭吃，只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打翻，便取条绳索绑了。那和尚不是别人，是花和尚鲁智深。拿了方腊，带到草菴中，取了些饭吃，正解出山来，却好迎着搜山的军健，一同绑住捉来见宋先锋。宋江见拿得方腊，大喜，便问道："吾师，你却如何正等得这贼首着？"鲁智深道："洒家自从在乌龙岭上万松林里厮杀，追赶夏侯成入深山里去，被洒家杀了贪战贼兵，直赶入乱山深处。迷踪失径，迤逦随路寻去，正到旷野琳琅山内，忽遇一个老僧，引领洒家到此处茅菴中，嘱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间等候，但见个长大汉从松林深处来，你便捉住。'夜来望见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间山径路数是何处。今早正见这贼爬过山来，因此，俺一禅杖打翻，就捉来绑，不想正是方腊！"宋江又问道："那一个老僧，今在何处？"鲁智深道："那个老僧，自引小僧到茅菴里，分付了柴米出来，竟不知投何处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见得是圣僧罗汉，如此显灵，令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得父母。"智深听了，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

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听罢，默上心来，各不喜欢。点本部下将佐，俱已数足，教将方腊陷车盛了，解上东京，面见天子，催起三军，带领诸将，离了帮源洞清溪县，都回睦州。

却说张招讨会集刘都督，童枢密，从、耿二参谋，都在睦州聚齐，合兵一处，屯驻军马。见说宋江获了大功，拿住方腊，解来睦州，众官都来庆贺。宋江等诸将参拜已了，张招讨道:“已知将军边塞劳苦，损折弟兄。今已全功，实为万幸。”宋江再拜泣涕道:“当初小将等一百八人，破辽还京，都不曾损了一个。谁想首先去了公孙胜，京师已留下数人。克复扬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虽存，有何面目，再见山东父老，故乡亲戚？”张招讨道:“先锋休如此说。自古道:‘贫富贵贱，宿生所载[3]；寿夭短长，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无福人。’何以损折将佐为耻！今日功成名显，朝廷知道，必当重用。封官赐爵，光显门闾，衣锦还乡，谁不称羡！闲事不须挂意，只顾收拾回军。”宋江拜谢了总兵等官，自来号令诸将。张招讨已传下军令，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方腊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睦州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衢、婺等县贼役赃官，得知方腊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张招讨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拨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再说张招讨众官，都在睦州设太平宴，庆贺众将官

僚，赏劳三军将校，传令教先锋头目，收拾朝京。军令传下，各各准备行装，陆续登程。

且说先锋使宋江思念亡过众将，洒然泪下，不想患病在杭州张横、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视，共是八人在彼。后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杨林、穆春到来，随军征进。想起诸将劳苦，今日太平，当以超度，便就睦州宫观净处，扬起长旛，修设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罗天大醮，追荐前亡后化列位偏正将佐已了。次日，椎牛宰马，致备牲醴，与同军师吴用等众将，俱到乌龙神庙里，焚帛享祭乌龙大王，谢祈龙君护佑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将佐阵亡之人，收得尸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与卢俊义收拾军马将校人员，随张招讨回杭州，听候圣旨，班师回京。众多将佐功劳，俱各造册，上了文簿，进呈御前。先写表章，申奏天子。三军齐备，陆续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偏将佐，止剩得三十六员回军。那三十六人是：

呼保义宋江	玉麒麟卢俊义	智多星吴用
大刀关胜	豹子头林冲	双鞭呼延灼
小李广花荣	小旋风柴进	扑天雕李应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神行太保戴宗	黑旋风李逵	病关索杨雄
混江龙李俊	活阎罗阮小七	浪子燕青
神机军师朱武	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混世魔王樊瑞	轰天雷凌振	铁面孔目裴宣

神算子蒋敬	鬼脸儿杜兴	铁扇子宋清
独角龙邹润	一枝花蔡庆	锦豹子杨林
小遮拦穆春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鼓上蚤时迁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当下宋江与同诸将，引兵马离了睦州，前往杭州进发。正是收军锣响千山震，得胜旗开十里红。于路无话，已回到杭州。因张招讨军马在城，宋先锋且屯兵在六和塔驻扎，诸将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锋使宋江、卢俊义早晚入城听令。

且说鲁智深自与武松在寺中一处歇马听候，看见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是夜月白风清，水天共碧，二人正在僧房里，睡至半夜，忽听得江上潮声雷响。鲁智深是关西汉子，不曾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战鼓响，贼人生发，跳将起来，摸了禅杖，大喝着，便抢出来。众僧吃了一惊，都来问道："师父何为如此？赶出何处去？"鲁智深道："洒家听得战鼓响，待要出去厮杀。"众僧都笑将起来道："师父错听了！不是战鼓响，乃是钱塘江潮信响。"鲁智深见说，吃了一惊，问道："师父，怎地唤做潮信响？"寺内众僧，推开窗，指着那潮头，叫鲁智深看，说道："这潮信日夜两番来，并不违时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当三更子时潮来。因不失信，谓之潮信。"鲁智深看了，从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付与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在万松林里厮杀，活捉了个夏侯成；'遇腊而执'，俺生擒方腊；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

合当圆寂。众和尚，俺家问你，如何唤做圆寂?”寺内众僧答道:“你是出家人，还不省得佛门中圆寂便是死?”鲁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已必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洒家沐浴。”寺内众僧，都只道他说要，又见他这般性格，不敢不依他，只得唤道人烧汤来，与鲁智深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便叫部下军校:“去报宋公明先锋哥哥，来看洒家。”又问寺内众僧处讨纸笔，写了一篇颂子[4]，去法堂上捉把禅椅，当中坐了。焚起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自迭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腾空。比及宋公明见报，急引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颂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与卢俊义看了偈语，嗟叹不已。众多头领都来看视鲁智深，焚香拜礼。城内张招讨并童枢密等众官，亦来拈香拜礼。宋江自取出金帛，俵散众僧，做个三昼夜功果，合个朱红龛子盛了[5]，直去请径山住持大惠禅师，来与鲁智深下火。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那径山大惠禅师手执火把，直来龛子前，指着鲁智深，道几句法语，是:

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

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大惠禅师下了火已了，众僧诵经忏悔，焚化龛子，在六和塔山后，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鲁智深随身多余衣钵，及朝廷赏赐金银，并各官布施，尽都纳入六和寺里，常住公用。浑铁禅杖，并皂布直裰，亦留于寺中供养。当下宋江看视武松，虽然不死，已成废人。武松对宋江说道："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6]，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册，休写小弟进京。"宋江见说："任从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后至八十善终，这是后话。再说先锋宋江，每日去城中听令，待张招讨中军人马前进，已将军兵入城屯扎。半月中间，朝廷天使到来，奉圣旨令先锋宋江等班师回京。张招讨，童枢密，都督刘光世，从、耿二参谋，大将王禀、赵谭，中军人马，陆续先回京师去了。宋江等随即收拾军马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杨雄发背疮而死，时迁又感搅肠痧而死。宋江见了，感伤不已。丹徒县又申将文书来，报说杨志已死，葬于本县山园。林冲风瘫，又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视，后半载而亡。

再说宋江与同诸将，离了杭州，望京师进发，只见浪子燕青，私自来劝主人卢俊义道："小乙自幼随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难尽。今既大事已毕，欲同主人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

何?"卢俊义道:"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俺弟兄们身经百战，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7]。有诗为证：

略地攻城志已酬，陈辞欲伴赤松游[8]。
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

卢俊义道:"燕青，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燕青道:"主人岂不闻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9]，彭越醢为肉酱[10]，英布弓弦药酒[11]?主公，你可寻思，祸到临头难走！"卢俊义道:"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辞宋先锋，他是个义重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辞别主公。"卢俊义道:"你辞我，待要那里去?"燕青道:"也只在主公前后。"卢俊义笑道:"原来也只恁地。看你到那里?"燕青纳头拜了八拜，当夜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竟不知投何处去了。次日早晨，军人收拾字纸一张，来报复宋先锋。宋江看那一张字纸时，上面写道是：

辱弟燕青百拜恳告先锋主将麾下：自蒙收录，多感厚恩。效死干功，补报难尽。今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国家任用，情愿退居山野，为一闲人。本待拜辞，恐主将义气深重，不肯轻放，连夜潜去。今留口号四句拜辞，望乞主帅恕罪：

雁序分飞自可惊，纳还官诰不求荣。

身边自有君王赦，洒脱风尘过此生。

宋江看了燕青的书，并四句口号，心中郁悒不乐。当时尽收拾损折将佐的官诰牌面，送回京师，缴纳还官。

宋兵人马，迤逦前进，比及行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手下军人来报宋先锋。宋江见报，亲自领医人来看治，李俊道："哥哥休误了回军的程限，朝廷见责，亦恐张招讨先回日久。哥哥怜悯李俊时，可以丢下童威、童猛，看视兄弟。待病体痊可，随后赶来朝觐。哥哥军马，请自赴京。"宋江见说，心虽不然，倒不疑虑，只得引军前进。又被张招讨行文催趱，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诸将上马赴京去了。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商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12]。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诗曰：

知几君子事[13]，明哲迈夷伦[14]。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再说宋江等诸将一行军马，在路无话，复过常州、润州相战去处，宋江无不伤感。军马渡江，十存二三。过扬州，进淮安，望京师不远了。宋江传令，叫众将各各准备朝觐。三军人马，九月二十后，回到东京。张招讨中军人马，先进城去。宋江等军马，只就城外屯住，扎营于旧时陈桥驿，听候圣旨。此时有先前留下伏侍李俊等小校，从苏州来，报说李俊原非患病，只是不愿朝京为官，今与童威、童猛不知何处去了。宋江又复嗟叹，叫裴宣写录现在朝京大小正偏将佐数目，共计二十七员，并殁于王事者，俱录其名数，写成谢恩表章，仍令正偏将佐，俱各准备幞头公服，伺候朝见天子。三日之后，上皇设朝，近臣奏闻天子，教宣宋江等面君朝见。此日东方渐明，宋江、卢俊义等二十七员将佐，奉旨即忙上马入城。东京百姓看了时，此是第三番朝见。想这宋江等初受招安时，却奉圣旨，都穿御赐的红绿锦袄子，悬挂金银牌面，入城朝见。破辽兵之后，回京师时，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挂甲戎装入朝朝见。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头公服，入城朝觐。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宋江等二十七人，来到正阳门下，齐齐下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阶之下，宋江、卢俊义为首，上前八拜，退后八拜，进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扬尘

舞蹈，山呼万岁。君臣礼足，徽宗天子看见宋江等只剩得这些人员，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卢俊义引领众将，都上金阶，齐跪在珠帘之下。上皇命赐众将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帘卷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众将，收剿江南，多负劳苦。卿等弟兄，损折大半，朕闻不胜伤悼。"宋江垂泪不止，仍自再拜奏曰："以臣卤钝薄才，肝脑涂地，亦不能报国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义兵一百八人，登五台发愿，谁想今日十损其八。谨录人数，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赐圣鉴。"上皇曰："卿等部下，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宋江再拜，进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臣宋江等谨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往犯无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岂能酬，粉骨碎身何足报！股肱竭力，离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台而发愿。全忠秉义，护国保民。幽州城鏖战辽兵，清溪洞力擒方腊。虽则微功上达，奈缘良将下沉。臣江日夕忧怀，旦暮悲怆。伏望天恩，俯赐圣鉴，使已殁者皆蒙恩泽，在生者得庇洪休[15]。臣江乞归田野，愿作农民，实陛下仁育之赐。臣江等不胜战悚之至！谨录存殁人数，随表上进以闻。

阵亡正偏将佐五十九员：

正将一十四员：

秦明　　徐宁　　董平　　张清　　刘唐
史进　　索超　　张顺　　阮小二　　阮小五
雷横　　石秀　　解珍　　解宝

偏将四十五员：

宋万　　焦挺　　陶宗旺　韩滔　　彭玘
郑天寿　曹正　　王定六　宣赞　　孔亮
施恩　　郝思文　邓飞　　周通　　龚旺
鲍旭　　段景住　侯健　　孟康　　王英
扈三娘　项充　　李衮　　燕顺　　马麟
单廷珪　魏定国　吕方　　郭盛　　欧鹏
陈达　　杨春　　郁保四　李忠　　薛永
李云　　石勇　　杜迁　　丁得孙　邹渊
李立　　汤隆　　蔡福　　张青　　孙二娘

于路病故正偏将佐一十员：

正将五员：

林冲　　杨志　　张横　　穆弘　　杨雄

偏将五员：

孔明　　朱贵　　朱富　　白胜　　时迁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将一员：

鲁智深

折臂不愿恩赐，六和寺出家正将一员：

武松

旧在京回还蓟州出家正将一员：

公孙胜

不愿恩赐，于路上去正偏将四员：

正将二员：

燕青　　李俊

偏将二员：

童威　　童猛

旧留在京师，并取回医士，现在京偏将五员：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坚　萧让　乐和

现在朝觐正偏将佐二十七员：

正将一十二员：

宋江　卢俊义　吴用　关胜　呼延灼

花荣　柴进　李应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将一十五员：

朱武　黄信　孙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蒋敬　杜兴　宋清　邹润

蔡庆　杨林　穆春　孙新　顾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锋使臣宋江　副先锋臣卢俊义等谨上表。

上皇览表，嗟叹不已。乃曰："卿等一百八人，上应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见存，又辞去了四个，真乃十去其八矣！"随将圣旨，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所在享祭。惟有张顺

显灵有功，敕封金华将军。僧人鲁智深擒获贼寇有功，善终坐化于大刹，加赠义烈照暨禅师。武松对敌有功，伤残折臂，现于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师，赐钱十万贯，以终天年。已故女将二人：扈三娘加赠花阳郡夫人，孙二娘加赠旌德郡君。现在朝觐，除先锋使另封外，正将十员，各授武节将军，诸州统制；偏将十五员，各授武奕郎，诸路都统领；管军管民，省院听调。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

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16]，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17]。

副先锋卢俊义加授武功大夫[18]，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

军师吴用授武胜军承宣使[19]。

关胜授大名府正兵马总管。

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20]。

花荣授应天府兵马都统制[21]。

柴进授横海军沧州都统制。

李应授中山府郓州都统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统制。

戴宗授衮州府都统制。

李逵授镇江润州都统制。

阮小七授盖天军都统制。

上皇敕命，各各正偏将佐，封官授职，谢恩听命，给付

赏赐。偏将一十五员，各赐金银三百两，彩缎五表里。正将一十员，各赐金银五百两，彩缎八表里。先锋使宋江、卢俊义，各赐金银一千两，锦缎十表里，御花袍一套，名马一匹。宋江等谢恩毕，又奏睦州乌龙大王，二次显灵，护国保民，救护军将，以致全胜。上皇准奏，圣敕加封忠靖灵德普祐孚惠龙王。御笔改睦州为嚴州，歙州为徽州，因是方腊造反之地，各带反文字体。清溪县改为淳安县，帮源洞凿开为山岛。敕委本州官库内支钱，起建乌龙大王庙，御赐牌额，至今古迹尚存。江南但是方腊残破去处，被害人民，普免差徭三年。当日宋江等各各谢恩已了，天子命设太平筵宴，庆贺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是日，贺宴已毕，众将谢恩。宋江又奏："臣部下自梁山泊受招安，军卒亡过大半，尚有愿还家者，乞陛下圣恩优恤。"天子准奏，降敕："如愿为军者，赐钱一百贯，绢十匹，于龙猛、虎威二营收操，月支俸粮养赡。如不愿者，赐钱二百贯，绢十匹，各令回乡，为民当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郓城县，获罪以来，自不敢还乡，乞圣上宽恩给假，回乡拜扫，省视亲族，却还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请圣旨。"上皇闻奏大喜，再赐钱十万贯，作还乡之资。宋江谢恩已罢，辞驾出朝。次日，中书省作太平筵宴，管待众将。第三日，枢密院又设宴庆贺太平。其张招讨、刘都督、童枢密，从、耿二参谋，王、赵二大将，朝廷自升重爵，不在此本话内。太乙院题本，奏请圣旨，将方腊于东京市曹上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有诗为证：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再说宋江奏请了圣旨，给假回乡省亲。部下军将，愿为军者报名，送发龙猛、虎威二营收操，关给赏赐马军守备；愿为民者，关请银两，各各还乡，为民当差。部下偏将，亦各请受恩赐，听除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关领诰命，各人赴任，与国安民。

宋江分派已了，与众暂别，自引兄弟宋清，带领随行军健一二百人，挑担御物、行李、衣装、赏赐，离了东京，望山东进发。宋江、宋清在马上，衣锦还乡，离了京师，回归故里。于路无话，自来到山东郓城县宋家村。乡中故旧父老亲戚，都来迎接宋江，回到庄上。不期宋太公已死，灵柩尚存。宋江、宋清痛哭伤感，不胜哀戚。家眷庄客，都来拜见宋江。庄院田产，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齐备，亦如旧时。宋江在庄上修设好事，请僧命道，修建功果，荐拔亡过父母宗亲。州县官僚，探望不绝。择日选时，亲扶太公灵柩，高原安葬。是日，本州官员，亲邻父老，宾朋眷属，尽来送葬已了，不在话下。宋江思念玄女娘娘愿心未酬，将钱五万贯，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庙宇，两廊山门，装饰圣象，彩画两廊，俱已完备。不觉在乡日久，诚恐上皇见责，选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几日道场，次后设一大会，请当村乡尊父老，饮宴酌杯，以叙阔别之情。次日，亲戚亦皆置筵庆贺，不在话下。宋江将庄院交割与次弟宋清，

虽受官爵，只在乡中务农，奉祀宗亲香火。将多余钱帛，散惠下民。

宋江在乡中住了数月，辞别乡老故旧，再回东京，与众弟兄相见。众人有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往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殁于王事的，朝廷已自颁降恩赐金帛，令归乡里，优恤其家。宋江自到东京，发遣回乡，都已完足。朝前听命，辞别省院诸官，收拾赴任。只见神行太保戴宗来探宋江，坐间说出一席话来，有分教：宋公明生为郓城县英雄，死作蓼儿洼土地。正是：凛凛清风生庙宇，堂堂遗像在凌烟。毕竟戴宗对宋江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1]涂膏衅血自诉诉（xīn欣）　连上句，是说方腊享乐的奢华宫殿都是人民膏血涂成。这是封建文人对方腊的恶毒诬蔑。涂、衅，都是抹的意思。诉诉，同欣欣，喜悦的样子。

[2]琼室阿房（ēpàng屙旁）可不焚　秦始皇晚年始建阿房宫，规模极其宏大，直至秦亡仍未完成。秦亡，被项羽纵火烧焚。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

[3]宿生所载　前生所定。载，置。

[4]颂子　梵文"偈陀"的意译，就是佛经中的颂词。

[5]龛（kān刊）子　本指供奉神佛的石室或柜子。这里指存放鲁达遗体的木柜子。

[6]陪堂　佛家语，指出家而不落发的人。这种人长期自费生活于寺庙之中，常常陪客僧饮食，所以称陪堂。见《水浒争鸣》第一辑《水浒传》词语汇释选例。

[7]机　机要、关键。指事物的精义要旨。

[8]赤松　道家所信奉的古代仙人赤松子，相传为神农时的雨师。

[9]"韩信立下"二句　韩信归属刘邦后，拜为大将。第一件功劳就是谏说刘邦攻占关中作为王业基地。楚汉争夺战中，他破赵取齐，占据黄河下游，抄袭

项羽后路，屡建奇功。最后与刘邦合围项羽于垓下。汉朝建立，封为楚王，被告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勾结陈豨谋反，吕后用计诱杀于长乐宫钟室。此处作者叙写有误，韩信被杀于长乐宫而不是未央宫。

[10]彭越醢为肉酱　楚汉战争时，彭越领兵三万余归属刘邦。他略定梁地（在今河南东南部），屡断项羽粮道。垓下合围，从刘邦击灭项羽。封梁王。后被告谋反，为刘邦所杀，剁成肉酱，分赐诸侯。

[11]英布弓弦药酒　英布又称黥布，秦末率骊山刑徒起义，属项羽。楚汉战争中归顺刘邦，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封淮南王。鉴于韩信彭越相继被杀，起兵反汉。战败逃江南，被长沙王诱杀。"弓弦药酒"事未详。

[12]暹（xiān仙）罗国　泰国的旧称。

[13]知几君子事　君子能够预知事物发生变化的隐微因素和迹兆。几，事物细微的迹象。

[14]明哲迈夷伦　明智的人见识超越平常之辈。明哲，洞明事理。夷，平。伦，辈。

[15]洪休　大福。

[16]武德大夫　宋朝五十二武职官阶中的第二十七阶。

[17]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掌管楚州军事、民政的最高长官。北宋马步军都总管或兵马都总管，由各级地方长官兼任，掌管路或府州的兵马。

[18]武功大夫　宋朝五十二武职官阶中的第二十六阶。

[19]承宣使　宋初沿唐制，藩镇置节度观察留后，位在节度使之次。政和七年改为承宣使，无定员，无职任，仅以备武官之迁转。

[20]御营兵马指挥使　统领禁卫军的长官。

[21]兵马都统制　统率屯驻某地兵马（禁军）的总指挥官（南宋以后才如此设置）。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话说宋江衣锦还乡，还至东京，与众弟兄相会，令其各人收拾行装，前往任所。当有神行太保戴宗来探宋江，二人坐间闲话。只见戴宗起身道："小弟已蒙圣恩，除授兖州都统制。今情愿纳下官诰，要去泰安州岳庙里，陪堂求闲，过了此生，实为万幸。"宋江道："贤弟何故行此念头？"戴宗道："是弟夜梦崔府君勾唤[1]，因此发了这片善心。"宋江道："贤弟生身，既为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岳府灵聪。"自此相别之后，戴宗纳还了官诰，去到泰安州岳庙里，陪堂出家，每日殷勤奉祀圣帝香火，虔诚无忽。后数月，一夕无恙，请众道伴相辞作别，大笑而终。后来在岳庙里累次显灵，州人庙祝，随塑戴宗神像于庙里，胎骨是他真身。又有阮小七受了诰命，辞别宋江，已往盖天军做都统制职事。未及数月，被大将王禀、赵谭怀挟帮源洞辱骂旧恨，累累于童枢密前诉说阮小七的过失，曾穿着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虽是一时戏耍，终久怀心不良，亦且盖天军地僻人蛮，必致造反。童贯把此事达知蔡京，奏过天子，请降了圣旨，行移公文到彼处，追夺阮

小七本身的官诰，复为庶民。阮小七见了，心中也自欢喜。带了老母，回还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后来寿至六十而亡。且说小旋风柴进在京师，见戴宗纳还官诰，求闲去了，又见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官诰，不合戴了方腊的平天冠、龙衣玉带，意在学他造反，罚为庶民，寻思："我亦曾在方腊处做驸马，倘或日后奸臣们知得，于天子前谗佞，见责起来，追了诰命，岂不受辱？不如自识时务，免受玷辱。"推称风疾病患，不时举发，难以任用，情愿纳还官诰，求闲为农。辞别众官，再回沧州横海郡为民，自在过活。忽然一日，无疾而终。李应受中山府都统制，赴任半年，闻知柴进求闲去了，自思也推称风瘫，不能为官，申达省院，缴纳官诰，复还故乡独龙冈村中过活。后与杜兴一处作富豪，俱得善终。关胜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甚得军心，众皆钦伏。一日，操练军马回来，因大醉，失脚落马，得病身亡。呼延灼受御营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花荣带同妻小妹子，前赴应天府到任。吴用自来单身，只带了随行安童，去武胜军到任。李逵亦是独自带了两个仆从，自来润州到任。话说为何只说这三个到任，别的都说了绝后结果？为这七员正将，都不厮见着，先说了结果。后这五员正将，宋江、卢俊义、花荣、吴用、李逵还有厮会处，以此未说绝了，结果下来便见。

再说宋江、卢俊义在京师，都分派了诸将赏赐，各各令

其赴任去讫。殁于王事者，止将家眷人口，关给与恩赏钱帛金银，仍各送回故乡，听从其便。再有现在朝京偏将一十五员，除兄弟宋清还乡为农外，杜兴已自跟随李应还乡去了；黄信仍任青州；孙立带同兄弟孙新、顾大嫂，并妻小，自依旧登州任用；邹润不愿为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跟随关胜，仍回北京为民；裴宣自与杨林商议了，自回饮马川，受职求闲去了；蒋敬思念故乡，愿回潭州为民；朱武自来投授樊瑞道法，两个做了全真先生，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穆春自回揭阳镇乡中，复为良民；凌振炮手非凡，仍受火药局御营任用。旧在京师偏将五员：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2]；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3]；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王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与卢俊义分别之后，各自前去赴任。卢俊义亦无家眷，带了数个随行伴当，自望庐州去了。宋江谢恩辞朝，别了省院诸官，带同几个家人仆从，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别，都各分散去了，亦不在话下。

且说宋朝原来自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当有殿帅府太尉高俅、杨戬，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等这伙将校，心内好生不然。两个自来商议道："这宋江、卢俊

义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杨戬道："我有一计，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膊。这人十分英勇，若先对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变了事，倒惹出一场不好。"高俅道："愿闻你的妙计如何。"杨戬道："排出几个庐州军汉，来省院首告卢安抚，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便与他申呈去太师府启奏，和这蔡太师都瞒了。等太师奏过天子，请旨定夺，却令人赚他来京师。待上皇赐御食与他，于内下了些水银，却坠了那人腰肾，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赐御酒与宋江吃，酒里也与他下了慢药，只消半月之间，以定没救。"高俅道："此计大妙！"有诗堪笑：

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

两个贼臣计议定了，着心腹人出来寻觅两个庐州土人，写与他状子，叫他去枢密院首告卢安抚，在庐州即日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欲造反，使人常往楚州，结连安抚宋江，通情起义。枢密院却是童贯，亦与宋江等有仇，当即收了原告状子，径呈来太师府启奏。蔡京见了申文，便会官计议。此时高俅、杨戬俱各在彼，四个奸臣，定了计策，引领原告人，入内启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卢俊义征讨四方虏寇，掌握十万兵权，尚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归正，焉肯背反？寡人不

曾亏负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诈，未审虚的，难以准信。”当有高俅、杨戬在旁奏道：“圣上道理虽然，人心难付。想必是卢俊义嫌官卑职小，不满其心，复怀反意，不幸被人知觉。”上皇曰：“可唤来寡人亲问，自取实招。”蔡京、童贯又奏道：“卢俊义是一猛兽未保其心。倘若惊动了他，必致走透，深为未便，今后难以收捕。只可赚来京师，陛下亲赐御膳御酒，将圣言抚谕之，窥其虚实动静。若无，不必究问，亦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随即降下圣旨，差一使命径往庐州，宣取卢俊义还朝，有委用的事。天使奉命来到庐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直至州衙，开读已罢。话休絮烦。卢俊义听了圣旨，宣取回朝，便同使命离了庐州，一齐上了铺马来京。于路无话，早至东京皇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东华门外，伺候早朝。时有太师蔡京、枢密院童贯、太尉高俅、杨戬，引卢俊义于偏殿，朝见上皇。拜舞已罢，天子道：“寡人欲见卿一面。”又问：“庐州可容身否？”卢俊义再拜奏道：“托赖圣上洪福齐天，彼处军民，亦皆安泰。”上皇又问了些闲话，俄延至午，尚膳厨官奏道：“进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圣旨。”此时高俅、杨戬已把水银暗地着放在里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当面将膳赐与卢俊义。卢俊义拜受而食。上皇抚谕道：“卿去庐州，务要尽心，安养军士，勿生非意。”卢俊义顿首谢恩，出朝回还庐州，全然不知四个贼臣设计相害。高俅、杨戬相谓曰：“此后大事定矣！”再说卢俊义是夜便回庐州来，觉道腰肾疼痛，动举不得，不能乘马，坐船回来。行至泗州淮河，天数将尽，自然生出事来。

其夜因醉，要立在船头上消遣，不想水银坠下腰胯并骨髓里去，册立不牢[4]，亦且酒后失脚，落于淮河深处而死。可怜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从人打捞起尸首，具棺椁殡于泗州高原深处。本州官员动文书申复省院，不在话下。

且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计较定了，将赍泗州申达文书，早朝奏闻天子说："泗州申复卢安抚行至淮河，因酒醉堕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卢俊义已死，只恐宋江心内设疑，别生他事。乞陛下圣鉴，可差天使，赍御酒往楚州赏赐，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行，诚恐有弊。上皇无奈，终被奸臣谗佞所惑，片口张舌，花言巧语，缓里取事，无不纳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赍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见得这使臣亦是高俅、杨戬二贼手下心腹之辈，天数只注宋公明合当命尽，不期被这奸臣们将御酒内放了慢药在里面，却教天使赍擎了，径往楚州来。

且说宋公明自从到楚州为安抚，兼管总领兵马。到任之后，惜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军校仰之若神明，讼庭肃然，六事俱备[5]，人心既服，军民钦敬。宋江公事之暇，时常出郭游玩。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丽，松柏森然，甚有风水。虽然是个小去处，其内山峰环绕，龙虎踞盘[6]，曲折峰峦，陂阶台砌。四围港汊，前后湖荡，俨然是梁山泊水浒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于此处，堪为阴宅。但若身闲，常去游玩，乐情消遣。"

话休絮烦。自此宋江到任以来，将及半载，时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7]，忽听得朝廷降赐御酒到来，与众出郭迎接。入到公廨，开读圣旨已罢，天使捧过御酒，教宋安抚饮毕。宋江亦将御酒回劝天使，天使推称自来不会饮酒。御酒宴罢，天使回京。宋江备礼，馈送天使，天使不受而去。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却自急令从人打听那来使时，于路馆驿，却又饮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计，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现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且说李逵自到润州为都统制，只是心中闷倦，与众终日饮酒，只爱贪杯。听得宋江差人到来有请，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话说。"便同干人下了船，直到楚州，径入州治，拜见宋江罢。宋江道："兄弟，自从分散之后，日夜只是想念众人。吴用军师，武胜军又远，花知寨在应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润州镇江较近，特请你来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么大事？"宋江道："你且饮酒！"宋江请进后厅，现成杯盘，随即管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将至半酣，宋江便道："贤弟不知，我听得朝廷差人赍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镇江有三千军

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计较。”原来那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当夜李逵饮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几时起义兵，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便觉道身体有些沉重。当时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李逵临死之时，嘱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嘱罢而死。从人置备棺椁盛贮，不负其言，扶柩而往。再说宋江自从与李逵别后，心中伤感，思念吴用、花荣，不得会面。是夜药发临危，嘱咐从人亲随之辈：“可依我言，将我灵柩，安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必报你众人之德。乞依我嘱！”言讫而逝。宋江从人置备棺椁，依礼殡葬。楚州官吏听从其言，不负遗嘱，当与亲随人从、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灵柩，葬于蓼儿洼。数日之后，李逵

灵柩，亦从润州到来，葬于宋江墓侧，不在话下。且说宋清在家患病，闻知家人回来，报说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郓城，不能前来津送。后又闻说葬于本州南门外蓼儿洼，只令得家人到来祭祀，看视坟茔，修筑完备，回复宋清，不在话下。

却说武胜军承宣使军师吴用，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寝寐不安。至夜，梦见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说道："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赐饮药酒，我死无辜。身亡之后，现已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茔，亲来看视一遭。"吴用要问备细，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梦，寝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径往楚州来。不带从人，独自奔来。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闻彼处人民无不嗟叹。吴用安排祭仪，直至南门外蓼儿洼，寻到坟茔，置祭宋公明、李逵，就于墓前，以手掴其坟冢[8]，哭道："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正欲自缢，只见花荣从船上飞奔到于墓前，见了吴用，各吃一惊。吴学究便问道："贤弟在应天府为官，缘何得知宋兄已丧？"花荣道："兄弟自从分散到任之后，无日身心得安，常想念众兄之情。因夜得一异梦，梦见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来，扯住小弟，诉说朝廷赐饮药酒鸩死，现葬于楚州南门外

蓼儿洼高原之上。兄弟如不弃旧，可到坟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掷了家间，不避驱驰，星夜到此。”吴用道：“我得异梦，亦是如此，与贤弟无异，因此而来。今得贤弟到此最好，吴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正欲就此处自缢而死，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身后之事，托与贤弟。”花荣道：“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从，亦与仁兄同归一处。”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9]。有诗为证：

红蓼洼中托梦长，花荣吴用各悲伤。
一腔义血元同有，岂忍田横独丧亡[10]？

吴用道：“我指望贤弟看见我死之后，葬我于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荣道：“小弟寻思宋兄长仁义难舍，思念难忘。我等在梁山泊时，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讨南征，建立功勋。今已姓扬名显，天下皆闻。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及。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吴用道：“贤弟，你听我说，我已单身，又无家眷，死却何妨？你今现有幼子娇妻，使其何依？”花荣道：“此事无妨，自有囊箧足以餬口。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船上从人久等，不见本官出来，都到坟前看时，只见吴用、花荣，自缢身死。慌忙报与本州官僚，置备棺椁，葬于蓼儿洼宋江墓侧，宛然东西四丘。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

两全，建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

且不说宋江在蓼儿洼累累显灵，所求立应。却说道君皇帝，在东京内院，自从赐御酒与宋江之后，圣意累累设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挂念于怀。每日被高俅、杨戬议论奢华受用所惑，只要闭塞贤路，谋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在内宫闲玩，猛然思想起李师师，就从地道中，和两个小黄门，径来到他后园中，拽动铃索。李师师慌忙迎接圣驾，到于卧房内坐定。上皇便叫前后关闭了门户。李师师盛妆向前起居已罢，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现令神医安道全看治，有数十日不曾来与爱卿相会，思慕之甚！今一见卿，朕怀不胜悦乐！"李师师奏道："深蒙陛下眷爱之心，贱人愧感莫尽！"房内铺设酒肴，与上皇饮酌取乐。才饮过数杯，只见上皇神思困倦。点的灯烛荧煌，忽然就房里起一阵冷风，上皇见个穿黄衫的立在面前。上皇惊起问道："你是甚人，直来到这里？"那穿黄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上皇道："你缘何到此？"戴宗奏道："臣兄宋江，只在左右，启请陛下车驾同行。"上皇曰："轻屈寡人车驾何往？"戴宗道："自有清秀好去处，请陛下游玩。"上皇听罢此语，便起身随戴宗出得后院来，见马车足备，戴宗请上皇乘马而行。但见如云似雾，耳闻风雨之声，到一个去处。但见：

漫漫烟水，隐隐云山。不观日月光明，只见水天一色。红瑟瑟满目蓼花，绿依依一洲芦叶。双双鸿雁，哀鸣在沙渚矶头；对对鹡鸰[11]，倦宿在败荷汀畔。霜枫簇簇，

似离人点染泪波；风柳疏疏，如怨妇蹙颦眉黛。淡月寒星长夜景，凉风冷露九秋天。

当下上皇在马上观之不足，问戴宗道："此是何处，要寡人到此？"戴宗指着山上关路道："请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纵马登山，行过三重关道，至第三座关前，见有上百人，俯伏在地，尽是披袍挂铠，戎装革带，金盔金甲之将。上皇大惊，连问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见为头一个，凤翅金盔，锦袍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卿在楚州为安抚使，却缘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谨请陛下到忠义堂上，容臣细诉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义堂前下马，上堂坐定，看堂下时，烟雾中拜伏着许多人。上皇犹豫不定。只见为首的宋江上阶，跪膝向前，垂泪启奏。上皇道："卿何故泪下？"宋江奏道："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先退辽兵，次平三寇，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来，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今陛下赐臣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吴用、花荣，亦为忠义而来，在臣冢上，俱皆自缢而亡。臣等四人，同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里人怜悯，建立祠堂于墓前。今臣等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乞陛下圣鉴。"上皇听了大惊曰："寡人亲差天使，亲赐黄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换了药酒赐卿？"宋江奏道："陛下可问来使，便知奸弊

所出。”上皇看见三关寨栅雄壮，惨然问曰：“此是何所，卿等聚会于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旧日聚义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当往受生，何故相聚于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怜臣等忠义，蒙玉帝符牒敕命，封为梁山泊都土地。众将已会于此，有屈难伸，特令戴宗屈万乘之主，亲临水泊，恳告平日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诣九重深院，显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阴魂魄，怎得到凤阙龙楼？今者陛下出离宫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可以观玩否？”宋江等再拜谢恩。上皇下堂，回首观看堂上牌额，上书“忠义堂”三字，上皇点头下阶。忽见宋江背后转过李逵，手搭双斧，厉声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黑旋风说罢，抡起双斧，径奔上皇。天子吃这一惊，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浑身冷汗。闪开双眼，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上皇问曰：“寡人恰在何处去来？”李师师奏道：“陛下适间伏枕而卧。”上皇却把梦中神异之事，对李师师一一说知。李师师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为神。莫非宋江端的已死，是他故显神灵，托梦与陛下？”上皇曰：“寡人来日，必当举问此事。若是如果死了，必须与他建立庙宇，敕封烈侯。”李师师奏曰：“若圣上果然加封，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德。”上皇当夜嗟叹不已。

次日临朝，传圣旨，会群臣于偏殿。当有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只虑恐圣上问宋江之事，已出宫去了。只有宿太尉等几位大臣，在彼侍侧，上皇便问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抚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虽一向不知宋安抚消息，臣昨夜得

一异梦，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异梦，可奏与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梦见宋江，亲到私宅，戎装惯带，顶盔明甲，见臣诉说，陛下以药酒见赐而亡。楚人怜其忠义，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内，建立祠堂，四时享祭。”上皇听罢，便颠头道[12]：“此诚异事。与朕梦一般。”又分付宿元景道：“卿可差心腹之人，往楚州体察此事有无，急来回报。”宿太尉道：“是。”便领了圣旨，自出宫禁。归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探听宋江消息，不在话下。次日，上皇驾坐文德殿，见高俅、杨戬在侧，圣旨问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不敢启奏，各言不知。上皇辗转心疑，龙体不乐。且说宿太尉干人，已到楚州打探回来，备说宋江蒙御赐饮药酒而死。已丧之后，楚人感其忠义，今葬于楚州蓼儿洼高山之上。更有吴用、花荣、李逵三人，一处埋葬。百姓哀怜，盖造祠堂于墓前，春秋祭赛，虔诚奉祀，士庶祈祷，极有灵验。宿太尉听了，慌忙引领干人入内，备将此事，回奏天子。上皇见说，不胜伤感。次日早朝，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蔡京、童贯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来文，不敢妄奏。昨夜楚州才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启奏。”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当即喝退高俅、杨戬，便教追要原赍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离楚州回还，已死于路。宿太尉次日见上皇于偏殿，再以宋江忠义显灵之事，奏闻天子。上皇准宣宋江亲弟宋清，承袭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风疾在身，不能为官，上表辞

谢，只愿郓城为农。上皇怜其孝道，赐钱十万贯，田三千亩，以赡其家。待有子嗣，朝廷录用。后来宋清生一子宋安平，应过科举，官至秘书学士，这是后话。

再说上皇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13]。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但见：

金钉朱户，玉柱银门。画栋雕梁，朱檐碧瓦。绿栏干低绕轩窗，绣帘幕高悬宝槛。五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彩画出朝入相。绿槐影里，棂星门高接青云；翠柳阴中，靖忠庙直侵霄汉。黄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两廊之内，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门前侍从狰狞，部下神兵勇猛。纸炉巧匠砌楼台，四季焚烧楮帛。桅竿高竖挂长旛，二社乡人祭赛[14]。庶民恭礼正神祇，祀典朝参忠烈帝。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表史记。

又有绝句一首，诗曰：

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
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

后来宋公明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梁山泊内祈

祈风得风，祷雨得雨。楚州蓼儿洼亦显灵验。彼处人民，重建大殿，添设两廊，奏请赐额。妆塑神像三十六员于正殿，两廊仍塑七十二将。年年享祭，万民顶礼，至今古迹尚存。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诗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赤族已堪怜[15]。
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16]。

又诗：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

[1]崔府君　据传唐滏阳(今河北磁县)县令崔府君死后成神，本庙在磁州。北宋淳化年间，又于开封城北建立崔府君祠。所求有应，诏封护国显应公。

[2]金紫医官　宋代四品官以上服紫衣，佩金鱼袋。金紫即指金鱼袋紫衣。这里只是表示供奉内廷作医官的意思。

[3]御宝监　职掌天子印信符玺的内廷机构。宝，皇帝印信。

[4]册立不牢　站立不牢。册，立。

[5]六事　指辟田野、增户口、平赋役、息盗贼、和军民、简词讼等六件职事。

[6]龙虎踞盘　即龙盘虎踞。"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本指南京城地势的雄壮险要。这里是形容山势的逶迤起伏。

[7]首夏　始夏。即阴历四月。

[8]掴（guó国）　用手掌拍打。

[9]死生契合　因意气相合而同生共死。契，投合。

[10]岂忍田横独丧亡　田横本是齐国贵族，楚汉争战中自立为齐王。汉朝建立，率从属五百多人逃亡海岛。刘邦派使者招降，田横被迫前往洛阳。因耻于作汉臣，在途中自杀。留居海岛的徒众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见《史记·田儋列传》。

[11]鹡鸰（jí líng及灵）　字亦作"脊令"。形状象燕子，常栖息水边，是一种食害虫的益鸟。古人常用作兄弟的代称。

[12]颗头　即点头。

[13]靖忠　安国定邦，尽忠于君。

[14]二社　春社和秋社。古人于立春第五个戊日，祭祀土神，祈祷丰收，称为春社；又于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立社设祭，酬谢土神，称秋社。

[15]韩彭赤族　韩信、彭越都被杀灭族。

[16]鸱夷范蠡　范蠡功成身退，乘轻舟浮于五湖，变名易姓，称鸱夷子皮。鸱夷是一种盛酒的皮制口袋。范蠡改用此名有"用之则多所容纳，不用则可卷而怀之，不忤于物"的用意。见《史记·货殖列传》。

附录

大宋宣和遗事（节录）

（元）无 名 氏

哲宗崩，徽宗即位。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即位了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号：改建中靖国，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从即位以来，改元建中靖国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佞，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非。

三月，命内侍童贯，往杭州监造作局制御用器。自是杨戬始用事。

崇宁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

崇宁二年，除蔡京为左丞相。

崇宁四年，春，正月，以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安抚置制使。

大观二年，春，正月朔，御大庆殿受八宝，赦天下。蔡京言天下群国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称贺。蔡京进太师。加童贯节度仍宣抚使。夏，五月，日食。以复洮州功，赐蔡京玉带，加童贯检校司仍宣抚。贯由此恃功稍专军政，选置将吏，皆取中旨，不复关朝廷矣。

大观三年，春，甘露降尚书省，天子作诗以赐执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观四年，夏，六月，以张商英为右相。

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进。上颇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黄杨木三四本，已称圣意。后岁岁增加，遂至舟船相继，号作花石纲。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复太师，赐第京师。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太庆殿，受元圭，大赦。蔡京进封鲁国公。

政和四年，五月，内侍杨戬加节度。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贯为陕西两河宣抚。

宣和二年，冬，十月，日食。加梁师成太尉，王黼为太宰。

时方腊家有漆园，常为造作局多所科须，诸县民受其苦；

两浙兼为花石纲之扰。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啸聚睦州、青溪、帮源洞，响聚者数万人，以诛朱勔为名，纵火大掠，驱其党四出。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击贼，败死。遂陷睦州。于是寿昌、分水、桐庐等县皆为贼所据，僭号，改元永乐。又陷休宁县，执知县麴嗣复，贼复胁之使降，面斩二士，以恐嗣复。嗣复骂贼曰："自古妖贼无长久者。尔当舍逆以从顺，因我以归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贼？何不速杀我！"贼曰："我休宁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后官无及公者，我忍杀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几，诏命嗣复知睦州，进官二等。陷歙州，将官郭师中士曹椽等御贼，遇害。陷杭州，守臣赵霆遁去，廉访赵约战死，王禀败于城外，又败于桐庐。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缙云尉詹良臣御贼，为贼所执，胁良臣降。良臣骂曰："往年王伦反，戮于淮南；王则反，磔于河北；同恶无少长，皆弃市。今不鉴前祸，猖獗至此，旦暮官军至，尔肉餧狗鼠矣！"贼怒，割其肉，使自啖之。且吐且骂，死不绝声。时年七十。帝闻而悯之，官其二子。陷剡县，知县宋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刘韐败之。青溪县知县陈光，弃邑遁；闻朝廷，诛之。

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玉帛，杀人甚众。□□□初命谭稹收方腊，几年无功；复命童贯讨之，上私行送。上握贯手曰："东南事尽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笔书之。"赦天下，罢苏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诸色匠人，日役数千。而财物所须，悉科于民，民力困重。上

尝罢之。至是方腊乱于浙西，悉诏罢之。

三月，日有眚，忽青黑无光，其中汹汹而动，若铚金而涌沸状。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转，将暮而稍止。是时方腊未平，人民多忧之。

童贯至浙，与王禀、刘镇两路军先约会于睦、歙间，包帮源洞，表里夹攻。刘镇又同杨可世、马公直率骑兵从间夺贼关岭，平旦入洞。贼二十馀万众，腹背抗拒，转战至晚，凶徒糜烂，流血丹地，火其屋万间。王禀及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并其妻孥兄弟，伪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师奏捷于朝。方腊反叛以来，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平民二百馀万。朝廷出师讨方腊，至擒腊班师，凡四百五十日。方腊至八月始伏诛。赦江淮、两浙等路，改睦、歙二州为严州、徽州。

五月，金使来，复如前议。六月，黄河决。恩州有黑眚出。洛阳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儿食之，至二秋乃息。二月，童贯进太师，谭稹加节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师成开府。自来唤内侍为宗臣，是时童贯为太师，领枢密院，恩同宰相；师成为开府，亦与宰相同职。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执政之上，与人立讲劝酬之礼。且家臣为师傅，于义尤悖。童贯领枢密，日欲宰相同班；后入内，却换易窄衫，与群阉为伍。出则为大臣，当体貌之礼；入则为近侍，执使令之役：古所未见也。夏，四月，命童贯、蔡攸帅师巡边。贯出郊，徽宗易服出郊，与

童贯、蔡攸饯行。五月，童贯兵与辽人战败，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会兵于中康。

先是朱勔运花石纲时分，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为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杨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申奏文字回来，太守判道："杨志事体虽大，情实可悯。将杨志诰札出身，尽行烧毁，配卫州军城。"断罢，差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杨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瘦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

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壁厢。未免令随行人挑着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将那姓花名约的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郓城县根捉。

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人么？真个是：

网罗未设禽先遁，机阱才张虎已藏。

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个，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泺，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郓城县公参勾当。却见

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将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

若知其意，便看亨集，后有诗为证。（元集）

诗曰：

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

是日郓城县官司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那王成跟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着四句道，诗曰：

破国因山木，刀兵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宋江读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里姓名。"又把开天书一卷，仔细观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卢（黄本作李）进义

"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

“入云龙”公孙胜

“浪里百跳”（黄本作白条）张顺

“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

“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

“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

“急先锋”索超

“拚命二郎”(黄本作拚命三郎)石秀

“火舡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

“铁天王”晁盖

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看了姓名，见梁山泺上见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得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泺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泺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宋江把那天书说与吴加亮等道了一遍。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寨内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盖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领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当日杀牛大会，把天书点名，只少了四人。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说罢，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鲁智深

“一丈青”张横

“铁鞭”呼延绰

是时筵会已散，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降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宋江题了四句放旗上道，诗曰：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五年，……徽宗入内，听得张梦熊、张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忧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时有平章高俅、御史杨戬侍侧。……忽听甚处风送一派乐声响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廛景致，恨无

其由！”有杨戬回奏云：“陛下若要游玩市廛，此事甚易。”……

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环巷，那风范更别，但见门安塑像，户列名花；帘儿底笑语喧呼，门儿里箫韶盈耳；一个粉颈酥胸，一个桃腮杏脸。天子观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见一座宅，粉墙鸳瓦，朱户兽环；飞檐映绿郁郁的高槐，绣户对青森森的瘦竹。徽宗问杨戬、高俅曰：“这座宅是甚人的？直这般盖造的十分清楚！”天子观看，叹羡不已，忽闻人咳嗽一声。

睁开一对重瞳眼，觑着千金买笑人。

天子觑时，见翠帘高卷，绣幕低垂，帘儿下见个佳人，鬓鬟乌云，钗簪金凤；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似凝脂；十指露春笋纤长，一搾衬金莲稳小。待道是郑观音，不抱着玉琵琶；待道是杨贵妃，不擎着白鹦鹉。恰似嫦娥离月殿，恍然洛女下瑶阶。真个是：

鬓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
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
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
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这个佳人，是两京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师师。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谩，两只手偏会拿云握雾；便

有富贵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坏得弃生就死；忽遇着俊倬勤儿，也敢教沿门吃化。徽宗一见之后，瞬星眸为两瞷。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

天子见了佳人，问高俅道："这佳人非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识。"犹豫间，见街东一个茶肆，牌书："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将金箧内取七十足百长钱，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会得，道是个使钱的勤儿。一巡茶罢，徽宗遂问周秀道："这对门谁氏之家？帘儿下佳人姓甚名谁？"周秀闻言，"上复官人：问这佳人，说着后话长。这个佳人，名冠天下，乃是东京角妓，姓李，小名师师。"徽宗见说，大喜，令高俅教周秀传示佳人道："俺是殿试秀才，欲就贵宅饮几杯，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时，来见官人言曰："行首方调筝之间，见周秀说殿试所嘱之言，幽情颇喜。不弃泼贱，专以奉迎。"徽宗闻言甚喜，即时同高俅、杨戬望李氏宅来。有双鬟门外侍立，"请殿试稍待，容妾报知姐姐。"少刻双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请殿试相见。"师师出见徽宗，施礼毕，道："寒门寂寞，过辱临顾；无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谨谢娘子，不弃卑末，知感无限！"

那佳人让客先行。转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红袖调筝于屋侧，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药栏、花槛，俄至一厅，铺陈甚雅：红床设花裀绣缛，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绿油吊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师师开瓶，觑了天子道与杨戬："你与我取几瓶酒去。"不多

时，令人取至，杨戬执盏于尊前，于是四人共饮。

师师道："殿试仙辈，不审何郡？敢问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门长。休说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与西台；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属俺所管。咱八辈儿称孤道寡，目今住在西华门东，东华门西，后载门南，午门之北，大门楼里面。姓赵，排房第八，俺乃赵八郎也！"师师闻道，唬得魂不着体；急离坐位，说与他娘道："咱家里有课语讹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报官司去，恐带累咱们！"……

却说子母知道官家，跪在地上，唬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口称："死罪。"徽宗不能隐讳，又慕师师之色，遂言曰："恕卿无罪！"师师得免，遂重添美醖，再备嘉肴。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师师进酒，别唱新词。天子甚喜，畅怀而饮。正是：

>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围绣幕围春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饮多时也，天子带酒观师师之貌，越越的风韵。俄不觉的天色渐晚。则见诗曰：

>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
> 一杯未尽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是时红轮西坠，玉兔东生，江上渔翁罢钓，佳人秉烛归房。酒阑宴罢，天子共师师就寝。高俅、杨戬宿于小阁。

古来贪色荒淫主　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师师共寝，杨戬、高俅别一处眠睡。不觉铜壶催漏尽，画角报更残，惊觉高俅、杨戬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师师卧房前款窗下，高俅低低的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来朝不见，文武察知，相我王不好。"天子闻之，急起穿了衣服。师师亦起系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吃了些汤药，辞师师欲去。师师紧留。天子见师师意坚，官家道："卿休要烦恼！寡人今夜再来与你同欢。"师师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了龙凤绞绡直系，与了师师道："朕语下为敕，岂有浪舌天子脱空佛？"师师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门。天子出的师师门，相别了投西而去。……

日色渐晡，……天子来到，师师接着问："陛下缘何来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认的，看相不好，故来迟也。"

自此之后，朝去暮来，相近两个月，恩爱愈深，不能相舍。

徽宗遣殿官宣李师师入内，朝见毕，赐夫人冠帔，使师师衣着，仍赐绣墩，次坐于御座之侧。

徽宗悉听诸奸簸弄，册李师师做李明妃，改金线巷唤做小御街，将卖茶周秀除泗州茶提举。盖宣和六年事也。(亨集)

宣和七年，……那时李邦彦未解相印，才出宫门，数万人拦路伏阙陈言，皆指斥六贼专以淫佚蛊惑徽宗，故宣和数年之间，朝廷荡无纲纪。刘屏山有诗云，诗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樊楼乃是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饮宴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及金兵之来，京师竞唱小词，其尾声云："蓬蓬蓬，蓬乍乍，乍蓬蓬，是这蓬蓬乍。"此妖声也。刘屏山《汴京事纪》有诗云，诗曰：

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

是时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谀佞之失，将李明妃废为庶人；在后流落湖湘间，为商人所得，因自赋诗曰，诗曰：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利集）

忠义水浒传序

（明）李　贽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

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谭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温陵卓吾李贽撰。

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明）袁无涯

一、传始于左氏，论者犹谓其失之诬，况稗说乎！顾意主劝惩，虽诬而不为罪。今世小说家杂出，多离经叛道，不可为训。间有借题说法，以杀盗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钉拾而非全书，或捏饰而非习见；虽动喜新之目，实伤雅道之亡，何若此书之为正耶？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

一、梁山泊属山东兖州府，《志》作泺，称八百里，张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难于贮水，则亦不小矣。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命名微矣！

一、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有以也夫。

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敻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

一、此书曲尽情状，已为写生，而复益之以绘事，不几赘乎？虽然，于琴见文，于墙见尧，几人哉？是以云台、凌烟之画，《豳风》、《流民》之图，能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则象固不可以已也。今别出新裁，不依旧样，或特标于目外，或叠彩于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为贵也。

一、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

一、旧本去诗词之繁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人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要使览者动心解颐，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

一、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如首引一词，便有四谬。试以此刻对勘旧本，可知其余。至

如“耐”之为“奈”,“躁”之为“燥”,犹云书错。若混“戴”作“带”,混“煞”作“杀”,混“欃”作“拴”;“冲”“衝”之无分,“迳”“竟”之莫辨,遂属义乖。如此者,更难枚举,今悉校改。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回远者例观,音异者别出。若半字可读,俗义可通者,或用略焉。

一、立言者必有所本,是书盖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取证他书。况《宋鉴》及《宣和遗事》姓名人数,实有可征,又《七修类纂》亦载姓名,述贯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弁简,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览记,以助谈资。

一、纪事者提要,纂言者钩玄,传中李逵已有提为《寿张传》者矣。如鲁达、林冲、武松、石秀、张顺、李俊、燕青等,俱可别作一传,以见始末。至字句之隽好,即方言谑詈,足动人心。今特揭出,见此书碎金,拾之不尽。坡翁谓“读书之法,当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说尚有如此之美,况正史乎?

忠义水浒全书小引

（明）杨 定 见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无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阅弗阅。或曰狂，或曰癖，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殁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播传。即片牍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倾宇内，猗欤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尔胸中，则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无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无涯矣！然无涯非吾，亦谁能发无涯之精神者？吾不负卓吾先生，无涯亦不负吾兹游也。”于是相视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义水浒传》同声读之。胥江怒涛，若或应答。吾忘无涯矣，无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楚人凤里杨定见书于胥江舟次。

（据《万有文库·一百二十回的水浒》本）

书号：10374·232
定价：(全三册)9.18元